御女心经

作者：王少

正文 第一卷 蓝衣少年

第一章艳遇

风月国五十多年前的商氏叛乱之后，内乱一直不断，以商氏被诛九族而终。叛乱之前的风月国最大的家族，从此灰飞烟灭。

三年前的一次皇位之争，更添新乱。最终以司徒世家为首的新皇派胜利，拥立由平民出身的王妃所生的王子为帝，年号顺天。十三岁的皇帝不能独政，（风月国，十六岁为成年，可独政。）司徒业自封为摄政王，干涉朝政，虽没有公开造反，但野心路人皆知，朝臣虽不满，但敢怒不敢言。

由于长期战乱，武风盛行，此时天下略为太平，正需文人能士，为国效力，百废待兴。

顺天三年，重开科举制，从者如云

新月如钩，离洛城还有三里之遥，王乐乐已经困的闭上了眼睛，只是他的双腿还在无法休息。一张还未脱稚幼的俊逸脸孔带着深深的疲倦，嘴角挂着懒洋洋的苦笑，若有人看到，定会大叫一声“好迷人的娃娃”，其实他早就不是娃娃了，虽然才16岁，但身高一米七五，身材修长，健壮的身体外，穿着浅蓝色长衫，背着一个很小很小的书箱，书箱里面除了笔墨之外，还有数本手抄禁书。比如《明月阁的女人》，《宫庭秘史》《小桃红自传》等等。

“他娘的，该死的偷马贼，害得我步行两百多里，要是被我逮着，非让他尝尝我的新药‘极乐散’的味道，嘻嘻！管他是男的女的，把他绑到树上，喂他一颗‘极乐散’，不，喂他两颗，哈哈，那救生不得，救死不能，如不能及时交合，肯定会血管爆裂而亡，赤红的血雾喷上天空，一股一股的，那情景一定很解气”谁也想不到，这个满脸稚气，还挂着人畜无害笑容的俊哥儿，却想着无比狠毒的事情。

夜风徐来，衣衫乱舞，黑发微微飞扬，他突然睁开眼睛，星目闪着醉人光茫，却贼溜溜的左看右看，黑乎乎的周围没半个人影，便急步跑向小道旁的树林里，躲在一棵大树后，只听一阵水声和口哨声同时响起，王乐乐舒服的长出一大口气“好爽呀”！

提上裤子，长长的伸个懒腰，那深深的倦意，忽地消失殆尽，只是那嘴角懒懒的笑意仍在。

“咦？”他听到树林深处传来得意的人语声，贪玩好奇的心性使他往声音的地方慢慢靠近。

“哈哈，真他妈的走运，还没到洛城，就碰到如此娇美的娘们，二弟，这次该我先上了”

“大哥，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哪次都是你先上，这次也让我喝喝头渴，这娘们还是个处，干她一次，就是少活十年，我也认了。”

王乐乐离他们不及五丈，淡淡的新月，越发明亮，照在疏稀的林木上，投下斑斑阴影，说话的是两个三十多岁的汉子，獐头鼠目，脸色腊黄，身高不过一米五六，还略略有些驼背，在他们身后，躺一黑衣女子，乌发凌乱，看不清容貌，但身材修长丰满，凹凸有致，黑衣黑裙，粘满了血污，只是衣衫破乱，粉红的肚兜露出半边，肌肤如雪，口中不断发出呢喃的呻吲声，如泣如诉，在草地上不断的颤抖扭动。

王乐乐明白这是中了春药后的症状，而且身上还带有严重的内伤。暗骂一声“妈的，和我家老鬼一个德性，搞什么不好，非要采花，那老鬼现在身残志坚，仍然在搞采花方面的研究，搞出很多害人的春药来，兴好阳根被人削去，不然江湖中的美女可就倒大霉。”

那汉子又道“咱们磷山三鼠混到今天不易，唉，我这做大哥的今天就让着你吧，快些行事，那骚娘们快不行了，这黑夜花王的合欢散，果然名不虚传。”

另一人大喜，道“哈哈，谢谢大哥，小弟一定不忘大哥的恩情。”

合欢散？黑夜花王？王乐乐开始郁闷了，那个自称“黑夜花王”的老鬼果然有些名气，那老鬼曾经对他说过，江湖中用的春药，百分之八十，是由他研制出来的，不过他的合欢散哪有我的新药极乐散好处多。

场中突生变固，老二刚想扑往那女人，就被点住穴道，恼怒道“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和老子争，你不想活了是吧，你知道老三是怎么死的吗？哈哈，不错，和今天一样，居然和我争先后！一般的女人怎么争都无所谓，但漂亮的女人，嘿嘿！”

老大如钢钩的手，已牢牢的卡住他的脖子，作出很怀念的思索表情，道“杀老三是为了两河帮的帮主夫人，不过那女人不及今天这个的十分之一，所以你也得死。”

老二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就像被毒蛇缠住咽喉一样，眼珠突出，力量也渐渐消失“饶饶命”

老大阴冷一笑，猛然加大手上的力量，把他的喉咙捏碎，磷山老二像泥巴一样，软在草地上，死不瞑目的结束了短暂而罪恶的一生。

王乐乐突然想看看那地上的女人，想想看看究竟怎样的女人能让人手足相残。

那汉子心情大爽，终于没人和他争地上的女人了，他可以安心的享受了，得意的嘿嘿真笑，脱掉外袍，露出削瘦精壮的上身，驼背看的更为明显，一转身，突然发现有一个书生模样的俊美少年站在他身后，穿着蓝色长衫，背着很小很小的书箱，懒洋洋的冲他笑。

那少年是那样的可爱，那样的俊俏，是那样的飘逸，而且还好像不会武功。

可为什么会感到恐惧呢，那汉子想不通，看着那少年的笑容，再凶狠却的人也怒不起来，他突然也想礼貌的冲蓝衣少年微笑。礼貌？微笑？天哪，我杀人如麻的磷山三鼠的老大，怎么会想到礼貌，微笑呢？

想不到不要紧，因为他已经笑开了，虽然笑的很难看，甚至有些吓人，但毕竟笑了，长长的，黄黄的暴牙，露在新月的寒光下，王乐乐痛苦的邹邹眉头，暗叹一声“笑的真丑！”

乐乐缓步向他走去，五步，四步，三步那汉子突然尖叫一声，急退两丈，大口的喘着粗气，他暗道“此人好生古怪，明明看不出他有功力，却能无声无息的走近我身边，真邪门！”惊恐万分的瞪着乐乐，道“你，你是谁？”

果然是专业采花的，轻功不错，只是干嘛做成这种害怕的模样，好像是我要强暴你一样，乐乐不断的摇头，显然很不满意那汉子的做法。

乐乐不理他，细细打量地上的黑衣女子，黛眉弯弯，一双眼睛明媚秀长，晶莹妩媚，因中春药，春眸中弥漫着无限的欲望。粉嫩而小巧的鼻子，冒出微微香汗，红润的樱唇，鲜艳欲滴，贝齿轻咬，如玉笋的小手轻抚散乱的乌黑秀发，更添淫靡风情，冰雪般白美修长的脖子，有种难以形容的诱惑。肩若刀削，酥胸饱满坚挺，蛮腰纤细动人，美体修长，肚兜已快被她撕掉，半抹酥胸已然露出，如羊脂细美。

怎会有如此的年青妩媚的女子，乐乐禁不住狂吞几下口水，看她呼吸急促，俏脸潮红，再加上她有严重的内伤在身，如不急时“救治”，恐会烧伤心神，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变成白痴，那就太可惜了。

那汉子见乐乐不理他，顿时火冒三丈，怒火战胜恐惧，吼道“兀那小贼，再不速速离去，我就要你死无藏身之地！”

乐乐白了他一眼，喃喃道“喂，导演，这个跑龙套的太多话了，从开场我还没说几句呢，他老抢我的镜头！”

导演的声音从草地上穿出来，陪笑道“把他毙掉，不就爽了，哇，到时整个世界就清静啦！”

乐乐无奈的点点头“唉，还得自己动手！”

那人见乐乐自言自语，没把他放在眼里，就再也不管什么东西南北了，大吼一声，举掌拍来。乐乐把书箱放到地上，从旁边捡起一段树枝，迎上那人的攻势。那汉子立掌化拳，带起一团黑风，黑色的拳风夹着腥臭，“呼”地一声直击乐乐心脏，周围的空气一阵鼓动，乐乐暗叹“好厉害的黑风拳，若是被他打着，全身会变得像老鼠一般乌黑，腥臭，磷山三鼠果然有些名堂。”

那汉子一拳打去，暗暗得意，心想，凭我一套黑风拳法，二十年江湖逍遥，看你一个弱书生怎躲得过去，只是可惜了这么漂亮的男娃，不过为了那地上的女人，就是亲老子来了也照杀不误。

这一拳他运足了十成的功力，有去无回，志在必得，他却突然觉得眼前一花，蓝衣小子硬生生的在他眼皮底下消失了，懒洋洋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拳是好拳，只是太慢了！”乐乐嘴上说的好听，但心中却咒骂不停“他娘的，什么世道，老子还没从没正式和人动过手，就碰到这使毒掌的！”

那汉子一击之下，虽然不成功，但多年的战斗经验让他迅速作出决断，怒吼一声，猛地转身，黑风拳法全数展开，却见乐乐在他黑色拳风中，如一只蓝色蝴蝶，在花丛中翩翩飞舞，“万花丛中过，片叶不粘身”，正是“花间舞步”。那汉子越打越心惊，这是什么步法，怎会如此高明，这更让他下决心除掉这蓝衣小子。

乐乐见他拳法紧密，不得不以树枝作剑，使用他学过的唯一的一套剑法或者说是刀法－－“乱花斩”，学这套剑法的时候，记得那老鬼说过，将来在江湖上混的时候，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能使用这套剑法，因为这是他的招牌剑法，有见识的人，一眼都能出剑法的出处。恐怕有人认出，因为那老鬼就是，黑夜花王－－花铁枪，二十年前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采花贼，淫贼榜上的首席淫贼。

“渐花乱欲迷人眼”，手中青青的树枝化作万千幻影，似花似雾，青青如水，狂乱如花，剑密如雾。那汉子的攻势立马大减，骇然道“乱花斩？”乐乐痛苦的骂道“死老鬼，这次总算没有骗我，刚使出两剑，就被人认出来！”气呼呼的不理那汉子，手中的剑影更加紧密，也更加美丽。

乱花斩一共九式，一式九招，九九八十一招，刚柔并济，使出的时候美不胜收，华丽异常，当年花铁枪根据“花谷”原有的剑法，创作“乱花斩”的时候，一味追求幻影，优美，忘却了剑法的实际用途是用来杀敌，本是一流的剑法，落入了二流，不过当年他正是以此剑法迷倒一堆江湖少女。使人看过此剑法，便念念不忘。

“花不醉人人自醉”剑影似缓似急，似幻似真，那汉子果真像醉了一般，步法大乱，双拳不知何去何从，眼睛怔怔的看着那节树枝，树枝离自己离来越近，树枝的断痕是那么的明显清晰，刺绒绒的，原来树枝也是这么的美丽，那汉子想到。慢慢的那节树枝刺入他的眉心，好近的距离好美的树枝－－那汉子最后的意识。

乐乐深深吸了一口气，擦擦头上汗水，骂道“好难缠的家伙，用了这么多招式，那老鬼说的没错，乱花斩果是二流的剑法，对付一个二流的笨蛋还要用这么久，若不是我步法了得，早死在他的毒拳之下了。越来越想念那老鬼了，这次举人考试后，赶紧回去，江湖凶险哪，不然那老鬼也不会被割了小弟弟，腿也失了一个，脸也毁容了，唉，没用的老鬼真为你默哀！”

不过他骂的时候却忘了，那“了得”的步法，也是那“老鬼”教的。

地上女人勾魂的呻吲声把他从咒骂中拉了过去，那肚兜已被她撕开，胸前的山峰惊人傲挺，如玉的山峰顶有醉人的珍珠，乐乐把她娇柔的身子拉到怀里，问道“姐姐，要我给你解毒吗？”

“嗯？不回答？不回答就是默认了，默认就是答应啦,好吧，我只好发扬侠者风范，为你解衣不解毒疗伤啦，哦，皮肤真白嫩，好细腻”

够无耻的，够卑鄙的，人家吃了春药都已神志不清了，还能说话吗？

那女人被乐乐搂在怀里，就如同在溺水时抓到一棵稻草时，滚热的香躯如蛇一般缠了上去，处女的体香不断的钻入他的鼻中，乐乐体内的真气不受控制的运气起来，下体某处已坚硬如铁，乐乐暗暗吃惊“乖乖，这是怎样的女人呀，我体内的‘御女心经’居然不受控制的自己运气起来，难道体内的真气已经探查到有极品女人的味道吗？”

乐乐动情的吻在她红润的小嘴上，香舌消魂的缠在一起，左手早已不安分的揉搓在白嫩光滑的酥乳上，另一手却直接伸进她的衣裙中，修长优美的大腿根部早已潮湿，滑水横流，低吼一声，扯掉彼此的衣物，纵身挺入

不知过了多久，乐乐仍在那娇躯上驰骋，快乐的颠峰快要到来，运转多时的御女心经，忽地暂停，从甬传来一股强大暖流，经玉茎，按御女心经的运功路线，不受控制的快速运转一周，再由玉茎传回甬道。

这时乐乐和那女人都没睁一眼睛，如果有人看到的话，肯定大为惊奇，因为此刻他们二人全身泛起淡淡的莹光，体内的血管若隐若现。

最后那股奇异的暖流再转回乐乐体内，直奔上丹田，再由上丹田，缓缓寸进的流向心脏，心脏附近的血管，经脉在瞬间，比原来加固了成千上万倍，心脏的颜色也由原来的红色，变成淡淡的金色。

这是御女心经进入第五层的标志－－花铸金心。乐乐慢慢睁开双眼，眼中射出一道金光，瞬间又恢复平静，眼睛扫过身子低下仍在婉转承欢的美女，连她细细汗毛微微颤动，都能看的一清二楚，目光扫过十丈外的一颗小树，有条六寸的竹叶青蛇，在树枝上缓缓爬行。

乐乐知道自己的功力又精进一层，心中暗自高兴，动作也更加狂野，在身下女人几声尖锐的狂叫中，射出数道滚烫的虚精（虚精－－通过采阴补阳的特殊功法，把阳精中的精华炼化吸收，余下的液体，即为虚精，即不会使女方怀孕。），那女人在一阵颤抖中，满足的昏睡过去。

乐乐看着怀里的美女，心头仍然止不住嘭嘭乱跳，那迷人的面孔本是绝色，再加上初为人妇的娇媚，刚软下的阳物，又蠢蠢欲动，但看到她微肿的下体，还粘着血丝，便强压下内心的冲动。

不知道那女人醒来，会是什么反应？是现在就走呢，还是留下为跟她解释清楚？王乐乐忍不住想到。

举目望向天边的新月，乐乐心里想道“若是那如镰刀的弯月翻过来我就走，如果没有变我就留下！”最后的结果，我们的救人英雄，抱着洁白如雪的玉体，呆呆的盯着月牙儿

钟若雪已经三年没有出过

天涯角，刚出来不到三天，就被万里盟的两个护法孙虎、张阳，带着数十帮众联手伏击，中了一记火焰掌后，终于逃出万里盟的包围，但极为不幸，又遇到磷山三鼠中的两人贪图她的美色，当时她已经内伤发作，无法做任何反抗，只能眼睁睁的被人喂下合欢散，她当时连咬舌自尽的力气都没有。

她再次清醒的时候，觉得全身赤裸，被人搂着，丰满圆润的肥臀上还有一只不安份的手，自己的双手也紧紧圈住那男人的腰身，那人的味道真好闻，好想一直被他抱着，钟若雪被她自己的想法吓住了，号称“冰雪魔女”的钟若雪，怎会有这样不堪的想法！她突然记起昏睡前被两个猥琐男子喂下了春药，难道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她瞬间出了一身冷汗，突地翻身，用最快速的手法，点住那人穴道。

钟若雪又呆住了，俏脸微红，呼吸也变得急促，好俊逸的男孩，一双迷人的星目，望着天边的淡月，嘴角挂着懒洋洋的笑意，因穴道被制住，像极了一尊金童雕像，金风徐徐，肩上墨发轻轻舞动。刚离开他温暖的怀抱，突然发觉风有些凉，慌忙捡起地上的衣服，穿衣的时候，她的视线也没有离开王乐乐。

穿上衣服，钟若雪忙乱的心才逐渐平静，看到不远处还有两具熟悉的尸体，正是喂她合欢散的汉子，盛怒之下，运足十成功力，周围数丈的气温突地下降十几度，本已枯黄的树叶，纷纷飘落，飞舞的枯叶中，居然有晶莹的雪花，白色的花瓣盘旋，黑色优美身影在雪花中飞起，一团冰冷如白雾状的极寒真气飘向死尸，那干黄的尸体突地变白，白似寒霜。钟若雪眼中精茫大盛，轻轻的挥一下手掌，那两具尸体突地炸开，连骨头带肉，每块不及八两，像碎冰一般散落在树丛中。

钟若雪又怔住了，好像连她也不信会有如此精美的效果。

“哇！我的功法什么时候练到－－雪舞纷飞这个境界了？爹爹说我天资极高，但至少要到四十岁才能修这种境界”带着惊喜和疑惑，朝王乐乐走去。

刚走两步，她才觉得下体火辣辣的疼，一定是那个小淫贼，哼！她气呼呼想到。只是连她自己也没发觉，此刻的她居然带着甜甜的笑意。

王乐乐刚发觉怀里的美人醒了，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能动了，再然后发现自己好冷，更冷的是他的心，因为他的视角刚好能看到，钟若雪处理尸体的那幕，骨肉纷飞，冰落如雨。现在他冷的连呼吸都不能了，因为她走过来了，脸上还带着残酷的笑意

王乐乐暗叹“唉，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他已后悔和月亮打赌，其实月亮也是被逼赌的，月亮正一脸辛酸的流着泪！

第二章魔女

钟若雪心中又乱开了，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陌生而又占有自己身体的俊俏男孩，脸上平静内心却嘭嘭只跳，拍开乐乐的哑穴，冷冷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问完她就后悔了，我怎么能问他名字呢，我应该直接杀掉他的，其实我只是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功力为什么提高了，内伤怎么痊愈了，问完再修理他。对，就应该这样。

乐乐微微笑道“我叫王乐乐，姐姐你呢？”保命要紧呀，嘴一定要甜，乐乐心中是这么想的。

“嘻嘻，我叫钟若雪，弟弟，你的名字真逗！”我怎么会笑呢？那小贼明明毁了我的清白，一定要对他狠一些，两种态度在她心中狂斗不止。

“美若天仙，冷若冰雪。好美的名字，姐姐你好漂亮！”

钟若雪在天涯角贵为少主，一直高高在上，哪有人对她说这样赞美之词，心中大喜，冰冷的俏脸溶化，如一朵雪莲花，在寒风中盛开。钟若雪初为人妇，眉间春意还未退去，这一笑更是风情万种，妩媚动人。

“弟弟的嘴真甜，姐姐哪里漂亮了”话虽这么说，但脸上洋溢着欣喜自信。

御女心经练到第五层

花铸金心，王乐乐的语言天赋也有了惊人的提高，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老鬼师傅花铁枪也只是练到第四层而已，已成为江湖上第一流的淫贼，乐乐今后的发展不可限量。

“我说的都是真心的，姐姐是我见过的女人中，最美的一个。”看到她笑的更甜更美后，乐乐才略为放心，开心的女人脾气会出奇的好，小命算是保住了。

接着又问道“姐姐这么好的本事，怎么会被那两个小贼喂下春药？”

钟若雪忽地神色一变，气呼呼的把经过说了一遍。讲完后又恨声道“万里盟的人居然敢伏击，待我返回圣教，定会带人把他们杀个干净！”周围的空气也变得冰冷。

乐乐呆呆地看着她，一动也不动，想动他也动不了。暗叹“好厉害的女人”他又想起刚才那两尸体了，那效果仍在震撼着乐乐，脆弱的心灵。

她又扑哧一笑，道“弟弟吓坏了吧？姐姐骗你呢！”刚才那股狠劲，怎会是骗骗人就有的。

“跟姐姐说说，你是怎么救我的吧？”

王乐乐版的英雄救美故事，在小树林中开始流传，添油加醋，妙语横生，钟若雪哪听过如此精彩的故事

，直乐得她娇躯乱颤，乐乐在穴道还没解开的情况下，十分卖力的骗着小魔女。

最主要的是小魔女喜欢被他骗。

钟若雪闻着乐乐身上发出的男子气息，神色极为陶醉。

王乐乐身上的气息，是修炼《御女心经》而特有的，如麝如兰，淡而不腻，随着功力的加深，那气味也越来越浓，那气味可能是天下最厉害的媚药了。

钟若雪已爱上那种气味。不光她喜欢，全天下的女人可能都会喜欢，那不光是种气味，而且是一种感觉。

女人是一种感觉系动物。

她呼吸已经有些不顺，柔软的玉体，已贴在乐乐身上，她对这俊美的男孩仅有的一点戒心早在夸她漂亮的时候，就被她狠狠抛弃了，而且她还记起一些激情的片断，白嫩的玉体又已火热。

乐乐又把自己要进城赶考举人的事，和她说了一遍，但关于他是黑夜花王的徒弟这些事却没有说。

乐乐突然若笑道“姐姐，我的身子都麻了，还不给我解开穴道吗？”

钟若雪从迷醉中惊醒，发现自己又已抱住乐乐赤裸的身子，白嫩如玉的俏脸还贴在他厚实的胸膛上，顿时羞的俏脸通红，轻轻一笑，秋眸流转，媚意横生。

乐乐咽下一大口口水，心里怪叫一声“还叫人活吗，人间怎有如此的女人！”其实在三年前，江湖中的人不但送钟若雪一个“冰雪魔女”的称号，还暗称她为江湖第一美女。

“弟弟呀，人家的清白之躯已给你了，以后你要怎样对待姐姐呀？”不愧是混过江湖的魔女，给你自由前先得问清楚你的心意，不然嘿嘿！

乐乐年龄虽小，但聪慧绝伦，人家女孩家已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只差明说，要跟你一辈子，他当然明白这话后的含义。

立刻大喜道“小弟定会真心善待姐姐，照顾姐姐一生一世！”这高兴劲可不是装的，有如此佳人愿与你共此一生，做梦都会乐醒吧！再说啦，天涯角可是黑道之首魔门的圣地。她又是天涯角的少主，若是不答应估计自己也不用活了，直接找棵树吊死算了。

“哼，想的美，谁要你照顾！”

却欢喜的解开乐乐身上的穴道，十足的小女人的媚态。

乐乐看的春心大动，跨间的巨大阳物又已蠢蠢欲动，顶在若雪腰间。

“呀！”她白了乐乐一眼“现在可不行，人家下面还很疼”

王乐乐呵呵一笑，故意问道“那什么时候行？”

“讨厌啦，坏弟弟！快些穿上衣服，咱们进城歇息吧！”

乐乐站起的时候，才发现若雪几乎和他齐高，这么修长丰美的身材，这在女人中绝不多见。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乐乐穿粗衣蓝衫，却很适合他的飘逸气质，若雪不觉然看的呆住了。暗道“这弟弟越看越俊俏，将来一定能骗倒一片女孩子！”还为别的女人担心，她自己早已身陷其中。

“姐姐，发什么呆？”乐乐已收拾妥当，背起很小很小的书箱。

若雪脸色稍红，忙道“没，没什么！人家已饿的没力气了！”

她一提饿，乐乐的肚子也叫了起来，早已过了晚饭时间，还好洛城已经很近。

乐乐抓起她的一只嫩白小手，若雪却突然软在他怀里，“弟弟，人家还疼，走不动了！”说完，深深钻在乐乐怀里，抬不起头来。

乐乐呵呵一笑“让弟弟来抱你进城！”

乐乐已把她横抱在怀里，若雪的头埋的更深，俏脸紧贴在乐乐胸膛上，闻着淡淡的乐乐特有的体香，身子越发柔软，只听得耳边呼呼风声，和乐乐有节奏的心跳声。

乐乐温玉满怀，心里不断的感谢偷马贼，感谢磷山三鼠，感谢老鬼师傅，最后他才谦虚的感谢自己。

在乐乐全力施展轻功下，不多时便到洛城东门。

“姐姐，已到东门，要下来吗？”乐乐温柔的问道

“啊，这么快就到了，弟弟好厉害！”唉，情人眼里出西施！乐乐的轻功勉强算是一流，再背上书箱，前面再抱个人，能快到哪里去，若不是内功深厚，早就气喘如牛了！

（乐乐对作者吼道：你要是在美人面前损我，偶就自杀，看到没有，前面就是城墙，偶要撞墙啦！作者：俺啥也不说啦！你们断续！乐乐得意的狂笑！）

城门卫兵照例盘查，看到这一对神仙眷侣，男俊雅，女的娇媚，心中大为羡慕。不过目光都集中在钟若雪脸上，眼珠珠都快掉出来了。乐乐干咳一声，朗声道“各位军爷，我们可以过去了吧！”见别的男人盯着自己的女人发呆，虽然得意，但心里却不怎么舒服。

若雪一双美眸全在乐乐身上，见他为自己吃醋，“格格”笑起来，这一笑不当紧，那些守卫差点晕倒地上。

守卫们见乐乐背着书箱，知道他是参加今年举人考试的，也不敢造次，现在皇上对文官极为重视，若是他年

高中，那可是大官，这些军汉可没法比，很恭敬的请他们入城。

洛城离皇城仅七百余里，位处风月国腹心之地，是仅次于皇城的第二大城市。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城市，人口约有六十万，实际上比皇城更为繁华。东临蓝海城，水运发达;北接草原游牧部落，与他们交易频繁;南顾皇城，两城彼此照应，军事是更为重要。

如今皇权没落，被司徒世家摄政，很多诸侯极为不满，纷纷拥兵自立，洛城由皇族旁亲洛王爷控制，拥兵十万，家臣三千。洛王爷在各诸侯中，有着精神领袖作用，最主要的是洛王爷忠于皇族，一些保皇派诸侯对他更是言听计从。

但多年的战乱，并没有殃及洛城，这使百姓对洛王爷更加爱戴，而洛城也更加繁华。

洛王爷有两子一女，因为洛王和司徒家长期冷战，他的子女居然没有任何官爵，这在风月国例来罕见，不过并非他一家如此，还有许多外姓王候亦是如此，后来居然也不在呼这些名头，只有有兵有权，自家人快活就行。

洛城的治安良好，夜间也十分繁华，灯火通明，人如流水车如龙，宛如白昼。

乐乐和若雪进城的时候，天黑不及一个多时辰，人流正旺，很多店铺还没打洋，在灯光下，若雪衣裙上的血迹和破痕更加明显，忙拉她走进一家大型成衣店。

店主是一位中年美妇，年龄约在三十五六间，身材高挑，体态丰盈，略有媚态，穿着一身的锦绣衣裳，白绫袄儿，淡黄裙子，见人即笑，在灯光下，更显风姿。乐乐暗道“年青的时候，定是个美人儿！多亏我出了石头村，不然这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么多的美人，特别是我的若雪！”

中年美妇，多年经商，更是个人精儿，哪能不明白乐乐的眼神，见乐乐身边有个绝色美人还盯着她看，不由得得意起来，笑道“小哥儿好生俊俏，初来洛城吧！近来到洛城的书生可真多呢，要奴家给你介绍几处景点吗”

那美妇还没说完，就打了个冷颤，一股寒流从脊背钻入心痱，一道冷冰冰的目光似要把她吞下，她暗暗吃惊“好大的醋劲，可惜了一人俊俏小子！”其实若雪不是吃醋，只是美妇一进店就没溜她一眼，还拉着她的情郎说东说西，当然会生气，而又不能当着乐乐的面大怒，吓着乐乐，可就非她本意了。

那美妇果然不再多嘴，努力做个好商人，帮他们二人介绍衣衫。

若雪选了一套黑色蚕纱凤裙，蚕纱薄如蝉翼，裙边百褶，纵纹细密，内穿绸丝制黑色长裤，绒边暗花，保暖而美观，一条墨带，边镶金线，如柳细腰，更显圆润丰臀。

乐乐仍是蓝色一套，只是衣料精美，做工更细，他从试衣间出来，儒雅的长袍无风自舞，说不出的风流潇洒。若雪和那美妇眼中都大放异彩，乐乐嘴角挂着懒懒的笑意，柔声对若雪道“这套合适吗？”

“合适，合适！”若雪连连点头。但又好奇的问道“弟呀，你为什么老是一身蓝色呢？别的颜色不看吗？”

称呼已由“弟弟”改成“弟呀”，有过肉体关系就是不同。

乐乐突地贼贼一笑“姐姐，真想知道吗？”

若雪连连点头。

乐乐走到她身边，在她耳边轻轻说道“今天晚上我好好讲给你听。”说完亲了一下若雪白嫩的耳珠。

“啊呀，讨厌你！”若雪被她亲的全身一颤，俏脸微红，嗔了他一眼。

乐乐其实很谦虚，

不好意思告诉她，因为有一次穿身白衣进城，路上有很多女人晕倒。更不好意思告诉她，因为修习《御女心经》要阴阳交合，穿那一身白衣进妓楼的时候，很多头牌要跟他私奔。

两套衣服花去百两银子，美衣需多金，幸好他的师傅贩卖春药，收入颇丰，出来的时候，给他一千两银子，也算是大方一回。

他们从全城最大的酒楼出来时，夜色已深，若雪腻在乐乐怀里，深深的陶醉在这种意境中。穿过洛府大道，就到投宿的风月客栈了。

\*\*\*\*\*\*\*\*\*\*\*\*\*\*\*\*\*\*\*\*\*\*\*\*\*\*\*\*\*\*\*\*\*\*\*\*\*\*\*\*\*\*\*\*\*\*\*\*\*\*\*\*\*\*\*\*\*\*\*\*\*\*\*\*\*\*\*\*\*\*\*\*\*\*\*\*\*\*\*

“坚持，再有几百米就到洛府了，到了洛府就安全了，安定书，你一要挺住！”一个满身是血青年，步伐不稳的急奔在洛府大道上，殷红的鲜血随他的脚印，滴在青石板上。他一遍又一遍的告诉自己，一定要活到洛王府。

后面还有五道手持长刀的黑影，紧追不舍，距离相差不过七丈，安定书脚下一软，摔在长街中央，他的眼中快要急出血来，洛府就在前方，已经看到门旁高大石狮了，难道天要亡我？

那黑衣在他没爬起的时候，已经赶了上来，并不说话，举刀便砍，险险避过一刀，后面几道黑影已围了上来，安定书在刀影中，犹如狂风中的小舟，一不小心就会船毁人亡。

手中的长剑，再无力气挡刀，离洛王府只有一百多米了，唉，一切都完了。眼睁睁的看着那刀光闪向自己的脖子，已经绝望的闭上了眼睛，眼角溜下一滴泪珠，似有无限恨事等他完成，这一滴泪包含着无限的意义。“小妹，希望你能知道我们安家真正的仇敌！”

那刀光并没有落到脖子上，因为他看到了雪花，秋天也有雪花吗？他狠狠抽了自己一个耳光，确定了自己不是在做梦。好美，能在死前看一看秋日落雪，也是一大幸事。

围在他周身的黑衣人，也好像被这雪花迷住了，刀迟迟不能落下。

雪花也能救人吗？雪花不能，但此时的雪花却可以。

那好似定住的五个黑衣人，被一只大手抓住似的，以一种奇异的轨迹摔在一团，黑衣上覆了一层薄冰，一阵寒风吹过，那薄冰慢慢的碎开了，连肉和骨头一起碎开，五个黑衣人变成一堆晶状物，红色的晶状物。

乐乐虽然见过她的手段，但那是对两具无生命的尸体，对这五个武功一流的杀手，居然一招全杀，那是怎样的功夫呀，自己勉强能对付四个，但至少要在三百招以外，五个一起上，自己只有逃命的份。乐乐暗叹“兴好在林中把她收伏，不然我的死法比他们为更悲惨吧！”

乐乐越想越怕，手心已经浸出淫淫汗水。

其实若雪也没有那么厉害，虽然她只是挥手，但真气损耗的厉害，又是突袭，所以才能一击致命。

若雪似乎已经觉查到他的恐惧，冲他微微一笑，杀气大减。

乐乐却是苦笑。

安定书觉得那五个黑衣人死的很美，虽然他觉得那种死法很残忍，但他还是呆呆的看着那晶状物，直到他听到一声干咳声。

乐乐又是一声干咳，怪声说道“喂，那们仁兄，我们救你一命，难道不想说点什么？比如说，今天天很好之类的，说说月亮很圆也行啊”

若雪“格格”乱笑，含情脉脉的盯着乐乐。

他的目光终于舍得离开那残碎的尸体，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

两个像是画中走出的人儿，站在不远处，如蝉翼的裙纱，随风飘舞，黑裙女子冷艳娇媚，却柔情似水的盯着旁边的蓝衣少年，书生模样的蓝衣少年，俊逸洒脱，嘴角挂着懒懒的笑意。

“谢，谢谢你们！在下安定书，来日定报两位救命之恩！请问二位恩公大名？”

蓝衣少年仍是带着淡淡笑容，把他从地上扶起，没有回答，却道“伤成这样都死不掉，确实厉害，将来报恩也有资本，不错”蓝衣少年又叹道“兴亏多是皮肉伤，好好调治，休养个十天半月就能恢复了！”

正在这时，百米外的洛府大门“吱呀”一声大开，从里走出一队全身戎装的军汉，领头乃是一俊朗的年青人，大约二十三四岁，银盔银甲，腰跨厚背军刀，盔上红樱飘动，英气逼人。

乐乐暗叹一声“好个威武，难道是洛王府二公子洛河？听说打仗带兵挺有一套，啧啧，那铠甲真亮，不过也应该挺重，哪有布衣来的舒服！”

那队军人也注意到这边情况，飞迅奔来，安定书一见到那银甲青年，两眼放光，顿时来了精神，拖着沉重的身子，迎向前去，“洛河兄！”说完居然抱着那银甲武士大哭起来。

银甲武士先是一愣，然后任那人抱住自己，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定，定书？你怎么搞成这副模样？”说完还扫了一眼王乐乐和腻在乐乐身上的若雪。看到若雪时，眼中大放异彩，停在她身上的时间足有三秒，不过马上恢复平静。

乐乐对他的表现极为满意，做为肯定，还点点头。

不过乐乐好像困了，打了个瞌睡，若雪立马柔声问道“乐郎，困了吗，咱们回客栈休息吧！”这哪像江湖中传说的“冰雪魔女

嗜杀无情”，此时的钟若雪已经是乐乐最温柔体贴的小娘子。

乐乐点头称是，冲那安定书说道“喂，再哭天都亮了！我们走了，保重！”

安定书抬头把泪擦干时，乐乐和若雪已经走远，冲他们身影喊道“我还没请教二位恩公大名呢？”

银甲武士查看了一下那黑衣人所用的长刀，刀背上刻有“轮回”二字，“轮回杀手？”刚说完，那雪亮的长刀像是白蜡遇火一般，慢慢消失”果然是轮回杀手，这么特殊的兵器别人也模仿不了！人死刀灭”

又细了那些尸体碎块，露出惊叹的神情，喃喃道“好毒辣的寒冰真气，一招能把五个轮回杀手击毙，难道她是三年不出江湖，功力竟如此深厚了！”

安定书仍是哭道“洛兄，我全家被人杀光，只有我逃了出来，仍被轮回追杀，小妹仍在外学艺，若不是为了报仇，说不定我已支持不住””定书，不要伤心了，先随我回府治伤吧，明天带你去见我爹！”

第三章淑女

若雪已沉沉睡去，脸上春意未散，带着满足的微笑，樱唇时而上翘，娇媚的脸蛋充溢着幸福。乐乐一手停在她洁白的肥臀上，另一只手放在柔软而弹性十足的玉乳上，玉乳在他手下，变幻出种种美妙形状。

他想起父亲死前的遗愿“将来一定要考个一官半职，光耀门楣，最好是做个县里的县太爷，有吃有喝的一辈子，哪像爹这般悲惨希望你能活的快快乐乐，爹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爹爹放心，将来我一定做个大官！”小乐乐肯定的说道。

做官真的很好吗？如今政局混乱，文官连生命都无法自保，哪有拥有兵权的诸侯快活！

“乐乐？既给我取名为乐乐，偏偏又要我做不快乐的事！或许爹是想要我快乐，只是他的表达有误！自由自在才最快乐，唉，谁要我答应他了呢！非要搞个官！”

“能让男人快乐的事，莫过于美人在怀！还是那老鬼师傅说的对！不过那老头已不能人道了，还整天兴致勃勃的给我说这些，唉，我同情你，但无法帮助你.真如某人说的，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帮助自己的人，就是自己！”看着怀里的小绵羊，乐乐得意的嘿嘿直笑。

日上三竿。

“呀，那东西怎么还在我体内！嗯，乐郎，好硬～”若雪一醒来，就嗔怒的惊道。

乐乐坏坏的一笑“雪儿夹的太紧，拔不出来了。”

若雪大羞，身子如蛇一般扭动，想把乐乐的小弟弟挤出甬道，怎料越动越硬，下体又已潮湿，全身酸软，爬在乐乐胸前娇喘，秋眸迷茫，呢喃道“胡说，我乐郎，乐郎”

乐乐知道她已动情，自己也不堪欲火折磨，翻身把她压在床上，又是一阵狂风暴雨。

“乐郎，我不行了啊，太用力了！”

“雪儿，舒服吗？”

“哦，舒啊！”

若雪已不知道泄了几次，再次醒来时，发现乐乐还伏在她身上抽插，她有些担心的颤声问道“乐，乐郎，还没好吗？”

乐乐一怔，心想若雪内力深厚，不至于这么不济，短短一刻钟，她已泄身四五次了，再做下去恐怕对她身体不好。难道是《御女心经》第五层的妙处？

乐乐亲向她的小嘴，缠住滑润的香舌，一阵湿吻后，运功把小弟弟变软，安慰道“姐姐莫怕，看，已经好了！”

雪儿长呼一口气，全身如泥一般瘫在乐乐身上，柔声道“乐郎太厉害了，将来一定要多找几个妹妹帮我，不然我就太可怜了！”

乐乐凑在她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道“你不吃醋？”

若雪白了她一眼，嗔道“因为乐郎厉害嘛，雪儿一个人看不住你！乐郎长的这么好看，肯定会有好多女人。”

“姐姐也该饿了吧，咱们下去吃饭吧！”

若雪下了床，玉腿一软，又倒在乐乐怀里，呢喃道“一丝力气都没了，乐郎抱抱我。”

乐乐紧紧抱住若雪，轻轻亲了一下她的额头，略为羞愧的叹道“我修习的是一门采阴补阳功法，虽是双修，但在大成之前，频繁交合会对女方不利”

还没说完，就被若雪香软的小嘴堵住。

过了许久才分开，若雪嫣然笑道“我早就知道啦，只是人家喜欢和你那样，喜欢被你轻薄”

原来早就知道了，汗，幸好没有欺瞒她。

乐乐和她最初的相见，是欲大于爱，到现在短短一天，已经喜欢上这温柔体贴的大姐姐了。

可谓是“一夜倾情！”

其实他心里还占有不少的恐惧。

风月客栈不但有菜，还有好酒，很多本城的大豪富商也时常光顾此地。

因为风月客栈的酒是独一无二的“春草酿”，每到用饭时间，一楼大厅早已人满。

食客们一见若雪，惊为天人，连饭都忘记吃了，喧吵的大厅好半天才恢复热闹，但男人都时不时的偷偷看她一眼，对乐乐则投以深深的嫉妒之光。

乐乐和若雪在大厅的角落抢得一个位子，叫来四个小菜一份热汤，一壶“春草酿”，两人含情脉脉的对饮起来。

这时从外面走入七八个带兵器的江湖汉子，走在最前的面是个富家公子模样的青年，脸色青白，眼神浮散，一看就是酒色过度的迹像，他身旁的白衣青年，二十多岁，衣衫华美，仪表不凡，背着长剑。

那富家公子模样的，一进大厅就吼道“掌柜的，给本公子准备一桌上好酒菜，外加两坛百草酿，他娘的，这么好的酒居然不外销，有钱不赚，真是笨蛋一个。”又对旁边的青年笑道“表兄，里边请！”

掌柜的一见是铁剑门的少主刘绩，忙上前陪笑道“刘公子对不起，你稍等片刻，暂时没有空位！”

“什么！我铁剑门的刘绩，吃个饭还要等？”刘绩暴怒之下，抓起掌柜的衣领。

那五十多岁，矮胖的掌柜，哪经得起如此折腾，连声求饶。

刘绩冷哼一声，把掌柜扔在地上，又向旁边白衣青年讨好的问道“表哥，你稍等，我去腾个桌子！”

白衣青年神态居傲，微微邹眉，轻轻点头，好像做完些动作已经是给足了刘绩面子。

刘绩扫过看热闹的食客，那些食客慌忙低下头，专心吃饭，唯恐被他盯住。

看来刘绩的恶名早已经远播。

刘绩突然呆住了，因为他看到了冷艳绝美的若雪，他的口水快要流出来了。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走到若雪和乐乐的临桌，对那正在喝酒的几个汉子喝道“这个桌子让一下，这顿饭我请了！”

谁料那桌上的汉子连头都没抬，继续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

刘绩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特别有美女在旁边的时候，一颗脆弱的心快要流血了，于是他也想让别人流血。

“噌！”的一声，拔出三尺长剑，怒道“我是铁剑门的少主刘绩，请道上的朋友给个面子！不然哼哼！”他带来的几个手下，也跟着拔剑，气份刹时紧张起来，整个大厅的食客都停下筷子，观注事态发展。

那几个汉子知道无法再忍耐，都看着其中的一个紫面大汉，可能是几人的头头。那大汉约四十来岁，虎目狮口，面方耳阔，眼中闪出逼人的精光，有经验的人知道，这人的内功不底。

“狂妄的小辈，不知天高地厚，就是你老子刘闲顺来此，也得给我三分薄面！在我没发火之前滚吧！”紫面大汉冷冷说道。

刘绩再也忍不住，大吼一声，举剑就刺。他的剑法颇有几分气势，盛怒之下，一剑运足了十成的功力，剑光已罩住紫面大汉，剑锋离紫面大汉的喉咙只有三寸了，他已得意的笑了，好像已闻到血的味道。

只是那铁剑已无法寸进，紫面大汉的两根手指，不知何时已夹住了剑身。

刘绩大惊之下，忙喊“表兄帮我！”还未说完，紫面大汉的右拳已击在剑身上，三尺铁剑碎成七八块，拳头的反震之力钻入刘绩体内，顿时喷出一口鲜血，脸色更加青白，连嘴唇也青了。

紫面大汉这一击，干脆利索，显然未尽全力，王乐乐忍不住暗暗叫好，而若雪连头都不转，一直往乐乐碗里夹菜。

刘绩的表兄离的太远，看出刘绩危险的时候，已来不及了，谁曾想到不可一世的刘绩，会在一招之内，剑碎喷血呢！

兴好那紫衣大汉并没有再出手，只是冷哼一声“跟你老子差远了！”

白衣青年扶住刘绩，看他只是轻微内伤，才略为放心。冷声对手下说道“扶他离的远些！”

“这位朋友，出手也太狠了吧！”

“又是一个狂妄小儿，我出手狠？他举剑要杀我的时候，你在哪里？”紫面汉子冷笑道。

白衣青年没法回答，总不能实说－－在看黑衣美女！

“表弟毕竟是跟我出来的，他伤了，我面子上也过不去。在下于冬，请出招！”白衣青年已拔出了剑。

“于冬？剑宗的于冬？”紫衣汉子神色略变。

“不错，请出招！”

“好热闹，洛城果真是好地方，连吃个饭都能动刀动枪的！”话音未落，一个十八九岁的青衣男子，从二楼走下大厅，容貌儒雅，步伐轻盈，武功似乎不底。

“这不是柳昆柳三叔吗，小侄东方白，见过柳三叔。”东方白走向紫面大汉，朝他微微一拜。

“你是东方世家的东方白？几年不见，小白已经长成壮小伙，我快认不出了！听牧场的兄弟们说，小白要参加今年的举人考试，是吗？”柳昆暖暖笑道。

小白？东方白脑袋后面顿时冒出斗大的汗珠，天哪，居然还记得我的小名，好没面子。

东方白尴尬的笑道“咳，呵呵是呀！”其实风月国由于长期内战，国内盛行武风，普通的书生参加科举还罢，若是哪个江湖人参加科举，定会被同行取笑。

“原来你就是飞马牧场的野马拳柳昆，认完亲了吧，赶快与我一战！”于冬早已拔出佩剑，傻乎乎呆站一旁，却听人家认亲聊天，傲气十足的他，战意更浓，或者说是怒意更浓。

“哼，别以为你是简一剑的徒弟就能骑在老子头上，剑神怎会收你这是非不分的人做徒弟？”一拍桌子，不怒而威。

“混帐，你有什么资格辱骂家师！”于冬狂怒之下，催动体内真气，肃杀之气有如冬日冰川，一波一波，如水如冰，冰水交杂，冲向柳昆。

柳昆护体真气发动，两股真气撞在一起，两人之间的碗盘勺盆，纷纷裂碎，上好的彬木桌子，在两团真气间，咔咔作响，摇摇欲坠，时而倾向柳昆，时而又倾向于冬。

乐乐心中暗叹“又是内气外放！，我何时才修到这种地步，大器晚成的功法呀。老鬼师傅修到第四层就沾沾自喜，真不知他怎么想的，他若是肯下功夫习武，也不会被人砍成残废，连阳物也被人割去。没有能力真的不适合在江湖混，特别是沾花惹草的主！”

其实他的功力也不底，只是他所修炼的御女心经，前五层强身健体，征战床上还能过得去，第六层才能显出其威力，他师父黑夜花王花铁枪，师承“花谷派”，在他师门的藏书阁中，发现了一本《素女心经》的残本，经过他的修改，变成今日的《御女心经》。至今练到第五层的，只有他王乐乐一人而已。

于冬毕竟年青，内力虽然深厚，但怎么比得过大他十多岁的柳昆，真气的锐锋未过，便大吼一声，剑随人走，寒光粼粼，正是他的得意绝学－－冬水诀。

柳昆也不敢大意，毕竟他是剑神的弟子。见寒光逼来，不退反进，两拳交错，犹如脱缰野马，奔驰嘶鸣，从各种刁钻角度，以攻代守，化解于冬的冬水剑法。

于冬剑光如薄冰轻覆，暗流缓涌，剑气刺骨，外冷内热，有水的流动，有冰的稳固，初时攻多守少，但百招以后，剑光却大减，守多攻少。

于冬越打越心惊，心道：这个养马的果然有些门道，可我于冬怎么能输，我是剑神的关门弟子，我怎会输给一个养马的呢我我绝不能输！

心急之下，杀意更浓，剑气更重。

大厅的桌子椅子可就倒霉了，掌柜和店小二早已躲在角落，口中大念，诸天神佛的名字，希望“保佑”那两个打架的，统统死掉，不，死掉一个就行了，还得要个活人来陪钱呢！

大厅中唯一完整的桌子，就是乐乐和若雪那一张。从若雪身上发出晶雪般的淡淡护体真气，把乐乐和那张桌子包裹住，神态自若给乐乐倒酒。

乐乐盯着于冬的剑法，露出羡慕的神情，暗道，这才是实用的剑法，剑气呼啸，杀着暗藏，比那我的“乱花斩”要实用多了，低声问道“雪儿，你说还有多少招才能分出胜负？”

若雪扫了一眼场中的打斗，淡淡道“于冬的冬水剑法，讲究先声夺人，如今锐气消尽，威力只是全盛的七成，如果没有意外，再打三百招柳昆稳操胜卷。”

乐乐又问“于冬的武功和你比如何？”

若雪浅笑“多亏乐郎，我的武功大进，现在两个于冬也很难赢我！”

那些胆小的食客早已逃走，看热闹的食客也只敢挤在门口，露出个头，双眼流露出嗜血的贪婪，希望某人血光四溅，骨肉横飞，然后他们就有了向朋友们吹嘘的资本。

“住手！大胆暴民，居然敢在风月客栈打斗闹事，都不想活啦！”门口看热闹的食客早已散开，一身粉红的妙灵女子，身材修长高挑，柳腰纤纤，丰臀饱满，酥胸浮挺，虽还只是含苞玉女，但已流露出万种风情，身后跟着八名全身铠甲，手持钢刀的护卫，冲进大厅。

虽然都听到她的喝声，也知道他是洛王府的大小姐洛珊，但打得火热的两人，怎么停得住依旧是拳来剑往，桌椅乱飞，虎虎生风。

洛珊正在气恼没人理她，突然从护卫后面闪出两道灰影，渗入到打斗中，把于冬和柳昆分开，那两道身影边打边叫：

“我不想活啦，臭小子居然出剑这么狠，我躲，再躲，我还躲，哈哈，该轮我了！”然后就听到“啪”的一声，于冬已被那灰影扇了一记耳光，苍白的左脸赫然有五个血红的指印，恨恨的盯着“要死”，暗道“要死要活果然厉害，哼，居然敢打我，来日方长，总有一天让你们死在我的剑下！”

“我不想死呀，还想多喝几年美酒呢，你这匹野马，力气这么大，给我飞”柳昆被人扔出场外，在地上滚了几圈，才站起身来，身上早已布满油汤，菜叶。

“老鬼，谁要你们跟来了，整天要死要活的！”洛珊嗔怒道，谁都看得出来，现在她很开心。

乐乐心中暗笑“如今的老鬼还真多，不过这个姐姐还真丰满俏美，又是媚骨天成，啧啧，不如把她骗上床那滋味”乐乐那懒懒的笑意，已变成贼兮兮的淫笑，若雪虽然才认识他一天，但早就明白那坏笑的含意“乐郎，你是不是看上那丫头了，要不要我帮你？”

“怎么帮？”乐乐随口问道。问完乐乐突然有些后怕，若是她试探自己的心意怎么办，她杀人碎尸的本领可是一流。

“今天晚上我把她绑到你床上，不就成了！格格”说完，略带得意冲乐乐一笑，似有邀功之意，不愧是小魔女。

乐乐看她态度诚肯，心中才安实。忽地又想起什么，忙道“千万别乱来，我已经在师傅面前发下毒誓，这辈子绝不强迫女人做她不愿意的事！”

若雪突地神色一冷，道“那我呢？在我不愿的情况下，你对我做了什么？”

“啊？我，我”乐乐大窘。

“格格格，骗你呢，好哥哥！”这一笑冷意俱消，媚意横流。

乐乐发觉上当，正想狠狠惩罚她，但一听到“好哥哥”，顿时没了脾气，这是若雪只有在床上才喊的称呼，但一只色手早已停在她的玉峰上，两指习惯性的一夹，正中峰顶上的樱珠。

若雪突感一阵酥麻传遍全上，“呀”的一声，软在乐乐怀里，俏脸微红。

大厅的一群人这才注意到，这个角落还有一张完好的桌子，桌子上有完好的碗盘，更有完好的人，而且是两个，女的冷艳娇媚，男的飘逸俊美。

男的目光停在若雪身上，女的目光停在乐乐脸上，男人有一群，女的只有一个。男的盯着若雪傻看，若雪恢复冰冷，扫了呆在场中的男人一眼，就停在乐乐脸上，再也不看别处;女的就是洛珊洛大小姐，呆看着乐乐，双眸变成心状，明亮的媚眼，快要滴出水来。

乐乐本是阅花经验丰富之人，看到洛珊这副模样，如有不明白的道理，暗叹“不用若雪费力气了，她这种眼神能把我绑到床上强暴，嘿嘿，不过这小妞真不错，模样虽比若雪略逊一筹，但身材比若雪要丰满，特别是她天生媚骨，加以调教，一定”

若雪紧捏一下乐乐的手，提醒他不要太露骨，不然出了丑，男人的女人也没面子。

“咳咳”咱们的主角嗓子又不舒服了，“各位朋友，你们继续，不要老盯着我们！”

又对若雪说道“若雪，我脸上有青菜吗？”

若雪“格格”一笑，柔声道“乐郎脸上干净着呢！”

她这一笑过后，只听大厅上吞口水的声音此起彼浮，甚是壮观，连洛珊也在狂吞，不过她是针对王乐乐同学的。

刚才挨了一耳光的于冬，看了下笑着的若雪，心中更是大恨，恨？没错，他恨柳昆为什么那么厉害，不在他的十招之内跪地求饶;他恨“要死要活”两个老不死的，在场中捣乱，而且还打了他一个耳光，让他很没面子;他更恨更恨谁来着，对了，那个混蛋表弟，没事和别人抢什么位子，饭没吃着，还搞成这样

他回头瞪了瞪，还在狂吞口水的刘绩，喝道“表弟，我们走！”

“慢着！”一听他要走，洛珊来了精神，还没有在小帅哥面前表现一下，怎能让你走掉，“我听手下报告，说你无故挑起事端，又毁人桌椅，怎能说走就走？看什么看，说你呢，死刘绩！”

“珊姐，看在你大哥的份上，让我们走吧，呵呵，这是我表兄，剑神的徒弟于冬，你大哥和他很熟的！”刘绩没有一来时的狂妄，现在温顺的像只小狗，看来他在洛珊跟前，没少吃亏。

于冬听到他说到“剑神的徒弟”，差点暴走，今天都被人打成这样了，还哪壶不开提哪壶，冷冷哼了一声，没有言语。

“就是洛杰来了，也不敢在这里发疯！快些拿出银子来，一千两，不，两千才够！”洛珊不管他的哀求，逼他掏钱。

要死要活两个老头，一般灰衣，衣上多处破洞，还有油污，花白的头发，辫成无数个小辫子，垂在胸前，辫子上还有红色头蝇，两兄弟五十来岁，长的十分相似，听到洛珊要钱，就挤到刘绩跟前，一人伸出一只手来，闭着眼睛，昂着头，一副你不给钱就给你没完的表情。

刘绩好像很怕他们两个，见他们二人伸手，吓的得一哆嗦，慌忙从怀里掏出两张银票，一人分他一张。带着一群人，垂头丧气的溜出风月客栈。

要死要活两人，得到银票，便大笑一声“啊哈，小老头，来两大坛上好的春草酿，这是银票，给！”好像他不是老头一样，好像那银票是他的一样，而且用两千两银票，买两坛酒，他们很亏本一样！

“你们两个老鬼，整天就知道喝酒！”洛珊摇头，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不知道她本来就是这个模样，还是在心爱的情郎面前，装温柔呢！

掌柜的接过两张银票，高兴的冲伙计喝道，“快给两位前辈上酒！”然后一路小跑，跑向洛珊，躬身谢道“谢谢洛大小姐，见了老板我一定让她给你道谢！”

“我不用她道谢！”洛珊喃喃道，又接着对他训道“你不要整天大事小事都去烦她！”

“是，小的明白！”

洛珊又对呆在一旁的柳昆说道“事情不怪你，你们可以走了！”柳昆谢过，和东方白打个招呼，带着手下上楼休息去了。

东方白缓缓走到洛珊跟前，朗声笑道“表妹，可记得我了！”

“小白？呀，长的比我还高，怎么可能！你什么时候到洛城的，怎么不去我家？亏我爹爹还时常挂念你，来了也不去看望他老人家，真是白眼狼！我哪次到蓝海城，不是先去你家，看望舅舅，哪像你？”洛珊一口气说个痛快，不管东方白的表情是多么痛苦。

东方白先是被她一声“小白”给击晕，我怎么就不能长高，人家只是发育比较晚。又在满头星星乱飞的情况下，被她扣上了白眼狼的称呼，他试着张了几次嘴，终于开不了口，放弃了

苦苦笑道“这个，我，啊，今天刚到，还没准备礼物，在这里刚巧碰到表妹”

现在整天大厅只有一张完好的桌子，而桌子边的凳子也是完好的。要死要活一人抱着一个酒坛，坐在乐乐和若雪的对面，痛快的边饮边叫“好酒，好酒，我不想活了，整天一天没有喝到好酒啦，不如死掉！”要死如是说。“好酒，好酒，我不想死呀，短短一天就能再喝到美酒，活着真好！”要活是这样说地。

东方白正在为编理由而苦恼，谁知洛珊一转头跑走了，大吼道“师傅，你怎么能坐在人家的桌子喝酒呢？一定也没和人家打招呼是吧！太没礼貌了！”洛珊瞬间跑到乐乐桌前，装起淑女来。

可怜的“要死要活”一时没反应过来，翻着白眼，差点被酒呛死！

第四章野草(上)

乐乐从她进大厅的时候，就明白洛珊的性格比较刁蛮骄横，这种脾气在贵族中比较常见，看她是非分明，倒也十分可爱，如今装起柔弱淑女来，前后两种性格相差太大，一时接受不了，哈哈大笑。

“哈哈哈”，乐乐洒然一笑，配着他英俊的相貌，当真是说不出的吸引人。若雪自是早已神魂颠倒，洛珊更是心神失守，娇嗔道“你，你笑什么？”

乐乐嘴角挂着懒懒的笑意，郎声道“你的老鬼师傅，和我们打过招呼了！两位前辈可是以礼待人，和蔼可亲，温柔善良”

“是啊，是啊！”要死要活，两个连连点头，头上的小辫子有节凑的乱颤。两个老头虽然一时搞不清洛珊的目的，但乐乐为他们说好话，哪有不顺着的道理，一时间对乐乐的好感大增。

“我不信，你肯定骗我！他若是有这么多优点，大像都会飞喽，扑哧，不过我相信你就是了！”一双秋眸，死死盯着乐乐，像是要从他脸上找出漏洞，其实她哪有这个心思呀，一颗芳心早已如兔子般乱跳，若雪能感觉到她的脉膊，饶有兴趣的打量着她。心道“乐郎的本识真大，刚见面就把这丫头的芳心俘获了，不用我操心了！格格格！”

“为什么说我骗你呢？啧啧，我这人可从不说谎话”乐乐一双黑亮的星目，色色的扫了她一眼，在重点部位，多多停留了几秒！

洛珊大羞，红着小脸，呢喃道“你，你一看就不像好人！哪有，这样看人家的？”

要死，要活这两个老鬼算是明白了，原来这丫头发春了，顿时怪笑连连。

东方白也大笑着走来，戏道“我道表妹怎会这般温柔，原来不过人家已有佳侣喽！表妹难道看不出来吗？”他略带醋意的扫了若雪一眼，心中暗叹，这蓝衣小子的运气也太好了，已有绝色佳丽在怀，连表妹也对他倾心吗？我这次来洛城，爹爹还要我多多讨好洛珊，还想再次连姻，我看希望不大了。不过那小子长的也太帅了吧，唉，跟他站一块，我的光茫都被他抢去了。

洛珊白了一眼东方白，然后可怜惜惜的盯着若雪，那意思是问，姐姐你答应吗？

若雪绝顶聪明，看了一眼坏笑连连的乐乐，淡淡道“只要我家夫君愿意，我自是欢喜多个妹妹！”说完还冷冷的盯了东方白一眼，小白被他看的浑身发冷，暗道“好古怪的事情，被她盯上一眼就浑身发冷，唉，还落个里外不是人，何苦呢！”

“姐姐，我叫洛珊，今年十七岁”小丫头已喜滋滋的自报家门了。

乐乐正在暗叹洛珊不顾自己这个当事人，同不同意，反而向若雪这个王家大妇讨好，心下略为不爽，忽然周围空气乍冷，若雪已喝道“小心暗器！”因为这几人当中，个人实力数她最强，又是斜对着门口，最先发现破空而来的暗器，她一把推开洛珊，全身真气运行，温度又降几度，已点点雪花飘落，这是若雪运功到极至的标致。她瞬间双掌连拍数下，细如牛毛的钢针多如春雨，力道大的出奇，几掌之后，若雪便觉得胸口血气翻腾，心道这发暗器者的内力好高，居然有如此大的力道。兴好要死要活已出手帮忙，一百零根钢针全部落地，说来话长，但这只是几秒间的事情，门口有两道黑影逃出。

要死要活怪叫一声，对那些呆住的护卫吼道“保护小姐！”然后两人闪电般的追出。

铠甲护卫慌忙围在洛珊身边。

乐乐忙上前握住若雪的手，温柔的问道“雪儿，你没事吧？”

看乐乐如此关切的神情，心中大甜，嗔道“本小姐神功盖世，怎么会有事？”

刚才那些暗器全是冲着洛珊发的，刚从鬼门关逛了一圈的她，脸色发白，推开挡着她道的护卫，缓步靠进乐乐，“哇”的一声扑进乐乐怀里，大哭起来

乐乐底声安慰，轻拍着柔软的粉背，洛珊却是越哭越厉害，整个身子贴在乐乐怀里。

乐乐朝若雪做个无奈的表情，若雪却嗔怒的撇撇嘴，意思是说，得了便宜还卖乖。虽然内心同意乐乐多找几个女人，但真到那一步了，她心中也是酸酸的，甚至还有些痛。

东方白也是刚回过神，没想到若雪的武功居然那么恐怖，居然飘出雪花，天，好像是魔教的武功，不过又想到魔教近二十年来没出过天涯角，凶名还没有鬼狱门盛，略为安心，忙上前谢她救命之恩。若雪只是点点头，不置可否的把他量在那，然后若雪也想挤在乐乐怀里，乐乐当然伸开胳膊，让她靠在肩上。

看东方白尴尬的模样，乐乐又是一个苦笑送出。

洛珊好像哭够了，发现自己还贴在一个人的胸膛，那人的气息真好闻，如麝如兰，充满了男子的阳刚之气，刚才怎么就扑到他怀里呢，当时懵乎乎的只是觉得那里很安全，自己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呢，怎么钻到人家怀里的呢？想到这里已羞的俏脸通红，鼓起很大的勇气，才缓缓抬起头来，一眼就看到那人正注视自己，英俊的面容虽带些稚气，但那懒懒的笑容好迷哦。

洛珊被他看的心如鹿撞，血流加速，全身酥痒，躯体已越来越软，已粘在他怀里，美眸如秋水流转，迷失在深情的注视里，红润的樱唇不知何时已贴在乐乐唇上。原来她吸进太多的乐乐的体味气息，体内的媚骨已经苏醒，才主动去吻乐乐。

（乐乐淫笑道：俺感谢作者大大，把俺写这么帅，这么迷人，连体香都带催情功能，偶不做色狼，色狼会因此而伤心地，嘎嘎！书中的美女们，为我欢呼吧，为我喝彩吧，为我别打，别打，俺不喊了，作者大大，你请，你请！）

乐乐见她主动吻来，哪能客气，舌头熟练的翘开她微闭的贝齿，缠上她香滑而生涩的嫩舌，轻挑重吸，啧啧作响，洛珊觉得有一种奇怪的酥麻从小腹传遍全身，沉睡的灵魂已然觉醒，一种陌生而久已存在的欲望俏然升起，她紧紧抱住乐乐的脖子，口中发出无意识的呢喃轻语，白嫩的皮肤已然绯红，忽地玉腿微颤，娇呼一声，从下体喷出一股粘液，浸湿了亵裤。

八个护卫和东方白明明看到是洛珊主动吻的别人，自然不能出面阻止，看他们的激情越来越过火，忍受不住，只好转过身去，这倒方便了某人。

洛珊正处在高潮的阶段，忽然从门外传来要死要活的骂声，蓦地从肉欲中醒来，俏脸潮红，媚眼如丝，怔怔的回味着刚才的感受。

若雪把小嘴凑在她耳边，媚声问道“妹妹，还好吗”

洛珊“嘤咛”一声，把头埋进了乐乐怀里，再也不抬头。

要死要活已步入厅内，肩上扛个死人，“他娘的，居然逃跑一个，我不想活啦～”

“他娘的，居然吞药自杀一个！我不想死呀～”

若雪疑问道“哦？那么强劲的高手怎么自杀？”

要死手里扔出一个四寸铜管，“这就是答案！”

“天机阁出品的阴阳管？阴阳管，管阴阳。管内焊有六个细小针孔，六为阴;每孔藏针九根，九为阳;轻轻一按，能另人远隔阴阳，天机阁的东西果然霸道！这杀手是哪个组织的？”

要活把他衣袖撕开，指头胳膊上的刺青说道“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人胳膊上刺的正是一丛绿油油的野草。

“野草？”

野草是风月国成名最早的一个杀手组织，但综合实力只排第二，仅次于“轮回”！“野草”的杀手约有一万人左右，他们的杀手如野草的多，命也似野草般贱，只要给钱，他们就不怕死，他就能为你卖命，因为他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人群，只要有口饭吃，他们什么都愿意做。

“轮回”是最近六七年才崛起的一新兴杀手集团，行动机密，装备一流，听说和天机阁走的很近，杀手数量不详细，但杀手质量比“野草”要高的多！综合实力在风月国排第一。

“听说一个阴阳管黑市价格高于20000两银子，这下子野草好像亏大了！”东方白继续说道。

“妹妹，你没事吧？”洛河一身便装，恢复和蔼洒脱的原貌，带着几个随从，风一般的冲进风月客栈。

第五章野草(下)

洛珊从乐乐怀里挪开，但仍然不愿意放开他的手，见洛河赶来，竟也十分高兴，忙道“二哥，我没事，是若雪姐姐救了我！刚才真是好危险哦！”洛珊指向钟若雪。

洛河已看到冷艳的若雪，刚要向前去答谢，东方白已迎上来，道“表兄，近来可好？”

“咦？东方表弟，你也在这儿”轻轻拍着东方白的肩膀，朗声笑道“今晚一定到洛府，咱们好多年没见了，要好好聊聊！我爹经常你念叨你呢”

他走到王乐乐和若雪身边，躬身说道“昨夜两位搭救安定书时，在下礼疏，居然没有向二位道谢，今天又救下吾妹，两位真是我洛家的福星，我洛河再次谢过二位！”说着又是对着若雪和乐乐一拜。

若雪看了一眼乐乐，没有说话。她知道，在外人面前，说话做事尽力让给自己的男人，不能抢了自家男人的风头，不然不但自己没有光彩，男人更没面子，两人关系更会出问题。

乐乐哪知道她会想到那么多，不过对此还是很受用，两次救人都是若雪出的手，有人来谢恩时，又把荣誉好处推给自己，心里更加喜爱若雪。

乐乐上前扶住洛河，道“我等身份底微，怎能消受如此大礼！两次都是雪儿出手，我只是一介书生而已，初到洛城，只为应试！”

若雪听到乐乐不以此邀功，心下又是窃喜，暗想，若是乐郎好大喜功，自己还是否会喜欢他呢？他若是只求名利高官，自己是否能够忍受呢？想到这里，心神一阵慌乱，看乐乐对身份尊贵的洛河仍是不卑不亢，淡然自若的应付，心中才恢复平静，暗骂自己怎会怀疑污蔑乐郎呢！

洛河心想“我看你也不会武功，行此大礼只是为了表示尊敬罢了，最主要的是亲近一下钟若雪，人家美名三年前就已响遍风月国，嘿，谁要你来扶我呀，呜呜～～”

表面上还是要说好听的，洛河哈哈一笑，道“如今世局哪有人还在乎身份，小兄弟贵姓？”

“小生姓王名乐乐。”王乐乐如实回答。

“王乐乐？哈哈，王兄的名字真逗！”洛河忽然觉得自己很失礼，忙接道“不过很特别，不是吗？哈哈！”

洛珊也笑的花枝乱颤，柔情似水的打量着蓝衣帅哥，越看越喜欢，身子又贴在了乐乐身上，她觉得这名字很酷，爱屋及乌!恋爱中的女人是疯狂的！

洛河看的眉头一皱，心道“妹妹不是迷上那蓝衣小子了吧！我们洛家要联姻的是一个强大的家族，这小子名不见经传，文不文，武不武的，除了长的帅，没有任何特点，不过能跟钟若雪走的很近，也不会很差吧？魔门的势力也不简单呀！不过那是魔门的，跟王乐乐没有关系吧？难道钟无涯能招个不会武功的女婿吗，那可是魔教的一大轰动性事件呀！”

唉，别忘了人不可貌相，还没考试呢，你怎么知道人家王乐乐同学不能文，你的眼光失准，又怎么知道人家不会奇特内功呢？长的超帅，还说人家没特点。一向英明的洛河洛大将军，在关心妹妹的情况下，又加上对乐乐艳遇的嫉妒下，差点酿成大错，幸好

"两位，今晚我替安定书设宴答谢两位，请一定赏光！"这倒是真心话。接着又道：“要死，要活二位前辈，带珊儿回府，向我爹详细讲明此事，好追查真正凶手，东方表弟，同我一起回府！”

乐乐点头答应，笑道“定会应约！”心道，为了你妹子我也得去一趟洛府。

洛珊依依不舍的对乐乐说道“今晚你一定要来哦！”乐乐对她肯定的笑着点头。

乐乐送走洛氏兄弟，拉着若雪回到客房休息片刻，乐乐毕竟是少年心性，拉着若雪去逛街，若雪也三年没有出过天涯角，一听去玩，也十分高兴。

大街上人流如水，奇妙好玩的东西，多不胜数，若雪如小女孩一般，拉着乐乐的手，跑走跑西，露出天真的可爱气息，只看得行人目呆口水流，大叹乐乐艳福不浅。

“乐郎，看这个，这个发钗好漂亮，我好喜欢哦！”若雪当然有钱，只是情郎送的，和自己买的那是两回事，一万个自己买的，也不如情人送的一个。

乐乐当然明折她的心意，笑道“我来给姐姐戴上，哇，果然更加漂亮了，像是专门为姐姐定做的一样。嗯，老板，这个我买了！”乐乐付完钱，带着喜上眉梢的若雪离开。

“乐郎，我要那个那个”

“啊，哪个？”满脑子坏念头的乐乐，立马想歪了，难道她又想要了？

若雪见乐乐一副欠揍的表情，佯怒道“乐郎～你若再乱想，我可我要把你冻成冰块，格格，不要害怕，姐姐吓你玩呢，我是说像棉花的东西，我要吃”

乐乐狂汗一下，终于看到让他受惊吓的罪源－－棉花糖，看着小孩子争先恐后的买着吃，若雪也眼巴巴的盯着，极像缺少父爱的小丫头。

“唉呀，原来是那个，那个呀！我去买”乐乐拿回棉花糖，若雪才高兴的接过，学着其它小孩子，伸出香姨的舌头，舔拭着。

“嗯，好好吃，你了尝一口，来嘛～嗯，乖～呵呵”若雪见乐乐吃了一口，才放过他。

乐乐却皱着眉头，吃了一口，暗暗叫若“可恶的棉花糖！能不能少放些糖，甜死了！唉，它是用纯砂糖做的，怎么可能少放糖呢

女人怎么都爱吃甜了，以前去妓楼的时候,常买些甜食送给她们啧啧，那高兴劲”

“乐郎，你在想什么呢？”

“啊，太吵了，到人少的地方去玩吧！”

若雪也玩够了，由着乐乐，他们选人少的地方走，看着两旁的楼阁店林也越是稀少，直到悠扬的琴声从远处飘来，如虚如幻，飘渺似烟，吸引着乐乐脚步方向，路上的行人突又多了起来，都朝琴响的方向跑去，还有边跑边吼“如梦大家在醉心湖，快去看呀，阿四，你跑快点，晚了老子不等你！”

“他娘的，谁踩住我的鞋了，投胎也没你急！哇，不好意思，撞到你了呵呵呵呵！”

看男人们心急的模样，乐乐也知，如梦定是个美女，喃喃自语道“醉心湖？”

若雪以前来过洛城，知道的自然比乐乐多，嗔了乐乐一眼，道“醉心湖四周多是妓楼，如梦定是妓楼的姑娘，看男人色急的样，魂都没了！”忽又扑哧笑道“又没说你，看把你吓的！”

乐乐狂汗，若雪对自己明明体贴温柔，为何心底对她那样的惧怕呢，没理由的！

“呵呵！有雪儿陪着，我才不用去看什么如梦呢！”不过少年心性，越是这么说，还越是跃跃欲试。

若雪嗔了他一眼，“我想去看看，行了吧！走，陪着姐姐去看美女去！”

拉着他的手，带着乐乐，穿行在人群中。

第六章抛弃

跟着人流，很快的走到了醉心湖畔，秋阳艳艳，波光粼粼，湖边停着一艘巨大花舫，远处观望，一身材妖娆的女子端坐船头，但却用一层薄纱隔着，见不清楚船内之人的容貌，微风吹过，轻纱飘扬，那女子便忽隐忽现，恍恍若仙。那白衣女子手指不停，一个个美妙音符从她手下流出。岸上观看的人流，不知是为琴而痴，还是为人而留，一个个专心呆望。

众人大气也不敢出，生怕错过了这美妙的琴声，其它花舫的众女，也在船上观望，时面传出盈盈笑语，打情骂俏的调笑声。

湖心蓦然传来一阵悠长竹笛声，笛声绵绵，婉转清扬，那声音和着琴律，两声混在一起竟是出奇的和谐美妙。琴声骤转，弦音急切，铮铮不绝，那笛声先是一停，然后也飞快的跟上琴的节凑，笛声中已带有些得意，笛声已近，一艘游船停靠在花舫边，船头吹笛的白衣人，微微躬身，已飘上花舫,琴笛俱停。

站在岸边的男人已开始骂开了，骂那个那起来很潇洒，看起来很帅的吹笛人

白衣人站在船头，朝纱帐内的女子施礼道“在下花满园，再次求见如梦姑娘！还请姑娘抬爱，让在下见上一眼”

“花公子，既然来了，就进来坐吧！若再不让你进来，恐怕说不过去，不是吗？”声音如水，清澈淡雅，听不如喜怒。

花满园大喜，道“谢谢如梦小姐，本人三生有幸”

白衣人再次施礼，掀开薄纱，呆了一下，本以为能看到她的样貌，没想到她居然罩了一层面纱，只是流露的风姿已是令人心醉，特别是那一又明亮的秋眸，黑亮如珠，又古波不惊，像是能看穿人的灵魂。

他掀开的缝隙已够岸上的人看见里面的佳人，岸上众人又是一阵激动，又是一阵失望。激动的人能看到佳人，失望的是竟没看不到面貌。

花满园走进纱帐中，还未来得及坐下，就听岸边又是一阵骚动，一个锦衣公子带着两名随从，跳上船头，还未站稳就喊道“如梦大家不是说过，未到明年百花节不见客的吗，如今怎又反悔？我洛王府的洛杰可记得当初的约定的！”

乐乐看洛杰的轻功，摇头道“功力比那个刘绩不差！武将出身的洛家，竟出了这么一个不学无术的公子，传言倒也属实！比起洛河差远了，连洛珊也是不如！

这小子可够洛王爷头痛的啦，听说最喜沾花惹草，啧啧，那个花满园就比他强多了，他算是没希望了！不过那个如梦还是不错呢，还是个处呢，怎么会在妓楼呢，可惜了！”

如梦仍是很平静，淡淡道“既是妾身失言在先，那洛公子也进来坐吧！”洛杰大喜，带着随从，兴冲冲的坐在花满园身旁。

如梦柳眉轻皱，轻叹一口气，并没说话琴声复又响起

若雪问道“乐郎难道不想进去吗？这可是个机会哦，凭着乐乐的才貌，追那个女人还不是手到擒来！”

乐乐摇头，笑道“雪儿定比她美上十倍，有雪儿在我身边，我怎会笨到再去妓楼！”

若雪轻轻一笑，赌气的嗔道“人家哪有如梦美，你瞧，这些都盯着船头的如梦，哪有人瞧我一眼！”

“那是他们没有看到你的缘顾，不信你看！”说完，他大吼一声，“呔”叫喊中他运用了三成内力，响声足已压过琴音，惊得众人一乍，纷纷暴怒，寻找声音来缘。

若雪哪想他会做出如此大胆之事，“呀”的一声，似娇似喜的白了乐乐一眼，这表情刚好让找到声音来源的色男们看到，个个大脑又瞬间短路，天，口水又吞个不停！

乐乐柔声说道“看看这群人的呆样，就知道我的雪儿是多少的漂亮啦！”若雪听完，心头窃喜，受不了众人的目光，脸色突地变冷，狠狠的瞪了一眼那群痴呆的色男。谁知这种冷艳之美，更盛刚才，色男们的眼珠都快掉下来了。

船上的如梦，花满园，洛杰也听到那声叫喊，居高临下，更能清楚的看到若雪。花满园露出惊惊诧的表情，想不到会有和如梦相媲美的人儿，洛杰更为现实，站身就要下船，走了几步，发现不妙，才尴尬看了如梦一眼，返回坐位，但眼睛却直勾勾的盯着人群中的若雪。

如梦看到这二人的表现后，略带苦笑，情神一黯，看到若雪后，微微点头，表示赞赏，看到若雪身边的乐乐时，双眸中异彩连连，但马上又恢复平静。

日已西斜，红阳染霞，若雪逃亡似的，拉着乐乐离开色男的目光，在风尘场所男人的目光果真无所畏惧，连若雪杀人似的眼神，都无法逼退，众人的爱慕之光琴声渐远，他们逃进了一个有枫叶的街道，若雪才长长呼出一口气，狠狠掐了一下乐乐的手臂，嗔道“坏哥哥，臭哥哥，都是你，害得我逃的这么狼狈。”其实她心里，早乐开花了，唉，女人心，海底针！

“呀，好疼！你不是要证明自己的魅力嘛，我证明给你看，你还这样对我！”乐乐故作很委屈的模样，黑闪闪的星目，眼泪都快滴出来了。

若雪以为真的把他弄疼了，暗暗后悔，心道“呀，我能这样对他呢，他才16岁，还是个大孩子呀！自己明明很高兴他的做法”她心里乱作一团，急的眼泪都快出来了，忙撒娇道“好弟弟，对不起，我帮你揉抒，还疼吗？是姐姐不好”

乐乐见效果差不多了，故作正经的说道“想要我原谅你也行，但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若雪喜道“纵是十个百个条件，我也答应，只要弟弟不生气才好！”情入骨髓，关心则乱，她入情已深。

看她紧张的表情，乐乐觉得不应该欺骗她，但事已至此，得好戏得演完呀。

“好好亲我一下！”乐乐突地贼贼一笑。

“啊？在这里呀！”她突地明白过来，刚才乐乐是故意骗她的，嗔怒道“好个小坏蛋，居然敢骗我！”粉拳如雨的落在乐乐身上，乐乐忙把她搂在怀里，若雪轻轻挣了几下，便不动了，沉醉在浓浓爱意之中。

一阵秋风袭来，枫叶似彩蝶般飞舞，残阳如血，更照得枫叶更艳几分。枫叶并未落下，被突出其来的旋风又欣上高空，有如生命般的沙沙叫嚷，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翩翩起舞的枫叶。

记起师傅说过，招法源于自然，我只教你这一套繁杂而不实用的“乱花斩”，便要是你以后闯荡江湖的时候，能够顿悟“忘招”的境界，忘招后就是创招，根据自己内功心法的特点，创出符合自身特点的独有招式。御女心经，以情入道，一切源于情，情所致，招自出！一切都看你的顿悟和机遇。

片片枫叶随着旋风的轨迹，繁复而有序，风劲未尽，风势又起，竟在风中连绵不绝的翻飞，犹如“花间舞步”般，那鲜红的叶尖飘动的方向，极似剑法的飘渺灵巧的变招，乐乐心头闪过一丝明悟，如黑夜中的一抹星茫，星茫越来越亮，刺得他脑中一片空白，那熟悉的“乱花斩”已经暂时忘却了。

乐乐体内的御女真气自动运转起来，数倍于常速，充斥着四肢百骸，体外异香突起，散出粉红的淡淡烟雾，若雪已觉查到他异状，看粉雾散开，“呀”的一声掠出三丈，她清楚，乐乐目前正处于一处明悟的状态，不能打扰，就在周围为他护法，离的虽远，那粉雾的香味，也能闻到，初时没什么，过了片刻，便觉得口中发干，一股熟悉的欲望慢慢升起，她已中过一次春药，对此有深刻印像，虽不明白怎么回事，便收摄心神，离的更远一些。

他控制不了那飞速运转的真气，索性放任不管它们，收摄心神，感受风，感受枫叶，感受自然好奇妙的感觉，虽闭着眼睛，但能清楚的感觉四周的情况，若雪在五丈外的枫树下静立着，目光紧盯着自己，还能清楚的感觉到她浓浓的爱意和深深的关切。

感受到快离开树枝的枫叶的不舍，对生命的无限眷恋，离开树枝的片刻，枫叶不再悲伤，“沙沙”尖叫着，享受飞翔的快感，风也顽皮的逗着枫叶，嘻嘻哈哈的把它们带上一个又一个的高度，落地后的枫叶竟十分快乐，似乎找到了另一种存在的价值和乐趣。

乐乐激动的快要哭出来，这是一种对自然的感悟，对自然勾通，对自然敬畏的心态。那颗金色的心脏，急跳几下，飞速的真气顿时缓慢下来，以正常的速度运转，散在体外的粉红气体，慢慢的从皮肤渗入他体内，杂质被抛弃在外边。

经过一翻的感悟，炼化，他已明白创招的意境所在，更能了解他所会的唯一的一套剑法的每招含义，现在的他虽不能立马创出招式，但触动灵感，触动情感的时候，自有水到渠成的效果。

乐乐体内的真气变得更纯更精，像是压缩过的，让他的经脉能容下更多的真气，就像一个油瓶，油里面渗有水份，经过这次炼化，水被蒸发掉了，瓶子里能盛更多的油了，油已变纯，在炒菜的时候，不会爆油（即在打斗的时候，真气会更听从使唤，得心应手。）。

乐乐慢慢收工，想着若雪，想她应该等急了，心中饱含着深浓爱意和思念，缓缓睁开双目，目光中有一道粉红的光闪出，射向前方，只听“呀”的一声，几人通通呆住，对面有三个女人，最前面的女人一身嫣红，长长的披风拖地，像溶在了霞光中，身材曼妙，长相不输于若雪，皮肤嫩的能捏出水来，耳带黄宝石凤尾吊坠，雍容华贵，气质高雅。她后还有两个白衣俏婢，同样的呆立的看着乐乐。

目光中不但有情意，而且还有一半的欲望，这道目光正是乐乐功力运转极致的一种喧泄，带有极强的催眠作用（御女心经更高层的功法有催眠作用！），让她们生出这个蓝衣少年我认得他，和他很熟，而且关系密切，他爱着我，我也爱着他的严重错觉。

乐乐本是无意发出的一道目光，哪想到这一眼的威力，他呆立几秒后，就转身朝若雪走去，若雪见他收功，扫了一眼远处呆立着的美女三人组，欣喜的扑过他怀里，但马上又离开“呀，你身上香味好重，还有些异味！”

乐乐不信，底头一闻，也是怪叫一声，拉着若雪就往客栈跑。

可怜他身后的三个女人，有种被抛弃的痛楚，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一个丫头首先哭道“小姐，他怎么跟个漂亮女人跑了，居然不理我们，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呜呜！”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能不理我呢，我好难受，小玉小碧扶我回府”

"呜呜～小姐，我也好难受！"

三个"被抛弃"的女人红着眼睛，缓缓走回鲜于世家的后门

而我们的罪魁祸首在干什么呢？

“雪儿，陪我一块洗澡吧！”

“不，我才不跟你一块洗呢，呀，水都洒我身上了，讨厌！”若雪被他身上的气味熏的心烦意乱，然后又有些情动，散在体的残质也有如此效果，现在为天下的漂亮美媚默哀三秒

“雪儿呀，你看到刚才枫林中的红衣女子了吗，她怎么用那种眼神看我？”唉，无语中

“嘻嘻，可能是乐郎的魅力太大了吧！”

“是吗，嘿嘿”

“呜，放开我，你身上都是湿的，啊，你的手不要放在那里”随后她就无法说话了，已软在乐乐身上，口中发出无意识的呻吲。

“啊，你也湿了，流了好多呢！”乐乐无耻的说道。

全身赤裸的若雪，被欲火烧的神智不清，洁白修长的玉腿紧紧缠住乐乐的腰，俏脸绯红，贝齿轻咬，喃喃道“乐，乐郎，好难受，我好难受！”

“什么地方难受？”乐乐继续挑逗道。

“嗯～好痒嘛～”她早已不堪，柳腰急摆，丰臀上翘，寻找解决痛苦的武器。

乐乐看她意乱情迷的模样，大是刺激，挺身刺入，若雪重重“哼”了一声，说不出的受用，

云雨初停的时候，天已微黑，华灯初燃，若雪酥软在乐乐身上，柔弱无力的说道“不要，不要摸了，过会还要去洛府呢！”

乐乐一拍脑袋，叫道“呀，是了，快到时候，多亏雪儿提醒！”

两人穿戴整齐，来到洛府门前时，早有仆人迎候，道“两位可是王乐乐和钟若雪？我家二公子等待多时了！”

乐乐点头道“带路！”

刚进门，一阵香风扑面而来，洛珊高兴的叫道“我就知道你会来的，等你半天了，若雪姐”虽是这么说的，但眼睛却没离开过乐乐。

洛王府果真够气派，琼楼玉宇间，花草林立，三步一岗，两步一哨，皇宫也不过如此吧！由洛珊带路，七转八弯，朝洛河的别院走去。

“哟，小妹，这两是谁呀，给哥介绍认识一下！”洛杰带着几个随从正面迎来，邪笑着细细打量若雪，那眼神像要把她的衣裙穿透。

洛珊小嘴一撅，很不客气的说道“他们是二哥的客人，你不用认识！”

“在怎么说我也是你大哥呀，在外人面前好呆给我留点面子吧！哼，你不说，我不会自己问呀！臭丫头！”洛杰气的脸色发青，但一看若雪在冷冷的盯着自己，但洋洋得意的上前，笑道“我是洛杰，是洛王府的大公子，请问这位姑娘芳龄？”他帮作潇洒的躬身一礼，身上吊的玉坠、宝石，叮当作响，还特别强调那人“大”字。

若雪冷哼一声，道“钟若雪！”她若不是担心乐乐以后为官，得罪这些贵族会有麻烦，才不会理他。

“柔若无骨，肌肤如雪！好名字，好名字！”见若雪告诉他名字，更加得意忘形。

这小子敢跟我抢女人，我记下了，以后有你好看的，暗道“柔？要小心惹急了她，把你分尸，那个时候就你知道她有多温柔了！不过在床上的时候，还是柔若无骨呀，啧啧！”

乐乐干咳一声，道“洛大公子，我们还要去看望二公子，你要是有空，不妨一起！”

洛杰心中暗喜，正愁没机会接近若雪，这小子居然这么识抬举，该不会怕了我的家势，想把美人让给我吧，嘎嘎！当下高兴的连连点头。

若雪虽不明白乐乐此兴何意，但见她一脸坏笑，就知道没好事，也不反对。

唯一不高兴的是洛珊，气乎乎的瞪了一眼洛杰，重重的踏着脚步，一路上不知踩死多少只蚂蚁。

洛河的别院没有太多的修饰，一草一木，一石一瓦都以实用为主，路径分明，但玄机暗伏，一进院内便觉得有数道真气探查过自己，御女真气，对外来的异种真气，极为敏感，再加上他的内功修为本就不低，很轻松随着那真气传来的方向，反过去探查别人。

若雪更是不客气，对着其中的一道真气，狠狠的反击过去，只听黑暗有人“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轻轻的乐乐说道“乐郎，难道有人喝多了，到处乱吐，真不讲卫生呀！”她声音虽轻，但音中夹着真气，方圆十丈内，都能听的清清楚楚。

乐乐知道是她在搞鬼，唯恐不乱的接道“是吗，怎么就吐一声就没反应了，我还想多听听呢？”

若雪嘻笑道“只要乐郎喜欢，那还不简单！”他被洛杰气的不轻，一肚子气正没处放，逮着这个机会，过过瘾。对着还在她身上探查的真气狠狠一一反击过去，树丛深处，哇哇吐个不停，空气中已传来淡淡的血腥味。

“乐乐，若雪姐，你们”洛珊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吓的小脸惨白，搞不懂那些高手护卫们怎么得罪了若雪。

探查，需要以内力集于目光中，遥控丝丝真气，过入别人的身体，查看对方功力的深浅，若是对方的功力，底于自己，可清楚的知道对方的修为到哪个层次了，若对方的功力高于自己，很容易被人发现，而且还能根据这丝真力的感应，进行反击。对方的功力越高，反击越容易，伤害越大。若雪的功力已臻至大成，对这些人还不是小菜一碟。短短几分钟，已有十几人受伤，若雪下手已经很轻了，只是让他们刚好吐一口血而已，若是全力出手，他们只有残废的下场了。

洛河可能已接到报告，急匆匆的从内院中跑了出来，脸色略为难看的笑道“手下人不懂事，还请两位原谅！咦，大哥也在呀！”

“出什么事了，手下？没见到哦”乐乐装傻中，若雪也是一脸无辜，两人左看右看，一起摇头。

洛杰可能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呐呐道“二弟呀，我们刚进来，哪见你的手下呀，是不是呀，若雪姑娘？”

洛河干笑道“里面请，里面请！”心中暗暗叹息，小魔女发起飚来，果真不讲情面。

第七章暂别(上)

安定书虽然伤势未好，但仍然坚持敬酒，对乐乐和若雪礼数十足，乐乐坐在若雪和洛珊之间，酒桌之上，冲散初时的不快，东方白因为同乐乐都是参加这次的考试，两人之间的话题颇多，有腥腥相惜之态。美中不足的是洛大公子，坐在若雪的对面，时不时的搭讪几句，回敬他的只有白眼，乐乐突地神秘一笑，起身对洛杰举怀道“难得大公子与我们一聚，在下敬你一杯！”

洛杰以为他要讨好自己，也喜道“请！”两人碰杯时，乐乐手中弹出一粒粉红色的小药丸，落入洛杰的酒中，入酒及化，他出手极快，又有酒杯挡着，连时刻关注他的若雪也没发现。

洛杰笑嘻嘻的喝完酒，感觉良好，没觉得不对劲，只是过了片刻，他突觉浑身燥热，欲火如山崩般的猛烈，快速而直接，跨间的软物从没像今天这么威风过，忍不住如此折磨，一拍桌子，面露淫邪之色，直勾勾的盯着若雪，眼睛似要喷出火来，口中咕咕吞着吐沫，活像一只癞蛤蟆.

洛河喝道，“大哥，你这是做甚？不要给我们洛家丢脸！”看样子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也不好呀。

若雪也被他的眼睛激怒，正要发作，乐乐把她的小手紧握，贼兮兮的偷笑，她也明白是乐乐搞的鬼，乐乐对自己的新药满意极了，那红色药丸正是－极乐散，男女通用。啧啧，我真是天才呀接下会怎么着，嗯，我想想，一夜疯狂，一夜狂泄，哈哈，明天一早，准包他连手指也动不了估计不休息个十天八天，是没法动女人了。

若雪既明白是乐乐搞的鬼，她的玩兴也被勾起，居然妩媚的冲洛杰一笑，这一笑更让他两眼发红，突然发出“嗷”的一声，张开双臂就要扑向若雪。

洛河哪能让他如此胡闹，一掌把他拍出门去，这一掌用了柔字诀，虽然摔的很远，但不会伤着洛杰，这也是为他好，洛河可是明白若雪的厉害，她就是立马杀了洛杰，洛家也能力杀上天涯角，找魔门报仇。

摔在地上的洛杰，用发红的眼睛，恨恨的瞪了洛河一眼，然后狂叫一声，奔出内院，找他自己的妻妾泄火去了。

闹到如此，众人也没有刚才的兴致，安定书转道“洛河兄，刺杀珊妹真凶，可有眉目？”

洛河苦笑道“哪这么容易找，小妹他整天胡闹，光是最近得罪的人都数不过来，有青龙堂堂主的儿子，被她打断了胳膊，上个月杀了几个欢喜教的淫僧，铁剑门的少主经常被她欺负，前几天还把金家的独子给阉了，闹的人家要死要活的，其它的事情多不胜数！”

“二哥～你怎么这样说我！连那事都说出来！”她有些嗔怒的说道，还用眼神瞟了乐乐一眼，见他表情没什么变化，才略略放心。

乐乐明白，洛河故意说洛珊的一些陈年旧事，来说明她的本性刁蛮，不要被她表面的娇媚温柔所欺骗，说到底就是不同意你们来往，不过，我王乐乐不怕，啧啧，越是野性的丫头，我越是喜欢！

正在这时，下人来报“公子，王爷来了！”

下人还未退出门，就听一个沙哑却很威严的声音喝道“河儿，把你大哥怎么了，正在他院里发疯呢，虽然他不成气候，和你们不是一个娘生的，也不能乱来！”声音刚落，就见一个五十多岁，面色红润，一双虎目精光闪闪，花白的短须不怒而威。扫了一眼室内的人，略带惊呀的看了看若雪和乐乐。

“爹，二哥什么也没做呀，是大哥自己发疯，管我们什么事！”洛珊撒娇的说道。

“这两位是？”洛王爷看了看乐乐和若雪。

乐乐对洛王爷还是很敬佩的，忙拉着若雪前去行礼，道“晚辈王乐乐（钟若雪），参见洛王爷！”乐乐和若雪虽是庶民，却没有自称“草民”，因为他们的性子，不愿在权贵面前自贬人格。

洛王爷听完，略带赞赏的看着他们，特别是若雪，道“你就是冰雪魔女－钟若雪？”

“正是晚辈！”

“好好，果然名不虚传！谢谢你救了定书和珊儿一命，老夫在此谢过二位！”洛王爷笑道。

“洛王爷客气了，只是凑巧而已！”二人恭敬的回道。

这时洛王爷的护卫来到他跟旁边，底声说道“大公子只是中了春药，正在他房内泄火，身体并无大碍，药效过了就应该没事了！”

洛王爷脸色大好，道“没事就好，唉，不成器的东西！”又对他们说道“你们继续吧，我还有事，河儿，替我好好招待两位恩人！”

说完便带人离去，来的也快，去的也快，不愧是武将出身，做事干脆利索。

洛河尴尬的笑笑，道“本想好好请两位一叙，哪曾想大哥跑来胡闹，坏了兴致，唉，来我敬各位一杯，算我陪罪，干！”

乐乐举杯，心道“哼嘛，兴致坏了我喜欢，今天来这里是给你妹面子，啧啧，给你也没得叙，有跟你说话的时间，还不如抱着我的若雪说说情话呢！”嘴里却大呼“干！二公子真是海量，我再敬你一杯，嗯，若雪”

若雪知道乐乐在胡闹，心里暗自好笑，也起身道“若雪也敬二公子一杯，请！”

再聊上片刻，乐乐和若雪也离开洛王府，两人并不急着回客栈，而是沿着长街，依偎着散步，突然城南爆出一朵腥红的烟火，在漆黑的夜空十分刺眼。若雪脸色大变，道“圣门的求救信号！乐郎，你先回客栈，我去看看！”说完不等乐乐回答，就飞身奔往信号处。

乐乐哪能让她一人冒险，虽然自身功力不行，用“花间舞步”自保应该没问题的。高呼一声“等等我！”紧跟着若雪急行。

乐乐赶到一处普通豪宅时，里面的打斗声不断的传来，飞身跃上三丈高的院墙，院中打斗双方衣服分明，四十几个青衣人对着二十多个黑衣人，黑衣人应该是魔教的吧，乐乐想到若雪喜欢穿黑衣，其它人也应该穿黑衣的，聪明？不过这次真的懵对了，不然他就无脸再见若雪了吧

若雪呢？她在屋顶。

飞雪飘舞，黑裙潇潇，雪花落在火焰上，“滋滋”容化，火焰在哪？在人的手上，两人四掌，四处火焰，游走在若雪四周，那两人很擅长合击之术，配合得十分完美，若雪功力大进，仍稳稳占上风，边打边道“两个老混蛋，前些天伏击我，如今又攻打圣门的分坛，难道想与我们圣门开战吗？”

一人狂笑道“圣门？哈哈，已经没有了，我们万里盟已经攻上天涯角了，魔门从此江湖除名！难道你还没有听说吗？你下山那天，就是攻打魔门之日，所以盟主才让我等去围杀你，没想到让你给跑了！”

另一人笑道“你这女娃的功力进步的很快，不如加入万里盟，我向盟主禀明，不追究你的身世如何？有你弃暗投明，其它魔教余众一定也会加入的，嘿嘿！”

“你胡说，凭你们万里盟几个小丑，怎是我爹爹的对手！我才不信”若雪急怒道。

愤怒之下，招式已有些混乱，两人嘿嘿一笑，火焰更盛，攻的更紧

乐乐早就跳到院中，捡起一把长剑，对着一个青衣人挥剑刺去。乐乐如今的功力已升入准一流的境界，只是境界虽高，但招式太差，连“乱花斩”也忘个七七八八了，使出的剑法，极不顺畅。

暗道“我，怎么忘记原来的剑法了，呀，我挡，我躲，我刺，原来是怎么打的呢，天，我居然忘了，哦，对了，是这样的，晕，使了一半，下半招忘了。”

第八章暂别(下)

(汗，好像有些暴露了，不知道算不算违规！)

只见场中，青，黑人群中，多出一个蓝衣少年，在场中东躲西跳，为本就混乱的打斗，添入新乱，不过他“花间舞步”甚是了得，如在花丛中飞舞的蜜蜂一般，“嗡嗡”乱钻，不过奇怪的是，被他无关紧要的一闹，形式居然大转，人数很少的黑衣人，居然搬回劣势，杀的青衣众人哭爹喊娘，有的已经大骂“蓝衣小子，别他娘的乱转，老子头晕，哇”还没说完，他已经吐开了，被黑衣人趁机在脖子上抹了一刀，他不吐了，因为他在忙着喷血。

又一个青人受不了，骂道“我们万里盟的人跟你没完，二狗哥，你头上很多星星呀！啊”他发现胸口上多把刀，刀上也是星星，他笑了，最后的念头是，星星怎么在刀上，难道是传说中的“星刀”？

这时还有十多个青衣人，艰苦的对着二十多个黑衣人，还要抗拒着蓝衣少年的捣乱身法，

“哇，我受不了啦！”又一个青衣人受不了折磨，错手把自己人，砍死一个，他内心痛苦中，挥手自杀了。

最后剩一个青衣人，在二十几人的包围下，脸色发青，冷冷对还在乱跳的乐乐问道“这位蓝衣大哥，请教大名？”

乐乐不管，继续跑“啊，跟谁说话呢？”

“你！”

“哦？刚才你问什么？我没听清！”乐乐继续跑。

青衣人脸色更青，连嘴唇也青了，颤声道“我刚才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呀，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说你的名字，我怎能说我的名字，快说你的名字吧！”乐乐跑的更加迅速，跳的更欢。

青衣人，连眼睛都青了，全身颤抖道“我叫张阿三，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吧？大侠?”

“我叫王乐乐！”乐乐突然停了下来，擦擦额头上的汗，又道“原来没人了，累死了！”

那青人听他说完，终于忍不住摧残，狂叫一声，黑脸极度扭曲，口喷白沫而死。

（后经考查，原是走火入魔而死，不是偶恶搞，花间舞步本就让人眼花头昏，这是情理之中，呵呵，情理之中，反对无效！）

其它黑衣人，双睛放光，面露崇拜的对乐乐说道“王兄弟，真是高明，我圣门的兄弟佩服，原来架也可以这么打！我是这里的坛主，姓李名富贵！”

“呵呵，李富贵，哦李坛主，你们也不错，我只是临时忘招”忽听若雪尖声长啸，乐乐忙抬头观望。

若雪已克服当初被他们所伤的恐惧，在“雪舞纷飞”功法的全力发动下，硬拼了一撑，那人狂退十几步，连喷三口鲜血，唇色发青，脸色霜白，他本以为若雪怕自己的火焰掌，只用了八成内力，后面才是全力的杀招，哪曾想被她十足的掌劲击中，只觉得五脏六府都被冰冻住了，摔在房顶，晕死过去。

另一个见大势已去，抱起他，急飞而去，“魔门已灭，下次定把你们屠个干净！万里盟和你们没完”暴怒的声音，远远飘来。

这人真笨，你把人家魔门灭了，应该是人家和你万里盟没完才对。如今的社会，黑白颠倒！

若雪轻轻飘下，见见乐也在，心头一喜，却吐出一口鲜血，柔声道“乐郎！你也来了！”

乐乐忙把她抱住，关心的问道“若雪，我放心不下，哦，你受伤了？严重吗，快到屋内歇息！”

若雪见他很关心自己，心头悄喜，轻声道“只是轻伤，不碍事的。”微一转头，道“李坛主，有圣门的消息吗？”

李坛主神色一黯，恭敬的回道“小的今天才收到圣门的消息，说是被万里盟和刀谷的人围攻，刚准备赶回圣教，就被人偷袭了！幸好小姐及时赶到，不然我们几人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院子自有人收拾，乐乐扶着若雪，边走边说，来到客厅。

“刀谷和万里盟怎么走在一起了，万谷谷主关成风和爹的交情不错，再说他们也不知道天涯角在哪？”若雪叹道。

“听说攻打天涯角的，还有鬼狱门的高手，周长老也背叛了圣教！所以圣地才被人占领！”李坛主愤怒的说道。

“啊，周长老居然被叛了圣门，他在圣门中权力那么大，还这样亏我爹爹那么信任他，不知道爹和娘现在怎么样了？”若雪极不愤怒，却不知该向谁发作，只好问起她父母的消息，希望得到安慰吧。

乐乐握着她的小手，想安慰几句，但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魔门的事听他师父说的不多，他师父只关心哪个门派的美女多，所以告诉乐乐的事，全是与美女有关，若是说到禅宗，他师父只能给他讲，里面全是和尚，武功奇高，讨厌淫贼，你以后躲他们远远的，一群性功能有问题的男人。

“明天我要回天涯角，查探一下情况，不然心里不踏实！李坛主，明天陪我回去，这里也不安全！”若雪又道。

“是，小姐！属下已收拾好，明天即可上路！”李富贵起身答道。

“唉，我累了，乐郎我们去休息！”自有下人带路。

乐乐的御女心经果然厉害，这次交合专意为若雪疗伤，把阳物插进去之后，没有抽动，只是把御女真气缓缓度进若雪体内，真气过入她体内，在若雪有意识的引导下，慢慢修复受损的经脉，御女真气最初修练就是先天真气，疗伤的作用远远大于后天真气，等运功一周，她的内伤已经全好。

乐乐感到她内伤已好，便一改刚才的谨慎正经，坏笑着爬在若雪乳峰上，嘴已含住峰上的粉珠，若雪早被她的阳物顶的欲火难耐，又见乐乐如此挑逗，哪堪忍受，嘤咛一声，紧抱住乐乐的脖子，娇喘道“乐郎，好好爱我吧！嗯，乐郎”

乐乐把若雪玉腿狠狠分开，托着她肥美丰满的屁股，重重的刺入，若雪没有一往的娇羞，讨好的迎合着，每撞一下，她都如泣如诉的尖喊一声，真听得乐乐心花怒放，以更猛烈的势头，欲把若雪征服，口中笑道“好姐姐，快乐吗，以后我让你天天如此快活！”

“好舒服，乐郎，好想每天都跟你在一起，哦，啊，顶的太深了”若雪被他一阵快速猛烈的抽动，又变得呢喃不清，快感侵袭着她的每寸肌肤，直把雪白的玉肤，变得绯红。

“嗯，好哥哥，啊，不要停，要来了！哥哥！”若雪秀发狂舞，不忍高潮的冲击，狠狠抱住乐乐的头，把他按自己如雪的酥乳上，娇躯如蛇般扭动颤抖。

乐乐仍再在劲头上，刚想把若雪翻过来，再好好做上几次，却觉睡穴上，被她轻轻一按，就沉沉睡去了，目光中透出不解和苦笑。

若雪轻叹一声，不舍的从他怀中起身，轻语道“乐郎，我的好哥哥，我怕明天舍不得走，你后天还要应试，也不能把你带走，多多保重，我会尽快赶回来的，若不能赶回，你一定要记得我呀！乐郎，我爱你！”

她又留了一封书信，讲明原因，又轻轻亲了乐乐一下，一步三回头的走向门口，最后哀叹一声，才关门走出。

第九章慕容

乐乐醒来时，天已大亮，苦笑着看完若雪留下的书信，心中酸楚难言，自己是半个江湖人，对消息一点也不灵通，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若雪，心中暗暗发誓，要提高自己的功力，想起昨夜的打斗，不禁摇头，那熟悉的“乱花斩”居然忘掉了七成，剩下的招式乱七八糟，不成套路。

躺在床上，运功一周天，才穿衣下床，把若雪留下的信塞进怀里，才走到院中，院中的血迹已被涮掉，干净的青石板，就像从没沾过血一样。院内空空，一个人也没有。

他轻叹一声，飞过高墙，落到院外小街上，旁边正有个十二三岁的小乞丐，吓的“呀”的一声，乐乐看他虽穿的脏破，但黑溜溜的大眼睛十分精神，看他比较顺眼，便扔给他一锭银子，“拿去吃顿饱饭吧！”

小乞丐接过银子，十分高兴，连连道谢，乐乐的心情也跟着他好起来了，冲淡一些离愁，秋日暖洋洋的照在身上，轻快的走出小街，人群顿时多了起来。

只是在他身后，有一道青色人影，悄悄的跟着他。

在风月客栈的外面围了一大群人，里面还有打斗声，乐乐苦笑，这风月客栈还真是热闹，每天都有打闹，挤进层层人群，看到一红衣妩媚女子，手持长鞭，和一俊俏的世家公子打在一起，那锦衣青年空手，一边打一边求饶道“洛珊，别闹了，我还急送帖子，晚了我爹爹会责骂我的，听到没有，再打我不客气了！”

“谁要你客气了，有本识好好跟我打一场，哼，上次说要送我一把好剑，至今没有下落，好不容易再见到你，哪能让你跑掉！”洛珊气呼呼的说道。

“喂，我打不过你行了吧，洛大小姐，你都缠了我半个时辰了！”他对洛珊深有忌讳，仍然没出全力，在洛珊如蛇的鞭影，时而躲闪，时而抵挡，连佩剑都没解下。

乐乐也不想管她胡闹，但他们正挡住客栈的门口，自己又想进去吃些东西，不得已站了出来，冲两人喊道“喂，两位，挡着道啦，我快饿死了，连门都进不了！哟，这不是珊妹吗，怎么这么喜欢打架？”

围观的群众正看的高兴，这个蓝衣小子居然让他们停下，实在不解风情，再说了，再洛城，谁敢对洛珊洛大小姐说人“字”呀。

不过让他们失望了，洛珊回头见个蓝衣少年正挂着懒懒的笑意，颇为无奈的看着自己，惊的“呀”的一声，差点连鞭子都扔掉，立马停下来，把鞭子放到背后，慢慢走到乐乐跟前，温柔的说道“我等了你半天了，掌柜的说你昨晚没回来，我就在这儿等你了，你还没吃饭吧，我请你吃吧，我知道好多的洛城点心，让你偿偿”说完这话的时候，她手中的鞭子也不知被她藏到哪了。

那锦衣青年也傻了一般，哪见过洛珊如此女儿之态，呆了半晌，上前笑道“呀，洛珊妹子怎么不打了，咦，鞭子呢？还要请人吃饭，真是没听说过，今天的太阳没人西边出来吧

，啊？”

他带的来家丁们只是笑笑，不敢出腔，在洛城谁不知道洛大小姐的名字呀，连刘绩见她都像老鼠见猫一样，何况别人。

“鲜于拓，你个混不要乱说！你不是要去送贴子吗，还不快去！”洛珊怕他乱说，只得再用威胁。

铸造兵器的鲜于世家？乐乐微笑着，冲他打招呼，“这位兄台，珊妹给你添乱了，啧啧，这么大早的就跑到这里闹，将来呀咳咳！”

鲜于拓又是一怔，心想这人是谁，平时敢称“珊儿”，莫过于洛王爷，洛二公子，这小子是谁，长的真俊俏，珊儿在她面前居然如此乖巧，哈，不管是谁，

以后和他在一块，就不怕洛珊了，想到这里，忙上前笑道“哪里，珊妹子温柔可爱，哪会给我添乱！是我不小心先惹到了她，哈哈，那个剑的事情，我马上让家人给你送去，上次出去押货，忘记了，明天准给你送去！”扫了一眼洛珊，她对自己的这番话，颇为满意，又接着道“在下鲜于拓，这位兄台贵姓？”

“原来是鲜于世家的鲜于拓，在下王乐乐，只是一名书生！”乐乐笑道。

鲜于拓听到他是书生的时候，脸上显出略为可惜表情，但只是一闪而过，马上笑道“幸会幸会，哪天有空，一定来鲜于家找我，咱们再好好聊聊，我还要去送帖！”

说完他带着随从离开，看热闹的人群也一哄而散，有的还大叫可惜。

洛珊柔媚十足的跟着乐乐，走进客栈，找了张桌子，要了两份早点，乐乐边吃边问“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没带护卫吗？”

“本来不让他们来的，是二哥硬要他跟来的！”说着用眼光扫了旁边两个桌的人，那两桌大汉穿的寻常衣服，像是江湖中人。呵呵，便衣护卫！

洛珊只吃了一点，看来她早就吃过了，只是陪着乐乐而已。

她无聊的问道“乐乐，若雪姐呢？”

乐乐苦笑道“她，她有事离开了！过阵子才能回来吧！”

“那好呀，今天我带你去玩吧！”小丫头终于有机会和他共渡二人时光，有些得意忘形。

乐乐在此无其它熟人，对洛城又生疏，也欣然同意，由她陪玩。

洛珊拉着他，叽叽喳喳的径直走向北门，出了北门往东走上二里，就是情人河，路上游人多是来此赶考的书生文士，也有不少成双成对的情侣，相依相扶。

洛珊依偎在乐乐身旁，双臂紧紧抱着乐乐的胳膊，由于太过紧密，他的手臂不断的摩擦着洛珊柔软高挺的玉乳，弄的乐乐心头痒痒，说话也心不在焉的，若不是后面紧跟着七个护卫，他已经大动手足之快了。

天不作美，不多时便下起了细细秋雨，凉风瑟瑟，洛珊直把娇软的身子，往乐乐怀里贴，还好，不远处有个亭子，已有不少人在里面躲雨。

乐乐和洛珊进到凉亭，看到洛珊的男人，眼珠真勾勾的盯住她的胸脯，原来她只穿了一层绸纱，被雨淋湿后，饱涨的玉峰，若隐若现，特别是峰顶的小珍珠已明显的凸了出来，她毕竟是姑娘家，哪受得了如此热辣的目光，“嘤咛”一声，钻进乐乐怀里，丰满的玉乳紧紧贴在他的胸膛。

原来只是过路雨，下了片刻，就自停歇，由于这里是游玩区，路上铺有碎石，地略有雨水，但无泥泞，伴着雨后红叶，游人又在赞叹，空气清新，景色更佳。

不远处就是情人河，在亭子里就已看到，渔船在河流中划行，渔人忙的正紧，轻轻挽着洛珊，伫立在河边，河对面正是玉霞山，举目望去，峰腰尽是灰雾迷漫。

轻轻吟道：

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

残云归玉霞，疏雨过中条。

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

洛城今已到，犹自梦渔樵。

（不好意思，这首诗偶改了，只是为了更加适合情节引出一个人而已，别太认真！）

低沉迷人的声音，意境优美的语句，怀中洛珊，双眼尽露爱慕神色。

旁边传来轻脆的声音，只是这声音听起来有些怪，赞道“好诗，兄台文风不凡，意境更是深远，只是人世间的矛盾都是自己惹出的，如今兄台已到洛城，何不好好把握现实，忘却那些梦中的生活，或许忘却之后，能更早的得到呢！”

一个面白如玉，留着一抹小胡子的男子，站到了乐乐身边，那人比乐乐低半头，在男人中已是较低的体型，白衣飘飘，却尽显儒雅风流。

“哦？忘却了，怎能更快得到？”乐乐饶有兴趣盯着他，嘴角带着惯有的笑意。

那人怔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异彩，道“现实与梦想的矛盾，是人都有，有的人为了梦想，放弃了现实，结果梦想离他更远;有的人为了现实放弃了梦想，梦想已与他无缘。先把现实的凡事做好，再慢慢接近梦想，追求梦想，并完成梦想的，在世人中也不过寥寥数人，兄台难道还不明白吗？”

乐乐哈哈一笑，郎声道“我只是心有感触，发些牢骚而已，我的梦想很简单，放下现实，就能得到，但我却不愿放下，这就是兄台所说的矛盾吧！”

这一笑，尽扫刚才吟诗的消沉，俊美的神貌俯视长河，遥望天际，有种“吾想欲得，吾必得之”的豪气，蓝色衣衫在秋风中舞动，尽显风流洒脱。

小胡子看的有些呆了，乐乐这种形像已印在他的脑中，可能会伴随他一生吧！

洛珊已看得俏脸羞红，不知她在想些什么！

白衣人又道“敢问兄台贵姓？也是来参加这次考试的吗？”

“我叫王乐乐，你呢？”乐乐已经笑开了，因为他知道，每个初次听到他名字的人，都会笑，索性自己先笑算了。

白衣人果然大笑，贝龄闪着银光，露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然后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用手握住嘴，好久才停止大笑，回道“兄台名字果然独特，在下复姓慕容，单名器！”

“慕容器？名字也够独特的，若是叫慕容琪会更好吧！”乐乐喃喃自语道。

那白衣人听到后却浑身一震，不可思议的盯着乐乐，却见他在低头自语，才压下内心的惊乱。

洛珊其中的一个护卫突然过来，恭声说道“小姐，最近外面不太安全，老爷请你速速回府！”

“我爹不是去军营了吗？”洛珊不明的问道。

“这个？二公子也有事找你商量？”那护卫面色尴尬的说道。

乐乐明白，又是洛河在搞鬼，这人表面上还不错，就是太现实，太功利了！心中却暗下决心，一定把洛珊搞到手。

洛珊面带难色的看着乐乐，乐乐不忍让她为难，劝道“我们一起回去吧，或许真有急事呢！”又对慕容器说道“慕容兄，我先告辞了，有缘再见！”

慕容器看着远去的蓝色身影，喃喃道“有缘再见！”

第十章花劫

用过饭，天空仍是雾蒙蒙的，乐乐便呆在屋里，趁此好好修习内功，他练功的姿势很简单，就是平躺在床上，平时睡觉的时候真气在小周天经脉内自动运行，若是想更进一步加深功力，非在大周天运行不可，这时御女心经已默默运行，真气从下丹田缓缓运行到上丹田，平衡两处真气，再由两处丹田向四肢百骸慢慢流动，真气全身运行一遍，再回到两处丹田，上丹田处聚集的真气，再按原路退回下丹田，然后所有的真气都集中在跨间的阳物上，松软的阳物突地暴起，比交合时更大上几倍，那上面青筋暴起，由原来的暗黑色变成紫红色，随着真气退回下丹田，那东西又变成软绵绵状，就像刚才从没勃起过一样，至此才运功一个大周天。

他从练功中醒来的时候已是深夜，经过上次真气的炼化，丹田和经脉中的空间空出许多，就是经常饿着肚子一样，这一次的运功使丹田空荡感更强，他心头迫切许要大量真气，他的真气多是从交合中得来，于是他需要女人，就是饿狼需要肉一样迫切。要是若雪还在多好，他不禁想到，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

下楼到大厅随便吃一些饭菜，看到身上还有几百两银子，就朝醉心湖的方向走去，那种迫切的欲望在他心头燃烧，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了，就像刚开始练御女心经时情况一样。

暖香楼，上次他听琴时，那花舫就停在暖香楼旁，就是老马识途一样，不知不觉的已走了进去。

一进门就觉得香风阵阵，乐乐六觉十分敏感，受不这强烈的气味，张口打个喷嚏，抬头间，已有中年老鸨扑了过来，虽是中年，姿色还算不错，至少不像他以前去过的妓馆，那种一说话满脸掉粉的八婆。

“哟，这位公子哥真是俊俏，奴家在此接客几十年，也未碰到像您这么好看的人儿！”老鸨笑容满面，一双手不老实的在乐乐身上凯油。

乐我苦笑，唉，在哪的老鸨都一样，哪一次去妓馆，没见到姑娘，先被老妈子级的人物占便宜，说道“找五位上好的姑娘！”按照他以前去妓馆的习惯，至少要五个姑娘才够他折腾一次。

老鸨听后，十分吃惊，不信的确认道“公子爷，你是说五个吗？我们这里的姑娘都是学过床头秘术的，一般的客人，一个都吃不消”

“难道有生意你不做吗？”乐乐邪邪一笑，手指带着一丝御女真气，在她酥乳上轻轻一抹，老鸨浑身一震，双腮俏红，舒服的差点喊叫出来，颤声喊道“小桃，挑五个漂亮姑娘陪这位公子爷！”

乐乐丢下瘫在椅子上发呆的老鸨，笑呵呵跟着小桃，带着五个略有姿色的姑娘，走进客房

半个时辰过去，乐乐看着昏睡在床上五个白嫩的人儿，苦笑着摇摇头，他已经明白若雪为什么那样容易泄身了，自己《御女心经》第五层的效果已被他找出来了－－以前五个普通女人就行了，现在还不知道需要几个呢！

他叫醒其中的一个小绵羊，道“小月，再帮我叫几个姑娘进来，你们不行了！”

小月从满足的沉睡中醒来，羞喜道“公子还记得奴家的名字呀，你真厉害，奴家好久都不曾有如此幸福过！呀，她们都昏睡了，我这就去帮你叫几个姐妹进来！”她披上衣服就跑出去了。

一个时辰后，看着床上，地上十五个雪白的玉体，乐乐再次无奈的笑了，再去别的妓馆钱也不够了，众多姑娘中，唯一清醒的小月，柔声道“公子，外面没有姑娘了！你再要奴家一次吧！”说着她软绵绵的爬了过来，乐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抱起小月（删除，群里有。）只能爬在地毯上，无力的呻吲，柳腰急摆，似痛苦又像极度的快乐。

数百下后，期待以久的热精，如怒海狂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射入小月体内，她高亢的尖叫几声，乌发狂摆，羊脂般的皮肤镀了一层层红晕，微张的樱口，如泣如诉的轻喊着“王公子，公子！”

在出精的同时，他的灵识居然再次变的灵敏起来，笼照整座小楼，几乎能感受到小楼中每间房子里有几个人，那人的体型，年龄，在做什么。在楼的最高层，他感觉到有一个武功颇高的年青女子，她的武功只比若雪逊上一筹，和洛河的功力相近。有一个熟悉的人正要进门，那人的身高体型，武功那是鲜于拓。

这种感觉只是一瞬间，他再次领略到天人合一的美妙情境，激动的亲吻着怀里的小月，小月这次居然没有昏倒，感受到乐乐的激动的热情，也热烈的回应着他的亲吻，香舌缠在一起，久久不能分开。

“公子，我来伺候你穿衣吧！”小月拖着疲倦的身子，帮他擦净身子后，早已穿上彩衣。

乐乐由她陪着，走到接客大厅，鲜于拓正在陪着老鸨说着什么，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老鸨见乐乐下楼，尖叫道“哎哟，这位公子爷，你可下来了，不然我这里可就要倒大霉啦，你看看，这里等了一大群客人，就是不信十多个姑娘都在陪你一人。呐，呐，你们这回可信了吧！”她对着正在喝闷酒的客人们喊道。

已不少客人已跑到楼上房间里查看，一脸震惊的跑了出来，啥话都没说，跑到别家妓楼去了。

鲜于拓已笑着喊道“王兄，你可真是厉害，明天就要应试了，还来青楼玩耍，搞的我们大家都没女人玩了，今天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就这里的姑娘漂亮，看来我只能到别处了。”然后拉着到一边悄悄问道“兄弟，有什么秘诀吗？”

乐乐苦笑，这是练功需要，他倒是想有省些事，少搞几个女人，这一次意外发挥，不知道钱是否够用。正要说话，老鸨迎上来笑道“公子爷真是厉害，搞的姑娘们都下不了床，这钱？”

乐乐有些心虚的问道“多少？”

“唉，你是第一次光顾本楼，给你优惠，只收姑娘们的辛苦费，一千两吧！”

乐乐知道，一千两十五个姑娘，要的并不多，可他身上只有七百多两了，有些郁闷的说道“啊，贵倒是不贵，只是今天带的不足，明天补上如何？”唉，他当是在家乡的妓楼！

老鸨突然变脸，比翻书还快，刚才还满面春风，如今已结寒霜，淡淡道“没钱也来”突然她想到乐乐和鲜于公子认识，说不定也是哪个大世家的公子，只是凑巧没带够而已，又转道“你和鲜于公子很熟，可以先借用一下嘛！”

小月早已发现乐乐面带难色，照她观客的经验来看，定是缺了银两，这时已捧着一个锦盒过来，对乐乐道“王公子，这是奴家的一些积蓄，先借你急用吧！”

“啊！”这是三人同时发出的声音。乐乐羞愧，鲜于拓震惊，老鸨恚怒。

“喂，这，那个小月呀，我，我有钱，只是没带够而已，不能用你的钱”乐乐已多少年没红过脸了，今夜也红一次吧，不然已后可没机会了。

小月突然柔眸含泪，凄凄道“公子定是嫌奴家钱不干净，不然怎不借用奴家的钱？”她已打开锦盒，里面有厚厚的一叠银票，最下面还有不少珠宝

鲜于拓眼睛睁的更大，他不是不知道小月，她是暖心楼的红牌，平时待客甚是挑剔，就算接客也多是冷冰冰的，很少见她主动求欢，如今哭着要帮客人付钱，更不是他能理解的他更崇拜乐乐了！

乐乐无奈道“我，我有钱，不信你等着”

他把鲜于拓拉到一个角落，低声道“你刚才不是求什么秘诀吗，我告诉你，用这个，看！这是药的名字叫“一夜挺”，曾经在一个小城中，用一料这药丸大战三百多个姑娘而不倒，事后，那几天城里的姑娘根本不能接其它客人，因此这药又称为“花劫”，每七天用一次，绝不伤害身体，每粒一千两，要几粒？”这药的成本也是不少，还要用几种极少见的聚阳药草，一千两一粒，虽然宰他，但也说得过去。

鲜于拓听的神魂颠倒，居然有神奇的药物，普通的药物不过多撑半个时辰就是极品了，而且还极伤身体，用此药钱对他来说不在乎，但要是能征战花丛，特别若某位姑娘为他的“特技”痴迷，哭着喊着要给他钱花，那种满足感不是用钱能买得到的。

但商人的本性不改，多疑的问道，“真的管用吗？”

乐乐故意装作不高兴，淡淡道“凭你这句话，下次再买两千两一颗，你记住了！”

“好，我先买两粒！”

钱货两清，乐乐笑容满面的回到老鸨跟前，甩甩手中的两张银票，先对小月安慰道“你看，不是有钱吗？”

扔给老鸨一千两，又转身帮小月擦干泪，柔声道“小月月，别哭了，男人赚钱很容易的，呐，这张也给你！”

小月赌气的嗔道“你不要我的钱，我干嘛要你的钱！”

乐乐暗暗苦笑，我，我是嫖客呀，你，你是呀！我怎能要你的钱？但她是女人，还是个在哭在赌气的女人，得好好安慰呀。

乐乐柔声道“别再哭了，若是借了你的钱，我怎么好意思再来，不来呢，你说我忘恩负义，拿着你的钱跑了，来了呢，又怎么面对你呢！我过几天专门来找你，怎么样？”乐乐见安慰半天没有效果，不得不使出狠招。

小月听到后面那句话后，果然转喜，道“真的呀！那我不哭了，我也不要你的钱！再说，暖姨已经收过你的钱了！”

乐乐心中暗骂，这哪是逛妓楼呀，简直是在骗纯情美媚呀！见她执意不收，只好再声安慰几句，和鲜于拓离开暖心楼。

鲜于拓心中跃跃欲试，乐乐好心警告道“最好找个货源充足的地方，不然有你急的！”

鲜于拓连连点头，迫不急待的钻进一家妓楼。

人空后，老鸨悄悄对小月说“小丫头，终于动情了吗？要不我向宫主求情，求她”

"谢谢暖姨关心，我还是呆在这吧，宫主不是那么好说话，若是惹怒了她，恐怕连王公子也会受到连累。"

“唉，不过那小哥儿还真俊！”老鸨轻声叹道。

每个大城，都有风月帝国派遣的官员，只是官员空有其名，并无实权，只要不惹怒当地的实权诸侯，还可以做他们的官梦。

这次考试在洛城的府台衙门举行，乐乐去的时候，衙门口已人影重重，时辰已到，知府大人却在焦急的踱来踱去，似在等候某一个大人物，他身后数个派下来的监考官和阅卷官，更是一脸谨慎。

乐乐不禁想到，这些就是风月国的文官吗，我将来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吗？若是这样，不做也罢，唉，我那可怜的父亲，更加可怜的我！或许父亲想要是荣誉和权利吧，而不是像这委琐而胆上的文官吧？

已有些书生等不急了，喧闹声不断响起，这时知府的衙卫高声道“洛王爷驾到！”知府带其它众官，齐齐朝洛王爷拜去，高声喊道“我等参见洛王爷！”一脸的恭敬和小心！

同洛王爷一起的还有，洛河，洛杰，洛珊，安定书，他们几人也受不无愧似的，接受众官的礼数。乐乐更加肯定刚才的想法，权利，没错，父亲想要的是权利和荣耀，只有有权，便有无限荣誉。

洛王一到，书生门也安静起来，静静的看着位高权重，拥有良好声誉的洛王。洛王爷满意的看着从书生，朗声道“诸位久等啦，能看这么多有志于为国家效力的人才，我很欣慰，若有什么困难，若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到洛王府向我反应，我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就算这次不能考取好的名次，但只要有才华，可以到洛王府来见我，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差事！”

洛王声音中运用了内力，使在声的众书生能听个清清楚楚，使他们也为洛王爷的风采赞叹，听到不能被朝廷选中，还可以到洛王府效力时，书生们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用力的鼓起掌来。

洛王同身后的几人，满意的点头。

乐乐再次叹息，洛王爷名不虚传，短短几句话，就把人心拉过来了，还名正言顺的跟朝廷抢人，啧啧，真不错，若是朝中的文官混到像知府这种地步了，作洛王爷的家臣也没什么不可的。

洛王一群人走后，知府也大喘一口气，忙让考生们进入考场

共有两道题目。

一是：君何以治国？唉，又是这种滥调调的题目，乐乐轻叹下，把风月帝国列为必书目在脑中过了一遍，那些以君为贵，以贵为专，以专为权的语句调了出来，又加入如何把平民统治的更听话，更大的为贵族争取利益的一些方法，见意等等，他写的这些都是权贵们爱听的，虽然没有一些新意，但他文风不谷，笔墨漂亮，取个好名次也不是问题，而且他不愿下全力，也不愿强出头。

二是：以“春之江月”咏诗一首。略一思考，便写下“春江花月夜”几字为诗题。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花摇情满江树。

略查一遍，觉得没有笔误，就交卷出门，本以为自己是第一个交卷的，还未出门主看到一个面熟的小胡子，正是慕容器，两人同时惊呀道“咦，是你！”然后摇头轻笑，颇有惊喜之意。

“既然你我如此有缘，去喝上一怀如何？”乐乐道。

“好，好呀，王兄带路！”慕容器没想到乐乐会邀他喝酒，略一迟疑，便点头答应。

两人并肩走往洛城最大的酒楼－－忘忧楼。两人离的很近，乐乐敏锐的嗅觉，从他身上闻到一丝女人香，侧看他的耳后也是一片雪白的嫩肉，不像男子，乐乐心头疑惑，但并未深究。

忘忧楼二层，多为富商豪客所喜爱，能一览街景，又能饱偿美味佳酿。

找个靠窗的位子，上了一桌酒菜，二人开始海阔天空，大谈诗词，神游九天，评说八方，好不投机。几怀酒下肚，慕容器白脸微红，略带羞喜，乐乐不禁一呆，不会真是个娘们吧，脖子上无喉结唉，不过能找个言语投机的人聊天也是不错，暂时不去揭穿，别到时把人家吓跑。

旁边还有几个江湖豪客，几碗酒下肚，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一人道“兄弟，你听说没有，魔教被人灭了，真是大快人心，江湖上总算少了一个祸害！”

“谁把魔门给消灭的？”

“听说是万里盟和刀谷的人干的，不过后来，不知怎的，魔门的圣地天涯角，居然被鬼狱门占领了，真是奇怪！”

“鬼狱门？他们比魔教还凶残，这是什么世道呀，不过总是少了些邪门中人”

“唉，你不知道，其实鬼狱门的门主陆无日还是钟无涯和师弟呢，东边不亮西边亮，谁占领天涯角都是一个样！”

“嗬，兄弟，几天不见，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啦，行呀你！”

“那当然，我的本领大着呢，昨天我去妓楼干的一个姑娘死去活来的，足足有半个时辰！啧啧，那叫声”

“刚夸你几句你尾巴翘就起来了，我告诉你，昨天夜里，我在的那妓楼来了个猛人，连要了一百多个姑娘，居然还没尽兴，又让老板从别家借来一百多个，啧啧，那才叫猛人”

“吹吧你”

乐乐听他们越说越不上调，就不再细听，喃喃自语道“横行武林几百年的魔教怎么说被人灭，就被人灭了呢，事先江湖上一点风声都没有，奇怪！”

“王兄不是武林人，怎可能听到风声呢！其实从万里盟和刀谷调集人马时，已有不少人听到风声，只是魔门素来独行独往，也没什么别的盟友帮助，本以为他们定攻不下天涯角，谁知魔门的周倘周长长背叛魔门，再加上鬼狱门的高手混在里面，在三方的合力攻击下，才占领天涯角，但万里盟和刀谷也是损失惨重。”慕容器喝的有些高，所以话也多了起来。

乐乐担心若雪，话也少了起来，心中暗道“她会不会出事呢，唉！也没告诉我到哪去找她”

慕容器见他有些心不在焉，关心的问道“王兄，是不是有心事，说出来也好与我共同分担！”

乐乐暗道“这可没法分担！难道要我，在一个女人面前，大谈＝我在想念另一个女人，她如何如何的好，那结果有些悲惨！”

乐乐苦笑一下，道“没什么，只是想起些旧事，略有感慨！”

“哦，是吗？”慕容器神色一黯，有些不高兴，他知道乐乐没说实话。

你连性别都在欺骗别人，别人只是不想说出内心的隐秘，哪轻哪重，女人哪！

第十一章窃香

七天后才会揭榜，乐乐已经在客栈中闷了两天了，读读禁书小说，练练御女心经，颇为自在，只是他心中一直记挂着若雪，体内的真气慢慢填满了，欲望虽然强烈，但不会忍受不住，其间又去暖心楼见了小月几次，倒也没有食言。

这天夜里，他正在床上练功，全身真气流畅，六觉正是最为灵敏的时候，客房的门悄悄的开了，极为轻盈的脚步，慢慢朝他走来，乐乐心中一惊，高手？他收功后，却依旧不动，此人悄悄接近，肯定不安好心，心中盘算着怎么逃脱，不逃不行呀，两个自己加起来，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那人走到乐乐床边，嘴角露出冷笑，右掌轻轻举起，精厚的手掌上突出冒出淡淡火焰，“呼”的一声，击向乐乐的脑袋，若是被他打着，非碎和像泥巴一般。

乐乐哪能让他打着，若是被打着了，这本书不就太监了吗！所以，我们的王乐乐同学，在感觉到火光的时候，猛一翻身跳起，那火焰掌击在了枕头上，青烟乱冒。

乐乐趁他一愣神时，举掌反击，那人嘿嘿冷笑，左掌迎了上来，火光闪闪的左掌，乐乐哪能和他碰掌，一个空翻，中途撤掌，飞过他的头顶，朝门奔去。

“想逃，没门！”那人喝道。

乐乐心想，明明有门呀，可他没功夫说出来，因为那人已挡在他前面。

暗暗叫苦，“好快的身法！”

他立马使出“花间舞步”，在狭小的空间里苦苦飘摇，只是那人的身法太快，时时拦在门前，乐乐怎么冲也冲不过去，费尽心思的躲开火焰掌的攻击。

那人得意的冷笑道，“我孙虎亲自出马，任你的步法再精妙也没用，嘿嘿！与魔教为伍者，杀无赦！”

“喂，老头，等会再打如何，让我喘口气，跑的累死了！”乐乐总算有空说出话来，没想到是这样一句话。

“哼，等你见了死神再喘气也不迟！”他想这少年书生，只是步法精妙，连攻击都不会，内力肯定更差，这才多大功夫，就开始喊累了。

只是他不想想，乐乐在他全力攻击下，躲了他多少招了，足有八十多招了，若是乐乐那套“乱花斩”还记得的话，或许和他还有得一拼呢！只是现在的乐乐，一是手里没剑，二是乱花斩被他忘的还有一成。三是乐乐怕火，可能怕火焰烧坏了他迷人的小脸吧。咳咳！

一晃就是二下多招过去了，孙虎已累的满头细汗，微微有些气喘了，乐乐仍是东跳西跳，在火光中险险避开他的掌法，虽然只是险险，但就是打不着他。

乐乐也有些自信了，道“呵呵，我不逃了，看你也打不着我，看你也有些气喘了，累了吧！”

孙虎有些急了，吼道“别以为我哪你没办法，看招！”说完他猛的停下，但掌上的火焰已变成青色的，乐乐暗道不妙，这说明他能发出，我躲不过去的招式，难道是满屋子的火焰？

还真被他说对了，孙虎低吼一声，双掌齐推，一片火海涌向乐乐。乐乐怕也没用了，咬咬牙，为了我的面容，为了我的生命，拼了！

全身真气聚而外发，淡淡的粉红色的气罩，紧紧裹住乐乐全身，在火焰中，气罩扭曲变形，险些被火中的真气穿破，只是这分散的火焰威力较弱，这一招对达到真气外放的高手不起作用，孙虎哪想到乐乐的内家真气达到这种地步呢，由于乐乐的护体真气也是红色的，所以孙虎以为乐乐已经被火焰掌击中，他正想着怎么再补乐乐两掌解恨呢！

木窗碎裂，乐乐粉呼呼的跳到院中，只是这么一下子，乐乐的真气被抽空了三分之一，心中大骂，“兴好我最近参透真气外放，不然就被那老头烧死了，哼，有一天非把你给烧成猪头不可！”

还没脱离危险，他就想着怎么报复呢，小孩子就是小孩子，毕竟才16岁呀。

孙虎听到窗子碎裂的声音，就知道乐乐逃出房子了，心头虽然惊诧，但他反应可不慢，跳到院中的时候，安然无恙的乐乐刚逃出十多丈。

孙虎大怒“站住！”

站住才是傻瓜呢！乐乐不傻，乐乐跑的也不慢，只是孙虎跟的也不慢。

孙虎刚才被乐乐一折腾，真气已耗了三分之二，气喘如牛的把轻功运转到极限，但只把距离缩短到八丈左右，再也不能寸进。

乐乐见那老头仍然紧跟不舍，有些头痛，往哪跑呢，对了，洛王府。

洛王府的府墙高达十丈，哪能跳得过去，乐乐的轻功只能跳到五丈左右，五丈只能跳到树上，再由树上乐乐聪明的想道。

当他跑到洛王府外面的时候，才发现大错特错，四周光凸凸的，哪有树，几棵草倒是有，乐乐痛苦的饶着府后墙跑，孙虎还是八丈外，紧追不放，其实他也不容易，本以为自己是万里盟的护法，在江湖赫赫有名，杀个小书生还不是手到擒来，接到万里盟分堂－－青龙堂的探子报告后，独自一人行动，要杀掉乐乐，为昨夜的失利而泄恨，为他的师兄受伤而报仇！可居然让这小书生给跑了，而且还跑的飞快，若是今晚不把他杀掉，有什么脸面向万里盟交待。

夜中虽是黑暗，但乐乐眼睛早能视黑夜如白昼，发现前面的墙上居然有道绳索，当时也不想太多，全力一跳，抓住绳索，脚尖轻点已越过洛府高墙。

落到洛府院内时，乐乐还有些不信，居然就这么过来了，那绳索定是个笨贼，难道像我刚才那样突个潇洒，等想起来时，就晚了糟了，孙虎肯定也会追来。

果然孙虎可能已被乐乐气晕了，见他跳进院中，哪管他跳到的是什么地方，心中发下狠誓，一定要把他击死毙。

乐乐来过一次洛府，又听过洛珊的详细介绍，清楚一些暗护在哪，他落地以后，手中捡起了一块石头，轻轻飞到不远处的一棵树上，就看到孙虎也飘落院中。

这时，洛府的一队护卫刚好走近，乐乐把手中石块扔向孙虎附近的石板上，发出轻脆的响声。

“有情况，在那！”

“站住！”又是一个傻瓜，人家被发现了，能站住吗，不知道孙虎现在有没有反醒刚才的语法毛病呢！

孙虎被人围住的时候，已发现有些麻烦，回头看看高达十丈的府墙，觉得自己反正跳不回去，把这些挡路的护卫打倒在说。急怒的大吼一声“滚开，挡我者死！”

练火焰掌的，脾气真够爆的。

乐乐在孙虎吼叫的时候，又跑远出十多丈，藏身在树上，孙虎的那声大喊引来了更多的高手护卫，乐乐在树上禀气凝神，略为休息一下，小心谨慎的看着匆匆而过的高手护卫，心中默默为孙虎致哀。其实他更希望洛王府的护卫把他毙掉，让若雪报仇的时候，少些障碍。

凭着他敏锐的六觉，躲过几处巡罗护卫，前面就是洛珊的别院了，心想这两天洛珊没有找自己，肯定是出不来，我何不去看看她呢。

乐乐摸到洛珊院子的时候，听到洛府的另一个角落，又响起一片混乱，心道“那个方面应该是那个笨贼惹的吧！”乐乐爬在花丛中，正在盘算那间房子才是洛珊的闺房，忽然从别院外跑来几个护卫，对着一处明灯的楼房喊道“小姐，你没事吧！”

“出什么事了，齐护卫！”正是洛珊的声音。

“院中来来了几个小贼，正在放火作乱，小姐不要出去，我留几个护卫在这里！”

“天助我也！”乐乐心中暗喜，知道在哪，那还不容易。

猫着身子，悄悄绕到楼后，轻轻跃到洛珊房后的窗户上，打开窗户，跳了进去。

屋里有淡淡的香粉味，正是洛珊身上的香味，还传来哗哗水声，顺着水声，来到中室，室中的地板上，放着一个粗大的木桶，热气腾腾，烟雾缭绕，桶内的人露着雪白脊背，长发已挽起，活力十足的拔着花瓣浴水，由于是侧对着乐乐，只能看到半边嫩白挺拔的玉峰，峰顶的小樱桃颜色粉红，闪着晶莹的光泽。

只是木桶外，还有两个小丫环侍候着，这让乐乐颇为难做。

“珊儿，你没事吧！”洛王爷的声音在院中传来。

“小红，小翠，你们去院中告诉爹爹，我没事，不要来烦我，整天不让我出去，也不知道搞什么鬼！”洛珊转过身，气呼呼的对两个丫环说道，两手还不断的拍着水，以示她心中的不满。

终于转过身来了，那弹性十足的玉乳，配合着她的动作，上面摆动，乐乐看的眼睛发直，多美的形状呀。

洛王爷担心的声音再次传来，而且已经更近这个房子了，可能没听到洛珊的回答，不放心她。

“我没事，没事！”两个丫环出去以后，洛珊仍然不耐烦的冲外面大喊。

这时正背对着乐乐，他轻轻掠了过去，出手迅速的点了洛珊穴道，然后转到她的正面，对洛珊说道“珊儿，是我，我解开你穴道，不

要乱喊！”这时洛王爷正和两个丫环在门外走廊上说话，若是洛珊喊出来，乐乐就等着被抓吧。

此时洛珊眼睛闪着激动的喜色，乐乐解开她的穴道后，她居然问道“你也会武功呀，我居然看不出来，好厉害呀！”

这时两个丫环已停止说话，脚步在在门边传来。

乐乐见木桶够大，想也不想，连人带衣服，钻了进去。

洛珊轻轻“呀”了一声，俏脸绯红，只是本就被热水烫的红通通，再红一些也没多大区别。

他刚钻进木桶，就听到丫环的推门声。

洛珊忙喊道“你们出去吧，我自己要做泡一会，不要来烦我了！”

“可是，小姐”

“你敢不听我话？行了，你们回房休息吧！”洛珊怒道。

两个丫头平时很惧怕洛珊，见她生气，哪还能不快快逃出呀，瞬间屋内只有他们两个人了。

“两天不见你，想死我了，呀，珊儿真是漂亮呢!”乐乐色色的盯在她的胸脯上，另一手放在她肥嫩的翘臀上，把她搂在怀中。

洛珊听的羞露连连，已紧紧搂住乐乐的腰背，喃喃道“人家也想你了，只是二哥不让我出去，讨厌死了，说是怕刺客再来！”

乐乐扶起她的滑润的下巴，让她抬起头来，洛珊却娇羞的闭上了眼睛，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乐乐柔声道“珊儿，想我了吗？”

洛珊红着脸儿，微微睁开美眸，受不了乐乐热辣辣的目光，又突地合上，只是轻轻点头，然后贴在乐我胸上，不敢抬起。

乐乐被她饱满弹性惊人的胸脯挤的欲火大起，贼贼的说道“珊儿，我帮洗浴吧！”不等洛珊回答，双手已

在她身上游走，双手似带有魔力，被他摸过的地方，都舒软酸麻，娇躯微颤，口中已呢喃着连自己也不懂的话语。

还是处子之身的洛珊哪是御女无数的乐乐对手，没过几下，她体的媚意已被引出，伏在乐乐身上，低语道“好哥哥，摸的人家好难受，放过人家吧！”话虽这么说，但如藕的玉臂却把乐乐抱的更紧了，生怕他真的放过了自己。

乐乐哪能不知，衣服早已去尽，见她情动模样，自己也不能自持，把她从浴桶中抱出，再细细把她擦干，轻放到香床上。

乐乐已吻在她樱红的小嘴上，美玉般的脖子，敏感的耳珠，当吻到她小腹时，洛珊已情不自禁的弓起了腰，丰嫩的臀部高抬起，原来萋萋芳草处已成洪流，洁白的被单上，被一大滩滑水浸湿。

乐我暗道一声“居然这么敏感！”如此已不能再挑逗她，在她耳边柔声道“珊儿，你家人可能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若是现在要了你，会后悔吗？”

“好哥哥，珊儿怎会后悔，自从人家第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你了！不管他们怎么反对，我发誓，这一辈子除了你，我谁也不嫁！我只爱乐乐哥一人！”洛珊深情的注视着乐乐，柔腻却很坚定的说道。

乐乐没想到她会这么说，也被感动，轻轻吻一下她的红唇，道“珊儿，我也爱你，虽然我不能专心的爱你一个，但我用生命保证，我会让你一生幸福的！”

洛珊腻声道“哥，我相信，要了我吧，珊儿等不急了”

乐乐挺身慢慢进入，她只是痛哼一声，更加紧的抱住乐乐，泪眼已流了出来，乐乐吻干她流出的泪水，柔声道“珊儿放心，我定会让你爹同意我们的婚事，我定会娶你的！”

乐乐体内的真气已渐渐补满，而每次与处女接合时，真气就会流进气海，有多少真气，就扩张多大容量。就像吹气球一样，多进一些真气，气球就大一些。

吸收了洛珊的处女元阴后，那安分许久的金心又猛烈的狂跳几下，整个胸腔的经脉穴位都安泰舒暖，经胲再次加强，乐乐知道功力又精进一层，对怀里安睡的洛珊更加温柔。

御女心经是双修功法中最为神秘和最为安全的一种，不但能大大加强男人的功力，同他一起双修的女体也会功力精进，特别是第一次。

洛王书房。

“河儿，在府中闹事是什么人？”

“其中一个杀死洛王府护卫二十一人，被赶走的要死、要活击毙了，后来得知，他是火焰掌孙虎！”

洛王略感惊诧，道“万里盟的孙虎？万里盟虽然和司徒家走的很近，也不敢到洛王府的来撒野吧！”

“我也不清楚，但那人确是孙虎没错，而且是用那两个采花贼，落在外面的钩索过来的！”

“好好审问那两个小贼，问清楚他们的真正目的！”

“是的，爹！万里盟那边怎么说？”洛河问道。

“把孙虎的尸体烧掉，好好查探一下万里的动静！还有，刺杀珊儿的凶手找到没有？”

“是本城金家的人干的，因为金家公子在大街上公然强暴幼女，小妹把他阉了！而金公子是金家三代单传”

洛王爷眼中暴出怒火，冷冷道“哼，平时给他们几分脸色，居然欺负到洛王府头上来了！竟敢刺杀珊儿，你打算怎么对付他们？”

“伪造一些谋害洛王府的证据，带人把他们抄家，而金家上百年的财产，就能名正言顺的落入我们手里了！”

“噢？这是谁的主意？”洛王好奇道。

“这是定书出的主意！”

“定书果然同他父亲一样有谋略，只是他父亲太忠于皇室正统了，又对司徒家多有冲撞之词，才落个满门被屠的下场！唉，幸好定书逃了出来！”洛王叹道。

又道“听说这两天你不让珊儿出去，是何道理？”

“她对王乐乐那个书生颇有好意，若是他们王乐乐只是略有文才，又无背景家世，恐怕对我们没多大用途！”洛河照实说道。

“河儿，你太过于功利了！你就不要管珊儿了，只要她愿意，就随她的意思，相当年你的姑姑唉，不提了！”

洛河急道“可是爹爹”

“你不用再说了，去查过他的底细吗？”洛王问道。

“查探过了，石头村确有此人，他父亲只是一个穷书生，在他十岁时已过世，只是王乐乐十岁以后的资料就空白了，而且”

“而且什么？”洛王又问道。

“而且有好几路人都在查王乐乐的身世！”洛河疑道。

“哦，呵呵，他还真有些意思，或许他真的不像表面那么简单呢！”

"可是连和他有些关系的魔门也被万里盟铲除了，他还有什么能耐"

洛王有些微怒，道“铲除？你的哪个手下这么向你报告的，把他砍了！你还是这么不成熟，要我怎么放心把大权交给你！虽然魔教被赶出天涯角，但教主，教主夫人，几个护法，长老，有谁见到他们的尸体了？万里盟这一步走的很险，不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天微亮时，乐乐醒来，确切的说是被洛珊弄醒的。他睁开眼时，只见洛珊羞红着俏脸，小手正握着乐乐的小弟弟，呆呆的不知在想些什么。

由于是清晨刚醒，再加上看到洛珊美白如玉的雪背，小弟地发威，突然怒起，吓的洛珊“呀”的一声，手却没丢，仍然紧握着那东西，扫了乐乐一眼，见他还在睡，心头略安。

乐乐故意装睡，看她做些什么，只见如春葱的玉手，轻轻抚过，轻而缓慢，想要把它软下去，谁知越动越硬，手足无措的她，张开香滑的小嘴含住小弟弟，轻轻吸动，却更加火热，她无助的喃喃道“怎么才能软下去呢”

乐乐暗地里快要笑破肚皮了，忽地把她抱住，压在身子低下，笑道“珊儿，想知道答案吗？”

洛珊被他识破，早羞的闭上了眼睛，只是轻轻点头

在乐乐的调教下，又是一翻云雨

(汗～～～不能再多描写了。晕乎乎的！)

第十二章淫贼

溜出洛王府的时候，已是黄昏，街上行人却极为稀少，这多少有些不正常，回到客栈的时候，大厅里用饭的也寥寥无几，点菜的时候，冲伙计问道“怎么回事，怎么人这么少？”

伙计恭敬的回道“公子爷，他们都去铁剑门看天下第一淫贼去了！”

“什，什么？第一淫贼？”乐乐惊呀的问道，他以前常听师父自诩为第一淫贼，如今听外人一说，不免惊呀。

伙计见他不知道，略带得意的说道“公子你连第一淫贼都不知道呀，嘿，他厉害啦，听说他在大街上瞅哪个大姑娘一眼，那姑娘就被他迷人，跟他那个”伙计满脸淫笑，神情专注的讲述着，不知从哪听来的野史。

乐乐略为焦急的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伙计被他打断，并没有不高兴，忙答道“他就是黑夜花王－花铁枪”

“啊！”乐乐惊叫一声，那老鬼怎么被人抓住了，怎么可能，我离开的时候，他明明向我保证不出去的。

伙计见乐乐震惊的模样，更加得意了，断续道“若不是走不开，我早就跑去看了”

乐乐问清楚地址，急扒几口饭，勿勿朝铁剑门跑去。

铁剑门是洛城的一大武馆，世局混乱，富商子弟多喜欢习些武技，防身护体，铁剑门门主刘闲顺开这武馆，倒也名利双收，还把侄女送给洛杰做小妾，在洛城地头上，倒也没人找他麻烦，日子过的平静逍遥。

今日青龙堂的堂主张柱，带着一帮人，说借他们习武场，开个讨伐天下第一淫贼的盛会，不需要自己出力，还能扩大自己的声势，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再说人家青龙堂背后是万里盟，如今风月国的武林，谁不知道万里盟的势力呀，特别是最近，联合了刀谷，声威更旺。

果然不出所料，诺大的习武场，人头蹿动，还有不少声音在称赞铁剑门，听的刘闲顺已笑咪了眼。

刘闲顺今年42岁，皮肤腊黄，瘦长脸，眼睛细小，笑起来连黑眼珠都看不到，多年的富贵生活也没有把他养胖。

乐乐挤进去的时候，已看到高台上，被绑的花铁枪：面白无须，眼神散乱，黑发蓬垢，体型高大，只是少了一只腿，虽是如此模样，还是有一番迷人邪气，一些中年主妇已看得眼中异彩连连，大叫可惜！

“师傅，怎么会被人找到呢？难道出去买酒的时候，被人看到了，我走的时候，明明给他买了二十多坛美酒了，我才出来几天哪！怎么搞成这样，看他眼睛散乱无光，武功肯定被废去了”

台上一青衣正在朗述花铁枪的罪行，群众起哄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那青衣人又道“如今大家已参观够了，马上就把这个淫贼好看，先砍掉他四肢，不，他只有三肢了，再取他头颅……本该再割他阳物，可是他的那东西，早被人割去了，哈哈哈！”

乐乐听后，暗自着急，心中骂道“又是青龙堂的，强暴你老妈了，居然这么残忍”还没想完，就被观众的欢呼声打断思绪。

一个白衣公子，手持白扇，用极为优美丽的轻功，飞上高台，寻人用的轻功身法，和师父用的极为相似，难道那人也是花谷弟子？

白衣人冲李柱喝道“花铁山是花谷弟子，要处置也该由花谷决定，再说这人是我抓住的，你们趁我不在，把人掠来，是何道理！”他话虽急，却仍是一副优雅的自己的表情，此人正是花满园。

李柱怒道“我们万里盟不管这淫贼是何门派，他在武林中作恶多端，对他本应如此，难道你也是淫贼不成？”

“哼”花满园不屑的冷哼，“我们花谷的宗止，只是怜惜美人，我下山之后，曾有多情公子之誉，但不曾做过坏事，花铁山只是花谷门中的败类而已，我这次出谷，本就是向世人澄清真相，并把他带回去，按门规处置。谁知，刚把他带到客栈，却被你们偷去了，这是何道理？”

乐乐暗想“多情公子？哼，自作多情吧！原来是你把老鬼给逮着的呀，以后有你好看！”他又往前挤了挤，更靠近高台，传音道“老鬼，是我，乐乐！”

绑在柱子上的花铁枪，身子一震，眨眨浑散的眼珠，然后又底下了头，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乐乐又接道“武功是不是被废了？是就点头，不是摇头！”

他微微点头。

“唉，你个老鬼，真没法说你，过会我想办法救你走吧！”乐乐又说道。

花铁枪只是不断摇头。

花满园已经和李柱打了起来，从台上，打到台下，有的观众倒了大霉，被激荡的真气震飞，惨叫声不绝于耳，胆小的人拼命的往外挤，整个场面乱成一团。

混乱的人群中又飞出一个黑影，黑布蒙着脸，看身材依稀是个女人，轻功甚是高强，直飞向守在花铁枪身边的几人，乐乐趁机把衣袍撕掉一大块，蒙在脸上，朝花铁枪慢慢靠近。

花满园和李柱打的不可开胶，而那黑衣女子和刘闲顺等人缠斗，这就便宜了乐乐，从地上捡起一把刀，把花铁枪身上的绳子斩断，低声叫道“老鬼，死不了吧？”然后把他背在身上，朝外飞奔。

却被铁剑门的弟子拦住了，花铁枪尖声道“乐乐呀，别管我，自己一个人走吧！快些，这是我该偿还的，躲是躲不掉的！日后惹了事，找那花和尚帮你吧，他的能耐比我大，最的混的也不错”

“死老鬼，再说我把你牙打掉！那个老浑蛋也好不到哪去！”乐乐一边使用花间舞步，一边冲花铁枪吼道。

天已黑，乐乐才冲到场地的中部，他身上已被剑，划了三道伤口了，虽然不深，但却疼的紧，乐乐出道几天，毕竟还没受过外伤，咬咬牙，再次砍翻一个铁剑门的弟子，虽然他现在不会什么招式，但身法够快，对付这三流水平的铁剑门的弟子，还是绰绰有余的，只是架不住人多，听到背上花铁枪闷哼一声，心中暗叹“唉，他又中一下，若是我的功夫高强，哪会如此！”这时，乐乐最迫切希望自己武功高强的时刻，这和以前随遇而安的心态已略有改变。

这时只听“嗖”破空声从背后传来，来不及反应，只听背上的花铁枪惨叫一声，嘴角已滴出血来，乐乐悲叫一声“老鬼！”，催动真气，刀锋上冒出一道粉红的气浪，把敌人逼退两丈，他把花铁枪放到地上，跪在他身旁，他背上有一支白羽箭，一箭穿心，箭入多半，已隐隐从前面透出箭尖。

这时场上打斗的人也注意这边的情境，慢慢朝这边转来，连同花满园，黑衣蒙面女子，李柱，刘闲顺，还有一个青衫人，三十多岁，把持一把青檀弓，背有一壶白羽箭。

“老鬼，对不起，我救不了你！”乐乐拼命的往他体内送入真气。

花铁枪虚弱的闭着眼，嘴角却带着笑意，轻声道“乐乐，你不用难过，我早知道会有今天，你千万不要走我的老路，要对得起自己的女人！”

花满园也走了上来，有些悲伤的说道“师师叔，你还什么话要交待吗？”

乐乐狠狠瞪了他一眼，断续为花铁枪输入真气。

花铁枪苦笑一下，道“你师父是个笨蛋，教出一个，更笨的徒弟，哈哈！咳咳请原话告诉那个笨蛋！”

花满园面色尴尬的说道“嗯，我，会转告师父的！”

花铁枪又对乐乐说道“以后行走江湖要多小心，你武功不好，若向那个老混蛋学个几年，倒也不错，念着我们以前的交情，他会帮你的，若是能安心在朝为官，倒也安生！”

那黑衣女子却犹豫再三，没有上前。

“老鬼！”乐乐悲厉一声，花铁枪已断绝生机，只是嘴角却挂着安逸的微笑。

乐乐在他父亲病死后，一个人在山村里生活，一次在山沟里救起了花铁枪，只是用几个红薯。却为此换来了一个师傅和亲人，并把他养育成人，在乐乐心里，早把他当成父亲一样的人物了。

此仇不能不报。恨意弥散，胆小的铁剑门弟子，已打了几个寒颤

乐乐擦干眼泪，冲那拿弓的冷冷道“你是杀了他？”

那人面无表情，平静的点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

“袁灰，万里盟的护法，青弓袁灰！”袁灰量他一个淫贼的后辈，也不敢惹上万里盟。

“好，我记下了！今天杀不了你，日后定取你人头！”乐乐恨恨的盯着袁灰，冰冷的声音，让人听着胆寒，漆黑的星目，射出浓烈杀意。

平静的袁灰也轻轻一颤，被略带稚幼的声音给吓了一跳。

乐乐抱起花铁枪的尸体，缓缓朝外走去。

“哪里走！”李柱喝道，他心里其实是怕报复，趁此人羽翼未满时，把他灭了，斩草除根。

众人哪想到他会突然冲乐乐发难，想阻止已来不及了，乐乐也不曾想，他会在众人面前，偷袭自己，只觉得一阵疾风，涌向后心，仓促之下，急调真气护住心脉，只听“啪”的一声，李柱灌满十成力道的右掌，实实拍在乐乐后心上，乐乐惨叫一声，像断线的风筝，摔出两丈多，连喷两口血，因为脸上还有蓝布面罩，在外人看来，见他身子晃了两下，吐出两口血，而面罩上还不断的滴出血水，都以为他命不久矣。

李柱在江湖上人称“碎山掌”，以掌力雄厚成名于武林，被他十足十的偷袭一掌，哪能有命？

乐乐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用虚弱的声音道“哈哈，万里盟，武林正道的联盟？好！好！老子死不了，你们都得死，哈哈哈！”说完他从地上捡起花铁山的尸体，摇摇摆摆的继续往外走

李闲顺也怕他报复，见别人都不拦他，急道“哪里走，你伤了几个铁剑门的弟子，不能就这么算了！”说着忙追过去，黑衣衣蒙面女子，这次早有准备，一声不响的拦在他面前。

李柱也沉声道“不用追了，中了我那一掌，就是魔教教主钟无涯在世，也必死无疑！哈哈，他救淫贼，又藏头露脸，想必也不是好人，死不足惜！”

“你们，你们真够卑鄙的！”黑衣女子气怒的说道。

“哈哈，下面还轮着你了！”李柱冷酷的笑道，双眼在她美妙曲体上扫视着。

“就凭你还留不住我！”话未说完，人已飘出十丈，消失在黑夜中。

“明月宫的轻功！她是明月宫的人！”李柱惊道。

江湖上都知道有一个明月宫，听说里面全是美丽年青的女人，而且个个武功高强，技艺非凡，而她们却从不以明月宫的身份在江湖上行走，以明月宫弟子现身的时候，往往专为某件事而来。她们在江湖上，比魔教更为神秘，更引人观注，只是她们很底调，让人难以掌握行踪。

“还有你，也是淫贼的帮凶！”他指着花满园的站的位置，只是哪还有人。“啊，人呢，人”

青弓袁灰叹道“唉，你早走了，你还是这么笨！没事惹出这些麻烦！”

“你，你为什么不留住他们！”李柱指责道。

“留住他们？呵呵，如果他们想逃，再来十个人也拦不住，如果想和你拼命，你有三条命吗？”

李柱冷哼一声，转过头去。半天才问道“你来洛城干什么，盟主有命令吗？”

“我是陪三公子来的，他已经到青龙堂了！”袁灰仍是淡淡的说道。

“啊，我得赶快回去！”说完，也不和刘闲顺打招呼，带着手下急勿勿跑出铁剑门，袁灰也慢慢深入黑暗。

“喂，那个李”刘闲顺也不知要说什么，最后长叹一声“唉”

黑衣女子离开的时候，花满园也紧跟着她飞去，两人只差十来丈，黑衣女子突地停了下来，淡淡道“你跟我做甚？”

“如梦，花铁枪究竟跟你是什么关系？”

黑衣女子浑身一颤，平静道“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香味，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这种香味只有你一个人有吧！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花满园道

“我当初让你找到花铁枪，却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人都死了，再说也没意思了！花公子，就不要再打扰再下了，再见！”如梦说完，运起轻身功法，溶入远方的长街。花满园犹豫了一下，最终却没有动，喃喃道“我也没料到是如此的结果，无心害他，他却因我而死！对师门也不好交待呀！”

若是普通的一流高手，或者超一流的高手，李柱的那一掌百分百的要了那人的命，乐乐只是个普通的一流高手（只是不会招式！），但他却死不掉，因为他恰巧练到“花铸金心”这个层次，心脏的坚韧度，和承受度是别人的上百倍，再加上他及时用真气护住了心脉，那一掌只能让他重伤而已。

他迷迷糊糊的穿地街道，只想找个地方把他师傅埋掉，入土为安，他对洛城不熟，知道的地方也不多，踏着青石的街道，心中不断的想着土，可以挖的土，可以埋尸体的土。

枫叶，枫树，枫林，在洛城中，拥有这一片枫叶林的，只有鲜于世家。

乐乐穿进了树林，把花铁枪的尸体放在一片小空地上，扯下脸下的面罩，用掌力推了一个深坑，内伤再次加重，又咯出一小口鲜血。

“师傅，请你安息，谢谢你多年的养育之恩，你的仇，就是我的仇！”

哼，万里盟，为了雪儿我也跟他们没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若是今天我被人杀掉，可能也是一了百了，也不会有人为了报仇吧，若雪会，可她自顾不暇，洛珊会吗，她只是个小丫头，没有力量。一切都要靠自己，嘿嘿，嘿嘿！

埋好花铁枪，狼狈的站起，步履不稳的向外去去，不料内伤发作，他昏倒在枫林边。

正文 第二卷 一路朝南

第一章碎星(上)

昏迷中，乐乐意识还有一丝清明，只觉得经脉阻塞，堵的全身发烫，皮肤已热的彤红，互相不通的经脉中，各有一些真气在自行冲破阻碍，只是进度十分缓慢，而热量就是真气长久自动运行结果，又不能行成一个先天循环，所以心中憋的痛苦难耐，很想仰天长啸一声，只是他还无法真正醒来。

这时从体外传来一股不弱的真气，乐乐大喜，知道有人想帮他用真气疗伤，刚想借助那团真气，那团真气却又按原路反回，乐乐心中苦笑，原来昏迷中，自身先天真气护主，根本不容任何外来真气

正在苦恼，又有一股更强的真气传来，乐乐痛哼一声，那一丝清明的意识也被痛苦灼去，最后的一点感觉，就是觉得身子下有一个柔软的身体，抱着很舒服，滚烫的身子也舒服多了

再次有意识的时候，还是睁不开眼睛，却能听到身边传来如泣如诉的声音，像痛苦至极，又像极为欢快，他再次被这种声音激化，意识转入混沌。

真正醒来的时候，正是阳光亮艳的中午，刺眼的光束，从窗栏中穿入，乐乐眼睛刚睁开，就苦叫一声，拉起身上的被子，蒙住头。

“哇，被子好香呀！咦，我这是在哪，还光着身子？”等适应强光的时候，再次从被子中站起，赤裸着身子走下柔软的大床。这明明是女子的闺房，屋内温香靡靡，女孩子的用物，极有条理的摆放在各处，精美的饰物都极为名贵，而且这个房子这么大，肯定是个大户人家。

他看了许久，才发觉自己的内伤全好了，几处轻为外伤也不见了，而且内力精进了一许多，最重要的是，真气运行速度比原来快上一倍，在强韧粗宽的经脉中，如滔滔洪水，奔流不息，如果以前的经脉是小溪，那现在的经脉就是大河，宽广的大河中，只有半河的清水，那速度可想而知。

难道我睡了一觉就达到了御女心经第六层－－花铸金身？想到这里，他拿起桌上了水果刀，轻轻划在手腕上，用了一成内力，刀口没留下任何痕迹，用两成内力，只留下一道白色痕印，狠狠心，用了五层内力，这次总算伤了一个细小口子，刚流一丝血，就结上了疤，乐乐狂喜之下，用了七成内力，这下效果明显，血水顺着水果刀流落六七滴在地上。

门口一个女人的声音“呀，公子你怎么啦？”小碧刚进门，就见到光着身子的乐乐拿着水果刀，刀上闪着粉红的真气，重重的割在自己的手腕上，难道他是自虐狂？惊吓之下，手里抱着的白色衣衫也落到地上。

“你是？”乐乐看到一个俏丽的丫鬟，惊慌的闯了进来。

“我是小碧呀，公子，你干嘛想不开呀？”小碧小心的问道。

“啊，我没有想不开呀！还有，你干嘛用这种眼光看我？”乐乐也是莫明其妙。

“还说没有，看看你手上的伤口！”小碧好像很生气，拉着他割伤的手臂，又惊呀道“咦，明明伤的很厉害，怎么又结疤了！”

“嘿嘿，我神功大成，当然没事了。哦，对了，小碧呀，我怎么在这里，这是哪？”乐乐疑惑的问道。

“这是我们小姐的卧室，啊，你怎么光着身子乱跑！”小碧俏脸羞红，虽用右手捂住了脸，但指缝张的老大，哪有看不清的道理。

乐乐沉醉于功力大进中，这时才发现还不光着身子，最重要是还有个女人，忙去找床上找衣服。

“小碧，我的衣服呢！”

“那件蓝衣上全是血，我把它扔了，小姐又帮你做了件！”小碧把衣服递给乐乐。

乐乐边穿边问，道“小碧，你小姐是谁？”

“哼，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家小姐呢，我们都”小碧气的小脸女红，叉着腰，狠狠的瞪着乐乐。

“啊？我为什么会认识你家小姐，你们都怎么啦？”乐乐一脸无辜，眨着明亮的黑眸。

“呜呜～你个坏蛋，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们了，我们的身子都给你，小姐公子他不认识我们了！”这时从门外又来了两个美丽的女子，小碧已哭着扑到她怀里。“小姐，他说不认识我们！”

乐乐已把衣服穿好，那是一件白色的武士服，手工细美，布料上成，白如雪，轻似纱，比他以前穿的普通儒袍更加威武，白衣然然，又能勾出健壮体阔，潇洒俊俏又不失男人的阳刚之气。

那小姐一进门，就盯在了乐乐身上，美眸异彩连连，一刻也没离开，根本就没听清小碧说些什么。

乐乐也打量着那小姐，很面熟，心中暗道“在哪见过呢，哦，第一次来枫叶林的时候，那时她身穿嫣红衣袍，今天的这身淡黄罗裙也很漂亮，肤白貌美，柳腰纤细，高贵雍容,美绝人寰的俏脸上，带着淡淡春意，刚落红

久，可惜了可小碧刚才说难道是我？”

想到这里，乐乐微笑着，走到那小姐身边，道“好久不见了，你过的好吗？”

“你，你还记得我吗？”声音入耳，清雅舒适，略带激动的颤音，更加拨人心弦。

乐乐到上次见过一面，笑道“当然记得，你漂亮的面孔我经常想起，只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这说的倒是事实，色色的乐乐，上次在枫林中见过她后，哪能忘记，若不是当时他浑身有异味，说不定就上前搭讪了。

那小姐更加激动了“嗯，和三个我们一样呀，只是觉得见过，很熟悉，却记不起名字了，这几天我们三个过的很难受，一直记不起你的名字！我叫鲜于嫣，这是小碧，这是小玉公子，你的名字呢？”

“我叫王乐乐！呵呵！”乐乐笑着说道，因为他知道，别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准会笑。

果然，三女大笑，乐乐怔怔的盯着鲜于嫣，她笑时，那高雅的气质变成摄人心神的诱惑，乐乐轻轻捧住她的脸，柔声道“嫣儿笑起来真美！”

“公子，我们呢？”小碧嗔道。

小玉也娇声道“是呀，公子还没看过我一眼呢！”

小玉和小碧为同一等次的美女，只比鲜于嫣逊上一畴，小玉生性柔顺，体态纤瘦，小巧的鼻子如玉雕成，在秀气的俏脸上，有化龙点睛之妙，小碧性格较为活泼，躯体丰满，撒起娇来，如狐狸一般，自然优美。

“小玉，小碧也是大美人，这样行了吗？”乐乐头昏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明明只是有一面之缘，现在搞起来，怎么像是前世的情侣一般。

“这还差不多”两人娇喜道。

“公子，你说我们前世是夫妻吗，不然我第一眼见到你，怎么会有那种感觉呢！”鲜于嫣娇羞的问道。

“也许是吧！”乐乐无奈的答道。

“那我们呢”小碧小玉也问道。

“你们前世还是嫣儿的丫环，这样想，不就明白了！”乐乐的表情分明写着，你们两个是白痴，连这个都想不到。其实他心里却大骂自己“我怎么这么白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看样子，催眠术最好不要乱用，搞不好连自己都会患上精神错乱症。

“啊，我们前世还是丫环呀？”小玉呐呐问道，显然想不明白，为什么前世是丫环，今生还是丫环。

“小玉，你说什么哪，难道小姐对你不好吗？”小碧道。

“啊，不是的，小姐，我只是想不明白而已！”小玉怕鲜于嫣生气，忙声解释。

鲜于嫣心里高兴，哪会再意小玉说些什么，笑道“没事，我又没怪你！”

“那个，你们怎么把我救回来的？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乐乐终于忍不住，想问个清楚。

“公子晕睡了四天，该饿了吧，咱们边吃边说吧！”鲜于嫣道。

“喊我乐乐就行了，别人都是这么喊的！”乐乐跟着鲜于嫣，边走边说。

原来鲜于嫣三人，那天误中了乐乐的催眠术后，便念念不忘，每天三人都会要去枫叶林转上几圈，以期忘能再次见到乐乐，一日早晨，她们三人在林边看到一个蓝衣人，身上有多处血迹，仔细一看，竟是日思夜想的人，三人忙把她抬回去，查探之下，发现他中了内伤，小玉，小碧两人连手治疗也不行，他内体有强大的力量，禁止外来真气，正在无措时，乐乐却兽性大发，把小玉压在身子下面

讲到这时，小玉羞红了脸，其它二女也是玉脸绯红，小碧羞嗔道“公子那天好凶，把小玉弄的死去活来，两天不能下床呢！”

“小碧，不要说嘛！”小玉更加娇羞。

小碧接着道“我怕小玉出事，也被你最可恨的是，你连小姐也一起那个了！”

乐乐早就料到了，但猛的一听，还是很尴尬，道“啊，这个你们放心，我会照顾你们一生一世的，最好还有来世！”

三女听后，心中悄喜，原来她们担心，这人事后不认帐，那她们向谁诉苦呀，所以在闺房时，乐乐刚说不认得她们，小碧就认为“又被抛弃”了，所以才哭。

乐乐感到鲜于嫣的担心，从桌下紧紧握住鲜于嫣的小手，她微微一惊，嗔怒的看了乐乐一下，也不挣扎，随他握着。又对小玉小碧安慰道“当时我神志不清，弄疼你了，下次会轻些！还多亏你们，不然我的伤也不会这么快就好！”

三女没了担心，又有了乐乐的承诺，一顿饭吃的十分融洽舒心，乐乐情话绵绵，听得三女娇喜不断，有了肉体关系后，三女也放得开，乐乐大惩手足之快。

这时听到有人上楼的声音，小碧，小玉忙爬在窗口向楼梯处观望。

第二章碎星(下)

小碧道“小姐，是太老爷那边的丫环！”

乐乐喃喃道“太老爷？是鲜于冶吗？”

鲜于嫣嗔了他一眼，低声道“你应该喊爷爷，怎么能喊他老人家的名字！”说完她脸已红了，可能是那个句“爷爷”惹的！

乐乐微微一笑，道“是呀，嫣儿是我的宝贝老婆，我当然该喊他爷爷！”

那丫环已走到门外，扣门道“小姐，太老爷制了新药丸，要你过去，说再给你诊治一下！”

“好，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去！”

“嗯，好的，太老爷在花园练剑！在那等你！”小丫头说完告退。

乐乐紧紧握住鲜于嫣的玉手，关心的问道“嫣儿得的是什么病？”

“不碍事的，只是天生宿疾，筋脉疼痛，不能习武而已！”鲜于嫣笑道，感觉到他的深情关爱，十分高兴。

小碧接着道“前几天小姐想你的时候，又犯病了，太老爷说病又加重了，才给小姐配的新药！”

“小碧，不要再说了！见到乐郎以后，感觉好多了，你陪我去吧，小玉行走不便，让爷爷看出来就糟了！”

她二人走后，屋里只有乐乐和小玉了，乐乐把她抱在怀里，柔声道“小玉，还疼吗？”

小玉羞红了脸，道“刚开始好疼，后来，就舒服多了！”

乐乐左手已滑进她的衣衫，抓住了小玉胸前的小白兔，小玉身子一颤，柔软的躯体立马僵硬，看来刚刚昏迷却实很粗暴，不然她不会这么惧怕。

乐乐心疼的把手放开，轻轻抚摸她光滑平坦的小腹，柔声道“小玉，放松些，你身子不好，我不会乱搞的，上次是我太粗暴了，我清醒的时候会很温柔的，对，放松些！”

小玉在他一双魔手下，娇喘不断，心情放松之下，重要城池，已连连失守，她猛然觉醒的时候，那又色手已停在大腿根部。“啊！怎么，怎么可摸那里！”

原来乐乐那只色手，已摸到芳草地，沟壑深处滚烫火热，从深处溢出湿一股股滑水，把玉腿的根部弄的湿漉漉的。

“今天摸的是不是很舒服？”乐乐把嘴对着她耳孔，轻轻哈着热气，接着又吻在她软嫩的脖子上。

小玉舒服的说不出话来，身子如泥一般，软在乐乐怀里。乐乐突然把手退了回去，她心呼道“不要拿开”

还没说完，她就“嘤”的一声，把脸埋进乐乐怀里。

“咦，怎么小碧一个人回来了？”乐乐疑声，喃喃自语道。

“啊，公子，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小碧回来了？”小玉一听有人来了，忙从乐乐的腿上站起，只是小脸依旧羞红。

“对呀，我怎么知道是小碧呢，只是感觉涌上心头，我就说出来了！”

这时小碧已推门进来了，担心的说道“公子，太老爷看出来了，小姐害怕，就告诉他所有情况了，老太爷好像很不高兴！他要我带你过去”忽地又说道“公子，我看你还是快逃吧，刚才我看太老爷好生气的！”

“啊，不至于吧？难道嫣儿早和别家订婚了吗”

“没有，没有订婚，只是老爷后天寿辰，在请贴上写有择胥的意思，所以太老爷才生气的吧！公子，你还是先走吧，等太老爷消消气再回来”

“不，我不能走，不然怎么对得起你们，带我去吧，反正早晚要见，早见早安心！”乐乐坚定的说道。

乐乐走进鲜于冶的小花园。小花园并不小，足有几亩地大小，青草油油，在秋天依是生命盎然，花却极少，这或许是小花园的意思吧。

在园子中央，一个灰袍老者坐在石凳上，白发随意的披散在肩上，面色红润，面庭饱满，气度非凡，长到齐胸的银须，更添三分洒然气质，乐乐却感受不到他体内的真气，就像，就像溶入草地一般，和自然连在一起，惊叹中，呀的一声，已脱口而出。鲜于嫣极为不安的站在他身后，担心的看着乐乐走到近前。

“小娃娃，你惊叫什么？”鲜于冶声音洪亮，平静，不像小碧所说的处于暴走状态。

“前辈的身体好像溶入到脚下的草地上，让人看不透深浅，我若是闭上眼睛，根本感觉不到面前有人存在！所以才禁不住叫起来！”乐我恭敬的答道。他听师父说过鲜于冶的事迹，他和禅宗和慧能，绝情斋的绝情师太，是同时候的人物，他的碎星剑法更是臻入化境，对这种宗师级的人物，哪能不客气点。

鲜于冶双眸中暴出精光，有些不可思议的问道“你刚才说什么？你能感觉的到，我溶入了自然之境？”声音甚是激动。

“是呀，有什么不对吗？”乐乐瞅了瞅正为他担心的鲜于嫣。朝她点头，让她不要着急。

“好，好，小小年纪有如此修为，你修炼的什么内功，我怎么看不出来？”鲜于冶已站了起来，细细打量着乐乐，似要把他看个通透。

乐乐却没有一丝害怕，因为感觉不到鲜于冶有愤怒，或者其它的负面情绪。郎声答道“晚辈的内功源自一本《素女心经》后来经过师父修改，称之为《御女心经》，师父修到第四层已仙去，没有前人的事例好参照，晚辈只能一人独自摸索，如今才修到第六层，进度很是缓慢！”

“噢，原来是《素女心经》呀，那倒是一本上古奇书。我听嫣儿说了你们认识的一些事，我以为你是那些惑人心神的邪门中人，倒是吓着嫣儿了！”

说着她对鲜于嫣微笑着点点头，才见鲜于嫣长嘘了一口气。

接着他又问道“你会些什么功夫呢？”

“啊？”乐乐想道，我会什么呢，会乱花斩，居然一招也记不起来了，我还会花间舞步，可那是逃命的好功夫，呆了半晌，才呐呐道“我原来会一套剑法，后来全忘了，如今只会些轻功，步法，打斗的本领一点也没有了！”

“啊！”三女都惊叫出来，还略为不好意思的看看鲜于冶，自己的男人居然连一套剑法都忘了，这怎么能行，这样，做他的女人很丢脸呀。不过看到鲜于冶却没有鄙薄之意，她们三人才微微安心。

鲜于冶露出深思之状，问道“怎么忘掉，难道是太生疏，还记得几招？”

“我以前用的很熟，六年我只练那一套剑法，怎会手生，后来却实一招也记不得了！”乐乐赧颜道。

三女听的快要晕倒了，鲜于冶却惊喜道“小娃娃，看这套剑法如何？”

说完抽起桌上的宽大长剑，飞身翻起，瞬间已站到八丈以外，举剑喝道“看好！”

说完，声中惊起逼人气势，地上的绿草以他为中心，草叶纷纷扭起，一波波气浪冲击着草海，如镜湖中的涟漪，以力的中心点，向四周扩散，无止无休。

剑光晃动，如黑夜的星辰，一闪一灭，明灭相间，剑的速度过于快速，只见那剑尖连成一个个星座图案，剑身穿过星体，一幅幅美丽的动态画面映在乐乐脑海中，就像自己进了飘渺太空，站在了星星旁边，那距离让他欣喜若狂，原来宇宙是由这此美丽的星星组成的，只是这星星为何死气沉沉，一点也不动呢？连结星与星之间的光束为何有中断的情况，光还会断吗？正在这时，只听鲜于冶长啸一声“流星狂雨！”

瞬时剑光化为一颗颗流星，肆意在天空，拖着长长的尾巴，尖啸着飞过天际，刺激着人的眼睛，优美的轨迹落在黑暗里，让人心有不忍，流星的命运是－－让自己殒落地底，而流星狂雨的目的却是－－让别人的生命殒落在剑下。

星光消失，鲜于冶收剑。

“小娃娃，你记得几招？”他郎声问道，注视着乐乐。

第三章共床

听到鲜于冶的问话，乐乐才猛然记起，我只看到星星间的事，却仍是一招也记不得，当下也只好如实回答，羞道“晚辈愚笨，只注意到浩瀚的宇宙，闪亮的星星，穿在星体间的光束，还有许多美丽的星座图，招式仍是一招也没记住！”

“公子，你怎能这样，我当初看第一遍的时候，都能记上七八招，你怎么连一招也记不住呢”小碧忍不住叫着，她快被乐乐的愚笨气疯了。

“小碧，你怎能这样说乐郎呢！”鲜于嫣不高兴的对小碧训道。

小碧吐吐舌头，陪笑道“对不起，小姐，可他”

这时鲜于冶却大喜的拍在乐乐肩上，笑道“果然，我猜的没错，你既然能看到星座图，你注意到没有连结星座图的光束有没有异常的地方？”

乐乐想也不想，说道“有呀，除了几个小星座图，其它的大一些的星座图都有停顿的现象，好象是十一颗星停顿一次，然后又是十一颗星，兴好第二剑补的够快，才不会使星座图中断！”

“哈哈，我要好好和你谈谈，真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美玉呀！走，到我书房啊，你们三个丫头，就回去吧，嫣儿的病已经彻底好了，以后还能习武呢，小玉小碧这两天武功大进，要巩固一下！”鲜于冶欢喜的拉着乐乐，头也不回的朝他书房走去。

剩下这三个女人莫名其妙，小玉道“小姐，太老爷怎么知道我们功力大进？我还不知道原因呢！”

鲜于嫣俏脸微红，道“乐郎习的是双修功法，合体时不但能提高自己的功力，还能让女人功力大增，我的病也是因为和他，那个，才好的！”

小碧叹道“啊，还有这么好的事情，让公子和我们多做几次，我们岂不是天下无敌了！”

鲜于嫣啐了她一下，道“呸，好不羞耻的小丫头，整天想那事，让乐郎回来好好修理你”

小碧大羞，但仍然追问道“前天我的功力一下提高那么多，比我苦练五年还要多，我能不高兴吗？呵呵！”却不知，只是第一次会大增，再做只是慢慢增加而已。

（偶本来想设定，只有是处女的女人，和乐乐的第一次才会大长功力，但那样设定就会有种“非处女歧视症”的表现！+\_+!

最后决定，一视同仁，只要是和乐乐那个，就来者有份，有功力增长！啧啧，太便宜乐乐了！）

深夜，乐乐方从鲜于冶书房出来，此时他和进去时已经不同，如果以前他是一把宝刀，却不懂刀如何使用，经常用刀背砍人，如今他已经领悟刀刃的妙处。

原来鲜于冶已经发现乐乐正处于忘招的阶段，一身的内功修为不弱于一流高手，这正是千年难遇的美玉呀，所以把他叫到房里，把多年来用剑的绝妙经验传授于他，并教他更为灵巧的调用体内真气，却没有教乐乐任何一招固定的招式，因为鲜于冶知道，只有自己悟出的招数才最适合本人。

乐乐回到鲜于嫣的小院时，她屋里还点着灯，推门进去，只见她们三人，呆呆坐在桌子旁，而桌子上的酒菜却丝毫未动。

“乐郎，你回来了，爷爷没有为难你吧！”鲜于嫣见他推进来，最先迎了上来。

乐乐把她抱在怀里，笑道“爷爷怎会难为他的孙女胥呢，怎么还不睡，这么晚了！”

小碧接道“小姐说要等你回来一块吃，我都快饿死了，呜呜！”

“不要向乐郎装可怜，听小玉说，你盛菜的时候，已偷偷吃过了！小玉快要火房的人把菜热一遍！”鲜于嫣笑骂道。

“小玉，你居然敢告密！我饶不了你，哼哼！”小碧佯怒的说。

“小丫头，这么凶！”乐乐一把拍在小碧的丰臀上。

“小姐，他欺负”嘴已经被乐乐堵上了，一吻下来，她已经忘了刚才要说什么了，俏脸红扑扑的。

饭后，三人同床。

乐乐虽然和她们都有过一次合体，但那是昏迷中，他一直想知道鲜于嫣这美丽高雅的女人，在他身子低下会是怎样的表情，他迫不急待的压在她身上。

柔声道“嫣儿，上次我怎么弄你的，我记不得了，你说说好吗？”

鲜于嫣红着脸道“乐郎，你叫人家怎么好意思说，不过我看到你和小碧小玉做的时候，下面已经湿了，所以只是刚开始有一点疼，然后就很舒服”

乐乐揉在她的酥乳上，她的玉乳虽没有小碧的大，但形状却极为漂亮，特别是峰顶的小樱桃，闪着诱人的光晕，整个身材的比例真是完美。

她没说上几句，就说不下去了，“啊，乐郎。。。又使坏了，别按那里。。。”

乐乐举起左手，笑道“看哪，这蜜水的香味是多少诱人，不碰那里，怎会看到这样的妙景。”

鲜于嫣害羞的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颤动着，哼唧腻道“不来啦，总是欺负人家。”

乐乐压到她身上，吻着她的耳珠，轻声道“欺负的嫣儿很舒服哩”，鲜于嫣刚想撒娇反驳，柔挺的美乳被他突地含住，强烈的酥麻快意侵袭着她的神经，媚喊一声，缠抱住乐乐，雪白的屁股左右摆动，寻找坚硬的物具，微开的妙穴淌出闪亮的滑液，染湿了床单，

乐乐见她欲火大盛，不再挑逗，温柔的进入她的身体，不料洞穴太紧，只进入了三寸，她极为受用的轻哼一声，反躬蜂腰，又把阳物吞进几分。

她呢喃道“乐郎，快些宠幸嫣儿，那里痒的紧，就像第一次那样对嫣儿。” 乐乐没想到她呢喃的声音是如此诱人心神，也没想到她会这么主动，更没想到她会喜欢暴力的方式。

乐乐首次遇到这样的女人，心中暗自兴奋，终于好好发泄一回了，他把真气运转到阳物上，那东西慢慢变粗，低声道“既然嫣儿喜欢，定会要你满足。”

由于乐乐把阳物恢复到正常状态，鲜于嫣甬道更显得狭窄，嫩肉的褶皱，触感细腻，富有弹性，他兴致勃勃的在美人身上驰骋，每一次插入，都是在体验人间的至乐。

鲜于嫣的口中，吐出包含芬芳的气息，实在是太妖娆诱惑，她的反应甚是激烈，就像是被电流击中似的震动，呼吸时断时续，口里含含糊糊的述说着对冲击的喘息。

“啊！不要┅不要再进去了，太深了，呜。。。好像着火似的，啊。。。”

口里说着不要再继续的话语，身体却做出完全相反的举动，两条修长的大腿紧紧缠在乐乐的腰间，那饱满雪白的俏乳，更死命抵住他的下颌。

乐乐低头含住一颗蓓蕾般的乳头，吮吸起来。这新的刺激，立刻使她发出更加高亢的尖叫呻吟，膣腔内下意识的收缩，随后，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大量的蜜汁打在了他的龟头上，修长的美腿还是勾住他的腰臀，一丝也不松开。

“啊，实在太舒服了，从来没有想过，被乐郎宠幸原来是这样的幸福！”

乐乐听到她的赞美，更加卖力，闪电般的在她牝户中进进入入，在她一连串美妙的高喊中，达到了高潮昏睡过去。

小碧在旁看的欲火焚身，下面水流早已滥，乐乐刚一过来，她就热情的缠了上来，呢语道“也像对小姐那样，对我吧！”

乐乐杀的性起，低吼一声，一插到底，她却激动的蛇腰乱扭，道：“好舒服，乐郎，我好爱你，哦。。。啊”

她身子比洛珊还要丰满，乐乐把她身子转过来，让她丰翘的屁股抬，用最快的速度猛插数百下，她口中只能呜呜乱叫，一个字也说不清了。

最后轮着小玉，小玉害羞的转过头，身子烫热，不断的轻颤着，乐乐把手伸到蜜穴，滑腻的水把被单浸湿了一大片。

乐乐戏道“小玉，怎么尿床了呢，你看好多水哦！”小玉身子颤的更厉害，只是轻轻的摇着头。

乐乐把一根手指伸了进去，她哼叫起来，丰臀左右摆动，想把手指摆出洞穴，却被穴内一股强大的吸引吸着，她叫的更大声了。

“好敏感哦，小玉，很舒服吗？”

“呜，不要碰那，啊，要出来了，呜，出来了”

一股强烈的滑液，把乐乐的手指抵出，许多蜜液，顺着她狭长的肉缝，流到粉红的菊门，又淌到屁股下的床单上，原来她已经达到高潮。

乐乐直叹，“真是极品呀！这么两下就能高潮！”说完趁她高潮还未清醒，细看她底下十几根纤毛，稀稀疏疏，诱人的少女嫩处，完整地绽放在乐乐的眼前。

他吞了下口水，把变细的阳物刺入她的身体，轻柔缓慢的抽动，小玉紧紧缠住他的腰身，口中“依依呀呀”的叫起来。

每一次最轻柔的抽刺，也能让她叫翻天，白嫩的肌肤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没几下已尖叫着，昏了过去，乐乐摇摇头，紧抽两下，把虚精射入她体内，阳物也不拔出，抱着她美美的睡去。

第二天，乐乐被小玉的动作弄醒，小玉经过昨夜，已明白和喜爱上，“做爱”这种游戏，醒来发现乐乐的阳物，还在她体内，浑身又颤抖起来，狭紧的肉穴也跟着身子同频收缩，乐乐慢慢抽动一下，她轻轻地叫了出来，突如其来的强烈电流，促使她全身颤抖了一下，由于兴奋的缘故，她白皙的胸脯上下地起伏着，柔声羞道“公子，欺负了人家一夜，还不够吗？”

乐乐将手指压在小玉蜜蕊上面，她尖叫一声，软倒在乐乐身上，娇喘吁吁，媚艳欲滴的眼睛，扫了乐乐一眼，又迅速闭上美眸，乐乐知道女人一次高潮之后，需要更多的高潮，轻笑一下，又猛烈的抽刺在狭窄肉穴，没几下就她摆平，因为她太敏感了，随便动几下她就泄身了。

乐乐欲火已被勾起，又把小碧抱过来，看眼睛闪动，就知道她在装睡，乐乐把御女心经的催情功法使出，一股充满欲望的真气钻入小碧下腹，小碧“嗯”的一声，全身雪白的皮肤变成绯红，神志不清的抱着乐乐，剧烈的颤抖起来。

乐乐苦笑一声，原来催情真气太多了，不敢大意，急忙插进她的身子，剧烈的抽动，在啪啪的肉体撞击中，她舒服的笑了起来，口水都禁住，流了出来。

乐乐暗自发誓，以后用催情真气一定小心，要是多了，非把人烧傻不可。好不容易把小碧搞定，鲜于嫣早耐不住，从爬在乐乐的背上，弹性十足的玉乳，压的乐乐欲火更盛，翻身把她抱住，狠狠肉搏起来。

一阵下来，天已大亮，乐乐和她们洗个澡，留她下在房内打扮，自己立在院中，思悟昨天鲜于冶传授给他的武学知识。原来自己悟的护体真气太费力气了，真正绝妙的护体真气应把自身的真气和外界的空气结合起来，不能一味的把真气聚到体外，不然还没开始打架，自己倒把真气费完了。

若想杀人，必先保命，还没人把想做的事做完，死了就太可惜了，我的那些美女妻子和未来的美女妻子岂不是很可怜，一定要把护体气罩练好。

只是护体真气也不是万能的，只是护身的一种手段，可以阻止一些劲道较小的攻击，若是和你同等级的高手，聚满真力的一剑，你不死才怪。

乐乐渐渐把心平静，真气迅速调动，瞬间粉红色的抗体真气如一个鸡蛋壳一样，把他包围住，颜色比第一次鲜艳许多，也更加深厚，却不感到费力，按这种没有外力攻击的情况，顶上一个时辰倒也可能。

乐乐把护体真气又扩大一些，能溶下四个人的空间，颜色却淡了许多，乐乐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忽加大真气的转送速度，淡淡的粉红，突又变的鲜艳起来，只是感觉真气消耗的也快了。

“乐郎，好漂亮的护体真气呀！”小碧惊叹道，现在她对乐乐爱的死去活来，见到乐乐就疯狂。

“嗯，真漂亮，我们前几天才有护体真气，颜色只是雾蒙蒙的，没有一点颜色！”小玉羡慕的说道。

“你们俩个呀，你见过多少护体真气是有鲜艳颜色的，一般人的都是灰蒙蒙，或者是近似透明的！只是乐朗的抗体真气真是太迷人了，我喜欢红色的任何东西！”鲜于嫣媚艳的眸子，盯着乐乐，闪闪发光。

乐乐见她们离自己不过两丈，看看能不能把她们护住，低喝一声，把把护体真气扩大到方圆两丈的大小，她们三人惊叫一声，欢喜的蹦跳起来。乐乐却笑不出来，这一次明显的感到真气消失的速度，就像漏油的瓶子一样，从底部破了个小洞，这么一瞬间就把真气消耗了十分之一，收回护体真气，看着鲜于嫣恋恋不舍的表情，灵感一动，能不能按照某个特定的方向护去呢，那就节省了很多真气了。

只要调动真气发射的强度不就行了，理论上简单，他却试了许久才掌握住，而且距离也没有全范转的远，心中暗道“只要用了熟，那还不是随心所欲，练功急不来！”

这时鲜于嫣抱着一把古朴的长剑走来，道“乐郎，你喜欢用剑，这把就送给你防身用吧，我当时觉得它好看，才从爷爷那讨来的，我要它也无用途！”

乐乐知道鲜于家是铸造兵器在风月国最为著名，特别是剑器，接来剑柄，只觉得一股杀气逼来，剑身嗡嗡作响，鲜于嫣惊叫一声“呀，它居然会动！它跟了我几年也没见它动过，它肯定喜欢乐郎，格格格！”

乐乐没想到此剑还有灵性，也笑道“它叫什么名字？”凡是宝剑必有个名字。

“它是鲜于世家最有名的铸剑大师鲜于追铸成的，一炉共有七把，这把剑的名字叫“追心”！”

“哦，好名字！”乐乐把拔出长剑，那剑身久未见光，兴奋的尖啸起来，暗红的剑身，全长三尺三寸，剑身净长二尺八寸，剑身成锥形，靠近剑柄的宽有五寸，越往剑尖越细，剑尖附近却是一寸宽都不到，剑身中轴厚五厘米，上刻奇异古纹，而剑刃附近的厚度只有一厘米左右，从剑柄到剑尖的两刃边，各有一道成锥形的镂空血槽，那尖啸声正是从血槽的空处传来，剑重只有七斤六两，这把剑只适合出剑极快的人使用，不能和人硬拼力气。

“好凶的一把利剑，它一定喝过不少鲜血！”乐乐赞叹道。

“是呀，听爷爷说最初它是黑色，后来就慢慢变成红色了”

"我很喜欢这把剑，我喜欢，用它来追敌人的心！"那剑像是感觉到他的杀意，尖啸一声，红光大盛.

鲜于嫣吓的芳容变色，乐乐把剑归鞘，把她搂在怀里，狠狠亲了一口，温柔的道“我要用我的嘴，来追美人的心，像嫣儿这样的美人儿！”

鲜于嫣看他又变成温柔可亲的模样，才安心下来，娇声道“乐郎刚才好吓人，拔出那剑时，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

“不管我变成什么样的人，我都会爱着好嫣儿！”乐乐把她横抱起来，慢慢进屋。听着乐乐的情话，激动的把他抱的更紧。

吃完早饭，小碧问道“公子，那天是谁把你打伤的，我们去找他报仇去吧！”这丫头最近功力大增，光想找谁动动手。

“哈哈，小丫头手又痒了，打伤我的人，我会找他报仇，你好好职责是好好保护嫣儿，知道吗？”乐乐笑道。

“公子，我们都是一家人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呢，难道仇家来头很大？”小玉问道。

“既然夫君不说，自有他的理由，你们两个小丫头就不要问了！”鲜于嫣见乐乐不想回答，忙训斥两个热心的丫头。

“呵呵，还嫣儿最乖，来让为夫抱抱！”乐乐想把话题差开。

“嗯，我才不给你抱呢”话虽这么说，但柔软的香躯已偎到乐乐怀里。

乐乐大笑道“还是嫣儿听话，我最喜欢听话的女人！来，让我亲一个！”

正在嬉闹，院中传来一个男声，道“小妹，我来看你了！”正是鲜于拓。

她们三人正不知该怎么办，乐乐却去开门迎接去了

鲜于拓见门开了，本以为会是哪个丫头，却张着大嘴，半天没有合上，“王，王，乐乐？怎么是你？”

“呀，还真是巧呢，在哪都能碰到鲜于兄，我们还真是有缘！”乐乐笑道。

“你，你小子把我妹妹怎么了？”鲜于拓急道，紧紧握住佩剑，看样子乐乐若是答的不好，就要动手杀人了。

这时鲜于嫣听出气氛不太对，忙从屋里出来，挽住乐乐的胳膊，俏脸羞给的对鲜于拓道“大哥，你怎么来了？”

“妹妹，你，怎么和这个小子在一起了，他还有别的女人，你知道吗”鲜于拓是怕乐乐骗了他妹子，能不着急吗。

乐乐把他和其它女人的事，早告诉鲜于嫣了，所以也不怕，冲鲜于拓友好的微笑。

“我当然知道，而且爷爷也见过他了，你懂了吧！”鲜于嫣一副皇帝不急太监急的表情。

鲜于拓突地大笑，走过来抱住乐乐，亲热的道“乐乐呀，既然你和我妹妹这事定了，那咱们也是一家人了，那个现在这个关系，啊，到这边来”他拉着乐乐离鲜于嫣远了些，才道“那个，上次那个药再给我几粒，真他妈的过瘾，上次试过以后，再到那个地方去，那里的姑娘两眼看着我发光，还有几个非要跟我走，说她们自己有很多钱，

不用我养她们，她们要养我那个爽呀那个”他还想说些什么，乐乐却突然说到“没有了！”

“啊，怎么可能没有呢，上次我明明见你有一瓶呢，求你了，我喊你大哥，这行了吧！小弟我求你了”

"那刚才？"

"刚才，刚才是小弟错了，那不是担心妹子吗你还有多少，买，我全买两千两是不，啊，三千两，还不行？"

“唉，上次呢，是小弟缺钱用，而如今吗，衣食无忧，我还卖什么药呢，自己用吧，那药是我师傅配的，现在他老人家死了，世间也就绝种了，这药我还留着纪念他老人家呢”乐乐装作很悲伤的模样，眼泪还差点滴出来。

“一万两，我再要十粒！”

“可我只有五粒了真是可惜！”乐乐哀叹道。

“好，你个吸血鬼，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妹夫呢，这是十万两，给我五粒！”

乐乐从怀中掏出个满满的玉瓶，里面足足有上面颗，从里轻松的倒出五粒，大方道“给！五粒”

鲜于拓贪婪的盯着乐乐手中的瓶子，无奈的接过药丸，小心的藏在贴身衣带中，喃喃道“唉，真为我妹妹不值，找了这样的丈夫，这钱可是我多年的积蓄呀！”

乐乐甩甩手中的银票，笑道“喂，弟弟呀，刚才我只是闹着玩的，既然你妹妹跟我了，我也不能没用表示，这钱呢我还给你，明天是岳父寿辰，你帮我和嫣儿买件礼物吧，顺便帮我说说好话，以后这药，啧啧，还要看你的表现”

鲜于拓立马欣喜的抢过银票，惧怕乐乐反悔，嘴里忙笑道“哥，你放心，我爹那你就交给我好了，以后保准让你满意，那药一定要给我留着。啧啧，今晚我定去好好玩玩”

"乐郎，大哥，你们说什么呢？"鲜于嫣不满的说道。

“没，没什么，我们在商量父亲的寿辰的事情呢”两人骗人从不脸红，连个停顿都没有。

“是呀，礼物要他负责，我们不用操心了”乐乐道。

“啊，有个事要说一下，乐乐乐乐哥呀，考试的榜文贴出来了，你排在第三，很不错呀！特别是那首，《春江花月夜》已在街头被人传唱，连第一名的慕容器都为你那首诗痴迷！”鲜于拓说道。

“噢，慕容器？嘿嘿！”乐乐心中暗道。

“啊，乐郎好厉害呀！”两个丫头也跑出来了，和鲜于嫣一起喊叫。

鲜于拓听到小碧小玉也喊乐乐为“乐郎”，对乐乐是更加佩服了，心道“我花了两年的时间，也没把其中的一个丫头搞定，这小子一下子搞定在个，唉，天才，以后要多跟他学几招！”

“那个，没事我就去布置大厅了，乐乐哥，我走了！记得给我留着呀！”为了“药”六亲都认不清了。

“啊，大哥，你怎么喊乐乐，叫哥呢？”鲜于嫣疑问道。

“呵呵，我喜欢这么叫他，你不要问啦！乐乐哥，你忙！”说完他喜滋滋的跑出院子。

“小姐，他今天好像捡到宝一样！”小碧喃喃说。

“他今天是不是气疯了，刚刚看他对乐郎很生气”细心的小玉道。

“他是有些失常”鲜于嫣道。

“若是给人一双翅膀，他一定会高兴的飞上天！给男人一些春药，他一定会去找女人，若一个男人想去找女人，他一定是这副模样！”乐乐暗暗说道。

第四章彩云(上)

今天是鲜于步的五十大寿，寿帖早在一个月前就发了出去，能来的全到了，不能来的，也早回了贴说明原因。

鲜于世家兵器在动乱的年代极受推崇，所以大到兵马的王爷，小到小帮小派，甚到单人，都极力和鲜于世家打好关系，以期能得到满意的兵器。

这次鲜于步在寿帖中，曾写道“小女已满十八，尚未出嫁，甚喜英雄豪杰事迹，步和小女鲜于嫣，恭候大驾！”一张寿帖像是征婚广告一样，发了出去，如今午时未到，大厅已挤满了“英雄豪杰”。

鲜于拓昨晚可能玩的十分愉快，今天笑容甚是虚弱，别人还以为他为父亲的寿宴累的，哪知他昨夜的疯狂。鲜于步虽已五十，但身材依旧健朗，虎躯高大挺拔，只是小肚子已微微凸起，常捋半尺黑须，笑容可亲，只是他的笑脸一直没变过，不知道他累不。

“洛王府洛二公子等人到！”家丁高声传报道。

洛河带着洛珊，东方白，几个随从护卫，带着一份厚礼，昂首步入大厅，很多江湖人，和名门大豪的公子都向他问候，他也一一向别人还礼，表情甚是谦卑，博得老一辈的人物，对他夸赞不绝。

“今天特为鲜于世叔前来祝寿，祝鲜于世叔福寿无双，家业更加兴盛！”洛河恭敬的给鲜于步施礼。

鲜于步忙把他扶起，笑道“二公子果然人中在凤，器宇轩昂，来，这边请，拓儿带路！”心中却暗叹“昨天爹已有了交待，说是已经给嫣儿找好了夫胥，却叫我如何向天下人交待，也不知这女胥是何许人？”

鲜于拓和洛河说笑着，把他引到靠前的位子，安顿好他们后，又回到鲜于步身边，笑呵呵的迎着客人。

“慕容世家慕容器，给鲜于世叔请安，祝世叔福如蓝海，（那里没有东海，只有蓝海，晕，偶借用一下吧，别介意……偶尽量不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东吧！）寿与天齐”慕容器仍是一身白色儒袍，青黑小胡须，神态自若的给鲜于步施礼。

“快快请起，世侄文采非凡，举试第一，可喜可贺，比我家拓儿强上百倍！”

后面鲜于拓惫累的笑容，请慕容器入坐。

“当朝一品虎骠大将军司徒星大人及万里盟众人到！”家丁传报道。

这一下在坐的人都有些慌乱，来这里一般是报上名号，没有哪个直接报上官位的，在座的有不少是诸侯王爷的重将子嗣，也都是以晚辈的身份来的，哪有像司徒星这么嚣张的，有些江湖豪客已忍不住骂开了，“他娘的，来这里装孙子来了！”“是啊，在皇城狂妄倒也罢了，人家大寿你也不让人安生！”但骂声都是用极小的声音，没人敢直接骂当朝最有权势的司徒家，因为他们和万里盟走的太近了，简直是一家，哪里有司徒家的人，哪里就有万里盟。

鲜于步得迎到门口，按平民和礼数给司徒星见礼，众人也跟着微拜，只是有些诸侯重将连头也没抬，在座上品茶，有些莽汉也是照坐，不理别人的眼光。

司徒星长相极为普通，再丑上一些，就归为难看这一系列的人物了。他昂着头，很得意的迈入大厅，这种喧闹效果，是他能够预料的，身后跟着四五个美丽年青的女子，七八个功力非凡的高手，好几个都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

等众人稍稍安静后，他用高亮而缓慢的声音说道“我代表司徒家，来给鲜于家主拜寿，顺便看看鲜于小姐，听人说，鲜于小姐美若天仙，尊贵典雅，如果属实，我也不介意前来提亲”

这不明摆着不把人家鲜于世家看在眼里吗，人家漂亮你就把人接走，不管人家同意与否，这跟强盗没什么区别吗。其它人哄的一声像炸开了锅，比刚才更加乱，有的年青人，火气旺盛，高声大骂。

司徒星冷冷扫过喧闹最凶的地方，那些人接触到他的眼神都止声不语了，头也低下去，虽然司徒星长的不算凶狠，但长期的高高在上的生活，也把他养成了一种不怒而威的气势。

“哼，俺彭义就看不惯这种人渣，仗势欺人的恶狗，呸！”由于众人被司徒星眼光看的，声音突的小了，他这一声就显的特别突出。

司徒星猛地听到这江湖上最赤裸的骂声，脸色大变，喝道“刚才是谁骂的，有种站出来！”

彭义本不想站出来，但他旁边十多个江湖汉子，都在盯着他，他哪能不站出来，如果不站出来，哪来有脸在江湖上混。挤开几个挡路的人，大声道“是俺断魂刀彭义，你想咋地？”

司徒星露出残酷的笑意，道“竟敢侮骂朝廷重臣，按律当斩，不过今天是鲜于家主的寿辰，就不跟你计较了，不过也得看你的本识！”

“你想打架吗，俺彭义在江湖上还没怕过人！”彭义正气凛然，如铜铃一般的眼睛直瞪着司徒星。

司徒星冲身后的一个带剑的年青人悄悄说了句，那年青人缓缓走到彭义近处。

“听说你的刀很快？拔刀！”年青人冷冷的讥笑道。

彭义感极为不妥，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盯着这人的眼睛，怎么像被毒蛇盯着一样，连拔刀的勇气都没了，但终是拔了出来。

那年青人离他本有一丈的距离，可彭义刚拔出刀来，那人突地就到了他跟前，他只觉得耳朵一凉，然后一股热热的液体，流在脸上，用手的抹，手上一片鲜红“血，啊，怎么流血了！”

其他人一看，就知道彭义和这使剑的青年，就不在一个层次上，彭义连出手机会也没有，若是那一剑刺在他的脖子上，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有人眼尖，已认出那青年的来历了，喊道“那是闪电剑吴青！”

吴青闪电剑，剑如闪电，出道三年来，死在他手下的成名人物不下百人，以冷静，冷酷著称。

吴青的剑上赫然穿着一个耳朵，众人不自然的皱了眉头，司徒星身后的一个漂亮女子也和众人一样，皱起了眉头，那女人身穿彩衣，婉然如云中彩霞，长相和小碧小玉一个层次，但却有种特别的柔和气质，往那一站也有一种动感，身段优美，手中也拿着一把剑。

吴青把剑垂直地面，真气吐出，把耳朵摔到彭义脚下，笑道“你还有一个耳朵，也留下吧！”说着他又扑向彭义，别人心想彭义的那个耳朵也保不住了。

门外突然闪过一个黑色身影，大喝一声，“呔！”眩目的刀光罩住了吴青，吴青只觉得这刀气十分霸道，若是这一剑斩下彭义的耳朵，这人的刀必然会落在自己的脖子上，为

了一个废物的耳朵，没必要丢掉自己的一条命，于是他慢慢的把剑撒回，原来吴青的剑已削入彭义的耳朵，剑已出，血丝从他的耳朵中冒出。

彭义脸色苍白，汗已浸湿衣衫，刀也丢在了地上，大叫一声，奔出门外，众人只是叹惜，没人为他出头，因为这就是江湖。

吴青道“你是谁？”

第五章彩云(下)

黑人还没回答，司徒星后面的一个高大青年站出喝道“他是刀谷的叛徒关泰，让我收拾他！”

关泰骨架也十分高大，只是略显瘦弱，脸色腊黄，像是长期营养不良，方脸虎目，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情，只是略有些木纳，用憨厚的声音道“巴木图，你和你爹巴克星才是刀谷的叛徒，我师父关成风被你们设计害死，我逃了出来，还被你们追杀，今天我来这里只是送一封信给鲜于家主，因为师父只有鲜于家主一个朋友我不是来打架的！”

关泰说话不是很有条理，但大致的意思大家都听懂了，众人都心领导神会的点点头，明白了刀谷为什么放弃几百年的传统，会和万里盟联合，原来出了叛徒呀。

巴木图大怒，道“休要胡说，你为偷取刀谷信物聚阳刀，杀了门主，我爹自然接任门主之位，取回本门信物，自是理所应当，看刀！”

“慢！”这是鲜于冶说的，刚才属于司徒星和彭义的个人纠纷，他可以避免麻烦不出头，但这关系朋友及自己声誉的问题，怎能再次忍让。“暂切不要动手，让我看完信，再说！”

“不行！”巴木图大急，抽刀拦住关泰的路，刀身散发刀气，大有一触即发架式。

正在这时，一个懒洋洋的瞌睡声从厅后的侧门响起，“好困哪！哇，这么多人，嫣儿，你爹的面子真大，哇，还有几个熟人呢！我去打个招呼！”

这是谁的声音呢，王乐乐是也！早在后厅听到了事情的本末，从鲜于嫣的口中得知，这司徒家和万里盟关系极为密切，本着“恨屋及乌”的原则，对司徒家也恨上了！看场上闹的不可开胶，这未来岳父的面子快丢大了，再不出去搅和一下，对不起自己。

虽是懒洋洋的声音，懒洋洋的笑容，但一身白色武士服，海蓝玉带，配上那俊美异常的面孔，气势惊人，把众人眼珠，成功的吸引到他身上。她身后倾国倾城之色的鲜于嫣被他抢尽的风光，但仍是笑意盈盈的盯着乐乐，一副“怎样都是你最帅”的表情！

他的熟人无非是洛王府的几人，所以他旁若无人的走向洛珊，离很远便大喊“珊儿，你也来了，过来让我看看！”

洛珊没想到乐乐会在这里出现，失踪了几天，把她急的瘦了一圈，见乐乐在众人面前如此对她，羞喜交加，更多的是情意，不理洛河的喝劝，奔跑着含泪投进乐乐怀里，乐乐抱住她，轻轻甩了一圈，柔声笑道“几天不见，珊儿消瘦许多，变得更漂亮了！嫣儿在那边，过去找她说话，过会我再找你！”

“呜呜，哥这几天我找不到你了，快把我急死了，怎么一个招呼不打就不见了呢！我想你若是见不到你了，我一个人也活不下去的！哥～”洛珊在他怀里，再也不忍不住几天的想思，低声哭了起来，乐乐心中惭愧，没想到洛珊对自己如此痴情，赶忙安慰，道“好珊儿，哥哥出了点事，让嫣儿跟你解释，这里还有别人呢，不要让人看到珊儿哭，好吗？”

洛珊带着泪花，抬头扫了一下周转，果见已上千人都好奇的看着她呢，她大羞，抹着眼泪，顺着乐乐指的方向走，俏脸绯红的走到鲜于嫣身边，她和鲜于嫣早就认识，鲜于嫣拉她到一旁，帮她擦着眼泪，小声的说些什么，洛珊不时的点着头，时而惊呀，时而好奇。

乐乐看到了慕容器，只是冲他微微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乐乐径直穿过巴木图，朝关泰走去，大声笑道“关泰兄，好久不见啦！走，陪我到里在喝上几杯！”边说边冲他使眼色，然后传音给关泰，“我是王乐乐，跟我过去，把信交给鲜于家主！”虽有些憨厚，但他不傻，见乐乐从鲜于世家的后厅出来，一定是鲜于世家的信任的人，又见听到他的传音，立马憨厚的笑道“是啊，王兄，得好好喝上几坛！”

乐乐拉起关泰的手，缓缓走近巴木图，巴木图哪能让他们过去，若是过去了，鲜于家主看了信，他爹在江湖上可就坏了名声，他见乐乐像是不会武功的样子，把所有的杀势都集中在关泰身上，但他马上发现不好，因为身上的弱点，像被凌厉的剑气指着，动也不能动，若是动了，那剑气肯定会一动而百动，全部向他攻去。

在场的众人可就不这么觉得，只看到乐乐摇摇晃晃，轻松自若的拉着关泰，而关泰右手握，狠狠注视着巴木图的一举一动，而巴木图却一动不动，头上的汗水如豆子一般，一粒粒滚了下来，已是秋天，衣衫却已湿透。

这描写起来虽长，但就也几秒钟的时间，一人影一晃，乐乐和关泰已越过巴木图，走到了鲜于步身前。

巴木图一阵虚脱，用长刀支地，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像是刚从鬼门关游了一趟似的，他本不至于这么不济，但他忽略了乐乐，若是真的打斗，他已是个死人了。

鲜于步接过信，那信是用血写在了一张草纸上，上书“步兄：吾被师弟谋害，怕时日无多，特收为我送饭的仆人关泰为徒，传他得意之刀技，还有吾女关婷，虽入侯门，但世局动乱，若哪日有难，望步兄念其旧情，救之助之！”

鲜于步看完之后，长叹一声，心中暗道“成风兄救我一命，我尚未报恩，这点小事我怎么会推脱！”又对众人朗声说道“事实已明，我也不再多说！拓儿，把关成风的传人关泰，带到后堂好好歇息。”

众宾客已明白怎么回事了，既然承认了关泰是关成风的传人，那巴克星父子肯定是谋杀掌门，杀人灭口之辈了，指点着巴木图，议论声不绝于耳.

司徒星面子上也不好看，本想立威，哪想闹出这么多事来，但刀谷的力量不容小觑，只是闷哼一声“巴木图，还不退回来！”

又大声说道“这是刀谷的私事，大家不要过于关心，呀，这是鲜于小姐吗？果然美丽非凡，在下当朝一品将军司徒星，十分仰慕小姐的美貌，特来求婚，

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鲜于嫣刚才在后厅就听到他的狂妄之语，又听一次，倒也不太生气，只是淡淡道“非常抱歉，小女子乃一介草民，受不起一品大将军的厚爱！”

她重重强调那个大字，只气得司徒星眼中暴出怒火，又不能发作，平静一下才说道“哈哈，鲜于小姐真会说笑，若是为了鲜于小姐，我宁可放弃官职，以表真心！”

鲜于嫣淡淡一笑，道“司徒大人怎会为了一个小女子放弃大将军之职，大将军实在是荣耀的紧哪！再说，小女子已心有所属，不敢抬爱！”说着，她把眼光瞄向乐乐，乐乐也正看着她，两人对视一笑，万种柔情，皆在一眸间。

其他人对这种柔情看得感慨万分，真想赶回家找到自己的婆娘，好好看上一番。没有娶妻的，恨不得马上找个老婆，恩恩爱爱的缠绵一生。

慕容器表情甚是怪异，说不清是向往还是赞叹，还是别的什么。

司徒星酸溜溜了瞧了他们一眼，又恨恨的瞪着乐乐，希望能把这个不动武功的家伙吓退，可乐乐好像感觉不到他的恨意，仍是懒懒的笑着。

“哦，就算小姐心有所属，但只要还未结婚，我就还有机会争取，记得给我留一个机会就行，没有我司徒星办不到的事！”司徒星仍是不死心，或许他没失败过，或许他认为一定可以胜过乐乐。

王乐乐见他如此猖狂，有些坏心思冒了出来，嘴角挂着懒懒的微笑，走向司徒星，应该是走向司徒星旁边的一个彩衣姑娘。

那彩衣姑娘本就对乐乐大为好奇，从乐乐从后厅出来，一直吸引着众人的目光，他长的是那样的俊美，不单单是俊美，而一种奇妙的神韵在他眼中，奇异的气质在他身上，让人一看他就生出好感，他的眼睛最能吸引人，像有无限柔情，他的身体也最为奇妙，盯着他一会，心就跳个不停一颗芳心正在混乱的思索，却见他微笑着朝自己走来，他在对我微笑耶！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心儿跳的更是厉害，俏脸儿微微发红，嘴角不受控制的笑了起来，他的眼睛真漂亮像有一束光在里面。

乐乐本想报复式的挑逗一下司徒星身边的女子，选来选去，只有这个彩衣姑娘最合自己心意，微笑中，那双勾人的眼睛，已注满了御女真气，最能让女人迷失的真气，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束轻柔的光，射进了彩衣姑娘的眼眸中。

第六章挑逗

乐乐走向司徒星的时候，众人已知道会有事情发生，都禀住呼吸，厅里静悄悄的，连司徒星一帮人都感到惊奇，只是小心的护住司徒星，以防意外发生。

乐乐不负众望，又给众宾客带来了惊奇：只见他走到彩衣姑娘跟前，轻轻拉住她白嫩的小手，缓缓走离司徒星两丈遥，他底声给彩衣姑娘说些，彩衣姑娘俏脸红成一片，羞喜的注视着乐乐，然后微微的摇摇头，乐乐又说了一句，突地她笑的花枝乱颤，乐乐也轻笑一下，又底声说了一句一什么，彩衣姑娘娇嗔的盯了一眼乐乐，说了句什么，又低下了头，乐乐又爬在她耳边说句什么，以众宾客的视角，都以为乐乐轻轻亲了彩衣姑娘一下，然后彩衣姑娘点点头，慢慢走了回去，而乐乐也笑嘻嘻的回到鲜于嫣的身边。

鲜于拓早回到大厅，他正为司徒星的狂妄而担心小妹，也担心乐乐会闹出事来，却看到乐乐走向了司徒星，他已担心的要昏倒了，心想，你小子惹了事不当紧，惹是没了药，以后我还怎么在花楼混呀。在心惊胆颤中，看完了乐乐勾引彩衣美女的全过程，这次他已彻底的服了王乐乐，见乐乐走近，忙拉到一旁，问他说些什么？

众宾客又哄闹开了，直道这次没有白来，看到这么多精彩有事情，有不少人打听，那白衣俊哥儿是谁？不多时他们已知道那是名叫王乐乐，他们一听到名字就乐开了。

发生了这么多有趣的事，把杀气大大的冲散了，众宾客见上了酒菜，边吃边聊了，也不管刚才到底发生了何事，只是把有趣的事记下了。

彩云回到司徒星那边却不太好受，司徒星带来的那四个女子，都给她白眼，不知是骗她丢脸呢，还是嫉妒她抢乐乐目光，没用把她们拉出说悄悄话呢，鬼知道！

而彩云本是奉师门之命，赶去万里盟的，对于司徒星却无任何感觉，只是在路上刚巧碰了袁灰等其他万里盟的人，才转道随他们一起，她初次下山，哪知这些人情事故！

鲜于步也很满意这种结果，虽然这个被父亲定下的亲事，虽然这个还没给自己打过招呼的女婿，虽然看不去不会武功的小子，但总能给众人带来惊奇。见众宾客恢复了吃喝，自己也落个清闲。

鲜于拓和鲜于嫣，洛珊，还有小碧小玉，围住乐乐，直问“你刚才给她说了什么？”乐乐缠不过她们，只得如实说道：

我说：姑娘，你真漂亮，像天上彩云儿－－－彩衣姑娘俏脸红成一片，羞喜的注视着我

我说：姑娘知道我的名字吗？－－－－－－－她微微的摇摇头

我说：我叫王乐乐－－－－－－－－－－－－她大笑起来

我说：姑娘笑起来真好看，像是彩云被风吹动一样，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她说：她叫彩云，今年19岁。她又低下了头

我爬在她耳边说：要小心司徒星那个大色狼，若是有事，记得找我－－－她点点头，回去了。

鲜于拓不敢相信的惊道“啊，就这么简单呀，怎么可能？”

洛珊没好气说道“不许怀疑乐郎，他说是这样，肯定是这样！”

鲜于嫣也道“乐郎肯定没骗我们！不信你去问问彩云姑娘，看她是否告诉你姓名，年龄，你就知道简单不简单了？”

“是啊，是啊！”小碧小玉接道。

“不过乐郎真的很厉害，刚见人家姑娘一次，就把人家的心给勾过来了！”洛珊自豪的说道。

“珊妹，是不是在说自己呢，我听乐郎说了，你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比人家彩云姑娘还痴心呢！格格格！”鲜于嫣打趣道。

“嗯～乐郎好坏，什么事情都和嫣姐姐说，不公平！”洛珊向乐乐撒娇道。

这时鲜于拓推了推乐乐，并把一个锦盒塞在乐乐手里，原来鲜于步朝他们走来。

乐乐忙上前施礼道“岳父大人在上，受小胥一拜！”

“呵呵，贤胥快快请起，听拓儿说，这次举人考试获了第三的名次，真是不错！”鲜于步心想，我不认你也不行呀，老子有了命令，女儿又跟你那个了，今天的表现更是出众，长相又是俊俏，唉，居然没有我选择的余地。

乐乐又把手中的锦盒奉上，笑道“这是我和嫣儿给你老准备的礼物，祝你老长寿康泰，富贵永享！”

“哈哈，贤胥费心了！”鲜于步接过礼物笑的更是愉快，必竟还记着给寿辰准备了礼物，有此心意就很满足了。

从门外突然传来恐慌的哭叫声，一个满是血的青衣半跑半爬着闯进门，司徒星那桌的袁灰跑过去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有人在青龙堂闹事，杀了几十个青龙堂的兄弟，连堂主也受伤了，他让小人前来救助！死了好多人，她一直在杀人”那个人吓的不轻，一直说个不停，神色甚是惧怕。

“多少人？”袁灰急喝道。

“一一个，只有一个女人！”

"走，快些！"袁灰冲司徒星身后的几个万里盟的人喊道。

他们连同司徒星，说声告退，匆匆离开鲜于世家。

其他宾客有的好奇，有的幸灾乐祸，都在议论纷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乐乐看着袁灰，露出怪异的笑容，陪鲜于步又说上几句，就带着几女回到鲜于嫣的小院。

青龙堂。

青龙堂里本是青色的，现在却被红色占据，红的是血，滚热的血。

一把弯刀，如残月，残如冷月，刀光划过，如流星殒落，凄美悲凉，刀落在哪，哪就有悲凉，招招致命，有攻无守，青龙堂普通帮众已被刀光吓破了胆，那刀使刀的只是个女人，肌肤白嫩如水，成熟而颀高的躯体，每挥一下弯刀，那柔美诱人的曲线都能吸引男人的眼珠，那美是致命的诱惑，确实致命，因为这短短的几分钟已有十多个人被致命。

女人面冷如霜，盯着青衫的普通帮众道“李柱在哪？若是不说，你们全得死，像他”一道半月闪过，那人的头颅与身体乍分，刀速过快，那人只觉得脖子一凉，就倒看见自己的身体，可那身体为何没头头还没落下，身子却中间裂成两半，那人最后的想法——那身子分的可真均匀。

“姑娘找李某有何指教？”李柱本不想出来，但若是再不出来，恐怕手下都会死光的，到时被盟主追查下来，生不如死，还不如现在出来呢！

“李柱，哈哈哈，有何指教？当年你无故杀我全家，今天我江小薇回来报仇啦！”又砍死几个挡路的小兵，缓缓逼向李柱。

李柱见她刀法精简毒辣，心里极为惧怕，道“呵呵，恐怕姑娘搞错了吧，我李某怎不记得何时杀过你全家？”

“哈哈，你居然忘了，那我再说一遍又如何？十一年前的八月十五，月下，情人河畔，渔家草屋，先杀我爹，再杀我弟，奸杀我娘，你都忘了吗？”她咬着牙，一字一字的说道。

李柱额头的汗水滚落，奸杀那个少妇，本以为无人知晓，怎么会露下这个丫头，妈的，若是当时找到丫头，连她一块奸杀岂不是更爽，天，我居然犯下这个大错，不能原谅，最不能原谅的是，居然得意忘形，露了自己的底细，我当时怎么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呢！

“想起来了吧，哼哼，那就去死吧！”她已挥起弯刀，刀因仇恨，变得更加阴沉，刀光如残月，劈向李柱。

有去无回，只杀不防，李柱被她的凶残吓的实力大减，百余招过后，他一口真气未跟上，脚步大缓，那弯残月已洒向他的脖子，他惨叫一声，从石阶上滚了下去，大喊“挡住她，挡住！”

原来那一刀本能要了他的命，但被他用左臂挡了下，丢了一只胳膊，保了一条命。

青龙的堂的帮众还有三十多个，但迫于命令，颤抖着扑上去送命，鲜血四溅，骨肉纷飞，惨叫声如临地狱，李柱被十多个手下，护到内堂，严守以待。

司徒星和袁灰等人回到青龙堂的时候，他们本是见惯血腥的人，但看到这场面还是不禁皱起了眉头，整个青龙堂内，横七竖八的躺着四十多具尸体，每具尸体都肢体不全，要么头体分离，有的还分成了三四半，李柱少了一只胳膊，半卧在内堂桌子底下，桌子外面还有二十多个浑身是伤的普通帮众，战战兢兢的护着李柱，见是袁灰带人回来了，那些站着的人才突地坐倒在地上，有的还哽咽的哭出声来。

袁灰拎起一个还算正常的汉子问道“究竟怎么回事？”

“一个女人，一进青龙堂就问李，李堂主在哪，我们不说，她就开始杀人，杀到李堂主出来，声言要找李堂主报仇，说李堂主曾经杀她全家，她见到李堂主，就不要命的杀人，谁挡在她前面她就杀谁，她身上受了很多伤，但直到她杀不动了，才走”

"噢？这么说是私仇了？"袁灰问道。

“好，好像是的！”

“李柱，你何时惹上这么厉害的仇家？”

“我，我也不知道，我哪记得她是哪家，她的武功全是杀招，看不出是何门派的她用的是把弯刀！”李柱脸色好了许多，断臂的伤处已停止流血，见性命保住了，精神也恢复许多。

这时袁灰带的人回报道“有人看她往城南逃去，地上多有血迹，我看她逃不远的！”

“继续追踪，找到人后，立马通知我们！”

枫叶林。

枫叶林在鲜于世家的院后，从鲜于嫣的院子，穿过几道小道，就能外面的的树林。

乐乐给花铁枪烧些纸钱，道“老鬼师父，我过明天就要离开洛城了，希望你一个在那边过的开心，我也去闯荡江湖了，要完成你常常遗憾的事情，放心我不会强来，你的教导我一直记着呢！下次回来的时候，会把仇人的死讯带回，请放心！”

“乐郎，你已经跪好久了，咱们该离开了！”洛珊道。

乐乐拉着洛珊的手，走出枫林，道“珊儿，明天我想去趟皇城，听人说，若雪带着魔教的人，在皇城正找万里盟报仇呢，我怕她出意外，想过去看看，你就在这陪着嫣儿，或者在洛王府也成！”

洛珊不依的说道“可，我想一直呆在你身边，不想离开你，好哥哥，好夫君，就让我跟你一起吧！”

“这一路上不定遇到什么危险呢，若是你受了什么伤害，我会很伤心的！”乐乐抚摸着她的小脸说道。

“不嘛，这几天见不到你，人家不知道多担心，呜呜，你说过一直陪着我的”洛珊眼中泪花滚滚，忍不住哭道。

“好珊儿，不哭了，我会尽快回来的，只要把若雪劝回来，我立马就回洛城，哪也不去了，再说洛城还有嫣儿陪着你呢！”

回到鲜于嫣小院里，洛珊还在哽咽，鲜于嫣忙帮洛珊擦干眼泪，关心的问道“怎么了珊妹，是不是乐郎欺负你了？”

“乐郎明天就要离开了，他不带我去呜呜呜！”洛珊听她一问，又大哭起来。

“我当是什么事呢，乐郎不带我们，肯定有他的原因，你不是一直信任乐郎的吗，这次怎么不听话了？”

见鲜于嫣能理解他，乐乐倒放心不少。

“我只是舍不得乐郎离开！”

鲜于嫣百般劝解，洛珊才停止哭泣，眼圈依是红的，别有一番风韵。

乐乐又去拜别鲜于冶，鲜于步，找到鲜于拓，给他十丸“花劫”，嘱咐他多多照看一下鲜于嫣等人，关泰听到乐乐要去皇城，他刚好要去南陵，愿与乐乐同行一段路，也好有个照应。

夜里，乐乐因明天要离开，对众女更是卖力讨好，真杀得众女连声求饶，方才泄身，休息片刻，天已大亮。

乐乐没有叫醒众女，恐怕她们醒后又是哭哭啼啼的，悄悄的带着关泰离开鲜于世家。

第七章解药(上)

乐乐和关泰随便吃些早点，带了些干粮，往南走去，从洛城南去九百多里，便可到达皇城，此路多是秀山媚水，名胜古迹多不胜数，乐乐肩上歪扛着追心剑，雍懒的东望西望，毫无英雄侠客逼人气势，他更像是游山玩水，拿着宝剑当玩具的富家公子，身着鲜于嫣为他新制的纯白武士服，潇洒俊朗。

关泰身背聚阳，上身灰色劲衫，下着黑色武士裤，彪捍利索，骨架高大，比乐乐高上半头，虽然有些憨厚，但浓密的短须黑亮，一看就是不好惹的角色，倒是很像乐乐的保镖。

出了洛城南门，清爽的秋风徐来，顿觉舒逸，乐乐长长的吸口气，伸了个懒腰，突地在右前方看到个熟稔的身影，背着个小包，踱来踱去，像在等待某人。

乐乐大叫一声“喂，你在等我吗？”

“啊，是呀，不，我在等个朋友！”慕容器猛的看到乐乐，一急之下，倒也说了实话。

“哦，好失望，那算了，你在慢慢等，我和阿泰先走了！”乐乐自从知道慕容器是女人后，也颇为留意她，自己一出鲜于世家，就有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只到刚才快出南门的时候才消失，刚才本是试探的打趣她几句，没想到套出了实话，见她不承认，但想继续耍她。

慕容器一听，就急道“我，我那个朋友可能不来了，我跟你们一起吧，路上好有个照应！”

乐乐冲她撇撇嘴，一副我就知道会这样的表情，慕容器脸色不变的笑道“走吧，今天的天气很好呢！”

关泰好像很喜欢交朋友似的，见她和乐乐认识，便道“是呀，多个人多个照应，我看这位兄台神蕴内敛，武功应该不错，我叫关泰，朋友都喊我阿泰！”

“我叫慕容器，关泰兄，昨天在鲜于世家我就见过你了，你的刀法真是厉害！”慕容器跟关泰说着话，却眼光却一直在意着乐乐，见乐乐越走越快，一点也没有和她说话的意思，不禁有些心痛，不明白哪里得罪他了。

“慕容？你是陌野城慕容世家的人？听说慕容世家的武功很是独特，我听师傅说过，要我行走江湖的时候要多多注意！”关泰做出很敬重的神情。

“哪里，只是一些拳脚功夫而已！”见乐乐走的更快了，忙急走几步，和乐乐并肩，问道“王兄，我没有得罪你吧，你今天怎么不理我了？”

“有吗，不过也是呀，昨天我也没理你，今天也没有必要理你呀！”乐乐头也不转的说道，声音也听不出带什么样感情。

“你，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刚才还好好的！”慕容器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为这样，感觉被极重要的人冷落了一样，心里一下子空荡荡的。

乐乐突然止住脚步，盯着慕容器的双眸一动不动，忽地一笑“你做个女人倒还不错，干嘛非长胡子呢，看眼泪都快出来了！”边说边用手抚了一下慕容器唇上的假须。

慕容器看到乐乐的笑容心里踏实多了，仿佛快乐自信一下子又回到了身边，难道他已知道我是女分男装，怪我没有告诉他实情？

关泰不明所以然，埋怨乐乐道“乐乐，你能这么说慕容兄，是男人都会长胡子，你现在还没长，以后肯定会长的，你不会因为不长胡子而不高兴吧，其实呢，我到二十岁才长的胡子，长了两年才有今天这么长，我跟你说呀，长胡子其实是件很麻烦的事”

“阿泰，没想到你这么能说，可”乐乐还没说完就被关泰打断。

“其实胡子的麻烦还不止这些，我师傅被人囚禁的时候，喝口稀饭都能粘在胡须上，还得用布”

乐乐白了慕容器一眼，再狠狠的把目光移到她一抹假须上，又面露痛苦的捂住耳朵，冲她眨眨眼睛，心道：“

这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然我就一个逃掉，跟关泰一起，是个严重的错误。”

慕容器犹豫了片刻，遂转过身，从怀里掏出个瓶子，倒出些药水，抹在胡子上，然后轻轻把的胡子撕了下来，一张极有女人味的脸绽放在乐乐眼前，一身男式儒袍，别有风情，怪异的感觉不复存在，她轻轻抬起了头，对乐乐软语道“我的真名叫慕容琪，王，其，琪。这这次我可没再骗你什么了！”声音也是那么柔美，不再是刚才的底沉的男腔。

乐乐点头，满脸是赞赏的表情，笑道“我最讨厌别人欺骗我，特别是亲密的人！你真正的容貌才适合你，去除伪装才最漂亮，我也不欺骗亲密的人。”

慕容琪听的心中悄喜，他把我当成了亲密的人吗？可我没有钟若雪和鲜于嫣她们漂亮，我的容貌他真的会喜欢吗？哼，他喜不喜欢关本姑娘什么事！不过他对我笑的时候，我心里可开心了

唯一搞不懂的就是关泰，他习刀虽有天分，对于此等变换，想了许久才明白，原来是易容术呀，那岂不是要喊她慕容姑娘了吗，哦，是呀，应该是这么喊

，我记得师父教过我的。

“喂，慕容啊，你干嘛非女扮男装参加什么科举呀？”乐乐见她坦诚相对，话也多了起来，何况还是个不错的美女呢，曾经在修习御女心经时，经发过誓，要善待女人的。

“只是觉得好玩，在家里什么事都是长兄过问，即使有心想为家出力，也得不到爹爹以及族里的长辈们的同意，我只想出来证明一下，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说这话的时候，她又是一脸的自信和满腔的不平。

“我可从没看轻过女人呀，再说你真的很不错，这次应试的第一名呢！”乐乐由衷的夸道。

“呵呵，是运气而已，若是王兄的用心的话，我肯定比不过你的，你的诗词那么好，只是你应试的那篇治国的文章得分底，我想一定是你故意的，对吧！我却写不出像《春江花月夜》那种意境优美的好诗。”慕容琪面露崇拜之色，美眸闪亮的盯着乐乐。

“哈哈，哪有，治国我没兴趣，所以写不出来，哪有故意之说！噢，阿泰哥，怎么不见你说话了？”

关泰憨笑道“你们讲的这些我都不懂，我自小在柴房做事，平时只学些拳脚功夫，认得几个名字，接不上你们的话，若不是师父，我现在还在柴房打杂呢！”

“哦，那你除了会刀法，还会些什么呢，打猎会吗？”乐乐不怀好意的说道，因为已到中午，肚子饿了起来，又暂时不想吃干粮，只得骗他去打猎了。

“打猎呀，我会，我会！从十多岁我就跟着些房的老陈打猎，如今的功夫比以前好，打猎更是轻松！”关泰一提到他会的东西，又兴高采烈的说个不停。

“是吗，我看看你的水平如何，我俩在前面那棵树下等你，多打些东西，要你偿偿我的烧烤手艺！”乐乐继续给他下套。

关泰也有些饿了，听到乐乐如此说后，激动的拍拍胸脯，笑道“你们等着”话未说完就跑进林子深处。

“你，你真的会烧烤吗？”慕容琪怀疑的问道。

“嘿嘿，你不信？我的女人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从不怀疑！”乐乐神秘的冲她笑道。

“那，那我也信！”慕容琪心慌之下，说出这句暧昧的话来，说完她突地想到有些不对，脸色绯红一片。

乐乐倒没在意，在附近找些干柴，准备点火，这时从林中传来关泰兴奋的欢呼声“打到一只肥的！”他把一只没头的野山羊扔在了旁边，又道“怎么样，足够我们三个吃吧！”

“啊呀，阿泰果然厉害，那麻烦你把它的皮剥了，再把内脏取出，然后你就等着吃吧！”乐乐已把架子支好，选了几根新鲜的枝条，用来串肉。

乐乐见关泰用刀谷的掌门信物，聚阳刀切肉，心中暗笑“哈哈，若是巴克星知道他苦苦想要得到的聚阳刀，在切羊肉，不知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啧啧！”

“王兄，你笑的好奇怪呀，你没事吧？”慕容琪关心的问道。

“哦，没事，我只是在想你们吃过我烤的肉，一定再也不想离开我的！”乐乐说过的谎话比说过实话多上个几十倍吧，所以刚才那句“我从不欺骗我最亲密的人”－－

这句话本身就是句经典的谎言。

慕容琪随口说道“我没吃过你烤的肉，也不想离开你！”

“噢？这是你的心里话？”

慕容琪俏脸微红的说道“我，我刚才没说什么吧！”

这时关泰已把羊处理干净，并分成合适大小的几块，串好放到了烤架上，道“乐乐，看你的了！”

乐乐这才把目光收回，转到羊肉上，火焰升起，淡淡的肉香已飘散，半熟的时候，乐乐从包里掏出个小盒，打开盒子，里面有浓浓的调料味传出，说道“这是我和独家配料，别人学不来的！”

撒上一遍，等烤到皮肉金黄，香油乱滴的时候，再次撒上淡淡的一层，略烤片刻，去火即成，香味早把三人引来食欲大动，一见烤好，迫不急待的想偿偿究竟。乐乐取下一个前腿递给慕容琪，见乐乐首先想到她，心头娇喜，远比吃到肉还要高兴，吃下一口后，幸福的大叫出来，“真的很好吃耶！”

关泰也拿到一个后腿，狂吞几口，来不及嚼，又要往嘴里塞，那表情就像饿了十多天，突然捡到一个馒头一样。

乐乐拿起剩下的一个前腿，暗道，肉还是前腿最香美，啧啧，这前腿足足有七斤多，真不是肥嫩。又见慕容琪吃的毫无淑女相，戏道“小琪，是不是不想离开我了？”

慕容琪吃的正开心，没注意乐乐说什么，只连连点头，半天才明白乐乐说的是什么，顿时红着脸低下了头，吃的慢多了，不知在想些什么，一时微笑，一时皱眉。

乐乐突然底声道“有人来了！”

第八章解药(下)

这个树林离官道较远，人很少来的，这两人藏在暗处不露声色，肯定不安好心，乐乐最先发现来人时，他们已欺身五丈左右了。

相继慕容琪也觉查到了，关泰刀法虽绝猛，但内力稍差，只到近身三丈时才能感到对方。

乐乐心道“听他们步法稳健，内息深长，肯定不是泛泛之辈，不知是哪路人？难道青龙堂又派人来杀我的？听我救师父的时候蒙着脸呢，应该没人认出我，洛珊说，那个笨蛋孙虎已经被洛王府击毙了，要找我也不会这么快的，目标应该不是我！”

想道这里，又安心不少，轻声道“继续吃，浪费了可就不好啦！”

那两人已感觉到乐乐等人的异状，心知已被发觉，也不再隐藏，从树后走出，那二人三十多岁，打扮穿着相近，身背长刀，刀也相似，就像关泰手中的聚阳刀。

乐乐看他们二人从树后走出，皱皱眉头，冲他们喊道“我最烦吃饭的时候被人打扰，等我吃好了，你们在过来！”

慕容琪小声喃喃道“你刚才不是说，最讨厌别人欺骗你吗，怎么又变成了这句？”

乐乐冲她一笑，道“都讨厌，以后还有别的呢，你慢慢记！”

慕容琪想说“我才不记呢”，张张小嘴，终是没有说出来。

“我们也不想打扰，可肉实在是太香了，我们哥俩实在忍不住，想讨些吃，如何？”其中一人笑道。

关泰憨笑道“原来是两位师兄，这些肉还很多，反正我们吃不完！肉真的很好吃呢！”

另一人面露尴尬，道“关泰，其实我们是来追回聚阳刀的！”

“我知道，呵呵，咱们吃过再打也不迟，我兄弟烤的肉真的很好吃，师兄尝尝就知道了！”

“呵，那我们就不客气了！”那二人说道。

慕容琪已经吃好了，从包袱中取出纸巾擦干净油手油嘴，冲乐乐满意的一笑，又分给乐乐一些纸巾。

“两位可是刀谷的关驰，关离两兄弟？”慕容琪问道。

两人停下吃肉，对慕容琪笑道“不错，敢问阁下是？”因为慕容琪还穿着男装，一般人并不能一眼认为她是女的。

“我是无关紧要，两位十年前就已名扬武林，怎么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你就不怕我们在肉里下毒？”慕容琪道。

“关泰憨厚老实不会下毒，而你们二位相貌非凡，也不像是坏人，不然关泰也不会和你们在一起的，再说，你们都烤好我们才来的，不可能知道我们要来，提前下毒”

乐乐突然邪笑道“你们就这么自信，你再看看我像好人吗？”乐乐这一笑，还真是说不出的邪气，眼中凶光闪闪，又道“两位是不是下腹有种烫热的感觉，而且还越来越热嘿嘿中了我了化功散，不出一个时辰武功就会全失，到时哼！”乐乐冷冷的看着他们，眼睛露出可怜弱者的神情。

“啊，你怎能？”他二人吓的把手中的肉扔在地上，脸色大变，豆子般的汗珠现在额头，翻身退出十多步，拔刀露出戒备状。

“啊，乐乐，你怎么能下毒呢？”关泰已吃好，怔怔的盯着乐乐。

慕容琪也妙名的盯着乐乐，她本是无聊，随便逗人玩玩，哪想到乐乐真的下毒。

“关泰，他们来抢你的刀，干嘛还给他们客气，下毒多省事，啧啧，我真是太聪明了，喂，你们两个现在是不是皮肤也发烫了，再不吃解药可就功力全废了。啧啧，可怜刀谷离驰双刀，在此英年早逝了，真是可惜！”乐乐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呀，你们怎么不说话，哦，在运功逼毒呀，没用的，我的药，是逼不出来的，别在费力气了，现在是不是很冲动呀，很想找女人啊，没错，等你体内的这股热流冲出体外，你的功力也就全失了，啧啧，现在求我，或许还有救”

“这位兄弟，你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吧，若是合理，我兄弟自是答应。”关离果真逼不出什么，但却实有乐乐所说那些症状，很想找女人的那种症状。

“是啊，是啊，乐乐兄弟，我师兄练功不容易，要是废了多可惜呀！”关泰也忙着求情。

“你们说话算话吗？”乐乐笑道。

“他们二人很有侠义之名，在当年游历江湖的时候，以诚信著称的，你有什么要求就快说吧，你可别真的废了他们的武功呀！”慕容琪也觉得乐乐有些过份，忙着求情，怕乐乐闯出祸端，若是在江湖上传出有废人武功的药物，肯定会受到万人的追杀。

“那好，既然都为你们说情，我也信了，只要你们答应立马回刀谷，不再找关泰的麻烦，我就给你解药！”

关驰，关离二人紧张的神色顿时一缓，没想到会是如此简单的条件，他俩心中暗暗发誓，下次再也不贪嘴，不会再犯此大忌。二人已喘道粗气说道“好，我们答应，就此回谷，不再向关泰追回聚阳刀。但刀谷的其它人会来，我可管不了！”

“嗯，你们不来就行了，别人来是别人的事！”乐乐笑了，像是嫖客看到小姑娘一般，看你怎么被我玩耍！

“那，那解药？”二人的皮肤已变得通红，眼中像有火焰喷出一样。

“解药，哈哈，解药我没有”

"你！"这是四个同时说的，不可思议的看着乐乐。

“王兄，你怎能这么言而无信，再说他们二人也不是坏人，你能这么过份，若是再你不给，我，我可生气啦！”慕容琪有些气恼的说道。

乐乐盯着快要暴走的慕容琪，嘴角怪笑，又接着对关驰说道“别急，我王乐乐没有那么卑鄙，解药在妓楼，随便找个姑娘就能解去你们身上的毒药啦！”

“啊，那你给我们吃的药是”关离，关驰惊诧的问道。

“啧啧，两位难道没吃过春药吗，若是两位再不去找个女人泄泄火，恐怕真的出些什么意外，我可担当不起，哈哈，最近的小城离此也有四十多里，晚了会出事的，两位记得约定呀，不送！不送！”乐乐诡笑道。

关驰，关离二人，哭笑不得，刚才吓的不轻，听说只是春药，心神松懈的同时，药效更是大增，跨间的阳物已硬如钢铁，怪叫一声，奔向远方。

乐乐转过头，怪笑着盯着满脸羞红的慕容琪，道“你刚才又不信任我，我该怎么惩罚你呢？”

第九章表妹(上)

关泰听到乐乐要惩罚慕容琪，忙劝道“乐乐，慕容姑娘又没做什么坏事，你要惩罚她？欺负小姑娘可不太好吧，虽然你帮我吓去了两位师兄，可欺负女人总是不对的。”

“喂，阿泰哥，你啥时见我欺负女人了？”乐乐皱皱眉头，装出很凶的样子。

“啊，看到没看到，但刚才你说”关泰纳闷道。

“拜托，我明明说的是惩罚，不是欺负，唉，没心情了，喂，小丫头，赶快起来上路了，你阿泰哥帮你求情了，先记着，下次再欺负，不，是惩罚！”

“哦，我又没要阿泰求情！”慕容琪一副很失望的样子。难道她很想被欺负吗？

关泰喃喃自语道“我帮她求情，难道也有错吗？真是搞不懂！”

说说闹闹，三人又踏上往皇城的山路，只是慕容琪再无当初男子的豪气，像是满怀心事的小姑娘般，和乐乐并肩走在一起。

乐乐看到前方不远处的俊峰飞瀑，在阳光下鲜亮缥缈，不禁诗意大发，吟道：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慕容琪正愁容满面的走着，忽听到乐乐的诗句，顿时神采飞扬，开心的叫道“每次听王兄吟诗，都有种让我惊叹的感觉，这诗真好听！”

“小丫头，别整天王兄来，王兄去的，你现在不是慕容器了，你是慕容琪，喊我哥哥就行了！”乐乐嘴角挂着坏笑，盯着她的眼眸。

“谁是小丫头，我比你还大大好吧”看着乐乐摄魂般的眼光，她又一次示弱了，“哥哥！”声音比蚊子还小。

乐乐歪着头，把手中的长剑支在地上，故意道“什么，我听不清！”

慕容琪无奈的再次喊道“哥哥”又指向前方的瀑布“哥哥，我想去瀑布下面玩！好不好嘛”最后这一句，用上了撒娇的语气，乐乐听的是心神大震，暗叹，这小丫头嗲起来，还真是媚力惊人。又想到下一个小城只有几十里，玩上一阵子也赶得上投宿。

道“好吧，从前面那个小山坡下去，应该能到瀑布下面吧！阿泰哥，应该没意见吧！”

“你们都商量好了，再问我管用吗？嘿嘿，我又不急着赶路，也想去看看！”这小子也不傻嘛！

走到山坡的半山腰，就能听到瀑布声，哗哗的水流，不绝于耳，三人更是兴奋，奔跑起来，慕容琪本是担心乐乐的武功，见他轻轻松松的跟着自己，一点距离也没拉下，就觉得他得轻功似乎比自己的还要好，虽有些好奇，但仍是没有问他。

“嘘，停下，右面的林子有打斗声！”又是乐乐先喊道，他的内功对六感的开发极有功效，同等功力下，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动静。

他们相信乐乐不会以这种事开玩笑，遂停下奔跑，悄悄的跟着乐乐，往声音发出的地方走去。

打斗声走走停停，越来越远，山路还有血迹，直入林子深处，连瀑布声都听不清了，林子有消声的效果。几人断续跟着血迹往林的深处走。

树林中有一片小空地，树林不是很密，阳光能透进来，不是很阴暗，五个人围着一个浑身是血，手持半月弯刀的女子，最奇特的是，被围的还有一条蛇，蛇身赤红，长约一尺七寸，身体程三角形，头如三角形的底，尾巴如三角形的尖，蛇眼碧绿，凶光闪闪，正是风月国有名的毒蛇－－赤三角。

那蛇正在徘徊，时而敌对着那受伤的女子，时而想钻出人群，不安的来回扭动，但速度惊人，快如闪电，慕容琪怕蛇，小手紧张拽住乐乐的手，她手心被冷汗浸湿，乐乐回头给她一个安心的微笑，反手抓住她的小手，紧紧的握在手心。

那围着女人和蛇的五个人，有几个乐乐见过，正是万里盟的人，一个是袁灰，断了一只手的李柱，闪电剑吴青，巴木图，还有一个中年拿刀，乐乐不认识。心中暗自盘算：“那被围的女子应是昨日袭击青龙堂的人，虽看不出模样，但身材还是不错的，可惜全身都是伤痕，那条赤三角好大，普通的这种蛇只是七寸以下，难道是异种赤三角袁灰也在，怎样把他给宰掉呢，还有那个李柱，都是该死的人，要是为了若雪着想呢，应该把他们通通杀掉可他们五人功力都不弱呀，不好办！”

场中有了变化，那条蛇最终还是选择突围逃走，他也聪明，冲着最弱的，并且带伤的李柱那里突围，快如闪电，李柱也被种速度吓了一跳，“啊”的一声，吓意识的抬起手中的剑，也该那条蛇倒霉，居然把鄂下最弱的七寸处，撞在了李柱的剑尖上，那蛇那种了怪异的嘶叫，一口浓浓的液体喷向李柱，液体快如流星，李柱一惊一吓中，正为自己杀了蛇而高兴，哪想到赤三角晕还有这么一手，那股腥臭的浓液正中他的脸部，他顿时发出一声惨厉的狂叫，摔在地上，翻滚几下，全身肿胀，瞬间变成了一个胖子，脸部已被灼成黑色，露出森森头骨，骨头也是黑色的。

万里盟的人又是恐惧，又是侥幸，恐惧的是那毒液，侥幸的是死的不是自己。

但那种刺鼻的腥臭仍让场中的他们忍不住要吐，至少拿刀的那人吐了，其他人也掩住鼻子，被围的女子趁机跃出包围，朝乐乐这边跑来。万里盟的人缓过神来，紧追过来。

乐乐沉声道“帮那个女子！”其他两人同时点头，达成一致。

受伤女子行动不太方便，逃过乐乐身边的时候，已被追上，正在无助之时，乐乐一声不吭的拔剑飞身扑向袁灰，追心长啸，红光大盛，杀气锁定袁灰，袁灰手持青弓，但因为在林中，不方便用箭，所以他弓上并无白羽箭，乐乐这一剑刺的太早了，让袁灰略有防备的时间，红茫飞向袁灰心脏，他已经侧开身子，躲在了一棵后，乐乐脚一着地，一道长长的剑气，削向他扶树的胳膊，这剑气来的突然，而且距离很远，袁灰没有想到乐乐能发出这么长条的剑气，这一剑气正削在他的左小臂上，剑气轻易的突破他的护身真气，伤口深能见骨，吓的魂飞天外，心道“好狠的小子，昨天还以为他不会武功，却想不到如此厉害，若不是有护身真气，我这条胳膊就废

了，再了不能拉弓了，真险！”

慕容琪缠住了闪电剑吴青，吴青哪想到这里不有人偷袭呀，明明听说那女子只有一人，哪来的同伴呀，一惊之下，被慕容琪攻的连连败退，两人都是以快打快，掌风，剑气频频交接，只是吴青打的极不舒服，明明一剑剑去，却被一道奇异的力道扭转了方向，那剑若不及时撤回变招，必然刺中自己，这是从未遇到的怪事，不轻易生气的他，也被这股奇怪的窝囊事惹的怒火中烧，一不留神，一剑刺中了自己，这一剑明明是自己拿手的绝招，幻出十几道剑影，只有一剑是实招，攻她右胸，谁知被她轻轻挥手，那剑却自动刺了自己右胸，他胸中闪过一道亮光“慕容世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他是慕容世家的人，怎么可能给万里盟做对？”

关泰缠上了巴木图，两都是使刀，而且还是同一个门派的，关泰使用的是掌门才会的绝学－－烈阳斩，刀法阳刚，刀势猛烈，刀气发出，如烈日普照，耀目刺眼，刀气为火红色，被劈到的草木皆化为灰烬。巴木图虽然从小习武，虽然内力比关泰深厚，虽然刀法娴熟，虽然实战丰富，但他的刀法遇到烈阳斩，就似老鼠见到猫一般，碍手碍脚，使展不出平日的六成，直被关泰逼的防多攻少，战斗中的关泰不见平日的半点憨傻，只见如怒目金刚，威风八面，每一刀都有一去无回的魄力，狂吼一声，发出最强劲的一刀，刀气如虹，夹着火辣辣的阳刚真气，斜劈向巴木图的头部，巴木图大叫一声，险险避开，便头发被削掉一缕，断痕上还冒着刺鼻的胡味，应是真气灼的。

而受伤的女子被中年拿刀者缠住，受伤女子虽然因失血而脸色苍白，但手中的弯刀甚为凶猛，招招致命，有攻无守，弯刀划下，如残月当空，凄凉悲美，弯刀短小，变化无常，直杀得那中年人额头冒汗，步法大乱，未败先惧的架式，他本是江湖中颇有名气的“君子刀”鲁明，擅长的刀法平和稳正，哪见过如此不要命的刀法，直呼“我命休矣！”

乐乐一剑没有把袁灰刺死大叹可惜，但见他因臂上流血，疼的面部扭曲时，心头已是大的解恨，袁灰因为受乐乐的杀气牵引，不敢给自己点穴止血，那血顺着伤口如绢绢细流，一条线的往下流，显然是作到了血管，他脸色苍白的问道“王乐乐，你为何要袭击我们，你可知我们是万里盟的！”

“哦，你是？哪位？”乐乐装作不认识。

“我是万里盟的青弓袁灰，你该听过吧！”袁灰满怀希望的问道。

第十章表妹(下)

乐乐知道他武功不低，不可能一击必杀，若是被他逃走，迁怒到鲜于世家主麻烦了，于是道“哦，没听过你的大名，不过你说是万里盟的，我也就相啦，看你也不像是坏人，是吧！”

“那你为什么袭击我们？”袁灰得理不饶人。

“我哪里知道你们是谁？这林子里黑呼呼，看你们几个大男人，追杀我表妹，我当然要出手了，既然你是万里盟的，是好人，那咱们就停手吧！”

转过头喊道“都停手，别打了！一场误会，误会！”

关泰和慕容琪稳占上风，听到乐乐的话，瞬间就停了下来，而那些处于下风的几人，更想停下来，于是说停就停，只是受伤的女子和鲁明还在打斗。

乐乐瞄了一眼袁灰，意思是我们都不打了，你也该管管你的手下吧！

果见袁灰大喝一声，道“鲁明，住手！”

鲁明苦笑道“我也想停，可这位姑娘不停手！我有什么办法！”

乐乐干咳两下，喊道“表妹，住手，一场误会，哦，对了，停下再说嘛！”

受伤女子正是体力不支的时候，见场中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打斗，难道那白衣少年口中的“表妹”会是自己？他刚刚帮了我，应该不是敌人吧，若是敌人，自己早就死了吧！不管了，赌上一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用有些沙哑的声音叫道“表，表哥，是你吗，我是江小薇！”

“啊，小薇呀，我是你乐乐表哥呀，天，你怎么伤成这样！到底怎么回事，说出来，哥给你做主，是哪个王八蛋欺负我妹妹，出来！”乐乐的表演还真是逼真，先是一种震惊，悲伤的表情，然后再是大怒，非要给妹妹出头的那种霸气。连关泰和慕容琪都被唬住了，以为真的是乐乐的表妹，更别提袁灰那几人了。

连当事人江小薇都懵了，真以为那人就是自己表哥，多久年没有家人疼爱，自从家人被李柱杀光以后，自己侥幸逃出，就一直学习武技，以期能报仇，后流落到漠沙国，为学习刀法，受尽欺侮，还被男人欺骗，在自以为快要死的时候，有个长的极俊俏，又能为自己出头的哥哥，那是多么好的事呀，她不觉然已泪如珠落，哭叫着扑在乐乐怀里，大哭道“哥～你来救我了，呜呜呜，哥，他们都欺负我，呜呜，你要帮我呀”

乐乐先是被自己感动，然后才被江小薇的哭声感动，这哭声含有多少辛酸，多少苦难，多少折磨呀！乐乐也落下了几滴眼泪，安慰道“妹妹，别哭了，找到哥哥什么都不要怕，来，让我看看你的伤！”

江小薇本是被突然而来的温情感动，但扑到乐乐怀里后，却感受到真正的安全温暖，那长久以来冷漠坚韧的心，因此溶化，听到他要看自己的伤后，才渐停哭泣，哽咽道“全是外伤，没事的！”抬头看到乐乐眼中的泪水时，她的心快被幸福占满了。

乐乐擦一下泪水，从怀里掏出花铁枪生前配的止血药和补充体力的紫玉丹，各倒一颗，递给江小薇，她略有疑惑，不知该不该吃，来历不明的药，但看到乐乐满脸的深深关怀和未干的泪水，便不再犹豫，把药吞下肚子。

慕容琪是个女人，感情自然丰富，被乐乐这场演过头的戏，感动得哇哇大哭，比江小薇的眼泪还多，见乐乐给她喂药，也哽咽着扑过来抱住乐乐，哭道“乐乐，呜呜，我太感动了，我若是被人欺负了，你也会帮我吗？”

女人呀，到这个时候了，还在相互攀比。

乐乐转过身，把慕容琪抱在怀里，亲了亲她脸上了泪水，温柔的说道“谁要是欺负我的琪儿，我当然找他算帐！”慕容琪哭的乱糟糟的，哪想到乐乐会亲吻自己，又听到乐乐温柔的安慰，情不自禁的主动吻在乐乐的唇上，乐乐了毫不客气的回吻她，舌头习惯的滑进她的嘴里，香舌交缠，两人忘情的对吻起来。

刚才连万里盟的几人也被

乐乐和江小薇的“兄妹”情深所感动，都情不自禁的落下英雄泪，但转眼看到乐乐亲吻一个男人，这次让他们开了眼界，直有种有吼叫的冲动，果然，有人忍不住也叫起来“啊～”不过这声音怎么有点惨凄凄的，那声音又接着道“有蛇呀，我被蛇咬了！”此声音来自鲁明，他狂吼着想挣脱咬在他脖子上赤三角蛇，但挣了几下，终于没了力气，脸色发黑的倒下去了。

“好多蛇呀！”巴木图也狂吼道，催动护体真气，把自己裹起来。

只见树林中的草地上，“沙沙”作响，红油油的，一片片，如潮水般的红色浪涛，冲这边围来，较快的已到自己脚下了。

慕容琪尖叫一声，跳着抱紧乐乐，脚不粘地，乐乐长啸一声“上树，快上树！”

众人被乐乐的这声长啸惊醒，纷纷使展轻功跳上离自己最近的树枝，乐乐和慕容琪，江小薇三人在一棵树上，刚跳上树，那红色大潮已来到他们刚才站着的地方，众蛇鸣嘶，腥臭冲天。

慕容琪被这蛇群吓的不敢睁眼，钻在乐乐怀里，瑟瑟发抖，江小薇吃下了药，身体大好，血不流了，还恢复了不少力气，只是也被这凶残的赤三角蛇群吓的不轻，刚转红晕的脸，又变得刹白。

紧紧扶着乐乐的肩膀，生怕掉下去，被蛇吞没，乐乐一手抱着慕容琪，一手紧握着江小薇的手，他三人所在的这棵树比较大，他们坐在一个四叉粗枝的根端，倒也不是太挤，只是树下那蛇的嘶鸣声，另人烦燥不安，还有蛇不断的跳跃着，想上树，弹跳力有限，它们的身子也太短，无法缠绕树干，所以只能树下乱叫，对树上的人，无能为力。

刚才还在活蹦乱跳的君子刀鲁明，被蛇群游过，已变一具骷髅，黑色的骷髅！

众人皆露心寒之色，袁灰对不远处的树干上问乐乐“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这种蛇喜欢独自生存，怎么会团结在一起，围攻我们呢？”

乐乐想起了李柱杀死的那条巨型赤三角蛇，喊道“你们的人，杀了赤三角蛇的蛇王！它们报仇来啦！”

“那现在怎么办？”袁灰问道。

乐乐心中暗骂“我管你们死活，你们全死了才好呢，省得老子将来动手麻烦！”但嘴上去说，“慢慢等吧，这种蛇不怕怕剑气，不怕真气掌劲，力量又极大，或是上百只同是攻击你，连护体真气都挡住！现在只能等到它们怒火下去了，等到它们走了，我们自然就得救了！”

袁灰沉默不语。

关泰所在的树和乐乐隔了六七丈，担心树下的蛇，也不敢乱跳，只好一个人爬在树干上，无聊的数着树下的毒蛇的个数，太多了，一千多只，不，远远不止，光左边一片都八百多只了，还有前边一片，右边一片，中间的，后边的，哦，天，数的头晕，他放弃了，爬在粗粗的枝头上，差点睡着。

“看，蛇退了！”巴木图高兴的扯着嗓子吼，手舞足蹈，差点掉下树去，险险的扶住了一个小细枝，脸色“唰”的下全白了，冷汗浸湿了脊背。

“小薇，你认为下面安全吗？”乐乐皱着眉头，十分谨慎的问道。

“直觉告诉我，下面很危险，蛇没走远，哥，你看，它们是有序的向四面八方散的，像是一个包围圈，人一下去，准会被它们围住。”小薇仍喊乐乐哥哥，或许她的心很想欺骗自己，想有个像乐乐一样的哥哥吧！

蛇，真的走了吗？

第十一章树床

巴木图最初被蛇吓的不轻，吓蛇突然退走，大是高兴，他也颇为谨慎，往树下扔了几节树枝，见确实没有蛇出现，便大了胆子，全身用护体真气裹住，轻轻落到树下，细心的查看四周，然后才对袁灰喊道“袁护法，下面却实没蛇了，可以下来了！”

袁灰犹豫许久，不知该不该下去，下去的话，很可能有危险，不下去的话，那个傻大个在下边喊你呢，以后若是传出去，要我面子往哪放，我毕竟是万里盟的护法，虽然护法只比各堂堂主同级，但在总坛，经常和江湖人打交道，护法这个职位还是挺红的，唉，还是下去吧！妈的，这手还真是疼的厉害！

袁灰开着护体真气跳到地上，又对吴青喊道“吴兄，应该安全了，下来走吧！”

吴青冷冷的盯着乐乐，他正和两女柔声说些什么，逗的两女笑个不停，又转头看看关泰，他居然爬在树干上睡着了，鼾声如雷，远远的都能听到。他想了半天才对袁灰喊道“你们先走吧，我再歇息片刻再走！刚才受了些伤，我多多调养一下！”

袁灰暗骂一声“好狡猾的小子，果然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生命，哼，若是有蛇，大不了再上树！”

他又抬头冲乐乐喊道“王乐乐，我们万里盟和江小薇之间的事，你最好不要插手，不然”乐乐突然暴怒的站在树枝上骂道“你他妈的好意思说，把我妹妹打成这样，你想完老子还不想完呢，你等着若不把你们好好砍上几百刀，为妹妹出口气，我这个“王”字就倒过来写！”

这个，那个，“王”字倒过来写，好像还是“王”呀，唉，反正王乐乐这么说了，肯定有他的道理！

“王乐乐，你不要不知好歹，你不为自己考滤，也该为鲜于世家想一下”袁灰还没说完，又被乐乐打断，“我呸！”乐乐捡起“追心”剑，要跳下去立马找他拼命，慕容琪和江小薇狠狠的拉住他，不让他往下跳，乐乐只得在次大骂“混帐，竟敢威胁我，老子现在就砍了你，王乐乐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右是敢惹鲜于世家，哼哼不过量你也敢，鲜于冶一个就能砍翻你们万里盟，哈哈，老子才不怕呢！”

不过乐乐说的也是事实，鲜于世家的人或者货物，在江湖中几乎没出过事，有些能耐的哪个不知鲜于冶和禅宗的慧能大师，还有绝情斋的绝情师太在几十年前就是江湖中的顶尖人物，传闻鲜于冶还和“星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若想动鲜于世家，除非这几个厉害的人物都死了！

袁灰本想吓唬一下乐乐，让他交出江小薇，再说两句客气话，就不记较砍伤自己这事了，没想到温文如玉的乐乐居然大动肝火，跳下要砍要杀的，脸色极为难看的哼了一声，心道还是快走吧，若是真把他惹下来，自己又受了伤，不一定能打过他，就是他杀了我，万里盟也不会因为我，和鲜于世家闹翻吧，唉，自认倒霉！

但面子上实在下不来，心想“我堂堂的万里盟护法，就算怕了你王乐乐，但那个姑娘杀了万里盟几十个兄弟，这个仇总是事实吧！”往前走了两步，又回头喊道“江小薇，你不要以为有个靠山就能逃得掉，杀了万里盟的兄弟，你除非以死谢罪，不然被我们逮着，非把你分尸不可，到时”

"老子先把你分尸！"乐乐狂怒，拔剑从树上倒立而下，红色剑茫笼罩住袁灰，这一剑包含杀师之仇，无名之怒，杀意甚浓。

短兵器不是袁灰的特长，这一剑他根本挡不了，只能逃！

乐乐离地面还有三丈的时候，袁灰怪叫一声，飞奔而去，他是用弓箭的，轻功当然不错，等乐乐落地的时候，他已逃出数丈，在逃命的时候，速度真是惊人。

乐乐本是吓吓他而已，刚才的那些“怒言”是真假掺半，主要是想让他快点出去，好确定蛇是否还在，见他逃走，心头大快，也不去追，砍了十几根软藤，再次飞上树枝。

江小薇被乐乐感动的痛哭不止，一见乐乐上来，就扑上去抱住他，道“呜呜，哥，你不用为了我和他们结仇，他们势力很大的，我不值得你这么做的！呜呜，不用对我这么好”

“傻妹子，我哪能让他们再欺负你，以后跟着我，谁也不能再欺负你了！乖，不哭了！”

“乐乐哥，小薇真是你表妹吗，我怎么没听你说过？”慕容琪也是红着眼睛，像小兔子一般，偎在乐乐身边问道。

小薇也停下哭泣，注视着乐乐，想知道他的答案。

乐乐笑道“从小薇第一次喊我“哥”开始，我就已经是她哥了！不是吗？”他目光温柔的看着小薇，眼中有关怀，有疼爱，还有一丝怜悯，她身上的衣服破了十多道，露着鲜红的伤疤，如此的女人，怎能不让人怜爱。

小薇激动的连连点头，眼泪又要流出，慕容琪大悟似的点点头，脸上露出莫名的笑意。

“救命呀！他妈的蛇没走！”两道人影从林外飞驰而来，全身开扩浓厚的护体真气，正是袁灰和巴木图两人，二人脸色极度惊恐，他们身后有几百条赤三角，嘶鸣着，蹦跳着撞向他们的护体真气罩，每次撞击，真气罩都会扭曲一下，看二人支持的十分吃力，进了林子，不管大树小树，二人各抢一棵，跳了上去，那些蛇气恼的在树下狂嘶乱舞，哦，它们的身子太短，没法舞＝＝只能说狂嘶乱跳！

追袁灰的蛇鸣声，引来了藏在四周的蛇群，瞬间恢复了最初的全部数量，红色海洋又弥漫在树下。

慕容琪一见到蛇，又是一声尖叫，奇快无比的钻了乐乐怀里，恐惧战胜一切，管它害羞还是矜持，恐惧大于一切！乐乐包袱递给小薇，道“小薇，里面有干粮，你吃一些吧！”

小薇将近一天没吃东西了，既然“哥哥”给东西吃，当然乐意，打开包袱，找到干粮吃了起来。连吃边问“哥，你刚才割的软藤做什么用的？”

“你不说差点忘了，我要用它绑个舒服的床呀，天快黑了，今晚不能坐一夜，在树上也能睡的！”又把怀里慕容琪的头捧起来，柔声道“小琪，给哥哥亲一下好吗？”她刹白的上脸蓦然变红，仍是闭着眼睛，但樱红的小嘴，已微微凸了出来，一副任君采摘的俏模样。

乐乐本想把她吓起来，好动手做床，但现在色心已起，狠狠的亲吻在她的香香小嘴上，慕容琪已被乐乐吻过一次，那感觉让她飘飘然，今已轻车熟路，主动伸出滑嫩的小舌，缠伸进乐乐的口中，两人忘记了树下的蛇群，忘了还在树上，忘记了旁边还有个“妹妹”，忘记了刚才要做什么来的？

江小薇看的面红心跳，心想这个哥哥好不正经呀，刚才明明说，天快黑了，要做床，可一眨眼又和人女人亲起嘴来，不过看他们陶醉的样子，我前和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呀！好想跟哥哥一起，试!正想的入神，小手一滑，手中的半块饼掉了下去，惋惜的叫了一声“啊！”

那饼落在一个蛇头上，蛇悲鸣一声，惹得蛇群一阵大乱，稍稍平静下来的众蛇，又不安的扭动起来。

这一声惊醒了正在“交流”的两位，乐乐抬头问道“妹妹，怎么了？”只见她小脸红晕，比怀里的慕容琪的小脸不分上下，小薇尴尬的道“手中的饼掉了下去，惊到你们了我，我不是故意的！”

乐乐呵呵一笑，伸手刮了刮好的鼻子，道“我倒忘了正事！”又把慕容琪的眼睛掰开，道“琪儿先和小

薇到别的树枝上，我要做个床，今晚我们三人睡！”这句暧昧不清的话，把她们二人羞的抬不起头来，慕容琪极不情愿的坐到别的树枝上，依旧不敢往下看，又紧紧的抱住了江小薇。

乐乐攀到更高处的枝头，用剑选了几十根如小腿粗的树树，并把它们削成两半，把平整的刨口面对着刚才坐着的枝条，凸起的部分朝上，稀松的把这几十根树条绑成一个锥形的架子，满意的拍拍手，一直盯着乐乐看的小薇却大为失望的说道“哥，难道今晚我就睡在那上面，像个葡萄架，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的，再说，那个面凸凹不平的，我觉得坐着也比睡那上面舒服！”

“啧啧，别急的呀，我又没说大功告成呢，还差最后的一步！”说完他拿剑，一跃飞向两丈外的一棵大树，那树干有两人合抱那么粗，乐乐远远挥去一剑，剑气划过树稍的主干，乐乐挥掌一推，那如蘑菇一般的庞大枝条“哄”的一声，落在地上，惊起蛇的凶性，蛇像疯的一般，攻击着落下的树枝，完整树稍被它们瞬间撕咬成片片残枝断叶。

万里盟的人远远的看着乐乐，不明白他要做什么，还以为他有脱身的妙计呢，哪想到乐乐是打长久战，做个舒服的床！

乐乐站在高高的树干上，轻轻飘起，再度挥剑，乐乐学剑六年，对剑的力道把握十分精湛，有强大剑气的助力，红色剑光闪耀在树干上，树的主干被他分成了薄厚相等的十几块木板，乐乐一个人无法运，只得求助江小薇，喊道“帮我接着！”江小薇放下慕容琪，站到合适的位子，那木板甚是宽大，乐乐抛了五块时，她就喊够了，乐乐按原路反回。

用利剑和内力的帮忙，那五块木板已平整的被钉到了树上，然后再做个简单的护栏，整体效果已了来，看得江小薇和慕容琪连声赞叹，正想过去躺躺，却发现太湿，因为那是新树做的木板。

这对于普通人或是个难道，但对于内力高强的他们，却是小事一桩，衣服湿了可以用内力烘，木板湿当然也可以用内功烘，直到木板变得干暖时，天已大黑，乐乐累的往床上一躺，大叫“物有所值！”

木板下有四五根粗大的树枝支称着重量，床头高于床尾，两边有护拦，床身光滑，平整干燥，江小薇和慕容琪也异常满意的爬上床。

“哥，你说明天蛇会走吗？”慕容琪躺在他怀里问道。

“哥，你说我们会死吗？”江小薇也躺在他怀里问道。

乐乐抱着怀里的两人，听着几乎同种语调的口气，搞不清什么是妹妹和爱人的关系了，或许根本就没想过把小薇当成亲妹妹吧，只是现在的妹妹，以后的咳咳回答问题先。

“这次若是死了，你们有遗憾吗？”乐乐用梦幻般的语气说道。

“我的大仇已报，跟哥死在一起，我很开心，只是还有个骗我的男人还活在世人，我要亲手杀掉他！”江小薇冷冷说道，美目中杀意大盛。乐乐轻抚在她的脸庞，柔声道“小薇，你的一生不应该只活在仇恨里！放心若是能活着出去，我定会帮你的，不管你做什么，我都帮你的！”

“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我，我已经有过别的男人了，你还要我吗？”江小薇已把脸紧贴在乐乐胸上，泪水已浸湿了乐乐的衣衫。

乐乐心中暗叹“原来不光是我这么想呀，这丫头已说出来了，比我坦白多了！”忙柔声安慰道“不管以前发生什么事，只要跟了我，我都会好好对待你的！”说完轻轻亲吻在她的额头，小薇娇躯微震，紧紧的抱住了乐乐的脖子，口中呢喃道“呜呜，哥，哥”

"哥，你还没问我呢～！"慕容琪酸溜溜的嗲道。

乐乐轻笑道“那好，我再问琪儿一遍，若是现在死了，你有遗憾吗？”

慕容琪翻身爬在木板上，望着黑暗的天幕，甜腻腻的说道“若是和哥死在一起，我也是很开心，外面有很多事烦心，真若是这么死了，我会很幸福的！”

乐乐一把拍在她的屁股上，道“我的琪儿若是恢复了女儿身，一定会把我迷死的！”慕容琪娇嗔的“呀”了一声，不依道“哥哥不疼我，把我打痛了！”

乐乐把她拽进怀里，亲住了她的小嘴，好半天才分开，笑道“琪儿，若是再诱惑我，我现在就把你吃掉！”

慕容琪满脸羞红，不服的背过身，把屁股对着乐乐，又道“人家哪有诱惑你了！呀”她感到臀部被一个灼热而坚硬的东西顶住，芳心一颤，顿时说不出话来。

江小薇担心的问道“小琪怎么了？”

“没，没什么，真的！”她现在非常矛盾，有些担心，又有些期待，被他顶着的地方，已有些冰冷湿润了，一动也敢动，恐怕失掉了这种感觉，又担心他有些别的动作。

乐乐却不饶她，把温热的手掌，伸进了她的衣衫，摸在她柔软平坦的小腹上，她连呼吸都停顿了，沉寂在这种感觉中，那手掌不安份的往上游走，摸到了她缠胸的棉布，乐乐柔声道“缠的这么紧，肯定不舒服，我帮你解掉吧！”那手掌在她紧缠的棉布游动几圈，她真的觉得那棉布很碍事，很难受，可缠了那么久，怎么没觉得，偏偏现在觉得？

“不，不要，人家会看到的”慕容琪小声抗议道。

“我把护身真气打开，谁也看不到，你放心好了”乐乐把粉红的护体真气打开，在气罩内加入了一些催情真气，气罩内顿时飘起了淡淡诱人心神的香味，香味和粉红的真气，把三人罩住。

乐乐已解开她的衣衫，缠胸的棉布已像剥鸡蛋一般，被乐乐剥了下来，束缚已久的小白兔猛的弹跳出来，惊人的柔软，惊人的弹性，乐乐双手紧紧抓住白嫩的玉峰，一手只抓起一半，乐乐道“好大哦，让哥尝尝，嗯，好香，这么好的东西怎能缠在布里呢，好浪费哦！”

空气中的催情气体已把两人迷醉，江小薇已忘情的缠在乐乐背上，衣衫早已退净，白嫩的肌肤上赤红的伤疤赫然醒目，但在淫靡的气氛中，更能刺激本能的欲望。

乐乐把慕容琪的衣襟剥光，爱不释手的把弄着她的每一寸肌肤，时面把小薇抱在怀里，深吻一番，小薇已解风情之趣，激情中带有强烈的欲望，不像小琪，得一寸一寸的挖掘性爱的秘密，乐乐已吻到小琪的芳草处，那里却无一丝异味，反而有浓烈的处女香，那种香味好像来自香穴的蜜汁，好奇怪的身体，全身柔软的像团棉花，柔而不腻，软而芳香，乐乐终于舔到了穴口，慕容琪口中一阵低鸣，白嫩的玉腿乱蹬，“呜要流出来了，哥，快躲开啊”

乐乐听到后，没有躲开，反而把舌头挡在洞口，上鄂门牙抵在了她的小红豆上。

她哪堪这么强的挑逗，滑液强有力的喷了出来，重重的落在乐乐舌头上。

乐乐大惊，这若是在正常的交合中，这会有多大的喷力呀，见她高潮过后，靡乱的媚态，心火大盛，却见背后的小薇已忍受不住，一手紧握着乐乐的手臂，一手伸在了腿的根部，双腿交缠摩擦，嘴中梦语不断，然是动情到极点。

乐乐放下迷醉在高潮中慕容琪，压在了小薇身上，小薇迷乱中见乐乐压上来，大为高兴，紧紧抱住他，修长的玉腿已缠在他的腰上，动情的抬起屁股，柳腰乱扭，让小洞寻找阳物。

乐乐本想再亲吻她一番，忽觉阳物已被温湿的小穴吸住顶部，哪能忍受，低叫一声，狠插到底部，

小薇舒服的闷哼一声，这一下极为受用。 乐乐阳物被她束得十分紧，却又滑润无比，兴奋之中，把她白嫩修长的玉腿放到肩上，挺起玉茎猛插到底。

每一次都能顶到一处软滑的东西，每触一下那软滑的东西，小薇都忘情的尖呼一声。

数百下之后小薇已软在乐乐身下，乐乐又把她送上一次快乐的顶峰，柔情的亲吻她身上的伤疤，由于小薇第一次和乐乐交合，功力得到增长，身上的新疤已结在硬硬的疤块，不多时就能脱落了。

小薇已在极度的满足中睡去，转头又看到了慕容琪，她如小绵羊般的缩着身子，动情的美眸专注的盯着乐乐，脸上却写满了渴望。

第十二章分粮

乐乐好奇的看着慕容琪，柔声问道“小琪，怎么啦？”

慕容琪美眸盈盈欲滴，娇嗔道“哥哥，哥，快帮帮琪琪，琪琪下面好多水，好难受！”

原来空气中的催情真气淡了许多，她又经过了一高潮，神志已大是清醒，只是本能欲望在清醒之下，更不明了，只觉得体内如火一般炙热，需要什么东西才能散出去，只能躬着身子，把玉体缩成一团，等着乐乐乐乐把她的手从跨下取出，那上面沾满了滑液，乐乐把她两腿分开，道“琪儿，马上就不难受了，只是一些疼！”

“琪儿不怕，琪儿要哥哥，哥～”琪儿媚声如丝，四肢紧紧缠住乐乐，生怕他跑了。

乐乐看她穴处滑水着实太多，把阳物先在洞口磨上几下，沾些滑水，哪想慕容琪已扭腰挺了进去，只有轻轻的一丝阻碍，她却没有喊疼，却是舒服的轻吟一声，穴与阳物的缝隙间已流出丝丝红物，滴在了木板上，如落花入泥。

她一觉得有硬物进入体内，便舒爽的动了起来，丰满白嫩的屁股，左摆右摇，口中一直喊道“哥，哥，来帮我！”

乐乐先轻轻抽动几下，见她完全能够承受，动作便大了起来，每次都“啪啪”作响，肉与肉的撞击声在他的护体真气中回响，由于一直处于合体状态，乐乐开着护体真气却不感觉到吃力，这使乐乐更为放心大胆。

乐乐紧抱着软如绵的香躯，嘴中一直含着她的美乳，诱人的体香，让乐乐如痴如醉，特别是她泄身时的喷液，那种快感是乐乐不曾体验过的，乐乐再吸收她处女无阴的同时，更是让体内的真气自动运转，渡到她的身体中，这让慕容琪的功力比普通的初次交合要增长的多，在真气运转中的交合，让乐乐六觉更加灵敏，快感加据，收回真的同时，感到她穴肉的颤抖，乐乐也急抽数下，同她一起达了快乐颠峰。

乐乐帮她们穿上衣服，才把护体真气收起，只是没把慕容琪的棉布再绑上。

舒爽的把她二人抱在怀里，美美的睡去。

第二天大亮时才被照进树丛的阳光叫醒，乐乐长长的伸个懒腰，却发现怀里的两个人都微微一动，却不睁眼，知道她们不好意思，都在装睡。乐乐也不说破她们，轻轻起身，活动一下微酸的肩膀。

赤三角蛇还没散去，只是显得有些安静，或者说是呆滞，不做凶恶的表情，它们看上去还是非常可爱的，赤红的身子，亮油油的鳞片，大大的脑袋，尖尖的尾巴，细长的毒牙。

乐乐想起一句话－－美丽的动物往往是危险的。

不远处的关泰也醒了，冲乐乐喊道“乐乐，我带的干粮吃完了，给我送点我饿！”他憨厚的大嗓门，震的林中回声不断，树下的蛇群又不安的乱游起来。

乐乐从小和花铁枪住在深山，每次下山要走上几天，习惯性的带许多干粮，慕容琪带有干粮也不少，她们三人的饭量加起来也没有关泰的大，所以干粮还剩许多。

乐乐还没回放，慕容琪却坐起来喊道“要吃你自己怎么不来，还要我哥给你送？”

关泰不好意思的憨笑道“我，我的轻功不好，怕掉下被蛇吃了，乐乐的轻功比我好多了！”

乐乐笑道“你等一下，我把干粮整理一下，不知道还要呆多久，要分配好才行！”

离乐乐最远的袁灰也听到关泰的喊声了，听到有干粮，眼中都冒出精光来，他们为了追江小薇昨天的中午饭都没吃，本想逮着人再吃，谁曾想碰到了蛇群呢，饿了快一天的他们，想到食物都会乱吞口水。

乐乐已把干粮分好，留下的食物够她们三人吃上两天的，给关泰的一份多放两个大饼，用包袱包好，背在身上，连转了几次树，才到了关泰所藏身的树枝上。

乐乐把包袱递给关泰，说道“阿泰，食物分了四份，每人一份，你自己省着吃，谁知道要等多久呢，自己小心些，记得不要睡着了，掉下去，不然你永远到不南陵，也见不到你师姐了！”

关泰感激的笑笑，又道“嘿嘿，谢谢你，乐乐兄弟，我会小心的，那我吃了，快饿晕了！”

乐乐正要往回跳，离此不远的吴青喊道“王兄，能分块干粮吗？”

乐乐很有趣的盯着他，笑道“若是在同样的条件下，我向你要不太够的干粮，你会同意吗？”

吴青也笑了，他笑起时，比他冰着脸时，要帅上三分，道“我不同意！”

“那你说我会同意吗？”乐乐道。

“你会，刚才我不确定，但现在我知道你一定会给的！”吴青自信的笑道。

“好，凭着你这份自信，我就送给你一块，过来取吧！”把关泰的饼让给他，乐乐也不吃亏，反而让他欠个人情，多么划得来的事呀，再说自己和他也没什么冤仇，少一个饼也饿不死人，啧啧，我是天才！乐乐又笑起来。

吴青已到关泰的树上，他看到包袱的饼只有四块了，因为刚刚关泰吃下了两块，心道“这饼的确不多，但我已饿的没力气了，昨天的追打，费了不少体力，唉，了为生存，欠个人情又如何！”

乐乐从包袱里拿起一个饼说道“吴兄，不是我小气，只能给你一个，你也看到了，只有这么多了，我那边还有两个人呢！”

吴青点头接过大饼，笑道“谢谢，我会记住这个饼的！”

说完两人各自返回自己的树，乐乐坐木板床上，抱起慕容琪道“我的小琪儿，还疼吗？让哥哥看看！”

慕容琪微羞，娇声道“我才不让你看呢，只有一点疼啦，昨晚好奇怪哦，不知怎么搞的就被你欺负了！”

“那我欺负的舒服吗？”乐乐贼笑道。

“嗯，你讨厌啦！我不理你了！”慕容琪娇嗔道。

“好，我去找小薇呀，我也不理你了！”乐乐转过身抱住小薇，笑道“还在装睡吗？再不醒我就大刑伺候了！”

“不要呀，我醒啦！哥，你怎能这么对待你家”小薇也撒起娇来。

“哈哈，那我应该怎样对待你们呢！”乐乐坏笑道。

“嗯，人家不干嘛，哥哥赖皮！”两人撒娇式的抗议。

三人调笑起来，每人吃些干粮，只是没水，倒也不好受，乐乐想道“要是若雪在就好了，用她的雪花飘飘就有水喝了，只是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乐乐道“你们的功力昨夜都增加了，吃完后要运功熟悉一下，别到危险时出现意外！”

“哥，是哦，我们的功力为什么会增加呢，一夜之间比我们苦练四五年得到的还要多！”两人都好奇的问道。

乐乐邪笑道“那你们昨晚有没有奇遇呢？”

“啊？”两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色绯红，喃喃道“那个，也算奇遇吗？”

“是啊，不然哪能让你们的功力大增呢？”

两人娇羞不语，只好打坐练功，炼化昨日突增的内力，乐乐也跟着他们练功，沉寂在真气奔流的气氛里，再次睁眼的时候，已是黄昏，她们二人还在练功中，乐乐不敢打扰，独坐到旁边的一根树枝上，看着蛇群，思道“蛇，为何聚而不散呢，它们难道不吃东西吗？该不会还有一个头领吧，让我好好找找”

“哦～在那里，那里的一群蛇个子普通的蛇大，应该是护卫蛇，护卫蛇的中央有一头一尺多长的家伙，虽然没有昨天死掉的那头大，但这个显然也是个蛇王，或者是蛇后？把它杀掉，不知道是怎样的结果？只是它在蛇群中不好分，群蛇一动，连它的影子都发现不了，真不好办”

"哥，你在想什么呢？"原来小薇从练功中醒来，偎在他身傍。

“很无聊，看看蛇呀，既然我的小薇醒了，就要看小薇啦！”乐乐把她抱在了怀里，让她坐在自己腿上。

“哥，跟你在一起好开心哪，比我十多年加在一起的开心，还要多！哥，我在求习武艺的时候，很多自称能帮我的人都是为我的身体，于是我就逃，后来逃到了漠沙国，看到一种贵族才会的刀法，为了学那刀法，我跟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口口声声说爱我，却

不把刀法的最厉害的几招教我，然后我带他来风月国，走青龙堂的门口他知道了，原来我的仇家属于万里盟，于是他扔下我就跑掉了于是我一个杀进了青龙堂不想再要这个身体了，所以故意不躲，留了很多伤疤哥，你嫌我身上的疤难受吗？”

乐乐亲吻着她的小手，手上用练刀留下的茧子，叹道“你把过去所有事都告诉我，说明你信任我，我很高兴，我的小薇有了疤痕我也喜欢，你的疤痕一点也不丑，就像是纹身的图案一样，每一道痕迹都说明着你往日的痛苦与伤害，我会更加的疼你，爱你，相信我！只要跟着我，你会永远幸福的！”

“哥～”她轻叫一声，主动和乐乐吻在一起，彼此的疑滤在这一吻间溶化，深深的深情，浓浓的爱意，在残阳的红茫下，在赤蛇的嘶鸣中，在两人的唇吻间，留下永久的印迹。

“哥，我也要～哥～”慕容琪一醒，就看到他们二人在深吻，在“偷情”，她酸溜溜的也要加入。

江小薇满面娇红，柔声笑道“琪妹，你醒啦！你来坐，我饿了要吃东西!”她从乐乐腿上下来，打开包袱吃起饼来。

慕容琪没有一丝不好意思，冲小薇报以感激的微笑，大大方方的坐到乐我腿上，道“哥，我告诉你个秘密哦，呜呜，先等等，别堵着我的嘴呀，我的功力高过我哥哥了，这次一定能气死我爹爹，家里的绝学他一直不让我学，好多东西都是我偷偷学的，现在我的内力突增了十多年，很多似是而非的招式，都被我硬生生的突破了，哥，我好高兴哦，我一定不比男人差，不，我说错了，是不比我大哥差，嘻嘻，气死我爹～！”

“小丫头，要是知道你这么喜欢和男人比，我就不给你特意增加功力了！啧啧！”乐乐听后连连摇头，算是明白她，为什么女扮男装，又参加男人才能参加的举试，原来是常期被老爹欺压的反抗心里。

“哥，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不和男人比就是了！”慕容琪委屈的喃喃道。

乐乐笑道“让你武功高，只是怕我的小琪儿会受到伤害，不是要你到处和男人比，不过你爹既然那么不公平的对你，下次你就好好修理他吧，我不管的！哈哈！”

“我就知道哥对我最好！”

“哥对你们每个人都一样的好，我可不会偏心的，小薇放心，对你们每个人都是“最”好的！”看到小薇担心的望着他，忙去安慰她，这样的女子很敏感，一个不好，就难以收拾。

小薇被他看破了心事，微微一笑，脸色微红的底下头去。

“来，我们吃些东西吧！”乐乐把她从腿上抱下，放到木床上。

“我不想吃，我渴，哥！”慕容琪自从变成女人以后，俏面春媚无边，连声音都娇柔的另乐乐发狂。

“唉，琪儿，现在没有办法，别人连吃的都没有呢，你看，那边有人过来了，肯定是来要吃的！”顺着乐乐指的方向，巴木图正费力的在树上飞来跳去的，正往乐乐这边来。

“我们还有五个饼，吃完这顿，顶多还剩三个，啧啧，我的小琪琪还口渴情况不太妙呀！”乐乐拿起一个干饼，摇头晃脑的边吃边说。

慕容琪也是饿了，只得忍着口渴，拿着一个干饼，慢慢啃着，偎在乐乐身上，说不出的楚楚动人。

江小薇吃那个饼后，拍拍手对慕容琪说道“我以前在戈壁沙滩的时候，经常会没水喝，若是见到青青的树叶，或者青草，我们也会去嚼，你若是真的很渴，就来嚼树叶吧！”

慕容琪盯着她，见她满脸严肃，不像是开玩笑，就道“我再想想吧”，又抬头看看树叶，道“就啃它们呀，好难看的树叶呀！”她摇摇头，坚决不同意。

江小薇冲她一笑，摘了几片叶子，嚼了起来，慕容琪大惊道“你真的嚼呀，不怕哥哥不亲你了吗？”

“啊？”江小薇一愣，“哥，我我渴呀，你不嫌”

乐乐苦笑道“呵呵，别听小琪乱说，我才不怪你们呢！若是树叶没异味，我过后也嚼呢，我们做个吃树叶的小绵羊吧！”

慕容琪听到“小绵羊”，脸色微红，羞道“好吧，就做只绵羊吧！”

这时巴木图已跳到两丈外的树上，满头大汗的喊道“能给我些吃的吗？”声音也十分虚弱，能跳到这么远，还不容易。

乐乐笑道“我为什么给你吃的？说个理由？”

“我我给你钱，行吗？”他不愧是刀谷出来的人，说话的模式与关泰无异，憨厚的可爱。

乐乐笑道“钱？现在有用吗？我给五千两，你卖我一壶水？”

他很失望的舔舔嘴，纳纳道“可，可我没有水，我也很想喝水呢，我是来买你的饼的？我身上有一万两银子，只要一个饼！”

说完，他满怀希望的盯着乐乐，乐乐摇摇头，道“连命都没了，有钱也没处花，我问你，是不是袁灰要你来的？”

他点点头，道“你怎么知道的，是他给我银票，让我来买你饼的！”

“我有饼也不卖给他！你回去吧！”

“可，可，唉，好吧，我回去了！”他极度失望的转过身去，正要往回跳，忽听乐乐又道“等一下，凭着你的诚实，我送你半块饼，接着！”乐乐把半声饼扔给他，他极小心的接住。

憨厚的问道“你，为什么不卖我，又送给我”

"你真笨哪，我哥说了，那是对你诚实的奖励，要你做人要诚实，听到没有！"慕容琪对他喝道。

“嗯，我记住了，谢谢你的饼！”说完他才极小心的往回跳，不过跳了几次后，可能太累了，就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大树上，吃了起来。

乐乐看到后笑了起来，道“袁灰那个老混蛋自己不来，居然要别人来，我才不会给他吃呢，啧啧，敢威胁我的小薇，我先饿死他再说，嘿嘿，现在林子里七个人，就他自己没东西吃，啧啧，想起来我就爽哪！”

“哥，两个半饼，明天怎么办呢？”两女担心的问道。

“放心，我们死不掉的，大不了明天我们吃蛇！啧啧，蛇肉汤很美味的，想当初和师父在山上的时候，我经常抓蛇的，只是这次的蛇太多了，我恐怕抓不完！”其实乐乐有能力单独逃跑的，只是还没到最坏的时候，他不想冒险，若让他放弃身边的两位美女，那是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哥，我不让你去抓蛇，若饿我们一起受饿，不能让你去冒险！”慕容琪不依的晃着乐乐的肩膀。

乐乐抬看着天空的星辰，喃喃道“明天还是晴天，若是下雨，就不愁口渴了！”

三人平躺在木板上，呆望着星空，做着舒服的畅想，只是有人比他们更难受，做着更舒服的畅想。

夜来临，蛇依旧！

第十三章鹤鸣

天刚蒙蒙亮，乐乐被一声鹤鸣惊醒，一只雪白的大鹤正高傲的站在蛇群中，挥动着翅膀，翅膀伸直足有两丈宽，有蛇凶悍的扑向它，鹤只是轻轻抬起长腿，把蛇往爪下一踩，那蛇顿时不能动了，这还不算完，尖尖的鹤嘴瞬间啄在蛇的七寸处，再出来时，嘴中已多出个绿色的东西，正是蛇胆。鹤的动作甚是快速，短短一刻间，地上已躺有上百条死蛇，鹤可能已经吃饱，长唳一声，缓缓飞起，两爪在空中狂抓，被抓住的蛇，顷刻毙命，赤三角蛇的蛇皮能防刀剑，却防不了鹤的轻轻一撕。

其他人也被这响彻天际的鹤鸣声惊醒，满怀希望的盯着白鹤，希望它能把这些可恶的蛇，通通赶走，这时又落下一只白鹤，鹤背上还坐着一个人，确切的说是一个女人。紫色的长发，顺直的披在肩上，发长到腰际，没带一丝装饰，有着水晶娃娃般的纯真脸蛋，如婴儿般的肌肤，一尘不染的白色麻布长裙，因坐在鹤背上，看不出有多高，光瞧那小脸，大概只有十五岁，如仙子降临，众人都禀住了呼吸，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那鹤，那鹤上的女人。

只见她嘴中发出些众人听不懂的单音轻叫，那鹤听到她的叫声，做一些奇怪的动作，那只最先来的白鹤杀死了那只肥大的蛇王，然后长啸一声，那剩下的蛇乱哄哄的逃开了，嘶嘶狂叫，听不懂是高兴，还是解脱，除了那些蛇尸，一只活蛇也没留下。

乐乐对那鹤背上的小女孩倒是蛮有兴趣，见蛇已退走，便喊道“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蛇群？”

那小女孩显然没想到，有人会问她话，转头看向乐乐，呆了一呆，便笑道“论，论，吴，嘛？（问我吗）”

乐乐听那声音极像刚学说话，或者十多年不曾说话，快把说话这种事情忘掉的人说的声音，乐乐友好冲她微笑道“是，我在问你，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蛇群？”乐乐力图把语速放慢，好让她听清。

小女孩眨眨明亮有神的眼睛，纯纯的笑道“有，脑，告书盒，鹤，在，告书吴！（有鸟告诉鹤，鹤再告诉我！）”

乐乐猜出个大概意思，明白的点点头，还想问些什么，突然那最初来的鹤，长鸣一声，不安的盘旋在半空，那小女孩一呆，冲乐乐道“吴，要，皱，了（我要走了）”说完还冲乐乐挥挥手，抱住鹤的脖子飞向天空，一声鹤鸣已在几里外响起。

“哥哥，那个女孩是仙子吗，她怎么能骑鹤，能和鹤说话呢？”慕容琪一脸迷糊的问道，还呆呆的望着鹤消失的方向。

“琪琪，你不是渴了吗，还不快出去找水喝，咱们走吧！”乐乐抱起慕容琪，又对江小薇说道。

“哥，你说这次蛇真的走了吗，别像上次，又是它们的诡计”江小薇担心的问道。

“这次不会了，蛇无头不行，刚才那鹤又杀死一条蛇王，这次蛇真的退了，咱们小心些就是了”然后又冲关泰喊道“阿泰，咱们走！”

乐乐拿着追心剑，最先跳在地上，江小薇拿着包袱和慕容琪先后也跳到地上，关泰对乐乐盲目信任，听到乐乐喊他下来，想都不想，就跳到了乐乐身边，道“这次我们可以走了吗，我快饿死了，也渴的要命。”

“嗯，我们走，小心别踩着死蛇，以防碰到毒牙，咦，吴青也来了，没饿死吧？”乐乐见吴青也跟在后面，不禁戏道。

“还能撑几天，不过快渴死了才是真的！”他看到能出去了，也有心开起了玩笑。

顺着这条小道，几人小心的往前走，走到袁灰和巴木图的树下时，乐乐笑道“两位是不是要住在树上了，难道不想去皇城，过富贵的生活吗？”

袁灰脸色铁青，一言不发的盯着乐乐，不知道是饿的没力气，还是气的不想理他。

巴木图问道“这次蛇真的走了吗？不像上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他担心也有他的道理。

“啧啧，信不信由你，我们不陪你们了，等会蛇休息好了，说不定又想来看望你们呢，哈哈哈！”乐乐大笑着，带着众人离去。

巴木图犹豫再三，道“袁护法，我，我也下去了，这里就剩下我们了”说完他也不管袁灰说什么，跳到地上，追乐乐他们去了。

留下袁灰一个，又渴又饿，又孤单又寂寞，最后重叹一声，也追他们去了。

乐乐几人飞速跑出树林，开起护体真气，因慕容琪怕蛇，一直是乐乐抱着她，兴好她的身子很轻，不然乐乐就乐不出来了。

几人跑到官道上的时候，巴木图也追了上来，众人知道往前几十里会有个小城，极有默契的一言不发，直直往前走去，往前走出不到三里，袁灰也追了上来。

乐乐摇头笑道“袁护法果然好轻功，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啧啧，比我们厉害多了，小弟我佩服至极！”

袁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半天才道“这离城还有三十多里吧，你还有饼吗，到城里我请你吃好的？”

同样是饼，在昨天的树上，在现在的路上，在城里的饭馆中，价值完全不同。

昨天卖一万两会有人买，现在只能值几十两了，到了城里，或许就没人吃这种放了几天的干饼了。

乐乐笑道“袁护法真是好慷慨，刚才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饼，这里就你一人没向我要东西吃，真是好骨气，但我还是给你留了一个，啧啧，我够意思吧，记得到城里要请我们好好吃上一大桌东西，不能耍赖！”

说完把包袱里剩下的一个饼递给他。其它的饼刚才被关泰吃光了。

袁灰点头接过干饼，略露感激之色，却不知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慕容琪也愿意自己走了，众人在施展轻功下，速度极快，转眼已行过二十几里，只是口渴难耐，不愿走的太快，又不敢再下山坡去找小溪，怕蛇。

这时前面有一棵山柿子树，树上有十多个红亮亮，显然是熟透的柿子，看得众人嗓中冒烟，乐乐大喊一声“哇，山柿子，快去抢呀！”他叫的虽欢，但跑的却很慢，袁灰刚吃了一个饼，渴正要发狂，见乐乐要去抢，哪能让他占先呀，极力施展轻功，跑在最前，巴木图第二。

而乐乐一手拽着小薇，一手拽着慕容琪，慢慢腾腾的走在后面，慕容琪大急，道“哥哥，我渴，哥，我渴，让我去抢不要拉我，让我去嘛～～～啊～”

吴青也想去抢，但细心的看到乐乐的反应，心下起疑，也慢了下来，而关泰见乐乐不动，也丝毫不动，只是眼巴巴的盯着水油油的柿子，狂吞口水。

袁灰见自己跑的最快，心头暗暗得意，心道“哼，看我抢到柿子，怎么馋你们到时要好好求我才会给你们吃”

（可见他的良心还不是很坏，没想到下毒之类的，应该加奖。奖他什么呢，哈哈，下面就有奖励了，若问为什么奖励，因为他跑的最快！）

袁灰跑到树下，脚尖点地，“噌”的一声，腾空三丈，瞧准最大最红的一个柿子摘去，咦那个柿子怎么会动，不对，不对，一定是我渴的眼花了，渴了也会眼花吗，或许吧！不过不管了，先把它摘了再说吧！

“啊～”一声悲厉的惨叫从柿子树上传来，“山蜂呀，哇，好疼！”他用一个最帅的姿势飞上树，却以最惨最丑的姿势摔在地上，在草地上连滚几十下，才想起打开护体真气！、

乐乐在站在远处一直摇头，叹道“我说去抢就去抢，我停了下来你怎么不停下来呢？啧啧，这么大的人了，还拆山蜂的家，人家不蜇你蜇谁呀！”

又对慕容琪道“我的小琪儿，你不是要去抢吗？帮哥抢几个回来？”

第十四章卖药

慕容琪“嘤咛”一下，钻进乐乐怀里，嗔道“咽～我怕，我不去，要去哥哥去！”

“好呀，那我就去了！”说完全力施展轻功，把护体真气严密的裹住全身，轻飘飘的落到树上，火红的山蜂撞在他气罩上，晕乎乎的掉在树下，再撞再晕，乐乐慢悠悠的选了十几个柿子，再快速飞回原来的地方，连瞧一眼袁灰都没有，现在他忽然觉得袁灰很笨，一剑杀掉他不足以报仇，王乐乐要好好的折磨他，折磨到他精神崩溃，啧啧，他心里得意的想着。

“小琪琪，哥哥经你带来了，快来挑吧！”一边说一边递给小薇三个极好的柿子，慕容琪选了五个，几乎抱不完，快要掉在地上。

关泰拿了三个，乐乐又给吴青三个，他手里还有四个，一边吃一边赞叹“哇，有山蜂的柿子就是甜，啧啧，哇，我们的生活真是美好呀，是不是，小薇，琪琪？”

两女唯他命是从，连吃边点头，嘴角吃出了许多橙红的果浆，模样狼狈，转眼就把手中的柿子消灭了，吃完之后，神清气爽。

吴青问道“王兄，你怎么知道那树上有山蜂看守？”

“我知道吗，好像不知道吧？只是渴的跑不动了，让老袁抢了先，不然，我现在就会满脸红肿，浑身发胖了，也就是说，我被毁容了，那我身边的两位老婆岂不是很没面子？”

两女又是点头，不过已经精神多了，面上容光焕发，面皮白净，已恢复美人的模样。

走近袁灰，他正在护体真气中疼的发抖，还不时的挥掌击杀着山蜂，乐乐把护身真气罩住两女，笑道“袁护法，怎么惹上山蜂了，哎哟，这不是山蜂的巢吗，你居然空手把它摘下来了，真是厉害，小弟我佩服，啧啧，我有种药，听说呢，专治蜂毒，蝎毒之类的，又听说呢，还能止痛，不知道袁护法需要否？”

袁灰本是恨恨的盯着乐乐，但听到他有解蜂毒的药，眼中马上发光，连声道“当然需要，王老弟，快快给我！”

“我只问你是否需要，又没说要给你，啧啧，人世间最可怕，最可悲的事，莫过于自做多情！比这更可悲的事情，就是多次的自做多情！”乐乐摇头，慢慢转过身去。

两女听到乐乐话，连声赞同，道“哈哈哈，哥哥说的没错，真有意思！哥，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乐乐叹道“啧啧，你们两个笨丫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眼前就有一个！”

三人一喝一和，把袁灰羞的满脸无光，有光也是红肿之光，那光那个亮呀！

“那，你有什么条件不妨说出来？”可能蜂毒刺痒的厉害，他已有些忍不住了。

“嘿嘿，袁护法变聪明了，不错，也谈不上是什么条件，啧啧，只是这药花费了不少珍贵药材，药材需要钱买，不是吗？”

“是呀，药当然要用钱买”两女接到“若是珍贵药材有钱还买不来呢，比如天神草，月阴花，龙蛇根等等！”

“你，你要多少钱？”袁灰快被他们气疯了，这不是明抢吗？

乐乐突然严肃的正色道“你身上总共有多少钱？”

“七千两！”

“总钱，难道就没有碎银子吗？”乐乐有些发怒的说道。

“连碎银，一共七千零三十二两！”

“好吧，全拿来，我给你药！”

袁灰被毒折磨，七千两对他来说，也不是很多，随便到哪个小分堂贪污一下就有了，他立马乖乖的把所有的钱都递给了乐乐，而乐乐也给了他一粒药，钱货两清。

“啧啧，最近手头有些紧，不然也不会要袁护法的钱，既然袁护法执意要给，我也收下了”乐乐接这银子，又无耻的说着风凉话，明明是趁火打劫，却说成是被逼无奈。

身旁的两女对视一下，突地大笑起来。道“哥哥好坏哦！”

吴青在一旁看的皱眉不已，在思索着什么。

乐乐的药还真是管用，吃下去不久，疼痛已大减，脸上的红肿也好了许多，巴木图摘完了，剩下的几个小柿子，他吃下一些，又留两个给袁灰，袁灰大是感谢，那两个柿子几乎是整个吞下去的。

乐乐抱着两女在前面又说又笑的，吴青故意走到后面，问袁灰道“袁护法，你的王乐乐以前有深仇大恨吗？”

袁灰一头雾水，道“没呀，我第一次见他是在鲜于家主的寿宴上，第二次见他就是追杀江小薇的时候，除了前天给他吵了几句，平时连见他都没见，怎么可能结仇呢？”

“哦？怎么可能？我和你一样见他两次，他却却我没有敌意，甚至在绝境之中，无偿给我东西吃，对巴木图也不算太坏，但对你……总有种仇恨在里面，难道是因为前天你骂了他表妹江小薇？”

“可能吧，这人还真是邪门，明明看着不会武功，偏偏武功却又那么高，经常出经莫名的主意，怪人！已是鲜于家的女胥，还到处勾搭女人，真是不懂啊！”袁灰晃着肿胀的脑袋说道。

由于路上怪事连连，到正午的时候，他们一行人才到前面的小城，袁灰根据暗号指示找到司徒星投宿的客栈，几人一起走了进去。

小城的客栈，人不是很多，空空的大厅里，只有几桌人在吃饭，乐乐一眼就看到了司徒星，他桌上有四个女人两个保镖，点了满满的一桌上等酒菜，只是动动筷子，并没吃几口，而他们旁边的一个桌，居然是一身彩衣的彩云，她孤零零的一个在啃干饼，面前只有一小碟咸菜，好不凄惨。

她见一群人走进大厅，抬头正看到一脸怜惜的向她走来，她突然感到很委屈，扑到她怀里哭了起来，“呜呜！呜呜！”只是哭，却不说什么！

小薇和慕容琪忙过来安抚，乐乐问道“怎么了彩云，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司徒星看到乐乐抱住彩云，眼中闪出恨恨的怒火，冷哼一声，对袁灰道“袁护法，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还伤成这样？”

袁灰苦叹一声，道“一言难尽，容我过会禀报！”

彩云好不容易停住哭泣道“我的钱被偷了，没东西吃，没地方住…只能吃这些了！”

乐乐转过身对司徒星大声吼道“司徒大将军，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节俭，连个女子的饭菜也舍不吗？怎么好意思让个女孩子吃这些东西！”

“王乐乐，你算什么东西，管老子的事，本将军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个女人又不是我的什么人，凭什么管她呢，要管你管呀！”司徒星怒道。

彩云忙劝道“乐乐，不管别人的事，是我自己不好！”

“哦，原来司徒大人不管了呀，那好，我王乐乐管了，那个，没事，没事了，你们继续吃！哈哈！”王乐乐大笑着说道。

众人搞不懂乐乐，为何喜怒无常，本来司徒星正想大打出手，找乐乐出气呢，没想他说收就收，气的重哼一声，连灌几口辣酒，才压下怒火。

乐乐转身对有些晕乎的彩云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没事，有我呢，有我王乐乐管你，你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要吃什么，你说！”心中暗道“彩云虽然初入江湖，但武功也是不弱，一般的小偷哪能得手，除非故意整她，司徒星点的东西吃不了，也不让她坐在一起，肯定是气她上次在鲜于世家，给他丢丑了，哼哼，我才不怕你司徒家的人呢！”

彩云开心的点点头，含泪笑道“你怎么也来了？”

“我感到彩云有难，所我就来寻你了！”乐乐笑道。乐乐骗这种刚入江湖的小丫头，哪用深思，随口就能编出许多经典巧合！

彩云惊喜道“真的？我一直在想你呢，想不到你真的来了！”

乐乐笑而不语，又转过头，对正在桌上狂吃的袁灰喝道“袁护法，刚才吃饼的时候，你说的什么，难道这么快就忘了吗？”

“啊，我说什么了，我…”见乐乐暴怒的走了过来，他突然觉得很恐惧，忙道“啊，我记起了，记起了，要请你好好请上一顿，是的，小二，给这位公子上一桌最好的酒菜，钱算我的！”又对乐乐笑道“

这总行了吧！”

乐乐突地笑道“哈哈，是呀，袁护法果真是讲信用之人，小弟佩服，佩服！那你们继续，继续吃，我过去等！”

乐乐坐到彩云身旁，安慰道“其实这几天我们吃的比你还惨，有几千条毒蛇围住了我们，我们只能吃在树上，睡在树上，连水都没得喝，你看看那边的袁护法，他在树上连一口饼一口水都没有沾过，他总比你苦了吧！啧啧，别人刚送我的银票给你，给你五千两，分开放，不要再丢了！”

“啊，这么多呀，我不要！”彩云摇头拒收。

“那你要多少？”乐乐郑重问道。

“我，我要一百两就够了！”彩云掰着手指，算了半天才道。

“哈哈，怕了你啦！先装下吧！”乐乐大笑道，把五千两银票塞给她，再不收，乐乐的手已伸进她的胸衣里了，她为了…只好收下了。

又问道“那几千条蛇，到底怎么回事呀？”

第十五章浴后

酒菜已经端上，慕容琪笑道“哥，我们先吃吧，吃饱了再给彩云姑娘细说吧！”

关泰舔舔嘴唇道“乐乐，我先吃了，好饿，肚子空的太厉害了，哦…这个好吃！”

彩云美目圆睁的瞧着这几人的吃相，半天才明白，这几人确实比自己还惨，那两个漂亮的姑娘也用这么恐怖的吃法，乐乐也这么夸张，不过他吃的好好看哦，彩云羞笑着，默默的注视着乐乐，忘了自己还不曾吃菜。

江小薇时刻注意着周围，见彩云呆立不动，扫了一眼她的表情就恍然大悟，这丫头也喜欢哥哥，哥哥长的这么好看，别人喜欢他也是应该的，自己不也是很喜欢他吗？

乐乐转头看到呆呆的彩云，笑道“你怎么光看着我，自己不吃呢？”

“啊，我吃了，我在吃…”见乐乐突然看到自己的模样，她羞的不知所措，随便把筷子伸进一个盘子里，谁知那盘子却空了，她“啊？”了一声，扫了一眼乐乐，见他还在盯着自己，更是赧羞，只低头扒着碗里的白饭，不敢在抬头夹菜。

乐乐呵呵一笑，帮她夹了一些牛肉和青菜，道“几天不见，你已清减许多，再不吃饭，我会心疼的，来，把这个吃下！”

彩云见乐乐给她夹菜，俏脸更是绯红，但心里却喜滋滋的，把碗里的菜吃完，才敢抬头看乐乐，小薇在旁边看的暗自好笑，见乐乐也在忙着吃，便帮彩云夹了一些，又道“妹子，我们这几天过的可比你苦多了，一个人在江湖上太不容易了，以后就跟着我哥吧，他待我们可好了！”

有美女做说客，乐乐何患无女人！彩云不敢多说什么，只有轻轻点头，也不知她承认了江湖上很苦，还是答应了以后跟着乐乐。

这时从门外又进来三个道士，后背长剑，身着华贵崭新的宽松道袍，翩翩然走进大厅，三人步法轻盈，面相和善，颇有几分高手风范。

乐乐注意他们，是因为里面有个女道士，年龄在二十七八岁左右，是里面年龄最小的，她曼妙的身体让宽松的道袍也挡不住，走起路来更是婀娜多姿，面色清冷，肤白如玉，闪着晶莹健康的光泽，其他两人都在四十开外，花白长须。

慕容琪已经大饱，见乐乐观注那个女道士，小嘴微撇，却道“哥，那是墨山的道士，以剑法著称江湖，也喜欢掺入江湖争斗，男女皆有，多为求仙求道而进墨山，也有不少富商大豪厌世愤俗，捐其家产，挽发为道，所以多为富足，在江湖上有很高的地位。”

乐乐看三个道士点的菜，也有不少荤菜，只是比普通的要清淡些，连酒也不戒，这比和尚要好多了，那些富商做了道士也不愁吃喝，说不定还有不少女人玩吗，啧啧，这个女道士真还不错，若是…

那女道士感觉到了乐乐的目光，转头一看，见乐乐正邪邪的冲自己笑，那笑容说不出是什么心态，只是那尊俊俏的面孔在这笑容下，变得极富吸引力。以前她下山时，见到别人对自己不怀好意思的眼光时，往往大怒，今天为何怒不起来呢，难道我的定力又增深了？她疑惑不解，只好专心吃菜，但脑中却是那副诱惑的面容。

大厅中不多时已坐满了人，这让掌柜高兴的嘴合不住，跑上跑下的指挥伙计，又亲自到厨房催促上菜，大厅中多数是带兵器的江湖人，有些人喝高后，嘴中的话就多了起来。

“咦，张兄，你们几个是不是要去皇城，也是为了那本《月神兵法》？听说全国各地的江湖人物都去了，这次可有热闹看了？”

“什么是《月神兵法》？我们兄弟几个可是做些小生意去的，不是为了什么兵法，我们小人物要兵法做什么，也不带兵打仗？”

“你连《月神兵法》都没听过？啧啧，不是我说你，嗯，来，先干了这杯…说起这个兵法呀，就得说我们风月国的开国神皇风和月，听说他们是两兄弟，风管拼杀，月管布兵设阵，两兄弟战场上是百战百胜，这才有了风月国的广袤领土，而先皇月用过的阵法布兵之术，被他写成一本书册，就是《月神兵法》，听说当年商氏叛乱，就是因为得到这本兵书，才下的决心。当时商氏的兵力弱于皇室兵力数倍，就那样也撑了几十年才兵败，可能那兵法的奥妙，听人说，不光是各诸侯派高手来夺宝，连临近的几个国家也有高手派了，所以…这次又有热闹看了！”

袁灰不明的问道“三公子，他们说的可是真的？兵法又现世了吗？”

“嗯，昨天我才听到消息，月神兵法又在皇城附近出现，所以我们得赶快回皇城，不能让别人抢了先！”司徒星道。

江小薇道“哥哥，我们也急着赶路吗？可是小琪好累，我…我也累…！”

慕容琪也娇嗔道“哥，我不想走了，要走你抱着我…”

关泰左看，右看，最后一声不吭，继续消灭那半只烤乳猪。

乐乐笑道“我也没说要走呀，啧啧，你们两个小丫头说说，我为什么要急着走呢？”

慕容琪道“哥难道不想去抢兵法吗？”

乐乐大笑着，把杯里的酒喝光，慕容琪忙给他满上，他道“除非天下的女人死光了，我才会想不开去战场，啧啧，有像琪儿，小薇这样的美女陪着，我去打什么仗呀，啧啧，小云儿别生气，还有你呢！我可没把你忘掉！”

“啊，管我什么事呀，我才没生气呢！”彩云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刚才听乐乐没说她的名字时，确实气恼，差点眼泪就流出来了，见乐乐又补上自己，却暗自高兴，不再计较刚才的话语。

这时司徒星一行人吃完饭，结帐要走，彩云急道“我得跟着万里盟的袁护法，师父要我下山帮他们的帮，我不能跟你们走了，乐乐，我先走了…”

乐乐皱眉道“我也去皇城，也去万里盟，他们对你不好，怎能还跟他们一起？”

小薇也道“是呀，有哥在身边会照顾你，跟他们，若是有人欺负你，可没人帮你了！”

“我知道，可师父说……”彩云为难的快要哭出来了，又想跟着乐乐，又怕违了师父的命令，这时袁灰走近道“彩云姑娘，我们要走了，一起吗？”

彩云歉意的看着乐乐道“我先走了，我会等你的…”说完转身走向袁灰。

乐乐苦笑，这丫头这么听师父的话，还真是死脑筋，只好对袁灰道“哈哈，袁护法，有人照顾彩云我就放心多了，小心路上别再让她遇到贼呀盗呀的，不然，哼哼…我这个很记仇的，呀，有袁护法的保证，我绝对相信，那个吴青，下次见面，请你喝酒，一路顺风……啊…顺雨…哈哈！”

吴青摇头，真搞不懂乐乐，明明让自己照看彩云姑娘，还说的这么隐讳，居然威胁得袁灰当面保证，还真有些手段，不过最后那句“顺风顺雨”什么意思？这阳光正盛，连云朵都没有，不可能下雨吧！

他对乐乐道“王兄弟放心，我等着你请客！”意思是我肯定帮你照顾她，放心好了。

那三个道士起身问道“你是万里盟的袁灰袁护法吗？”他们三人打量着满脸红肿青紫的袁灰，不敢确认的询问道。

“是，正是袁某！”袁灰也知道他们的来历，态度倒也恭敬。

“我们也要去皇城万里盟，一路同行如何？”长须道士问道。

“呵呵，当然可以，只是几位道长如何称呼？”袁灰问道。

“贫道墨阳子，这是师弟墨山子，这位是师妹墨玲子，我们受师门之命，到万里盟拜会一下马盟主！一路还请多多关照！”墨阳子道。

乐乐一听，这是什么道号呀，莫养子？莫生子？莫领子？果真是绝后的名字，不过那女道士的名字倒有些韵味，莫领子？自己生，就不用领了，啧啧，以后跟着我，保你不用领养别人的孩子！只是我现在功力还没大成，生子会影响练功的，不然…哼哼…马上你就不想领养别人的孩子！

万里盟和三个道士已远去了，乐乐还在这狂想呢！

“哥哥，哥哥，你怎么不理我了？”慕容琪撒娇的摇着乐乐的胳膊，“你若是想追那个彩云姑娘，大不了我们不歇息了嘛，现在去追还来得及…哼，坏哥哥，就知道追女人，一点也不疼琪儿了！”

“啊，没有哦，小琪儿不要生气，哥哥刚才在想别的事情呢，走吧，我们找间客房，好好歇息！”乐乐要了两间上房，关泰一间，乐乐和两女一间，这让撑柜好生奇怪，心道这两男一女怎么挤在一起，唉，人家富贵人家说不定喜欢这一套，不是我们能理解的，只要给钱，管他们几个人住呢。

乐乐让伙计送开洗澡的开水后，又给伙计四百两银子，要他去买四匹白色的上等好马，对他说道“一匹马也就七八十两银子，剩下的算你的赏钱，记住，要好马，不然…”说着，他把手中一锭一银子，揉成一团，那伙计哪见过如此功夫，吓的连连点头，道“谢谢公子爷赏赐，小的一定按你的要求…”

说完高兴的一跳一蹦的跑出去了。

“哥，我没衣服了，小薇的衣服了破了…”在内间洗澡的慕容琪苦恼的抱怨道。

乐乐一想也是，几人在树上呆了几天，衣服脏的脏，破的破，又跑出去找到老板娘，给她几百两银子，说了几人的身高，颜色等等，要她去选几件衣服过来，连关泰的衣服都订了。

乐乐走到内间，看着浴桶里的两个美人儿，色心大动，但木桶里只能盛下两个人，乐乐只能在桶外大饱眼福，时面色手摸上几把，两个美人娇呼连连，倒也喜欢被他轻薄。

乐乐看着慕容琪垂下的秀发，赞道“琪儿头发真漂亮，特别适合这个小脸儿，啧啧，小薇的身材真是丰满呢，脊背上没有一块伤疤，真是奇迹，皮肤真是细腻…”

“哥，好像起风了，会不会下雨呢？”小薇问道。

“当然会，而且还不小呢，啧啧，这场雨下起来，江北的天气就转冷了，这雨来的好呀，让那几个笨蛋淋成落汤鸡吧，只是我的彩云儿也会淋的很可怜！不听我的话，吃些苦也好！”

“哥哥，果真下雨了呢，你好厉害哦！哥是怎么知道的？”慕容琪惊叫道。

“哈哈，这是秘密！”

“嗯，我要知道嘛，不要走，告诉我嘛！”

伙计已把马买回来了，见乐乐下楼，忙笑道迎上来道“公子爷，马栓在了草棚，绝对是好马，我领你来看看……”乐乐点点头，随他来到马棚，四匹高大的白马，极为神骏，见老板娘抱着衣服回来，她离老远就喊“公子爷，我可没把衣服弄湿，连一滴水也不沾上，四套白衣，都是按你的要求选的，两男两女，哦，这是剩的银子…呀，谢谢公子爷，公子爷真是大方！”

乐乐暗笑“有钱就是大爷！”又想起洛城暖心楼嫖妓的事来了，不知那小月过的怎样了，有钱也不自己赎身，真是搞不懂。

把衣服扔给关泰一套，才进房间，内屋大床上，两个白条条的肉体，躺在床上，见乐乐来了，只略略有些羞意，仍然凉在那，不盖被子，乐乐把衣服递给两女，道“你们这算诱惑我吗？”

“嘻嘻，那有呀，哥哥，你身上好脏！，你还没洗呢”

还有些热水，乐乐快速的把身上清理一遍，擦干上床，怀抱温热的娇躯，外面却是秋雨伴着凉风，行人对这突然而的寒冷难以适应，举着纸伴，咒骂着在风雨里穿行，浊水顺着青石小道，流进山渠。

“哥哥，外面的雨好大呀，你说彩云姑娘他们怎么样了？”小薇听着外面的雨声，有些担心的问道。

“不跟着哥，算她倒霉，现在他们一定在雨中漫步呢，前面的小城骑马也得两个时辰才到，两个时辰，呵呵…哥，你怎么不说话？”慕容琪道。

“休息一个时辰，然后我们骑马走，你们若是不休息，可不要怪我！”乐乐想了许久才道。

“哼，我就知道哥哥想着那人彩云，我和小薇姐才不累呢，只是想洗个澡而已，既然哥想着她，那不如我们现在就去追她吧！”慕容琪赌气的嗔道。

“呀，我的小琪儿生气了，来让我安慰安慰…”

“嗯，大色狼…不要动那…哦…啊！”慕容琪的声音渐渐没了，屋内只剩下如泣如诉的低吟声。

“小薇，到你了，让哥来好好爱你吧！”乐乐把慕容琪搞定之后，又压上了江小薇。

“哥，你真的爱我吗，不会是因为可怜我，才跟我在一起的吧，不会把我玩够了再抛弃吧？”江小薇半闭着眼睛，担心的说道。

“小薇，好妹妹，你怎能这么想呢？哥哪件事让你不高兴了？”乐乐温柔的问道。

“可是，你已经有那么多女人了，而且哪一个都比我漂亮，年青，而且我身上都是伤疤，你肯定不喜欢…若是哪天你不要我了，我会活不下去的…哥～你会离开我吗？”

“哥向你发誓，无论我以后有多少女人，我都会爱着你，疼着你…永远不抛弃你！哥哥最初是可怜你，但越来越喜欢你了，喜欢你的乖巧，喜欢你的坚强，喜欢你的一切！”

“哥，妹妹错了，以后再也不再怀疑你了！哥～”小薇已动情的缠上乐乐，情人的情话比任何爱抚都管用，她已迷失在爱的世界里，“哥，好好爱我吧！”

乐乐吻住她香软的红唇，白嫩的耳珠，娇柔的雪颈，高耸入云的玉峰，峰顶的机珠已硬硬的凸起，乐乐先有灵巧的舌尖轻挑，见她动情的急喘不止，才突地含在口中，她顿时舒服的放松绷紧的小腹，乐乐轻抚过平坦光滑的小腹，缓缓挠搔着黑油油的草地，那里温热异常，乐乐猛吸玉乳的顶珠，她“呜呜”的摇头，肥大白嫩的肥臀想要抬起，乐乐的嘴挪到她的小腹上，慢慢的舔到芳草中的小河处，那水已流动洁白被单上，双股左右摆动，奇痒不止，白嫩修长的玉腿时面伸直，时面绷紧，见乐乐已移到她两股之间，再也忍不住，口低喃道“哥，好痒，快进来吧，呜呜，不要舔，啊…啊！又流出来了！”

乐乐笑道“妹妹舒服吗？”

“呜，舒服，也难受，呜呜，好痒嘛，不要舔那里，哥哥！”

“舒服，那我就继续这样了”乐乐戏笑道。

“我不…哥，我求你了，啊…呜呜”她修长的双腿，紧紧缠着乐乐的脖子，两手在高耸的胸脯上揉动，口中呜呜不清的低叫，如墨的秀发，散在白嫩的乳沟间。

乐乐突然把她翻过来，跪到床上，双手扶起她的肥臀，阳物狠狠刺进花穴，她尖叫一声，嘴中不知喊些什么，粉嫩的屁股被乐乐撞的纷飞，如云般乱舞，滑水溅在乐乐腹胸，“滋滋”作响。

乐乐玩的兴起，偷偷的把手指插进她粉嫩的菊穴，她浑身一震，舒爽的“嗯”了一声，只是又剧烈的抖动起来，皮肤变得潮红。

乐乐趁她高潮快近的时候，连抽百余下，小薇扭动着雪白屁股，狂发乱舞，口中早不知喊些什么了，直把昏睡过去的慕容琪吵醒。

乐乐又让她平爬在床上，紧紧并住她的双腿，这种刺激的饱涨感，让她全身狂扭，却被乐乐从身下反抱住双肩，一动也不能动，那种绝妙的刺激只能全部承受，只到那穴中的嫩肉也疯狂的颤抖，胡乱的呢喃“啊，不行了，哥哥，太粗了，呜，要破了！”

她承受不住，昏了过去。

慕容琪看了许久，又动情的说道“哥，我还要，里面又湿了！”

正文 第三卷 红颜祸水

第一章陷害(上)

乐乐把两女收拾妥当，雨已变小，他每次交合完以后，总是精神百倍，他知道这是御女心经的作用，越战越勇，他穿上新制的衣服，布料手工都是一流，还算合身，走到窗口，看看云朵和风向，只等雨停的那一刻，他知道这种雨总会停上一段时候，然后还会再下，他要趁雨歇的那一段时间赶到下一个城。

他觉得差不多了，走回床边，把两女推醒，道“两只小绵羊，快起来赶路啦！”

“哥哥，你怎么不累呢？”

“是哦，哥，我们累的骨头都软了！”

乐乐暗道“第一次交合，我会把你的功力提高，以后御女功法，会把赠于你的真气再慢慢收回，啧啧，卑鄙的功法，不过我喜欢！”

嘴上却说“你们若是嫌累，那以后我不跟你们做了，哼哼！”摇头晃脑的要离开。

两女大急，忙嗔道“哥哥，不要嘛，我们起来就是了！”那种消魂的滋味，她们怎能抗拒，乐乐就是知道这点，才以此吓唬她们。

女人穿衣服虽然快，但打扮起来可就费劲了，乐乐就是算准这一点，才提早两刻钟把她们叫醒的，两女一身白衣，略加打扮，那本质上的柔美全部显露出来，乐乐虽然和她们春宵共渡几次，如今才真正窥得她们的风姿，乐乐又抱着两女亲揉一番才停住，如果不停下，恐怕又是天雷地火，风雨乱飘的结果。

两女风雨过后，柔媚更是惊人，把关泰喊出来的时候，他愣愣了半天才道“俺娘哟，这是慕容姑娘吗，好水灵的姑娘，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小薇妹子也很漂亮，精神多了！”

乐乐大笑道“啧啧，阿泰呀，虽然你的眼力很差，但夸女人的本领还是不错的，你看看，刚才那翻话，把这两个丫头乐的，以后你若是看上了哪个姑娘，跟我说，我不动就是了，凭着你刚才的本领，准能把她们骗过来！”

关泰摇头道“追姑娘哪能骗呢，骗人的事情我可不干，咱们走吧，有这样的好马，天黑时就能到吧！”

雨已暂停，四人白衣飘飘，骑着白色骏马，奔驰在青山古道上，俗话说“若想俏，一身孝！”这四人本来就容貌不错，稍差一些的关泰，但他身材魁梧，刚才在客栈中略已收拾，倒也极具男人味。

空气略寒，但四人身俱深厚内力，清爽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乐乐说过，天黑时还会有大雨，他们也不敢贪玩，全力驱马前进。

四人只花了一个半时辰就到了前方小城，天幕刚刚落下，乐乐驾马直奔本城最大的客栈，因为司徒星若投宿，肯定在最大最贵的地方。四人到了客栈前，猛一勒马，骏马低鸣一声，蹄声尽止，自有小二忙来牵马，四人白衣然然的走进一楼吃饭大厅，男的俊俏，女的奇美，引来厅内众多目光。

乐乐一扫厅内的人，多是江湖人物，不少都带着兵器，乐乐看到一个桌子，桌子上的菜还未动几下，显然是刚到不久，乐乐灿烂的笑道“呀，这不是司徒公子吗，好巧呀，居然又见到了，你们的衣服好像湿过，头发上也

…难道你们都掉进水里了，不过我们一路急行，也没到长河深潭呀，啧啧，真是奇怪！”

司徒星惊叹他身边的两位绝色美人，半天没明白过来乐乐话中的意思，倒是他身边的两个中年保镖怒道“休要得意，只是淋些雨水而已！”

“这位小兄弟，我们淋雨，好像你很开心呀！”三道士中的墨玲子，颇有意思的看着乐乐，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啊，这位女道长，我很开心吗，你怎么看出来的，你看我的小情人也淋水了，好狼狈的样子哦，是不是彩云，让你跟我着一起，你偏偏喜欢淋雨，啧啧，我怕你淋病，特意赶来看你，啧啧，其实呀…我确实很开心！”

说完，他在众人惊诧的眼光中，大摇大摆的走到小薇早已早好的洒菜旁，又向伙计点了一壶上好的美酒，让他给吴青送去。

伙计照办，把酒提到司徒星那桌，问道“几位大爷，哪位是吴青？”吴青苦笑，已明白是乐乐送的酒，道“我是，把酒跟我放这吧！”

伙计把酒一放，给乐乐交差去了，乐乐回头冲吴青遥遥举杯，两人共饮。

司徒星疑道“吴青，你和他以前很熟吗，他对你好像不错！”

吴青恭敬的答道“以前从没见过，第一次见面就是鲜于世家的寿宴上，我和公子一样，只见过他几次，他这人让人捉摸不透，今天中午我们要走的时候，他好像知道要下雨，他提醒我，我当时没在意！”

“哦？怎么可能？除非是碰巧，不然他哪来的神通？”众人都是不解和不信。

吴青道“是啊，我们在路上淋雨的时候，我还是不相信他说的居然是真的！”

“他这人还真有些可怕！”袁灰喃喃说道。

墨玲子微微说道“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可怕的，只是疯疯颠颠的，他是鲜于世家的女胥？”

“哼，管他是什么东西呢，若是到了皇城，看我怎么收拾他！”司徒星想起宿怨，恨的牙齿轻咬。

吴青想说，只要不去惹他，他对人没有敌意的，不过看着司徒星的模样，他知趣的闭上了嘴巴。

这时外面突又下起了大雨，哗哗作响，众人面面相觑，心中都有一个疑问“乐乐真的是巧合吗，他刚到就下雨？”

这时乐乐那桌，慕容琪大叫道“哥，果真下雨了呢，兴好我们早早的到了，不然就算是开护体真气，也是很累的一件事…”

吃完饭，几人都回客房歇息，两女骑马狂奔也是累了，躺到床上就睡了，乐乐睡在他们中间，久久不能入睡，他想，就是找到若雪，她恐怕也不会放弃报仇吧，乐乐知道她的脾气，对自己虽然百依百顺，但骨子里极为倔强，认定的事，很难改变，自己能凭借什么力量帮她报仇呢？

师父的仇可以慢慢玩，因为袁灰已不值得他动手了，以后慢慢玩死他都可以，但哪来的力量推倒万里盟呢，若雪的压力太大了，要抢回被鬼狱门占领的天涯角，还要独抗万里盟，刀谷。

万里盟一直自称是白道的联盟，冒然攻击万里盟，那就是和天下的整个白道作对，只要把万里盟和整个白道武林分开，就好办多了，根据自己和别人分析，万里盟做的事往往是表面上，正大光明，背地里男盗女娼。那为什么没人揭开这些黑幕呢，是怕它背后的势力吧！

司徒星来拜个寿，都有万里盟的高手护送，简直沦为了司徒家的走狗了，只要司徒家倒了，万里盟的靠山也没了，那时群而攻之，万里盟也就完了。

但做完这些谈何容易呀，这次的月神兵法，是不是动乱的开始呢？

他正想的入神，忽听不远处的一间客房里响起女人的尖叫声，那声音是－－－彩云喊的！

乐乐披上衣服就往那边跑去，撞门进去后，只见彩云衣衫半裸，上衣已被撕破，面色潮红，正艰难的推开缠在她身上的司徒星，乐乐大怒，司徒星却突然闪开，退到门口。

彩云柔弱无力的哭道“乐乐，他…我身上没有力气…他就闯了进来…我们什么也没有的…呜呜”

乐乐一眼就认出她是中了春药，正在安慰，忽听门外传来很多脚步声，带着的正是司徒星的随从保镖，乐乐把衣衫披在彩云身上，柔声道“我知道，你中了春药，跟你没有关系！”

司徒星却高声道“淫贼在里面，快来抓住他…”

乐乐暗道“不妙，是个圈套！”

果然，墨山三道士，还有许多江湖人士，及时赶到，有人喊道“可恶淫贼，还不过来受死！”

司徒星笑道“王乐乐，我早知道你对彩云姑娘图谋不轨，现在人脏俱获，你还不束手就擒？”

“是啊，杀死他！淫贼人人诛之！”

墨阳子喝道“看你年纪青青，有模有样的，居然干出如此事来，今天非把你斩在剑下！”

第二章陷害(下)

乐乐带着懒懒笑意，微微摇头“你们真是侠肝义胆，深夜不睡觉，就等着抓我，是不是？只是希望各位不要被人利用了，那你们也得问问这位姑娘，到底是谁下的药！”乐乐转头对彩云道“彩云，彩云，不会这么快就神志不轻了吧，居然下了这么多的药量，真是想害死人呀！”

彩云美眸微闭，口中哝哝不清，在床上翻滚着，娇体扭动，又手想把身上的衣衫撕掉，显然欲火浓烈，乐乐用被子把她裹住，抱了起来，道“她现在已神志不清，等清醒时再让她说吧，现在我要把她带回去治疗，请让开！”

“哈哈哈，这是我见过最好笑的淫贼了，现在被逮着了，居然还想带着女人走，真是好在胆子！”

"让开！"乐乐怒吼道。冷冷的看着男人们蠢蠢欲动的目光，都不时的扫在彩云身上，听到她的呻吟声更是神魂不宁，下体已起了反应。“她现在中了大量的春药，根本不能说话，再不救治，可以会烧坏身子的！”

“哦，让你来，岂不是便宜了你！”

“是呀，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哪能让你糟蹋呢！”

“哈哈，那你们说该找谁呢？”乐乐怒极反笑，冷冷的盯着这一群自称为侠士的嘴脸，而乐乐熟悉的几个万里盟的人却不在这里，可能是司徒星，把他们调开了。“你不是叫的最欢吗，你说由谁来解？”乐乐对着那个满脸横肉的壮汉喝道。

“这个，那也不能让你解”

"反正不能让你解，不如让司徒公子解吧，这里数他最年青富有，将来肯定能照顾好彩云姑娘的！"这是司徒星的随从说的。

“嘿嘿，这才是你们的目的吧，不过我不同意，我的彩云儿是爱着我的，怎么能让别的男人动她？”乐乐缓缓逼近门口，又吼道“我再说一次，给我让开！”

墨玲子看着乐乐关心怀中女人，时面冷然面对众人而不惧，美眸中闪出复杂的神色。

怀里的彩云儿呻吟声更为消魂淫荡，伸着小舌头，直要舔乐乐的脸。

“哥，发生什么事了？”这时慕容琪和江小薇也赶来了，关泰也跟在后面。

“阿泰！”乐乐吼道。

“我在外面！”关泰答道。

“他们不让开，就给我杀，谁当杀谁！”

关泰大吼“让！”聚阳刀已出，刀气纵横，火红的光夹着炙热，逼的门口的人退走一半。

乐乐护体真气运行，粉红的光罩绚丽的绽开，紧紧包裹住彩云和乐乐，杀意凛凛。众人看乐乐根本不像会武功的样子，谁知道这小子一下就是护体真气，还是粉红色的，真是奇异的功法，外面还有个杀意浓浓的汉子，那刀反正不好惹，刚才惹了他了，现在还不快逃，江湖中二流，三流的人物，瞬时走个净光，江湖中是凭实力说话的地方。

场中只有司徒星和他的两个随从，还有墨山三道士

慕容琪和江小薇也能进来了，关心的问道“哥，你没事吗？彩云姑娘怎么了？”

“我没事，把这些是非不分的混蛋宰了！把剑给我！杀！”

乐乐接过追心剑，把剑气锁住司徒星，司徒星武功也是不错，只是没带武器，两个手下也是空着手，慕容琪对上墨山子，江小薇对墨玲子，墨阳子早被关泰的刀气锁住，已暗暗斗开。

乐乐本无招式，见招拆招，无招挥剑，按他的境界已能看透和他同等高手招数的破绽，但由于战斗经验不足，明明已看到破绽，去攻时，却被另一人攻到，只得撤剑自保，再加上自己怀中还有一个人，若不是他的身法了得，早已败下。

江小薇的弯刀，残光闪闪与墨山子斗个旗鼓相当，墨山剑法华丽古朴，一时难分高下，慕容琪功力大增，奇异真气旋转，把墨玲子的剑招耍的施展不开，险些自伤，越打越心惊，这明明十多岁的姑娘却有如此深厚的功力，怎么可能，而且那种奇异的力道，频频让剑攻向自己，这,这是慕容世家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慌乱之下，已被自己的剑，伤了好几处，痛的快要流眼泪。

关泰刀力威猛，刀刀逼人，墨阳子剑法老成，攻防有度，关泰初时稳战上风，但由于内力不济，慢慢两人战成平手，而墨阳子对关泰的刀法大为惊奇，喝道“关成风是你什么人？”关泰纳闷道“要打就打，还乱问什么”

但还是答道“正是家师！”墨阳子暗道“怎么会这样，这几年不下山，江湖上何时出来这么多年青高手，这人刀法已达关成风的五成，内力还差些火候，若是加以时日，定比关成风还要厉害！但他怎么和淫贼在一起，但那淫贼还是鲜于世家的准女胥，头痛！啊，师妹快要败了，那丫头居然几十招内就能把师妹打败，真是厉害！”

乐乐在三人的合击下，危机重重，真气护罩虽然能保护，但挡不住猛烈的实掌攻击，司徒星居然卑鄙的专门攻击彩云，乐乐已挨了两掌了，虽然只是打在护罩上，但体内真的震荡翻滚，却也不好受。又是春药，怎么和初见若雪时一样，若雪思绪一乱，后背又挨一掌，身体不受控制的往前奔了两步，却正赶上司徒星的掌，他的右掌带着风声，击向彩云已经无法躲开了

慕容琪双手舞动，气旋盘转，把墨玲子的剑牢牢吸住，她瞬间切出十多掌，墨玲子只得弃剑自保，剑未落地，已被慕容琪点住麻穴。慕容琪刚想得意的骂她几句，忽然看到乐乐背后中了一掌，又迎上了司徒星的掌，墨玲子也刚才能看到，不知怎的，她也希望乐乐能躲开，她想闭上眼睛，却动不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掌逼近乐乐，不，那掌是击向他怀里的女子的，司徒星怎能？

却见乐乐突地转身，把背送给了司徒星，替彩云接下那一掌，“啪”那一掌结结实实的击在乐乐背上，乐乐在地上滚了一圈坐起，吐出一鲜血，乐乐刚想站起，却被司徒星的两个随从同时攻击，那两人双掌齐齐拍向乐乐的脑袋，若是拍上了，脑袋非碎不可

慕容琪被乐乐一连串的惊险吓的呆立不动，就算是动也来不及了，那只是一转眼的时间，她已发出绝望的尖叫“啊～”

乐乐看着那越来越近的两掌，似乎感到生命快要终结，往事迅速在脑中闪过，父亲的愿望，师父的出现，第一次上妓楼，第一次见若雪，若雪那绝美的俏脸在脑中无限放大，若雪，要是我死了，再也见不若雪，她会很伤心的吧，若雪，不，我不能死

墨玲子也突然感到心痛，突然觉得自己错怪了乐乐，他能替那女子挡那一击，就说明他是爱着那女子的，那是牺牲自我的爱那两掌已快到他脑袋上了，他怎么不躲呢，快，快，快呀，啊呀她突然看到一朵极漂亮的紫玫瑰在乐乐身上绽放，乐乐在花的中央就似花蕊，紫色的花瓣从花蕊处慢慢张开，像花开的全过程，极慢又似极快，那花芯中突又长出几根红刺，血红的刺，她真的看到了血，血沾在刺上，花又枯萎了，紫红色的中心，只有乐乐抱着那女子，只是攻击他的两人都捂着心脏，捂着心脏的两手喷出血柱，玫瑰似的血。

乐乐用剑支地，缓缓站起，逼视着司徒星，冷冷道“好看吗？我会一剑一剑的把你杀死！”说完捧起追心剑，刺向司徒星，司徒星惨叫一声，一个驴打滚逃到向门口，乐乐那一剑只刺中了他的左胸，并没有刺中心脏，他已吓的哭叫道“不要杀我，求你，我给你钱我是司徒世家的人，你不能杀我啊，救命呀，饶命呀！”看到乐乐杀意浓浓的眼神，和追心剑上尖啸的杀气，他已吓的不知所措。

乐乐现在很清醒，知道现在还不能杀他，若是激动了司徒世家，自己以后行事极不方便，还有可能连累鲜于世家，他只是随便杀杀司徒星的狂妄，刚才虽然差点死掉，但临死的瞬间，悟到了一招剑法

乐乐把追心剑放到他的脖子上，冷冷道“是不是你下的药？”

“是，是我带的那个丫头放的药，是她饶了我，我给你钱，这是三万两银票，给你我包袱里还有”他见乐乐不收，只好把钱放到地上，可怜的向乐乐求饶。

这时又有人狂喝一声，跳了进来，正是迟迟不见的吴青，袁灰，巴木图几人，吴青道“王兄，发生什么事了，先放了司徒公子再说！”

袁灰也脸色铁青的说道“是，是啊，这倒底是怎么了？先，放放开三公子？”

几人的打斗也停了下来，乐乐冷冷道“你们这些蠢蛋，被人利用了还打的这么起劲，真是三贱客！”说的墨山三道士脸色大变，但也不好说什么。

又对吴青道“今天再给你一个面子，好自为之吧！”

用剑尖轻挑起司徒星的下巴，冷笑道“哼哼，不管你是谁，记住，在我没惹你之前，别惹我！滚！”

司徒星如获大赦，捂着胸口，连滚事爬的跑到袁灰身后，头也不回的喊道“我们走！”

墨山三道士却没法走，墨玲子还被点着穴道呢！慕容琪跑过来抱住乐乐哭道“哥，刚才好危险哦，我以为呜呜吓死我了！”

江小薇也偎在他身边，轻声道“哥，你可不能出事呀，不然我也不活了！你若是死了，就没人对我好了！”

乐乐安慰道“我不是好好的吗，有你们的爱，我是不会死的！”

又道“把她放掉吧，自以为是的家伙，本以为道士有多么了不起呢，全是一堆饭桶，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们！等我把彩云的毒解了，再好好收拾你们！你还哭，凭什么哭，我呸，老子才要哭呢，自己的女人中了春药，还要打一场才能解，打不赢还会被杀死，杀死后，还要盖个淫贼的名字，笨的像猪一样，还哭什么哭！”

墨阳子道“这位小兄弟，虽然我们一时被蒙蔽，你也不能这么骂我们，我师妹面子薄，你要骂，骂我好了！”

乐乐面露鄙夷之色“哟，师兄妹情深哪，乖琪儿把钱捡起来，这是司徒公子拿命换来的，不要多可惜呀！对，先放你那，走，咱们回房！阿泰，好样的，刚才真猛！”

关泰憨笑道“呵呵，没什么，有谁欺负咱兄弟，只管喊我！我们走！”

乐乐一行人走后，墨玲子哇哇大哭，伤心欲绝，两个师兄怎么劝也劝不好！

第三章无双

乐乐回到房时，薄被中的彩云已香汗淋淋，胴体烧的像块红布，裹在身上的薄衣早已湿透，乐乐把她衣服除光的时候，沟渠的水把流淌脚裸上，白嫩的大腿尽是滑腻的水，乐乐知道不能再等了，把衣衫一退，就插入那滚烫火热的甬道里，轻轻捅破阻碍，完全进入到她的体内，没有破瓜的疼痛，彩云那久经煎熬，欲火难耐的痛苦表情突变成舒爽的微笑，荡漾着久违的幸福。

乐乐见她反应甚是欣喜，也专门为她解毒，没有任何挑逗，只是快速猛烈的抽插，只撞得彩云粉红的嫩肉，全身乱颤，口中忘情的尖喊着，粉臂紧紧勒着乐乐的脖子，深怕这能带给她快乐的东西跑掉，那种欲火焚身的痛苦她已尝够，现在是苦尽甘来的时刻，她没有必要掩饰性爱的快乐，只把最原始的尖吼声发出，深深的快感，重重的撞击，一波接一波的高潮，一股接一股的滑水，只喊得她嗓子都哑了，全身颤抖着像朵云，彩色的云，飘在天空的云！是的，她感到身子在飘，永远也落不到地上，失重的感觉让她热血沸腾，尖叫一声，晕了过去，小穴中涌出大量的滑液。

乐乐知道她已经够了，不能再多了，初次的交合已经够疯狂的了，疯狂的结果只怕要三天不能走路吧！

乐乐看着床上被子中，缠在一起的两个女人，连听着彩云的浪叫，边互相爱抚，两人已在爱抚中获得了不少的快乐，听到彩云的声音停了，两人俱停下缠着互挑的动作，美眸朦胧的看着乐乐，眼中秋水欲滴，露出无限渴望，乐乐哪能让她们失望，他自己还没有尽性呢，怪叫一声，扑了上去。

先把江小薇用最粗暴的方式征服，她在极度快感中睡去，满足的笑容挂在梦中。

乐乐把小琪压在身子底下，轻笑道“我的小琪琪等不及了呢？看，天哪，浪费了这么多水哦，好香的水哦”

“嗯～不要舔它，好脏的！”慕容琪羞道。

“怎么会脏呢，小琪琪身上的东西都很香呢！多软的身体呀，抱着你就像抱着一团棉花，软若无骨，又有惊人的弹性，哥哥爱死你了！”

“哥哥，人家等不急了，小琪琪要，要你嗯，哥～”慕容琪叉开双腿，丰软的肥臀上下移动，磨擦在乐乐小腹上，两腿分成一字形，软滑肥美的高丘抚过乐乐肌体，乐乐深吸一口气，道“小琪琪，越来越会勾引哥了，哥哥来了！”

乐乐双手固定住慕容琪自己分开的一字形美腿，狠狠的剌了进去''''''

她这次却没有昏睡，急喘的心儿狂跳，好半天甬道才平静下来，她慢慢转过身，爬在乐乐身上，用娇颤的哭声，柔弱的说道“哥！我好爱你！哥，亲我～”

乐乐把她小嘴轻轻吻住，柔柔的缠着滑嫩的香舌，吸着香香的口液，许久才道“我也爱你，好琪儿，就在哥身上睡吧！哦，小宝贝等一下，我把彩云抱过来！”

天亮，乐乐感到彩云醒了，就把还要熟睡中的琪琪放下，轻轻抱住不敢睁眼的彩云，乐乐伏在她耳边柔声说道“彩云儿，你醒了，疼吗？”

“嗯，好疼～”她羞红着脸，仍是不敢睁眼，贴在乐乐温暖的怀里，“昨天我都不记得了，身子一下变得火热，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才有些清醒，却晕了过去我发现是你在我身上，我好高兴～”

“彩云儿放心，有我在身边什么也不用怕，有事我顶着，你初到江湖，很不多事不明白，以后要多学着点，不要像昨天，当时我好担心呢！”

“不会了，我会小心的，还好是你，不然不然我会难过死的！”

“我的彩云儿还要离开我吗？”乐乐笑道。

“不，我错了，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我能喊你哥吗，我觉得这样喊特舒服，和安全！”

“当然，我喜欢别人喊我哥，其实我才16岁，哈哈！你知道为什么她们为喊我哥哥吗？”乐乐坏笑道。

“不知道！哥，你告诉我！”

“那是在的时候她们就忍不住喊我哥，还喊我亲哥哥！哈哈！”

“嗯～好羞人，哥～”女人似乎天生就会撒娇，彩云儿已开始向乐乐“撒网”！

又过许久，另外两女才醒，秋雨初歇，空气微寒，凉风清爽，天空明亮，只是仍不见阳光出现，三女都要对镜着妆，彩云新瓜初破，连路几乎都不能走，还是乐乐把她抱到妆台前，慕容琪随便收拾一下，见人太紧，就跑出房了，不多时手里捧着几枝秋海棠，在镜中比划几下，嗔道“哥，你看花好看，还是琪琪好看？”

乐乐装模做样的看了半天，慕容琪不耐烦的嗔道“哥，你快说嘛，到底哪个好看？”

乐乐叹道“我觉得还是花好看！”

“哼，哥哥不喜欢琪琪了，死花，臭花，把你揉碎，看你还有我漂亮？”慕容琪生气的把花乱撕一气，扔在乐乐脚下，樱红的小嘴嗔道“既然花好，今晚就让这臭花陪你睡吧！哼，我才不稀罕你呢！”

乐乐大笑道“琪琪又生气啦，哥哥作道诗给你听怎么样？”

小薇和彩云起哄道“好呀好呀，听说哥的诗很好听呢！”

“不要，我才不听呢，臭诗，烂诗！哼！”慕容琪高傲的噘起了小嘴。

乐乐轻吟道：

昨夜海棠初着雨，

数点轻盈娇欲语。

佳人晓起出兰房，

折来对镜化红妆。

问郎花好奴颜好？

郎道不如花窈窕。

佳人闻语发娇嗔，

不信死花胜活人。

将花揉碎掷郎前：

请郎今日伴花眠！

“呜，不干嘛，哥哥笑话人家，哥～”慕容琪虽是不依，但已经笑咪咪的扑进乐乐怀里了。

“哈哈，很好笑呀，哥哥真厉害！”彩云和小薇两人哈哈大笑，慕容琪更是撒娇的钻在乐乐怀里不出来。

“好啦吧，我们下去吃饭，来彩云儿，让哥抱你下去，谁让你昨晚那么疯狂呢！”乐乐笑着，把彩云横抱起，几人并肩走下楼去。

彩云见乐乐如此对待自己，又是高兴又是羞喜，怎么好意思在众人面前让他抱呢，可实在不能行走，一动就火辣辣的疼，虽是羞的满面绯红，但盈盈春意和淡淡幸福却是掩饰不住的，乐乐和三女下来时，大厅里唰的一下子，全都静了，有不少人知道昨晚的事，还有不少在现在当过临时“正义英雄”呢！见昨晚中春药的女子如此漂亮，直后悔昨晚怎么不拼上一把，抢她回去“解毒”！现在再后悔也来不及了，看她幸福的样，一摸就一把水出来，啧啧，小妞真水灵！

女的却是盯着乐乐，普通的俊俏毕竟是普通，特别的漂亮也只是特别，乐乐是特别中的特别，因为他是能让你“过目不忘”的人！特别是墨山三道士中的墨玲子，美眸还有些红肿，呆呆的盯着乐乐，眼中神情极为复杂，端着碗里的稀饭，狂喝下去，真到喝光半天也不曾把碗拿下，把残粥滴得满道袍都是，她两个师兄看的连连摇头，叹惜不已！

关泰也走下楼来，坐到乐乐对面，乐乐冲他笑道“阿泰不想找个老婆吗，看我，身边已有三个老婆，外面还有好几个呢，阿泰难道不心急吗？”

“呵呵”关泰憨笑道“我还没有完成师父的嘱托呢，以后再考滤这些事情，现在仇家这么厉害，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怎么好拖累人家姑娘家呢！呵呵，先吃饭，

以后再说这些事！”他不好意思的把话差开。

客栈外面又是马蹄声响起，从门外闪出一个背剑的绿衫姑娘，细长明媚的双眸，小巧的鼻子，玲珑的朱红樱唇，个子也不是很高，便整体配合起来，一股惹人心动的妩媚性感，看得出她还是个处子。她那种性感是淡淡的，无意识的，是天然的，但那种性感却是极诱人的，使男人一看到她就想把她压到床上，好好折磨，好好摧残她，这种女人是危险的，连她自己也会常常陷入危险吧。

乐乐心中暗赞“有人说过，世上能让男子疯狂女人有两种：一是男人一见就想强奸的女人，另一种是，一见男人就想强奸他的女人！”

她还没走进屋背后又传来一个男声“燕无双，看你还往哪走？”

她转头哼一声，道“谁说我要走啦，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还没休息，怎么走？”声音温柔细腻，连生气的声音都婉转悦耳，诱人心神。

她在乐乐旁边找了一张桌子，点了菜慢慢吃了起来。

那个说话的男人也走了进来，三十来岁，脸色黄黑，八字须，一双鼠目灰溜溜的乱转，见厅内的众多武林人士都盯着自己，忙为自己解释似的喝道“燕无双，你杀我大哥，我今天非杀掉你，为他报仇不可，今天你逃不掉了！”

燕无双无奈的摇摇头道“真搞不懂你们兄弟，一个非要我做他小妾，我不依杀了他，你又要取我做老婆，我不同意，你又千里追杀，阴魂不散的非要为他报仇唉，真怕了你们啦，等我吃饱喝足，休息够了我再逃，你再追！反正你也追不上我！”

厅里的众人听到如此的缘由后，不禁开怀大笑，直笑得黑脸汉子面色发红，能把黑脸变红，倒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众人的讥笑却有如此的效果。

黑脸汉子叫道“小妖女，我柳三少岂是你说的那种人，看剑！”

恼怒中，他凶狠狠拔剑，刺向燕无双，剑还未到桌前，只听四周传来几十道破空声，“啊！你们偷袭”柳三少悲吼一声，眼珠凸出，不甘心的死去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有几十道不同的暗器偷袭他，暗器包括三角刺，子母珠，飞蝗石，钢针，酒杯，筷子，牙签，脚指甲，还有一块桔子皮，居然还有颗断牙

看来这燕无双的魅力非同一般呀，暗中居然有数十人为她出头，或许是为她的美色出头吧！

倒是那燕无双吓了一跳，娇嗔道“啊，你们把他杀了！我一路朝南行了千余里，一直是他陪我玩，这下子又得找新的玩具了，唉，好倒霉呀！”说完她气恼的嘟嘟嘴，瞧也不瞧那尸体一眼，断续吃她的包子牛肉，只是那俏模样更让男人着魔。

“我们兄弟是江北双虎，这名字里面都有个双字，看来我们是极不缘的，既然姑娘没人陪玩，就让我们兄弟代劳吧！”两个带刀的壮汉已走到燕无双跟前，笑嘻嘻的盯着她，只是那笑容极像狼外婆，四目发光，淫欲之光。

燕无双小嘴微噘，柳眉轻皱一下，忽又两眼放光的喜道“只你们能抓到我，我就陪你们玩！只怕你们个笨手笨脚的一辈子也碰不本姑娘的边，格格格，你们不要瞪眼，我才不怕呢！”

江北双虎中的一个，嘻笑道“小姑娘说过的话，可要算数，老子现在就抓住，到时得好好陪我们哥俩！”说完他左看右看，确认没有暗器才扑向小姑娘。

“暗器！”

那人扑到半空中的身子，硬生生的停了下来，直绷绷的摔在地板上，惹得众人齐声大笑，他从地上站起来，拍拍屁股，骂道“他娘的，哪个敢骗老子，哪来的暗器！吓得老子差点摔死”

另一虎在一旁提醒道“大哥，小心为上，让小弟在旁边给你留神，抓个小娘皮还不是手到擒来的小事！”

乐乐小声冲慕容琪笑道“怎么了，琪儿也关心那个丫头，要不要哥把她骗过来？啧啧，这丫头的身子可真惹火，红颜祸水呀，不过这祸害是男人都喜欢！”

慕容琪本是害怕乐乐出手，引起小姑娘的注意，到时小姑娘受不住乐乐的魅力，自己再多个姐妹，那样又有人把乐乐分上一份，自己岂不是更为伤心，这才抢在乐乐前面帮小姑娘一把。现在见乐乐如此问她，她忙道“不要！我不要你再去骗别的姑娘！哥，有我们几个还不够吗？”

小薇戏笑道“琪妹呀，哥这么大本识我们，我们根本受不住让多些姐妹帮忙不好吗，哪一次那个，我们不都是晕过去再说燕无双可真是诱人呢”她声音虽小，但两人俱都脸色羞红，慕容琪白了她一下，无奈的说道“好吧，可，一想到多个人，我心里总有些难受！”

乐乐的听觉如此灵敏，早就听到她们的言语，诡笑不语，这时双虎之一已慢慢的移到燕无双跟前，笑道“那我可真的抓啦！”

燕无双嘴里塞满了饭菜，摇道嘟哝道“等等，等我吃完再玩！你们吃饱了有力气了，人家才刚吃，不然我可不跟你玩了，嗯，这个好吃，这个也不错。”

“暗器！”慕容琪不早不晚，在那双虎要伸手偷抓燕无双的时候，又喊了一句。

那双虎还真怕了刚才那柳三少死的惨样，全身插满了各种各样的暗器，血窟窿几十个，所以听到有喊暗器后，惊叫一声，吓意识的一个后空翻，饭厅的人又是一阵大笑，江北双虎在江湖上还有些名气，因为有不少人在下面议论开了，“听说江北双虎如何如何，不过如此，被人几句话给吓的屁滚尿流！”“是呀，那个样子，真好笑，还自称双虎呢，连猫都比他胆大，哈哈！”

这时双虎已确认了声音的方向，愣神盯向乐乐那一桌，燕无双也抱着大碗，转头好奇的望向乐乐他们，心道“刚才两声都是女人的声音，连女人也喜欢我吗，以前我记得都是男人自作多情吧，呀，那个男子好帅哦！”

双虎怒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个淫贼呀，昨晚已把那个姑娘搞到手了，嘿嘿，那丫头现在还不能走路吧，厉害！可也不能耽误我们哥俩泡妞呀！”

慕容琪怒道“你才是淫贼呢，不管我哥的事，耍你的是本姑娘，怎么着！本姑娘看你就是不顺眼！”

小薇不明的悄悄问乐乐“哥，小琪是怎么了，平时她看男人就不顺眼，好像全天下男人都欠她东西似的，哦，除了哥！”

乐乐笑道“呵呵，要欠也是她爹欠她的，她爹连累了全天下男人喽！”

小薇不明的摇摇头。

“那可不要怪我们江北双虎欺负你个女流之辈，兄弟上！”两人如狼似虎的扑了上来。

“三角猫的功夫，滚！”慕容琪只挥出一道掌风，掌风中只带着四成内力，那双虎却像突然扑错方向式的，双双撞在左面的墙上，头破血流，晕了过去。

慕容琪没想到双虎这么差劲，以为出了人命，向乐乐略带歉意的吐吐舌头“哥，我只用了四成力道，他们就那样了，可不怪我哦”

“哇，姐姐好厉害！这是什么功夫呀，我也要学！”燕无双一手拿着包子，一边蹦着跑过来，坐在慕容琪身边。

“啊，”慕容琪没想到惹个麻烦过来，“我这是家传的功夫，不外传的！”

“呜呜，你们怎都这样！不是家传的，就是师门不外传的，碰到想收我为徒的，老是色咪咪的盯着我看，还动手动脚的，若不是我机灵，早就被人哼，偷看人家练功，帮他鼓鼓掌，反而遭到别人的追杀，哼，一群自私鬼！”燕无双不满的盯着琪琪，狠狠的咬着包子，好像那包子就是琪琪一样。

“我倒可以教你，只不过我只会刀法！”江小薇看她颇为可怜，想起了自己以前求师无门的情境，非常同情的盯着她，希望能够帮她一些。

“啊！”燕无双鼻子皱成一团，苦恼道“可我不喜欢刀！”

“你们不要看我，我使剑，但不会招式的！”乐乐见几人都盯着他，忙澄清自己的观点。

“骗人！使剑不会招式这种谎言都说得出，长的这么好看，一定不是好人！哼，不给你们玩了，我自己玩呀！”说完一个翻身，飞往大厅门口。

掌柜的忙喊“还没付钱呢，姑娘，钱！”

燕无双正在半空中，却突然止住原来飞行的方向，以比原来快两倍的速度，折了回来，这一招惊住了厅内的所有人，所括乐乐他们，在空中不借助任何东西改变方向，这种轻功可从没听过呀。

大多人以为她返回是为了付钱，可马上就知道自己猜错了，因为门口又多了一个，体型高大，浑身霸气，三十多岁的年纪，不修边幅，胡茌随意的在脸上横生，背有一把宽大的厚剑，往门口一站，有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式。

他盯着燕无双的方向，怒吼一声，“燕无双！”

声音震的窗纸嗡嗡作响，乐乐暗叹，这小丫头果然是祸水妖姬，麻烦事可真多！

第四章被耍(上)

燕无双看到霸气的男人，已无刚才的媚态和随意，不安的藏在慕容琪身后，按她的眼光，这里慕容琪应该最高，若和她拉上关系，应该能抵挡那男人一阵，自己再找机会逃跑。

那男子一进门，很多人都吸了一口冷气，双眼都盯着他背后的那把宽厚巨剑，不由的喊道“霸王剑”。听江湖传闻，田家霸王剑法起源于沙场争战，剑法惨烈无情，嗜杀横行，浩然阳刚，在混战中所向披靡，每一代霸王剑只有一个传人，每一代的霸王剑都有许多英雄传说。

后来由于田家因皇族争位，受到牵连，遂弃官回到家乡，世代过着田野闲居般的自由生活，但由于世局混乱，强盗横行，田家最终还是被卷进江湖，三十年前的陌野城一战，使霸王剑再度扬名，随着名声的鹊起，田家全族再次归隐，没想到今天又能见到田家霸王剑的传人，却是在一个小客栈中，而且还是为了一个诱人的小丫头，这实在是一大看头。

那男子冷冷看着燕无双，面上不带一丝表情，道“你偷看我们田家霸王剑法，按照祖训，除非你自废武功，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燕无双不安的看了他身后的巨剑一眼，用可怜惜惜，快要哭出来似的声音说道“田升！我只是看了两眼，别说学会，我连霸王剑也拿不动哦，求求你放了吧，田大哥～”这一嗲声嗲气的语调，让厅内所有男的欲火“腾”的一下，全部调了起来，盯着她娇美诱人的身子，眼中似要喷出火来，有的眼中火到没有喷出，鼻中却喷出了鲜血。有的却怒视着田升，是他不懂怜香惜玉，是他让亲爱的诱人的美妙的无双受到委屈，怒归怒，但没人蠢到迎上去和他拼命，因为霸王剑的威名与传说。

“祖训难违，我也只是奉命而为，不要逼我动手！”田升朗声喝道。

燕无双无计可施，晃着慕容琪的胳膊肯求道“这位姐姐，你帮帮我吧，我好不容易才学得今天的功夫，可不想废去！”

慕容琪也颇为难，按照江湖中的规据，偷学秘技实为武林之大忌，可这么讨人喜爱的小丫头求上自己头上来了，怎么好意思推脱，她刚想强出头，没想到江小薇先她一步，喊道“看了两眼就算偷学，若是看过你用剑的人岂不是都要死！”

“我们的事，外人最好不好插手，否则休怪田某无情！”田升有些发怒的说话。

乐乐不断的摇头苦笑，这女人还真是麻烦，这个田升比关泰还猛，弄不好单打独斗，我们中的谁也不是他对手，麻烦皆因强出头呀，不过为了这诱人的无双，麻烦也值！

“哼，谁还怕你不成！”江小薇见到乐乐后，已把杀气压了下去，如今被田升的强横激了出来，手握弯刀，杀意浓浓的回敬着田升。

田升略为一诧，刚才还温柔漂亮的姑娘，转眼已杀气逼人，真看不出还是个高手！

掌柜的见气份不对，不像刚才小打小闹的，忙跑向前去喊道“哟，各位大爷，高抬贵手，要打到外边打去，小店经不起折腾，求求你们啦！”

田升冷哼一声，道“田某在外面等候各位！不要让我等的太久！”说完，他转身离去，就像来时那么突然。

小薇看乐乐苦笑，忙陪笑道“哥，不要生气，我以后不惹麻烦就是了，只是这个家伙太可恶了！”

燕无双点头支持道“嗯，太可恶！”

乐乐盯着燕无双问道“小丫头，你没事干嘛乱看人家练功，把自己的功夫练好，不就成了！”

“不要喊我小丫头，你也不大！我的武功是东学一招，西学一式，不然谁教我呀，又没有人愿意收我做徒弟！”燕无双愤愤不平的说道。

“好，大丫头，你说怎么对付那个大块头！”

“打呀，打他打跑不就行了！”燕无双一副－－你是白痴的样子。

“啧啧，我就看看无双小姐，怎么把他打跑？小琪，小薇，收拾东西，我们起程！”乐乐一副看好戏的表情，盯的燕无双气恼无比，偏偏无法做出什么报复行动。只得撇着小嘴，转过头去。

大厅里有有一部分人已到外面准备热闹去了，另一些人在看着乐乐他们，江湖中的规则，有热闹就看，无热闹就得惹出热闹。

几人收拾好包袱，牵马往南而行，燕无双也牵着马，紧紧跟在他们后，把乐乐他们当作护身符，小心的瞄着四周，想看看田升到底在哪个方向，忽见乐乐他们上马，也急忙催马赶上。

“哥哥，咱们就帮帮她吧！”小薇求情道。

“是呀，哥，看她很可怜的！”慕容琪也求情。

“嗯，哥，得帮她！”彩云道。

“乐乐，过会那个家伙来了，我先去和他打，看他有多厉害！”关泰道。

乐乐抱着彩云，把鼻子噌在她白嫩的脖子上，深深吸了一口气，笑道“好呀，反正他一个人，你们几个一起上，我就不信他能顶得住，我得看着小云儿，你们去打吧！”他心里却在打算着，怎么把燕无双给骗到手，心道“若是一般的小丫头，见到自己哪个不是神魂俱授，只是这个丫头对人的戒心太重，又天生能对抗男人诱惑，唉，慢慢来，就不信你能逃得掉！嘿嘿！”

乐乐心里胡想着，却把彩云折腾的够呛，直被他吸的全身发软，娇声不断，双乳被他揉搓不停，直到彩云心神失守，把他一手拉跨间时，乐乐才醒悟过来，原来那里又湿成一片，怀里的娇人儿已成“欲女”，乐乐暗叫“不妙！”跟在他身边的燕无双正好奇的打量着彩云，不明白好好干嘛叫成那样，只是她自己也不明白，听到那叫声为何心跳的厉害，白嫩的耳朵也在发烫。

几人不没商量好是单打，还是围攻，前面宽广的大道上已现他的身影，秋风潇潇，黄叶飞舞，时而卷起一节枯草，在他脚下盘旋，剑仍在背上，剑长四尺，剑重八十六斤，黑铁霸王剑。

“喂，挡道的，让！”乐乐装作不认识，冲他喝道。

燕无双被乐乐的突然大喝吓的不轻，心想这人斯斯文文的怎会变的这么凶猛，连田升都不惧怕，对乐乐更是好奇的多看两眼。

田升缓缓转过身来，径直穿过乐乐他们，盯着最后的燕无双，道“没有人能挡住我的，到时你会后悔的！还是趁早把武功废掉，不然到时会连命都没了！”

乐乐真有些佩服他的毅力，为了这些破事追个不休，还是莫名的理由就要杀人，就要废人武功，真有些不可理遇，乐乐翻身跃到田升跟前，道“田升，你仔细看着！”

众人都不知乐乐要干什么，田升还以为乐乐要跟他动手过招呢，退后几米，小心的戒备着，牢牢盯着乐乐的一举一动。

乐乐抽出追心剑，在空中左划右刺，上跳下蹦，转眼大喝一声，别人都以为他要攻击的时候，他却突然把剑收回鞘里，对田升笑道“你看清了吗？”

他刚才的动作那么慢，别人当然能看清，田升不明所以的问道“看清了，你，你这是何意？”

“哼，刚才那乃是我家传绝学，悲风八式，既然你看了，我就要收回你的武功，把你废掉，你明白吗！啧啧，快些自己动手，免得到时丢了性命！”乐乐学的像极了，像极田升刚才的语气，惹得身后的几人哈哈大笑，如今才明白乐乐的用意，燕无双更是佩服的要命，双眼大露崇拜的神情，只是她惧怕田升，不然早就为乐乐高喊助威了！

“哼，小子，不要胡闹，我不吃你一套！既然你们一心胡闹，我就成全你们！”说完拔剑出鞘，空气中的肃杀之气渐浓，剑气在秋风中如万人哭啸，又如马蹄奔腾，震人心魄。

乐乐大叫“好，既然你蛮不讲理，我也就不客气了！”

燕无双正满目兴奋的等待乐乐出手，却见转身打个手势，“杀，给我杀，我先休息一下！”说完他无赖似的又跳上马背，一手抱住彩云的柳腰，一手抚在她的玉峰，彩云被她摸的习惯了，在众人面前，却也忘了害羞，身子一软，又倒在乐乐怀里，享尽温柔。

只是燕无双一脸的落寞，心中的英雄怎么又变成了无赖，一双迷人的美眸，闪着异样的光茫，时面闪在乐乐身上，时面移到田升身上。

上去的只有关泰一人，他有憨厚的大嗓门喊道“先和我关泰打上一架再说，让你看看我的烈阳刀法！”离田升还有三丈的时候，他缓缓拔出聚阳刀，惨白的刀身瞬间爆出火一样的鲜红，炙热的刀气逼向霸气凛凛的剑气，两气相交，战势突起。

"旭日初升"关泰大喊一声，刀气万丈，像从地平红上初起的红日，新鲜跳跃，韵律般的冲向目标，“指点江山”那霸王剑顿像地图上的画笔，大开大合，第一次挥动，都有山河被改写，浑厚的剑气想要分开红日，红日却如同光柱般，突然发出射线，光是分不开的，那红光疾刺田升的小腹，田升急啸一声“过河铺桥”，身体腾空，挥剑急斩跟随而来的红光，霸王剑犹如千万兵士共同运石搬土一样，剑气一层一层砸过红光，想把红光截堵脚下，不料那红光虽然断，但像有生命般的仍向刺，田升由于轻敌，顿时觉得不妙，暗惊“好恐惧的刀法！”杀气被关泰的攻势所激出，身子像巨石般旋转急坠，险险避开关泰的第一式。

田升还未落地，已使出“横扫千军”，这一招是大范围的攻击，可能被关泰逼急了，如不使用这招，很可能无法挽回败局吧，所以也不管后果如何，这一招用出，他真气已被抽空三分之一，这招激起的沙石尘灰，如洪水着陆，无边无际，遮天蔽日，远远望去，如龙卷风一般，战场中两人俱在暗灰中，不见了身影。

慕容琪有些担心的问道“哥，你说关泰会不会有事呀，没想到田升这么厉害！”

第五章被耍(下)

“呵，结果很难说，两人的武功都属霸道阳刚，以硬碰硬，不过阿泰内力不深，全凭刀法精妙，而田升初战轻敌，虽然用了记绝招般回劣势，但先机已失，胜算也不是很多，到最后难免两败俱伤！”乐乐紧观场中变化，但除了灰土中偶而有些扭曲外，只听到里面金属撞击频频不断，只得等土灰散去才知。

由于挡着正道，有不少武林人士已聚在周围，看这惊天动地决战，有见识的人已喊道“哇，烈阳刀对霸王剑哪，百年难遇，喂，老婆快来看哪！”

灰尘中红光再闪，关泰高吼“残阳如血！”刹时在他刀气中，天幕被血染红，似乎真能闻到血的味道，残阳的背后是否是黑夜，血的终结是否是生命的终结？只是在黑夜还没结束的时候，田升已挥剑斩开周身两丈的血色，剑气护身，一丝扣一丝，丝丝成环，结成似铠甲状的护体剑气，“兵藏九地”这是霸王剑中，唯一用来防身的一招，残阳仍是残阳，血色还是血色，只是田升像消失了一般，在血色中无影无迹。

忽地血色消失，田升也出现，他身上的透明铠甲也不见了，只是两人同时喷出一口鲜血，站立不动，风已停，沙已止，招已无。

眼力差的观众不明道“正打的激烈，怎么不打了！”“你笨哪，没看到两人刚才硬拼一招吗，两人都受伤了！霸王剑居然和人打成了平手，真是少见！”“那不是刀谷的关泰吗，听说他是关成风的徒弟，和现在的刀谷谷主反脸啦，果然英雄出少年，居然和霸王剑拼个两败俱伤！”

乐乐清楚的看到，当那铺天而来的血阳裹到田升身上的时候，透明铠甲出现裂痕，田升紧急变招，把透明铠甲

震碎，反击血色真气，实实的硬拼一下真气，同样的霸道的真气，因为田升的内力最初已少了三分之一，所以两人才拼个平手，若最就拼真气，败的肯定是关泰。

乐乐看他们都无意再打下去，便催马走到两人中间，笑道“两位好端端的打架做甚？就算要打也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呀，你看这，再看那，你们把这么多人都挡住了，啧啧，如今的江湖人哪，品端低下，好生生的没事乱打架，阿泰，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伤的没事吧，哦，没事上马，咱们走！”因为乐乐已知道，在他们的打斗中，燕无双已悄悄的离去，乐乐没有拦她，或者她离去自有她的理由吧，拦她反而不好。

田升气的差点再要喷血，谁没事喜欢打架，我不是追那个丫头吗，啊，那丫头呢，趁乱跑了？

“啊，借光，借光，让啦！说你呢，不要以为拿着大剑就了不起，嗯，对，谢谢！”乐乐骑在马上，威风凛凛的对田升吆喝，直到田升退开，他才有“礼貌”的说声谢谢。

田升初战失败，又被乐乐气的不轻，正在落迫气恼，也没听清乐乐说的什么，只是觉得挡路确实不好，就自然而然的让开了。

而后面的江湖人物却不这么认为，一阵哄乱，“啊，那个白衣少年是谁，居然对霸王剑如此吆喝，哇，霸王剑真的让开了，他是谁呀？”

“他叫王乐乐，来头好像不小，听说是鲜于世家女婿，不过昨天又听人说，他是个淫贼，不过真的挺厉害，你看他身边三个美女，都乖乖听他话呢，我家婆娘若是有那女人一半漂亮，我也不出来了！”

“哥，那个小丫头把我们耍了”慕容琪道。

“耍的是你们，不包括我！”乐乐把彩云的小脸扶起来，享受至极的亲在她的小嘴上，那表情活活能把琪琪气死。

“哥～你怎能这样说我，哥～”慕容琪撇起了小嘴，“我也要和你坐在一起！”说完她已跃起，轻飘飘的落在乐乐身后，可怜乐乐的小马，被压的嘶鸣一声，差点爬在地上，兴好两个女人都是娇小型的，不然乐乐的白马就要英年早逝了。

乐乐反手搂住琪琪的蜂腰，让她的酥乳紧贴在自己背上，软绵绵的上下摩擦，最先受不住的还是慕容琪，娇躯酸软，只能紧紧抱着乐乐，呼吸已不顺畅，喘着粗气，直道“哥哥！”，喊个不停。

“阿泰，你今天表现的不错，那几招刀法，我怎么从没见过？”乐乐问道。

“那是刀谷掌门才会的烈阳刀法七式，我现在只会一小部分，所以不常用，今天见他很厉害，所以就忍不住用了出来，效果比我想像的还要好！”关泰还在回味刚才的战斗。

“果然不错，刀谷传承几百年，还是有些绝招的，可怜我哪，怎么什么都不会呢！”乐乐仰天长叹。

慕容琪安慰道“哥，昨夜你用的那招不是很夸张吗？你怎么说什么都不会呢，那一招好漂亮哦，像一朵盛开的紫玫瑰，那一抬就杀了两个高手呢！”

“我也想会呀，可事后我再想用，怎么也使不出了，好奇怪哦！”乐乐垂头丧气的说道。

“啊，怎么会这样呢，当时你用没有想到特别的内功心法，或者人呀什么的？”江小薇道。

乐乐沉默许久，拍了下脑袋，惊道“是啦，当时我以为快要死了，我想到若雪的时候，然后她在我脑子里放大，再然后那一招就自动发了出来，杀死那两个人后，我才清醒那我下次再用的时候，想着她的样子就行了！”

“啊，原来是这样呀，哥，什么时候你想着我，创出一招呀！”慕容琪酸溜溜的说道。

“是呀，还有我哪！”小薇和彩云也心中不平衡的说道。

“哈哈，我也想把你们通通变成招式呀，那我就天下无敌啦，这可是靠机遇的，不是想想就出来的！”乐乐大笑着说。

“嗯，我们知道，但你一定要多想想我们，那样才有可能把我们溶入招式里。”几人都用各种方法，劝说乐乐。

乐乐想道，我的御女心经功法，以情为主，动情及动功，昨夜使出那招玫瑰之刺，就是在极度用情之下，无意间用出的，那说明只要有情在，御女功法就会创出无穷多的绝招了，啧啧，看样子要多找些美女才行。

无耻的乐乐，以练功为借口，又要大动心思泡美女了。

一连几日，他们都没有遇到燕无双，也没有惹到麻烦，听说司徒星为了不与乐乐同路，早转道从水路走了，短短千里的路，乐乐他们走了七八天，才走了大半的路。

“哥，前面就是汝阳城了，听说很繁华的，里面有很多美女哦！”江小薇冲乐乐笑道。

“小薇怎么知道的？”

“哼，全风月国的人都知道嘛，我就不信哥没听过，到了汝阳再行三百里就是离人河了，－－河分南北，两岸女美，情人离人，共聚梦江水，水入蓝海湾，鱼人如天仙。这连风月国的小孩子都听过的谚语，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小薇嗔怒着，盯着乐乐的眼睛，想要从他眼中看透他的心思，可惜她再次失望了，乐乐只是点点头，恍然大悟的说道“原来如此，小薇知道的真多，妹妹去过汝阳吗？”

小薇听到乐乐夸她，心里像吃了蜜甜，点点头。

“对那里熟悉吗？”

小薇微笑着再点点头。

“美女多吗？”

小薇仍是微笑着，点头。

“帮哥多找几个美女啊！”

小薇微笑，点点头。

慕容琪醒悟，不依的嗔怒“小薇，你在干什么呀？怎么能帮他，帮哥找别的女人呢？”

小薇仍在迷糊中，挠挠头，皱眉道“啊，我，我刚才说什么了？”沉默许久，发出惊天的怒叫“哥，你迷惑我，你，我不饶你”她一拍马背，如蝴蝶一般飞到乐乐肩上，可怜的马，连驮了几天的三个人，如今又加了一个体型高挑的美女，就算是美女也有重的呀，于是它悲鸣一声，跪倒在地上。

“啊！”四人都惊叫着滚落马下，只有在乐乐怀里的彩云不明原由，落到草地上才醒来，喃喃如梦语的问“哥，你又想要了吗，可我还很累”

另外两女正在惊怒中，一只到彩云说的话，扑哧一声，都哈哈大笑起来，彩云伤好以后，对乐乐的挑逗痴迷的紧，每天都缠着乐乐，非在高潮中晕睡过去不可，再加上习惯了坐在乐乐怀里，一直不肯自己骑马，让其他两女颇为不满，如今逮着机会嘲笑她一翻，倒也开心。

关泰对此很不理解，安闲的坐在马背上，纳闷的瞅着乱作一团的几人，心想“明明有几匹马，非挤在一匹干什么，把马压倒了，摔在地上还笑，真难理解！嗯，还是一个人舒服！”

“有敌人！戒备！”乐乐突然捡起地上的追心剑，谨慎的听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细微响动，单纯的强烈杀意，二十七人，有两个高手,十几个一流高手，其它的也不弱

第六章盲目(上)

正是傍晚，这一段羊肠小道，人迹稀少，蒿草半人多高，几棵疏散的细树，枯叶已落尽，杀气更浓了，乐乐微闭双目，用心感受周围的举动，五人俱拿起武器，小心的等待着敌人的出现。

“出来吧，要动手就快些，打完还要赶路呢！那块石头后面，对，出来，嗯，二十七人，一个都不能少！”乐乐说虽轻松，但内心却有些紧张，这些人散出的杀气，定是专职杀手才有，而且一次能出动二十多个一流杀手，肯定是有名的杀有组织才有，不是“轮回”，那就是“野草”，哪个都不好对付，看来会是一声恶战。

随着乐乐说出他们的总人数，他们虽然惊诧，但隐藏已没有意义，只有出来了，领头的两身材枯瘦，阴森森的，用沙哑的嗓子道“朋友好功夫，一语道出我们的人数，但有人花钱买你们的命，我们收了钱，就得为客人办事，只是死后不要找我们，要找就找想杀你们的人吧！”

“我们的命值多少钱？”乐乐微笑着问道。

“五万两！”

“哥，我们的命这么不值钱吗，我身上就有十多万两，他们就为了五万两就买下我们五人的命，太不值了，也太便宜了，我不愿意！”慕容琪很不满意，原来是因为价钱太底了，不合她的身价。

“这么便宜的生意都接，一定是野草，可能他们真的很穷吧！哥哥，他们接了钱就会不要命的杀人，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呀，要狠狠的杀，把他们杀光，我们才能安全！”小薇以前常在江湖上混，听过野草的凶名，所以提醒乐乐，杀人才能自保。

“啊，你们为了五万两就杀人啊，哥，我还没杀过人，我杀了人也有钱拿吗？”被师父教傻的彩云听到杀人有钱拿

，眼中冒出滚滚金光，不怀好意的瞄着野草杀手，似乎把他们看成了一堆堆银子。

“是呀，一定是野草才把我们的命收的这么贱，我也不乐意，啧啧，我的小云儿，杀了人哥哥给你钱，给你奖励，今晚哥要好好奖励你”乐乐这时也不忘打情骂俏，“你们两个也是，但要小心，不要受伤，不然哥会难过的！”又对阿泰喊道“杀一个给你一个猪腿，今晚兑现！”

关泰舔舔嘴唇，怪笑道“嘿嘿，他们只值一个猪蹄，杀！”

他怒吼一声，举刀朝最近的野草斩去，五人对27人，算术题，一人平均几个？五个，余两个！余下的两个很有默契的围上了乐乐，乐乐是他们任务的暗花，杀了乐乐才有奖金拿，听说这个雇主特别恨乐乐，暗花的奖金足有十万两，两个杀手头头都是精明人，哪轻哪重当然分得清，于是乐乐幸运的被两个余数选中了。

乐乐用花间舞步游走，虽然杀手武功俱是一流，但乐乐凭着步法的巧妙，被七个人围攻还能游刃有余，他现在想起创招时的经历，想在生命危险时，再创造一些招式，所以他只躲不攻，他脑中想着洛珊，想呀想呀，没有结果，再想鲜于嫣，想她对自己的痴情，盲目的痴情，想她高贵绝美的容颜，想她在床不的疯狂底吟，啊，这个暂时不能想，乐乐想的欲火大增，忍不住要抱个女人发泄一下，这一阵的胡思乱想，他已被七人围个结实，这些杀手配合的十分巧妙熟练，合击之技，威力大增，乐乐顿时陷入危机中，暗道“嫣儿，你可把我害苦了，不过嫣儿却实不错，啧啧，啊～”，大腿上被人刺了一刀，步法一乱，七把明晃晃的刀全来了，乐乐大惊“嫣儿～”手中的追心剑，像是感受到招唤似的，在乐乐手中化作一束束狂乱的光芒，如烈日普照，刹白的急光，旋转着，扭曲着，像是有生命的样，刺向敌人的眼睛，钻入敌人的视线，光如狂蛇，蛇躯飞舞，摄人心神。其他打斗的人被这光给惊住了，都跳到一旁，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围在乐乐身旁的七个人可惨了，这用真气化为的光束，真如烈日般刺眼，眼前顿时一片昏暗，大叹不妙，都闭目撤刀自卫，乐乐使出这招一后，也呆了一下，但马上兴奋的醒悟过来，这是新的一招，在这喜悦的心情中，他又想起－－玫瑰之刺，略一沉思，一朵极漂亮的紫玫瑰在乐乐身上绽放，乐乐在花的中央就似花蕊，紫色的花瓣从花蕊处慢慢张开，像花开的全过程，极慢又似极快，那花芯中突又长出几根红刺，血红的刺，众人真的看到了血，血沾在刺上，花又枯萎了，紫红色的中心，只有乐乐手持追心剑，剑在滴血，只是攻击他的几人都捂着心脏，捂着心脏的两手喷出血柱，玫瑰似的血。

“怎，怎么，可能？”其中的一个杀手头目，还能说话，可能功力较为深厚，只是捂着胸口，不能相信乐乐能使出这么漂亮，这么毒辣，这么绚目的招数。

乐乐无心回答，他在深思中，由情入招，情？御女心经是一种情功？“情所至，招自出”？乐乐回想起御女心经上的一段话，直到围着他的七人同时倒下，他才抬头，见其他人都停下了，问道“怎么了，还有十二个野草呀，杀呀！”

十二个野草听到乐乐的话，身子一震，都慢慢退到一起，他们杀人如草，视自己的生命亦如草，可看到乐乐一招把七个高手刺的鲜血乱喷的时候，还是有些害怕了，几个低语商量几句，又露出视死如归的神情。

五个群殴十二个，十二个被打的惨叫连连，彩云杀第一个的时候，吓的差点呕吐，但杀到第二个的时候，眼中已露出嗜血的疯狂，她杀的比慕容琪还多两个，手中的一把细剑，如云朵一般，变化无常，连血带肉，削的兴奋无比，体内的欲望在杀戮中释放，乐乐看的连连摇头，心道“真没看出来，这柔柔弱弱的笨丫头，这么喜欢血，喜欢虐杀，啧啧，真如作爱时的那股疯劲！”

只有一个野草了，他居然没有受伤，见五人把他围住，不但没有恐惧，还露出微微的得意，还有一种无畏，乐乐这半天一直没有卖力打，他在关注躲在暗处的一个高手，真正的高手，乐乐当初说只有二十七人，那暗处的人微微得意一下，就是这一丝得意的情绪被乐乐感觉到了，所以乐乐才有所顾忌，那人肯定想在关键时刻出手，而且有种一出手必中的决心。

而这个武功不算很高的野草如今不害怕，难道他以为躲在暗处的人会救他吗？乐乐更加谨慎了，盯在眼前这个野草的双手上，他右手提刀，左手停在腰间，左手左手从腰带中掏出

乐乐急喊道“小心有诈！闪开！”

那人已把左手的东西扔了出去，一个如药丸大小的黑色圆球，兴好乐乐喊的急时，几人在急退的时候，把护体真气开到最厚，一股庞大据烈的震动，在他们脚下响起，滚滚热浪猛的撞在他们护体真气上，几人体内真气翻动，差点吐出血来，都暗自吃惊“好厉害的暗器，兴好躲的及时，如不然”

那个乱扔东西的野草已被自己扔的东西炸飞了，奉劝各位朋友，千万不要乱扔东西，垃圾要放垃圾箱，火药要放弹药库！

等飞起的灰土减少时，几人才看到刚才所站的地方已成几人深的大坑，那炸飞的野草刚才落在坑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糊味，烤肉的糊味

乐乐发觉，躲在暗处的人已走

“刚才那是天机阁的霹雳子吧，一颗要一万两银子呢，啧啧，野草又亏本了!”

“哥哥，我杀了六个，记得要给我奖励哦！”彩云割下一块“野草”的衣服，擦着剑上的血肉，很得意的向乐乐邀功，“原来杀也这么好玩呀，师父以前总说杀人不好，我就没杀人，还是哥说的对，以后只听哥的！”

“嗯，彩云杀的不错，小薇杀的也不少，我的小琪儿怎么脸色发白，是不是吓着了！”

“哥，杀人好恶心的，喷的我身上都是血！”慕容琪拉着衣襟不满的说道，“这里，这里，都是血，碰到那些男人我就恶心，还怎么杀呀”

"呵呵，我们都用武器，你赤手空拳才会这么觉得，下次你只扭断他们的脖子就是了！那就不怕染到血了，杀的越快，血越少，你看我，啧啧，没有血吧啊，原来腿上受伤了意外，意外！"乐乐尴尬的想捂住腿上的血渍，不过那伤口只流一点点血，就快速结疤了，他现在的身体，想流血流死，是不可能的，除非心脏中剑

马在打斗的时候就受惊逃跑了，几人只能步行，穿过蒿草密布的小道，又回到宽广的正道上，日暮寒山，浑身是血的几人，拖着长长影子，却嘻笑着疾行，偶而经过的骑马者，都惊叹不已。

“哥，你说谁要杀我们呢？”

第七章盲目(下)

“是谁都不重要，只要自己人没受伤，都不用去管他，提高自己的实力，迎接下一次的杀伐，以杀止杀，强者才能生存，嗯，不要看着我，我说的是实话，哦，原来是崇拜的眼神，是我搞错了，继续，继续！”

后面又响起五六十匹快马的声音，激起一阵阵尘烟，五人闪在路边，露出凝重戒备的神色，那群人体型高大，俱带武器，看到带血的乐乐他们，只是略看一眼，然后马不停蹄的急去，路上只留下灰烟漫天。

“好凶猛的一群人，像是强盗似的，肯定不是好人！哥，咱们跟上去看看吧！”慕容琪很不满意那些男人，个个长满肌肉，面黑须长的怪样，哪有乐乐的万分之一好，在她眼里，除了乐乐，天下男人没几个好的，包括她爹，她大哥。

“你想吸尘灰你就追吧，我还想看看夕阳呢，红红的像我身上的血，旁边的晚霞，五色斑斓，像彩云儿的衣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哥”

“不要吵，我在吟诗呢！”

“哥哥”

“最美不过夕阳红”

“哥呀”

“夕阳啊，谁他妈挖的坑，不填上，好痛”

“哥，我们要告诉你，你不让我们说的”

“唉，把我拉上来再说，谁来背我”

“我来”关泰一马当先，见乐乐摔下深坑，以为他受伤，这里除了乐乐，只有他一个男人，当然该他了，于是

“哦，谢谢，不过我的脚已经好了，那个不要笑”乐乐一改痛苦之状，马上生龙活虎的站了起来，还凌空翻了几个跟头，以示自己完全没事。

几个小丫头都翻着白眼，瞪着关泰，都怪他烂做好人，让她们失去和乐乐亲近的机会，关泰以为那是她们感激的眼神，憨笑道“嘿嘿，也没什么的！我会不好意思的！（－－晕，有点像巨人版的小新！）”

“哥，还有五六里就到汝阳城了，都看到灯光了，嗯，好漂亮！哥，我看你累了，我来背你吧”娇小的慕容琪自报奋勇，满怀同情的盯着乐乐。

“唉，你这么娇小，怎么背得动”

"哥，我不矮，和你一样高了，我可以背吧"江小薇满怀希望的说道。

“可，可我不累，伤，伤，也好了”

“哥，那你背我吧”彩云如是说。

乐乐差点摔倒，打了许久，又被霹雳子震了一下，又跑了这么远的路，哪还有多余的力气，“那个，彩云这，这个，哇，前面又有打斗，快走”

"哪有，骗人"彩云不满的说道，这小丫头喜欢乐乐身上的味道，由于几天都在他怀里睡，不闻那味道，她心里总不太舒服，总是想和乐我缠在一起。

“真的有人在打呢，好多马，该不会是刚才过去的那帮人吧，哥，你快看，那些货车上插有鲜于家的旗子鲜于世家的人。”

乐乐抬头望去，见那装满货物的马车上，插着一面面旗子，旗子以淡绿色为基底，上绣两绝美的宝剑，两剑相交，支在一起，剑下有银丝编绣的四个古字：鲜于世家。

乐乐暗道“鲜于世家也被人打劫呀，不错，强盗胆子不小，应该去看看！”

几人疾速朝打斗的方向奔去，鲜于世家的人被围在中央，处于劣势，看来长久的安逸，他们已忘记了危险，所以这么一大队货物，只有二十几个护运的人，不少人已挂彩了，还有几个专门推车的，也帮不上忙，躲在车下，发抖。

“让开啦，挡道的，就是你，还有你，你，还有”乐乐心急之下，连杀四人，震住了挡路的大汉，其它几人见乐乐乱杀，也不客气，特别是彩云，杀上瘾，她武功本就不错，再加上乐乐和她双修，功力又是大增，一口气杀了五个。这一瞬间，就死了二十几个人，形势大变。

“乐乐大哥，我是鲜于拓，快来帮我他娘的，这次带的人少，被这些混蛋劫了几次了，再不来我就挂了，好妹夫，啊，这几位美女是谁？”被困的鲜于拓见乐乐一来，杀了对方二十几人，大是兴奋，忙迎上来，见到乐乐身边的几个美女后，更是大流口水。

“啧啧，小舅子，还是没长进呀，见了美女就流口水，这身边的美女你想都不用想，没你的份！怎么混的这么背，连个强盗都摆不平我看他们的武功也不高嘛！”乐乐见鲜于拓一身血污，禁不住打趣道，早忘了谁大谁小的。

“一言难尽呀，帮我把这帮河里的水鸭子统统宰掉，他娘的，居然从船上追到这里来了，他们是两河帮的，居然敢动鲜于世家的货，不要命了哼！喂，哥，大哥，你请！让你说还不行吗，不抢你台词了！”

“咳咳，那个，喂，你们吃了什么，居然敢动鲜于世家的货物，哪个不要命的，尽管上来！”乐乐威风十足的喊道，冷然傲视群贼。

带头的一个大胡子瞪眼喝道“朋友是哪个道上的，这是两河帮和鲜于世家的事，外人最好不要插进来，我们两河帮可不是好惹的我许桂在离人河上可没怕过谁喂，别打，我还没说完呢，我真是两河帮的别”

乐乐哪听他们啰嗦，高啸一声“杀１，几人如过江猛龙，兵器闪动，可怜两河帮的人在水中是龙，在岸上却如虫一般，虽然生的彪悍高大，但武功却是二流三流，乐乐这五人是超一流的高手，杀他们如杀虫子一般，哦，对了，他们本就是虫子，所以等那个许桂喊完最后一个“别”的时候，忽然场中只剩下他一人了，他左看右看，突地跪下，哇的一声哭开了，“各位大哥，大姐，我上有老，下有小，让我回去吧，我再也不做强盗了，我金盆洗手，我不干了，放我走吧，呜哇～”哭的甚是伤心，闻者落泪呀。

鲜于拓惊住了，刚才对他威风八面，洋洋得意的许桂瞬间变成了这副模样，鲜于世家的人一时难于接受，都在议论纷纷，也有为自己不争气而自叹的，也有夸赞鲜于家主找个厉害女婿的。

鲜于拓止住惊呆，厉声问道“你们这次为什么一定要阻止鲜于世家运这批货！说，说完饶你不死，哦，乐乐大哥，可以饶他不死吧，哦，谢谢！嗯

，我家大哥说了，说完饶你不死！”

第八章祸水(上)

许桂听说可以活命，忙把知道的事情，一一道来。

原来鲜于拓这次是给紫砂山庄送兵器，而紫砂山庄与两河帮常有摩擦，小打小闹的不间断，这一批兵器更是用来与两河帮相拼斗，知道他们向鲜于家新定了一批兵器，最近双方又要一场大战，所以不惜得罪鲜于世家，也要拦住这批兵器！

乐乐听完皱眉道“这两河帮和紫砂山庄到底哪个势力更大？这两河帮倒是听过，这个紫砂山庄到底什么来头？”乐乐在哪听的两河帮呢，原来他在洛城外的小树林，救钟若雪时，杀的那两个淫贼的口中听过两河帮，而且还是跟两河帮的帮主夫人有关的，所以他才能记得有两河帮这个帮派，他的江湖知识真是贫乏。

鲜于拓忙回答道“乐乐哥，两河帮要强的多，帮里多是强盗出身，杀人如麻，武功倒是稀松，就像刚才死的那些人一样，听说帮里的几个头头武功不凡。两河帮名字上虽说是两河，但风月国境内两河一江的帮派有三十多个，两河帮也就在汝阳这一带的水域有些名头，帮内有六七百人，算是中型帮派，若是他们的帮主有点脑子，怎么敢惹鲜于世家这块招牌！”

“嘿，那个紫砂山庄在离人河畔，庄主杨继，祖上传下来的有个紫砂矿，颇为富足，因不满两河帮在离人河水域的霸道横行，乱收保护费，双方发生多次打斗，这次因为两河帮的帮主看上了杨继之女，非要抢她当小妾，这次冲突最是激烈，你说这个帮主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本就不和，还要抢人家的女儿，这不是要命的事吗？嘻，只是不知道，杨继之女长的如何？”

“咳咳，我知道啦，老子快累死了，老婆们，咱们走啊，这里有马呀，有马就好，上马”乐乐和几女一人抢过一匹马，喜滋滋的骑了上去，反正那马全是两河帮的人留下的，又道“小舅子，你们还傻站着干嘛，快些进城呀，听说城里的美女多不胜数，

我还等着你请客呢，哦，对了，那两河帮的谁，你可以回家了，最好不要再进什么帮派了，年纪青青就不学好，乱入社团，拉帮结派，不然下次见到你哼哼！不过你年纪也不小了，我不说你了，都快成小老头了，还学什么杀人放火呢”

许桂捡回一条命，自是十分高兴，哪管乐乐说什么，爬上马背，逃命去了

“喂，乐乐哥，等等我，你们快些，快些赶车，前面就到汝阳城了，都精神着点，到那我请客！等等我，乐乐哥！”鲜于拓一边催人快些赶车，一边策马想追乐乐，怎奈身负押运重任，在自己家将向前也不敢太任性，上头还有家主压着呢。

“哥，你怎么整天想着这事呢？哪有当着自己的女人说要去嫖妓的，哼，你要是碰那些女人，就不要碰我！”慕容琪在马背上，不依不饶的训着乐乐，翻着小白眼，说不出的妩媚诱人。

“啧啧，吃醋的女人也这么漂亮，真是没天理了！”乐乐怪笑着，打量慕容琪全身上下，眼神尽是佻薄之意，看得她小腹中升起一股欲火，全身发热，双颊更是绯红一片，顿感心跳起来越快，她知道，自己是离不开乐乐的，连他的眼神都抵抗不了，怎么拒得了他的魔掌，娇嗔道“哥，哥，过来抱我一下吧，这几天你光抱着彩云，就没抱过我！”

乐乐见她眼中尽是哀怨，大叹“这么好的丫头千万别成了怨妇呀，这几天除了床上欢好，确实没有抱她赶路，都是她自己硬蹭在自己身后的，看来以后得多多注意，不能偏待了哪个！”当下微笑道“好吧，既然琪儿说了，我怎敢拒绝！”说完翻身飘到慕容琪身后，轻轻把她拥在怀里，慕容琪喜不自禁，得意的笑了起来。

江小薇和彩云摇摇头，心道“自己怎么不抢先一步呢，还好，哥在床上每个都能照顾得来，每天呆在他身边，睡在他身边就足够了！还有什么好嫉妒的呢！”

乐乐进了城，随鲜于拓一起，找家客栈，包了一个院子，这才把人马车货安顿下来，鲜于拓要了几桌上好酒菜，把受惊的随从安抚一番，这才笑咪咪的钻到乐乐那一桌，笑道“乐乐哥，这次多亏了你，不然谁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到紫砂山庄还有两三百里，过两天你得陪我去一趟，不然路上再来一批什么人的话，小弟我就死定了，只怪这次带的人太少了！”

“不是我说你，鲜于世家大名在外，虽是好事，但也被这名头拖住了，自以为到哪都是安全的，真若是出些不大不小的事，一时半会的也摆不平，以后得多下点功夫，若是爷爷百年以后，看你还怎么在江湖上混！”乐乐像长辈一般，训得鲜于拓连连点头，话都不敢接一句，半晌才道“以后我一定努力，嘿嘿，乐乐哥，咱就说定了，等我那些手下伤好一些的时候，我就一起去紫砂山庄，反正离交货日期还有几天呢！等吃完饭咱们”他突然看到慕容琪的眼睛狠狠一瞪，眼神中包含怒火，杀气，鄙夷，不屑，还有威胁，鲜于拓怔了老半天，纳闷道“这美女眼睛里怎会有如此丰富的感情！”

“哈哈，小舅子，来咱们吃菜喝酒，我们去皇城也刚好经过那里，就陪你走一趟，阿泰，别光啃猪蹄呀，少不了你的，吃完了我再给叫六个，来干杯！”乐乐不理慕容琪的复杂眼光，只是一个劲的劝酒，几女也经不得乐乐的柔情蜜语，几杯酒下肚，小脸粉红，晕呼呼的不理乐乐说什么东西了，只是冲着乐乐媚笑。

勿勿吃完饭，乐乐给鲜于拓做一个“等我一会”的手势，被三女拥着回房了，鲜于拓看着三女的美妙背影，馋的只流口水，但他连想都不敢想，只是摸了摸腰间的“花劫”，只等和乐乐一起去妓楼狂欢一夜。

乐乐心急外面的事情，一进屋就把三女扔到床上，在每人身体里渡入一丝催情真气，三女欲火瞬间被勾起，乐乐不再用正常的做爱方式，拉直小薇，见她下体已湿润，毫不客气的一插到底，随意的抽动几下，她舒服的“呀呀”直叫，那坚硬的巨物，却突然据烈震动起来，如兔子般乱撞，又如蚂蚁般乱爬，蜜道中的每一处敏感地带全被带动起来，百感俱痒，百感俱爽，她快乐的想要尖叫，张大了嘴巴，却叫不出任何声音，幸福的眼泪失控的涌了出来，她的玉体跟着乐乐小弟弟的震动频率颤抖，身体深处有一股暖暖的洪流，再也不听指挥，如海啸般喷向体外，她感到身体跟着那暖流在飘，在飘，她沉睡在飘舞的美梦里。

第九章祸水(下)

另外两女也在瞬间做起了飘飘欲仙的美梦，泪水未干，嘴角露出似真似幻的甜蜜，甜蜜里包含无限幸福和满足，乐乐给她们轻轻盖上被子，才悄悄收功，暗道“这种密术还真管用，以前初学的时候只对一个妓楼的小丫头用过，谁知道那个小丫头居然一个月不接其他客人，整天痴想着那种美妙，非乐乐不做那个妓楼的老板向我诉了头天苦，最后花了一千两银子才让那老鸨闭嘴！今天若不是急着出去，也不会这么做，这种密术，坏了做爱时的兴致，一进去，女就兴奋的发疯，高潮乱飞，男人还有什么意思！”

乐乐摇摇头，轻轻关上门，朝鲜于拓的房里跑去，鲜于拓觉得乐乐刚回房，暗叹“他想要搞定那三个春情荡漾的美女至少也得一个时辰吧，唉，还要等这么久，真是难受呀，真希望那小子不举，唉，怎么可能呢，他身上还有几百粒“花劫”呢，他不会真的每次都用那药吧，那可得一夜怒挺啊”他正在胡思乱想呢，忽见乐乐推门进来了，惊道“这么快？”

“当然，一枪搞定！看什么看，老子正常的很，你吃“花劫”也比不上我，不信咱们去比比！”乐乐见他一脸同怀的鬼样，哪能不明白那表情的意思，忙澄清自己不是“阳萎！”不然误会了那可是极没面子的事。

鲜于拓显然有些怀疑，不过想到乐乐的神奇，也就不管那么多了，兴冲冲的奔向汝阳城最大的花街。乐乐这一路走过，果见不少美女，美是美，但美中不足的是美的没有灵气，外表漂亮，但无吸引人的气质，乐乐又想“若是每一个都像若雪，嫣儿，慕容琪一样，那世间还有美丑之分吗？”

鲜于拓和乐乐走进汝阳最大的妓楼万花楼，一进去，果然暖香扑鼻，肉色滚滚，乐乐身边整天跟着几个上等美女，现在又没有迫切需要，哪看得上这普通的俗粉，直皱眉头，鲜于拓本想这些已是不错，但见乐乐不满，马上也皱起了眉头，冲老鸨喝道“这是一万两银票，给我选一百个上好的姑娘，送到包房！”老鸨眼尖，一看这两位衣着不俗，都是极为梭俏的世家公子模样，本是极力讨好，又见他们出手如此大方，一伸手就是一万两，一张嘴就是一百个姑娘，她笑的更是卖力，喜道“哟，两们公子爷定是初到本地，面生的很，不过不要紧，我们的姑娘会让你满意的，好好，别急，哈哈，这就为你叫姑娘去，小红，干嘛死站着，快带这两位公子爷去上好包房，再叫一百个上好的姑娘给两位爷送去，还不快去！嘿嘿，两位公子爷，你请，这边走！”

坐在包房里，鲜于拓淫笑道“大哥，过会看谁搞的久，看谁征服的女人多，哈哈，这里的姑娘真水灵，有几个比我家的那几个小妾还漂亮，真没有白来这趟！”

“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布置很像洛城暖心楼，好多东西都是同一批货，看，这个红木茶几，还有这个美女出浴的屏风图，还有这整体的色调格局乍一看，还真以为是在洛城呢！”乐乐仔细的打量着这里的环境，面露沉思之色，他以前在洛城连御十几个姑娘，那些姑娘的床上秘术，姿势几呼像一个师父教的，而且当时要为他付钱的小月姑娘有大量金钱，却不愿给自己的赎身，也不愿向乐乐说明原因的时候，乐乐就怀疑她可能属于一个组织，有钱却不能脱身，乐乐来妓楼多是为了这个原因。

鲜于拓不以为意的笑道“呵呵，哪里的妓楼不都是大同小异，就算是一模一样也没什么稀奇的，大不了是一个老板开的分店嘛，大哥，姑娘们来了，哈哈，我先挑出个”

一百个姑娘着实壮观，鲜于拓笑的极是淫荡，在衣衫俏薄，露肚显背的姑娘身上，胡乱的挑逗着，抓过几个颇有姿色的，已把他们按到厚软的地毯上，悄悄服下“花劫”，他顿露信心十足之状，怪笑着把身下女子的的衣衫撕个净光，挺枪就进，那姑娘虽久经风尘，那见过如此色急之人，又见他物具也是小不，略略吃痛，硬忍着不敢抚他之意，在他身下讨好的承欢呻吟，抽动上百下，那女子才感到舒爽愉悦，沉寂在快感的喜悦当中，才忙掉刚才的不适。

乐乐哪像他那么色急，冲那些姑娘们微微一笑，瞬间把她们的心神勾了过来，已有十几个大胆的女子围了上来，一边为乐乐解衣，一边笑道“公子好生俊俏，奴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儿，让奴来伺候你吧！”

乐乐心里那个狂汗，“怎么到哪个妓楼，女子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如此的相似，难道就没有别的词汇来形容一下吗，这好像不是妓女的责任，该是个那个自称是作者的问题！啧啧，应该是的！”

嘴里却笑道“几位姐姐也是漂亮的紧呢，只有离人河的水才能养出这么柔媚的女子吧，皮肤是多么的细滑，胸脯是那么的高耸丰挺，屁股白嫩丰盈，呀，我才刚才摸两下就出水了，姐姐一定很心急吧！”乐乐早就把催情真气悄悄的用在她们身上，这几句话的功夫，围着她的十多个女子已是春潮泛滥，双颊绯红的缠住乐乐，几女都在抢着乐乐的那根唯一的宝贝，结果你挣我夺，谁也得不到，急的几女欲火更盛，娇喘着把酥乳磨着乐乐，香舌舔遍乐乐第一寸肌肤，双眸中尽是水汪汪的渴望。

乐乐却挺着巨大的宝贝，平躺在地上，任由她们争风吃醋，她们几人知道争斗无用，商量定先后，一个丰满柔媚的女子已骑在乐乐身上，坐势甚是威猛，那饱涨感让女子颤抖，身子一上一下的活动起来，嘴中尽“依呀”娇喊声，不几下已尖叫连连，连动的力气也没了，几女都面露惊呀，想不到一向柔媚无边，控房有术的大姐居然这么快败下阵来，又是惊奇，又是欣喜，惊奇的是乐乐的厉害，欣喜自是也可以尝试一下乐乐的妙处。

几个女子以同一种姿势败下阵来，乐乐脑中已有眉目，与他最初的猜想差不多，这些女子的房中之术皆来自一个师傅，乐乐想定之后，一改被动的姿态，翻身把那女子压在下面，可爽了那女子，她正在轻度高潮当中，正在快感中，周身无力，心道这么快就得跟这俊公子分开了，又是满足，又是不舍，却不料突被他压在跨下，那东西像活的一般，全部滑进了她的身子，惊喜之间，高潮再度来临，尖叫着在乐乐身上承欢，不多下她在尖喊中昏睡去。

其他女子进屋时，虽见两男俊俏漂亮，却担心他们房术不行，怕应付不了几人就会软了下来，自己怕是空欢喜一场，如今见两人俱是如此威猛，心中略宽，只听屋内淫声秽语，春色无边，众女皆是娇吟不止，下体早是泛滥水灾，多半人已把肉衫退掉，几女更是互相安抚，扭动浪叫。

乐乐杀的兴起，一边变着法儿挑逗，一边让小弟弟灵巧的探在她们体内敏感处，体内的御女真气澎湃急行，直把体下的女了弄的狼狈不堪，才转向下一个女子，乐乐只觉得经脉中的真气运行时，自动加快了吸食女人元阴的速度，不知何时，他已觉得经脉中的真气慢慢的涨满了，原来那半河的水，如今已快到涨到岸边了，他不禁想到，难道这些妓女都会采阴补阳之术，我又把她们吸来的功力，吸进了自己的体内，不然自己的内力怎会突然增加这么多，把身子下的女子送上快乐颠峰后，这才起身查看，原来他身后已躺倒了七十六个女子，都已疲累不堪的玉体横陈在火红的地毯上，鲜于拓那边才睡倒9个，他身子底下还有一个，还剩十四个女子，欲火焚身的盯着乐乐，美眸中尽是爱慕和渴望，乐乐把真气运转一遍，虽觉得真气盈足，但略有些不适，毕竟还没有经过自己的炼化，乐乐走过去拍拍鲜于拓的肩笑道“兄弟，你的动作太慢了，看来你是输定了，还有十四个给你留着吧，别到时再急着乱找别的姑娘！”

鲜于拓已有些不济，平时吃下花劫，三两百下就能搞定一个女人，如今累的气喘如牛，才搞定九个，这些女人也太厉害了吧，听乐乐如此一说，忙抬头查看，果见一堆堆的雪白肉体昏倒在一起，脸上尽是满足的笑意，他才苦笑道“乐乐哥，你再帮我搞定四个吧，这些女子媚术果然惊人，哇，我快支持不住了！”

第十章疗伤

乐乐暗道“这些女子果真用了采补之术，不然凭着“花劫”的功效，不可能才十来人鲜于拓就喊着吃不消，御女心经遇到类似功法的人，在交合时才会自动运转，定是这个原因，我虽然吸食她们的功力，她们也应该受到御女心经的好处，或许她们的功力还大有进增！反正还没有吸满，再搞几个吧，然后回去好好炼化今日所得！”想到此处，他又压一个女子身上，那女子早耐不住，见乐乐选了她，兴奋的把修长玉腿叉开，主动迎向乐乐，那女子已把芳草剃净，全身雪白，粉嫩嫩的一团，姿色本是不俗，加上几分春色淫意，更显媚态不凡，全身无一疤痕，无一黑痣，丰盈的玉峰饱满高挺，峰顶红晕诱人，乐乐贪婪的含住那抹娇红，(删掉N字)亲哥哥的喊个不休，只听得旁边的几女欲火猛增，缠在乐乐背上，不愿松开。

乐乐一口气搞定五个，觉得体内的经脉涨的难受，知道不能再吸功力了，就再用震动秘术，瞬间把那女子推向快乐云端，那女子只是张大着嘴，幸福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了出来，雪白的四肢颤抖不停，随着涌出的大量滑水，她随着水漂了起来，又从水中飘向天空，她在梦中飘飘去了。

乐乐见鲜于拓进展缓慢，又一时半会的泄不了，只得给他打个招呼，自己先行离开，只是那剩下的几女子尚未得到乐乐的宠欢，眼中哀怨，怔怔的看着乐乐离去，只盼剩下的鲜于拓不要让她失望才行。

出了妓楼已是深夜，圆色朦胧，未满。

天色微寒，出了花街，更显月冷人稀，乐乐急着回去炼化内力，健步如飞，急勿勿的在阴暗小道穿行，一个熟悉的娇媚之声从左面的小院中传来，那声音里有许多恐慌，和惊愤！

那院里，有五个拿着半月弯刀的男子围着燕无双，燕无双嘴角残留着鲜血，已是受了内伤，拿着长剑，无力的对抗着五个高手。她无力的怒道“你们，太卑鄙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好人，咳”

其中一个年青的男子，自命潇洒的笑道“若是无双从了我，哪有这档子事，你要是现在想通了，我自会让手下帮你疗伤，嘿嘿，今天你是逃不掉了，你不想想，我们费了不少力气才把霸王剑赶走，哪能不收点回报，你还是乖乖的”

“我死也不会从你的，看剑！”这五人中的任何一人，都能把她打败，更何况她现在受了内伤，又同时被五人攻击。

“几位别伤了她的皮肉，要是伤了就不好看了，嘿嘿，这小妞真让人流口水！那屁股扭的真带劲，皮肤真白，风月国果真出美女，比我们那强多了！”那青年躲在一边淫笑，看着四个手下戏弄燕无双。

燕无双心知自己的武力和他们差的太远，缠斗越久自己是难逃，见其中一人举掌拍来，狠狠心运足全力，对了一掌，她原想借这股力道逃走，哪知那人内力大的出厅，两掌一接，只觉得一股庞大的力量侵袭全身，骨头就要碎了，身子像断线风筝一般，飞了出去，全身再也调不起一丝力气，在空中喷了两口鲜血，眼前发黑就要昏去，她脑中忽然闪一人的身影：白衣洒然，俊俏不羁，总是挂着懒懒的微笑，脸上虽带稚幼之气，身边的女人总喜欢喊他哥哥，面对霸王剑却谈笑自如，凛然不惧，却时常大耍无赖，惹得别人大笑只见过一次，自己为什么忘不掉他呢，可是今天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吧！我今天就是死，也不能让别人糟蹋我的身子，我她已把剑尖对准自己的后心，等着落地，等着落地时的死亡。

突然她觉得自己的身子被人抱住了，她觉得不十分不甘，怎么可能连死都死不掉呢，忽又闻得这人的体香好像在哪闻过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睁开了眼睛，她到了懒懒的微笑，那微笑中包含着怜惜，疼爱，包含着一切，她突然觉得好安全，惨笑着睡去。

乐乐抱着燕无双轻轻落地，他这次出来没有带剑，看着这眼睛的五个人俱是高手，自己还抱着一个受伤的人，哪能缠斗，用尽全力挥出一掌，体内充盈的御女真气咆哮而出，粉红色的，绚丽绝美的庞大掌气，击向奔来的五人，五人被这奇怪的掌风吓的不轻，以为这掌见包含毒气，四散逃开之后，俱闭气戒备，不敢再追，这一掌宣泄掉他体内多余的杂物，一掌发出，乐乐反而觉得舒服至极，借着这一掌的反震之力，飘向远处。

拿弯刀的四个中年向那青年请罪道“小王爷恕罪，我等无能，让那女人跑掉了，下次定把她抓住！”

那青年愤怒无比，冲他们吼道“无能无能，我知道你们无能，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哼！”过了一时他才说道“起来吧，听说我大哥带人已到了皇城，说是为了那本《月神兵法》而来，只要能抢到那本兵书，父王定会对我另眼相看，到时几位也会加官进爵，荣华富贵，享用不尽！好好查查刚才那人的来历，下次见了定要他好看！让他见识一下残月刀法的厉害！”

乐乐抱着燕无双一路飞奔，见后面无人追赶才稍微安心，内力大增之下，轻功更是得心应手，如一片白云，从天而降，飘落在客栈的小院中，推门走进自己的房间，在做美梦的几女虽睡的香美，但一身武功俱在，听到有人推门，三人立马惊醒，见是乐乐进来，才嗔喜道“原来哥哥跑了出去呀，还带了一人回来，她是谁？”

掌灯之后，这才看清他抱着的是燕无双，忙问“她怎么啦，伤成这样？该不会是哥把她打伤的吧？”

彩云不明的问道“哥为什么打伤她？”

慕容琪撇着小嘴道“哼，肯定是求爱不成，来硬的，结果就哈哈哈我开玩笑的，看把你唬的一怔一怔的，哥，哥，你怎么不理我？该不会是生气了吧！小气鬼！”

“我哪有时间生你的气，她伤的很重，啧啧，那帮老鬼下手真狠，对这么性感的小丫头也这么毒辣，要不是我及时赶到，这丫头差点要自杀了，先喂她一粒药，再小琪的内力最好，帮她疗伤！”乐乐一边替她擦净脸上的血渍，一边对她们说道。

“哥，我被你弄的没力气，让彩云或者小薇帮她疗伤吧！哼，自己半夜出去找女人，害得我们睡不好，我才不帮你呢！”慕容琪做个雍懒表情，伸伸懒腰，想要离开。

乐乐有些不高兴的说道“琪琪，你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她现在伤的很重，再不医治恐怕会有生命危险，若不是我急需练功，也不要你们帮忙！”

“小薇，彩云也可以的嘛，干嘛非要给她治！”慕容琪头也不回的，想要回去床上，却听后面静的有些出奇，回头一看，才见乐乐正很失望的看着自己，那眼神让她心悸！小薇和彩云正担心的给她使眼色，要她道歉。

她见乐乐真的有些生气了，才非常后悔的娇声道“哥，琪琪错了，人家不知道你还有事，我帮她治伤还不好吗！哥～”她急的快要哭出来了，她哪见过乐乐生气，平时总是笑嘻嘻的跟她们开玩笑，乐乐这一个失望的表情让她慌了神，忙用焦急的眼神盯着小薇和彩云，让她们帮忙求情。

两女也没见过乐乐这么严肃的表情，怕他真的气恼慕容琪，也在一旁求情。

乐乐当然不会真的生气，只是觉得慕容琪最近变得有些持宠成骄，想在她脾气还没养成之前，好好调教一番，免得日后与其他姐妹争风吃醋，借此机会吓她一吓，不然以后会更加麻烦。

乐乐冷冷说道“好啦，你们累了就睡吧，没有你们我也能做！还是我来救她吧，免得还要恳求你们，让你们推三阻四的！以前一个人的时候也能活！”乐乐毕竟才十六岁，这口气倒真像赌气的大男孩，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慕容琪见乐乐还在生气，急得哭了出来，还以为他不要自己了，哭道“呜呜～哥，我以后一定听话，不跟你胡闹了，琪琪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哥！”

乐乐没想到三两句话她就哭开了，这不是添乱吗，看来以后再好好劝说，幸好刚才想好的吓唬她的话没说，不然还指不定哭成什么样呢，忙道“好好，哥原谅你了，我觉得帮她疗完伤再练功也没事，你们去睡吧，我一个人来！”

“哥，呜呜～你还在生琪琪的气，不然你怎么不要琪琪给她疗伤了，我不累，一点也不累，让我来吧！哥，就让我来吧！”慕容琪一边抹泪，一边要把燕无双扶起。

乐乐心想，哪能让你哭着疗伤呀，搞不好一个哽咽，两人同时走火入魔，岂不是两条人命都没了，太任性了。

乐乐把慕容琪搂在怀里，帮她擦泪，又哄劝道“好啦，不哭，再哭就不漂亮了，你哭着怎么帮她治伤呢，让小薇帮她吧，小薇内力也不错！”

小薇还没来得及答应，慕容琪忽又大哭起来“哇哇呜～哥哥肯定不要我了，呜呜，明明要我来的，怎么又让小薇了，哥哥一定生气不疼琪琪了，让我来嘛～呜！”

乐乐这才知道女人麻烦起来是什么样子，有些痛苦无奈的说道“小薇，彩云，过来劝劝小琪，我还是自己动手吧，有这么长时间，我自己什么事都搞定了！”

说完立马点住慕容琪的麻穴，让小薇和彩云把她扶走，这才清净下来，只是慕容琪的双眸中，泪水流的更快更急了，还含着一些担心和惧怕，泪水瞬间把她的胸前的衣襟浸湿

乐乐本想用双修功法来帮燕无双疗伤，但觉得没得到她的同意就这么做，肯定不妥，再加上被慕容琪一哭，什么心情也没了，只得用普通的渡气疗法，由于她还在昏睡，无法接受外来的真气，乐乐只是用强大的内力，硬生生的冲开堵塞的经脉，半天下来，收效甚小，只是性命已无大碍,乐乐这才收功.

然后就在旁边的地上，炼化今日吸取的内力。

体内的真气多而杂，就是发水时的河渠，虽然水满到岸边，但水中多浑浊，乐乐炼化的过程就是把杂物澄清，把河渠中的浑水变的清澈，乐乐今晚在妓楼收获不小，吸取的总量占他全部真气的三分之一，他渐渐感到功力有突破第六层的迹象，将进入功法的第七层－－御女交心。他从御女心经口诀上得知，到第七层时，对别人的心灵感知能力会大增，能探知别人内心情绪，以及七情六欲的波动，因为从没人练到过第七层，所以具体的情况他只是根据经文猜测。

只是从那些女子身上吸取的内力太杂乱了，若是多吸肯定会走火入魔，乐乐这次行功只是把浑浊的杂物沉了下去，就像河底存在的淤泥，并没有把那些杂物给排出体外，所以他现在不能再吸旁乱的真气，只有把杂物彻底的排出体，才真正去除隐患。如果没有隐患，乐乐岂不是天天换些女人吸，如此没有顾忌的吸下去，早是天下无敌的人物了

他把运行的真气收回，缓缓睁开眼睛，一睁眼他就看到一双通红的美眸，梨花带雨般的盯着他一动不动，眼角还有未干的泪水。

乐乐苦笑道“琪儿怎么还在哭，天还没亮吗？”

小薇和彩云见乐乐醒来，忙过来说道“她见你练功不醒，就一直在旁边哭，饭也不吃，都坐了一天一夜了！”

“一天一夜？”乐乐惊道，“我只觉得刚闭眼才一小会，怎会过得这么快！琪儿怎么不说话？”

刚止住哭泣的的慕容琪又哽咽着哭起，颤声道“哥，我怕你还生气，就在这里等你原谅我，我知道以前太任性了，你可千万别不要我了，呜呜～”

“我不是说过不生气了嘛，你要怎样相信我呢？”乐乐暗暗苦笑，她还真固执，难道自己做错了吗，不然她怎么哭个不停呢，我怎么能让她伤心呢，啧啧，还是老鬼师傅说的对，男人永远不会了解女人！

“以前我胡闹的时候，你总是亲我，吻我，昨天你都没有这样，肯定怪我没听你话，呜呜～”

乐乐心头狂震一下，难道她哭了一天一夜，只为等待自己一个吻吗？她一直担心自己会抛弃她，难道自己有哪些方面做的不够吗？怎么让她如此担心呢？自己花心一时难以改掉，可在身边的女人总要好好对待吧！

想到这里，乐乐心里充满了歉意，把她抱在怀里，她的手脚却是冰冷，乐乐爱怜的握紧她的小手，放到嘴边亲了一下，柔声道“琪琪，怎么会想到我会抛弃你呢，我说过会照顾你一辈子的，哥哥怎么会真的生你气呢，一天没吃东西，该饿了吧，来哥喂你吃饭好吗？”

“呜呜，哥哥还没吻我呢”慕容琪咧着小嘴，哽咽的哭道。

乐乐没想到她会那样在意自己一个吻，俯下身，狠狠亲吻一下她那因脱水而干裂的红唇，亲完之后，她才含着泪水，展颜笑开，忽又投进乐乐怀放声大哭，想要把一天的担心和不安通通哭出来，乐乐知道这时劝慰是没用的，只得轻轻拍着她的背，任由她哭泣，直到她哭累了，却爬在乐乐怀里睡着了。

这时小薇又把饭菜端了上来，乐乐早已饥肠辘轳，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燕无双，问道“她的伤好些没？”

小薇道“中途醒来一回，我又帮她运功疗伤一次，已经好多了！”

“劳累你们了，彩云你们还饿吗？一起吃些吧！”

“我们都吃过了，哥哥快些吃吧！”

“我昨天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吧，琪琪怎么哭成那样，你们不会怪我吧？”乐乐见气氛有些沉闷，有些不安的问道。

两女这才笑道“哥还想说难听的，你整天笑嘻嘻的，昨天一沉脸，就把小琪吓成那样，若是再说难听的，小琪还不寻死寻活才怪！我们怎会怪哥呢，是小琪太担心了，我相信哥不会不要我们的！”

“呵呵，是啊，我怎么舍得抛弃你们呢！只是女人要是嫉妒吃醋，就会像一坛美酒变成一坛醋一样可惜，我就是因为太爱你们了，才怕你们怕成那样的女人，我对你们每个人的心意都一样，不会偏向哪一人，只是看到小琪有向醋坛子发展的趋势，才处处维护着她，事事向着她，没想越是宠她越是糟糕，昨晚我是有些着急，并不是生气！”

“哥，”慕容琪不知何时已经醒了，乐乐一直在跟两女说话，不知何时她已来到桌前，听到刚才所说的话了，“琪琪知道错在哪了，以后一定会改掉的，我知道哥宠琪琪，爱琪琪，就更不该乱吃醋了，昨天真怕哥不再爱我了！”

乐乐把她拉到身边坐下，笑道“好啦，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了，来，哥哥喂你吃饭！”

慕容琪这才安心的吃下饭菜，又是眼泪，又是羞笑，又是幸福，又是满足，一张脸上同时可以有这么多表情吗？答案是肯定的。

\*\*\*\*\*\*\*\*\*\*\*\*\*\*\*\*\*\*\*\*\*\*\*\*\*\*\*\*\*\*\*\*\*\*\*\*\*\*\*\*\*\*\*\*\*\*\*\*\*\*\*\*\*\*\*\*\*

写这一章的时候，偶觉得小琪哭得太伤心了，偶改了又改，删了再删，偶的心情也被她哭的悲凄凄的，偶把一切训教她话全删了，可还是觉得她很伤心，啧啧，没办法，这或许是先婚姻后爱情，或者是一见钟情式婚姻的一种＝－－后续爱情心理的表现，深爱某个人，而那个人又太优秀，深恐哪件事做的不好，会被他抛弃，而时常总找些事向他撒娇，找他闹事，想引起他的关注，一有些风吹草动，就后悔以前的表现，深思以往的错事，那个委屈呀或许她等待的不是一个吻，而是一个承诺吧。不过在情侣之间，吻和承诺是恒等式！初吻是示爱的承诺，热吻是激情的承诺，吻别是分手的承诺！

第十一章招亲(上)

昨天一夜，乐乐尽是陪着她们说话聊天，谈些日常琐事，使几人更加熟稔，天亮不久，乐乐起身查看燕无双的伤势，见她已醒，只是睁着美眸，不知在想些什么，看乐乐来了，却闭上了眼睛，乐乐笑道“小丫头难道不饿吗，见了救命恩人也不打个招呼，是何道理！”

沉默许久，她才睁开眼睛，柔声道“你不怪那天我不辞而别吗？”

“哪天呀？”乐乐装起糊涂来了，抬着眉角，懒懒的冲她微笑。

她看到迷人的微笑安心许多，道“听人说你们把霸王剑田升打败了，他又追上了我，幸好被那些拿弯刀的人救了，我就跟着那些人谁知道他们也不安好心，幸好你来了”接着她用那可怜惜惜的目光看着乐乐，柔弱病倦的说“我从小父母就死了，跟着山村里的一个老武师习艺，后来他也病死了，我就一个流浪，十三岁踏入江湖以来，除了逃命的功夫有长进外，其它武功还是乱七八糟，每天还要小心那些色咪咪的男人，总觉得活着好累”她眼角滑出了泪水，这种孱弱式的凄美，能让男人见了心碎。

乐乐也能理解从小失去双亲的那种无助和孤独，苦笑道“我从小也失去父母，只是后来遇到一个好师父，你今年多大？”

“我十六岁，在江湖上混了三年了，整天就忙着逃命”

"呵呵，我也十六岁，天农正历五月稻收日出生，听说这天出生的人不愁吃穿的，却不知怎么的父母俱已早逝，不过总算命好，总遇贵人，算命的先生还说，我将来定会出人头地，我相信算命的，因为他收了我的钱！"乐乐蹲在床边，向她说起了往事。

燕无双眼大了美目，半天才不可思议的说道“我，我也是那天出生的呀，我也听算命的说，若是将来能遇到同年同月同日的人，定是有几生的宿缘，”她突地羞红了脸，“真的好巧呀，我也相信算命的，因为他也收了我的钱！”

“哈哈，这个理由不错！”两人相视大笑，一扫刚才悲郁的气氛。

“哥，什么事这样开心，我也要听！”原来几女被他们的谈话声吵醒，披着衣服都围了上来，酥胸半露，春意盎然，倒是燕无双看的小脸微红，不太习惯的瞄向几女露出的白嫩肌肤。

“无双跟我同一天生日，我们有很事都极巧合的相似，你说这样的事值不值得开心哪，原来有人跟我一般苦，心里总会舒服些！”

“呵呵，哥怎会拿无双妹子的悲苦之事开玩笑呢，定是骗我们的！”

“嘿，你们不信可以问无双，你们先收拾，我去叫些早饭，就在屋里吃吧！”乐乐说完走了出去，只剩下四个女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乐乐陪她们吃完饭，留她们几人继续联络感情，鲜于拓已喊了他几遍了，原来今日有场比武招亲，鲜于拓说自己没有一个漂亮的老婆，硬是拉乐乐去帮他压阵，看看这家小姐到底值不值得争斗，乐乐却说，首先看你有没有本识上台。鲜于拓有些赧颜的说道“嘿嘿，若我打不过，让给乐乐哥还不成吗！反正我还有今天可玩，明天就要离开了，就当是消遣！”乐乐拉上无所事事的关泰，三人带着兵器，随着人流，走向擂台的地方。

今天比武招亲的是汝阳城的宁家，宁氏珠玉在风月国有几十处分店，虽说是在乱世，但生意仍好的好出奇，宁家家主宁奇友素爱武林侠士，家中招募了不少高手，在他的影响下，他唯一的爱女宁喧，也十分喜好武艺，更爱结交江湖人士，所以赶在众多武林人士都赶往皇城的时候，摆此招亲擂台，以期能选到如意郎君。

早在前几天，在宁家有意的宣传下，很多武林人物已迫不急待等着今日的擂台，不说宁家丰厚富足的财产，就说宁喧小姐的姿容在汝阳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使得这次招亲赛闹的沸沸扬扬，一大早就有几百武林人士赶到了台前，等到乐乐他们去的时候，已围了上千带兵器的武林人，再加上看热闹的百姓，真如过节般的热闹。

乐乐问道“鲜于拓，说句实话，你的碎星剑法学得爷爷的几成火候？”

鲜于拓见乐乐问的郑重，照实说道“我平时也没少苦练，但学剑十多年，只习得爷爷的三成，”然后他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又道“其实我爹现在也只得爷爷剑法的五成我的剑法虽跟你有段距离，但对一般的武林人物，我还是有胜算的！”

“我只见你和洛珊打过一次，你也没出几成力，也不知道你的深浅，呆会上去的时候保命要紧，可别逞强，你若是出事，嫣儿可不会原谅我的，唉，泡女人也不用打来打去的吧！这个宁喧脑袋可能进水了，武功好就要嫁给他，若是长的极丑呢，啧啧，比武招亲的女人脑袋都有问题！”乐乐一向认为，只有手段够高明，泡妞何须动武器，像这种打出来的女人没啥意思。

鲜于拓讨好的说道“我们哪能跟你比呀，你那老婆随便拉出就是一等一的美女，我若是有一个像样的老婆，也犯不着拼命哪，要那小姐长的漂亮，我就上，不漂亮我们就走，若是我打不过，乐乐哥你一定要上，肥水不流外人田，阿泰，你的武功不错，你想上去打吗？”

关泰摇头道“我现在还没想要找老婆，等我事情忙完了再说吧，有个女人在身边总是很累，真想不通你们怎么整天想着要老婆。”

“嘿嘿，你没试过女人的妙处，当然不知道，等你知道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就像喝酒一样，别人说怎么好喝，你也品尝不到，只有喝过了，才知道辛辣味道也是美好的！”乐乐摇头晃脑，一副教书先生的模样，向关泰讲述女人与酒的关系，只是关泰把头摇的更快了，越听他越是糊涂。

这时从擂台后面走出一富态中年，四十多岁，脸上挂着惹人喜欢的笑容，面色白净，身体略胖，嗓门倒是不小，一上来台下的人声顿时小了很多，那人道“本人就是宁家家主宁奇友，今天特为小女宁喧摆擂选婿，只要符合以下条件皆可上台打擂”

说完条件以后，又道“喧儿快快出来，与各位武林英雄一见”随着他的声音，从幕后走出一女，那女人身段极好，肤白如玉，略施粉黛，身着鹅黄色武士劲衫，利索干脆，柔美却不失英气，可称得上一流的美女。

鲜于拓在台下兴奋的说道“乐乐哥，这个还不错吧，那身子包的凸凹有致，皮肤嫩的能捏出水来，容貌也是秀美，呀，别拉着我，我要上去我再飞”

乐乐见到宁喧只是略略点头，容貌身材都还不错，却没有那种一见就让人记住的鲜明气质，所以乐乐已没有争抢的念头，却见鲜于拓要往上飞，哪能让他现在就上去，道"你急个什么，是你的总归是你的，不是你的，现在就上去也轮不到你，走，我们向前面挤挤，看看行情再打也不迟！"

三人微开护体真气，淡淡的一层光幕挤开身旁的人群，挤到离擂台近三丈的距离才停了下来，这个位子是观看的最佳地方，台上的宁家父女已经说完，退在一个角落，等待上场打擂的人。

总有最先忍不住的人，一个满脸虬须的光头大汉，年约二十五六，托着一柄三角钢叉，宁喧见初个上场的居然长成这副模样，秀眉皱成一团，这与她心中的俏郎君差的太远，宁奇友示意她不要急，好的男儿总在后头，这个大汉长虽是粗鲁，却符合宁家最初说的条件，年满十五，且不过三十，未有妻室，没有宿疾，没有恶名

见头个螃蟹有人吃了，第二人也就胆大起来，一个漂亮的腾空翻，站到台上，此人手持长枪，面色肌黄，虽然长不好，却比那个光头耐看多了，长枪一抖，枪头饶出一圈枪雨，台下叫好声一片.

两人一言不发的打了起来，两俱是长兵器，舞的虎虎生风，光头汉子虽然招式笨重，无任何花招，倒也实用，往往一叉刺出，顿能把枪雨打散，打到百余招后，长枪被挑飞，那人被光头狠狠拍了一叉，一下子虽留了情面，但仍把黄脸汉子打的喷血不止，脸色苍白的爬下擂台，自有朋友帮他疗伤。

光头赢了一场，有些得意起来，咧开大嘴，看着宁喧笑个不停，似乎那坐着已是他媳妇，他这一笑惹怒了不少人，台下立刻蹦出一个使刀的青年，面色白润，体型高大，看他架式确也不凡，宁喧这才喘口气，安心不少。

关泰见上去一个使刀的，顿来了精神，不过看那青年打了几招后，却失望的晃了一下脑袋，道“这使刀的能支撑三十招就不错了，这破刀法还来丢人，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练刀的！”

果不出关泰所言，刚打出二十多招，那使刀的青年被光头一叉刺中大腿，带出一大块肉，血流如柱，痛吼着败下台。光头更是嚣张，把叉一支，活像天神在世，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别人只看到一个狂妄得意的光头大汉，在蔑视着台下众人。

一道黑影蹿上台去，这人不过十五六岁，手持奇异的虎齿大刀，刀为乌黑色，沉重冰冷，面貌冷俊，眼中却露凶狠嗜杀之光，冷冷的盯着光头，道“我只想为刚才那使刀的那笨蛋演试一下我的刀法，刀不是那么用的！”

第十二章招亲(下)

虎齿大刀，寒光闪闪，杀声惑神，没几招就把光头大汉逼的毫无还有之力，刀背的虎齿已把光头的脸上，剧出一道深深的血痕。

关泰在下面露出赞赏之状，道“这少年的刀法真是不错，真气稍弱，杀气却浓，再过十招，那光头必败！”

乐乐笑道“若是阿泰看女人有如此眼神就好了，我看不用十招，再过七招就行了！”

被乐乐说中了，又过七招，那黑衣少年暴喝一声，刀茫一闪，那光头举叉的双手俱断，惨呼一声，在地上乱滚，没几下就昏了过去。黑衣少年得胜之后，却扫了一眼坐在角落的宁喧，低声说了句什么，就飞身飘落台下，那宁喧脸色变了几变，气恼的哼了一声，怔怔的盯着那黑衣少年离去的方向，乐乐也听到了那句话“武功好就要做你郎君，我看你脑子进水了！”乐乐点头道“英雄所见略同，有意思的小子！”

台上突然没人了，多少有人不习惯，又有艺高人胆大的跳上台，打斗不休，快到中午了，虽有不少高手，但顶尖的高手却没有一个，鲜于拓再也忍不住了，见乐乐也不拦他，就飞了上去，锦衣翩翩，手持古美宝剑，面白如玉，俊俏高贵，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宁喧看得不由得芳心暗跳。

有眼尖的喊道“那是鲜于世家的鲜于拓，他也来打擂了，看来我们没希望了！”

“是啊，鲜于世家的碎星剑法，可是赫赫有名，唉，我不上台了！”

宁奇友和宁喧听到台下的议论和喊声，两人更是满意了，这鲜于世家不但富可敌国，还是有名的武林世家，鲜于冶更是风月国少有的高手，若是结上鲜于世家这门亲事，何愁不能在战乱中安身！

鲜于拓的剑法倒也不错，上台之后，三五十招就把一个使棍的汉子打下抬去，剑法幻美，姿态风流，这让宁喧更是喜上心头，鲜于拓这小子也时不时的瞟她几眼，两人暗中眉来眼去的，已是乐乐在台下看的清楚，暗骂“还真是一对”，他差些骂出奸夫淫妇，兴好乐乐品德高尚，素积口德，原来是有人踩着他的脚了，一痛之下，才没有骂出（作者：狂汗！+\_+!\_\_\_\_^\_^!）

鲜于拓碎星剑法确实不俗，连续打败了五人的挑战后，那小子也得意起来，宁奇友微笑着，正要宣布鲜于拓为宁家女婿时，台下又飞上一个人影，那人赤手空拳，装扮纯是书生模样，三十来岁，留有几根青须，只是双眼发青，他一上来，不少人在台下喊道“那书生是万里盟的青眼书生，武功可厉害了！”“嗯，青眼护法的武功，比青弓护法要高的多，这才是真的高手，这次鲜于拓可倒霉了，有看头”

乐乐在台下听到议论，也见那青眼书生的身法绝妙，知道是他是万里盟的人后，星眸闪出阴毒的寒光，关泰在一旁说道“我看鲜于拓不妙，这青眼书生的幻术很奇妙，我也看不清哪招是虚哪招是实，这才一百多招，鲜于拓就无还手之力了！”

乐乐点头，同意他的说法，台上的宁喧比谁都急，这快要到手的俏郎君若是被人打跑了，怎么办，这个该死的丑书生，她心里最恶毒的话都在诅咒那人青眼书生。

鲜于拓的碎星剑法，果然被他使“碎”了，一个简单的星座图，被他用了两三次才组成一个连续的图案，攻招未出，已被快如闪电，虚实难测的掌影打乱，他累的热汗狂流，心头暗暗发誓，以后要用心习剑，他耳边突然传来乐乐的传音“小舅子，装作中毒

，老子来帮你抢老婆，他妈的，老子宰了他”

只见鲜于拓用尽最后的真力，化出一幅精美的星座图，气势磅礴，青眼书生攻势暂缓，小心防备，却突见鲜于拓，悲鸣一声，撤剑飞退两丈，摔在擂台上，脸上肌肉痛苦的扭曲着，冷汗直流，台下出奇的静，鲜于拓惨吼一声“我中毒了”宁喧娇呼一声“啊”，想要跑去看看他的情况，却被她爹拉住，示意她不要冲动。

乐乐暗骂“这混蛋有演戏的天份，装的这么像，那冷汗啧啧，哦，想起来了，那汗是累出来的，靠！那宁喧也挺关心他的嘛，不过我一上去啧啧，算了，我像刚才那个黑衣小学习，大不了骂你一句白痴，然后我就闪人好主意！”

几千人正不知所措，安静出奇的时候，一个白衣少年从天而降，雪衣飘飘，衣衫轻舞，玉面星眸，俊美的出奇，嘴角挂着莫名的懒笑，风流潇洒，如仙童下凡，从天空出现，虽只有五丈高地方，他却落了好久，众人都知道，轻功快是容易，慢却极难，光是这一手就把大家给震住了。

此人正是乐乐，有人问他为什么从天而降？问的好！那是他趁众人都在看鲜于拓表演的时候，他“嗖”的一声，飞上了天空

乐乐还未落地的时候，就冷声喝道“自称是万里盟的正义好汉，却是暗地里下毒的卑鄙小人，万里盟的人都是像你一样吗！听说洛城的青龙堂的堂主，因为杀人全家，淫人妻女，被仇人杀上青龙堂，果然是晕鼠一窝，表面上谦谦君子，私底下男盗女娼”

人们相信美，也盲目追求美，世人的眼中，美的就是对的，美的就是真的！乐乐的这次出场，以唯美的形式出现，飘飘若仙式的轻功，飘渺天外的正义声音，绝美的面庞，于是人们在“事实”面前，相信乐乐的每一句话，瞬间把青眼书生当成了下毒小人，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

青眼书生汗水在脸上流哪，滴哪，刚想解释，一张嘴道“我”

乐乐接道“我?我知道想娶个美女做老婆，我知道你想谋取宁家财产，我还知道你奉了万里盟盟主的命令

但你也不该下毒，而且是当着全天下英雄豪杰的面下毒，这是对台下英雄的侮辱！”

台下英雄：“没错，这是对我们的侮辱，杀掉青眼，打倒万里盟！”

青眼书生急，怒，火，狂吼道“我没”

"你没你没什么，没有骗到台下英雄是吗，你不甘心是吗，你想要杀人来口是吗？哼，有天下英雄在，哪能让你们万里盟胡做非为下去，我要替天行道，先杀了你，为民除害"乐乐“满腔正义”的喝道。

"你!"青眼书生还没说完，乐乐已拔出追心剑，杀了过去

乐乐纯想搞坏万里盟的名声，哪能让他说出话来，出手就是绝招，“盲目之光”。手中的追心剑，像是感受到招唤似的，在乐乐手中化作一束束狂乱的光芒，如烈日普照，刹白的急光，旋转着，扭曲着，像是有生命的样，刺向敌人的眼睛，钻入敌人的视线，光如狂蛇，蛇躯飞舞，摄人心神。

青眼书生虽然时时戒备着乐乐，他曾想过有如此的招数，他的青眼为了练幻掌，眼神更是比常人的眼睛敏感数倍，受了乐乐一招盲目之光，双眼顿如针扎般的疼痛，惨叫一声，捂住眼睛，从眼角流出两道鲜血，然后又觉得心口一凉，身子变得僵硬冰冷他发现捂眼的双手，已捂到了胸口，那是心脏的位置，那里有滚烫的液体喷出张开干白的嘴唇，什么也没有说出，就倒了下去。

其他人却能清楚的看到事情发生的经过，那招“盲目之光”是针对目标的一剑，旁观者虽觉耀眼，但不会受到伤害，正在惊叹这招精妙的时候，他们看到平生最美的一式剑法－－“玫瑰之刺”，只见乐乐略一沉思，一朵极漂亮的紫玫瑰在乐乐身上绽放，乐乐在花的中央就似花蕊，紫色的花瓣从花蕊处慢慢张开，像花开的全过程，极慢又似极快，那花芯中突又长出几根红刺，血红的刺，众人真的看到了血，血沾在刺上，花又枯萎了，紫红色的中心，只有乐乐手持追心剑，剑在滴血，只是青眼书生捂着心脏，捂着心脏的两手喷出血柱，玫瑰似的血。

静，出奇的静。

乐乐心头暗喜“啧啧，我他妈的真是天才，戏演的不错，把这帮人红唬住了，哇，我不是看到花痴了吧，宁喧那丫头，眼睛怎么变了|心|状物，咳咳，还是让鲜于拓上吧”

乐乐转身朝鲜于拓走去，从身上掏出一个瓶子，倒出一颗大补丹，递给他，朗声道“这是解毒神丹，服下去之后，定能解掉你身上的奇毒！”他的声音能让几千人都清晰的听到。

鲜于拓吞下“神丹”精神顿好，立马生龙活虎的站了起来，真气十足的道“谢谢这位大哥，粉碎了万里盟的阴谋，我代表诸位英雄向你道谢！请”

却见乐乐如一道白光般，射向人群外，飘出七八丈后，脚下轻点一节树稍，又是数丈，等观众回过头时，哪还有乐乐的影子，众人嘘叹，“高人，神人哪！”

不过也有人早认得王乐乐，对此只是看热闹般的起哄，他们早看万里盟不顺眼了，只是没人敢说出来而已。

宁友奇趁机宣布鲜于拓为最后胜出者，择日与宁喧成婚，只是宁喧精神恍惚，像是丢了魂似的，一言不语，鲜于拓哪能不明白，不过他不再呼，心道“还是乐乐哥够意思，说不抢就不抢，他若是抢，哪轮得到我，回去后要好好谢他，宁喧，嘿嘿，成了婚还怕你不乖乖的服从我”

中午鲜于拓被宁奇友请到家中，商定日期后，才好好招待一番

“哈哈哈！哥哥真厉害，把他们都骗倒了”几女听完刚才的事后，都大笑起来，乐乐自是得意。

第十三章被围(上)

第二天一早，乐乐带着几女，随鲜于世家的车队赶往紫砂山庄，一路平安，次日中午就到了山庄附近，只是气氛有些不对，明明商量好的接头人员却不见踪迹，时而有鬼鬼祟祟的人物出现在车队周围，通往庄口寨门的大道人，不见普通行人，乐乐吩咐众人小心行事。

紫砂山庄靠近离人河畔，青山绿水，鸟语虫鸣，山庄四周有宽深的防护河，河坡上有几米厚的荆棘丛，荆棘丛后面是青石高墙，墙上有垛口，可藏弓箭手，主道正中有一宽三丈三，高七丈的巨大花岗石吊桥，巨石后面还有三道铁木栏杆做的大门，防护甚是严密，易守难攻。如今吊桥紧闭，哨楼上有哨兵打出红色警告旗，向乐乐一行人挥动三次。

乐乐有些纳闷，问道“他向我们发出警示信息，这是什么意思？”

鲜于拓也摸不着头脑，绿色表示欢迎，黄色表示疑滤，红色表示警告,我们来送货还被警告上了，暂停一下，又继续前进了，车队已到护村河旁的十字路口了，再走百多米就到寨门口了，鲜于拓突然说道“老大，我明白那哨兵的意思了！哈哈，我真是聪明”

乐乐白了他一眼，骂道“混蛋，我也明白了，现在说有个鸟用！”旁边的几女也跟着乐乐骂他，一时混蛋，笨蛋，充斥着鲜于拓脆弱的心灵，他吓得乖乖的闭嘴了。

原来他们已经被包围了，前面是石门，不开就是没路，后面三个方向有六七百带兵器的大汉，那些大汉体型高大，面色粗黑，装扮很像两河帮的人。带头一人拿丈二钢枪，紫面短须，身高八尺，约有四十六岁，脸上横肉几块，乍显凶狠，却无皱纹，一身的内力定是不俗，这是正人两河帮的帮主周浩，本是阴沉的眼睛，忽见到乐乐身边的几女时，眼中异光急闪，顿露出色咪咪样子。

乐乐暗叹“妈的，长的一副奸雄样，见了美女就成狗熊了，有弱点就好办！”

身旁的两人武功也很高强，一人使金背鱼鳞刀，杀气凛凛，脸上有数道惊心的疤痕，一双灰色的眼珠滚来滚去的，露出对血的渴望，他是两河帮的左护法张标，另一人手持双钩，不，看错了，是单钩，因为他的左手没了，焊上了一个寒光闪闪的钢钩，右手拿的才是兵器，他是右护法陆昆。

哨楼上的哨兵向庄内打出信号，有人冲庄主禀报去了。

乐乐用眼扫过，两河帮帮众的武功深浅他心中已有数，心道“这两河帮能在汝阳横行，也有理由，这个陆浩的武功居然比霸王剑田升还高上几分，单打独斗我们几人都不是他对手，他旁边的两个护法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居然跟小薇她们一个层次，啧啧，果然有些麻烦呀，何况他们身后还有六七百大汉这么多人我倒不怕，只是鲜于世家的那些赶车的武功太底，只要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我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乐乐见周浩围了上来，忙上前笑道“哇，各位仁兄，这是何故，前来迎接我们吗，我们鲜于世家送货一向准时，来来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带这六七百兄弟，专门为了拉货用的吗，啧啧，不错，身强力壮的”

"就是他，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几十位兄弟，就是这个说话的人."许桂不知从哪穿了出来，涨红着黑脸，尖着嗓子，激动的指着乐乐，一副可让我逮着你了表情。

周浩面色不变，只是沉声喝道“你叫王乐乐？是你带人杀了我六十三位兄弟？”

“啊～这个误会，我是鲜于世家的人，怎么有空乱杀人呢？”乐乐一副，你认错人了的表情，说不出的滑稽。

周浩见乐乐死不认帐的模样，又见他不像会武功的样子，怒喝道“我相信许桂不会乱说，我让手下只是阻拦鲜于世家的货，并没有杀你们的人，而你却杀掉我六十三位兄弟，这笔帐该怎么算？”

鲜于拓站了出来，颇有威严的说道“周帮主，我们的货船在汝阳河域的时候，两河帮的人二话不说，强行登船，杀了我鲜于世家四个护卫，还叫没杀人！哼，若不是我们逃的快，恐怕连命都丢离人河上了！我们弃船改走陆道，许桂又带六十多个人围杀我们，又杀了我鲜于世家两个护卫，并且重伤十多人，每人都带轻伤，这还叫不伤人，若不是我妹夫刚好赶来，恐怕我已是死人了！就算你不跟我们算帐，我们鲜于世家也跟你没完！”

鲜于拓一改平日的卑微嘻笑，变得郑重严厉，鲜于世家几百年的声威不是说着玩的，这一下子周浩额头冒出几滴冷汗，已无刚才的威势，道“这个，手下并没有回报，等我问清”

又转身向许桂喝道“许桂，鲜于公子说的是不是真的？”

许桂吓的一颤，闷声道“我见他们只有二三个护卫，就想吓他们一吓，失手杀了几人就动起手来了，可他们杀了我们六十多人哪！”

“哼，不知死活的混蛋，违背我的命令，该杀！”他一声暴喝，手中长枪一吐，一道青色寒芒刺入许桂胸口，许桂眼珠凸起，口中洛血，“帮，帮主”

乐乐赞道“好强的真气！”

周浩杀掉许桂后，转身又道“鲜于公子，错在两河帮，但我已杀了违背命令的人，你们也杀了两河帮的几十人，这事就这么算了吧，只是这批货不能让你们交给紫砂山庄的人，我付你双倍的钱，两河帮买下了，不知鲜于公子意下如何？”他这说的颇为客气，又用双倍的钱买下这匹货，应算是变着法的道歉吧。

鲜于拓微微一笑，沉声道“既然周帮主有心化解双方的仇愿，我也赞成！只是鲜于世家的祖训家规在下不能违背，做生意讲的就是一个信字，既然我们收了订单，就得准时交货，若是周帮主想要兵器，可以到鲜于世家下单！”

“既然鲜于公子不同意在下的提意，那周某只好先取下货物，哪日再登门谢罪，兄弟们，先抢货物，若有人抵抗，杀”

正在千钧一发之时，厚重的巨石吊桥“咯吱咯吱”落了下来，巨石刚一落地，从里面涌出一群人来，正是杨继一干人等，只有三百多人，杨继温文儒雅，风度不俗，四十多岁，面色白净，身边的是他弟杨承，二人面貌有几分相似，虽然人少，但却不畏惧，冲到乐乐及鲜于拓等人处，笑道“鲜于世家果然重诚重信，杨某在此谢过，只是此事恐怕连累了诸位，这是货钱，请鲜于公子领了钱，速速离去，这帮匪徒就让紫砂山庄独自对付！”

又对周浩喊道“周帮主，我们之间的事，就不要连累鲜于世家了，放他们离去，我们再战如何？”

“哈哈哈，杨庄主果然是仁义之辈，周某佩服，我也正有此意，鲜于公子，货你们也交了，钱你们也收了，这回可以离开了吧！”周浩得意的大笑。

鲜于拓接过银票，点了一下，比说好的钱还多出几千两，笑道“杨庄主果然爽快，只是这批货还没有交你们手中，我心里不安，把这批货交到你们手里，我自然会走，众兄弟听着，把货车给杨庄主送回庄去！”

杨继面露感激之色，周浩却脸色大变，怒道“鲜于公子，周某人一让再让，不要惹怒了周某，不然谁的面子我也不给！”

“啊呀，有人发怒了，我很害怕杨庄主，我们一路劳累，到你家休息一下总该可以吧，哦，可以，听到没有，我们只是进去休息，那些赶车的不会武功的，都跟我进去说你呢，别站在货车旁伤愣着啦，哦，你，还有人”乐乐以休息为名，把鲜于世家的几个武功低微的人带进了紫砂山庄，然后自己又回来了。

周浩见乐乐又回来了，怒道“你怎么又回来了？”

第十四章被围(下)

“哦，那些赶车的说，他们的车子在外面，他们很担心，担心的睡不着觉，叫我回来把车子拉进院子”乐乐身边的几个女子忍不住他装傻的样子，大笑了起来，鲜于拓知道乐乐把人带进去，就是想打架，哪有不明白道理，他笑的最欢，道“呀，睡不着觉可是大问题，鲜于世家还仗着他们赶车，来，你们把车子拉进去”

周浩见那几个女子笑时的模样极是诱人，特别那个绿衫的姑娘，看她一眼，就想把她压在身子底下，好好折磨一番，比杨家那两个丫头还要迷人，不如

周浩突又笑道“若想拉回武器也没问题，要我们不抢杨家姐妹也行，只要把那个妞送给我们，我这就带兄弟回去，怎么样？”他得意的指着燕无双，以为这个折中的办法，他们定会同意的，鲜于世家定会卖自己这个面子吧，只是一个丫头而已嘛，只是这样的一个念头，让他永无翻身之地

“啊呀，周帮主，真是好主意，这个丫头整天不听话，正愁没人管教呢，既然你喜欢，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来呀，把货物运进去”乐乐笑的甚是淫贱，很像某个小妓楼的老板娘。

周浩大喜，而燕无双小嘴一撇，差点哭出来，娇声道“哥，你怎么把我送人呢，你不是说要照顾我的吗？”忽又见乐乐急给她使眼色，乐乐又大声道“你个小丫头整天不听我话，把你送给周帮主可是享福去的，来，快跟我来，我亲自把你送过去”

关泰不高兴的嚷道“乐乐，你怎么把无双姑娘送你呢，这样做不太好吧”乐乐不理他。

其他几女起先也是着急，但看到乐乐的眼色后，知道他又在使坏，倒也继续陪他演戏下去，在一旁劝解，为无双求情，无双也是入戏极深，又是跺脚，又是抹眼泪的，慢慢被乐乐拉到周浩身边，道“周帮主，我怕她不话，在此看着她，等把货物都运进去时，再让她跟你去吧！”乐乐一脸的讨好之色。

周浩想道“这绿衫丫头武功普通，乐乐看上去根本不会武功，就依他之言吧！”笑道“哈哈，当然可以，兄弟们让开道路，让他们把货送进去”

"慢着，你怎么能把你的女人随便送人呢！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不把女人当人看！"这句话，却是两人的声音，乐乐随声望去，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儿从庄内走走，秀姿婆娑，温柔可爱，不但声音一致，连走路的步调也一致，美貌与慕容琪一个等次，而两人站在一起，更添几分风情。

“梅儿，杏儿，不要乱说话，快些回去，这里轮不着你插嘴！”杨继喝道。

乐乐想道“难道周浩要抢的是这两位，嗯，很漂亮，有性格，我喜欢！”朗声道“哦，你若是跟周帮主走，我倒也不用把她送人了，你们愿意跟他走吗？”

“哼，软骨头男人！好看不中用的人，凭什么说我们！”两人牵着手，同时说出同样的话，着实诡异。

“你们两丫头，给我滚回去，若不是为了你们两个，我们也不用这么做，还好意思说别人继续运货！”杨继怒喝两个倒乱的女儿。

杨承也在旁边劝道“小梅，小杏呀，不要惹你爹生气，你爹若不是怕你们受到委屈，哪会这般”

这时所有的货物都运了进去，周浩大笑道“你们姐妹两个若是喜欢，也可以随我一起，我保证照顾你们一生，让你们享受富贵，怎么样？”

两女还没有回答，乐乐却大声笑道“周帮主说的好，不过我有一事不明，还请周帮主回答？”

周浩见乐乐和燕无双已被他的人包围了，已是到手的鸭子了，心情大快，笑道“这位小兄弟，有事尽管问来？”

这时两边的人都静的出奇，想听听乐乐问他什么，只听乐乐说道“你有能力照顾你的女人吗，听说你的儿子长的不像你，这是怎么回事？”

“你，混蛋我”他惊怒的瞪着乐乐，正看到乐乐随手一挥，把燕无双抛出包围，轻飘飘的落到了紫砂山庄的巨石吊桥上，他知道上当了，更是暴怒。

却见乐乐蓦然拔剑，白光一闪，他心知不妙，闭目急往后飞，飘出五六丈，护体真气全出，丈二长枪摆出防备架式，一时却无法睁眼，只听得刚才所站的位置惨叫连连。

他身旁的两个护法也受到白光的伤害，同样的飞出五六丈

那是乐乐全力使展“玫瑰之刺”的结果，这招虽然漂亮，虽然一剑能杀掉一圈的十多个人，但也极费内力，乐乐一口气使出了十次，觉得体几的真气所剩不多，便尖啸一声，跳出两河帮的包围。

只是一瞬间，血色玫瑰开了十次，泄了十次，却把一百多个壮汉的生命带走了，两边的人都来不及反应，傻呼呼的看着花开花落，再看到乐乐全身洁白，滴血不沾的飞了出来

乐乐落到几女的身边，喝道“进庄去”

鲜于拓带着鲜于世家的三十多个护卫，面露崇拜的跟着乐乐，最先进入紫砂山庄，随后趁着眼睛看不清的周帮主，还有被吓傻的两河帮帮众，山庄的人全部退了回来，毫发未伤。

“累死我了，真气用的还有四成，琪琪帮我拿剑，我来看看无双，哟，小丫头不是生气了吧！”乐乐一进庄就没了那种高手气质，一副纨绔公子加无赖的模样。

燕无双却激动的握着乐乐的手道“哥，刚才好好玩，我和哥哥把他们骗的团团转，我以后还要这么玩，哈哈，那个周老头，见了我就色咪咪的乱看，哥把他气的脸都绿了哥，下次还要这样玩！”

乐乐倒想，可是人家又不是三岁小孩，哪能让你骗第二次，当下也不拂燕无双的意思，笑道“好，下次再见到傻瓜，咱们再好好的耍耍他！”

杨梅美目乱闪，道“这两个人好奇怪哦，变来变去的，一会儿装笨蛋，一会儿扮高手，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杨杏道“刚才我们好像骂他了，他不会怪我们吧，他不会说我们笨吧”

沉默许久，两人同时说道“有可能！唉”

杨继进到庄内对鲜于拓和乐乐自是感激不尽，特别是乐乐眼中又多带恐惧，连杀百人跟没事的人一样，这是怎样的人呀。

杨继摆桌酒宴，为乐乐一行人接风洗尘，宴上杨继道“鲜于世家果然名不虚传，重诚重信，为我们杀了两河帮上百人，还把兵器送了回来，只要让庄内的青年拿上武器，加以训练，定能扩充到二千多人参加战斗，再也不用怕两河帮了，这次他们围了山庄几天，一无所获，还损失了一百多名兄弟，一定大为恼火，他们若是再不离去，明天我们会再去杀杀他们的威风。”

乐乐却端着酒杯笑道“杨庄主，你有一点说错了，我杀人，不是为了帮你！只是因为周浩瞎了狗眼，居然敢要我的女人，啧啧，我的双儿这么漂亮，我怎么舍得把她送人呢！谁若是敢打我的女人的主意，只有死，明天我再好好折磨他”

无双听到乐乐夸她美，小脸虽是绯红，却不是害羞，而是高兴的小脸通红，诱人的美眸专情的盯着乐乐，直到乐乐冲她微笑，她才收回目光，心里依然是美滋滋的。

其他几女听到乐乐的话后，也是大露爱慕之色，虽然很同意乐乐说的第一句话，乐乐说的就是她们想要说的。

杨梅杨杏美眸好奇的注视着乐乐，眨呀眨呀的不知在想些什么，两姐妹互相看了一眼，又都点点头，难道她们心灵相通吗，彼此知道对方的心思？

而杨继和杨承兄弟，相视苦笑，还以为是乐乐仗义出手，却原来是这么回事

第十五章增功(上)

燕无双拉住乐乐的胳膊嗔道“我听琪琪姐说了，你有办法帮我提高内功，你就帮帮我嘛，你都帮她们增加了许多，我的内功最差了，哥哥，也帮我增加内功！”

乐乐心想“琪儿终于想通了，还帮我拉无双下水，啧啧，孺子可教也！”

表面上却正色道“这个增加内功不太容易，很累人的，我今天太累了，以后再说吧！”

“哥哥，你整天说要保护我，照顾我，明明帮了她们，却不帮我，呜呜～我生气啦！”燕无双佯怒，双手捂着眼睛，像小孩子撒娇似的晃着身子，可惜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肥臀晃动，柳腰轻摆，薄衫内的酥乳也不安份的轻颤，不经意的诱惑最迷人。

乐乐瞪着眼睛，“咕噜”咽了一下口水，暗道“双儿果然是天生的小妖精，我身上的御女心经天生俱有抵御媚功的作用，却差点抵抗不了这个小丫头的随意一扭”

乐乐伸手把她搂进怀里，笑道“既然你求我，那我只好帮你了！”

“好耶，不许耍赖，拉勾！”燕无双把自己卖给了色狼还不知情，还要与狼共签卖身合约，惨哪！

乐乐色住她如春笋的玉指，又笑道“呆会我做什么只得配合，不许反抗知道吗？不然我们两人都会有危险的，啧啧，若不是这么喜欢你这丫头，我才不会这么危险的事呢！”乐乐摇头，面露无奈凝重之色。

燕无双感动的点点头，美眸中尽是深情，乐乐拉着她柔嫩的小手，走到内屋，对几女说道“我要给双儿增加功力，你们先在外面守着，那个琪琪，一会再过来，哥有话给你说！”说着给慕容琪一个赞赏的眼神，乐得慕容琪笑嘻嘻的走开了，几女当然知道他要做什么事，含笑不语，走到外间。

燕无双闪着明亮的美眸问道“哥，她们笑的好奇怪哦！”

|没事，没事，哥来帮你脱衣服！|乐乐笑的像个狼外婆，伸手解燕无双的腰带。

“啊，哥，还要脱衣服吗？”燕无双有些羞意，却没有阻止乐乐手。

乐乐暗叹“今天有点诱奸的意思，不过很新奇，不是吗？”道“对呀，还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事呢，记住咱们的约定，若是违背了，可是有危险的！”

燕无双坚定的点点头，道“我一定不再乱问了！”

乐乐已把她的外衣脱掉，粉红的丝制布兜薄而光滑，高耸的乳尖明显的凸现，如雪的玉臂粉嫩如婴儿，隔着布把手轻轻抚过酥乳，滑美而富有弹性，无双轻吟一声，道“好奇怪的感觉哦！”

乐乐把粉红的丝布扯掉，无双洁白的上身完全裸露在空气中，多么的白嫩。

无双身子软的像团泥巴，羞道“哥，我站不住了，我要到床上！”

乐乐抱起她火热而柔软的身子，把她扔到床上，他以最快的速度把衣服去尽，扑了上去

她被乐乐挑逗得性欲大起，被他粗暴的扔上床后，不由自住的张开两条粉腿，突然有些不受控制的低吼一声，扑了上去，体内有一种想要摧残的她的欲望，想要听听她哭喊，她挣扎的念头。

他紧紧的压住无双，扶起小弟弟直接冲了进去，无双痛苦的喊了一声，眼泪止不住的流了出来，她紧咬牙关，没有哭出声，她记得当初的约定，不敢乱哭，不敢乱动，只是那里痛的厉害，她不得不动，扭动着腰，摆动着粉嫩的肥臀，乐乐用力的揉搓着她的嫩兔，牙齿不知轻重的咬住了峰顶的嫣红，一阵酸麻感，侵遍她全身，她又痛好舒服的哭了了来。

乐乐被她的一声哭喊引发了更大的魔性，眼中像闪过一丝粉红，把无双两腿狠狠的叉开，每次都猛猛的顶到最里面，无双疼的无法忍受，不断的挣扎扭动，呜呜的无助的摇着头，在痛苦中达到了第一次的高潮。

她体内的那股滑液喷的甚是急速，乐乐被那股急流激的一颤，背后一麻，居然精关大开，他惊惧之下，立马拔出阳物，翻身下床，身子一颤，射了出来，只是那射出的东西却是五颜六色，粘稠异常，连喷了五六下后，才喷出了清白的虚精，乐乐这才放下心来，还以为练功出了差错，原来是喷出的体内的杂质，运功查看体内真气的情况，发现那些沉在经脉底部的杂质全已不见，真气精纯如初，真气的量比以前还要多，应该是新吸收了无双的元阴的效果，而且经脉中的真气已经满了，相信不多久就会突破第六层功法了。

回去看到无双时，却大吃一惊，那白白嫩嫩的无双，如今却满是牙齿印，和揉捏的青痕，下体红肿，片片落红流在圆润的玉股上，床单上她正疲累痛苦的盯着乐乐，颤声道“哥哥，好了吗，真的好疼呀，我喊的声音不吵吧！”

乐乐羞愧满怀，刚才心神失守，因祸得福，本是三五年也无法炼化的杂物，一时全部排出，只是苦了身下的无双，她又是初次，又如此的摧残她，乐乐爬上床，轻轻把她拥在怀里，吻了一下她的额头，道“快好了，刚才哥，出了一些意外才让你这么痛苦，以后不会了！”刚才的交合已互增了功力，只是乐乐心中有些愧疚，想要损害自己的修为，帮她传些功法，传功只是牺牲自己的一小部分内力，却能增加数倍的真气给对方，一般修炼双修功法的人，不会学习损已利人的秘术，只是乐乐学了，也用过，第一次是帮慕容琪，第二次是（钟若雪的那次不算，那是功法进阶时的自动反应形态！）

燕无双信任的说道“哥，快些继续吧，刚开始是疼的要命，不过后来好舒服，我喜欢那种感觉，哥，快些！”

乐乐用尽了温柔挑逗，再轻轻进入她的体内，没有动，只是默默的动起御女身法，真气在两人体内循环，乐乐急速运转了三周天，才退出她的身体，至此燕无双体内已增加了二十年的纯正真气，内力由原来的二流，臻至超一流的境界，和江小薇，彩云她们差不多一个档次了。

燕无双软弱无力的爬在乐乐怀里，腻声道“哥，我的内功真的增加了二十年吗？可我现在没有一力气，不想运功查看，哥，抱紧我，你身上的味道真好闻，真想永远爬在你怀里！”

乐乐拍在她的丰臀上，柔声道“在哥身边，哥每天都抱着你，我刚才在你体内的时候，发现你的内功十分古怪，一时顺转，一时逆转，这是怎么回事，差点控制不好，出现危险！”

“啊，内功不都是这个样子吗，顺着转一遍，逆着转一遍！”燕无双眨着柔媚的眼眸，不明的问道。

“啊，谁教你的内功，逆转可是很危险的事情，怎能每天都如此呢，普通人的内功，只是顺着一个方向！”乐乐担心的问道。

“啊，那个山村的老爷爷他也不会内功，不过他有很多旧书，内功是我自己在一本书上看的，练来练去就是很难进步”

"你的那个很神奇的轻功呢？在哪学的？"乐乐又问。

“啊，那个很神奇吗，很简单的，只要在空中的时候，把真气逆转运行，身子就自由的想往哪飞，就往哪飞了，也是在那本书上看的，呵呵，那个轻功原来叫什么忘了，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燕子飞呀飞”，好听吗？”燕无双得意的笑道。

“好听，哈哈，这次你可以飞的更高更远了，我看你的招式乱糟糟的，难道那本书上没有招式吗？”

“格格格，那些招式很好笑，可当剑法，也可当掌法，共有连在一起的三招，会飞的水，落地的云，翻云覆雨，我练了几百遍一点威力都没有，也不能打人，我就不用了！”

乐乐却大笑道“哈哈，捡到宝啦，那是《颠倒邪神功》，哈哈，好宝贝，练一遍让我看看！”

第十六章增功(下)

“哥哥，我记起来了，那书的名这就是这个，你也看过吗？很厉害吗？”燕无双不敢相信的问道。

“当然厉害了，这是七百年前风月国的天才高手——颠倒王的成名绝技，你那轻功的名字应该叫－－随心所欲飘，若是学会这些武技，天下难找对手哇，啧啧，好宝贝，快些给哥看看，以后你就是高手了！哈哈，我制造出来的高手！”

燕无双听到乐乐的夸赞，也兴奋起来，勉强把疼痛酸软的身子立了起来，以掌使用起第一式会飞的水，柔嫩如春笋的玉手，奇妙的扭曲流动起来，那如藕的粉臂像是没了骨头，蓝色的真气从她脚底升起，蓝色真气漂过的娇躯，亦如水一般柔软，护在她身体周围的真气突然像胖大海般涨开了，湛蓝刹时变成莹白的浪花，方圆三丈内的东西被她撕成粉碎，那清澈的水还冒着气泡，急速冲向天际，赤裸着的燕无双像一尾白嫩的鱼，带着逆飞的水，把屋顶撞成碎块，眨眼间那水全部消失，一团灰色的云缓缓落下，只是那团云好大，变化好快，她在云时隐时现，随着云雾变化不断，一只老鼠从破烂的木梁上窜出，刚巧掉进那片乌云里，连叫都没来及，就变成一团肉沫，继续在云里变幻，只是那云离地还有两米高的时候，燕无双却突然摔了下来，那云也消失不见了。

几女在外室听到巨大响动的时候，都惊慌的跑了进来，看到另人吃惊的场景，屋顶消失了，屋内方圆三丈的东西变成了碎沫，燕无双满身青紫的赤裸着昏倒在地板上，而乐乐昏倒在墙角里，嘴角还流有鲜血

慕容琪悲呼一声扑向乐乐，探他脉门，见他只是昏了过去，受了一些内伤，才略为安心，忙找来衣服为他披上，江小薇看到乐乐见事后，才把燕无双抱起，见到她身上的伤后，秀眉深皱，爱怜的为她披上衣服，这时外面脚步纷乱，彩云忙出去拦住人，不让别人进来。

杨家姐妹也跑来寻问情况，彩云只说是练功出了问题，杨梅只是撇嘴不信，又为她们安排了一处客房，这才离去，三女抱着昏睡的乐乐和无双，把他们放到床上，这才喘口气。

慕容琪担心的说道“怎么闹成这个样子，不会是哥又要强来，然后无双把哥打成这样吧，那无双的武功不是不好吗，难道哥为她增加好功力，她又把哥打成这样？”

江小薇叹道“你猜测的也有道理，我见无双身上有好多伤痕，好像，好像是哥弄的哥哥从没对我们做过这样的事，怎会对无双这么暴力”

彩云拉着乐乐的手道“哥哥不会这么坏的，肯定出了别的事，等他们醒来才能知道，我们就不要乱猜了，哥对我们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清楚哥的内功不接受外力，而无双只是劳累过度，我们只有等下去了”

燕无双只是真气运用还不熟悉，再加上刚才被乐乐“摧残”，没有能力用完第二招落地的云，就累的晕睡过去，到深夜才醒，一开眼就兴奋的尖叫着“哇，哈哈，哥，我成功了，我会厉害的武功了，我有护体真气啦，哥！你怎么啦～”

小薇，慕容琪，彩云都睡在她们的旁边，燕无双一醒她们也都醒了，听到她兴奋的尖叫，才知道乐乐并没有强迫她做些什么，小薇忙道“双妹你醒了就好，哥受伤了，除非他自己醒，不然没办法叫醒他的！”

燕无双气呼呼的喝道“谁把哥打伤的，我也会厉害的武功了，我要揍扁他，打的他跪地求饶，哼哼啊，你们怎么都看着我，难道是嘿嘿，对不起啦，当时我一高兴忘了哥还在身边了，对不起，对不起！”

三女摇摇头，苦笑着互相看了一眼，为乐乐默哀，造就了一个高手，把自己伤的不醒。

燕无双自知理亏，爬在乐乐身旁，又是亲又是吻，把他身上舔个遍，说也奇怪，被她这么一舔，还在昏迷中的乐乐居然有了反应，反应只在那根物具上面，慢慢的变粗，变长，变硬，把薄薄的被单顶了起来，燕无双不知是怎么回事，惊叫了声，其他三女爬过来一看，娇羞的互相看了一眼，慕容琪腻道“哥哥练的是双修功法，他现在受了伤，我们不如和他那个说不定会好起来的，他现在已经硬了起来，肯定憋的很难受”

小薇和彩云也羞笑着点点头，示意慕容琪先做，慕容琪微微一笑，没有推辞，爬在乐乐身上，坐了起来，她闻着乐乐的御女体味已蠢蠢欲动，当扶上那根阳物时，长久的条件反应，使她全身酸麻，下体迅速湿润，把那根阳物缓缓放进体内，上下动了起来，开始还有些羞涩，不几下，就进入的状态，秀发狂舞，娇喊连连。

燕无双看的身子发软，玉颊粉红，颤颤的柔声道“小薇姐，琪琪姐又在增加功力吗，可是哥还在昏迷呀！”

小薇看的欲火大盛，春水盈盈，被慕容琪的尖叫声刺激的绷紧了身子，有含糊不清的声音说道“不是，她在帮哥治伤，嗯啊”她也爬了上去。

乐乐当天正兴奋的看着自己一手造出的高手表演，却突然感到危险逼近，下意识的打开护体真气，接着就被一阵强大而柔软不息的外力击了出去，撞到墙角，晕了过去，体内的御女真气护主，自动封闭与外界的联系，自动修复受损的经脉，不知何时，受到外界阴体的侵扰，御女心经起了最自然的反应，吸取一切有利的气息，乐乐的身体自然也有了冲动反应。

乐乐在一阵快感中醒来，发现一个白嫩嫩的娇美人坐自己身上，套着小弟弟正快乐的嘶喊着，暗叹“哈哈，原来我一直在被人迷奸不过还真丢脸，居然被无双那丫头打伤了，我这可怜的功法，稍稍受伤，就要昏迷，太衰了！”乐乐哪里知道，若不是他的功法已修成了“金身”，结果就不是误伤那么简单了，极可能是“误杀”！

乐乐下身涨的难耐，翻身把那人压在身子下面，笑道“无双，你的叫声好迷人哦！下午折腾的还不够吗？”

无双被他一压有些惊吓，却发现收缩的甬道一阵痉挛，“哦，她们教我的啊，好舒服！”

另外三个女人也没睡着，虽然做了一翻，但到高潮时却没了力气，套弄不动，酸软的躺到一边，有些不满足的自己抚摸起来，这时听到乐乐醒了，忽有来了精神，裸白着玉体缠上他，口中浪语不断。乐乐的潜意识记得一些事情，看她们骚媚的模样就知道她们没有满足，需要更强烈的刺激。

戏笑道“你们几个不要急，我准能让你们满意，来，先把双儿送上快乐之颠！”乐乐本不想用那招必杀技“震动的云”，但现在情况紧急，反正也用过，再来几次也无所谓，冲身下的无双微微一笑，“双儿，我要让你飘起来，飘动中回味快乐吧！”奇异真气集中到龙根，运起震动技能，燕无双张大了嘴马，眼中流出泪来，身子在极度的快感，一泄如潮，全身有节凑的颤抖着，只感到自己在云朵上飘着，飘着，永远也下不来，也永远不想下来。

接下来是慕容琪，彩云，最后乐乐才把小薇抱在怀里，柔声道“好妹妹，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要像她们几个那样，还要哥慢慢的来安慰你！”小薇如小鸟般的在乐乐身上乱吻，香乳挤搓在乐乐胸膛，呢喃道“哥怎么对我，妹妹都喜欢，哥，我忍不住了，哥～”焦急的声音像要哭出来，乐乐明白那是因为自己在交合中，身上体味的催情效果最重，现在她已像吃了轻量春药般的渴求安抚。

乐乐把钢枪在她下体摩擦，一手揉捏她的饱涨白兔，柔声道“小薇，跟我欢好的时候，为何不敢看着我”

小薇身子轻颤，“哥，进来嘛，磨的好痒”

"看着哥，睁开眼睛哥就满足你，就能让你舒服，像双儿她们那样！"

乐乐凝视着她微闭的又眸，却见她轻轻摇了摇头，眼泪流了出来，眼睛还是没有睁开，乐乐暗叹“她是忘不掉她以前的男人，在欢好时连睁开眼睛的勇气都没有，她想留在我身边，却难以忘掉以前，又怕我看出来么？宁愿沉醉在极度快感中，来忘掉从前她身上的伤痕，或许也是心头的暗伤吧！”

乐乐吻在她的脸上，吻在她的泪水上，柔声道“哥不逼你，也不要担心，很多事情逃避是没有用的，以前的事哥不会在意的”说完挺身进入，用最普通的方法，演示着最高妙的交合，用想不到方式刺激着她每个角落，直到尖声求饶，只是那求饶中却带着鼓励和挑逗，直到她喊不出声音，流出不滑水，才动情的吻着乐乐，真心求饶，乐乐猛刺几下，喷出闷涨的白液，手指轻轻划着她的伤痕，也像抚摸着她的心。

小薇柔弱担心的说道“哥，对不起，我也不想那样的，只是有时候不知怎么就想起来了，你不要怪我，哥，我爱你！”

乐乐和她吻在一起，舌头深深的纏绕，许久才分，他道“我也爱你，我不怪你，有些事是人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不要逃避，也不用忘记，因为那没有用，越想忘记，记得越是清晰，哥有时也会这样”

“哥也有想忘掉的人吗？”

“唉有呀，只是她她不会原谅我的！呵，不提了，说不定以后还会遇到她的，到时再想法子面对吧！你也一样，学着去面对吧！”

“嗯，我会的，谢谢哥！”

第十七章箭杀

清早醒来，乐乐发现缠在自己身上的娇裸玉体是燕无双，她身上的青紫伤痕不见，仍旧是白嫩如雪，又添一层妖媚的光泽，眉梢眼角飘着满足幸福的安逸，柔软弹性的胸脯紧压在自己胸膛，其他几女也是玉体横陈，纠缠一起，乐乐又起色心时，屋外传来敲门声，原来是侍女送早餐来了。

乐乐穿上衣服，让她们进来，几个十五六岁的俏丫一边摆放着食物，一边偷看着乐乐，乐乐感觉到她们的目光，冲她们微笑，几个丫头当场就被电呆了，接连摔碎了几个碟子，才惊慌的退了出去。

几个女人也被声音吵醒，欢闹着互相打趣，半天才起身下床，乐乐笑道“再不起来，我都吃光了，先过来吃吧，过会再去打扮！”几女娇嗔着，怪乐乐不等她们一起吃，燕无双依在乐乐身边，大口的吃了起来，有了昨天的接触后，她十分迷恋乐乐，虽然还不太清楚男女之间的事，但做多了自然会知道，乐乐惊叹她的恢复能力，昨天被他摧残的那么惨，今天已像没事的人一样。

几人正在吃饭，杨梅杨杏敲门进来了，笑道“没有打扰几位吧，等你们吃完饭，我爹请你们过去有事商量，鲜于公子已在那里等你们了！”

乐乐吃完了，没事做，问道“两河帮的人还没退走吗？”

两姐妹道“是哦，比前几天更凶猛了，还常常向山庄内扔石块，叫骂着要我们出去送死！”

“正愁没事做，陪他们消遣倒也不坏，宝贝们，过会带上兵器，咱们出去散散步，杀杀人！”

在乐乐眼里，散步和杀人没什么两样，一个要动腿，一个要动手，差不多嘛，都要动。

杨梅杨杏眼眸中尽是惊呀，互相看了一眼道“两河帮的帮主可是很厉害的，昨天你杀了他们一百多人，那帮主一定会恼怒你，你可要小心！”

“咦，你们两个挺关心我的嘛，比我的夫人们还要关心我”乐乐笑嘻嘻的盯着杨家姐妹，直看得二人脸红一片，她们同时说道“自作多情，跟其他臭男人一样，哼！”两人扭过头去，不再搭理乐乐。

乐乐的几位女人当然不同意他的上一句话了，“哥，我们也担心呀，不过，有我们在旁边保护你呢，所以我们不担心，我们武功很厉害啦！”“对，我们会保护你的，我们比谁都担心你呢！”“她们哪有我关心你呀，哥，琪琪最关心你的”乐乐狂汗，这哪跟哪，忙道“呵呵，哥刚才说着玩的，不要当真”

"啊，你说着玩的呀，我们还以为是真的！"杨梅杨杏气馁的叹道，两女闪着美眸，说不出的失落。

“啊，你们不是咳咳，那个，吃好了咱们就走吧那个我先走了”乐乐要逃出门，后面几个女人拿着兵器狂追“哥，等等我们”

来到议事大厅，庄主杨继，杨承，鲜于拓，关泰都已等待多时，乐乐笑道“几位早呀！”坐着的几人狂汗，快中午了还早？若是不早了，岂不是快天黑了。

鲜于拓哪敢明说呀，忙起身道“乐乐哥早上好，这边坐，昨天找你，说你受伤在昏睡，今天总算把你等来了。”杨继也笑道“是呀，没有你，我们几个也商量不出什么，只是被围了好几天，总想出去看看了，这生意也中断了，每天亏损都是银两呀！”

乐乐笑道“这有什么好商量的，那几百个小强盗还不是小问题，只是那个周浩武功强横，只要把他摆平，其他人就等着去见死神吧！”

杨家姐妹带着乐乐的几个女人也赶到了，一阵香风袭来，满屋春色，鲜于拓盯了一眼燕无双，心头酸溜溜，暗道“这娇艳的丫头又被乐乐开苞了，真他妈的诱人，变得更妖媚了，唉，我的宁喧算是没法和她比了！”

杨继疑问道“王少侠，你不使些计谋对付他们，就这样直接杀过去？”

乐乐心中大骂，老子哪来的计谋，杀人就杀人，难道要老子再去送女人，再去偷袭杀他们一百多人

道“杨庄主，你说用什么计谋好呢，他们就五百多人了，你把庄门一开，他们就冲了进来，弓箭手先射杀，然后再混杀，把他们杀个净光，不就结了？”

“呵呵，目前只能这样了，我庄内有三百多好手，还有两百二十位弓箭手，再加上几位，应该可以了”

杨继早把四百多人集合好了，乐乐带着一行人走到庄门前，示意门卫把吊桥放下，等那石板“咔咔”响起的时候，众人把兵器握的更紧了。

乐乐又道“两河帮的人若是先冲过来，弓箭手先射，等他们的帮主护法出来的时候，几个武功好的再冲上去撕杀，杨庄主坐阵指挥你的手下，不要让敌人混进庄！”

“王少侠放心，几个入口还有几百名普通庄卫在守着，保准不会让敌人进入庄园。”

等那石板一放下，两河帮的人立马报告周浩，五百多人立刻聚到寨门口，周浩端着丈二长枪长啸一声，“给我杀，杀光里面的人！”他被仇恨激昏了，只是他手的人平时杀人抢劫胆子也大，听他一喊，脑子一热，凶狠狠的冲向庄内，迎接他们的是弓箭，两百多把弓箭，对着乱成一团，挤在一堆的人，闭着眼睛也能射着呀，没冲两三丈，就倒下一百多人，后面看不到情况的人嘶喊着“杀呀！杀光他们！”前面的人就算害怕也被人挤着往前，跑上去的就又倒下了，浑身插满了白羽竹箭，像刺猬一般。

杨继喜的直拍大腿，原来两河帮这么容易对付呀，口中不断高呼“射，射！射死他们，射光他们！”这一刻，人都是嗜血的，恨不得抢过别人的长弓，亲自射杀。

周浩带着两个护法，站在最后，以为让自己的人先去杀他一番，闹上一闹，再带着两个护法去威风威风，半天才现不太对，听不到兵器的拼撞声，只见自己的人一窝蜂的杀了进去，就再也没有动静，只等到剩下的七八十个吓的脸色苍白的缩在吊桥前，不敢上前时，他才发现两河帮的人都被弓箭射死了，对方连一个人都没有伤亡，他习惯性的一声大吼“杀！”剩下的七八十人硬着头皮冲了上去，瞬间又倒下了，只有十多个爬在地上装死

乐乐也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杀掉了五百多人，高手居然等人死光了才出现，和其他人一样，呆呆的立在一旁，前半天才能言语，“杨庄主，你带手下退走吧，该我们上场了！”

杨继看到敌人只剩三个高手了，自己的这些手下也帮不上忙，很兴奋带人退后观战。边退边笑咪咪的喊道“杀，杀光”

周浩惊怒的带着两个护法，踩过浑身是箭的尸体，大吼道“卑鄙！居然用弓箭偷袭，宰光他们，杀！”

燕无双武功大进，见周浩奔来，一声不响的持剑迎了上去，柔细的长剑，对上了凶猛的丈二长枪，关泰看准了那个拿刀的张标，彩云本以为有人要杀，却见人突然都死光了，只好选那个拿钩的陆昆

乐乐悠闲的看着场的打斗，道“彩云打着有些吃力，那人双钩克她的剑，小薇过去帮她！”江小薇应了一声，拔出半月弯刀，杀了上去。

慕容琪在一旁问道“哥，无双的武功怎么突然增加了这么多！”

乐乐哪能实话呀，只得支吾道“她以前因为内力不足，好多招数使不出来，如今内力增加，招数也就厉害了，她的绝招还没使出来呢，那招数还真是恐怖！”

彩云和小薇最先解决战斗，彩云削掉陆昆的一只手，而小薇的半月弯刀却闪过他的喉咙，彩云把剑放回剑鞘，拍着小手兴奋的向乐乐娇声道“哥，我杀掉一个！”乐乐抹掉她鼻尖的香汗，笑道“好像是小薇杀的吧，掉一个胳膊又不会死！”彩云不依的说道“明明是我先抢到的嘛，小薇姐只是帮忙而已！”小薇笑道“我又没有给你抢功，知道你这么喜欢杀人，下次我砍胳膊，你杀他脖子，这行了吧！”彩云笑道“呵呵，还是小薇姐对我好！”

乐乐暗道“这些美女怎么这要嗜血，杀个人也抢，好像是在拆个玩具，啧啧，不过我喜欢”

慕容琪脸色有些发白，道“哥，杀人好恶心哦，流了这么多血，看那些人死的好难看！”这个时候她还嫌人家的“死相”难看

第十八章誓言

燕无双娇喝一声，又被迫使出了绝招－－会飞的水，柔嫩如春笋的玉手立起细剑，奇妙的扭曲流动起来，那如藕的粉臂像是没了骨头，蓝色的真气从她脚底升起，蓝色真气漂过的娇躯，亦如水一般柔软，护在她身体周围的真气突然像胖大海般涨开了，湛蓝刹时变成莹白的浪花，把方圆三丈变成水的世界，那清澈的水还冒着气泡，周浩急开护体真气，脸色刹地苍白，却冲不出这水的世界，这水是旋转流动的，着急之下想从上面逃去，燕无双像一尾游耍的小鱼，带着逆飞的水，自由自在的跟着周浩。

乐乐和几个女人看得目瞪口呆，这无双太夸张了，那轻功也太神了吧，真的像在水中一样，直迫得周浩狂吼一声，硬生生的冲出了水域，狂吐几口鲜血，周浩从出生就在水里，但从没见过这么恐怖的水，再没有心思打下去，想要逃跑，乐乐却拦住了他的去路。

燕无双累的也不轻，娇喘吁吁的被慕容琪扶了回去，刚才那一招，费了她九成的真气。

乐乐看到燕无双使用那招以后，知道她内力消耗的厉害，定无再打之力，就事先赶到附近，拦住了周浩。他戏道“周帮主，这小丫头的功夫不错吧，昨天你还真有眼力，居然想要她啧啧，你说我怎么舍得！”

周浩心中那个惊呀，那个怒呀，昨天明明还是一个三流武功的丫头，今天怎么就变成一流高手！乐乐不给他太多的时间思考，一上就用－－盲目之光，这剑光刚已闪动，周浩却闭上了眼睛躲开了一招，乐乐知道会有这种情况，那招只能出奇不意的使用，若是被人知道了，肯定会有所防的。第二招－－玫瑰之刺又使了出来，剑上有血，但乐乐知道，这一杀招又被他躲开了，这一剑只刺在了他的手掌上，他用掌抵挡了这一剑。

乐乐暗叹“自己创的招还是不太厉害，速度跟不上敌人，对付和自己差不多的高手还行，像这种比自己高一筹的对手，就能轻易的躲自己的绝招，看样子还得创些新招，前些天想的那招，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这时关泰已把对手解决，站在几女旁边，看乐乐与周浩的打斗。

乐乐凭着绝妙的身法，躲避着周浩猛烈的枪法，用些临时所创的简单招式，一时难分高下，乐乐思索着，每次创招的时候，都是在情感最激动，思念最深，最至诚的时候，只是那种情况却在临死前才有，那时也是御女真气最盛的时候，情深即气盛这一招是关于洛珊的勇往直前，没有顾忌，为爱全部付出

乐乐见他虽然已受伤，但仍然如此顽强凶猛，心中的狂劲也被激出，御女真气高带运转，双手举起追心，仰天长啸，腾空跃起数丈，粉红的护体气罩越变越浓，越变越小，最后粉红色的气罩缩成追心剑的大小，乐乐却不见了，那飞在空中的只有一把剑，带着浓烈的粉红剑气，如一条飞奔的赤龙，扑向周浩，在那一瞬间乐乐用强大的真气，模拟出身剑合一的境界，人即是剑，剑即是人，人剑合一！

周浩大惊失色，失声道“身剑合一？怎么可能？”那红色的赤龙拖着长长的尾巴，那神情傲视一切，又坚定无悔，有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魄，红龙在他惊诧的瞬间，穿破他的护体罩，也穿过了他的心脏，透体而过，高手相斗，只在一瞬间，一瞬间决定永远。

追心剑飞到周浩身后五丈处，剑芒消失，乐乐持剑显身，白衣飘飘，不沾一丝血渍，呆立着的周浩突然炸开，血肉纷飞，没有一块完整的，众女发出喜悦的喝彩声，乐乐若笑，他没有表面上这么轻松，体内的真气空荡荡的，照目前这个境界，根本使不出第二招这样的剑法，这一招太费真气了。

众女围上乐乐，笑问“哥，刚才那招好威猛，也很好看，像一条腾空的赤龙，我们离好远都感受到恐惧而无力抵挡，那招叫什么名字？”

乐乐笑道“人真正无法抵挡的是感情，我跟你们说过洛珊的事，这一招是关于她的，永不后悔的誓言，名字就叫誓言。”

慕容琪神色一黯，喃喃道“我跟哥在一起也不后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琪琪也只爱哥一个人，就像誓言一样坚定，就像誓言一样执着！”

乐乐看她神色不好，忙关心的问道“琪琪，怎么了？不喜欢看死人，咱们回去歇息吧！来，让哥哥抱抱！”

慕容琪被乐乐一抱，顿时开心的笑了起来，腻声媚笑“哥抱我回去吧！呵呵，被哥抱着好幸福！”

“我也要抱，哥！”“还有我”

乐乐见关泰站在一旁，犹豫不定，像有话说，忙把几女放下，过去拍拍他的肩，笑道“阿泰想要跟我说什么？”

关泰愣了一下，笑道“嘿嘿，你怎么知道我有话说，我只想问问你刚才那招是怎么想出来的，你的境界离身剑合一，还差的远啊？”

乐乐也笑道“呵呵，被你看出来了，那是一种幻觉，用浓烈的真气裹住自己和兵器，把亮点放到兵器上，当敌人的眼睛停留在兵器上过久时，就被它发出的强光所迷惑，护体真气快速变淡，变的和周围颜色一样，再用内力把自己的身体压缩，就暂时变成了身剑合一，你的刀法也可以这么用，只是太费真气，不要关键时刻还是不要用！”

关泰瞪大了眼睛，兴奋的笑道“哈哈，乐乐你真厉害，这么样的招术都被你想到了，谢谢你告诉我，我想我也会用了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乐乐笑笑离开，当然不会跟他解释，因为这招的创造背景跟他解释不清，他不可能明白，兵器是誓言，隐藏的身体是真心，世间的很多情人在一起时，只注意誓言，听的誓言多了，就忽略了真心，当真心消失的时候，誓言就能杀人。－－誓言坚定时，会杀掉对方，当誓言不坚定时，会杀掉双方！。

两河帮就这么突然间消失了，紫砂山庄自是张灯结彩，欢喜庆祝，被困多时的普通民众，也从庄内走出，跑到庄外忙活去了，整个山庄沉醉在节日般的喜悦中。

鲜于拓因为还有事要做，带着手下离开了，乐乐写了两封书信，让他捎带回去，向洛珊和鲜于嫣等人报个平安，写些思念之情。

第二天一早乐乐和关泰带着众女要离开山庄，杨继自是为他们配上好马，送他们出庄，而杨梅杨杏却闹着要跟乐乐一起去皇城玩，乐乐看她姐妹的表情，已明白几分，有眼光询问杨继。

杨继虽知道乐乐是鲜于世家的女婿，但若是让女儿和他拉些关系，那紫砂山庄也算有个后台，刚才又看到乐乐还有他的几个夫人的武功，以及女儿看乐乐的眼神，心中暗下决定。

见到乐乐的眼光，他马上明白，笑道“两个丫头没出过远门，还请王少侠多多照顾，只要让她们平平安安的，我也不操心了，让她们时常回家看看就成！”

乐乐心里狂汗，这哪是让她们去玩呀，明明是托付终身的语气！又见杨梅杨杏的娇羞模样，显然已是明白，其他四女也是心头明了。

乐乐早对两姐妹动心，见有好事，哪能放过，笑道“杨庄主放心，她姐妹跟着我，我就会用生命去保护她们的，若她们想家的时候，定会亲自送她们回来！”

他这一说，众人也都明白了，四个女人忙把两姐妹拉在一起，笑嘻嘻的说些什么，只把杨家姐妹羞的抬不起头。杨继命家仆给两姐妹准备些简单行囊，和乐乐一行人离开紫砂山庄。

杨家姐妹没有因为离家而哭泣，反而高兴得像出笼的小鸟，一路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美眸不时的盯着乐乐，乐乐也常同她们眉目通情，一路感情增进不少。

紫砂山庄离河的渡口只有五十多里，乐乐和她们慢悠悠的赶到了河渡口的镇上，正是中午，这个小镇出奇的热闹，这是汝阳城附近最大的渡口，而且离皇城最近，多数去皇城的人都赶在这里上船。

他们一行人走在热闹的人群中，忽听一女声喝斥“淫贼，哪里走！”

乐乐心头一凉，暗道“不是喊我吧？”

正文 第四卷 御女交心

第一章媚术(上)

乐乐是听怕了淫贼这个词，这声音却不是喊他！在前面不远处的酒楼旁，行人四处逃散，打斗声不断传来，不时有误伤的行人，大哭大喊，普通人马上散去，大街上只剩些胆大的，和一些武林人士。

燕无双听到有人打架，兴奋的叫起来，“哥，快些，我们去看看！”她轻拍马背，第一个赶了上去，小薇笑道“她还是这么喜欢打闹，哥，我们也快些！”

打斗的共有三人，两年青人缠斗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那老人面白无须，眼神内敛，皱纹却挂满了面孔，一身衣服花花绿绿，跳动时像个采花的蝴蝶，左边的耳朵少半个，若不穿那刺眼的花袍，倒像个面善的教书先生，如今看来，却充满怪异的气息。

乐乐听他师父讲过江湖上著名的淫贼故事，这老人应该是鬼狱门五鬼之一的色鬼，慕容琪在旁边叫道“哥，那两个年青人是剑宗的，男的是易池贡，女的叫韩秋，那个老头应该是鬼狱门的色鬼！”

燕无双也叫道“他们的剑法真好，那个老鬼怎么这般厉害，赤手空拳居然和他们打成平手～”

乐乐在旁边解释道“色鬼擅长的武功就是双手，若是给他一把剑，他也不会用。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双儿，把你的那三招练好就行了，不要羡慕别人的武功！”

燕无双点点头道“哥，我知道了！她的剑法叫秋水剑法吗？”

乐乐道“没错，她用的是秋水剑法。剑法如秋天的湖水，宛若明镜，剑光飞舞似银蛇，游在静谧的湖心，一动惊醒千层波，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一剑紧跟一剑，一剑更快一剑。”

鲜于冶曾给他说过剑神曾经创造的成名剑法，春，夏，秋，冬，以水在四季的变化，感悟出的剑法，而剑神已把所有剑招归为一剑，他自己也改名叫简一剑，说他自己的剑法只有一剑，一剑包含所有的剑招，他根据四个弟子的性格，分别教他们剑法各一套。

彩云也问道“哥，你说的真好确切，那夏水剑法怎么形容呢？”

乐乐笑道“夏水诀如高山泄下的洪水，奔流直下，山道碎石，遇则灰飞，浑水磅礴，滚滚如雷，剑光所到有引沟开道之妙，刚柔并济，刚中有柔。因为他们剑法来源于水，所以无论怎么变化都有水的柔软！”

燕无双又问道“哥，我的绝招里面也带水，练好之后能打过他们吗？”

乐乐笑道“无双的那三招的确有水，只不过那三招变化太快，以水变云，以云落雨，云雨并济，这是自然的转换现象，那是七百年前颠倒王的绝技，比他们的境界要高的多，若是双儿的剑法练成，世间少有敌手，当然能打过他们！

燕无双高兴起来，笑道“呵呵，我一定把那三招练好的，我要变厉害，我要把那个田升打扁，他居然害得我差点死掉”

杨雨杨杏在旁无奈的说道“乐乐哥，他们还要打多久呀，我们饿了，我们想吃饭！”

“呵呵，你俩别急，那老头的体力快不支了，不出一百就能结束了，你们两个会些什么功夫？”

两姐妹互相看了一眼，郝羞道“爹爹只教我们一些轻功，剑法也学的很差，我们是不是很笨呀？”

乐乐还没回答，燕无双已笑道“格格，没事的，哥哥会增加功力给你们的，到时我们几个再教你些功夫，你就厉害的很啦，我前些天的武功和你们差不多哦。”

“是吗，乐乐哥一定要帮我们哦，我们也要学厉害的武功！”两姐妹听说可以增加功力，激动的脸色微红，满怀期望的看着乐乐。

乐乐暗想“还没用我张嘴，双儿就帮我拉生意了，咳咳！嘻嘻，我当然答应了！”表面上却道“啊，这个很危险的，让我再考滤一下！”

“乐乐哥，我们一定像双姐一样听你的话，你就帮我们增加吧，我们有了武功才能自保呀，也能不拖累你呀，其实我们很聪明的，只要有人教我们，一定会成为高手的！”两姐妹见乐乐不太同意，立马向他下了保证，声音甜腻，实在难以让人拒绝。

乐乐“无奈”的叹道“好吧，看你们这么乖的份上，以后要听哥的话，知道吗”乐乐心里已笑翻了天。

两姐妹高兴的点点头，俏脸笑个不停，一时也忘了吃饭的事，喜滋滋的盯着乐乐。

关泰突然叫道“乐乐，那老头使毒，那淡红的粉是什么毒药？”

乐乐也看到色鬼身上弥散出的淡淡粉红，道“他号称色鬼，能使什么毒呢？”

彩云惊道“难不成是春药？”她中过一次春药，心有余悸。

“是哦，你看易池贡喘气已变粗，怕是着了道，不过那个韩秋”乐乐盯着韩秋，看她虽然也是娇喘连连，但黑亮的眼眸却没有变化，难道她有护法宝玉之类的东西。

“韩秋怎么啦？”慕容琪有些担心的问道。

彩云惊叫道“啊，哥，那色鬼专门扑向韩秋了，她危险了，我们要不要帮她”

\"不用，她没事，你看\"

原来色鬼见易池贡攻击缓慢时，想控制住韩秋，见他们二人俱中春药，胆子也大了起来，不管易池贡，把全部招数攻向韩秋，韩秋似乎站立不稳，剑也垂了下来，色鬼大喜，一手扣她脉门，一手点她麻穴，当他的手碰着韩秋的皮肤时，以为胜卷在握时，忽然觉得胸口一凉，全身立刻冰冷起来，“你，你不是中，了媚毒吗？”他看着胸口的长剑，不甘的说道。

韩秋已无刚才的娇媚之态，神色冷傲的哼道“我有玄冰玉！”

剑拔出，色鬼苦笑着倒在地上，血流了一地。世上只有千寒石能防媚毒，名字叫玄冰玉的千寒石只有一块，那是色鬼嫌石块难听，在那玉的身上刻上三字“玄冰玉”，从小带在身上，年青时被人救过一次，把身上的玄冰玉送给那人，记得那人姓韩，没想到今天又因为此玉，而丧命，而且这女子也姓韩，他怎能不笑！

看到他死时的表情，乐乐十分奇怪，因为他师父死的时候，也面带笑容，心中暗咐“难道淫贼死的时候都会笑吗？或许做个淫贼也不错呢！啧啧，不过我不用去采花了，因为花追着我跑！”

“色鬼，色鬼，我来迟了”

一个枯瘦的老者飞身奔到色鬼身前，痛苦的抱起他的尸体，他面色腊黄，面上无肉，眼睛深深的凹了下去，颧骨凸的老高，因痛苦而咧开的大嘴，露出黑黄的残齿，他缓缓抬起头，冷喝道“我们两派井水不犯河水，剑宗为何追杀色鬼？”他这种表情，像极了地狱中的饿鬼，只不过他叫饿死鬼。

韩秋冷哼道“昨晚他溜进了木将军府，你说他该杀吗？被人发现，还不死心，今早趁木夫人来离人河祭拜时，又对她下手，你说他该死吗？”

“你，你说他对木夫人下手，我不信色鬼怎么敢到木王府，我要杀掉你，为他报仇”饿死鬼狞笑着，伸出藏在袖袍中的枯手，手指长而细，黑黑的，没有一丝肉色，活像骷髅的骨手，那手冒着阴森的黑气，韩秋露出凝重的神色，慢慢退到易池贡身边，易池贡却欲火难耐，脸色火红，不安的和韩秋对持着饿死鬼。

“好一个九幽掌，田某也来凑个热闹！”霸王剑田升已站在他身后，剑在背上，剑长而宽，剑重八十六斤，他仍是一脸萧瑟，面色沉静。

饿死鬼缓缓转身，森冷的目光盯在他背后的巨剑上，道“霸王剑？”

“正是！”

“鬼狱门与你们田家素无仇怨，小辈不要多事！”

“俗话说，有恩必报，有仇必寻，何有多事一词！”田升冷冷的瞪着饿死鬼，右手已握在剑柄上。

“此话怎讲？”

“三十年前田家的先辈有两个死在了九幽掌下，你说这可是仇，剑宗一向对田家有恩，你说我是否要报恩！”

“哈哈哈，好好！”饿死鬼狞笑着，忽地抱起色鬼的尸体，腾空而去，虽背着一人尸，那速度仍是惊人，“老子也是有仇必报，你们等着吧！”声音从几里外传来，阴冷森寒，像从地下挤出来的响声。

易池贡和韩秋朝田升微微一礼，道“谢谢田兄相助，不知这次重出有何要事！”

田升面色缓合一起，略出丝许微笑，道“谈不上相助之说，这次出来是办些私事，刚巧在此碰上两位，咱们到酒楼在祥谈吧！”

易池贡苦笑道“师妹先和田兄去望江楼，我先去呵呵，一会见！”

韩秋俏脸微红，道“田兄，我们先去酒楼等他！”

燕无双看到田升时，已快速的躲到乐乐背后，娇声道“哥，人家还怕那个大个子，过会你帮我打他，他对我好凶的！”

乐乐大笑“你刚才还要揍他，现在他来了，又要躲开呢，哈哈，不怕，有哥呢！”

关泰也在一旁憨笑道“我这几天有些进步，正想找他再打一架呢，嘿嘿！”

望江楼是风月国的著名景点，建于何年已无从考究，自从有风月国的历史，也就有了望江楼的历史。楼建在高高耸起的巨石上，巨石临近河畔，楼高三层。第三层没有墙，四面只有半人高的护栏，鸟瞰江流，享受千里之目，怡然自得，耳观八方之风。

一楼全满，二楼将满，三楼未满，因为越往高，价钱越贵，乐乐从没来到望江楼，见到这书中赞美颇多的古迹，心中自然比较一番，听说不光能看到美景，而且望江楼的菜也名满天下。

乐乐，关泰，还有众女直登三楼，一路引来诸多人的目光，一到三楼，稍稍有些吵闹的声音立马停了下来，都呆看着绝色的众女，其中靠着护栏的一桌引起乐乐的注意，那桌有一男四女，男的颇为俊俏，引人注目的却是他的邪气，乐乐很熟悉那种邪气，那是媚术还未小成时的症状，乐乐刚修习御女心经时，也有一段时间是这种神情，他眼睛直勾勾盯着乐乐身后诸女。那四个女人也十分妖艳，只是粉味重了些，比乐乐带来的诸女，略逊一筹，衣着暴露，行止轻浮挑逗，见到乐乐时，眼中媚眼纷飞。

还有一道忿恨的目光射来，正是田升。

第二章媚术(下)

乐乐等人还未坐下，田升已站到他旁边，对躲在他身后的燕无双说道“燕无双，我们又见面啦！”乐乐把无双拉到怀里，笑道“是呀田兄，几日不见，这心里头还十分想念你，我的双儿还时常念叨你，说你英雄了得，时常把她打的没有还有之力，啧啧，真是了不起呢！双儿，给田英雄打个招呼！”

燕无双听到乐乐连削带损的讽刺田升，心中大是高兴，鼓起勇气道“你好，好久不见啦！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她这语气，好似真不知道田升找她何事，而且声音柔怯，让男人听了，有种想保护她的冲动。

田升听的心头一颤，差点想说没事，稍稍停了一下才大声吼道“你心里明白，燕无双，不达目的我不会放过你的！”

乐乐大叫道“哇，你想抢我家双儿，也不要这么明目张胆吧，难道就因为我们夫妻二人知道了你的秘密，就非要抢我的双儿”

燕无双见乐乐一脸坏笑，知道他双在演戏骗人，她整天想着和乐乐再次同台演出呢，这正是大好机会，她突然带着哭腔道“我不想做你的小妾，你就不要再逼我了，我只爱乐乐哥一个人，你走吧，不要再找我,你的秘密我们不说出去就行了！”

田升大急，刚想解释，却听乐乐大声道“大家听到没有，霸王剑几十年不出江湖，出来后做的丑事被我们看到，非要拿双儿威胁我，哇，没天理啦！”

其他武林人士，义愤填慵的议论起来了，“呀，果然是这样，前些天听朋友说霸王剑追一个美女，我还不信，今天总算证实了”\\\"还不止这样，听说前几天在路家村有十几个村妇被强奸，有人看到凶手背着霸王剑\\\"

\\\"还有人说，霸王剑田家为什么要躲呢，就是因为抓了好多女人藏了起来，田家男人哪还想出江湖呀！\\\"

田升大怒道“你胡说，别听他们胡说，不是这样子的”

燕无双柔弱的颤声问道“那你刚才还说，不达目的，不放过我的，我们哪有胡说你就放过我吧，呜呜！”

乐乐柔声安慰道“哦，好双儿别哭，哥会保护你的，谁要抢你，除非踏过我的尸体！”又对田升吼道“姓田的，连我们吃个饭你都苦苦相逼，难道非逼我在天下英雄面前说出你的丑事吗？”

燕无双也跟道“是呀，我们就是因为看了不该看的事，你才要我要我跟你呜呜”

很多江湖人在旁边高吼“什么事，什么秘密，告诉我们”

田升急的满脸是汗，气的青筋暴出，怒吼道“我哪有秘密，你不要血口喷人！”

乐乐也大吼道“还不是你在%$%%做出了&#￥￥％事，被我们看到，你就冤枉我们偷看你练剑，说我们学了你家霸王剑法，非要废我们武功，若是让你废了武功，我们逃不掉，不就死定了，我们死了，也就没人知道你做的丑事了！”

“你们本来就偷看了我们田家的霸王剑法！”

“咳咳，各位英雄，看我们两人拿剑才几斤，他那么重的霸王剑我们拿得动吗，这不明显的骗大家吗？兴好刚才我把事情的原由讲过了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你还想骗大家吗？哼！我就哇，宝贝双儿，饭菜来了，我们吃饭!来，几个宝贝吃饭先”乐乐见小二把酒菜送过来了，刚才的悲愤苦恼的表情全部不见了，换上笑意盈盈，开心十足的夸张表情。燕无双也顿时喜笑颜开，连理也不理田升了，坐在乐乐身边，大呼小叫的吃了起来。

刚才还热闹的纷争场面，瞬间只留田升一个人在那傻站，怒也不是，走也不是，直道“我，我你们”乐乐不耐烦的冲他吼道“滚一边吵去，老子吃个饭你也烦，刚才是菜没上来才陪你玩的，现在老子没空，走开！”

\\\"你卑鄙，我先杀掉你\\\"田升哪听过如此直接的喝骂，怒火中烧的拔出霸王剑，指向乐乐。

乐乐也变成一脸的肃杀之气，手握追心，道“不要烦我，守着个死规据，不知进退的人，老子最烦”

燕无双嘴里塞满了饭菜，也不失时机的嘟囔道“哥，你帮我揍他，他好讨厌的，我来保护饭菜！”说完她开起护体真气，天蓝色的真气罩，如水纹一般，护在桌子和桌子旁边的人。

乐乐缓缓拔出追心剑，红芒一出，杀气大盛，悲风吹过追心的镂空血槽，发出尖锐的嘶鸣，催人心神，他眼神紧盯田升的瞳孔，精神力透体而出，这种精神力很弱，乐乐时常用她来注视女孩子，在多次试验后，他发现此力具有暗示和诱导的作用。

乐乐集中精力，把心中的想法，透过眼神说了，暗示道“你很讨厌，你很死板，你死了会更好，你打不过我的，你死掉也是最好的先择，对，把剑放到自己的脖子上，对，轻轻的划开,不要犹豫！”

由于田升太专注乐乐的眼神了，心中没有一丝防备，很容易的被乐乐的精神力催眠了，他杀气越来越弱，满脸是羞愧的表情，然后是无奈，伤心，把剑轻轻的放到脖子上，轻轻犹豫一下，就自刎颈自杀。

“田兄！你要干嘛，醒醒！田兄！”韩秋见田升动作不对，忙跑来把他喝醒，田升一醒后，见韩秋在他旁边，忙问“怎么了，刚才怎么了？”

韩秋道“你，你好像要自杀！”

乐乐大笑“田升觉得无脸面对天下英雄，想自杀也是应该的，啧啧，韩姑娘，把他拉回去吧，我还要吃饭呢”忽又回头大叫“双儿，那个我还没吃呢，给我留一点，啊，就剩你嘴里的那一块了，行，那也给我留着，差点上你的当，要我打架，你们把东西都吃光琪儿也不帮我留一点，我好可怜！什么，关泰吃的最多，哦，算了，他下午就要跟我们分开走了，算了，我再要一份小二，过来，再来一份这个，哪个，就是这个呀！”

店小二被刚才的杀气吓的不轻，哆哆嗦嗦的看清菜名，跑下楼去

其他江湖人也被刚才的杀气吓的不轻，没想到懒懒笑意，歪理胡闹的乐乐，居然是身藏不露的高手，见田升晕乎乎的被人拉了回去，也忽然觉得轻松许多，声音又糟杂起来。

等乐乐把饭吃好的时候，易池贡才脚步酸软的上到三楼，面色疲倦，乐乐爬到几女中间，悄声说句什么，把几女逗的俏脸微红，嗔笑起来，一时百媚横生，那邪气英俊的青年看的心头狂跳，拿着酒杯走到乐乐旁边，笑道“看兄台相貌不凡，武功高强，我鲍方敬你一杯，不知兄弟贵姓？”

乐乐看他眼色不时的飘向身旁的几女，哪能不明白他的心思，暗道“哼，小子，你的魅力差的多，没见我的几个女人连看都不看你吗，惹急我哼哼！”

也起身笑道“鲍兄客气了，本人王乐乐，哪会什么高强武功，只会两个架式，吓唬吓唬胆小的罢了！”

鲍方也邪邪一笑，拉个空的凳子坐以了燕无双跟前，笑道“这位姑娘好生迷人，叫甚么名字？”

那声音中已用上了几分媚术，乐乐心想“靠，这么快就过河拆桥，不理我，专门泡我的女人了，老子先把你的女人泡过来！”

乐乐的其他女人眉头皱了起来，都齐齐看着乐乐，燕无双天天和乐乐呆在一起，这种低级的媚术怎会让她着道，抬头看了乐乐一眼，却见乐乐一脸坏笑，那坏笑是要作弄人的意思，燕无双早就熟悉那表情，柔声道“我叫燕无双，哪里迷人了？”那甜腻腻的声音，还着一丝娇羞，惹得鲍方心火大盛，见她着道，忙加紧攻势“无双姑娘迷人的地方可多了，呵呵，你们这是去哪”

其他几女不解的看着乐乐，不明白乐乐为何不阻止他勾引无双，乐乐做了个奇怪手势，拿着酒杯跑到了鲍方的那桌，几女好像明白些什么，也不是时的和鲍方插上几句，鲍方突然觉得自己好有魅力，迷失在自我喜悦中，和乐乐的几女谈笑风声，时而抛几个媚眼。

乐乐一到鲍方那桌，那几女顿露痴迷的爱慕之色，乐乐坐到里面，背靠着护栏，选了四女中最漂亮的一个，把她拉到身边，柔声道“你叫什么名字，皮肤好滑嫩哦！”乐乐轻抚着她的春葱玉手，另一手轻抚到她的大腿内侧，轻轻把一道催情真气放到她体内。那女子妖媚的柔道“奴家闰名小芝，公子，哦！”原来乐乐已把她抱到腿上，催情真气立马起了作用，小芝身了骚软在乐乐怀里，轻轻喘吸起来，高耸的胸脯一挺一挺的，把其他看热闹的武林人惹的口水真流。

乐乐却不管别人的目光，轻轻掀起小芝的裙子，把她的下裤退到大腿处，白嫩的雪臀已接触到乐乐的跨间，小芝只觉得骚痒难耐，早被乐乐迷的情欲两盛，也不管乐乐怎么对她，只是深情的凝望着乐乐，主动的吻在乐乐嘴上，乐乐毫不客气的和她湿吻在一起，轻轻在桌一，把自己的宝贝掏出，顶上小芝热湿已久的桃源，缓缓挺了进去，小芝正被乐乐吻的燥火难散，突然觉刺了进去，娇躯软的坐立不住，反手抱住乐乐，乐乐不能让她在众人面前喊出声，抱住她的俏脸，继续挑逗着她的小嘴，不让她出声。

乐乐暗用秘术，剧烈的震动起来，小芝只觉得甬道中舒服无比，每一处隐藏的敏感地带都快活起来，甬道深处一股火烫的汁水不控制的涌了出来，全身擅抖不止，张大了嘴吧，喊不了一丝声音，眼泪幸福的流了出来，随着那水的喷出，她感觉自己在飘，从水上飘到天上，天上有块好大的云，自己爬在云上，永远也不掉不来，也不想掉下来，她感觉自己要死了，可比成仙还快乐

和小芝在一起的几女当然明白她这表情的含义，那是极乐高潮才有的表情，她们吞咽着口水，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只要被乐乐抱上，吻上几下，就能获得如此绝美的感觉，剩下的三女强烈的渴望着，忘记了时间，地点。

屋里突然静极了，除了还不知情，陶醉在自我良好状态的鲍方，其他人都注视着乐乐和小芝，有的人明白那是高潮时的反应，惊呀！有人不明白那是什么表情，只是见到小芝满脸幸福陶醉，却流着眼泪，全身潮红颤抖，迷惑！

乐乐见目的已经达到，轻轻唤醒在高潮中的小芝，暗中帮她提上下裤，自己也把锦裤悄悄提好，小芝酸软无力的转过身来，面对面的坐在乐乐腿上，柔媚的颤声道“公子，带我走好吗，我只是妓馆里的姑娘，被鲍方用五千两赎了出来，我有钱的，我马上还给他请公子一定带我走，好吗，坐奴做婢我都心甘情愿！公子”见乐乐有些迟疑，她如雪的玉臂又缠上他的脖子，痛吻在乐乐唇上，乐乐帮她擦干泪，“我不管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做了我的女人就要听我的话，不能再让任何男人碰，不然我再也不会动你的，这是规据，你若是同意，我就带你走！”

小芝听到大喜，没想到是这样的条件，想都没想，点头大笑道“呀，谢谢公子，我同意，我同意！小芝好高兴哦”她这兴奋的声音太大，终于把鲍方的目光引了过来，只见小芝从她的包袱中，掏出一把银票，抽出一张一万两的，把剩下的银票放到乐乐手里，“公子先帮我拿着！”这不明摆着要给乐乐吗，乐乐苦笑，哪能装在自己身上，又帮她放进包袱中，拿着包袱跟在小芝身后。

鲍方好像明白了一些，只听小芝道“鲍公子，谢谢你把我赎出来，这是一万两银子，还你赎金。我以后要跟着这位公子了，请收下！”

鲍方脸色发白，半天才尴尬的笑道“小芝呀，你既然想跟王公子了，我也不拦你，钱我也不要了，反正你也陪我六七天了，哈哈，算算也值！”

小芝脸色“唰”一下子红到耳根，担心的看着乐乐，见乐乐只是对她鼓励的点点头，心里不再担心，却恨极了鲍方，冷冷道“我不想亏欠别人什么，还请鲍公子收下！”说完把那张银票扔在鲍方身上，转身走到乐乐身旁，柔声道“公子，包袱让小芝来拿吧，你坐着歇息，让小芝服侍你！”声音甜腻娇媚，美眸中款款情深，极为爱恋的偎在乐乐身边。

乐乐自感心情大好，笑道“多谢鲍公子忍痛割爱，我就不客气了，哇，要的菜来了，吃饭喽～”几人不再理会鲍方，大呼小叫的叫闹起来。

乐乐一行人一走，厅内哄的一声乱开了，怪叫声，尖笑声不断，鲍方灰溜溜的带着面色哀怨的三女，离开望江楼，对乐乐又气又恨又怕，想不通为他的女人为何不受自己的媚惑，更想不通他为什么三两句话的时间就把四女中最漂亮的小芝给勾走了，也想不通这剩下的三女为何满脸悲伤哀怨，对自己也爱理不理了！

第三章皇城(上)

(福在吼，运在叫：狗年吉祥，拜年喽～～～嘿嘿，红包拿来，你的也拿来，嘿嘿，不要跑，跑也跑不掉，偶这辈子跟定你了，嘎嘎！)

渡船时，关泰和乐乐分道而行，关泰走水路朝西南方向的南陵，乐乐给他五千两银子，关泰只是憨笑道“谢谢你，乐乐，我找到师姐后，把事情说明白，我就来皇城找你！”乐乐笑道“呵呵，好的，少了你这个保镖我还真不习惯，一路小心！”关泰和乐乐及众女挥挥手，站在船尾消失在水波尽头。

乐乐包了一艘中型客船，给了船家一百两银子，船家高兴的眼睛发光，黝黑的层层皱纹，也舒展不少，众女在船仓中说笑，乐乐嫌闷，出来陪船家闲谈。

船家见乐乐对四周的景色着迷，笑道“公子爷初次来离人江吧，每年来这游玩的人可真多呢，这江西至黄沙关，东接梦江，直入蓝海弯，养活了不少人哪！”

乐乐笑道“船家，怎么有人喊它离人河，有人喊它离人江呢？”

船家笑道“公子爷有所不知，我们当地的百姓从先辈传下来，这里就喊离人江！因为风月国建国以来，以皇城为首都城，每次出征时，都有无数的青年夫妻从这里分离，男的战死沙场，夫妻从此阴阳相隔，与另一个水波平静，尽是男女同游的情人河相对比，自然有人喊这里为离人河了！”

乐乐点点头，有些凄凉的道“这里怨气好重，水面上有很多纸钱，祭文，离人河也确如其名！”

船家也颇有同感的叹道“是啊，每年的鬼节这里河水都涨，据说是寡妇们的眼泪，哭声能传到皇城呢，你看，那个大船上正有妇人祭拜”

乐乐顺着他指的方向，果见一艘大船，船头的有黄旗，标着一个大大的“木”字，船头有一白衣少妇，孤然黯立，手中飘洒些金黄的纸钱，离的太远，乐乐也看不清容貌，只是觉得她风姿迷人，身材妖娆。

乐乐道“那妇人是何许人，为何船头挂着正黄旗？”

船家微微一想，道“那旗上是否有个木字？”

“正是！”

船家又是摇头，又是叹惜，半天才道“唉，那可真是个可怜的女人，刚结婚三天，丈夫就前往黄沙关抗敌，为掩护手下将士，战死在沙场，她丈夫就是风月国著名武将木涛，木将军死后，那些被他救回的将士自愿放弃官爵，甘心到木将军府做一名护卫，保护木夫人。木夫人还真是痴情，自十七岁死了丈夫之后，不愿改嫁，有不少贵族公子追求她，她也不曾动心，也有不少采花贼眼谗木夫人的美色，想溜进去暗摘，不过每次进去的采花贼，第二天尸体都会挂在城门口示众。她的故事可多呢，都是从皇城传来的，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唉，真是红颜薄命呀！”

船家见乐乐低头沉思，以为他在为木夫人悲伤，也不再说话，乐乐是在沉思，“木夫人长的有嫣儿漂亮吗，有慕容琪柔美吗，有无双妖媚吗，有洛珊丰满热情吗，有若雪有”

乐乐果然深思个没完，船到了对岸，才被众女吵醒，众女娇笑着，如春天的蝴蝶，从木船上飘到河岸，只有小芝不会武功，小心翼翼的踩着木梯，怕落在后面，甚是着急，乐乐见状，笑着把她抱起，道“小芝儿为何这么着急，怕哥会丢下你吗？”小芝突然被抱起，娇呼一声，吓的闭上了眼睛，见抱着自己的是乐乐，心里甜美难当，却有些担心的柔声道“公子，小芝怎么敢劳你抱呢，别让夫人们恼怒了奴家！”

乐乐吻了她一口，笑道“虽然我的心不可能对你们每个人都一样，但你们在我心里的地位是一样的，没有贵贱，也不用担心有别的夫人欺负你，因为我不允许家中有人捣乱使坏，知道吗，你也是我的小夫人！”

小芝高兴眼泪流了出来，道“谢谢公子，小芝太高兴了，你还是把当作丫头使唤吧，我喜欢服侍你！”

乐乐抱着她轻轻跃到众女中间，笑道“小芝不会武功，你们以后可得多帮助她哦，她跟了我，也是你的姐妹了！”

众女知道乐乐的规据，笑道“人家坐船难受，一高兴就把她忘在后面了，嘻嘻，我们会把她当妹妹看待的！”

小芝落地后，微微一礼道“小芝谢过诸位姐姐，小芝以后会服侍姐姐们的！”

“哥，好浓的血腥味哦，那边还有尸体呢！”慕容琪皱着小鼻子嗔道。

乐乐看那死尸的衣服有些眼熟，撕开他肩膀的衣布，那里果然刺着几根绿色的小草，“野草！”乐乐道“前面还有很多尸体呢，小琪不喜欢血，在后面照顾小芝，我们到前面看看！”

几百米的距离有十八具尸体，死尸身上有两种伤，一种是刀伤，一种是锯齿伤，乐乐忽然想起了那把奇形虎齿刀，那个孤单冷酷的黑衣少年，打斗声已从前面传来，又近了些，那黑衣少年边跑边杀，这一路的尸体是这么来的，乐乐露出欣赏的微笑。

黑衣少年后面，还跟着三十多个杀手，那少年见乐乐一行人挡住了他的路，打边打吼道“挡路的，让！”乐乐大笑，这话好像很熟悉，自己也这么说过吧。彩云在一旁笑道“哥，这个人和你说一样的话，我们帮他吧！”乐乐笑道“你还记得我的话？”“当然，哥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用心的记着，哥，我想杀人啦，又是野草，今晚得给我奖励哦！”

彩云五彩衣裙一飘，跳进野草杀手中，她杀了起来，乐乐道“我也喜欢杀野草，你们呢？”

几女除了小芝和慕容琪，都赞同的点点头，连杨梅杨杏也跟着凑热闹，乐乐笑道“小梅，小杏就跟着琪琪，其他人跟我杀！呀呼～”

黑衣少年边杀边喊“你为什么帮我？”

乐乐喊道“我哪帮你了，我在杀人！”

“他们是野草，惹上了很麻烦，你还是走吧！”

乐乐道“我喜欢杀野草，这是我的喜好，就像我喜欢美女一样！”

黑衣少年无语中许久又道“我也喜欢杀野草，只不过野草也喜欢杀我，因为我杀了三百多个野草啦，哈哈！”

乐乐道“我以为你不会笑呢，你若是对女人一笑，她会粘上你一辈子的！”

黑衣少年又道“我若是对你的女人笑呢？”

乐乐吼道“我一定先劈了你，哈哈！”

黑衣人杀完最后一个野草道“我叫百里欢，你叫王乐乐是吧，我听过你的事！”

乐乐笑道“我成名人了吗？”

“应该是很有名吧，鲜于世家寿宴上先声夺人，擂台上秒杀万里盟护法青眼书生，全灭双河帮，戏骂霸王剑，谁做了其中的任何一件事，就足够出名的！”

“出名不是我希望的事，可很多事很无奈，做得高兴就好，管别人怎么说！”

彩云蹦跳着偎了上来，笑道“哥，我杀了九个，厉害吧！”“我杀了”"我也"腻在乐乐身边邀功。

黑衣少年见到几女后，只是摇摇头，道“我先走了，皇城见！”

“不一起吗？”

“我还想多活几年，我怕忍不住对你的女人微笑！”少年已消失在远方。

乐乐看着他孤独而倔强的背影，摇头微叹，江小薇道“哥，我觉得那个少年很孤单，很想交朋友，只是害怕什么难道他有强大的仇人吗？”

“或许吧，我们走！”

第四章皇城（下）

作者：王少

皇城。

去过洛城已觉得雄伟壮观，见到皇城之后，才知道什么是都城的威严气派，近十丈高的城墙上，三步一兵，十步一卫，金铠金甲，寒兵矗立，官道上贵族豪华马车如水似云，虽无洛城的喧闹，但繁华高贵的街店生意兴隆忙碌，街上行人的衣服也华贵精美，富贵之人多在皇城，此言不虚。

乐乐记得洛珊说过，要他到皇城之后，最好住过风月客栈，就算惹些麻烦，在那里也没人闹事。乐乐知道皇城势力复杂，还是少些麻烦的好，问过行人之后，在一处繁华的街道上，找到了风月客栈。

走进风月客栈，那气氛环境和洛城的几乎没有差别，乐乐感到很舒服，八个人，只要了两间上好的客房，乐乐只把女人分为两种，所以两间房子足够了，几女当然没有意见。

晚夜，乐乐把众女安抚一遍后，又悄悄溜出风月客栈，飞上城墙边的一处高楼，从楼顶全力射向城墙外，一跃如箭矢一般，居高而下，飞出十多丈，墙上的守卫忽觉眼花，一道白光闪过就没了踪影。乐乐飘到城外后，直奔紫鸣山，忽听前面佛钟响起，脚下奔的更急，跑到山顶，一座金壁辉煌的佛寺出现眼前，寺名“寻佛寺”。

一个纵身，飞上屋顶，却见寺中大院正在打斗，八个壮年武僧手持长棍，围住一个黑衣蒙面人，那人虽然蒙面，但紧身的夜行衣把她的凸凹曲线显了出来，虽被八僧围住却毫不慌乱，身法如闪电，拖着幻影，游斗在棍阵中，她手持尖长刺刀，那刀乐乐见过，是“轮回”杀手特有武器，这女子身手比乐乐只高不低，乐乐躲在屋顶暗处悄悄赞赏“嗯，身材真不错，屁股也挺圆，比洛珊还丰满，不知道手感怎么样？啧啧，那刀法真毒辣，简单，一点花招也没有，比小薇的刀法还狠，全戒大师怎么惹着这妞了，这花和尚还是什么都不戒呀，他娘的，还起名叫全戒，我呸，比我那死鬼师傅还不要脸，不过若不是这原因，我师父怎么和他交上朋友！”

那八个武僧也不简单，配合之下，滴水不露，黑衣女子武功虽高，也抵不住久斗，动作也渐缓，可那幻影依然存在，可见身法有多快，乐乐又想“这八个笨蛋和尚，招中没有杀意，可能想活捉她吧，啧啧，不能让全戒大师得到她，老子先搅和一番！”

乐乐手持追心，怪叫一声，红色剑身发出丈长光芒，刺亮夜空，吼道“和尚闪开，让我会会她，闪，我收不住了！”这一剑哪是攻那女子，明明劈向武僧，几个僧人惊怒之下，阵形豁个口子，黑衣女子身影一闪，蹿了出去，那女子与乐乐擦肩而过，一阵淡淡的香风吹过乐乐鼻中，他舒服的轻吟一声，低声道“真好闻！”黑衣女子微微一怔，飞身飘上屋顶，又回头看他一眼，只见乐乐挡在几个僧人前面，大叫“哇，我要你们让开，你们却挡住我的去路，真是麻烦，兄弟贵姓？”

八个武僧知道是乐乐故意放走她的，怒气撒到乐乐身上，把他围住，喝道“放走贼人，你定是她的帮凶，把他拿下先！”乐乐怪笑道“一戒师傅还是这么喜欢生气，唉，小心会老哦！”

另一僧人惊道“你怎知我师兄的名字，我们没告诉过别人呀！”

“八戒呀，你还是这么笨，啥时候变的聪明些呢！”乐乐摇头。

这八个武僧互相看了一眼，谨慎的问道“请问施主是怎么知道的，你认识我家师傅吗？”

乐乐大笑道“总算有个聪明人了，全戒大师在哪？”

“王施主别来无恙，贫僧在此，请施主到里面谈！”一个年近六十，长须全白，面色如玉，身材颀长，一看就是有道高僧的模样，向乐乐微施佛礼。

八个武僧齐齐施礼喊道“师傅，这人放走了那黑衣女子！”

“唉，出家人不打诳语，你们八位小师父怎么能这样乱说话，是你们拦住了我的去路，却怪我来了，算了，不跟你们计较了，哦，全戒大师，你也请～”

八个武僧却师父微微苦笑，示意他们不再提此事，虽觉奇怪，也不敢追问，各自回房休息了。

乐乐和全戒大师走过内堂，那里有佛像，法器，看样子是他的禅室，乐乐还没开口，却听全戒突然喊道“他奶奶的，你这小混蛋哪次见面都会坏我大事，刚才那丫头身材那么正点，抓到只后肯定能占些便宜，你那死鬼师父呢，他还欠我一百坛酒，上次打赌还输我一瓶“花劫”，赖到现在不兑现，你来的正好，把东西还给我！”回头却见乐乐脸色不好，关心的问道“小子，怎么搞的，不会是女人被抢了吧，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看看我，一生风流，身边却不留一个女子，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呀，比你那个笨蛋师父好多了，大腿被人砍还没事，连小弟弟也被人斩了，你说混的背不？哇，你别掉泪呀，我不就是唠叨两句吗，整天没人陪我说话，我都急死了，每天陪那些贵族讲经说道的哎？你怎么啦，不是那老鬼死了吧？”

乐乐悲伤的点点头，半天才道“师父被花谷的弟子逮着，在洛城又被万里盟的人劫住，我当时武功太差，没有把他救出，他死了”

“唉，是谁杀的，老子一定做了他，贤侄别哭了，来，咱们喝上几杯，慢慢道来！”全戒大师也略显悲伤，从佛像后面，抱出一坛酒，道“这可是藏了十年的百草酿呀，若不是见你死了师父，我才舍不得给你喝呢！”乐乐悲伤倒是真的，哭却是假的，他怕全戒大师找他麻烦，所以自己将自己一下，全戒果然上当，乐乐给他倒了一碗道“师父被万里盟的一个护法杀的，我耍那人一阵子，突然觉得杀了他太容易，要多耍耍才杀，来，干了！”

全戒一碗酒下肚，道“当年和你师父一同活动的时候，真是舒服，他出事以后，我也出家做了和尚，唉，他若不是惹上司徒业的夫人也不会如此～”

乐乐微微吃惊，道“啊，他溜进了司徒府，干到司徒业的老婆没有？”

全戒大笑道“原来那浑蛋没跟你说过呀，哈哈，当然搞到手了，只是被人发现了，司徒业请杀手一路追杀，动用了手上的所有力量，直到把你师傅搞那样，滚落下涯，才捡了一条命！”

他又起身，从佛经书架后面，拿出几块牛肉，道“差点忘了这个，最近被那本《月神兵法》闹的厉害，出不去，吃的艰苦些！”

“后来呢，后来司徒夫人怎么样了？”乐乐又问。

“不太清楚，只是听说司徒夫人又生个女儿，然后就没了消息，那事只有几个当事人知道，其他人都被灭口了，司徒业如今自封摄政王，威风的紧，每次陪小皇帝出游，都金冠高戴，可我见了他那模样就想笑，总觉得那金冠是顶绿帽子，哈哈！”

“今天那个轮回的杀手，到你这干嘛？不会把人家给惹了吧？”乐乐戏笑道。

“嘿，还不是因为《月神兵法》，前些天在皇城里挣个你死我活，最后却被一个金钱帮的笨蛋，在古玩店花高价买了一个玉盒，谁知道却是别人暂时放在那里的月神兵法，被人查了出来，金钱帮一百多人，一夜间被人灭了，那人却在临死前逃到了我这，说要送给我，说完他死了，书留在我这儿了。消息不知道怎么传了出去，这几天寺里闹的厉害，我扔也不是，送人了不是，他奶奶的，他怎么这样看得起我，烦哪，喝酒！”

“月神兵法，怎么会是个玉盒？”乐乐奇道。

全戒移动一尊佛像，像底有一石板，轻移石板，里面用两个手柄，把手柄对称轻摇几下，在酒桌旁边的地板上，弹出一块小石板，把那石板拿开，下面是个锦盒，他把锦盒打开，拿出一块透明的方玉，有两个手掌的大小，上书《月神兵法》，乐乐怪笑道“这怎么看，是不是假冒的？”

第五章嫉火

全戒怪笑道“真不知道那死鬼都教你什么了，连《月神兵法》怎么看都不知道，来，让本大师给你说说！月神主杀，这块方玉只有到每年的天农正历12月初六，才有文字出现，见到平时的月光，只会出现淡红的光芒，而且每次出现后，只能有一个人看，看完之后，自动恢复原状，到下一年才能继续观看。”

乐乐怔了半天，道“还有这么多讲究，真不知道开国月神皇是怎么把它造出来的，真是费劲，那你想怎么处理它，这是祸根，搞不好有人认出你来，你就麻烦大了！”

全戒大师笑道“嘿，当年做案时我带着假面具，如今才是我的真面貌，没人认出的，嘎嘎！至于怎么处理这玩意，我还没想好，贤侄有什么好办法吗？”

乐乐长叹道“想到再告诉你吧，你有魔教的消息吗，我来主要是问这事的！”

全戒大师把书藏到原地之后，道“魔教的事太多了，每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斗，那个小魔女真是厉害，硬是把万里盟搞的每天提心吊胆的，教主钟无涯和他夫人林素下落不明现应该在皇城中，你问这个干什么吗？”

乐乐笑道“你说我还能为什么事担心吗？”

“女人？嘿嘿，你比你老鬼师父厉害多了，当时他还到处去偷去骗，听说你身边的美女很多，小心别人眼红，把你给灭了，哈哈，美女就变成别人的小娇妻啦！”

乐乐苦笑，道“算命的说我能活到九十九，所以我会很长寿的，老和尚就不用担心这个了。”

“最近钟若雪身旁，有个漠沙国的青年高手，听说长的挺帅的，使弯刀的，贤侄可要小心！”

乐乐皱眉道“弯刀，又是弯刀！唉，算了，天要亮了，我回去了，你这寺外树林里有十多个好手在监视，老和尚自己小心吧！”

“嘎嘎，跑掉和尚跑不掉庙，只要我和尚能逃走，管他庙会怎样呢，有事过来找我！”

乐乐飞出寺院，抄小道飞奔下山，天色微亮，到城门时，大门已开，往来的车辆不断，乐乐回到风月客栈时，几女还没醒来，乐乐叫来早餐，分给两个房间。

吃完饭，众女吵闹着要去逛逛皇城的街道，一路上香风阵阵，惹来诸多眼光，几女浑然不觉，游玩多时，忽听身后有声喊道“琪儿，出来许久，为何还不回家？”

慕容听后，身子一震，脸色变的十分难看，回头见是两个青年带着十多个随从，站在她们身后不远处，乐乐颇眉道“那人是谁？”慕容琪小声道“那是我大哥慕容康！”

那几人走了过来，慕容琪才不服的对慕容康道“我为什么要回去，我喜欢在外面！”慕容康不屑的扫了一眼乐乐，又颇感兴趣的细看了一遍众女，才道“琪儿，我身边这位就是你的未婚夫司徒韦，我这次来皇城，是带表慕容世家，来商定婚事日期的，还不和司徒大人打声招呼！”

慕容琪脸色更加难看，担心的看了一眼乐乐，见乐乐脸上也颇为难看，心里更是担心，有些恼怒的说道“我才不嫁给他，要嫁你自己嫁，我已经跟着乐郎，这一辈子不会再嫁其他人！”她偎在乐乐身上，语气甚是坚定的说道，还不时的偷看着乐乐的脸色。

乐乐心中苦笑，暗忖“琪儿时常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原来她已有婚约，她为什么要骗我呢，怕我生气，唉，突然听到这个消息，真有些措手不及，不过，你既然当着未婚夫的面，承认是我的女人，我王乐乐还有什么好生气，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的女人谁也不能动，谁也不能强迫！”

慕容康大怒“混帐，胡乱说些什么，从小爹爹已给你定了这门亲事，哪能说改就改，还不跟司徒大人道歉！呵呵，司徒大人，我这小妹脾气有些怪异，请不要见怪！”

司徒韦脸色发青，长的本就不好看，又加上生气发怒，就有些丑陋了，半天才哼道“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们司徒世家还能娶不到女人”，狠狠盯了一下乐乐，道“你就是王乐乐，你就是杀了万里盟青眼书生的王乐乐？”

乐乐笑道“好像是杀了一个卑鄙下毒的小人，听别人说，他是万里盟的什么护法，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吧，眼睛确实是青青的，不过不是我打的，可能是他自己摔的吧！”

几女见乐乐说的有趣，格格的，笑了起来，慕容康和司徒韦看的一怔，好半天才恢复正常，才发现乐乐在调侃他们，不把他们当回事，怒道“哼，在皇城你还如此嚣张，今天不给你计较，我们走！”

慕容康狠狠盯了乐乐一眼，又对慕容琪怒喝道“你要是惹怒了司徒大人，慕容世家可饶不了你，回家再给你算帐，司徒韦可是皇宫禁卫统领，可不是那些自以为是，连命都危在旦夕的江湖人能比得上的，你小心着点！哼！司徒大人，大人，等等我！”

乐乐握住慕容琪的手，说道“琪儿，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给哥说呢，突然之间，你多个未婚夫，我心里挺别扭的，告诉哥，总比一个人独自承担要好吧，眼泪又出来喽，呵呵，哥不会让你嫁给别人的，我保证！”

慕容琪抹了把眼泪道“我怕当时说了，哥不会要我的，所以才瞒着你，我只爱哥一个人，我才不嫁给他呢，我死也不会离开哥哥的！”

乐乐感动道“我相信琪儿，以后有事就跟我说，不要瞒着我，好吗？走吧，我们回去再说，不要站在大街上！”

慕容琪点头，见乐乐只是关心，并没有埋怨她的意思，放下心头的不安，和众女一起，跟在乐乐身边。

走进风月客栈，燕无双大叫一声，指着一张桌子，那里坐着五人，道“哥，就是那几个坏蛋欺负我，我记得可清了，是他们把我打伤的，他们的弯刀可厉害了！”

乐乐那天急着救燕无双，没有看清几人的面貌，现在才有机会打量，五人俱带弯刀，和小薇身上的一模一样，四个年纪大的，一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长相有几分英俊，衣着华贵，不似风月国人。

江小薇却不安的躲在了乐乐身后，不想与那些人见面，那几人却眼尖，早看到了江小薇，那青年起身笑道“薇儿，最近过的可好，最近我一直在寻你，不想在这里遇到了，来我这边坐！”

小薇神色复杂，犹豫的说道“沙仁平，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你就不要来缠我了！”她心里甚是紧张，紧紧的攥着乐乐的衣衫，想寻求一些支持。

乐乐冲那人怪笑道“听到没有，我的小薇儿已经跟你没关系了，你们最好走远些，今天给小薇一个面子，下次再见到你们，可要为双儿报仇了，嘿嘿！双儿先别生气，咱们先吃饭，来，坐这边！”

沙仁平却不知好逮，上次在夜晚，也没看清乐乐的长相，以为乐乐只是富家公子，看不出他会武功，笑道走过来道“这位朋友，小薇和我只是闹些矛盾，识相的不要缠她，不然要你好看！”

乐乐的其他女人皆怒，乐乐先被慕容康闹的窝心，又见沙仁平在此狂叫，一肚子气正好撒在他身上，冷然怒视道“我不管你是谁，是什么身份，看清楚，她现在是我的女人，不管以前你们怎么样，但她以后永远属于我！记住，惹了我只有死，不要再烦我，滚！”

沙仁平大怒，在漠沙国哪有人敢对他说“滚”，连他爹娘都没有骂过他，“呛”的一声，抽出半月弯刀，怒道“本王本公子要你先死！”

乐乐今天颇为不爽，刚被慕容康和司徒韦气的一肚子火，如今又来一个无耻的人，要争抢小薇，哪还能忍，追心剑出鞘，红光一闪，杀气大盛，血红的杀芒残阳般罩住沙仁平，阴寒刺骨的死亡气息，从地底丝丝穿出。

其他食客，闻到危险的气息，像耗子一样，悄悄溜出客栈大厅，只留掌柜的躲在柜台后面，静观其变。

小薇哪见过乐乐动这么大的火气，脸色苍白的摇着乐乐的胳膊，神色恍惚的哀求道“哥，你们不要打，不要打好吗？我不想见他的，咱们走吧！”

沙仁平被乐乐的杀气，吓的不轻，哪想像富家公子的俊面小生，会有如此的杀气，后退两步道“小薇，难道你真的把我忘了，你刚到漠沙国的时候，是谁帮助你，是谁照顾你，是谁教你刀法，怎能帮助外人欺负我，别忘了，你的第一个男人是我，知道吗？”

乐乐曾听小薇说过，模糊的知道一些事，但当面听到这些话时，还是气的心火狂盛，又见小薇为难痛苦的表情，显然还是不能完全放下她第一个男人，虽然被他抛弃。

乐乐知道嫉妒是怎么一回事了，从他第一次接触女人开始，他以着漂亮的脸孔，口吐莲花的才情，加上的御女奇术，轻易的把任何女子芳心捕获，可小薇却让他尝到嫉妒的痛，最初听她讲述时的轻轻惋惜，交合时的逃避目光，由点点酸味，终于积到今天的妒火大盛，他缓缓站起，心中充满了想毁灭沙仁平的强烈念头，沙仁平首次感到恐惧，惊退几步，他带来的随从护卫也看出不妙，纷纷挡在他前面。

第六章退敌

“哥，是我不好，你们不要打好吗？小薇求你了，沙仁平，你们快些走吧！”小薇想着只有把人劝走，就能解决问题了，虽然沙仁平关键时刻放弃了她，可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三年来共同生活的甜蜜还不会忘却，灵魂中总会闪出一些幻影，不受控制的身影，她不想让这样的两个男人，为她而打斗，而受伤！

沙仁平虽然恐惧，但多年生活在一起，还是很了解小薇的，柔声道“小薇，我只想和你说几句话，说完就走！”

小薇惊恐的看了乐乐一眼，犹豫许久慢慢走了过去，乐乐生出失败的挫折感，颓然把追心剑归鞘，几女偎在他身边，不敢说话，只是盯着小薇。

沙仁平露出得意的微笑，伸手要拉小薇的手，她身子震了一下，慌忙退开，避开了沙仁平，她心里明白，自己走过来，已让乐乐生气了，若再要被他拉住手，乐乐或许真的不再理她了，她清楚的记得乐乐说过“我不管你们以前是怎样的人，既然决定跟我，就要遵守我的规据，若是再有其他男人，我不会再碰你们！”她虽然不想沙仁平在她面前受到伤害，可她更不想失去乐乐，现在她只想快些把他打发走！

小薇躲开了他的手，他眼中闪过一丝狠毒寒芒，随即笑道“来，到这边说！”小薇犹豫，又看了乐乐一眼，见乐乐面色仍旧难看，不安的道“就在这里说吧！”

慕容琪在乐乐身边道“哥，小薇怎么还记着别的男人呢，真是过份！”

几女都气呼呼的点点，燕无双更是气恼，那个差点要强暴她，要杀掉她的坏人，居然是小薇以前的男人，又为他求情，太对不起乐乐了。

只有小芝神色不安，想说些什么，乐乐见她神态，淡淡道“小芝有话就说吧！”

小芝一怔，鼓起勇气道“我说出来，公子千万不要生气！”

乐乐苦笑点头，道“嗯，想说什么就说吧，我挺得住！”

“我以前的师傅说过，为什么男人总喜欢处女呢，是因为第一个进入女人身体的男子，女人一辈子都忘不掉，就算以后遇到她真心喜欢的男子，无论她喜欢的人多少优秀，多么俊俏，她心里总会有第一个男人的身影，所以小薇姐只是”其它几女虽然已成少妇，听完小芝的一番话，俏脸仍是有些羞红，双胞胎姐妹更甚，但都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乐乐冲小芝一笑，道“你说的不错，这话我早就明白。没人希望自己的女人心里会藏着别的男人，可我以前总是认为自己很厉害，能让女人忘记她以前所有的男人，是我太狂妄！”又叹道“我相信小薇会用心选择的，只是我从没经历过这些，有些难过罢了。”

小芝见乐乐不生气，胆子大了些，又道“其实男人也一样的，也总会记住自己的第一个女人，不管以后有多少个女人，他总会对第一个女人有特殊的好感啊，公子你笑的好奇怪！”

众女见乐乐果然一副怪模样，皆问“哥，不会也想起自己的第一个女人了吧，我们从没听你说过呢，给我们说说吧！”

乐乐干咳一声，正不知该如何回答时，见小薇回来了，脸色颇为不安，不敢正视乐乐。乐乐道“小薇没事吧？”

小薇歉意的说道“哥，我没事，刚才，刚才对不起，我只是不想让你们打斗”

“没事，坐下来吃饭吧！”

“他刚才只是给我说”

"我相信你，不用给我说这些！"

众女虽然有些责怪小薇，但见乐乐没说什么，也不敢乱说，只是看小薇时，多些奇怪的眼神，燕无双干脆不理她了，埋头苦吃，恨恨的看着沙仁平等人离去。

一顿饭，众人各怀心事，吃的甚是沉闷。

下午乐乐躲开众女，一人走了出去，尽是去些偏僻的宅院，看看是否有魔教的消息，直到天快黑时，仍然一无所获，心里更是愁闷。只觉腹中有些饥饿，朝繁华的街道走去，身后一阵马车响起，“闪开，闪开”不断，吓的行人快速散开，到车临近时，乐乐微微侧，闪过香风冲鼻的马车，车帘掀起，一抹银亮的光芒朝他飞来，乐乐皱头轻皱，见那白光来势甚缓，且无一点伤人的力道，不像暗器，用真气卷住那飘来的银光，接住一看，原来是个银制的蝴蝶，制作精美，暖香扑鼻，再看那马车时，车窗中一张妩媚的俏脸朝他娇笑，那脸成熟妖娆，冲满赤裸裸的肉欲，眉色含春，显然是刚刚欢好过。

乐乐周围的人都在笑嘻嘻的盯着乐乐，有的不屑，有的嫉妒，有的鄙夷，乐乐才不管别人的眼光，看刚才那女人倒也满有味道的，像这种成熟贵妇，他还没有接触过，颇有心动。

刚才的马车突然传来尖叫声，十几个黑衣刺客刺向车窗中，乐乐暗叫可惜，心想那女人死定了，谁知那刺进去的刀又飞了出来，一个满身邪气青年飞出车外，护在车窗边，对着那十几个刺客，两个赶车的也缓过神来，飞身跳到车窗旁，他们身手也是不弱。

乐乐看着手中的花，有些苦笑，原来从车里出来的是鲍方，又想到那媚质风骚的女人刚和他欢好过，心中不是滋味，暗道“真是奇怪了，以前跟妓馆的女人欢好，也不会有这种心态，今天这是怎么啦，先是小琪，再是小薇，又出来个不认识的熟女，唉，还是帮她一下吧！”

鲍方武功也不错，但又要保护车内的女人，又要对付刺客也忙的额角流汗，车窗已被砍的破损不堪，那女子面色苍白，泪汪汪的缩在一个角落，身子瑟瑟发抖。

鲍方已被五个刺客围住，两个赶车的只能对付四个，还剩三个刺客已飞身扑向那女人，她绝望的尖叫一声，吓的捂上了眼睛，忽觉身子轻，被人抱起，那身子好温暖，体味好舒心，真想永远抱着他，也不再害怕，眼开美眸，见到一个美貌少年，正是接她银色蝶花的那人，她心中暗喜抱的更紧。

这刺客水平普通，武功只是二流，追心剑已出，三刺客抵挡两下，就一命归西，美妇心里更加喜悦，乐乐把她放下，戏笑道“好美的姐姐，若是死了，我会心疼的！”那美妇虽被无数男人夸赞过，但加起来也没有这一句美妙，喜道“你若是喜欢姐姐，可拿着刚才送你的蝶花，到金蝶府找我，我叫金蝶！”

乐乐心中暗忖“这女子果然生性随便，刚见面就大胆邀人春宵同渡，不过她长的还真不错，肥大的奶子压得我心动，有机会一定去!”笑道“姐姐这么诱人，我喜欢的紧，只是要洗干净，我讨厌别的男人气味！”说着他眉头深皱，把金蝶冷生生放下，再不看她一眼，跳进刺客中，大声喝道“你们让开！”

鲍方正斗的吃力，见乐乐叫他让开，哪能不从，两个赶车大汉也闪开，场中只有乐乐一人，被九个二流刺客围住，乐乐低头挥剑，一招玫瑰之刺，紫色玫瑰，美丽鲜艳，从含苞未放，到羞羞欲开，再到完美绽放，犹如女人最美好最灿烂的一生。花中带刺，刺已出，刺沾血，花色枯萎，人亦流逝，流逝的是生命，九人俱握着胸口，胸口在喷血，而乐乐已在众人的痴呆中，飘向远方。

美妇金蝶被乐乐冷冷放下时，心已被刺痛，看到乐乐绝美的剑招时，她似乎能看到花的一生，也似感叹自己的生命，泪如珠，滚落如雨。

第七章酒后

(很多男性朋友，很在意破鞋问题，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剧本已写好，无法更改，但她们不至于因为是破鞋就让人讨厌吧？照此情况，那下面她们的戏份不会安排过多，破鞋的问题偶也会尽力避免。小薇的形象代表身心俱伤，孤苦无依，而又心地善良的女子，连唯一可以依靠的男人也离她而去，现在她爱上了乐乐，虽然一时无法忘却过去，若是一下就忘记了过去，那她的人格，爱情，才值得怀疑。金蝶代表的是，寂寞无聊的上层贵妇，以前虽放荡轻挑，但人家会改过自新她的戏份不多，只是为了一个重要过场。小月的出现更是一个过场，为了第６卷的衔接好了，就说到这，谢谢您对此书的关注，可以评论，也可以在群里讨论，但不要过激，不要用禁词。)

独自登高楼，有人楼上愁。

楼不高，却有人愁。

乐乐虽然躲开众女，独自想了一个下午，心中的愁结还是没有解开，他仍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小薇，是像以前那样，压她在床上，用快感征服她的心;还是暂不做身体接触，让彼此平静一下骚乱的心？他虽然御花无数，可归根还是个孩子，十六岁的孩子，他在苦恼，所以在喝酒。

尤其知道了女人的心，并不是用快感就能征服的时候，颠覆了他以前的观念，这让他一时难以接受，避了一下午，仍是选择了酒。现在他已明白，老鬼师父为何每日烂醉如泥，原来他心中愁太多太浓，难以解开，只想用酒冲洗愁肠，乐乐也知道，酒醒后会愁上愁，可他还是在喝。

他酒量本是极好，只是在愁闷中，有了醉意，他想起耳边时常回荡的稚嫩哭泣声：“我叫唐晴，在这山里采药迷路了，你能带我下山找师父吗？”“格格格，你的名字真逗，很高兴认识你！我们会成为朋友的！”“不要！放开我，你说过送我下山找师父的，你，不要啊！”“我不会放过你的，你现在不杀我，下次见你我定会把你砍成八块，十块，一百块，呜呜～你骗我～”“我的守宫砂脱落了，师父一定会发现的，呜呜，你赔我～”

乐乐苦笑“晴，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了，不知道你现在在哪？或许真的忘不掉你吧，虽然只是相识一天，可能人生的第一次，总是很难忘记吧，何况我是那样对你唉，那年我才十二”

他对面不时的传来饥笑声，乐乐这时才注意那几人，却是司徒星，鲍方，还有一个青年，他身后跟着万里盟的张阳，乐乐暗想，他应该是万里盟的少主马亦普。每人身边都抱着一个娇媚女子，那女子乐乐是见过的，在望江楼时鲍方身边所剩的三女。

那几女对乐乐颇有怨恨，见乐乐注意到她们，笑声更是放浪，乐乐摇头苦叹“女人真的无法捉摸，前天眼中的爱慕，只因渴望没有满足，今日就变得如此怨毒，真如水一般无定形，无常态！”

端起酒杯，醉声低沉的吟道：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举杯消愁，更流，更愁！

“唉～”斜后方传来一女子的娇嫩的微微哀叹，乐乐缓缓转身，眼中尽是悲郁和迷茫，盯到那声音的来源，一紫衣女子，如春谷幽兰，貌美肤白，虽然乐乐见惯了美女，仍对眼前的这人怔了半晌，目光交错，似有电流闪过，两人都微微一震。鲜于嫣气质高贵姿态如公主，那这紫衣姑娘应如豪门小姐，端庄淑怡，静如处子，柔婉含羞，她身边的一个女子是冷傲的韩秋，韩秋见乐乐回头凝视她们，脸色不善的瞪了他一眼，又对身旁的女子道“师妹不要同情可怜他，不要被他的外表欺骗了，他的女人多着呢，今天不知哪根筋坏了，跑到这里喝闷酒”

乐乐听觉灵敏，这话说的虽然极轻，也让他听个全部，苦笑一下，神情说不出的悲凉落寞，韩秋被他笑的心头一颤，骂他的词再也说不出口。紫衣女子更是不堪，差点流出眼泪来，以鼓励的眼神凝视着乐乐，示意他勇敢起来，乐乐明白那眼神的意思，感激朝她微笑，这一笑如溶化冰雪的阳光，把愁绪赶走，却也勾去了她的心。

乐乐酒菜已饱，只想回去睡上一觉，虽对紫衣女子有好感，但他心中不快，也无意结识，把一锭银子放到桌上，起身朝外走去。司徒星满含恨意的瞪了乐乐一眼，鲍方也冲他邪邪一笑，马亦普撇撇嘴，扫了乐乐一眼，看不出是什么表情，只是他身后的张阳已不见了，他们身边的三女神色复杂，有些失魂。

乐乐无意与他们起什么争斗，懒懒一笑，洒脱自然的走下楼梯，只留下几双观注的美眸

"公子，公子？"乐乐诧异的回首，见一女子背着包袱，风尘仆仆的跟在他后面，焦急的追喊，他微怔一下，道“小月？你怎么来皇城了？”

那女子喜道“公子果然还记得奴家，不枉小月千里迢迢来寻你，公子，奴家已是自由之身了，不知公子可愿收小月为奴为婢?”

乐乐看她头发凌乱，帮她整理一下，笑道“当初我要为你赎身，你百般不愿，却又不告诉我原因，如今为何又来寻我？”

小月哀怨道“奴家确实有不得已的苦处，请求公子收下小月吧？”

乐乐心里虽有些疑惑，但见她如此神色，颇有不忍，笑道“我的规据可曾记得，若是认可，就跟我一同回风月客栈吧，那里还有不少姐妹！”

小月高兴的点点头，偎在乐乐身旁，向他讲述路途的趣事，走到半途，乐乐突生警觉，觉得被几十双野兽般的狠狠注视着，轻轻在小月耳边道“不要回头，不许说话，先去客栈找她们！快！”这声音说的坚定不容反对，小月虽不明白发生何事，微微一怔后，不按照乐乐说的，一声不响的朝前走去。

这街段街道行人稀少，乐乐是因为抄近道才走这边的，心中暗骂，以后再也不走近道了，每次都出意外，他装着解腰带，想要撒尿的样子，右手却已紧握追心，心神沉定，暗寻杀手位置，凭着对心的感应，应该有三十一人，三十一颗冰冷嗜血的心脏，在轻微的跳动，每一个都是高手，每一个都是一流杀手，还一道阴毒冰冷的目光，十分熟悉，乐乐记得，那是第一次遇到野草时，没有出现的那个高手的目光。

乐乐暗暗叫苦，虽然能感到他们大致的位置，却找不出具体的位置，生出无力感，只能等他们现身，他们现在不出手，恐怕在等水声，可乐乐哪能真的放水，折腾半晌，乐乐感觉小月已走到安全地方，遂突地朝相反的方向飞奔，没跑出几丈，前面已悄无声息的站了十个黑衣人，装扮像野草的杀手，乐乐回头，见后也围了十名同样的杀手。心中暗忖“还有十一个呢，怎么不一起出来？这次的杀手水平超高，啧啧，对付八个也很吃力，何况有三十一个！”

乐乐道“野草？”

只听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冷冷道“我们是“野”字营第九队的精英，不是那些“草”字队的垃圾，让我们出手对付你，你死也该满足了！”

乐乐大笑“哈哈，这样说，你们杀了我，我还要感谢你喽！”

那黑影从暗处走出，刹时另十人也在他后面出现，牢牢的把乐乐围住。

那人傲然笑道“哈哈，正是！”声音嘶哑阴冷，如毒蛇一样。

钢刀冰冷，杀气更冷，乐乐却热的要命，对这三十个杀手，手忙脚乱，兴好那个杀手队长没有出手，钢刀发出的罡气，削得乐乐护体真所扭曲不断，肌肤常贴刀身险险而过，被围的结实时，一招玫瑰之刺方能解围，那些杀手好像已熟悉他的招数，刚有发招的迹像，就提前躲开，只杀了一个躲晚的，盲目之光闪过，乐乐又杀掉一个反应迟顿的杀手。

三十人分成两组，车轮战。乐乐杀掉第五个人的时候，体力已慢慢不支，那队长阴毒的眼睛，露出急怒状，喝道“齐杀！暗！”围斗的杀手迅速后退，乐乐正想叫好时，突然暗器如漫天花雨般飞来，急啸一声，护体真气开到最厚，斜飞翻腾，刚才躲过一劫，第二轮飞雨又落，第三轮暗器的时候，乐乐真气已快见底了，身子一顿，已十几个打中他，力道弱的碰到护体罩时就落了，有四根力道极强的透骨钉却穿破了他的真气罩，胸口射来，乐乐大惊，来不及压制体内翻滚的气流，狼狈的一拧身，躲开三支，第四根钉在了他的左胸，兴好力道已被真气罩挡了一下，他身体的坚韧度是正常人的数倍，但这三寸钢钉仍入肉过半，乐乐痛哼一声，内伤压制不住，喷出一口鲜血。

乐乐顿生无力之感，还有二十六个，二十六个都是一等一的杀手，武功比自己只差一筹乐乐把那钉拔出，虽然疼痛，却少了有异物在体内的不畅感，鲜血涌出，又迅速愈合，那冷狠的苍老声音又喝道“围，速杀！”

乐乐正觉生还无望时，突见三道剑光，从外面杀来，三人俱是道装，墨山三道士，乐乐没想来的是他们几人，何况乐乐还臭骂过墨玲子，但小命要紧，高声道“谢谢三位，哇～”肩头被刀削了一下，鲜血流出，瞬间又止住，只是疼痛难耐。

杀手队长没想到会有人赶来，看到手下又死掉四个，怒吼一声，朝乐乐扑来，乐乐压力大增，墨玲子虚晃一剑，跳到乐乐身边，非常关心的喊道“你没事吧，小心点！”乐乐踩着花间舞步，艰难的在刀光中躲闪，道“呵，没想到你会来救我，你也要小心！”墨玲子听到乐乐之言，心头暗喜，威力又增几成，又杀掉一个，队长嘴里怪叫连连，双掌如闪电，一道一道围在乐乐身边，合围之势又成。

第八章争风

墨山三道士也渐渐吃力，乐乐身上又挨了几下子，痛的额头汗水直流，伤痕，好多伤痕，乐乐嘴中突然大吼一声“伤痕！”追心剑红芒闪烁不灭，像画笔，在空气中描绘出人体的血脉部位，脖子，心脏，手腕，大腿内侧，四位七伤，一闪即灭，乐乐步法一闪，飞出包围，那人突然尖叫一声，刺破长空，那人丢下手中的长刀，慌张的堵着身上的伤口，粗大的动脉，静脉，全部喷着血，血流如柱，他张着大嘴，眼珠凸出，极为恐惧的倒在地上抽噎着，身体慢慢变凉，死掉的时候，他已成为血人，全身滴血的人。围着乐乐的那几人，被这突出其来的异景吓的一怔，乐乐又一招玫瑰之刺，刺向他身边的其余五人，然而只有四人捂着心脏，那队长用左掌代替了心脏，乐乐心头一惊“为何又一个人用掌代替心脏，我这一招动作还是太慢，这唯一的漏洞已让我”他被队长右掌击中了胸口，乐乐心头巨震，一阵狂暴的压力涌向他的心脏，心脏好痛，飞了出去，只是在飞起的时候，也把杀手队长的左掌削掉，乐乐摔在三丈远的石板上，吐出两口鲜血，脸色变的苍白。

那杀手队长也惨叫一声，急点穴止血，看着仅剩的十三个手下，心头暗叫不妙，墨玲子见乐乐受伤，急怒，抽身奔到他身边，护住他，乐乐眼睛有些模糊，看到墨玲子的表情，只觉十分熟悉，好像好像，自己的女人才会对他露出这样的表情乐乐突又蹿起，因为他见到杀手队长悄悄的击向墨玲子的后心，喊叫已来不及，只能硬拼一掌了，“啪！”两人俱用全力的一掌，实实的接在一起，杀手队长狂喷四五口鲜血，摔在地上，乐乐比他更惨，飞退三四丈，却觉身下一软，被人接在怀里，“哥～”熟悉关切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眼前发黑，他昏了过去。

原来小月见乐乐表现奇怪，猜想定是遇到危险，她飞奔到风月客栈，根据乐乐所说的房间，找到众女，把事情一说，这才赶到，正好赶上乐乐被人打飞。

慕容琪接过乐乐，急的眼泪快要流出，“又是野草，双儿，小薇，彩云，把他们杀光！”

这四女的武功只比乐乐差一点，燕无双若是使出绝招，恐怕比乐乐还要厉害，在仇恨和怒火中，只有杀手队长逃脱，其他“野”字营九队的精英，全部挂掉！

墨山三道士也受些轻伤，墨玲子又知道乐乐最后是为了救她才昏倒的，跟着慕容琪哭了起来，用干净的道袍袖子，为他擦拭嘴着鲜血，小薇颇为冷静，道“先把哥带回客栈，在这里更加危险，让我来抱！”

三道士也跟着众女，回到风月客栈，墨阳子，默山子见师妹的表情痛苦担心，哪能不明白，也由她呆在乐乐房间，燕无双眼睛微红，道“哥内伤太重了，体内的真气完全自闭，一点也无法帮他疗伤，连亲他那里也没有反应，哥以前说过，只有等他潜意识醒来，我们才能帮他！”

墨玲子不明燕无双说的话，慕容琪见她救了乐乐，又十分担心，也明白她的心思，就把乐乐修习特殊功法，特殊疗伤方法的事，讲了出来，墨玲子只是好奇的点头，并无惊呀和不解。听完之后才问“那乐他时候能醒呢，吐了好多血呢，不过他的外伤已结疤了，好快！”

几女轮番照看乐乐，还不时的挑逗他的身体，看看他的潜意识是否醒来，好为他合体疗伤。

“又失败了，你们是怎么办事的，我付了你们近十万两银子了，居然一个人都没杀死，万里盟还整天夸赞你们，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最近你们野草刺杀成功几次，又死了多少人？哼！”

“是，三公子息怒！我等自会把银票奉还，那人杀了我们很多兄弟，我们会负责把他杀死的，请等待好消息！”

“哼，再办不好，我就告诉野狼，让他收拾你们，在皇城野狼也得听司徒世家的指挥。办事利索些，不要再出意外，下去吧！”

“是，小人告退！那个”黑衣人跪在地上，哆哆索索的说道，“请三公子不要告诉野狼，不然，小的会没命的求你了，求你了”

司徒星嘴角上扬，露出不屑的鄙夷状，微微颌首。

黑衣人却如获大赦，连磕三个响头，嘴里不断的道谢。

司徒星不再理他，对门外喊道：“来人，准备马车，我要去金蝶府，老子一肚子火，正好找人发泄一下，那淫妇好久没干她了！”

“是，三公子！”

金蝶府。

司徒星到的时候，已见到豪华马车停在金蝶府外，暗骂“那骚妇正在被男人\*呢，老子倒省不少事！”

门口的护卫刚想拦人，等看清来人的模样，吓的一缩脖子，把要说的话，吞过肚中，忙跪下行礼，司徒星看都不看闹卫，气呼呼的往里闯，极快的冲到了内院。

“司徒公子，夫人正在忙，请明天再来！”一丫环把他拦在门外。

司徒星怒吼道“你吃了豹子胆，敢拦我，找死吗！”那丫头吓的立马跪在地上，求饶道“三公子饶命，可，可夫人正在接待马公子！”

“哪个马公子？”

“万里盟少主，马亦普！”

“哼，他在里面又如何，闪开，老子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司徒星推开丫环，闯了进去，他对这里极熟，三转两转，就进了宽敞的香室，马亦普正爬在金蝶身上，奋力苦干，一手揉捏着丰满俏挺的雪峰，另一手却在肥嫩的屁股上抓搓，两口中战声不断，娇喘连连，听到响动，两人都从肉欲中醒来，马亦普怒道“谁在外面！”裸着身子，掀开纱帐，却看到司徒星正一脸不善的坐在房角的椅子上。马亦普脸色稍缓一些，生硬的道“原来是三公子，今晚我已预约，你还是明天再来吧！”

司徒星也没好气，道“我突然间很想金蝶夫人，难道马少主就不能让一下吗？”

马亦普平时和司徒星交情还算不错，今天还在一起吃过酒，玩过鲍方带的女人。只是偶而争争女人，只是些小矛盾，再加上两家关系密切，从没翻过脸，今天正在爽，憋的一肚子火还没泄出，听到司徒星强横之语，也怒道“我为什么要让，我凭什么要让，争女人只是凭本事，哪次都让你输的心服口服，今天你回去”

&quot;混帐，你算什么东西，敢给我这么说话，你只不过是江湖人，我可是一品将军，今天老子不爽，要找这骚妇发泄一下，你让还是不让&quot;

金蝶夫人今天对乐乐的话，颇有感触，只是已和马亦普约好，由于身体的需要，也不想违约，但平时只听到甜言蜜语，虽有人背后对她说些，“发泄，干爆”之类的话，哪有当面骂她这些的，气恼之下，披着薄纱走了出来，美妙玉体若隐若现，冷怒道“三公子，奴家名声虽然不雅，但好歹也是一品夫人，背地里听人辱骂金蝶已经心寒，你今天当面骂我，是何居心！你们都走，今天我要一个人静静！”

两男都盯在诱人的胴体上，马亦普正被搞的不上不下的，见金蝶动怒，也十分不爽，把气恼都洒在司徒星身上，道“哼，都是你这不知好坏的笨蛋，出来老子好好收拾你！”

司徒星刚才只是气极而随口骂出的，说完他就后悔了，这金蝶夫人丈夫也是军中的有名将军，战死之后，她也追封为一品夫人，平时虽然勾三搭四，四处留情，但都是在她愿意的情况下，她还有个哥哥在西北军中握有重兵，平时也没人敢惹她。被她一训，虽然不甘，也非常无奈，“刚才只是气话，请金夫人不要记在心上！”又听马亦普在向他挑战，想都没想，两人都气乎乎的走出金蝶府。

两人的随从马车都在外面，见二人一出来，就大打出手，非常不解，略为一想，就明白了，只见二人都在气头，谁也不敢去劝解，任由他们打下去。

马亦普虽然顽劣，但他自知为江湖人，功夫还是下过苦力的，“万里穿云腿”已得他爹三分火候，两人还是第一次动手，司徒星暗叫不妙，没过百招，就被马亦普一脚踢在胸口，从三丈高的空中摔下，这一脚来的突然，下人没有接住，硬生生的摔在地上，连吐两口鲜血，恨恨的骂道“马亦普，你跟我等着，我跟你咳咳没完，妈的，你敢打我，老子拆了你的万里盟！”

马亦普全力一脚踢下后，心里的怒火是消了，可也有些后怕，司徒星毕竟是当朝一品将军，虽然是个虚名，但他爹司徒业可是摄政王，一揽朝纲，他二哥司徒朋统管五万城防军，他大哥司徒韦是皇宫禁卫统领，在皇城谁不怕司徒世家，再说万里盟一直听从司徒世家的话，两家虽然平交，但势力在那摆着呢，谁强谁弱，一看便知。害怕归害怕，但年青人火气盛，见司徒星威胁他，又怒道“你敢，你们司徒世家在江湖上的势力，全靠我们万里盟，哼，我才不怕你呢，你给我记住，不要跟我抢女人！”又对手下喝道“我们走去醉春楼，妈的，老子还没爽呢！”

只留下痛苦暴怒的司徒星，和他的随从，随从也是脸上无光，颇感羞愧！

乐乐昏迷了四天，潜意识才恢复，慕容琪看了一眼在疲睡的其他几女，无力的说道“还不知道，内伤已好多了，若是有处女元阴就好，不然还得几天醒不了！”

乐乐潜意识苏醒的时候，就一直觉得有女人帮他疗伤，虽然进展缓慢，但伤已好了大半，直到一股强大的处女元阴涌进他体内的时候，缓慢的御女真气，突地活跃起来，受损的经脉快速愈合，堵塞的地方也顺畅起来，内伤已好了九成，剩下的伤，必须靠药物才行.真气已盈满，他能感到功力已在第七层边缘徘徊，那种奇妙的感觉让他头舒畅不已。暗忖“自己认识的还有哪个武功高强的处女？杨梅杨杏内功很差，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难道是墨玲子？”正在思索，一阵阴精涌出，乐乐全力吸收，缓缓睁开了眼睛，正见俏脸潮红，原是清冷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正在高潮的余波中呻吟，哪有这更动人的呢？乐乐翻身把她压下，墨玲子惊呼一声，羞道“人家，人家只是帮你疗伤才这样的！”

乐乐只见她不过两三次，如今又自愿为自己疗伤，又这样糊里糊涂的把初次给了自己，心中自是极为爱怜，柔声安慰道“我会小心的，你把初次就这么交给了我，不后悔吗？”

“啊，怎么会后悔呢，我从没这样喜欢过一个男人，把身子给了你，我还心喜的紧呢，又能帮你治伤我也很喜欢这样！”

乐乐见她大胆表白，又坚定无比，心中自是欢喜。

云雨过后，几女也被吵醒，乐乐见她们疲累，自是知道原因，用情话安抚她们，见缺了杨家姐妹，道“杨梅杨杏在哪？”

慕容琪道“她们懂些医术，说你受伤太重，到药房给你抓些补药去了，我睡前她们才去，快回来了吧！”

乐乐虽然内伤虽好，但没有全愈，确实需要药物辅助，只是身上自有药丹，吃下一粒后才起床。身体的外伤脱落，连疤痕也不曾留下，这些现象在心法已有记载，乐乐也不再惊奇。

墨玲子新瓜初破，但由于发育成熟，并无太多疼痛，体内的功力也增了六七年，再加上牵念已久的男人，接受了她，笑的甚是开心，偎在乐乐身边，柔情蜜意，娇媚横生。

众人在楼下大厅吃完了饭，小薇担心的说道“哥，药房就在附近，杨梅姐妹去了半天，怎么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

乐乐也很担心，道“你们身子疲累，过会回房休息，我去找找她们”

正要出去，门外撞进两道惊慌的身影，手里还抱着几包草药，正是杨家姐妹，乐乐顺势抱住她们，关心的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怎会这样惊慌？”

杨梅杨杏发觉被人抱住，正要喊叫，却见那人是乐乐，喘着粗气道“有人追拦我们，幸好我们会些轻功，不然就回不来了，哥，吓死我了！”

“不怕，回来了就好”

&quot;哥，他们追来了，就是他们&quot;

顺着她姐妹手指的方向，几个身影悠闲的闪了出来，带头的正是马亦普，他手中拿着一个空鸟笼，身后跟着鲍方，张阳，袁灰，还有四个中年，乐乐不认识，也应该是万里盟的人。

众女也把杨家姐妹护在身后，等他八人进来后，乐乐喝问“几位可是万里盟的，为何追赶我家娘子？”

马亦普怪笑道“你是王乐乐吧，嘿嘿，你杀了万里盟的青眼书生，还跟孙虎的失踪有关，这些仗着你是鲜于世家的女婿我们万里盟可以暂不追究，可你所说的这两个娘子，放走了我的七彩雀，这事可没完！”

乐乐暗忖“杨梅杨杏不会乱碰陌生人的东西，特别是男人，明显是引诱欺骗，哼，万里盟的少主又如何？”

杨家姐妹已在后面反驳道“我们在抓药，是你要给我们看的，我们虽见它好看，可还没有动，它自己就飞跑了，怎么能怪我们，非要我们跟你回去，哪有这样的事！”

乐乐怪笑道“原来想拐骗我家娘子，还找了这么多理由，啧啧，理由真是烂！袁灰，每遇到这样的事，总有你在场，上次司徒星的事你还记得吧，不要再跟上次一样闹的不欢而散吧！”

袁灰颇有些惧怕乐乐，听他这么一说，神色有些不安，道“这都是公咳咳，她们确实放走了公子的七彩雀，这咳咳！”

马亦普听袁灰讲过司徒星嫁祸乐乐的事，结果反被乐乐教训一顿，冷哼道“不要提那个笨蛋，他怎么比得过我，前几天还在金蝶府把他打成重伤，哼，我的穿云腿比他的破掌法要强的多！咳咳，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你们赔我鸟雀，不然就把那两位姑娘赔我！”

乐乐暗忖“司徒星和马亦普前几天还在一起喝酒吃饭，怎么又突然成了仇人，嘿嘿，利用他们的不和，说不定可以让万里盟和司徒世家起内哄，嘎嘎，那时我就坐收渔翁之利！怎么利用呢，金蝶夫人，那个骚欲十足的美妇，金蝶府，争风吃醋，我还能运用精神力催眠暗示”

杨家姐妹已在后面怒道“我们才不赔你呢，强盗，坏人”两姐妹骂人的词汇极度贫乏，骂不出深度。

乐乐冷笑道“你们如此胡闹，莫非不把我王乐乐看在眼里，就凭你们几人就来抢我的女人！万里盟老子还不放在眼里呢，敢动老子的女人，除非不要命了！给我滚！”最初只是大声，后来的声音就是吼出来的，马亦普没想了如书生一般的乐乐，会发如此大的怒火，而且是对他万里盟少主，虽然气恼，但被他发出的杀气吓退两步，袁灰见过乐乐发飚时的恐怖，退了三四步才站稳，看看乐乐，又看看马亦普，无奈中，他保持沉默！

他们两阵人马已把入口给堵住了，客人进不来，厅内吃饭的人也吓的不轻，眼看就要打斗起来，掌柜的给伙计使个眼色，伙计示意明白，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

马亦普怒极反笑“在皇城居然有人叫我滚，开玩笑！不要以为靠上了鲜于世家，万里盟就不敢动人，只是现在没空，等抽出个时间，把你们全灭了，也没人敢出声！哈哈，怕了吧，乖乖的把女人给我交出来，你有这么多美女呢，随便换别的女人也行，不然你们统统都得死！”

乐乐暗自摇头，思忖“这马亦普也狂妄了吧，皇城虽然是万里盟的总部，这毕竟是一国之都，若不是有官方在后面支持，怎敢如此嚣张，连司徒星也打了是吧，哈哈，让们反目，你万里盟就只是一个帮派了，上次围攻天涯角死了不少高手，如今元气大伤，又被若雪天天报仇打杀，看你们还怎么支撑下去！”

表面却大笑道“哎哟，万里盟果然厉害呀，以为自己是皇亲王侯哪，在皇城我还不畏惧什么，倒是仰慕司徒世家的实力，你们只是人家的一只哈哈，不说了，看你气的脸都绿了，啧啧！”他在马亦普心里种下恶毒的种子，他狂妄，乐乐让他狂妄不起，狂妄不起的原因只是有人比他们更强，乐乐要让他嫉恨，要让他仇视如果仇视了司徒世家，和司徒星有仇的他，定会把冲突加据的

马亦普果然上当，怒道“我们万里盟的实力不比司徒世家弱，我们在江湖的力量没人可以比的，哼，司徒世家算什么东西，他们也离不开万里盟！”他身后的几人显然同意马亦普的话，哪有不喜欢听自己比别人的话，不管是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说的，听到就是舒服。

外面有上百人整齐的脚步声传来，“让开，不要挡在门口！”说话的男音非常响亮，粗犷，本是极为嚣张万里盟的人，听到这声音立马乖乖的让开道来，乐乐和众女人立马看到那全身护甲的大汉，高出长人一头，皮肤古铜色，面貌凶猛，却对身旁的一个少妇极为尊敬，弯腰道“木夫人请！”

乐乐听过心头微颤，细细打量那木夫人：身材高挑，一袭白衣套裙，丰胸翘臀，盈盈柳腰，粉嫩的脖子如玉雕一般，美白异常，俏脸细长，五官绝美，线条柔和，淡雅娟秀，身上却散着淡淡酒香。

乐乐鼻子甚尖，已闻出那是百草酿的香味，这种酒香不是喝进腹中后散出的，而是常期在酒池边，或者酒棚才染上的香味，木夫人美眸明亮柔和，扫了众人一眼，看到乐乐时，美眸还是多停留了一下，然后神色不变的冲马亦普道“马公子带人光临我的客栈，为何不坐呢，堵在门口还让别人以为你们不受欢迎呢！到时本夫人可不负责，如果不想喝酒，还是早些回去吧！”

乐乐还以为马亦普会顶上两句，或者再闹上一番，谁知他只盯了木夫人一眼，便不敢再看她，假笑道“嘿嘿，不会让人误会的，不会，我只是来办一些小事，既然惊动了木夫人，那本，那我就先不打扰了！”又对乐乐狠声说道“我会不放过你们的，哼，我们走！”

老掌柜见马亦普走了，才跑上前，恭敬的施礼道“老奴无能，又麻烦夫人了！”

木夫人道“不关你的事，我心里清楚，你先去忙吧！”

老掌柜又高兴的跑去忙活了，像是年轻了十多岁，手脚甚是灵活，算盘的撞击声不断，伙计也忙的站不稳脚，虽然已是不粘一尘的桌子，还是用力的擦，直到上面的油漆擦掉一层

木夫人冲乐乐微微一笑，道“没有惊扰几位客官吧，你们放心，只要在我的客栈，没人敢闹事，但出了客栈我就不敢担保了，自己小心！”

乐乐笑道“谢谢木夫人相助，我等感激不尽，到外面自会小心，敢问夫人这百草酿是何人酿造？”

木夫人颇有意味了看了乐乐一眼，又道“百草酿本是我苏家，也就是我爷爷最先酿造，现在只有我一人知道这个配方，只在全国各地的风月客栈销售。”随即又得意的一笑“现在全国的百草酿全是我一人酿造的，呵呵！我不跟你说了，刚才正在查看酒窖，还没忙完，我要回去了！赵龙，我们走！”

赵龙也怪怪的看了乐乐一眼，心道“平时夫人从不跟人提起酿酒的事，今天为何对个陌生人讲起呢，还露出难得的笑容，嘿嘿，若是夫人”忽听木夫人喊回去，忙为她带路，上百个忠心的护卫，整齐有序的离开风月客栈。

乐乐奇道“这些杀气腾腾的汉子，只是敬重感谢木将军的救命之情，就自愿为木夫人看门护院吗？看他们对木夫人非常尊敬，连狂妄的马亦普也对木夫人如此听话尊敬，这女人真不简单！不过她长的真是美妙，全身上下柔和得不可思议，已是少妇的身体，却还是少女的心，啧啧，眉宇间似乎有些愁怨，若是”

&quot;哥，人已经走了，你还在看哪？木夫人可不好惹哦，一不小心，就会惹出数万士兵来！&quot;

乐乐尴尬的笑笑，忙转移话题道“嘿嘿，让我来看看杨梅杨杏，还没吃饭吧，小薇帮她们叫些饭菜，带到房里吃！”

夜。

乐乐搂抱着杨梅杨杏，笑道“你们今天不陪我睡吗？前些天你们还要增加功力，如今怎变得如此害羞？”

双胞胎姐妹俏脸羞红，齐声道“当时我们不知道，如今，如今我们知道了不好意思在诸位姐姐面前面前那个，以后”

乐乐暗笑“原来是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呀，嘿嘿，这个好办哪天”道“原来这样，好吧，哪天我专门对付你们两个，小丫头，回房睡去吧！”

第九章小人

小月最后才轮着，乐乐怪着把她抱在身上，笑道“早上帮我疗伤时，你很急呢，好久没找男人了吧，嘿嘿，小月越来越害羞了！”

小月呢喃道“公子走后，小月就再也没接过客，所以小月好久没那个了，见到公子就再也忍不住了！”

“噢，原来小月在为我守身哪，哥哥好感动，来，今晚好好补偿你”

乐乐正在小月身上抽刺，忽见火光冲天，照亮半个皇城，哄乱哟喝声，惊醒在睡梦中的众人，乐乐知道这火光定有来头，急用震动之秘技，把小月送上云端飘游，自己抽身穿衣，拿起追心剑，就要出去。

慕容琪，江小薇，彩云，燕无双，墨玲子，也穿带整齐，要跟乐乐一起，诸女的穿衣速度在今天才算正常，乐乐知道她们担心自己，不顾疲劳的身子，仍要跟在自己身旁，也不拂她她们的意思，

起火的方向，是万里盟的总部，火势已在悲风中，完全展开，怒火蔓延，不时有房屋的倒塌声，女人孩子的哭叫声，周围几里，亮如白昼，许多夜行的武林人士，在火光中无法隐藏，干脆穿着夜行衣，蒙着脸罩，大摇大摆的在街道上行走。

乐乐带着五女，跟着别人跑到万里盟如今唯一没有火的习武场时，看到了万里盟上百名好手，正围着七十多位黑衣，黑衣上有魔教的标志，魔教众人都没有蒙面，乐乐透过层层人影，在里面看到一熟悉的女子，冷若冰雪，美绝人寰，那孤单凄凉的面容憔悴消瘦，流云乌丝在悲风轻舞，美眸微眯，宣示着对万里盟的冷蔑的敌视，虽然被包围了，仍无一丝恐惧。乐乐忍不住脱口而出“若雪！”

乐乐叫的声音虽小，但她身边的五位女子却听的清楚，顺着他的目光，也看到了若雪，也看到了她的绝美，乐乐经常给众女说若雪的相貌和特征，这几女当然能认为若雪来。

众女道“那领头的美貌女子就是若雪吗，果然像哥哥所说的一样冷艳，她们被包围了，我们怎么办呢？”

这时，从万里盟内院又狼狈的的奔出一百多人，领头的正是马亦普，他满头泥灰，锦袍上沾满了水渍，还有几个火烧的窟窿，气极败坏的冲进包围圈内，对一个同样满脸心痛气愤的中年汉子道“爹，仓库也被烧了，抢救不出来，全烧啦，我要宰了那个臭娘们，杀光他们！”中年汉子身后和几人也惊怒道“什么？全烧啦？盟主，今天不杀光魔教人余孽，我们万里盟还有什么面子在江湖上混！”“对，杀光他们，杀！”

盟主马万里身后有马亦普，袁灰，张阳，吴青，鲍方，巴木图，饿死鬼，吊死鬼，还有几个高手，一时难以看清。马万里看着被围的若雪等人，怒喝道“尔等魔教余孽，我万里盟宅心仁厚，放你们一条生路，你们却不知悔改，一而再，再二三的骚扰本盟，今天更是过份，居然烧了本盟的总部，那今天休怪我马万里不讲江湖道义，以多欺寡了！”他神色一变，杀气森森的说道“今天我让你们有来无回，现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嘿嘿，杀！”

“等等，慢些动手，慢些”一个惊恐非常的声音，带着哭腔从若雪身边走出，胳膊上和胸口上皆缠着绷带，上面渗着鲜红的血液，后面也跟着一个带伤的中年随从，腰带弯刀。“我们是漠沙国的王族，你不能杀我的，求你们放过我吧，我今天只是误进贵盟，误会一场，我回国后，定会送赠贵礼，以表歉意”

马万里很奇怪会从魔教人群中，走出这样的一个伤者，疑问道&quot;你既然是漠沙国的王族，又为何跟魔教等人混在一起，你又是漠沙国的什么人？&quot;

那个见有希望逃生，大喜的奔向前几步，道“我是漠沙国的沙丘王之子沙仁平，这是我身上带的半月金牌，只要马盟主放我回去，在下定会禀明父王，支持贵盟，感谢贵盟的！”

马万里接过半月金牌，细看一番，确认是真，沉思道“漠沙国分裂成几个小王国，只有这沙丘王的势力最大，手中兵马十五万，领土富饶，宽广，以后若是得到沙丘王的支持，定会顺风顺水，而若是杀掉他的话，不但没有好处，还可能会和沙丘王结仇，再说他身后的那个护卫，虽然带些小伤，但武功仍是深不可测，不如顺个人情，让他许下好处，放他一马！”

他把半月金牌还给沙仁平，冷道“哼，虽然你是沙丘王之子，但你带人夜闯万里盟，火烧我盟财产，这笔帐不能不算，你打算怎么赔偿？”

沙仁平听到他大哥沙仁安今晚要来万里盟抢《月神兵法》，忙跟在沙仁安身边，伺机抢兵书，谁知一到万里盟魔教等人就大开杀戒，四处放火，哪提兵书的事，而他带来的人，也死了两个，沙仁安不但不帮他，还有把他除掉的意思，他吓的六神无主，被围后，听到马万里要全灭他们，不顾脸面身份的跟出来求饶，看到身后沙仁安的嘲笑后，在心里已把他杀了上万回，暗下决定，回到漠沙国后，定会在父王面前，告他一状。如今听到马万里有放他回去的意思，高兴的忙许诺多处好处。

沙仁安也人群中站出，哈哈笑道“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弟弟，贪生怕死，真是丢尽了漠沙国人的脸面，看你以后还敢在漠沙国露面吗！跟你那低贱的母亲一样，丢我们沙丘王室的脸！”

沙仁平在那放出的条件上签了字，神色才安定许多，怨毒的骂道“哈哈，你们今天都死在这了，谁还知道，沙仁安，今天你骗我到这里，不就是想杀掉我吗，老天爷帮我，哈哈！”

沙仁安脸色狠毒的道“嘿嘿，希望你能平安的回到漠沙国吧！”

沙仁平吓的身子一哆嗦，看着身边仅剩的一个带伤护卫，心中充满了担忧，暗下决心，快些离开此地，又向马万里说些感谢的话，挤出包围圈，朝外逃去，忽然见到了乐乐一群人，也看到了小薇，心生一计，装作痛苦的走到小薇跟前，虚弱的说道“小薇，薇儿，你可要救我刚才你也听到了，我大哥想要杀我，如今我只剩下一个护卫了，肯定回不了漠沙国了，你就再最后帮我一次吧，送我回去，不，只要送我到齐业城就行了，求你了，不要不理我，以前是我不对，我跟你脆下了小薇！”

乐乐见到他，老早的就皱起了眉头，这种卑鄙无耻而且怕死的人，怎这样讨厌，恨不得立马杀掉他。小薇被他哭的心动，又见他跪在地上，再也保持不住冷漠，急把他扶了起来“你，你能这样，我，我们已经没关系了，你走吧！”沙仁平又跪了下去，哭道“小薇，你一点旧情都不念吗，如今我的性命危在旦夕，你能狠下心，不救我吗？我保证，这次帮我之后，我再也不缠你们了，最后一次！”

小薇略带厌恶之色，但有些心软，低声问乐乐道“哥，我，我想再帮他一次”乐乐苦叹一声，知道这是小薇的心结，如果不除，她永远不会安生，无奈道“我不放你去，你肯定不会心安，也会怨恼我的，他不是什么好东西，路上小心些，记着我的话！”

小薇感激的道“薇儿谢谢哥，定会记住哥的话！”

乐乐又凶狠的对沙仁平道“你给我记住，若是敢对小薇起什么歪心，我杀到你的王府，也会取你性命，滚！”

沙仁平心中暗恨，但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卑谦的点头保证“我怎么敢呢，呵呵，她把我送到齐业城，我定会不再骚扰你们”

看着小薇他们离去，慕容琪才不满的道“哥，你对小薇那样好，她怎么还理那个无耻的家伙呢，真是过份！”

乐乐叹道“每一个人都有心结，解开了，自然会想明白！”

万里盟三百多人，渐渐向魔教众人拢去，马亦普站在马万里身边，狞笑道“嘿嘿，钟若雪你个臭婊子，若是被我逮到，非干爆你不可，哈哈，给我杀光他们！”

钟若雪怒道“无耻，我先冻住你的臭嘴，圣教的兄弟们，既然被围，不如和他们血以死战，为其他的兄弟报仇，杀！”

两帮人战在一起，杀喊声混乱，刀光剑影，血云肢断，惨呼连连

沙仁安带着六个护卫在若雪身旁，道“若雪，今天已烧了他们的总部，而且他们人多势众，不如我们先行突围，改日再作打算，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两个魔教的老者也在旁边劝慰，“小姐，沙公子说的有道理，我等拼着老命，也会把小姐送到安全的地方，只要你在，不怕没有报仇的机会,小姐，再不离开，就走不掉了！”

若雪当然知道这些道理，杀掉身前的一个敌人道“我知道，你们自行突围吧，我能照顾自己！”忽听人群的最外面，传来打斗声，抬眼观去，见那红光大盛，剑气潇潇，绝美绚丽的剑招，血光纷飞，粉红的护体真气，在夜的火光中，诡异奇幻，气罩内的那人，白衣飘舞，星瞳如墨，若雪心头巨颤，失声道“乐郎？”她知道乐乐的武功深浅，如今才离开一个来月，怎么达到如此的境界呢，她实在不敢相信，那是乐乐。见他剑花下玫瑰盛开，花蕊突刺的时候，总觉得那花自己心中似有某处联系，玫瑰盛开一次，她心中的爱意就不受控制的溢出一些，高兴的泪水在美眸中打转。

乐乐关心若雪的安危，使用玫瑰之刺时，忽觉很轻松，真气的耗损只是平时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剑的速度也快了许多，花开之下，就是七八个死尸，高呼道“若雪，我来救你了，闪开，挡我者死！”紧密的包围圈缺出一个豁口，离若雪不过六七丈远，突觉压力倍增，马万里和一使刀的中年挡在他面前，两人并没出手，但乐乐却感到危险在向他逼近，乐乐挥出一道剑芒，吓走围在身边的普通敌人，冷视着二人。

马万里喝道“王乐乐，我念你是鲜于世家的女婿，对你忍让再三，你若是在这样是非不分，胡闹下去，我定先杀你性命，再去鲜于世家告罪！”

乐乐大笑道“我又没在头上写着让你手下留情，我来救若雪，跟鲜于世家没有关系，这是私人事情，你们有本事不使出来吧！”

使刀中年冷哼道“不知好歹，让我张莫休来教训你这不知天高才厚的狂妄小辈！”

“张莫休？就是帮助巴克星囚禁刀谷掌门的张莫休？啧啧，长的果然道貌岸然，却是那样的心狠无情，听说关长门对你还不错呢！”乐乐听关泰讲过刀谷的事情，对张莫休有些了解。

“用不着你来管，小辈，先吃我一刀！”

“慢着！”却是若雪赶到了近前，冷喝道“你等与我圣教的的恩怨与王乐乐无关，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带着你的女人走吧，不要插手我们之间的事！”

乐乐突见若雪变脸，那冷漠的眼神让他心痛，许久才道“雪姐姐，你，怎能这样，我不帮你谁帮你！”

场上气氛怪异，三股势力停止打斗，静观事态发展。

若雪微微低头，又像下定决心似的，抬头道“王乐乐，今天很高兴你能来，但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你就不要再来缠我了，我已经跟沙仁安私私定终身了！”她拉过身旁傻怔的沙仁安，挽上他的胳膊，又冲乐乐冷道“就是他，他是沙丘王室的大王子，有能力帮我圣教复仇，你你走吧！”

乐乐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若雪亲密的挽着身旁的男子，不敢相信若雪为了复仇不顾以前的情意，嫉火怒烧的盯着沙仁安，见他确实长相俊美，轻颤着道“若雪，我们”

若雪见乐乐还不死心，又道“我们，我们只是偶然相识，在一起几天呀，若不是我被几个小贼暗算，怎么会遇到你，以前的事就追究了，你还不快走！”

“不是的，不是这样，若雪，你一定骗我！”乐乐失态的怒吼道，他这几天颇受嫉火的折磨，如今又被他深爱的若雪伤害，有些抓狂。

若雪转头冲沙仁安甜蜜一笑，轻轻在他脸颊上一吻，道“我没有必要骗你，这回你相信了吧！”

世上伤人最深的不是宝刀名剑，而是女人，女人武器是笑，只要她轻轻一笑，那个男人就会为他掏出心肝，只是，有时的轻轻一笑，又能刺穿那男人的心。

“不！你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啊～”乐乐看着若雪甜蜜的吻了别的男人，又像小娇妻一样，偎在那人身旁，心神再不受控制，御女真气在体内急流狂奔，烧的他血脉火烫，一波一波的急流，卷着愤怒的巨浪，击打在他的心脉上，金心异常的狂跳，加据真气奔流的速度，乐乐只觉得胸内有一股闷气卡在那里，整个身子随着心跳狂抖起来，那口闷气卡的他快喘不过气来，不吐不快，像委屈的小男孩一样，泪流满面的仰天长吼，闷气吐出时，全身金光大盛，如阳光般刺眼，一闪即逝，别人正被他高亢的叫声震的发晕，以为自己被震晕了，都不敢相信那金光真的存在。

乐乐悲啸未停时，却喷出一大口鲜血，身子一萎，半跪在地上，追心剑支地，慕容琪和其他几女，被人围隔在远处，见乐乐吐血时，痛心的喊道“哥，哥，你怎么啦，哥！”其他几女也是心痛，挥剑朝乐乐那里杀去。

马亦普见乐乐这样个子，也知道他处在走火入魔的边缘，想火上加油，再气他一气，心想，把他气死才好！怪笑道“王乐乐你也有今天，女人跟别的男人跑了，哈哈，绿帽子带在头上了吧，哈哈，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乐乐吐血之后，却深切的感受到神奇的事物，虽然闭目，却感受到周围人的情绪状态，离他最近的几人，还能看到他们的心中所想的事，只是人太多，情绪也太复杂，但大多是嘲笑，得意，快慰，委琐，还有不少人在幻想着若雪的胴体，在想丰着那些不堪入目的事情，这一切如魔鬼般侵扰着乐乐，直钻进他的耳朵，眼睛，心神，折磨的他快要发疯，又想着若雪对沙仁安的一吻，他心都快碎了，只是他没有意料到，此刻他已经处在走火入魔的边缘，体内的混乱真气虽然被他一啸宣泄出去大半，但剩下的部分，仍在扰乱他的心志。

在影像的混乱中，乐乐自己虽觉得漫长，但在别人眼中，只是一瞬间。此时突听到马亦普的侮辱言语，本有裂痕的脆弱心脏，似乎真的碎了，只觉得“咔嚓”一声，心神完全失守，怒啸一声，手中的追心剑无意识的舞出一幅图案，如扭曲的黑色玫瑰，只是花瓣太多太密，那花在颤抖，在跳动，那不像花，已像一颗心脏，裂痕斑斑的心脏，这图只是一闪，却印在人的脑中，黑色悲伤的死气，冲击着每个人的心，黑气只能让人想到死亡，想到想到

可他们却来不及想，武功高强的人已本能的感到危险，怪叫的急往后飞，还未飞出，那心已像琉璃般爆碎，方圆十丈全被这黑色死所笼罩，万朵黑芒闪电般射出，离乐乐最近的五六十人，除了武功超高的几人逃走外，全部变成碎沫，连叫都来不及喊一下，黑芒不停，继续朝外飞射，恐怖的惨叫刺耳欲聋，连同魔教的人，不分敌我，全部被他攻击。这情景只是一眨眼的功夫，黑气又突然消失，就像从不存在一样。

马万里真希望它不存在，可当他看到仅存的百十名伤痕累累的部下时，又惊又惧的盯向乐乐，却见乐乐直直的站在中间，他方圆三丈内无一具死尸，因为死尸已成粉沫。

这一招因乐乐而流传后世，招名“心碎”。

慕容琪见无人阻拦，和其他几女，忙冲到乐乐身边，关心的喊道“哥，哥！”轻轻一碰乐乐，乐乐却像木桩一样，直挺挺的倒在地上，不醒人世！

眼看着乐乐的倒地，若雪心头也跟着痛颤，暗暗关切的朝他瞧去，沙仁安胆大的抚上若雪的香肩，柔声道“若雪，趁他们不意时，我们快走吧”若雪冷哼一声，把停在她肩的手抖落，清点魔教的帮众，兴好当时魔教的人离乐乐最远，也死了一半好手，若雪心中悲苦难当，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李富贵见过乐乐，知道她们的关系，忙在旁安慰道“小姐，突围要紧，你的心思小的明白，还以圣教的大局为重！”

马万里脸色变成了青紫色，见儿子马亦普还在身边，才略为放心，道“亦普跟在我身边，不要走远，其他人给我杀，他们还有二三十人，全部杀掉他们，杀一人赏银三百两，杀一高手赏银千两！”

慕容琪抱起乐乐，见又被万里盟的人围住，对其他们道“不管魔教人了，哼，让他们自己抗吧，我们突围走！”燕无双叫道“我来开路，你们护在哥身旁！”她心急之下，又使出绝技“会飞的水”，蓝色的真气从她脚底升起，蓝色真气漂过的娇躯，亦如水一般柔软，护在她身体周围的真气突然像胖大海般涨开了，湛蓝刹时变成莹白的浪花，方圆三丈内的东西被她撕成粉碎，那清澈的水还冒着气泡，急速冲向天际，用起“燕子飞呀飞”的绝妙轻功，真像在水里游弋的小鱼，只是挡在她前面的人，却也成了水中的泡沫，触者不死即伤。

马万里和张莫休，以及鬼狱门的两鬼，见识比较广博，一见那身影和冲天的水浪，惊呼道“颠倒邪神功”？饿死鬼怪叫道“怎么可能，消失了几百年的颠倒王的绝技，那个小丫头怎么会使用？”马万里更是心急，尖啸道“不要挡她，让他们离开！让开！”那些帮众本就怕的要死，听到盟主要让他们让开，哪能不躲，连滚带爬的让开一条道。燕无双停住招式，虚弱的偎在彩云身边，道“扶着我，没力气了！”

几人相互搀扶着，离开火光依旧的万里盟。

乐乐他们刚走，司徒星和另一青年，带着一百名高手，赶来助阵，又把魔教的三十多人团团围住。

第十章交心

司徒星跟在一个带刀青年身旁，那青年面貌和他有几分相似，面貌却坚毅随和，一举一动，皆有高手风范，司徒星道“二哥，我们干嘛要帮万里盟，前天马亦普那混蛋还把我打伤，哼，不灭了他们就好了，还帮他们！”

那青年正是他的二哥司徒朋，司徒朋又是好笑，又是气恼的骂道“三弟，你就不能多了解些司徒世家的情况吗，这万里盟本就是我们自己的人，自己不帮自己，还有谁帮？”

司徒星恍然悟道“原来是自己的人，那马亦普把我打伤，爹只是派人去责斥马万里，并没有把他怎么样，是因为这个原因呀，可马亦普打伤了我，这个我得捞回来吧，二哥，你得帮我！”

司徒朋摇头苦叹，道“呵，这个我可不帮，你自己惹的事，自己解决，只要不把事闹大，爹那我帮你顶着！”

司徒星瞧了一眼狼狈的马亦普，得意的暗暗狠笑“嘿嘿，有他玩的！”

魔教等人突见司马世家带人带助，脸色变的极为难看，魔教的两个长老道“小姐，事情不太妙，你武功高，有可能逃出去，不要管我们了！教中其他兄弟听令，全力护送小姐突围！”

“是！”其他众人齐声应命。

弯刀护卫也小声的跟沙仁安道“大王子，凭我等的武功定能把你平安的送出去，只是其他人就顾不了！”沙仁安知道他们说的是钟若雪，小声道“嗯，先把我保护好，有能力再顾他人！”他们声音虽小，但武功高强的若雪也能听的仔细，心中微微苦笑，暗想“不知乐郎伤的怎样了？唉，我这样伤他心，他肯定能把我忘掉吧，雪儿复仇，怎么把乐郎也连累进来呢！乐郎，你在流泪的时候，雪儿心里却在滴血，你放心，雪儿这辈子除了你，身子不会给任何人的！”

马万里看着死伤的手下，心里在滴血，暗暗咒骂“若不是本盟两大护法去了南陵，怎会搞成这样，几十年的基业，若是让父亲看到，这般惨景，会骂死我吧，不过，他老人家失踪了十多年了，想让他骂，也见到人哪，唉，全是可恶的魔教，还有可恶的司徒业，哼，居然现在才来”有些失态的马万里，像发疯的野狗，嘶鸣一声，扑向若雪，其他高手也尖啸着分抢着势竟力薄的魔教众人，没几下，魔教的人只剩下若雪，两长老，富贵等七八个高手，沙仁安在几个护卫的保护下，已独自跑到一个角落，快突围而了，万里盟的心思全在魔教等人身上，见沙仁安身边高手太多，知他不是魔教之人，有心放他，沙仁安大叹自己运气好，随着压力一轻，他们已冲到人群外，几人急奔而逃，连头也不回！

若雪和马万里勉强打个平手，若雪的寒流气劲散出，雪花飞舞，衣衫冷摆，冷玉般的小手，灌着阴寒的真气，击在马万里飞来的穿云腿，腿法急促，暗含气流，如云如山，变幻莫测，若雪和他硬拼了十多下，只震得手掌发麻，粉臂略事僵硬，马万里也不好受，一脚碰在她的嫩嫩小掌上，一股股刺骨的寒气，直往他体内钻去，十多腿下来，下半身如浸在冰窖中一样，好不难受。

两个长老武功虽然高妙，但敌不住人多，没几下已受伤数处，若不堪言，暗怪若雪气走了乐乐和那四个女人，若是有乐乐和那几女相助，说不定早突围逃走了呢！正在绝望的时候，突然身边响起了炸雷，急用护体真气，把自己牢牢包住，雷声不断，惨叫声也不断，司徒朋大吼道“散开，这是天机阁的“霹雳子”！”等人散开的时候，司徒世家带来的人还剩四十多人，万里盟的人还有三十多，衣衫尽破，好不狼狈！马万里也不打了，气的要咯血，在灰烟中，谨慎的戒备着四周。

雷声虽停，烟雾却未散，许多黑色蒙面人，刀拿细长窄薄的刺刀，轻轻划着万里盟等人的喉咙，像杀鸡般，气管和血管断开时“仆仆”声，细微响起，那人也在响声事，抽噎着倒地。

“轮回？！”司徒朋喝问道,&quot;为什么杀我司徒世家的人？&quot;

“有人付钱，我们不问为什么！”一个冷艳的声音，既能让人听到清楚，却又让人摸不清她在哪里。

“哈哈，那雇主好大手笔，光这霹雳子就用了四十多颗，值四十多万两银子，我怎么想不出，哪个仇家有这样的财气！”司徒朋不信的说道。

“司徒世家很在乎四十万两银子吗，不会！别人也不会在乎，慢慢想吧，司徒世家的仇人让你想到死也想不完，多好玩的事情，这是杀手的乐趣！”那女子声音森冷，缥缈，却又十分好听。

“杀！”

“杀！”

由暗杀转为明杀，刺刀在砍，在刺，人在呻吟，人在喷血，司徒朋走到张莫休身前，道“师父，他们来了六十多人，形式恐怕对我们不利，不如我去调城卫兵马过来围剿！”

“江湖私斗如果派兵，会让人耻笑，万里盟数年的威名不就毁了，不能这样。”马万里插嘴道，神色甚是坚决，又转身躲开轮回刺客的一刀，穿云腿出，那刺客居然躲开，逃遁别处。

司徒朋鼻吼微微哼了一声，心里暗骂“嘿嘿，装什么装，万里盟有什么威名好毁，就算有些好名声，今天老窝被人烧了，今后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上混，幸好司徒世家的大事将成，到时就用不着你们了。”

马万里气恼的厉害，先是乐乐恐怖一击，再是颠倒邪神功，又来了轮回霹雳子，把总坛的好手杀的只有二三十个了，一边追那个倒霉刺客，一边暗下决心，定要把派在外面的分坛高手召回来。

张莫休刚杀掉一个轮回刺客，突觉背后危险逼近，伧忙侧身，一股凛冽的刀气，贴着他的护体气罩擦过，气罩扭曲变形，差点破个缺口，体内血气翻腾，惊出一身冷汗，“好霸道的刀气！”，目光寻去，只见一个黑衣蒙面的人，手持一把奇形的虎齿大刀，似刀似锯，张莫休疑问道“阁下不是轮回的吧，跟我有何冤仇？”那人冷硬的喝道“万里盟的都该死，你是盟里的人，所以你必须要死！”声音非常年青，却说的杀气森森，语气坚定，好像张莫休已是死人似的。

张莫休内心苦笑，暗忖“这万里盟的仇家果然不少，我们刀谷跟他们结盟，真不知道为了什么，唉，若不是为了二师兄巴克星，我哪会落到这种地步，在江湖没了好名声，混在万里盟，又时刻担心被人暗杀！”使虎齿刀的人却不让他多想，大喝一声，腾空跃起，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刀气怪啸着对着张莫休的头顶，斜砍。张莫休也是使刀的高手，知道这一刀的力道，不敢硬接，错开一步，避开他的刀，不料虎刀微转，虎齿泛着寒光，尖啸着横斩过来，张莫休惊叹黑衣人的刀法精妙，低吼一声，倒翻上半空，身子突坠，刀光在他的翻滚中，光芒越聚越多，他以同样猛不可挡的一招，反击给黑衣人。

那黑衣人正是百里欢，本想趁着万里盟混乱，杀几个盟里人报仇，看到张莫休用刀甚是精妙，少年心性，想和他比比刀法，没想到张莫休一出手，就是如此厉害，收起心里的那份狂傲，谨慎的和他拼斗。

司徒朋终于在刺客中，找到那说话的女刺客，他扫视了一遍体态丰腴，凸凹俱显的她，笑道“身材真是不错，若是留些刀疤伤痕，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卿本家人，奈何为贼”忽然又想起什么，郑重的问道“你是血影？”

“哈哈哈！没想到还有人知道我，出名的刺客并不好过，所以”没有所以，只有进攻，黑影飘闪，快如雪貂，比身法更快的是她的刀，一道身影，七道刀光，七道身影，多少刀光？可惜没有正确答案，那刀光在闪，在动，闪的让你无法数清，动的比你的目光还快，所以答案是没有的。

司徒朋心里却有了答案，“惨了，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就是我怎么出言挑逗她呢，她可是血影啊，听说对她出言不敬的人，都已经死掉，而且会死的很惨，可可\*，她的身体裹在紧绷的黑衣中，实在是太诱人了，唉。打不过她，躲吧！”答案已有，所以他逃走了。

司徒星在随从的保护下，找到了狼狈疲累的马亦普，他大笑道“小混蛋，你不是狂妄吗，家被人烧了吧，还变的这么凄惨，真是可怜哪，啊，又被人砍了一刀呀，好，砍的好呀，哈哈！他娘的，你居然还敢打我，啊，快些帮我，你们这些笨蛋打他！”

他们自己人倒打起来了，司徒世家的护卫眼下只好听从三公子的命令了，但又不敢伤马亦普，马亦普也看出点门道，趁着护卫不觉，靠近司徒星，一脚踢中他的屁股，司徒星惨中一声，摔了一个嘴亲地，地上多是碎肉残血，他吼叫着呕吐着，“啊，呸，唾

我家养你们这些垃圾笨蛋干嘛吃的，连我都保护不好混帐，自己掌嘴三十下，快些，还有你”

马亦普在旁边嘲笑道“司徒星，你果然是最没用的东西，抢女人抢不过我，打架又打不过我，连个下人都不听你的话，哈哈！”司徒星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奈何他的武功比自己高，气得重重抽了下人几个耳光。

百里欢刀法虽好，经验却不足，被逼无奈，已和张莫休硬拼了六七刀，每一刀相拼，百里欢内伤都加重一些，只觉得嗓中发甜，闷热烦燥，刀法威力打了折扣，又听人呼喊道“城防军来了，城防”他知再打下去，对自己更是不利，心生退意，见张莫休又是一刀砍来，他也运足十成的功力，两刀相撞，张莫休也被这力道逼退三四丈，而百里欢趁着这刀的反震之力，暗用轻身功法，如树叶一般，飘向远处。

魔教仅剩的几个高手，趁乱早已逃走，轮回刺客听到撤退哨声后，如来时一般，无声无息的消失在黑夜中。场地中死尸成堆，仅剩的几个高手，也全身上伤，精神打击，再加上肉体伤害，马万里见到城防军来后，心神一公，吐出一口鲜血，眼前发黑，昏昏欲倒，几他人忙去扶他。

原来城防军是被血影吓跑的司徒朋调来地，他哪管万里盟的面子，看自家的护卫死伤惨重，有兵不调，岂不是白痴？兵马一来，敌人尽逃，他神色平静的走到万里盟从人面前，道“这里已烧成灰烬，你们先到司徒府旁边的宅院住，等这里修复后，再搬回！”

他们正没地方去，跟司徒世家的关系毕竟密切，也只好听从司徒朋之言，住到了司徒府附近。

百里欢逃出万里盟后，撕掉面罩，喷出两口鲜血，因为用内力压制伤势，等发作时更会痛苦加倍，他急速赶往客栈，却觉得腿脚甚是沉重，眼皮总想合在一起，手里的虎齿刀像小山般沉重，摇摇晃晃在走在街道旁。

摇摇晃晃他想起小时候，跟姐姐玩荡秋千，姐姐总是把秋千荡的老高，直吓得他尖叫着哭喊，每到这个时候，姐姐总是把秋千停住，让他下去，并从怀里掏出一块糖，道“你害怕就自己去玩的，我要自己玩，我要飞到天上去”他接过糖，就停止了哭，因为他知道，自己哭就会有糖吃，所以他养成了哭泣的习惯，没吃的哭，没玩的哭，躲在姐姐怀里哭，偎在妈妈腿旁哭，直到

那是个冬天，很冷很冷，流出的眼泪也能结成冰珠，他躲在废旧的木桶中和姐姐玩捉迷藏，透过裂开的缝，却看到了一群群凶狠黑衣杀手，自称“野草”的杀手。他看到了妈妈被人残杀，看到爹爹被他们砍成碎块，看到姐姐倔强的跳进冰冻的深井里他没有哭，嘴唇咬出了血，眼泪却没有掉下来，他知道眼泪在敌人面前没有用，他等杀手走光时，才逃进深山，那年他九岁。

受伤的人，总是很脆弱，他总忘不掉姐姐蔑视杀手的眼神，宁可自杀也不愿被人杀掉时人决绝，他摇摇头，用手撑开眼皮，又突然狠狠抽了自己几个耳光，因为他又看到了“姐姐”，正皱着眉头，冷傲的盯着他，他知道这一定是梦，可他又希望这不是梦，对那“姐姐”发出内心的欢喜笑容，干涩的叫道“姐姐”缓缓伸出了左手，身子一沉，摔在地上，昏了过去。

韩秋奉师父剑神之命，前来查探万里盟起火的原因，却在半路见到一个冷酷的黑衣少年，手持奇异虎齿大刀，摇摇晃晃的向她撞去，她轻喝一声，作出戒备之状，轻皱秀眉，冷视着黑衣少年，却见少年表现怪异，眼睛明明睁着，却用手把眼皮撑的很大，然后又狠抽自己几个耳光，她正想问他原由时，却见他冷酷的俊脸溶化，那笑容那迷人，好真诚，却听到更震憾的声音“姐姐”？

她好久不能思想，只到百里欢摔在她脚下。

“二师姐，你什么时候有个弟弟呀？怎么没听韩伯父提过？哈哈哈”

韩秋回头，见到一个紫衫的清秀貌美的端装淑女，正嘻笑的打趣着她，韩秋也笑道“我也不曾见到，一向淑德的小师妹，怎在深夜如此狂喜大笑，不怕坏了以往的形像？”

“哼，人家睡不着，见你溜了出来，我也悄悄的跟来了，原来是找弟弟来了，我还以为二师姐不喜欢男人呢？”

“呸，小丫头，嘴也如此叨利，不怕传出去，吓跑了你的俏郎君，深夜睡不着，怕是想人家吧！”韩秋也反击道。

紫衫姑娘俏脸微红，不示弱的道“哼，你准备把这个弟弟怎么着呢？”

“我也第一次见他，他受了重伤，可他怎么喊我姐姐呢，难道是我爹在外面我爹不会的，可，算了，先把他带回去，救醒了再好好盘问！”

“嘻嘻，我就知道师姐会这么说，放心，我不会跟我爹说的！”紫衫姑娘打趣道。

“哼，你若是敢说，我也告诉师父，你夜里在偷偷喊某人的名字喊的好诱人，好动听哦，就像奏的野猫，啊，哈哈！”

“你哼，我先回去啦，不管你了！”紫衫姑娘大窘，转身飞奔而回。

韩秋得意的一笑，总算把她给说跑了，把他从地上抱起，细看受伤的少年，心里却升起异样的感觉，芳心嘣嘣的跳起来，施展轻功，紧追紫衫姑娘。

钟若雪带着受伤的几个部下，趁着大乱，逃出万里盟，若雪心情十分难受低落，无精打采的走在最后，两个长老安慰道“小姐，不要通过，虽然我们折损了许多兄弟，但我们烧了万里盟的总部，他们又死了三百多人，无论怎样，我们都够本，若是教主和夫人知道了，肯定会夸赞你的！”

若雪哪是关心胜败，逃出之后，就一直在想乐乐，暗恨自己把他气伤了，时刻在想他的伤势，听到不解风情的两长老的话，幽幽一叹，“也不知道我爹娘到底在哪，还活在世上吗，真希望他们能回来，那我就不用\*心了，就可以唉！”

李富贵突然从前面开心的跑来，道“小姐，付长老带人来了。”

若雪和其他还位长老也大为高兴，忙往前奔去，“小姐，属下带人来迟了，请小姐责罚！”他身后的几十位魔教弟子也跪在若雪跟前，齐声请罪。若雪把付长老扶起，又对其他人道“你们也起来吧，你们能赶来，说明对圣教仍是忠心不二，我怎么会怪罪你们。”又对付长老问道“听说，当日天涯角一战，你跟我爹娘在一起，他们人呢？”

付长老哀叹一声，告罪道“属下无能，当日教主被鬼狱门的陆无日打落山涯，夫人也，也跟着跳下去了”

&quot;啊～爹，娘&quot;钟若雪虽然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听到确认的消息后，还是伤心难耐，痛哭了出来，或许还为自己的心事而哭。

“小姐，教主和夫人的死我们也很难过，请节哀，我们一定为他们报仇的！”

“小姐，我等已联络各地对圣教忠心的弟子近千名，过几天就能来到皇城了，到时定可以灭掉万里盟！”

“小姐，我们已查明叛徒周长老，可能是司徒世家派来的奸细，属下已派人监视他的行踪，定会按门规处置他，为教内众兄弟泄恨。”

“小姐，不要哭了，再哭城防军会来的”

“小姐，属下已查明，王公子住在风月客栈”李富贵道。

若雪停止哭，道“他没事吧？”三位长老和几十个魔教弟子，惊叹赞赏的盯着李富贵，鼓励他继续说

司徒业头戴紫金冠，身袭七龙黄袍，胡须花白，瞳眼精光逼人，听完司徒朋的汇报后，“啪”的一拍桌子，那珍贵的寒木桌案，碎成一堆废屑，吼道“怎么会败的这么惨，叫司徒万里来见我，混了一辈子，连个窝都守不住，没用的废物！”

司徒朋谨慎的说道“爹，二叔他受了些伤，正在卧床休息，恐怕有些不便”

司徒业怒哼一声，道“他在哪，我去见他，本想让他联合几大势力，灭了魔教，并故意放走一部分魔教弟子，让他们复仇，再让万里盟以共抗魔教之名，号集天下武林人士，为我效命，他到笨的可以，不光丢尽脸面，还让万里盟名势一落千丈，看他怎么解释，朋儿，不要多说，带路！”

司徒朋心中纳闷“上次爹明明说，马上就用不着万里盟在江湖的势力了，不光除掉和自己有仇的魔教，还顺便消耗折损万里盟的势力，今儿怎么变卦换说法了？”不过他仔细一想就明白了，司徒业只不过借此机会好好教训马万里一下，他暗叹一声“原来爹爹还是气恼马万里上次没听他的命令，哦，管他呢，现在可不能惹爹生气。”

司徒月带他到马万里所住的宅院，马万里正躺在床上歇息，门突地被推开，他以为是敌人，慌忙下床，露戒备状，却见司徒业带着司徒朋闯了进来，他微怒道“堂兄，你这是?”

司徒业看他脸色疲累苍白，怒火微降一些，道“喊我司徒大人，告诉你多少次了。事情都被你给搞杂了，唉，让我怎么说你。当初你是怎样向我保证的，看看现在，一场大火烧光了你的宅院，也烧光了你的名声，你盟里的高手呢？”

马万里见他愠怒，也不敢顶撞，小心的答道“按你的吩咐，把他们派去南陵了，那边的事情已经安排好，只差最后一步了，南陵那边的事，一定万无一失。”

司徒业面色缓和一些，道“月神兵法到手没有，那兵书对我们极为有用，一定要把它得到，知道吗？”

马万里点头道“我知道，堂兄哦，司徒大人，根据得到的消息，那书现在在寻佛寺全戒大师那，已派人严密监视，不过还有好几方势力，也在旁边窥视，等鬼狱门的高手赶到后，到时我们明抢暗夺都不成问题。”

司徒业满意的点头道“嗯，兵法书和南陵的事，可不能再搞杂了，这些都是为了司徒世家的千年基业而做的，劳累你了，多多休息，有什么需要告诉朋儿，他会帮你办妥的。”

马万里心里暗骂“哼，老狐狸，为了你自己的野心吧，十多岁就把我往江湖上推，事情办好了也没奖励，办杂了，全都怪罪到我头上，若是我爹还在，哪轮到你来做司徒世家的主人，哼，再忍一次，我忍！”

嘴里却恭敬的说“谢谢司徒大人关心，这是我应该做的！”

司徒业得意的撇撇嘴，心道“哼，你知道就好！”又说上几句客套话，带着司徒朋，离开房间。

房间里有一双嫉妒和阴毒的目光，盯着他的背影，许久没有离开。

风月客栈。

&quot;琪琪姐，都五天了，哥怎么还没有一点反应？&quot;燕无双赤裸着身子，再一次抚遍乐乐全身。

慕容琪憔悴的摇摇头，侧躺在乐乐身旁，许久才道“哥的伤势早好了，我们的真气也能进入他的体内，只是真气进去之后，就没了反应，就像一滴水溶进大海一样，呼吸脉博都很健康正常，就是不明白，怎么不醒呢？”

杨梅杨杏端了热水进来，二人道“琪姐，双姐，先把被子掀开，我们来为哥擦身！”（为何不说“净身”呢，嘎嘎！若是那样说了，恐怕小双，小琪会用最毒辣的招式把姐妹花痛扁一顿的，嘿嘿！）

燕无双雪白的胴体从温暖的香被里钻出，方便她们擦拭，她披上衣袍，腰带微微斜系，流云细丝自然的垂在胸前，遮住泄露的春光，杨家姐妹看的一呆，不由的赞道“双姐姐好迷人哦，连我们也喜欢看你的身子呢！”燕无双啐道“你们姐妹越来越不羞了，看我”突又警觉的盯着窗外，喝道“什么人？”声未落，人已飞到窗外，见一道黑影飘上房顶，燕无双身子在空中急转，如鱼一般，奇异的在空中随意改变了方向，落到黑影前面，那黑影并没有要逃走的意思，怔怔的看着燕无双。

燕无双也看清了那黑影的模样，怒道“钟若雪？哼，你还来干什么，把哥气的还不够吗？他要是出了意外，我定不会放过你！”

若雪幽幽叹道“我，我当时只想让他离开，哪曾想他会气成那样，他身体怎么样了？”

“哼，我才不信呢，你要他离开，可以用别的方法，哪能当着几百人的面，亲别的男人呢，哪个男人见自己的女人这样，会受得了！亏哥还整天想着你，念着你，整天跟我们说你们的事，说你如何如何的好，你却一见面就把他气个半死！”

若雪眼泪涌出，悲从心来，哽咽道“圣教报仇的事，我不想连累乐郎，只好那样，可我当时并没有真的吻上沙仁安哪，还隔着一层护体真气呢，我今天只想来看看他”

她擦了擦眼泪，“让我看看他，好吗？”

燕无双见她哭的可怜，细想她说的也有道理，仍然不饶道“哥早就当着天下人的面，杀掉万里盟的青眼书生，我就不信你不知道，那天哥又杀掉他们一百多人，万里盟早把哥列为仇敌了，只是他们抽不出空来对付哥，你还这么固执，哥怎样对你，你一点都不明白吗？”

“我前些天一直在忙着对付万里盟，没有留意江湖上的消息，那天之后，才听到那些消息，我，知道错了，等乐郎醒来时，我自会向他认错！”

燕无双听到她认错了，才放过若雪，放她进屋。

慕容琪已穿上了衣服，杨梅杨杏把盆放到一边，站在慕容琪身后，神色不善的盯着若雪，若雪轻抚着乐乐昏睡平静的俊美脸颊，冰凉的小手不断的颤抖着，不断的自责，后悔，眼泪如泉般涌出，失声爬在乐乐身上痛哭，一直的哭，哭的其他几女也跟着垂泪，对她也消去了敌意，立在旁边劝慰。

若雪这段时间，一直活在复仇和杀戮中，身心俱已疲惫，倒在乐乐胸膛上，闻着那诱人熟悉的体香，压抑的思想爱意，俱都涌出，“乐郎，雪儿每天都在想你，好想永远爬在你怀里，爬在你怀里撒娇，和你在一起的那几天，是我一生最快乐的记忆，可我还要报仇，父母之仇不能不报，让老天保佑你，快些好起来，可我还是不希望把你拉进这段仇恨里，希望你能明白雪儿的一番苦心。改天再来看你，我该回去了，乐郎，我走了！”

若雪把头从他身上抬起，又用衣袖擦干泪水，哽咽道“不要告诉乐郎我来过，你们也不希望他陷入危险中，只要他不再管我和万里盟的仇怨，乐郎回到鲜于世家以后，就安全了！”

慕容琪抹去眼角的泪水道“若雪姐，若是乐郎不问，我们也不说，若是他问了，我们不想骗他，也不能骗他，不然他会气恼我们的，他说过，最讨厌别人骗他，我们不会骗哥的。”

若雪倒是非常羡慕慕容琪，也为乐乐感到欣慰，道“我也知道不能骗他，只要你们不提起就行了，我该走了，你们多保重！”

说完若雪又深深的看了乐乐一眼，才走出门，飘上屋顶，消失在深夜里。

第二天，杨家姐妹正为乐乐擦身，突然齐声叫了起来，“啊，我们感觉到哥了，他在和我们说话！”墨玲子和彩云在旁笑道“你们两姐妹就不哄我们了，他明明还在昏睡，这谎话连三岁的小孩子也骗不了，我们怎会上当。”

杨梅杨杏不理她们的戏笑，专心的把手放在乐乐身上，倾听来自心灵的交流，突见她们二人玉颊绯红，又都点了点头，杨梅抬头看了墨玲子和彩云一眼，羞道“你们先到别的房间好吗，我们要要帮哥的忙，你们在这，我们不好意思！”

墨玲子和彩云都是过来人，当时明白杨梅话里的意思，但仍是不信的说道“我们刚刚还抚遍哥的身子，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和你们说的呢？”

第十一章补偿

杨杏道“你们试试，把手放在他身上，用心和哥交流。”

墨玲子和彩云按照她的方法，却感觉不到任何信息，摇头，笑道“我们没有感觉到，呵呵，不过你们姐妹若是喜欢，我们出去就是了，真好奇你们到底怎么做！”

“哥说，可能我们姐妹有心灵感应，接收能力比你们强，所以我们姐妹能感受哥的思想，哥因为走火入魔，武功进到第七层，却有好多地方没有能力突破，卡在了六层和七层之间，这几天他一直封闭内心，修补几条重要的经脉，刚刚醒来，要和我们那个”

彩云嘻笑道“呵呵，若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哥终于要醒来了，玲姐，我们先出去，等她们的好消息！”

屋里只有杨家姐妹和乐乐三人了，杨梅杨杏互相看了一下，一齐把衣襟去掉，胸前的雪白玉兔不是很大，却俏挺可爱，蜂腰丰臀，一双修长如玉的美腿，笔直并拢，两腿中没有一丝缝细，两人的面貌一样，身材也一模一样，秋眸也一起眨动，如此奇景，却无人欣赏，真是咳咳！

杨杏道“姐姐，我们该怎么做？我不会哦！”

杨梅道“我也不会，不过看琪姐她们做的时候，先是这样，再”

&quot;好吧，我们就听哥的，嗯，真的硬了，妹妹加油！&quot;

“哦，嗯，姐姐，嗯，来帮我，含不过来”(^\_^！有点恶搞，偶不想再写H情节了，现在禁传。)

，现在两人的对话，就像面对面，中间再无任何阻隔。

乐乐心里说道“梅儿，我感到你的疼痛了，没想到会这样的钻心，泪水流到嘴角了，若是哥能动，定会帮你吻干，不哭，过会就舒服了，先不要动，来，爬在哥哥身上，抱紧我！”

杨梅抹了一下流出的清泪，内心喜道“哥哥，原来你是那样的疼爱梅儿，我好高兴哦，我以为你不喜欢我们姐妹呢，我能清楚的感觉到你的爱意，哥，抱着你真舒服，总算明白了琪姐双姐为什么老是抱着你不放！”

乐乐内心道“哥当然爱你们，呵呵，心灵的感应真是奇妙，我也能感觉到杏儿了，你们两个也能经常这样交流吗？”

杨杏心中喜道“若有特别强烈的情绪产生时，才会清楚的感应到对方，就像刚才姐姐疼痛，我也感到那里疼了，姐姐感到哥的爱意，杏儿也感觉到了，从来没这么强烈过，真好！”

杨梅心里道“哥，我那里痒了，我嗯～哥哥好坏，脑子里怎么能把梅儿想成那副模样，呀，这个更羞人了，哦”

乐乐戏道“嘻嘻，我也能感觉到你的想法，巴不得哥那样对你，不是吗，看看，哥刚想一下，你已经到高潮了，哦，杏儿居然也流了，真好玩！不过我现在要练功，不陪你们聊了，你们要加油哦！”

乐乐把心灵封闭起来，能感受到杨梅的想法，而她却感觉不到自己的想法了，乐乐暗忖“御女经法上说的不错，自己可以伪造任何想法，而别人的内心却完全被我窥视，第七层真是奇妙，体内的精神力也提高不少，可以更好的控制别人了，气海丹田都扩大一倍，能盛更的真气了，嗯，吸收这股处女元阴，冲破上下丹田的阻碍，哦，果然畅通舒爽，他奶奶的，卡在半空中的滋味真不好受，上不去，下不来，若雪差点把我害死，哼，等我好了，定会把你好好折磨一顿，在走火入魔的瞬间，我已清楚的感觉到她的浓浓爱意，可我已经控制不住了混乱真气，那一招好像死了不少人，那一招怎么用的，哦想不起来了，当时有种心碎的感觉，难道非要心碎的时候，才能使出，哦，不，不，宁可不用那招，也不想再尝试心碎，太痛苦了。还有马亦普那个杂种，老子好了第一个收拾他，哼，居然敢那样侮骂若雪，居然敢那样嘲笑我，一定要让他哼哼！”

乐乐又感觉一阵心痛，那疼痛来自杨杏，乐乐收功，把心灵再次开放，柔声道“杏儿，哥哥感到你的疼痛，又来陪你了。”

乐乐吸收完杨杏的元阴后，不但把体内的余伤修复完好，还真正入了御女心经的第七层－－处女交心。

默玲子和彩云一直守在门外，听到杨杏乍起的尖叫后，以为出了意外，忙撞门过来，却见她极度满足了睡着了，二人又喜又笑，帮她擦净身子，几人同眠。

乐乐暗忖“我能清楚的感受到彩云，墨玲子的情绪，还有几种强烈的情感波动，内心的想法却无法得知，难道只能和双胞胎姐妹才有那种神通之妙吗？也是，若是我能清楚知道别人内心的所有心事，岂不成了神仙！在周围就能感觉到她们的心态情绪，若是在全体时，可能会更加清楚吧，到时，她们也会感到我的内心思想，应该是那样的。哦，彩云的口技越来越妙了，嗯，不错，这几天是苦了她们，是补偿的时候了！”

感到四女都在酣睡中，他的精神体也在体内休息沉睡，犹如真人在睡觉一般。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乐乐完全醒来，睁开双眼，房里一张张惊喜漂亮的脸蛋，围在他周围，乐乐笑道“有什么在我身边，真是幸福，这几天让你们担心受累了，琪琪怎么又哭了，你不是常常自认为不输男儿身吗，跟了我后，却天天哭鼻子，哥好心疼，哥知道你担心害怕，可算命的不是说过吗，我会活到九十九岁的，他收了钱，肯定没错。呵呵，双儿也信，不是吗？小芝怎么哭的这样厉害，小月也是，嘿嘿，都过来让哥抱抱，几天没抱你们，就觉得浑身难受！”

众人温存片刻，慕容琪才嗔道“哥，你不爱惜身子，叫我们众姐妹怎么办，这一睡六天都把我们急坏了，再说，若雪姐也有什么难处呢，你没搞清楚就把自己气伤，不是让仇人看笑话嘛！”

燕无双也道“是啊，我们也相信若雪姐不是那样的人，哥要先养好身子，再找若雪姐姐慢慢的谈，事情会有转机的。”

乐乐见她们语气坚定，而且感觉到她们心里的信心也毫不动摇，觉得她们定是知道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笑道“你们这样相信若雪，我真替她高兴。我当时是气糊涂了，事后细想，才觉事情定有蹊跷。你们心里一点都不怀疑，而且十分坚相，是不是瞒着我什么，要实说，不然我可要惩罚你们哦！”

乐乐说到“惩罚”两字时，众女又是心喜又是心跳，当然知道惩罚的含意，不过也不敢乐乐，就把若雪的事一一说来，乐乐听后苦苦一笑，道“和我猜想的差不多，你们没有骗我，哥很高兴，过会哥要好好奖励你们！”

众女羞笑，却个个暗露期待向往之色，小芝端来汤菜，道“公子，这是小月专门为你熬的补汤，趁热喝了吧！”乐乐几天未进滴水，腹中早已咕咕乱叫，把汤一饮而尽，叹道“小月好手艺，以后我们有口福了，比我做的烤肉还要好！”

小月笑道“只要公子喜欢，小月每天都做给你喝，锅里还有许多，诸位姐姐也尝尝我的手艺吧！”

杨梅杨杏还睡在乐乐身旁，乐乐通过心灵感应，知道她们苏醒多时，可能怕众姐妹羞笑，身子都不曾移动一下，乐乐和她们有身体接触，才会有清晰的交流，他一边吃着美食，一边把脚放到杨梅肥嫩的桃源缝细中，她玉体一颤，把乐乐的脚吓意识的夹紧，却又觉得这样酥痒难受，正不知该怎么做时，乐乐的声音传到她的心里，“小宝贝，还在装睡吗，再不起醒来，哥要把被子掀开了！”

几女正在喝汤，见杨梅杨杏不醒，以为她们新瓜初破，需要休息，忽然听到她们二人的吁喘声，而且在被子里的玉体疲狂扭动，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齐笑道“我说梅儿杏儿为何不醒，原来在做春梦哦，呀，叫的好心急，哥哥，快些帮帮她们吧，呵呵！”

杨家姐妹见已被发现，索性不在装睡，两人一起转身，扑向乐乐，娇嗔道“嗯～不干嘛，哥哥欺负我们，又让诸姐妹笑话我们，我们才不是做春梦，是哥在使坏！他用脚一边在人家那里胡弄，还不断想着不堪的画面，让我们出丑，哼，打死你，打你！”

乐乐悲叫着求饶，“呀，原来两姐妹是母老虎，哇，嘴张的好大，怎么堵住你们的嘴呢，得找只公老虎才行，嘿嘿哦，原来我就是公老虎呀，不然怎会轻易的堵上她们的血盆大嘴。”

“哼，你敢说我们的嘴大，哪里大了，不说明白，我姐妹定不饶你！”

乐乐抚上她两人的肥臀，一手抓搓一半，手指深深陷入缝中，笑道“这里就很大，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诸女大笑不止，杨家姐妹心知不是乐乐对手，只好乖乖吃饭，却不时的偷偷碰上乐乐的身子，和他暗通情话，这情景让乐乐有种偷情的快慰，而且这种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感觉，更是喜爱难当。

一顿饭吃过，太阳已偏西，乐乐才问“这几天万里盟有什么动静，吃了大亏，声名大跌，我不信他们就这样平静心安！”

墨玲子道“我一直怀疑，万里盟在计划着别的阴谋，在魔教天涯角被攻之后，马万里招集的好手并没有回到皇城总部，却又发帖邀请曾经欠他恩情的明门正派人士，来万里盟总部，帮他守卫魔教的报复，我们墨山也欠万里盟一些恩情，帮他们做了一些事后，我们才离开的，因为我师父嘱咐过我们，万里盟不能久呆。这次老窝被烧后，也没有反应，就太奇怪了点，肯定是力量不够，在等高手回来！”

彩云也道“是呀，我师父也是为了报恩才派我下山的，只是遇到了哥哥，才没有帮他们，他们不是好人。不过，我师父肯定会怪我的。”

乐乐把彩云抱在怀里，安慰道“你师父若是明整理的人，知道真相后，不会怪罪你的，再说还有哥在呢，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的女人，连她师父，她爹娘也不行！”乐乐说的甚是坚定，不存一丝疑滤，看得诸女美目流光异彩，爱意浓浓，慕容琪心有感触，也偎在乐乐怀里，低声道“哥！”

乐乐进入功法第七层后，对诸的心态感情把握丝毫不漏，一看就知她们心中的喜怒哀乐，抚过慕容琪的黑发，道“琪琪不要担心，等我忙完若雪的事，定会去陌野城慕容世家去提亲，他们不同意，我就是抢，也要把琪琪抢回来，因为琪琪是我的女人！”

慕容琪微微一笑，点点道“嗯，琪琪是哥的女人，谁也抢不走！”

乐乐大笑，又对众女说道“你们也是我的女人，跟了我，谁也不能抢去你们。都到床上来，我来补偿你们几日的苦累哈哈！”

小月听到乐乐的话语后，神色一黯，却见乐乐正盯着她，“小月怎么啦，心里为何如此悲苦无奈，有什么难事说给哥听，定会帮你解困！”小月暗忖“公子的武功心法已能知人情绪心态，我得小心，不能坏了宫主的计划，不然我们都会死的！”她道“哥不嫌我的出身，仍然平等的对待小月，小月只是感动而已～”乐乐又不是神仙，不可能知道她心底秘密，虽有疑惑，又想自己不该如此多想，或许是想到以前不开心的事，就像小薇一样吧，都有心结，小薇不知道走到哪了，真有些担心她。

乐乐打开护体真气，小月心神巨震，感觉到乐乐对她的柔情爱意，心灵之间赤裸的相碰，让她心里翻起了浑浪，羞悔喜怨，激动不安，却又立刻恐惧起来，紧紧锁住心神，乐乐的感应立刻又模糊起来。

乐乐才知道她心里原来装着这么多感情，对乐乐赤裸裸又热情奔放的爱，对身世的自卑自怜，又悔恨某件事情，又怨恨她自己，然后一股恐惧感占据她的心神，那种清晰的联系又慢慢模糊，乐乐再试图寻找她恐惧的秘密，却无任何收获，暗忖“只能感觉小月的感情波动，却不知道她在恐惧什么！不能像双胞胎姐妹那样直接对话，真是遗憾！不过若是真的把对方的秘密全部知晓了，那也太不尊重对方了，毕竟每个人都有隐私。”

街上行人不减，其中带兵器的江湖人占了多数，三五成群，不时的高声说笑着什么，大多说的都是万里盟如何的不堪，对魔教和轮回的惧怕，还有不少人在谈论王乐乐与钟若雪，真是什么人都有，乐乐知道那天有不少闲人观战，这些消息定是从他们嘴里，加工变味后才传开的，比如乐乐一剑杀死六七百人啦，颠倒王传人重现风月国啦，司徒世家的大仇人下了百万两银子请轮回报仇，万里盟盟主被打的毁容啦，小妾趁乱跟人跑啦

乐乐心里大笑，“这江湖真是有趣的地方，今天一只蚂蚁，明天就会从他们嘴里变成大象，而且那只大象他们还骑过。啧啧，人哪！”

乐乐从怀里掏出银色蝶花，想到那骚媚入骨，肉欲十足的美妇时，心头没来由的一荡，暗忖“那美妇相貌只和小芝小月在同一档次，为何会如此吸引我呢，没到手的女人对男人果然有致命的吸引力，她那股风骚成熟劲，真让我发狂呢，哦，到了！”

乐乐把银色蝶花交给门卫，那中年强壮的门卫，酸溜溜的接过银花，嫉妒又带羡慕的扫了乐乐一眼，道“你拿着这枚蝶花，把它交给内院的丫环就行了，她们会带你去的，嘿嘿，小兄弟，我看你身子单薄，行不行呀，若是不行，喊我们兄弟，他娘的，那骚妇四处吊男人，就是不让我们府的护卫碰她一指头，看着我们心里闷火呀”

乐乐怪笑的盯他一眼，“兄弟果然够强壮，母马也受不住你的攻势，有机会我定会帮你介绍”那门卫果然大为高兴，感激又自信的说道“兄弟果然好眼力，若是帮介绍成了，兄弟我请你喝酒，哈哈！”乐乐大摇大摆的进去了，只留下洋洋自得的门卫在那里傻笑，乐乐突然觉得，说些善意的谎言也是挺好的事，比如刚才他还没说的下半句“定会帮你介绍一只漂亮的母马！”

乐乐在丫环的带领下，走进金蝶的闺房，那丫环的美目赤裸裸的在乐乐身上扫视，眼中尽是春色荡漾，乐乐虽没看她，也能感觉她那火辣辣含意，暗笑“有其主必有其仆，金蝶夫人的丫环也是熟女了，啧啧，姿色还算不错！”

金蝶接到丫环的禀报，就端坐在软椅上，等着乐乐，只是她穿着实在太少，只有贴身的淡绿胸衣，外套薄纱丝袍，雪白的粉腿叠在一起，媚眼流转，盯着乐乐走进房门。

丫环不舍的把门关上，乐乐微笑着走到软椅边，轻贴在她耳根柔声道“姐姐穿的好少，不冷吗？”金蝶本是气恼乐乐上次的话语，想吓他一吓，不想他上来就如此挑逗，想好的恶言冷语，一句也说不出，用连她自己也不相信乖柔腻语道“姐姐见到你就浑身发热，怎么会寒冷！”

正文 第五卷 情挑皇都（文字）

第一章毒计

乐乐正在极美的快感中，听到外面传来吵闹声，那吵闹的声音十分熟悉，他心头狂喜，暗道“机会来了！”

司徒星因为上次没有碰到金蝶，今天再也忍不住，带着十个随从高手，来到金蝶府。门卫却告诉他，金蝶夫人已有客人。

司徒星怒道“老子每次来都有客人，是谁，我带人把他砍了喂狗！”

“就是我，手下败将，金蝶夫人早已说过不见你了，还脸皮极厚的前来，真不知羞耻二字怎写！”马亦普带着几个护卫也刚巧赶，听到司徒星怒语后，纯是找事的接道。

“马亦普，怎么又是你？前天你不是来过了吗？”

“呵呵，是啊，我经常来的，前天金蝶夫人托我查上次刺杀她的幕后真凶，我已经查到，前来告诉她，她一定在等我，哈哈，你还是回去吧，不然还会像上次一样，把你打了卧床三天，哈哈！”他得意极了，以为金蝶夫人等的人就是他。马亦普带着人要进，司徒星也不服，也要进，那护卫本想拦，但见双方神色极为不善，咽了一口吐沫，把他们全放进去了。

司徒星暗道“哼，就算我今天搞不到她，也不让你们称心如意，我就跟着你，看着你！”

两人把护卫扔在内院，互相讥骂着，朝金蝶闺房闯去，丫环早知他们不能惹，吓的缩在一旁，暗为乐乐担心。

乐乐功力进入第七层后，精神力大增，操纵精神力更方便，现在他明显的感受到了控制力量，就像抓到了木偶的控制线一般，乐乐目光集中在司徒星，心灵暗示道“我感觉到你的恨意，你很恨他是吗？”他点头。

“你很想除掉他，是的，你想除掉他！不要怕，其实很简单，把他除掉后，你就舒服了，你就没有阻碍了，你不是很想搞这个美妇吗，嗯，对，只要杀掉他，这一切都是你的了，对，轻轻拔出你的剑，哦，很好，就是这样，对准他的心脏，对，就是那个地方，轻轻一捅，你就拥有了一切，对，不要犹豫”乐乐暗示的声音像摇篮曲一样深沉优美，让人沉醉，司徒星乖乖的在乐乐的暗示下，调起了心里的仇恨，对马亦普的仇恨，呆滞的眼神寒光一闪，华丽锋利的长剑刺入了他的心脏。

乐乐把目光转向马亦普，知道他吃痛之下，一定会苏醒，集起所有精神力，再次狂袭他的心神，恶狠狠的暗示道“踢爆他的蛋丸，踢，不踢你就会死，用尽全力，踢他！”

马亦普突觉胸口刺痛，刚想低头查看，却听到恶魔般的怒喝，他没有思考的能力，只能遵照那不容抗拒声音，用尽十成的功力，踢在司徒星的跨间，只听如气球爆裂，又如干柴断碎的声音响起，司徒星惨啼一声被他踢出窗外，撞碎几道屏帐，飞到院内，而马亦普踢完了那一脚，也仰天倒在地上，心脏上仍插着司徒星的剑。

乐乐见目的达到，心头大喜。把仍在云端飘飘的金蝶抱进围着纱帐香床，迅速捡起地上的衣物和追心剑，躲在侧室的屏风后，静观事态发展。

司徒星和马亦普带来的护卫正闲的无聊，双方互相瞪眼，忽听司徒星惨叫着从室内飞出，忙上前查探，却见他七窍流血，已无生机，司徒世家的护卫大惊，若是护主不利，自己也是死罪，顾不上其他，惊怒着冲向金蝶闺房，马亦普带来的护卫也大感不妙，死了司徒世家的三公子，万里盟的好日子也到了尽头，但想到马亦普还在里头呢，也紧跟着他们闯进。这番吵闹也惊动了金蝶府的护卫丫环，金蝶的两个贴身丫环钻进闰房，见夫人盖着薄被，浑身赤裸，在含泪颤抖，惊喊道“夫人，夫人，你醒醒！”

万里盟的护卫见到马亦普的尸体后，脑袋也“嗡”的一声炸开了，暗骂道“娘哟，这下子完了，自己的少主也死了，还杀了司徒世家的三公子，天哪，这该如何是好？”又听到香帐内的丫环惊叫，都在猜测，定是两位公子为了女人互相争斗，不光自己死

，还把金蝶夫人金蝶夫人可是御封的一品夫人，她弟弟在北方手握十万重兵，是得罪不起的人物，天哪，这该怎么办？

金府的护卫也急啦，你们怎么搞也不能赖在夫人房里不出来，那可是女人的闺房，虽然夫人那个但传出不但脸色不好看，他们护卫也是极大的失职，说不定还会杖罚，甚至砍头金府的护卫长进来喝道“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先把尸体抬出去，快速离开夫人的闺房，不然夫人怪罪下来，你们也吃不消！”

金蝶正在高潮中快乐飘游，被人叫醒，一见是自己的丫环，心头十分不快，怒喝道“你们怎么进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她本是对两个丫环说的，但声音十分大，吓的众男卫身子一软，告罪一声，抬着马亦普的尸体跑到了院中。

金蝶听到告罪声也发现外面的众多男护卫和抬着尸体，急道“那死的何人？”丫环忙道“那是万里盟的马公子，司徒世家的三公子也死在了外边”

“啊！”金蝶身子狂震，刚才明明和乐乐在连体交合，怎么突然发生了这么多事，乐乐去了哪里，会不会出了危险？忙问“那最早来的王公子呢？”

丫环答道“我们一进来就是这个样子，并没有见到王公子的人。他们两个死了，我们金府会不会有麻烦？”

“唉！”金蝶幽幽哀叹一声，道“麻烦肯定会有的，不过他们二人互相残杀而死，不用担心他们背后的势力报仇，只是算了，关于王公子来这的事，不要与外人说起，知道吗？”

这两个丫环是从她娘家带来的，对她十分忠心，听话的回道“是，我们不会和外人讲的，只是这和王公子有关系吗？”

金蝶虽不明具体发生了何事，但女人的直觉告诉她，定与乐乐有关，道“为了不必要的麻烦，还是不要提起的好，等他日事情过去了，我再好好询问！”

两个丫环走后，金蝶摸着腿根凉粘的冷液，微微摇头，失声笑了出来，轻声说道“乐郎真是好本识把人家干的这样舒服，若不是发生了这些事，说不定，他还抱着人家呢！呵呵，被他抱着可真舒服！”

她正在细细回味着刚才的激情，一双有力的手，紧紧抓住了她傲挺的玉乳，她正要惊呼，小嘴却被堵上，灵活的舌头滑进她的口中，活泼的挑弄着她的香舌。金蝶绷紧的身子突又放松了，软在那人怀里，这美妙神奇的舌头，除了乐乐，还能谁有？乐乐感到她放松了抵抗，知道她认出了自己，才把嘴放开，笑道“姐姐不是说我抱的舒服吗，怎会如此反抗？”

金蝶媚眼如丝，妖饶的浪笑道“姐姐若是早知道是你，早把身子倒贴上了，哪还会反抗，你突然出现，把人家吓的不轻呢，呵呵，弟弟的手真是有力呢，抓的姐姐喘不过气了！”

“姐姐怎么不问我，刚才所发生的事？”

“若是弟弟想告诉姐姐，定会明说的，若是不想说，蝶儿问了，岂不是让你为难！”

乐乐笑道“想不到姐姐这样懂得男人的心思，真惹人喜爱，我有点舍不得你喽！”又道“你只管知道，他们二人确是互残而死，其他的知道了，反而对你不利！”

“嗯，蝶儿知道了，蝶儿一定听你的话，让蝶儿做你的女人好吗，只做你一个人的女人！”

乐乐见她郑重的向自己宣誓投诚，微微一怔，暗忖“皇城最著名的荡女会因为和自己有一夕之缘，就这样对自己倾心吗，是不是对她所有男人都这样说，可我能感觉到她内心的真诚坚决自己真的有这般魅力吗？”

金蝶见乐乐疑滤，心中酸楚，悲凄的落下泪来，道“我知道乐郎定是看不起姐姐，嫌姐姐的身子不干净，没有你在身边，心里总空的难受，离开你，我一定活不下去。”

乐乐趁她皱眉深思，把衣服穿戴整齐，又道：“呵呵，还有，我的占有欲很强，跟我的女人，心要完全给我，身体也完全属于我，一次背叛都不行！想好再决定”

金蝶怔怔的看着乐乐拿起追心剑，飘出窗外，她的心也跟着飘了出去，胸中顿时空荡荡的难受，她忽扑到窗台，高声娇喊“我想好了”

夜色空空，声音飞的很远很远，不知他能否听到，听到这艰难的抉择。

乐乐身法极快，当然没有听到金蝶的话语，正在房顶飞跳，不远处一道枯瘦的灰色人影闪过，只是他肩上还扛着穿白睡袍女子，乌黑长发倒垂，看不清容貌，乐乐暗忖“采花贼？只是那贼的轻功也太高了吧，扛着一个人还跳的这么欢快，那女人嘿嘿，也定是极品！不如”

第二章杀鬼

乐乐武功臻入第七层，内力更进一层，轻功身法也快盈许多，倒弦月，薄雾星稀，紧跟在那灰色身影十丈处，蹿过几条长街，最后又飘进一大院宅院，院高不过四丈，乐乐不废一丝力气，也能跃过，只是突现警觉，正要翻墙的身子在半空中折下，缩在墙的转角处。那枯瘦身影扛着女袍女子，复站在墙头，谨慎的扫量四周，看是否有人跟来，然后才得意的跳进院子，闪电般的钻入院中的小树林。

乐乐这次看清了枯瘦人影，居然是鬼狱门的饿死鬼，又想到他在色鬼死时所说的话，难道他背上的女子是木夫人？完成色鬼的夙愿，或者以此向剑宗挑衅乐乐想到此处，心中不由的有些担心，担心木夫人。

树林中，饿死鬼把木夫人绑了树上，拍开她的穴道，嘿嘿狂笑，“木夫人果然风韵不凡，我那兄弟眼光不错，只是因你丢了性命，哼哼，今天我就带他享用吧，然后送你去阴间陪他，让他在阴间也能尽心快活！”木夫人这时才能睁开双眸，看到一个枯瘦如鬼，面露狰狞的老头，惊叫道“啊，你是何人，绑我来此为甚？”她平时虽然身份尊贵，见识广博，但突在深夜被

一个似鬼的家伙，绑到林中，还是吓的俏脸苍白，娇躯轻颤，高耸的胸脯乍起乍伏，因粉臂被倒绑在树后，酥乳的妙态更显，因冷而凸起的峰珠，俏生生的站起。

饿死鬼眼珠子死死的盯着木夫人颤动的胸脯，狠咽了一口吐沫，喘气明显变粗，木夫人看到他赤裸裸的眼神，浑身泛起细小的疙瘩，深吸了一口气，想把心情安定，说出的话语仍无平日的从容，“不管你是谁，现在放我回去，本夫人既往不咎，不然木将军府的上千护卫不会罢休，剑宗也不会放过你的！”

“嘿嘿，剑宗，护卫？老子不怕，我的兄弟因你而死，我让你也不好过”他枯黑的细爪，猛地撕下，木夫人唯一的丝袍，裂成两半，一半在紧贴粉背与树间，另一半却被饿死鬼扔在一旁的泥土上。

“啊！不要救命啊～”她从小处在深闺，嫁入木将军府后，深受大家敬畏爱慕，平时的浪荡公子虽对她色迷迷的注视，却惧于护卫的凶猛，从不敢造次，如今被人绑在树上，撕的赤裸，顿时哭的像个小女孩，暗自向诸天神佛求救，甚至求救于她的先夫。

“哈哈，美人，你用劲的喊呀，这个宅子早没人住了，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救你！”他用手滑过木夫人的俏挺美乳，阴笑道“真是美妙，可惜老子不能享受，不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我会削个粗壮的木棍，让你舒服的，直把你舒服的要死为止，哼哼！”

木夫人被他阴毒的表情和恶狠的话语吓的不轻，泪流满面，全身恐惧的颤抖着，树叶在夜风中滑落，滑落到她美妙的胴体上，晶莹如雪的娇躯在风中寒冷的像块冰，一直冷到心底，见饿死鬼正在选择虐待她的粗枝，木夫人将心一横，想要咬舌自尽，银白的贝齿却用不上一丝力气，饿死鬼早就防了她，在她身上下有别的截脉手法。她绝望的仰视天幕，真希望儿时的梦中的英雄能来救她出苦海，那能救她，能给她保护的英雄在哪呢？

乐乐一直在林边注视着，但因为饿死鬼在她身旁，不好下手，若是误伤了木夫人，更非他本愿，见饿死鬼撕掉

她的睡袍时，乐乐也随着她美胸的颤动而狂跳，差点控制不住出手，看她哀伤惊惧的模样，乐乐怜意大增，极为灵敏的心灵，感应到她心中的恐惧和誓死的决心，当那股死意盛到极点时，乐乐也担心到极点，生怕她自杀，不过死意瞬间又变成绝望无助，继而出现渴求的美好意念

乐乐见饿死鬼离她略远，知道这是最后也是最好的时机，不求伤敌，只为救人，运起十成的功力，闪电般射向木夫人，四丈三丈两丈一丈，乐乐正在庆兴得手时，只在丈外的饿死鬼也发觉了乐乐，暴怒一声，举掌拍向木夫人，他此番的目的是虐杀她，见有人来救，也不想折磨的事了，杀掉她就成了。

乐乐却陷入了两难之境，一是出剑刺饿死鬼，但木夫人必死，而且也不定能杀掉他。二是替木夫人挨上一掌，自已受伤，然后两人都会死在这。电光火石之间，不容他多想，对美丽事物的天生热爱，不允许有人当面伤害她，速度不减，急运护体真气，挡在了木夫人身前，枯黑的“九幽掌”带着破空声，劈到粉红的真气罩上，乐乐在一这刹那想起了慕容琪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虽然真气的运行不同，但和她经常与她合体修炼，对她奇异真气的运行轨迹极为熟悉，在九死一生时，自然而然的用了出来。

饿死鬼见居然替木夫人挡这必死一掌，心里得意的“嘿嘿”乱笑，暗忖“这个笨蛋，受了老夫这一掌，你都死了，还怎么救人哪，不过也好，把你杀掉，我再好好折磨这美人。”本以为会实实的拍上乐乐的抗体气罩，却在接触粉红罩的瞬间，掌力被一股奇异的力道摔了出去，那奇异之力先把掌力回向他自己，却在中途失去方向感，最后那掌落在乐乐两丈外的一棵巨树上，那树微颤，只是青绿的树叶突地变枯，变黑，在轻风的细抚中，全部脱落，几千片腐叶，如蝙蝠般，尖啸着乱飞，乱飘，乱落

乐乐微退两步，吐出一口鲜血，衣背撞在木夫人饱满挺立的双峰上，她没有惊叫，却哭了出来。她当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饿死鬼身上了，突见他枯黑的掌风拍来，只是一阵解脱，不用再被他虐待了，正要闭目等死，却见一白衣男子从天而降，从他身上绚起粉色霞光，替她挡住那必死的一掌，她激动的想要哭叫，这就是自己祈求来的英雄吗，好俊美的背影，见他吐血，心头升起百般滋味，感动，难过，柔情，关心乐乐身躯碰到她的那刻，她突然感到一阵从心而发的安全轻松，紧张恐惧的感觉从心头消失，压抑的心情释放，泪水倾泻而出，“呜呜，你终于来了呜，你没事吧，怎么这样傻呢让我看看！”她忘掉了自身的危险，把全部的心倾注在乐乐身上。

乐乐虽然卸掉大部分掌力，但模仿不熟练，再加上饿死鬼的内力深厚，仍把他震的受了轻伤。隔着飘落的黑叶，他嘴角带血，微笑着转身，在黑叶洒落的间隙中，时遮时现的精美面孔，梨花带雨，脉脉深情，乐乐把绑她的绳子斩断，笑道“不怕，有我在，谁也不能伤你！”

木夫人见那白衣男子转身，心已提到嗓眼，却见到如此俊美的面孔，她的心似乎也停止了，那深深的微笑已种藏在她心底，“王乐乐？怎么是你？”

乐乐神秘的笑道“你以为是谁呢？我正在睡觉，忽然觉得有人在强烈的呼唤我，于是我就凭空出现在这里，而且刚巧落在了你身前，帮你挡了一掌！”

木夫人破啼一笑，“你骗人，我才不信呢”，心里确甜美无比，表情天真的像个孩子，确以为是上天为她送来的英雄，她突然想起，在这一刻，已把前夫从心底清除了，她蓦然一惊，才发现自己赤裸的身子，全部偎在了他怀里，急忙推开乐乐，却发现用不出力气，高耸的酥乳又狠狠贴在乐乐胸膛上，乐乐帮把她穴脉疏通，才能自行站立，却变得更为娇羞，白玉般的胴体全露在空气里，又找不到遮体的东西，像小白兔般惊惶无措，白嫩的小手，遮住胸却露出下体，最后上下皆露，更是羞俏动人。

乐乐虽迷她美色，但也知道此时不宜，把雪白的武士袍解下，包裹在她身上，“呵呵，你的手太小了哦！”木夫人还来不及嗔怒，乐乐已把她推向一旁，因为树叶已落尽，又能感到饿死鬼的浓浓杀机。

“王乐乐，又是你？”饿死鬼又惧又怒，惧乐乐的“心碎一击”那黑色的雾波仍在他心头纠缠，怒是乐乐又破坏了他的正事。

“饿死鬼，也认得我？嗯，不容易，原来我早已名震阴阳两界了，嘿嘿！”乐乐一脸无赖相，抱着追心剑，嘴角露出莫名怪笑。

“你！哼，别以为我怕了你，若不是你仗了鲜于世家的声名，你早死一千次了，你把木夫人交过来，老夫放你走，若是不然，休怪我心狠手辣！”

“噢，天哪！你脑袋是不是老糊涂了，就凭你的九幽掌还赢不了我？就算你能打得过我，但为救美人，我死亦何防？是不是美人儿？”

木夫人正在暗喜乐乐的风采，见他凛然不惧，侃侃而谈，早把心神迷失的杳无踪迹，突见乐乐回头问她，也没听清是什么，只是连连点头，好半晌才回过神，低头娇羞，暗忖“今天这是怎么了，老是说错话，居然不太思念先夫了，这是怎么回事？可他已是鲜于世家的女婿，而且身边有许多美女了，还会看上我吗？唉呀，怎么老是想这些羞人的事”

饿死鬼冷笑连连，道“王乐乐果然有一套，原来连木夫人也搞到手了，嘿嘿，今天就让你们做对同命鸳鸯吧！看招！”双掌阴风大盛，黑雾缭绕，指缝间尖啸着嘶嘶声，那黑烟幻化成骷髅状，森冷着幽深的无珠之目，扑向乐乐。

木夫人见到恐怖的骷髅影相，吓的尖叫一声，堆在树旁才能站立，乐乐也眉头深皱，没想到饿死鬼一上来就用绝招－－九幽骷髅。现在还要保护木夫人，又不能躲闪，只得硬拼，真气狂运，长啸一声“誓言！”虎躯腾空跃起数丈，粉红的护体气罩越变越浓，越变越小，最后粉红色的气罩缩成追心剑的大小，乐乐却不见了，那飞在空中的只有一把剑，带着浓烈的粉红剑气，如一条飞奔的赤龙，扑向黑色骷髅，在那一瞬间乐乐用强大的真气，模拟出身剑合一的境界，人即是剑，剑即是人，人剑合一。饿死鬼大惊失色，失声道“身剑合一？怎么可能？”那红色的赤龙拖着长长的尾巴，那神情傲视一切，又如誓言般坚定无悔，那种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气魄，惹人心悸！红龙在他惊诧的瞬间，击碎了他幻化的黑色巨大骷髅，剑势不变，射向他的心脏，饿死鬼大惊，急退两丈，拔起身边的一棵大树，撞向飞的来红色飞龙，乐乐暗中叫苦，若是钻穿了这棵树，到不了他身边剑气就用光了，自己身形也会露出，到时定败无疑，沉喝一声，剑锋后撤，双脚登在树干上，一个漂亮的空中翻腾，落在地上。饿死鬼没想到他会突然收剑，被这全力的双脚登的飞退六七丈，撞断了二下多棵大树，心中血气翻滚，吐出两口鲜血，“目前只听说剑神练成了身剑合一，你小小年纪怎么有这种修为？”

乐乐暗骂他是笨蛋，若是真的修成了身剑合一，哪让你有说话机会，道“有志不在年高，简老鬼喜欢把他的绝技传给我，我打不过他，不得不学，纳，就学成这个样子了，嘿嘿，要不要再试试？”

“我不相信！”饿死鬼见乐乐额头冒汗，显然是真气耗费太多引起的，又想，就算是真的身剑合一，真气不足的情况下，威力也不会太强的，何况刚才那一剑的威力也不是太大嘛，抖胆又扑了上去。

乐乐的真气还剩四成左右，见让不上当，只好用奇招，“盲目之光！”真气催化剑芒，追心剑瞬间亮如白昼烈阳，极光闪刺在他的眼中，饿死鬼却像早就防备好了一样，光芒闪出的刹那，他回过头去，只是突觉脖子上一凉，极为敏锐的尖叫，用心全部的力量，击向乐乐所站的位置，黑色风雾如臭虫一样，扭动着爬去，乐乐硬把“伤痕”中断，回剑自保，“玫瑰之刺”一朵紫红的花朵挡住虫子的去路，那黑虫慢慢爬进了花朵，花消失了，虫子也不见了，却见饿死鬼尖啸着捂着脖子，刚才乐乐那招“伤痕”已把他左边脖子的血管割破，血水不受他控制的喷洒出来，饿死鬼手忙脚乱的点穴止血，乌黑的细爪被鲜血染红，让他变得更像地狱中的恶鬼，“啊！”像野兽般的吼叫着，扑向乐乐，乐乐全身紧裹粉红气罩，戒备他的临死反扑，却发现在锁定不住他的方向，紧摄心神，想用心灵感应他的位置，却发现饿死鬼如蛇一般，盘旋游走，乐乐心中一颤“游魂步？”这种步法可比“花间舞步”高明多了，听说是鬼狱门门主陆无日所创，能惑人心神，杀人必备之步法。乐乐的花间舞步却是主逃，以漂亮迷人骗美女为主，两种的差别在于所用目的不同。

“左后方，右前方，前”乐乐干脆不去管他的在哪了，反正你把血流尽你就跑不动了，只要锁定你的阴冷仇恨之心，还怕你的游魂步！

满身污血的饿死鬼，见乐乐静立不动，不被他的游魂步所惑，再了忍耐不住，双掌齐拍乐乐背后的大椎，乐乐听背后破空的掌风袭来，算准时机，反手一剑，迎上扑来的饿死鬼，饿死鬼双掌已快碰到他的身体了，却觉胸口一凉，随后强烈的刺痛感传来，他不甘的尖啸一声，左手抓剑，狠狠把剑往他胸口的深处，把残存的力气，通过右掌击向乐乐。

乐乐和人交的经验并不多，没想到被剑穿心的人，还能临死反扑，这一掌实实的拍在他的后心，兴好饿死鬼所剩的真气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但阴冷的九幽死气，还是钻进了他的身体，“金心”狂跳两下才恢复正常，嘴中咯出一丝黑血，乐乐苦笑着把追心剑收回，暗骂“最近运气真背，随便打一架都会受伤，还中了毒掌，冰冷的难受，若不是金心金身已成，这轻轻一下，也得让我躺上十天八天！”

吐清嘴里的黑血，身子有些摇晃的走向木夫人，她虽然看的不是很清，但也知道乐乐又受了伤，上前扶住他道“你的脸色好差，伤的重吗？”

“没事，先送你回去，再回客栈疗伤！走吧！”说着，他抱起木夫人，飞身飘上高空，跃过宅墙，穿纵在屋顶上，木夫人只听得耳边风声呼呼，吓的紧紧抱着乐乐，柔软的胴体享用着乐乐的体温，她觉得这样好安逸，心里从未这样甜美舒爽过，只要在他怀里，似乎外面整个世界都不重要，因为他就是世界。

木将军府灯火昼亮，金甲护卫进进出出，显然都在寻找木夫人，乐乐抱着她，落在了府门口，守门的护卫喝道“大胆贼人，还不放下夫人！”两人一边喊人，一边抽出腰刀，围住乐乐。

乐乐一后木夫人的粉臀，道“喂，该起来了，你再不松手，他们会砍我的，咳咳”乐乐体内的阴冷之伤又发作，脑袋嗡嗡乱响，暗骂“这毒掌还真邪门，若知道如此难缠，刚才在树林就该疗伤，跑了这几里，脑袋就不听使唤了！”

木夫人的丰臀被乐乐一拍，羞的她更抬不起头来，忽听乐乐胸口剧烈粗喘，忙把头抬起，关心的问道“啊，又咳了，要紧吗？”

乐乐暗道“若不咳，你还真不抬头，啧啧，这女人怎么”还没说话，突然身后传来娇喝“还不放开木夫人！”乐乐暗骂“妈的，你瞎眼了，没看到是她不放开我吗？”费力的回头，见到三人，怒喝他的正是韩秋，她的手挽住一个黑衣少年，那少年手持奇异虎齿刀，韩秋的另一旁，是个紫衣姑娘，乐乐在酒楼曾见过她一次。

乐乐怪笑着把双手抬高，示意韩秋看仔细，“韩秋眼睛长哪了，我一手拿剑，一手指天，我哪来第三只手？百里欢，管好你的女人，小心舌头被人割掉，就不能说话了！”

百里欢冷冷说道“除非我死了，不然谁也不能伤害我的女人！”突又笑道“王兄，怎么跟女人一般见识，小弟向你道歉！”

乐乐这才笑道“嘿嘿，这还差不多！啧啧，你小子有了女人，连笑容也多了，女人的魅力真是不少呢！”

韩秋不解道的盯着木夫人，又转头看向百里欢，最后又瞪着乐乐，道“你们你们?”

乐乐见木夫人松开了紧抱他的手，才转身道“让木夫人慢慢解释吧，我要回客栈了，跟你没话说！”

“你！”韩秋想要发怒，回头看了一眼百里欢，却又忍住，气呼呼的瞪乐乐一下，不再出声。

紫衣姑娘怯生生的立在韩秋旁，不时的拿眼角扫视乐乐，却不敢搭话，心思时刻放在乐乐身上，王乐乐摇晃着身子，朝客栈的方向去，木夫人在后急道“我派人送你回去吧！”乐乐费力的转身，道“不用，我能”眼前一黑，一头栽向地面，还未着地，紫光一闪，抱住了他，“你，你没事吧！”

乐乐正在担心毁容时，沉重的身子被一个温香的女体接住，心神松懈时，心灵感觉到她的深深关心和浓浓爱意，乐乐迷茫不清的问道“你也爱我？”

紫衫姑娘娇躯一怔，小脸羞的绯红，乐乐用的声音很小，除了他们二人，别人都没听到，她正要回答，却发现乐乐已闭上了眼睛，似睡非睡，双手紧抱着她的柳腰，头深埋在她的怀里，她觉得这姿势有些暧昧，却也乐意他这般。

韩秋看他二人抱在一起，忍不住怒道“不要装死，占我师妹便宜！”

木夫人想要扑上去看个究竟，只是身上凉飕飕的，走的过快，会把宽袍灌满秋风，怕会走光，只得慢慢走近，这时从府内奔出数十位护卫，带头的正是魁梧的赵龙，离老远就喊道“夫人，你没事吧，我等无能，中了吊死鬼的调虎离山之计，让夫人受惊了，请你责罚！”木夫人转身对赵龙道“你们先起来吧，来的那贼人武功厉害，又如此狡猾，你们也尽力了，多亏王乐乐救了我，只是他也受了伤”她轻轻推了乐乐几下，发觉他身上冰冷，忙说道“他中的毒掌发作了，快把他带回府内治伤，菲菲，把他交给护卫们吧！”

紫衫姑娘看了看冰亮的金甲护卫，摇摇头道“还是我抱他进去吧！”声音虽小，却很坚定。韩秋又要反对，百里欢轻捏下她的手心，“秋，难道你看不出菲菲喜欢他吗？不要破坏别人的姻缘，还有，王乐乐平时对人很和气，但若是惹上她的女人，他会发疯的。说实话，我很怕他，他身边的女人也能为他发疯，所以，你还是不要管他的事，特别是关于女人的事。”

“啊，欢欢哪，你为什么会怕他！他只是个又花心又贪心的公子哥，他还会用邪术呢，第一次在望江楼见他的时候，他居然用邪术对付霸王剑田升，害得田升差点自杀半杯茶的时间，就把鲍方的女人给拐走了，他多邪门呀，若是让师父知道菲菲喜欢他，肯定发火的！”

百里欢听到乐乐会用邪术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道“霸王剑田升？那天乐乐在望江楼戏骂田升的事，江湖中早传遍了，我也听过。就是乐乐真的杀掉田升，我也觉得正常，因为燕无双是他的女人，为了女人他什么事都做了出来。前几天万里盟为什么惨败，还不是乐乐和他的几个女人闹的，那天我也在场，乐乐那一招黑色迷雾，实在是太恐怖了哦，我们也进去吧，凭着乐乐能从饿死鬼手中，把木夫人完好无缺的救出来，这本事也不是普通高手能做到的。再说了，他还救过我呢，所以你不能”

韩秋惊道“原来他还救过你哦，嗯，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我什么都听你的！”孤傲的她，现在像只温驯的小绵羊，乖乖的依偎在百里欢身旁。

百里欢哭笑不得，原来说半天乐乐如何不能惹，韩秋根本不怕，不如一句“他救过我！”，不过心里却暖烘烘的，自从百里家遭劫难以来，还没有遇到对他如此关心听话的人。

乐乐只是被九幽掌的阴毒侵入经脉，并不无大碍，只是没有女人合体疗伤，只得自己按正常的方式逼毒，搜集散在全身各处的毒素，把它们集中在下阴，虽然无法把它们宣泄出，但体温正在慢慢恢复。

“巧巧姐，你说他受的只是轻伤，怎么还不醒，也不接受别人的真气治疗，真是奇怪的内功！”

“我也不懂武功，当时他替我挡了一掌，然后只吐了一小口鲜血，只是又和那像鬼的老头打了一阵子，脸色就变青了，他抱着带着我跑了好远都没事”

师妹，天快亮了，我们回去吧，别让师父着急！韩秋道。

“师姐，你们先回去吧，只要告诉我爹，我在巧巧姐这，他就不会怪你的！”

两个丫环进来，对木夫人施礼道“夫人，请的医生来了。”

“传他进来！”

胡子花白的老医生，把了许久的脉膊，皱眉道“禀报夫人，他虽有中毒的迹象，但脉像平稳，真气盈足，而且阴寒之毒也在渐渐会聚在某处，体温也有回升，据小人所断，并不需要治疗！虽一时无法苏醒，只要多等片刻，定会苏醒！请夫人不用担心！”

木夫人听后，安慰道“菲菲，这下子你不用操心了吧！”又对手下的丫头道“好好酬谢医生，带他下去吧！”

“师妹，这下子可以回去了吧！医生都说他没事了！”韩秋又在催促。

“你和百里兄先回去吧，我都说过要在这里了！”菲菲虽然语气平缓，但已有发怒的征兆，只是时刻观注着乐乐，并没回头看她。

木夫人也道“韩秋妹子，就让菲菲在这里陪我吧，这次多谢你们来帮我，也代我谢谢你大师兄”

“好吧，我们先回去了，大师兄那，你还是当面和他说吧，呵呵，我不管你们的事！”

木夫人苦笑着点点头，让丫环们送出她们。

司徒世家府邸。

司徒业正抱着美妾睡的舒服，一阵急噪的拍门声，把他惊醒，他翻身坐在床沿怒喝“什么事，三更半夜的把我吵醒！”老管家带着哭腔高喊道“老爷，三少爷被人杀了快来看看吧！”

司徒业耳朵“嗡”的一声爆鸣，连衣服都不及披，开门抓住管家的衣领，吼道“你刚才说什么？”管家被他拎起，战战兢兢的颤声道“三少爷被万里盟的少主杀死了，尸体摆放在大院中二少爷也在”

司徒业把他扔下台阶，眼中像喷出火花，吼道“带我去看看，星儿，星儿，这么乖的孩子怎么会死，走快点，一定不会死的，要是发现你骗我，我非剥了你的皮”

大院中，灯火惨亮，陪司徒星出去的护卫，跪在尸体旁，司徒星十多个小妾，爬在他身上，拼命的挤出眼泪，哭声传出老远，只是不敢看他七窍流血的惨像，发抖的用手帕握住眼睛

司徒朋立在一旁，脸上也尽是哀痛，兄弟三人，他和老大不和，甚至有些嫉仇，独和老三司徒星有些感情，现在他死了，毕竟是兄弟一场，眼角留些残泪，见司徒业奔来，放声哭道“爹，三弟唉，你来看看吧，死的好惨！”

司徒业踹开挡路的妾室，扑到司徒星前，见他凸瞪的眼睛，还未合上，耳中，眼角，鼻孔，嘴中，皆有紫血溢出，死相甚惨，他滴出些眼泪，帮他阖上死目，对那些吓的发抖的护卫吼道“到底什么回事，给我如实道来，如有欺瞒，定灭你十族！”

护卫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他们也不知道发生在金蝶闺房内的事，只是猜测，加上脱罪的口词，一致认为，是马亦普杀了司徒星。

这边刚说完，从府外传来撕打吵闹声，马万里怒发冲冠，双目血红的冲了进来，“司徒业，还我儿命来！”司徒业也吼道“混帐，你来的正好，我也正要去找你呢，看看星儿死的多惨！”

“明明是司徒星先出的手，然后普儿才踢的他，若是普儿先踢的他，那普儿就不会被他刺死了！”万里盟的人已把马亦普的尸体抬了上来，他继续道“看到没有，在我儿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剑穿心，再看看普儿的表情，惊诧，不解，恚怒前些天因普儿打了司徒星两下，你就派人责骂我了，如今定是司徒星报复普儿，才把他杀死的，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司徒业，你还要我怎样？”

司徒业见到马亦普的尸体，思绪一转，暗忖“照目前的形势来看，确是星儿先出的剑，然后才不心被马亦普临死反扑，踢中下阴而毙命，唉，以后的大事，还得依靠万里盟在江湖的力量，怎么打发他才好呢？”转头见司徒朋在身旁，道“朋儿啊，你说此事该如何解决？”

司徒朋已查看了马亦普尸体的伤口，确实像大家所推测的那样，又听司徒业问自己解决之道，首先要考滤家族的利益，道“他们二人只是争夺女人，而现在都双双毙命，我们两家不能为此伤了和气，让别人看笑话，我看此事还是少让外人知道的好，不如就这么算了吧！”

马万里吼道“难道我儿的死，就这么算了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非要让我这脉断绝你才高兴吗？”

司徒朋道“亦普兄的死，我也很难过，事情都由那个淫荡的金蝶夫人引起的，马盟主若是心恨难解，不如把她杀掉祭祀亦普兄”

金蝶？马万里咧着干裂的唇，森白的牙紧咬，“哼，我肯定饶不了她，不过亦普的死与她没有太多关系，万里盟的总部修复的经费还没着落”

司徒朋恍然接道“哦，这个没问题，过时我让帐房送去一百万两白银，略表司徒家的歉意，这里说话不方便，有事咱们私底下聊，你先领着手下回去吧，定会对你有所交待。”

马万里悲叹一声，招呼手下，把马亦普的尸体抬走，也蹒跚着走出司徒世家，低头哀思“哼，司徒业，司徒朋！我司徒万里跟你们没完，等着吧，有你们好看！”

司徒业等马万里走后，才道“朋儿，你怎么纵容他去招金蝶夫人，金蝶长兄金石手握十万重兵，可不好对付，他对我们司徒家，多有成见，若是惹毛了金石，恐怕不好收拾！”

第三章警鸣

司徒朋笑道“爹爹放心，据手下来报，金石因要祭拜先祖，正在回皇城的路上，马万里若是真笨到招惹金蝶，到时我们再出面做些调解，金石岂不对我们心存感激，若是马万里和金家结了仇，或者被金石杀掉，我们正好再重选个在江湖中的眼线，替换掉马万里，不是更好，爹爹不也说，马万里有些不听话，而且越来越蠢了！”

“嘿嘿，还朋儿聪明，唉，要是你大哥有你一半的才智，我也不愁了，好好把星儿安葬吧，马亦普，马万里，哼，统统该死！我累了，朋儿安排这一切吧！”司徒业摇头叹气，迟暮垂垂的走回卧室。

金蝶府。

守门的护卫正打着呵睡，艳红的朝阳悄悄跃出地平线，他嘴里不断咒骂着换班来迟的同僚，咪着眼睛，又长长的打了一个瞌睡，还未睁眼，就觉得被一群杀气腾腾的人围住，惊怒道“尔等何人，竟敢围闹金蝶一品夫人府，还不快快散去！”

马万里吼道“还不快把金蝶叫出来陪罪，我儿子因她而死，今天她若不为我儿磕头陪罪，我非拆了这里不可，妈的，瞪着我干嘛，还不快些！”

守门护卫被他一脚踢出老远，连滚带爬的喊人去了，一时间，从府内奔出上百护卫，拦住万里盟的数人，袁灰在马万里身边道“盟主，金家恐怕不好惹，而且此事与金蝶并无直接关系，恐怕朝中军方会有干预，还请盟主三思”

马万里不满的冷哼一声，道“司徒家我们惹不起，难道连个淫妇也惹不起吗，不让她给我儿磕头认罪，我儿死的岂不是太冤啦，金石虽然手握重兵，可他远在西北边塞，等他真的回来，难道敢带十万重兵，围剿万里盟吗，司徒业是不会他胡来的，哼，就算吓唬她一下，也算为我儿出口气了。”

带头的护卫首领喝道“马盟主，事情真像原由，我想你也该清楚明了，不要让我们兄弟为难，还请你自重，不要在此闹事。”

“哼，让你们为难又如何，我儿和司徒星都死在这里，难道就这么算了吗，今天我是体表司徒世家和万里盟共同来要金蝶这个荡妇陪罪的，你们快些让开，不然，休怪老夫不可气！”

上百护卫齐齐拔刀，领头的护卫冷声喝道“不管你是司徒世家，还是万里盟，但这里是金府，想要在这里闹事，先问过兄弟们的刀，上！”

马万里带着六七十名新回总坛的好手，和护卫战到一起，并留十多个人看着马亦普的尸体，护卫们的武功万里盟不止一点，一接手，就连连败退，护卫首领边打边喊“鸣锣求救，快，向城防军求救！”

马万里冷笑“城防军由司徒世家控制，在皇城城防军，还没有挡过万里盟的人！”

锣鼓响去，紧急求救的信号传遍整个皇城，有几队巡逻的城卫在附近，听到信号后急忙赶到，但看到是万里盟的人，扭头就走，无视打斗

木将军府。

乐乐从逼毒中苏醒，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坐在床边的紫衫姑娘，她正打着瞌睡，秀丽的脸蛋，画满了疲倦，乐乐轻抓住她的嫩白小手，道“你在照看我？”紫衫姑娘突觉小手被人握住，微微一怔，却没有挣扎，柔声道“我，我睡不着，就在这里坐着！”

“你叫什么名字？”

“简菲菲！”

“呵呵，昨天我问你的事，你还没有回答呢？”

“啊？”简菲菲呆了一下，双颊俏红，“我忘了什么问题啦我，我去找巧巧姐，告诉她你醒了！”简菲菲说完，逃出房间。

乐乐贼贼一笑，起身展一下懒腰，暗道“兴好被她扶住，她的身子还真柔软呢，哦，一夜没回去，琪琪她们该着急了，我得快些回去！”他想到这儿，把床边放着的追心剑拿起，出房门，正碰到一个丫环，那丫环被乐乐撞个满怀，羞叫一声道“呀，公子，夫人请你去花园，奴婢为公子带路！”

乐乐见她羞的可爱，打趣道“好漂亮的丫头，你叫什么名字？”

那丫头更是娇羞，差点忘掉走路，小声回道“奴婢叫绿珠，是夫人的贴身丫环。”

“噢？那你知道巧巧是谁吗？”

“绿珠当然知道，那是夫人的闺名，夫人本家姓苏，原是做客栈生意的，后来夫人嫁入木家，夫人一直洁身自好，过的十分冷清，若是公子”

乐乐额头暴汗，暗忖“若要一个女人保密，比要一只母鸡游水还要困难，这丫头差点告诉我苏巧巧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衣了”干咳一声道“哦，绿珠告诉我的真详细，劳累你了，到了，好香的酒味”

“是呀，这个池塘专门存放百草酿用的，水底还有三十多年的陈酿呢，那是老爷在世的时候酿造的，绿珠虽然不懂酒，但那陈年的佳酿，闻着都让人陶醉。”

木夫人和简菲菲坐在池塘边的木椅上，见乐乐来到，两人皆起身迎接，木夫人淡黄罗衫，略施粉黛，流云乌丝轻挽，简单斜插一支紫金凤钗，华美淡雅，不复昨夜狼狈，她轻笑道“王公子，身子好些了吗？”乐乐却笑道“夫人今天真美，身上的酒味也闻不到了，真是奇怪哦！”

木夫人微羞，浅笑道“有酒味你也笑话人家，没酒味你也笑人家，到底要我怎么样，才不打趣我呢！”这种撒娇的口气，听得众人一呆，绿珠瞪大了眼睛，吐吐舌头，没敢言语，心底却惊诧得要死。

简菲菲也看的大奇，调笑道“巧巧姐今天”

乐乐突然听到救急的锣声，疑道“大清早的怎么会有急救的锣声，这方向是金蝶府！”一想到昨夜用摄魂术杀的两人，就明白肯定与此事有关，想那金蝶并不会武功，而且府内的护卫武功一般，若是出了意外，自己心里恐怕难安，急道“我去看看”

说罢不理惊异的三人，飞身掠出墙外，直奔金蝶府。

金府护卫武功不济，在万里盟高手身前，过不了几招，就被点穴，扔在一旁。万里盟的人下手也极有分寸，只是让他们不能再反抗，并无重伤死亡之人。

金蝶气的脸色苍白，见手下的护卫已无防卫能力，带着两个贴身丫环，走出内院，领头的护卫见金蝶从内院走出，急忙道“夫人，小人无能，让夫人受惊了，还请夫人安心躲在内房，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金蝶苦笑道“朱护卫不要逞强，我们只剩下十来个护卫了，怎斗得过几十人？让我来看看马万里究竟想干什么？”朱护卫神色黯然，道“夫人，马万里要你向他儿子磕头谢罪，这样的羞辱谁能忍受”

“啊～”金蝶神色一怔，“万里盟也太放肆了，居然敢这样猖狂的对我金府！”

“夫人放心，就算了拼了我等性命，也会保护夫人的，不然怎对得起金将军的嘱托！”

“唉，若是我大哥在这就好了！”金蝶幽幽叹息。

“你这个荡妇，还不出来磕头谢罪，若是惹急了我，非把你脱光衣服游街！”马万里见到金蝶出来，忍不住怒吼道。

“放肆，竟敢如此辱骂当朝一品夫人，官府不会放过你们的！”朱护卫大声喝道，只是声音却无一点底气。

“哈哈哈，万里盟在皇城怕过谁，哪个官敢抓我？袁灰，鲍方，把这个贱女抓到外面，跪着绑到我儿的灵车上，让皇城的人都看看，看看这个贱人怎么害死我儿子和司徒世家三公子的”马万里心里一点也不糊涂，他这么闹，主要是想把金家与司徒世家结仇，事后他在放出消息，说这一切都是司徒业暗中指使的心中冷哼道“哼，好你个司徒业，把我唯一的根苗给害死了，我要让你后悔，我要让你失败，你不是想夺取天下吗，嘿嘿，我就偏不要你称心如意。妈的，司徒朋这个小杂种，居然想设计害我，嘿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怎么样”

金蝶身边的几个护卫正在苦战，只剩两个丫环哆嗦着挡在她身前，金蝶轻咬着艳唇，冷视着鲍方，道“你也要抓我吗？”鲍方前些天和金蝶有过云雨之事，但在大局面前，他面色不变的笑道“金夫人啊，我们盟主只是让你认个罪，并没想过要伤害你，嘿嘿，你还是跟我们配合一下，免得皮肉受苦，要是你光滑白嫩的肌肤划上疤痕，我看着会心疼的”

“卑鄙！我当初怎会选上你，无耻之徒！”金蝶气的娇躯微颤，不断悔恨着以往的旧事，那些油光粉面的男子，全是心口不一的胆小之辈，在关键的时候，全不顾同床之情。

“押她出去！”

鲍方伸手要扶她，金蝶怒喝道“不要碰我！我自己会走！”

朱护卫见金蝶被带走，却无能为力，悲吼道“夫人，小人无能，啊～”他羞怒之下，撞上对手的长剑，长剑透腹而过，前腹贴着剑柄，那使剑的人没想到他会这么做，还没来得及反应，突觉胸口一凉，朱护卫的刀也刺穿了他的胸膛，两人同归于尽，死去多时，仍在站着，眼睛瞪着金蝶离去的方向。

金蝶回望他一眼，眼中带泪，摇头苦叹，暗叹自己富贵荣华，哪想会有今天，居然被一个江湖门派折辱,王法何在？难道堂堂的皇城，数万皇家卫兵，竟被司徒世家一手遮天，竟就没人敢管万里盟吗？心里悲恸的喊道“大哥，你在哪呢，你知道妹妹正被人欺负吗？你在爹娘墓前，说要照顾我，保护我的我那没用的先夫就算了吧还有谁能救我呢？王乐乐？他会来吗？可他一人怎敌得过万里盟，他会为了我得罪司徒世家，和万里盟吗？”

万里盟的众人，邪笑着得意的盯着金蝶，眼光不断的扫视着她凸起的乳峰和扭动的肥臀，若在以前，金蝶会得意的用媚眼挑逗他们，可现在她恨死了男人，恨死了男人的无情无义

到了府外，府门早围了几百个看热闹的人，离的老远，对装着马亦普的灵车和衣衫不齐的金蝶指指点点，淫笑怪笑着低声评论。把事情闹的这么宏大，正是马万里想要的效果，他故作的阴沉着脸，对金蝶喝道“淫妇，还不跪在地上为我儿磕头认罪！”

金蝶虽然害怕，但对这强加之罪，极为不服，冷声道“马盟主，令郎之死，确与我无关，不要欺人太甚，我哥若是知道此事，定会帮我出气的。”

马万里狂妄的大笑道“哼，金石算老几，在司徒世家和万里盟眼里，他不过是个带兵的莽夫，你知道城防军为什么不来帮你，嘿嘿，因为城防军只听司徒世家的命令”他走到金蝶身前，底声道“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受司徒业之命，才来羞辱你的，嘿嘿，还乖乖的听话，不然我会让你更难看”不理金蝶惊怒的眼神，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吼道“还不跪下认罪！”金蝶的两个丫环哭喊着扑向马万里，“放开，放开我家夫人！”

金蝶忍着巨痛，瞪着马万里道“我哥不会放过你的，我不跪”

马万里怒喝道“贱人，不识抬举，我先教你规据”说着，他高高举起右掌，狠狠扇向金蝶的左脸，金蝶吓的闭上眼睛，眼角流出一行无助的清泪

金蝶正等着挨那一巴掌，闭着的眼睛突觉白光逼人，头顶的巨手也离开乌发，身子被人抱起，轻飘飘的飞了起来，她吓意识的紧抱那个腰躯，把脸贴在他的胸膛，闻着他如麝如兰的男性气息，觉得好温暖好安全，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因为有他就有一切。

“乐乐？你真的来救我了，呜呜，他们都欺负我，没人管我了，以为没人救我了昨天你走之后，我就想好了，我愿意做你的女人，只做你一个人的女人呜呜，抱紧我，我好害怕！”金蝶睁眼，见抱她的男子是乐乐后，再也忍不住满腹的委屈，粉臂缠上他的脖子，痛快的大哭起来。

乐乐能感觉到她的凄苦，激动，爱意和坚定，紧紧扣住她的蜂腰，双唇凑到她的耳边，柔声道“蝶儿不要害怕，做了我的女人，我就会保护你，用我的生命，用我的一切，来保护你，有我在，谁也不能欺负你！”

金蝶的两个贴身丫环见他被乐乐救走，也高兴的跑过叫道“夫人，夫人，王公子来了，你不用害怕了！公子会保护我们的！”

看热闹的人“嗡嗡”喧嚣轻笑起来，有人为乐乐喝彩，有的骂他不知死活，有人对着马万里嗷嗷怪叫，笑他被乐乐一剑逼退

马万里心里暗急“王乐乐？怎么又是他！难道金蝶跟他也有一腿？上次被他闹的万里盟面子尽扫，今天的任务也算完成了，这次可不能便宜了他，定要给他一番教训”怒骂道“王乐乐，你多次和万里盟为敌，杀害我盟里兄弟上百名，看在鲜于世家的面子，不给你计较，今天你又来挑衅，我若再次忍让，江湖人定会笑话我盟胆小怕事，所以，今天定要讨个说法。”

“怎么个说法啊？几十个所谓的正道高手，欺负一个不会武功的女子，这天下还有说法吗？要讨说法也该是我，因为你们趁我不在，欺负我的女人，让她担惊受怕，还受皮肉之苦瞪什么瞪，难道我冤枉你不成，我来的时候你还用手揪着金蝶的头发，难道不想抵赖？围观的群众都能做证，是不是啊？”

看热闹的观众极为配合，嘻笑道“是呀，我们做证！”平时他们很受万里盟的气，见有气可出，哪能不配合。

马万里刚有失子之痛，又与乐乐有旧仇，听他胡诌乱侃，气的怒火中烧，喝道“老夫抓她头发又何如”

“看，我没有冤枉你吧，自己承认就好。咳咳，既然你作错事，就要向人家陪罪，过来，过来，给金蝶跪下磕三个响头，我就不追究了，跪呀！”

围观群众配合比上次较好，齐声道“跪呀，跪呀！”

金蝶见乐乐说的有趣，早忘了刚才的恐惧，和三个丫环笑成一团，崇拜爱慕的盯着乐乐，美眸中似有浓浓情水,源源涌出。

这件事的真正罪魁祸首乃是乐乐，见连累金蝶受苦，心头颇为愧疚，虽见万里盟有近百高手，但真正的好手如张莫休，巴木图，吴青等都不在，倒也放心戏耍马万里一番。

马万里气的额头青筋直跳，转身对袁灰交待一声，才走向乐乐，喝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儿，让老夫教训你一下，教你‘死’字是怎么写的！”

乐乐嘴马微歪，笑道“原来你知道‘死’字是怎么的了，那好，好好！”迎上暴怒而来马万里，两人战在一起，乐乐还是第一次和马万里交手，心里暗暗吃惊“姜还是老的辣，他的穿云腿果然名不虚传，每一腿攻来都有一股奇怪的真气，似乎能穿破护体真气，躲着真是费劲！”

两人打的难解难分，穿云腿凌厉花哨，在空中翻转腾移，如长了翅膀的雄兔，怪异却灵活矫健，双腿快如旋风，疾似闪电。乐乐却应付的轻松自如，剑招不按常理，剑锋常从意想不到的角度钻出，灵如蛇，猛如龙，不经意的一招使出却潇洒漂亮，绚目的奇花常在空中绽放，飘逸的身影从容不迫

乐乐正打的过瘾，突听身后传来女子的惨叫声，回头一看，顿时气的双目欲裂，金蝶的一个丫环挡在她身前，背后中了两箭，箭尾白羽轻颤，血水顺着箭柄，倒流在箭尾，羽毛被染成艳红色，金蝶大哭着，抱住她，喊道“小昭，小昭，你醒醒”

乐乐猛一招“伤痕”，逼退马万里，飞身射到金蝶身旁，“蝶儿，怎么回事？”

金蝶轻抱住小楚的头，哭道“她替我挡住了箭，他们想杀掉我就是那个拿青弓的人”她恨恨的指着袁灰，乐乐顺着她的手指，见到了脸色苍白，正想躲往别人身后的袁灰，乐乐狠狠瞪了他一眼，那一眼中包含浓浓恨意，其中还有他师父花铁枪的仇恨

“公.公子，你能亲我一下吗，小昭好喜欢你哦，从第一眼见到你我以为能和公子在一起了，没想”

乐乐的心轻轻抽搐一下，痛惜的看着生命正在流逝的小昭，抱她在怀里，安慰道“小昭这么漂亮，我也很喜欢呢，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们，对不起”

金蝶在旁忙催道“乐郎，快亲亲她吧，小昭快不行了，呜呜，小昭”另一个丫环偎在金蝶身旁，轻轻垂泪，注视着小楚。

小昭惨白的嘴唇微微颤动，像要聚在一起，乐乐明白她的心意，轻抚去她脸上乱发，温柔的吻在她冰冷的薄唇上，小昭用尽最后的力气，一手缠在了乐乐脖子上，突然一阵急喘，剧烈的咯咳，乐乐抱她搂的更紧，轻轻用衣袖拭去她咯出的鲜血，看着带着微笑而去的小昭，乐乐的心，有种要裂掉的感觉，就像在火烧万里盟的那夜他轻轻抬起头，冷冷凝视着袁灰，袁灰被他目光盯的全身发寒，这眼光像在哪里见到过他一拍脑袋，暗道“啊！他是救花铁枪的那少年”他手指着乐乐，张大了嘴巴。

乐乐眼中红光一闪即逝，狞笑看着袁灰恐惧的表情，他蓦地冲天长啸，腾空跃起数丈，粉红的护体气罩越变越浓，越变越小，最后粉红色的气罩缩成追心剑的大小，乐乐却不见了，那飞在空中的只有一把剑，带着浓烈的粉红剑气，如一条飞奔的赤龙，射向袁灰，有见识的人都大惊失色，失声尖叫道“身剑合一？”那红色的赤龙拖着长长的尾巴，那神情傲视一切，又如誓言般坚定无悔，那种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气魄，惹人心悸！红龙在众人惊诧的瞬间，已穿入了袁灰的心脏，透体而过，一瞬间，生死已定，一瞬间决定永远。

乐乐穿过袁灰并没停止，继续飞射，一直穿透十三个万里盟高手，才停住身形，落到万里盟等人的正中间，他悲吼一声“心碎！”手中的追心剑舞出一幅图案，如扭曲的黑色玫瑰，只是花瓣太多太密，那花在颤抖，在跳动，那不像花，已像一颗心脏，裂痕斑斑的心脏，这图只是一闪，却印在人的脑中，黑色悲伤的死气，冲击着每个人的心，黑气只能让人想到死亡，想到来不及想，武功高强的人已本能的感到危险，怪叫的急往后飞，还未飞出，那心已像琉璃般爆碎，方圆数丈全被这黑色死所笼罩，万朵黑芒闪电般射出，离乐乐最近的五六十人，除了武功超高的几人逃走外，全部变成碎沫，连叫都来不及喊一下，黑芒不停，继续朝外飞射，恐怖的惨叫刺耳欲聋，真到黑芒消失

静，出奇的静。

万里盟劫后余生的，只有八个，八个能开护体真气的人，他们都退到了马亦普的破损灵车后面，脸色灰暗的发黑，呆呆的看着乐乐，看着拄剑低头深思的乐乐，连气都不敢大喘，恐怕引来乐乐的疯狂“心碎”

围观的人，也静，静的连脚都不敢动一下，那黑色的死亡之雾，你就恶魔一般，缠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直到很多年以后，人们也最怕听到王乐乐大喊“心碎”，那声音不但让人心碎，而且还让人全身都碎

金蝶抱着死去的小昭，怔怔的看着乐乐，对身边的丫环说“小楚，若是我死了，乐郎也为我这般伤心愤怒，我真希望刚才死去的人是我”

小楚挽着金蝶，无意识的呢喃道“我也是”

乐乐终于抬起了头，恶毒的扫了一眼剩余的万里盟的人八个人，嘴角微微狞笑，马万里心头一寒，最先退了三步，其他人也急退数步，鲍方脸都绿了，有些哆嗦的退在最后，刚才那一击，足以让他在噩梦中惊醒数回了。第一见乐乐使用这招的时候，他离的很远，没有体会到身临其景的恐惧与痛苦，今天足够他慢慢体会了。

乐乐并没有再出手，因为他再也没有出手的力气了，刚才趁着那心碎的感觉，强行使出了“心碎”，体内的真气全部抽空，一招用完，差点爬在地上，站不起来，多亏用追心剑拄地，才不至于被人看出破绽，乐乐用血红的剑尖，轻磨着青石马路，缓缓走向金蝶，他想借用摩擦出的噪音，来掩饰步法的不稳和沉重

刺耳的尖鸣，听得众人冷汗直冒，却没人敢出言反对，因为那追心剑的刺鸣声，杀气依然，艳红的剑身，似乎对鲜血有永远的嗜爱，胆小的连剑尖都不敢看

离金蝶只有十多丈，乐乐却走的异常吃力，额头已冒出细小汗珠，由于背对着万里盟的人，所以不担心被他们看到，而围观的人离他有三百多米，更难以发觉，等走到金蝶身旁的时候，连剑都快拿不稳了，体内的九幽掌的阴毒没了内力的压制，又慢慢散向四肢百骸

乐乐正愁怎么脱身，一声洪亮的佛号从围观人群后传来，“阿弥陀佛，施主剑招太过毒辣，一招杀人近百，心灵已入魔道，我佛慈悲，贫僧不会坐视不管的，还请施主自废武功，不然老衲定会为世除害，降魔卫道！”

乐乐刚想破口大骂，突然觉得这声音极为熟悉亲切，皱眉瞟了灰衣老僧一眼，须眉尽白，神光内敛，隐隐有入尘神佛之态，不过乐乐却知道他是一个大淫棍，大骗子，因为他就是什么都不戒的全戒大师。

耳边听到他的传音“混小子，逞什么能，把真气耗完啦吧，他娘的，你身上还有毒没祛净，你真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趁我废话时间，赶紧恢复真气”

金蝶也细心的发现乐乐脸色不对，搀扶住他，怒视着全戒，道“好不通情理的和尚，乐郎只是帮我杀些目无王法贼人，你却怪他毒辣，怎么不看看那帮强盗的凶残”

全戒面目神圣庄严，朗声喝道“贫僧只相信眼睛，对事不对人，我只看到他一剑杀人近百，却没见那些人如何对他，你说我该相信谁呢？”

马万里见全戒仙风道骨，容貌非凡，料想他定是有道高僧，若是借他之手，除掉王乐乐，真是天大的快事，干咳一声，并不敢上前，道“这位大师所言极是，我万里盟一向是白道敬重的大帮大派，王乐乐多次杀害我盟弟子，实在另人痛惜，可怜本派高手甚少，不是他的对手,今天又被他一剑杀掉百名高手，可怜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就这么被他这个小魔头唉，还请大师明鉴，为武林除此祸害！”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忍不住高呼“卑鄙，无耻，下流，淫贱，人渣，秀逗FUCK!(哦，这句是上帝喊的！)”

马万里充耳不闻，只是小心的注视着全戒大师的脸色，又道“看，这些围观之人正在骂他，就知道王乐乐有多坏了！”

乐乐差点笑出声，只听全戒传音道“妈的，老子总以为自己脸皮最厚，没想到马万里技高一筹，老子总算知道他名字的来由了－－脸皮厚万里！别顾着听我说话，用你身边熟妇金蝶呀，你小子的双修功有了女人，还怕有伤有毒吗？别害羞，人多怕什么！先讲好，我只帮你拖一段时间，到时被马万里识破了，我可不帮你，我还想继续在寻佛寺养老呢”

金蝶正在斥骂马万里无耻，却见乐乐双唇贴到她耳边，轻声道“蝶儿，我身上的毒发作了，内力也用光了，我想现在与你合体疗毒，好吗？”金蝶轻轻一怔，脸色微红，不安的道“这么多人”但乐乐脸色发青，全身散着淡淡的阴冷之气，轻咬下香唇，坚定的道“嗯，蝶儿听乐郎的，只要乐郎没事，就算被天下耻笑，我也不怕，可是该怎么做呢？”

第四章复仇

全戒故意挡住马万里的视线，回复他刚才的话语，道“哦，原来围观的人骂的是王乐乐，请问施主贵姓？”

马万里以为他是常在深山苦修的高僧，对自己不熟悉也是正常的，忙语态恭敬的答道“在下马万里，是万里盟的盟主，万里盟是风月国赫赫有名的正派团体”

“哦，失敬失敬！原来是马盟主，佛云：见者即是缘。我见马盟主英气不凡”

两人拉起的家常，外加互相吹捧，聊的相当开心，暂时忘掉了乐乐

金蝶轻拭掉眼角的泪痕，妖媚的睁开双眸，嘴角挂着极美的春态，腻声道“我舒服的紧呢，怎会有事！”小楚紧盯着金蝶的脸颊，惊道“夫人变的好奇怪，好像，好像年轻了许多，眼角的细纹不见，皮肤也更滑嫩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金蝶懒懒依在乐乐怀中，妖媚的笑道“是否变年轻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会幸福，而且会幸福的要死，我能感觉到乐郎的心了，乐郎用心在和我说话呢！多少美妙的感觉，就算现在死掉了，我会像小昭一样，脸上挂着幸福满足的微笑！”

小楚见金蝶说的奇怪，吓的不轻，“夫人，你不要吓我，你真的没事吧，怎么尽说那些奇怪的话！”

乐乐用心语对金蝶道“蝶儿，先不要告诉别人，这可是我的秘密，嘿嘿，只有我的女人才能知道！”

刚才他们坐在一起，别人倒也看不出什么，现在互相亲吻，抚摸，眼睛尖的观众怪叫起来，不断指着金蝶和乐乐，乐乐暗中把腰带系好，轻轻刮下她的鼻子，笑道“真气已恢复两成，虽然还有些内伤，但阴毒去净了，真是舒服呀，让我继续为蝶儿出气，打扁打是打不过了，让我吓吓这帮笨蛋”

金蝶美目含情，幸福的微微点头，酸软的被乐乐扶起，依偎在他怀里。

乐乐见全戒还在极为和气专注的与马万里聊天，悄悄传音道“老鬼，我已经搞定了，你可以回寺喝酒玩女人了，这里交给我！哦，还有，那个《月神兵法》的事，我也想好怎么解决了，用根结实的绳子，绑住兵书，挂在寺门口，让你那八个笨蛋徒弟守着它，等人来抢，抢的人越多越好，抢书的人多于三方的时候，就把那八个笨蛋招回寺，随别人怎么抢去，谁得到也和你无关了，你的麻烦就解决了。”

全戒向马万里微施一佛礼，转身离去，传音对乐乐道“就这么简单？好像挺管用的。他娘的，想的我头发都掉光了，还想不出，看来这一趟没白来，不光搞了张员外的小妾，还得到她为寺院捐赠的财物，嘿嘿，能活着见到我，再请你喝酒！”

他走到乐乐身前，又高喧了声佛号“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念施主年纪尚幼，贫僧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下次若再见你乱杀生灵，定不饶你！”说完他，头也不回的走了，又传音道“嘿嘿，跟马万里那个老混蛋聊天真累，杀，帮我狠狠的杀，看到他我就倒胃口，看来今天只能吃下半头小羊了，可怜呀！”

乐乐大骂道“你个老秃驴，下次见到你，连你一块杀，哼！别走，跟我大战三百回合，胆小鬼，和万里盟的垃圾一样，只会欺负弱小，卑鄙！”他虽然是骂和尚，眼睛却直勾勾的瞪着马万里，大家都明白他骂谁。

马万里以为白须老僧定会出手对付乐乐，哪曾想他转头就跑呢，气的狠狠一跺脚，却正好迎上乐乐冰冷的目光，想到乐乐一剑杀百人的狠劲，心头凉飕飕的，正在担心怎么收场，耳边传来护法张阳的声音“盟主，我带着其他高手赶回来了～”一声未落，密密麻麻的围观人群，裂开一道，从人群后，走出衣衫各异的二百多人，领头的有火焰掌－张阳，闪电剑吴青，万里盟红，黄，蓝，绿，四坛的坛主，一身灰袍的吊死鬼，还有一个彩衣道士。

马万里心中暗喜，却又担心起来，暗忖“王乐乐那一剑的威力甚大，若是他再用那一招，这二百多好手中，能有多少人能抵挡呢，除非散开本来计算好的事，全被他打乱了，哼，找个机会，定要野草做掉他，要是两位长老在，也能对付他，能请到轮回更好，只是轮回对万里盟存有敌意”他脸上阴晴不定的思索着，红，黄，蓝绿四坛主也朝他行礼，道“参见盟主，我等接到盟主的急招令，已带坛中好手火速赶回！”

马万里略带笑意，扶他们起身，只听那彩衣道士问道“马兄在担心什么？”马万里微微一怔，喜道“原来是印归道长，请恕我刚才粗心，没有看到道长，得罪之处，请海含！”印归道长微微一笑，“马兄客气了，接到你的书信，我就亲自下山了，还望那不争气的徒弟，没有给贵盟造成太大麻烦！”马万里道“呵呵，令徒彩云姑娘，只是一时迷了心窍，有道长在，她一定会弃暗投明的。”

吴青眼尖，见地上血淋淋的暴碎肢体，惊问道“盟主，这些尸体?”

马万里脸色顿又变成灰暗色，有些迟暮无力的道“和上次的一样，是王乐乐的‘心碎’，一剑就杀掉了七十多个好手，唉”

吴青急道“你又杀他的女人了？”

马万里听的一愣，道“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只不过让袁灰射杀金蝶，谁知她的丫环替她挡了两箭，只是死个丫环而已！”

吴青急的一跺脚，叹道“上次总坛被烧后，我就跟盟主说过，要杀他只能暗杀，但千万不要先伤害他的女人，不然今天他杀这七十多个高手，只是为一个丫环报仇，说出来也没人信！袁护法呢？”

马万里见一向冷静沉稳的他，居然急成这番，才知自己错的严重，道“袁灰是最先死的，你说的或许是真的他年纪青青，武功怎会这么高强，而且招式新奇漂亮，毒辣诡异，或许真不该招惹他，可他已杀掉我盟近两百高手，还有青眼书生，袁灰，听说孙虎的死也跟他有关不杀他怎解我心头之恨，而且我儿亦普也刚刚死掉，唉，我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吴青，张阳离开马万里不过几天，却见他苍老了十多年，进城的时候就知道马亦普身死的消息了，皆道“盟主请节哀”

鲍方喊道“盟主，王乐乐想要逃跑，怎么办？”

“拦住他！”马万里习惯性的喊道。以往听说哪个敌人要逃路，万里盟一向斩草除根，长久养成的习惯让他说的斩钉截铁，不容质疑。

红黄蓝绿接到命令，带着手下，拦住乐乐的去路，并把他和小昭，金蝶，小楚，围住。乐乐心中苦笑“若是单独一人，还能逃出，如今抱着小昭的尸体，还要保护不会武功的金蝶，小楚，真是痛苦哇！看来若想保护心爱的女人，还要再增强实力，奶奶的，若是有力气，定会再用一招‘心碎’，把他们通通炸成碎片，可惜非要心中痛苦时，才能用出此招可是只有心爱女子被叛或者死亡时，才有心痛的感觉，啧啧，郁闷哪！宁可再也不用‘心碎’，

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哪个女人死掉”

金蝶和小楚见敌人众多，吓的紧偎住乐乐两臂，虽没喊叫害怕，但手心渗出淫淫汗水，把乐乐臂上的衣衫已浸湿，乐乐缓缓轻柔的安慰道“不怕，我不会丢下你们的。”金蝶感动的点点头，又急忙摇摇头，道“乐郎，你先走吧，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你杀了他们几十人，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只有你逃走，我死也安心了！”小昭先是不解，可略一沉思，也道“公子，夫人说的有理，就算我们死了，你也会我们报仇的，不是吗？”

乐乐微微苦笑，“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但我不会丢下你们的，不要再说了”金蝶小昭还要苦劝，正在这时，围观的人群又裂开一条缝隙，百来匹战马飞速冲过来，马上全是黝黑的壮年汉子，全身金色轻甲，手握明亮亮的战刀，杀气腾腾，瞬间冲进万里盟的包围圈，连斩十多人，万里盟的包围圈顿时断开，躲开杀气极盛的彪悍骑兵。

乐乐正在呐闷，却见身旁的金蝶和小楚兴奋的蹦跳起来，高喊“哥，哥，你回来啦，快来救我们！”“少爷，将军”领头的金甲壮汉三十多岁，头带将军红樱金盔，面容刚毅俊朗，皮肤为健康的古胴色，双目炯炯，留着三寸短须，浑身散着逼人的威势和杀气，马飞快的奔到金蝶身旁，猛勒缰绳，战马嘶鸣一声，前蹄高高抬起，复又落下，身后的百余名士兵马是同样的姿势，整齐的停在他身后。围观人群众喝彩不断，用力的鼓起双掌，为骑兵的精彩表现叫好。

马万里眉头紧紧皱成一团，身后的其他人的脸色更是难看，有人已忍不住叫出来“盟主，金石回来了！天哪，他不是在北部边塞吗！还着着‘金刚百骑’我们有麻烦啦！”

又有人苦叹道“天，怎么忘了，后天是金石父母的祭日，每年都是这个时候回来”

“被司徒朋阴了”马万里暗暗叫道。

金石翻身下马，迎上奔来的金蝶，轻轻抱住她，洪声道“妹妹，这是怎么回事？小昭是谁杀的？”金蝶突见亲人，又忍不住底声垂泪，迅速的把事情经过，略述一遍，小昭她在旁边不断的插嘴补充。金石边听边好奇赞赏的看了乐乐几眼，然后怒视着马万里，轻声安慰金蝶几句，又走到乐乐身前，施礼道“多谢王兄弟救舍命我妹妹，我金石感激不尽！”

乐乐很欣赏金石的表面和作风，忙道“金兄不必道谢，金蝶已是我的女人，保护她是我的责任，虽然我能力有限，但我会竭尽全力的”

金石深深看了金蝶一眼，见她略带娇羞，脉脉含情的盯着乐乐，心思不言而寓。金石大喜，重重拍了拍乐乐的肩膀，仰天叹道“爹，娘，多谢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妹妹总算找到可以托付终身之人了，我金石在战场上再无后顾之忧了，哈哈！王兄弟，可要好好待我妹妹，不然我绝不放过你，我手下的十万精兵也不会放过你！”乐乐微微笑道“金兄放心，单看着你手下十万精兵的份上，我也会好好待蝶一生一世的，不然我睡觉也会被噩梦吓醒！哈哈！”金石知道他在开玩笑，哈哈一笑，又转身对金蝶道“妹妹，既然真心跟了王兄，可不能再像以前胡混”

金蝶略羞道“哥，我知道了，你就别再说以前的事了！”

金石哪见她如此害羞过，知她确实出自真心，又道“好，好，哥不说了，该让我为妹妹出气，为小昭报仇了！他娘的，一个混江湖的也敢欺负到金家头上，真不知道吃了什么熊心豹胆。”对原地待命的骑兵喝道“听我口令，上马！”百名骑兵，动作迅速，如浮云流水，整齐轻盈的骑在了马背上，金石坐在马背上，高城命令道“出刀，跟我杀！”金石也知道万里盟是由司徒世家在背后撑腰，但他们居然敢折辱金蝶，又差点把她杀掉，这口气肯定要出的，看到远在金府门口徘徊不前的马万里，居然不敢露面，暗暗决定，定要杀的让他心疼，再逼出司徒世家所管的城防军。

金石知道马万里身边的十多人全是真正的高手，自己带来的一百名亲卫骑兵虽然武功不错，但对付那些人，肯定占不到便宜，只有杀那些分坛的普通高手泄恨。主意暗定，策马冲向围在一团、身着红蓝黄绿的普通盟众，激起淡淡尘烟，百名杀气森森的骑兵，手中的战刀，卷着淡淡的罡风，胡乱的削砍着衣着鲜艳的万里盟众人，普通的江湖人几乎不会马战，看到整齐有序，气焰雄雄的正规骑兵杀来，慌了阵脚，一时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还没想好，战刀已砍下。简单，直接，有效，绝无一丝花哨多余的动作，挥刀只为杀敌，策马只为救生，一阵沉闷惨呼，一轮冲杀过去，万里盟死了三十多人，受伤十多人。

马万里心头又惧又痛，暗骂自己如意算盘落空，如今又骑虎难下，张阳在一旁催促道“盟主，怎么办？若再不过去和金石谈谈，他手下的‘金刚百骑’可能会把我们的普通高手杀尽杀光，而且他手下的十万精兵，只听他调度，这个大家心里都清楚，估计得请司徒世家的人出面了！”

马万里心里暗骂自己糊涂，忖道“看来司徒朋那个狗杂种，早知道金石会回来，才故意让我钻这个套的，本想反将他们一计，看来输的是自己啊！”

他这一番犹豫思考，又让金石和“金刚百骑”冲了两次，共计杀了万里盟六十多人，红黄蓝绿四个坛主，脑袋终于转过了弯，高声吆喝“散开，\*不想死的全散开！”又高喊“盟主，快来支援！over!(^O^!)啊，俺地屁股”

马万里见手下已和金石一番兵士正式战开，也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高呼“不管了，给我杀！反正有司徒世家来给我们撑腰！”他这十多个真正的高手一加入战团，形式大转，“金刚百骑”的队形已略略混乱，压力大增。

乐乐把小昭的尸体放在地上，开起粉红色的护体气罩，把她们护在身旁，时而出剑，杀几个不开眼，冲上来送死的，只是身边的敌人太多，已有些有忙脚乱，正在着急，突觉压力大减，身旁多了几个熟悉的美女。

“哥，原来你在这里，让琪琪好担心哦！”

“哼，杀人这么好玩的事，也不喊我，我要多杀几个”

“哥，我一听到急救锣鸣，就猜你会在这儿，我厉害吧，嘿嘿！看我‘燕子飞呀飞’！”

“哥该累了吧，你来休息，让玲儿来保护你！”

乐乐看到她们，高兴的像个小孩子，趁机在每人脸上香了一口，笑道“你们来了，我就安心了，哇，好累！还是玲儿关心我，玲儿穿道袍真性感迷人，让哥再亲一口”

墨玲子一剑逼退身前的两个敌人，羞笑着偎在乐乐身旁，等待他的亲吻，乐乐品尝着她的香艳红唇，心里暗暗得意“我的女人真乖巧听话，在杀斗中还有如此兴致，太幸福啦！”

金蝶看到新来的几个绝色美女，不但年青貌美，而且武功奇高，有些暗自神伤，不过又想到乐乐对她的柔情蜜语，誓言保证，又高兴起来，虽然被刺鼻的血腥味熏的欲吐，仍专注的盯着乐乐身影，一刻也不愿放开。

彩云正杀的兴致勃勃，彩衣上新染多处艳红，耳边突传来熟悉威严的断喝“彩云，下山时，为师怎么交待你的！怎能本末倒置，助纣为虐，还不快快住手！”

乐乐和几女都听到了这声音，寻着声音望去，看到一个彩衣道士，长的慈眉善目，长须飘飘，像是得道仙士，隐入凡尘。乐乐却觉得他明亮有神的双目中，藏着凶恶和虚伪，还不时用眼角贪婪的扫着其他几女诱人的身段。

彩云见到印归道长，顿像霜打的茄子，软蔫蔫的没了精神，不安的喊道“师父徒儿有苦衷的，听我解释！”

木夫人和简菲菲见乐乐朝救急锣鼓的声音掠去，颇感好奇，紧招赵龙等护卫，也跟了过去。她们赶到时，正遇到逃散的胆小围观人群，亦听到惨烈的打杀声，赵龙忙把木夫人和简菲菲护在中间，木夫人秀眉轻皱，踮起脚尖，欲寻查乐乐身影，无奈人流麻乱，看不到远处的打斗情况。

先前的小打小闹让围观的普通人看的兴趣盎然，但到金石带着正规骑兵冲杀时，那阴冷狂暴的杀气，那腥血八方飞溅，那残肢断体横飞斜落，让胆小的普通人吓的双腿颤抖，密集的人群中不时的有恶臭飘出，连混在其中的江湖好手也吓的不轻，跟着尖喊不安，慌乱滚爬的人群，离开这恐怖如地狱的杀戮场。

木夫人紧攥着简菲菲的柔嫩细手，手心浸出汗水，强忍着刺鼻的恶臭与血腥，问道“菲菲，见到王乐乐在哪吗？”

第五章邪功

简菲菲虽然会武功，但看到如此的混乱撕杀，还是微微颤抖，轻声道“那，那儿有粉红光茫的”赵龙在一旁听的仔细，见有几个不解风情的护卫挡住了她的眼睛，忙喝道“你们几个过来，不要乱站，保护好夫人，再也不能出差错了，不然怎么得起将军，咳咳！对，站那就好了！”

“王乐乐怎么不打了，金石带的铁骑兵阵法已乱，快支持不住了，哦，赵龙，王乐乐昨天救过我，你看怎么帮他们一下？”

赵龙揪揪下巴的黑硬短须，盯着场中的混战，回道“夫人，金石等人虽落入下风，但要消灭他们的铁骑，代价也是极大，两败俱伤的事，马万里不会干的，定是金石不放过万里盟，马万里想拼个鱼死网破吧，他儿子刚死，性情大变也有可能的王乐乐护着金蝶，他周围也没有敌人，打的挺轻松的，而且还有几个武功极高的美女保护，应该是安全”还想分析解说，突看到木夫人焦急皱眉的瞪他一眼，拍拍脑门笑道“想帮他，很简单，只要找个借口，哦，夫人你看，那里有个使绳索的，舌头血红，舌尖伸到下巴的那个灰袍老头，昨天就是他，鬼狱门的吊死，在我们府中闹事，只要”

木夫人点点头，道不怕麻烦，管他是万里盟还是司徒世家，才不怕他们呢！我只知道，昨天夜里若不是乐乐舍命救我，现在我已经惨死在野外了，赵龙，就照你说的办吧！

简菲菲亦点点头，道“巧巧姐放心，有剑宗在，绝不会要你受到欺负委屈，万里盟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跑到金府杀人闹事，爹爹也真是的，除了练剑外，什么事也不管，他若是来了，定把马万里吓跑！”

赵龙吩咐手下，留三十人保护木夫人，自己带着七十名金甲护卫，摆出严守的阵形，慢慢移向打斗场地，向吊死鬼靠近

赵龙吩咐手下“我们主要是抓吊死鬼，不要杀万里盟的人。当然啦，若是他们的刀砍向我们的脖子，兄弟们千万不用客气，先划开他们的肚子，再扭断他们的脖子，一句话，挡我者，杀！”

这些护卫都是他带出来的兵，对他的命令言听计从，齐声回道“是，挡我者，杀！”曾经在战场上磨出的杀气，蛰伏在灵魂深处，晃悠悠的从身体中挤出，它嗅到浓烈血腥味，扭曲咆哮，他们眼睛似乎也变得血红，如野兽般。

几个不开眼的万里盟成员，见来人护甲金光闪闪，以为是金石的人马，闭着眼睛，咧着大嘴，抱着长刀，撞向赵龙等人，微弱的力量，犹如飞蛾扑火，只留下血雾缭绕，尸体在金甲后面轻微抽搐，眼珠鼓鼓凸起，瞳孔灰散，连清晨的朝阳也无法看见，只能跌落九幽黄泉，冰冷而灰暗。

吊死鬼手持乌金索，黑色气场绕遍全身，乌金索灵蛇一般，诡异飞舞，像是地狱缠人心魂的恶鬼，狞笑着把铁骑兵士击下马，顺手把乌金索套在马脖上，手腕猛然一抖，高大壮硕的战马身上，传出‘咔咔’的骨碎声，白马悲鸣一声，雪白的身躯砰然滚倒，漂亮的大眼睛，流出几滴泪水，浸湿了眼角的绒毛。

那骑兵，哦，不，没马就是步兵啦－－那人从地上爬起，悲痛的瞧了瞧死去的爱马，怒啸一声，举刀刺向吊死鬼。吊死鬼卷卷长舌，舔下暗红的嘴唇，灰冷的瞳孔盯着没马的骑兵，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嘲笑，嘲笑他将要成为僵硬的尸体。

吊死鬼已温柔的把长索缠到了没马骑兵的脖子上，正要结束他的生命，却觉得身后有数十道致命破空声冲他袭来，他狞笑一声，放开手中的猎物，斜飞在空中，躲开暗击，等他落到地上时，却发现被人围了个严实，赵龙冲他喝道“吊死鬼，你个老混蛋！昨夜入府用调虎离山计，害我等人差点铸成大错，今天可饶不了你！”

“差点？难道饿死鬼没有得手，明明见他把木夫人抱出去了？”他略露惊诧之色，“难道饿死鬼已被木将军府逮住，糟糕，色鬼已死，他若再出事，怎么向门主交待！”忙问道“你们把饿死鬼怎么样了？”

赵龙嘿嘿一笑，道“进了皇城就应该听过这么一句话，‘若翻木府墙，节省百石粮’！饿死鬼已经永远节省粮食了，下面，该轮着你啦，你就为世界饥饿的儿童作些贡献吧兄弟们，给我杀，往死里杀，若再让他跑了，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见夫人！”

手下众护卫齐声大吼“杀！”阵势缓缓变化，却把吊死鬼牢牢的困在里面。

乐乐见到彩云极为尊敬，极为惧怕的师父，长成这副尊容，心中暗起抵防，燕无双也担心的瞟了乐乐一眼，两人交换眼色，表示同意对方的见解。乐乐斩倒几个趁机偷袭的人，走到彩云身边，对印归道长笑道“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印归道长，经常听彩云提起，今日一见，果然不凡，晚辈王乐乐，前来拜见！”彩云感激的看了乐乐一眼，见他对师父如此恭敬，安心不少。

印归道长却瞥了他一下，神色冷然道“你就是王乐乐？仗着鲜于世家为你撑腰，在江湖中胡做非为，枉杀青眼书生，又与魔教妖女勾结，杀害万里盟上百好手，今天这事情也是由你而起吧！”

“师父，乐乐没有”彩云见印归道长出言不善，忙为乐乐辩解。

“难道师父说错了？彩云，休要执迷不悟，受这妖人蛊惑”印归道长见彩云还帮乐乐说话，双目中喷出熊熊怒火，瞪视着乐乐。

只是他还没说完，燕无双忍不住喝道“你才是妖人，不要以为是彩云的师父，我哥就怕你敬你，哼，若是再胡说八道，就算是天王老子，也要把他打的遍体鳞伤，体无完肤，筋脉俱废神清气爽，貌美如花！哦，用错词了，看什么看，我又没上过学，用错也很正常！”

乐乐和其他几女忍不住大笑，彩云也失声笑了出来，印归道长气的面色通红，用颤抖的手，指着彩云骂道“好个臭丫头，你，你帮外人辱骂师父”

彩云不安的喊道“师父，对不起”正在这时，四周传来无数护卫兵士的整齐脚步声，一人高喊“统统住手，违令者斩立决！”声音底气中足，穿入打斗场里，每个人的耳孔里。打斗的人抬头间，已发觉被人包围，谨慎的停手，退到安全的地方,印归道长气恼的冷哼一声，退到马万里身边。

消失多时的城防军终于赶到。司徒朋全副金鳞铠甲，威风凛凛的站在场外，指挥兵士。一千长枪兵把万里盟等人团团围住，五百弓箭手站好用利地形，箭搭在弦。

打斗的几方顿时停下，满身大汗的吊死鬼，全身受十多处轻微刀伤，鲜血不断涌出，趁着众人一愣的时机，逃出赵龙等人的包围，躲到马万里等高手的中间，暗中疗伤。

赵龙气的一拍大腿，不爽的吼道“混帐，又让他给跑了，你们几个回府好好练习轻功，还有你，不要以为练的刀枪不入就行，像昨天那样，居然在你们眼皮底下，让他给逃出府，哼，幸好夫人没事，不然，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死去的木将军。”

金石先查看了手下的伤势，死了七人，重伤十多个，才朝赵龙打招呼道：“赵将军，多谢你仗义相救，金石感激不尽！”

赵龙抹了把汗水，笑道“我早就不当什么将军了，金兄还是喊我赵护卫，这样听着舒服些！不过，我们并不是帮你，只是来抓个小贼，你可不要误会。”

金石知道他的脾气，见怪不怪，只是呵呵一笑，安抚手下伤员去了。

马万里见是司徒朋赶来，心里虽是气恼他，但眼下还得仰仗司徒家的势力，痛苦疲惫的带人走到他面前，道“司徒大人，你来正好，那金石带着正规骑兵，惨杀万里盟手下数十人，请大人为我做主。”

司徒朋点头，道“马盟主放心，本官定会查明真相，给你个公道！”

金石和赵龙并肩走来，听到司徒朋如此说，怒道“司徒朋，万里盟一个江湖门派冲进我金府，杀我家仆，欺负我妹妹，求救的锣鼓响彻天际，却不见城防军来救，给个说法先！”

赵龙也吼道“司徒大人，有个盗贼进我木将军府惊扰夫人，现今躲身万里盟，不把他抓住，怎么向夫人交待，哼，他可是鬼狱门的吊死鬼啊，好不容易在这里见到他，我们木府护卫怎会轻易放过他，要不你帮我逮他，逮住他，木府护卫就走人，你逮呀，逮不逮？你不逮我继续逮！逮不？”

司徒朋听的脑袋大了几圈，郁闷的说道“咳，那个赵护卫，木府的事情先放一放，你看这里摆放上百具尸体，传出去，会让天下人耻笑，那个木夫人”

司徒大人在叫我吗？木夫人和简菲菲在家将的保护下，走过来继续道“木府的护卫好不容易见到贼人，怎会放过如此机会？”

简菲菲也道“那贼人十分可恶，害得巧巧姐差点丢掉性命，司徒大人还是帮忙抓住吊死鬼吧”

司徒朋脑袋后面爆出N多冷汗，一边在心里怒骂马万里，一边苦笑道“木夫人，简小姐，这个”正在为难之时，城防副官喊道“摄政王大人到～左相大人到～众兵士行礼！”，说完他一溜小跑的跟在司徒业屁股后面，献媚的点头哈腰。

司徒业脸色冰冷，他知道讨好金石的计划落空了，而且关系会进一步恶化，心情十分恶劣，狠狠瞪了城防副官一眼，吓得那人说了一半的话，烂在肚子里。左相于缥知趣的闭口不语，小心的观察着司徒业的脸色，幸灾乐祸扫了城防副官一眼，满是得意。于冬鄙夷的扫了他父亲于缥一眼，双臂抱着宝剑，沉默不语。

金石冷笑盯着司徒业，略行一礼道“金石参见摄政王，不知大人对今天的事，作何解释？”

司徒业微微沉思，随即笑道“金将军勿急，这其间定有什么误会，马盟主刚刚丧子，心神混乱，做出一些失常的事，还请见谅噢，金将军不要生气，本王定会给你个交待。”又转向道“朋儿，还不把万里盟的众人押送到刑部发落，把这些江湖人狠狠的教训一番，让他们明白，什么人惹不得，哦，左相大人，麻烦你写张奏折，请求皇上拔10万两银子给金府修缮府邸，嗯，就这么办吧！”

于缥躬身答道“是，下官马上写奏折！”

于冬看着简菲菲，向她微微叩首，算作打招呼。

马万里见司徒业来到后，连瞧他一眼的功夫都懒得用，心头更是嫉恨，见他说出对万里盟不利的话时，忍不住怒道“你”

司徒朋见他要发作，忙按住他的胳膊，轻声传音道“不要妄动，跟我到刑部，只是做个样子，不会让你吃亏的！”马万里粗喘了几口气，忿忿的转过头去。

金石当然明白司徒业在袒护万里盟，也明白如今这么处理是最好不过的结局了，不带表情的哼道“幸好我妹妹没事，若是她有个三长两短，我们金家的十万雄兵恐怕不会答应。希望司徒大人秉公处理，我等静候消息！”

司徒业听的眼角肌肉一颤，恨的牙根痒痒，暗骂“哼，等老夫控制住风月国大部分兵马的时候，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有十万兵马算什么，到时候，整个天下都是我们司徒世家的”

赵龙打断他的幻想，吼道“摄政王大人，有个惊扰夫人的恶贼混在万里盟人群中，他得交给我们木府处置，就是那个，长得像吊死鬼一样的家伙，不要躲，指的就是你！”

司徒业早看到了木夫人和赵龙，听他这么说，也颇为难办，无奈的看了左相于缥一眼，于缥会意，卑微的笑道“按照风月国的法典条律，抓着盗贼要先交府衙，可这一匹贼人犯下的大案，必须交刑部处理，所以还请木夫人体谅！”

于冬听到他爹这副猥琐的说词，心里对他的不满达到了极点，暗道“从一个六品文官做到一品左相，一直都是这般猥琐模样，对一个同级的妇人还用这样的语气，真是丢人到极点！”抱着剑，深深的底下头，盯着青石板上的一只蚂蚁，这只蚂蚁真是奇怪，居然是红色的，哦，原来是沾满了血浆，难道蚂蚁也喜欢血

木夫人瞄了正往这边走的乐乐一眼，冲左相于缥不屑的说道“既然左相大人这么说，本夫人又怎敢不从，审完通知木府一声，我们翘首以待刑部的审判结果！”

于缥眼睛笑成一条缝，道“一定一定！”又讨好的看了司徒业一眼，见他赞赏的点头，心里美滋滋的。

乐乐带着诸女还没走到，又见从城防军后，走出几人，司徒韦和慕容康，还有一个须发灰白的老者，鹰眼高鼻，威严古板，他们直走到司徒业身旁，朝司徒业施礼。

司徒业扶起那老者，呵呵笑道“慕容贤？呵呵，不知慕容家主这次从遥远的陌野城来此，所为何事？”

慕容贤苦涩的笑道“在下不敢隐瞒，只为小女慕容琪之事”

司徒业略有耳闻，见他神色尴尬，道“孩子年青不懂事，不必放在心上，来来来，随我回府，咱们痛饮百杯，不醉不休！韦儿，好好招待慕容公子”

慕容康早已看到乐乐，爬在慕容贤耳边轻声说道“爹爹，琪妹在那边，他身边的男人就是王乐乐”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这番动作在场的人都看到了，慕容贤皱皱眉头，暗骂慕容康笨蛋，自家的女儿跟着别的男人混，而且还有婚约在身，这事传到哪里都不好听，偏偏猪头猪脑的慕容康不知好歹，在几千人的面前，把这事捅了出去。

乐乐正走向他们，突见慕容琪神色古怪的躲在他身后，又见慕容康指向这里，顿时明白了原由，猜想那灰白头发的老者，是慕容琪惧怕的人，难道是她爹？乐乐大叹倒霉，先是彩云的师父跑来胡闹，又来了慕容琪的爹爹，这日子真不好混！更无奈的是，慕容康和慕容贤朝他们走了过来。

慕容琪知道躲不过，在乐乐身后，伸出半个脑袋，皱着粉嫩的鼻子，怯生生的喊道“爹爹，你怎么来了？”慕容贤瞪着乐乐，冷哼道“再不来，慕容家的脸就会被你丢光了！这男孩就是你选的人？”

乐乐指着自己的脸，回头问彩云道“我很小吗，长的像男孩吗？彩云，玲儿，双儿，蝶儿唉，看你们的表情就知道答案了！”他干咳两声，恢复正常，对慕容贤说道“晚辈王乐乐见过慕容伯父，琪儿很乖的，不会给慕容世家丢脸”

第六章生意

慕容琪不再畏惧，同样的吼道“是，在你眼里，养我跟养狗没有区别，养狗是为了看家，养我是为了联姻，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把我当女儿对待过，只是把我看成一种工具，一种能给慕容世家带的利益的工具！我才不稀罕做慕容家的女儿，谁想做让谁做去吧！”

慕容康跑来扶住慕容贤，又对慕容琪骂道“我来替爹教训你个忘恩负义的丫头，离家几天，就跟个野男人”

“你才是野男人，不许骂我家夫君！”乐乐身旁的几女同时对他怒吼.

慕容康被这突如其来的喝骂吓的一缩脖子，反应过来后，更是火上加油，不顾风度的骂道“你们这帮淫妇骚货，见了漂亮男人就走不动”

几女气的俏脸极变，怒火中烧，紧握武器，盯着慕容琪，那毕竟是她哥哥，要教训他，也得和她打个招呼，慕容琪也觉得他哥太过份了，娇躯一拧，闪电般的掠出两丈，扇了慕容康两个大嘴巴，“闭嘴，不要在这丢人！”

慕容康怔怔的捂着脸，现在仍不相信被她打了，武功比他差两个档次的慕容琪，何时变厉害了，而且速度快的让人来不及反应他呆看着媚眼怒睁，满脸杀气的慕容琪，迷惑不解的想道“她已不是她了完了，我连妹妹都打不过了！”

嘻笑哄乱的看热闹人，也刷地静音，注视着慕容贤，看他作何反应。

慕容贤看到他儿子发脾气骂人的丑态时，就恢复了正常，暗骂自己糊涂，知道这丑事丢大了，正在自嗟自叹时，忽见身法极快的慕容琪抽了慕容康两巴掌，那速度跟自己还要快上两分，暗惊道“这，这，琪儿的武功何时到了这个地步？她居然向我隐瞒武功的事，这，这一切全是臭丫头惹的，害我慕容世家在天下人面前丢丑，全是这臭丫头，全是你惹的，我要杀掉你”

慕容琪背对着慕容贤，忽见乐乐焦急的朝她飞掠，不明何事，诧异间，背后传来强大剧烈的破空声，她脑中闪现“偷袭”二字，就被赶来的乐乐抱住，然后就觉得身子在飞，在空中飞，身上却无任何痛感，转头看向紧抱她的乐乐，腥红的液体滴在她脸上，眼上，也滴进了她的心里。

燕无双等人眼看着乐乐抱住慕容琪，粉红的护体光芒一闪，被慕容贤一掌击的扭曲变形，继而破散几女惊呼一声，挣先接住乐乐和慕容琪。

乐乐旧伤未好，真气也只剩平常的两成，虽然用了慕容家的“卸”字诀，但打他的却是慕容世家的家主，强烈的痛感，疼的全身麻木，嘴角的鲜血，止不住的流出，滴落，淌到胸前的衣襟上，唇色青白，被燕无双接住时，才恢复知觉，斜目看到慕容琪安然无恙，才咧嘴笑笑，“你们，没事，我，就，安心，了”他心里却恨透了慕容贤“你个老混蛋，幸好老子能感应到你的心绪，若不是我挡的及时，这一掌非要了琪琪的小命，唉，进入第七层也是挨打受伤，真倒霉！皇城真对我不得，来这几天，几乎在昏睡中度过的，不行，明天得找个算命先生卜上一卦”忽又咳出一口鲜血，昏了过去。慕容琪哭叫着，扑在乐乐身上，“哥，哥，你没事吧，不要吓我，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不做慕容家的人，只做你的女人，哥，你睁开眼睛”

这一瞬间的变化，十分突然，又十分迅速，等听到金蝶等几女的哭喊时，大家才反应过来，简菲菲和木夫人也吓的脸色苍白，两人双手紧握，互相看了几眼，最终也没能跑到乐乐身旁看个究竟，担心的注视着变化。

燕无双查看下乐乐伤势，见乐乐又进入了内息状态，知道受伤不轻，蓦地站起对慕容紧怒喝道“狠心的老头，连自己的女儿也杀，真不要脸，你们的家事，我们管不着，但你伤了我家夫君，这笔帐可要偿还，拿命来！”淡绿的身影如春燕般翩然飞舞，在空中做着不可思议的翻滚挪移，第一招就是“会飞的水”，蓝色的真气游遍全身，如水一般柔软呵护，裹在她身体周围的真气突然像胖大海般涨开了，湛蓝刹时变成莹白的浪花，方圆三丈内的东西被她似水的真气占据，那清澈的水还冒着气泡，急速冲向天际，随着她的身影，流淌，奔涌，直击慕容家的父子二人。

慕容贤见多识广，惊叫道“颠倒邪神功！？康儿闪开！”他急用十成的功力，把慕容康推开，自己却被浪花卷进波涛深潭，幸好他已把护体真气撑开，但全身的骨头像要碎裂般，惨叫着，随着燕无双的气场游动，像一艘独木舟在海啸的水面上航行，不时的惨叫声，证明他的痛苦和无助。

慕容康被邪神功吓的脸色冷汗暗滴，每听他爹惨叫一声，腿也紧跟着颤抖一次，半滚半爬的移到慕容琪附近，被墨玲子拦住，他不顾尊严的跪地乞求道“琪妹，快要她住手，爹快被她杀死了，虽然爹做的有些过份，但那都是为了你好呀！”慕容康并非孝子，但他清楚的知道，若慕容贤现在死了，家主的位子他坐不稳，他还有几个堂叔，虎视耽耽的盯着家主之位呢，所以，他必须救慕容贤。

慕容琪爬在乐乐怀里自责的痛哭，没留意外面发生了何事，直听到慕容康的求救声，才回过神，抬头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道“他既然要杀我，我为何要去救他？哼，爹那么疼你，你怎么不去救他，怕死是吗，还没有得到家主的位子，怕死了不甘心，是吗？”

慕容康听的全身发冷，一向武功平平，娇柔心软的妹妹，何时变的如此精明，结结巴巴的解释道“不，不是这样子的，他毕竟是我们的亲爹，我”

我没有这样的爹，他死了才好！慕容琪恼怒的打断他，观看燕无双打斗的情况。

那招式极耗真气，燕无双已感觉到水状虚幻力场快被慕容贤冲破，娇喝一声，“落地的云！”慕容贤忽觉周围一松，被水挤压的怪力全消，舒爽想要的仰天大啸，却发觉实在没力气吼叫，抬头间，看到一朵灰色的云缓慢落下，灰色气息充满死亡信号。

慕容琪经常见燕无双练习这些招式，知道这招的威力和后果，“无双停手！”发现彩云和墨玲子，还有金蝶都不解的盯着她，她也莫明其妙的指着自己的嘴巴，不敢相信的问道“是我喊的吗？”几女眨眨眼睛，齐声道“好像是你的声音！”

燕无双虽然听到她的喊声，但也无法停招，灰色云雾已罩住慕容贤，慕容贤暗叹“慕容世家的绝招一点也用不上，颠倒邪神功怎么会在这里出现？遇到这些招式，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唉，我命休矣！”虽然这么想，但招数上一点也不放松，超负载的加厚护体真气，对着云雾中央的燕无双撞去。

慕容贤刚才一碰到灰雾，护体罩就极度扭曲变形，内脏被奇异的力场绞的巨痛，刚想闭眼等死，却被一股极大的怪力抛了出来。

燕无双只想教训他一下，并非真想取他性命，又听到慕容琪阻止声，于是用云雾的怪力，把他抛飞几丈，狼狈的摔的四肢朝天，慕容康忙奔去，扶起父亲，不敢作声。

印归道长被燕无双的奇功吓冷汗直冒，暗道“幸好刚才没有和她们动手，天哪，那个小丫头怎么会颠倒邪神功，年纪轻轻，居然能用到第二式！”

万里盟早见过燕无双的武功，以为这招式虽奇妙，总有方法破解，今天见到赫赫威名的慕容贤，在她手下毫无还手之力，才真正惧怕起这招来，更惧怕的莫过于乐乐的“心碎”！

其实燕无双的武功没有那么夸张，只是慕容贤的武功是借力打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被卷进奇异力场后，那些看家本领一丝也用不出，才输折这么狼狈。

燕无双也因这一战而成名，邪神功再次响彻江湖，闻者皆寒。

司徒业给司徒韦使个眼色，让他把慕容贤劝走，以免事情闹大，到时司徒世家的面子也不好看，又让司徒朋命人“押”着万里盟的众人离开.

墨玲子等几女，见打伤乐乐是慕容琪的父亲，也没法报仇，只得作罢，看他们离去。

金蝶也想跟着几女住进客栈，被她哥哥金石拦住劝道“你现在跟去，也帮不上什么帮，还会添乱，等把府内的事安置好，再去也不迟。”

金蝶想想也是，看着乐乐被其他几女背走，泪流满面，哀叹几声，着人把小昭的尸体抱回，被小楚扶回金府。

木夫人和简菲菲，最终也没法得知乐乐的情况，暗中差下人，查看消息。

杨梅杨杏和小芝见乐乐被人背回，知道他又受伤，来皇城不久，已受伤多次，她们虽然心疼，但已无初时的惊乱，动作娴熟的照料乐乐。墨玲子看慕容琪低头垂泪，安慰道“琪儿不用担心，哥受伤虽重，但只要疗养些时候，定会恢复的。”

“都是我不好，若不是救我，哥也不会受伤！”慕容琪一脸自责的说道。

“琪姐不要难过了，没看哥在昏迷前还在笑吗，哥不会怪你的，我们也不会，你们说是不是？”燕无双拿了一个苹果，边啃边说。

彩云见师父不听自己解释，心中一直乱糟糟，很怕造成像慕容琪这般结果，对慕容琪的心情更能理解。安慰一番后，才道“小芝，怎么不见小月？”

小芝摇头道“一大早就出去了，我以为她和你们在一起呢！”

杨梅杨杏道“外面出了什么事，闹的这般厉害，小月不会有事吧？”

燕无双嘴中塞满了苹果，含糊不清的接道“我们也不大清楚，可能跟哥有关吧，不过有个好消息，你们一定想不到！”

“什么好消息？”杨梅杨杏异口同声道。

“上次欺负你们的马亦普被杀了！”

“啊！？哥一夜未归，会不会是哥干的？”杨梅杨杏饶有兴趣的盯着燕无双，不知在期待什么答案。

小月回来时，显得心事重重，小芝关心的问道“小月去哪里了，看你的脸色不太好，没事吧？”小月笑笑，道“没事，公子回来了吗？”小芝神色一黯，“回是回来了，不过又受伤昏迷，皇城这个方位对公子不利吧！”

“是啊，才来几日，已受伤多次了，我去沌些汤，过时给几位姐姐端去！”

“耶，小月的手艺越来越好了，可怜的哥哥三天两头受伤昏迷，没口福，再来一份！”燕无双左手拿着肥嫩的鸡腿，右的把汤碗递给了小月。

墨玲子道“呵呵，汤的味道，有些特别”小月神情一滞，有些惊慌的道“啊？是吗？”墨玲子接着道“嘻嘻，不过，味道还真是不错！”

小月微微吐出一口气，不太自然的笑道“既然好喝，让我再给你盛一份吧！”

“呵呵，还是我自己来吧，我可不像某位小懒虫。”

“不是说我吧，我才不懒哩，只是手太少了，忙不过来，是吧，小芝？”燕无双的手确实“太少”，筷子夹着蒸牛肉块，左手拿着块黄金米糕，嘴也可能太少了点

彩云和慕容琪却显得异常安静，杨梅杨杏听说了她们的事情，也不去打扰，只是不时的用手触摸乐乐，试着与他心灵沟通。

下午时金蝶在金石的陪同下，来看过乐乐一次，见他还在昏睡，只好返府，风月客栈的老板也时常借送水送菜的事，来查问乐乐的伤势。

晚饭时，小月又下厨熬了另种味道的汤,汤味仍然特别，特别甘美。在美味中，昏昏欲睡。

黑森森的客栈上空，升起一抹亮光，一闪即逝，像是袖珍版的半弯新月。从暗中冒出几道身材曼妙的黑影，“小月发的暗号，行动！”说完，轻轻一跃，黑狸般的蹿上客栈房顶。

几道黑影极快的飘进乐乐的房间，在饭桌上，还歪歪斜斜的躺着几个被迷倒的美女，只有小月一脸无奈哀伤的暗自落泪。

其中一个黑影冷声喝道“小月，你在流泪，难道你真的喜欢上他了，别忘了，这只是个任务！”

“是，小月知道，宫主只要王乐乐，别伤害这些女子，她们很照顾小月的，求你了，冬月执事！”

冬月冷眉微皱，她身旁一个甜腻腻的声音媚声接道“小月的心儿真不错，放心好了，我们宫主只要他一人，好啦，抱着他快些离开。”

小月感激的谢道“谢谢春月执事，谢谢！”

冬月瞪了妖媚的春月一眼，冷哼一声，不再言语，显然也同意了。

几道身影又飞出客栈，夜静悄悄的。

一直静到天亮。

彩云，慕容琪等几女当晚吃过汤饭后，香甜的睡去，醒来时发现，乐乐消失了，陪他消失的还有小月。乐乐若是没伤，她们还能安心，但她们清楚的知道，昏迷的乐乐，是无法行走玩闹的，如今不见了，定是被人抓去，想到这里，几女急的差点哭出。

细心的墨玲子闻闻桌上的残汤，秀眉微皱，道“汤有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小月这两次煮汤的味道很奇异，任何一种喝起来都没问题，但连续吃上两种，就会产生迷药的效果，小月究竟为什么谋害乐郎，乐郎还有我们姐妹对她不薄呀！”

杨梅杨杏扫了燕无双一眼，齐声道“无双昨天还要小月为她盛汤呢，这算不算欺负？”

燕无双连忙摇头，辩解道“那是姐妹间的交流，我可没欺负过她，小芝也经常帮我盛饭的，是不是，那不算以大欺小吧？”小芝点头称是，只是神色焦虑道“就算是我们欺负她了，那也不能在饭里下药，还把公子挟走，亏我们对她那么信任！”

慕容琪眼圈微红，喃喃道“若不是我，哥也不会受伤，都是我害的，彩云，我们赶紧去找找吧！”彩云点头，有些气恼的道“哼，小月太不像话了，被我逮着，饶不了她！走吧琪姐，我们去打探一下。”

墨玲子拉下两人，安慰道“两位妹妹别急，现在还没搞清小月背后的势力，往哪打听哥的消息？再说就我们几个，人手太少，不如我们告诉若雪，让她帮忙打听吧！”

几女都没什么江湖经验，觉得墨玲子说的有理，燕无双自报奋勇的去找钟若雪，几人分开行动，杨梅杨杏由乐乐破身双修后，内力大进，武功虽然不济，但轻功已臻入一流，客栈中只留下不会武功的小芝，徒自焦急。

乐乐失踪的消息很快传到金府，同样也传到了木将军府，两府里的便衣护卫进进入入，不时的在茶馆洒楼，暗中打探，不时有魔教的弟子穿梭在深宅小巷，一时皇城风云暗涌，不明缘由的江湖人，还以为是《月神兵法》重现，见到朋友同党，添油加醋把事情重新加工出炉，一时间江湖谣言四起。

司徒府内。

司徒业拍着桌子吼道“查，一定要查，查清到底是什么事，让这群江湖人疯狂，《月神兵法》的事，你不是说没几个江湖人知道吗，现在城内为何这般混乱？”

马（司徒）万里擦擦额头上的汗小，嗓子有些干哑的道“回大人，属下已派人查探了，不过不过还没消息？”

“查？查？你都派人查了一天了，结果呢，什么消息也没得到，真不知道现在的万里盟还有什么用，只是整天惹事生非，前天你在金府一闹，害得我跟刑部，吏部说了多少好话，还让右相韩哲一派老臣趁机攻击，哼，若不是剑宗在护着他们这些所谓忠君腐朽之人，早派‘野草’把他们杀个净光。唉，万里盟真是越来越没用，不复往日辉煌喽！”

马万里内心疯狂的咒骂道“司徒业，你个卑鄙的老混蛋，万里盟为你办了多少事，现在你大事将成，居然想把我一脚踢开，老子给你没完！儿子马（司徒）亦普死了，也不让他进入司徒家的祠堂祖墓，哼，还说什么不想让外人知道，我可是你堂弟，亦普是你的亲侄子啊！哼，算你狠，别忘了抢夺《月神兵法》还要靠我万里盟，南陵的密事也得靠我。”

嘴里却恭敬的说道“是属下给你添麻烦了，只是前阵子攻打魔教的时候，损失的太多高手，令万里盟元气大伤，不过你放心，现在盟内还有近千名高手分部在各地，会在关键的时刻支持你，支持司徒世家。”

司徒业撇撇嘴，脸色缓和一些，道“嗯，你有这份忠心就够了，记住，以后不要胡乱惹事，要听话，我最喜欢听话的人了！”心里却暗笑道“嘿嘿，死的好，死的越多越好，哼，我绝对不允许皇城的任何势力超过司徒家，看我怎么慢慢的把万里盟的势力消耗殆尽，看我怎么把整个天下纳入我的掌心，嘿嘿，司徒万里，哦，不，应该叫马万里，自从你这一脉改姓踏入江湖开始，司徒世家的家谱已没有你的位置了哼，仗着你也姓司徒，就暗中违背我的命令，我绝对不允许，违背我命令的后果，只有死。哈哈，让你攻打魔教，当然是消耗你的力量，而且还有利于我计划的进行，何乐而不为！”

这时，司徒朋敲门进来，司徒业忙问“查清了吗？”

司徒朋忙把得到的消息，全部讲出。

“嗯，原来是寻找王乐乐，魔教的人找他，还能说得过去，金府的护卫暗中打探也讲得通，可这木府的人也来打探，就很奇怪了，还有那些无门无派的江湖人？”司徒业揪着几根灰须，伤脑筋的摇来摇去。

司徒朋回道“木府和洛城洛家是表亲，听说洛珊和王乐乐关系密切，可能是她托木夫人寻找，还有，王乐乐曾救过木夫人一次，听说他还为木夫人杀了鬼狱门的饿死鬼，不过，王乐乐却把鬼狱门的掌门陆无日引来了，有他麻烦了。那些江湖人可能是听了谣言，说是《月神兵法》在城里出现，他们跟着忙活起哄”

司徒业点点头，又瞪了马万里一眼，意思是说“看我儿子是怎么办事的，你办不好的事，他几刻钟就得出结论，嘿嘿，说你笨还死不承认！”

马万里似乎看出他眼中的意思，低下头喃喃道“大人放心，月神兵法一直被我们牢牢监控着，等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放心抢夺了，前天还把东北幻冰王的人马杀的落羽而归，争夺兵书的人又少一匹。”

司徒业见司徒朋点头确认，才说道“嗯，干的好，现在你放下手中的所有事情，全力指挥手下的人，争夺《月神兵法》，不容有误，没事的话，你先下去吧！”

司徒朋把他送出，又返回，把门关好才道“爹爹放心，为了司徒家的大业，我已派了野草精英组150人，还有其他高手，他们埋伏在‘寻佛寺’外，严密监视寺内动静，一有消息，配合万里盟的高手，定能夺下兵书！”

司徒业捋捋胡须，道“那个王乐乐多次和司徒家做对，你打算怎么对付他？”

“虽然他是鲜于世家的女婿，我们不好明的派人对付，但可以找杀手，到时，神不知鬼不觉，就让他在这个世界消失！”

“杀手？听说前几次派‘野草’都失败了，连野草精英九组，也惨败而归，告诉野狼，让他派点真正的高手，再办杂了，要他好看！”司徒业有些怒火的吼道。

“由于九组组长经常跟着万里盟办事，也养成了狂妄自大的毛病，野狼已把第九组的组长处理了。”

司徒业点头微笑，露出满意的表情，又道“那样就好，司徒世家绝不养没用的废物，南陵的事情怎么样了？”

“一切正常，兵书抢到手后，南陵那边就可以发动了，我会亲自赶去指挥！”

“哈哈，这样最好，这样最好，嗯，有朋儿做这些，我就放心了，下去休息吧，别累着！”

司徒朋躬身拜道“是，爹爹也早些休息，朋儿告退！”

司徒朋带着随从，往自己的别院走去，忽然一股刺骨的杀气从背后袭来，惊呼一声，把身边的一个随从扔出，挡住那惊天一击，自己飞退数丈，开起护体真气，拔出腰刀，遥指黑衣刺客。

看清那刺客的身影后，他不禁苦叹道“哦，老天哪，怎么又是你？”

黑衣刺客不理司徒朋的悲惨哀叹，狭长刺刀寒光闪闪，惊虹般的划过，刀气冰冷，几个一流的随从，连拔刀都没有时间，眼前一黑，永久的倒下了，身影一晃，幻出数道虚影，也带起一股香风，几丈的距离，她一闪即到，狭长刺刀遥遥锁住司徒朋。冰冷的，不带丝毫感情的说道上两次被你逃脱，这次死你定了！

司徒朋捂着脑袋，故作头疼状，长吁道“血影，不就是上次和你开了个玩笑嘛，用得着三番两次的至我于死地嘛，算我怕你了，你就饶了我吧，算我司徒朋求你了，要多少钱，你开，随便开～”看来，他被血影的刺杀吓怕了，一向强硬不服输的司徒朋，也会求人了。

“得罪我的人只有死，放心，我血影杀人只杀三次，三次不成，必不再杀。这是我的规据，我想，你也该听过。”血影仍是冰冷的说道。

“哦，这样就好，这应该是第三次了吧，现在你认为，还有杀死我的机会吗？我随便喊几声，就有无数护卫把你围住，不如这样，放下刀，咱们来谈桩生意，怎样？”司徒朋听到血影只杀三次的话语后，顿时轻松许多，已露出淡淡笑意。

血影刚才一击没有得手，已知道失去杀他的最后一个机会，见他这样说，不服输的说道“就刚才那种水平的护卫，再来几十个，也留不下我，不过，本姑娘对生意挺感兴趣，说吧！”她微微改变一下持刀姿势，虽然仍锁定司徒朋，但杀气锐减。

司徒朋赞赏的暗自点头，轻笑道“血影姑娘的刺杀之术天下无双，在下早有耳闻，在‘轮回’里，像姑娘这样的身手，恐怕不多”

血影不耐烦的打断他，喝道“不要拐弯抹角，什么任务，多少钱，直说吧！”

司徒朋干笑两声，道“咳咳，那个，血影姑娘果然快人快语，王乐乐你听过吧，20万两，取他人头。”

“他？听过这人。嗯，确实值这个价，接了，首付10万两，银票！”她改单手握刀，伸出了左手。

司徒朋呵呵一笑，从怀里掏出一张十万两的银票，扔给血影，真气托着单薄而轻盈的银票，晃晃悠悠的落到她手心，血影接到银票的时候，没来由的觉得内心不安，银票似乎也变得异常沉重。她皱眉暗忖“这是怎么啦，怎会这样不舒服，难道不应该接这任务！”这种想法在她心头，只是一闪而过，冲司徒朋道“老规据，三次刺杀，不成功，退还银票，告辞！”

说完不等司徒朋说话，暗色幻影飘进漆黑夜空，只留下淡淡破空声，一切恢复平静，只是小园中多了几具尸体，尸体上还带着温度。

司徒朋看着地上的尸体，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嘿嘿，20万两，如果成功，也值了。每次看到他，我总觉得恐慌，从他在江湖上出现，司徒世家办事就没顺过，哼，真想早日看到你，不，只想看到你的人头！”

\*\*\*\*\*\*\*\*\*\*\*\*\*\*\*\*\*\*\*\*\*\*\*\*\*\*\*\*\*\*\*\*\*\*\*\*\*\*\*\*\*\*\*\*\*\*\*\*\*\*\*\*\*\*\*\*\*\*\*\*\*\*\*\*\*\*\*

不知过了多久，乐乐在昏睡中打个寒颤，又过片刻，才幽幽醒来，口中异常燥渴，随口喊道“小芝，倒怀水来！”没人应声，他费劲睁开眼皮，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警惕大起，想撑身起来，不料使不出一丝力气，这番轻微的动作，已让他额头渗出细汗。体内真气空荡荡的，一丝也无法调动。乐乐苦笑着，又乖乖的躺下。

门轻轻的被人推开，强烈的光透过门缝，射进昏暗内室，乐乐眯着眼睛，盯向门外，由于背光，乐乐只能能看清来人的身形，修长曼妙，全身衣衫雪白，轻移微步，带着淡淡的香风，走到乐乐床前，冰冷的道“你醒了，我们宫主要见你！”

“公主？不认识，我又不是驸马爷！喂，这是什么地方？”乐乐明知是敌非友，索性装装糊涂，盯着眼前的女人，郁闷的是她带着面纱，看不清容貌。

她被乐乐懒洋洋的语态气的不轻，没好气的道“你记住这是我们的地方就行了，具体是哪，也没必要告诉你，起来！”

“起不来，没力气，你们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乐乐动都没动，只是眨眨眼睛，笑嘻嘻的看着蒙面的女子。

只听她冷哼一声，一把揪住乐乐的衣领，把他扔到冰冷的地板上，“不管能不能起来，我现在要你起来，你就得跟我走！”

乐乐全身使不出一点力气，像堆烂泥般的躺在地上，苦笑道“这么漂亮的姑娘，出手也太狠了点，我若是有力气，能让你这般欺负吗？”

那女子神色一怔，瞬间又恢复，这时从门外又走进一个仪态丰腴的蒙面女子，看看躺在地上的乐乐，蹲在他身边笑道“原来公子喜欢这里的地板，咯咯咯，要不要奴家陪你睡呢？”

乐乐咽了一下口水，把目光从她饱满颤动的双峰上移开，他功力被制，再加上几天没有女人，差点抵制不了她诱人的媚功，他苦笑道“有姐姐相陪，再硬的地板我也喜欢，呵呵，不过，我一点也不喜欢这里的地板，还有那个冷冰冰的变态女人！”

“有我陪你，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丰满的女子腻声爬在了乐乐身旁，纤长如玉笋般的手指，轻抚他因缺水而干裂的嘴唇。

最初进来的冰冷女子忍不住喝道“春月，不要再这里发浪，宫主还要召见他哩，耽误了宫主的事，你可担当不起！”

春月咯咯一笑，“冬月姐生气了哩，这可真是少见，不会是吃醋了吧？咯咯咯！”

冬月又是一怔，气恼的骂道“小狐狸精，不要把人都想成自己那般模样，我吃哪门子醋？”

乐乐更是苦闷，这哪跟哪呀，春月？冬月？小月？难道是明月宫的人？他以前看过江湖登徒子撰写的《明月宫的女人们》的情色小说，大致提到过明月宫的情况，而且他的师父花铁枪也郑重向警告过“以后行走江湖的时候，‘乱花斩’和‘花间舞步’不能让明月宫的人看到，

不要问为什么，问了我也不说！总之，明月宫宫主－－宫明月和我有仇，唉，深仇大恨哪！”

乐乐又回想起逛妓楼时，那批会采阴补阳功法的女人，难道是明月宫的人？她们把我掠来所为何事？不知道无双她们怎么样了？

他在一旁胡乱的猜想，春月倒了杯水，腻在乐乐身边，“公子重伤醒来，定会口渴，让奴家来伺候你吧，不像某人，只会用刑逼供，一点情理都不通。”

乐乐不管她们逗嘴打趣，一口气把水渴个精光，舒服的长叹一声，又倒在地板上，稍稍恢复了一点力气，叹道“哇，若是再有些酒菜，就再好不过啦，春月姐”乐乐像小孩子一样，撒娇的拉住了春月的嫩手。春月没来由的芳心一颤，看着面容绝美的乐乐，怔怔的迷失在双眸凝视里。

乐乐虽然武功被制，但一身媚功早已大成，特别是对修习媚功的异性，吸引力更甚，春月当然敌不过乐乐，被他迷惑也属正常。

冬月冷哼一声，打断陷入莫名状态二人，怒喝道“别把这里当做妓院，抓你来可不是为了伺候你的，不像某位天生喜欢犯贱人。”她也不遗余力的还击春月。

春月一反常态，没有还嘴，内心暗惊道“刚才是怎么啦，媚功居然失灵，好像还被他反制住一样，只有昔日天下第一淫贼的御女心经才能克制我的媚术，难道王乐乐真是宫主仇家的弟子？”

\*\*\*\*\*\*\*\*\*\*\*\*\*\*\*\*\*\*\*\*\*\*\*\*\*\*\*\*\*\*\*\*\*\*\*\*\*\*\*\*\*\*\*\*\*\*\*

乐乐在冬月的怒视下，在春月的柔情伺候下，狼吞虎咽的吃完了被俘后的第一顿饭，然后津津有味的品着上好的凤尾茶，不时的拿眼角余光，扫视二女。冬月忍不住说道“春月，这回可以带他去见宫主了吧，真受不了那双色眯眯的眼睛，落到我手里，非把他眼珠挖出来！”乐乐听到她冷冰冰的话语，差点把嘴里的茶水喷出，立马收回目光，目不斜视的盯着正前方的某幅装饰画。

不料冬月又说道“果然够色，不敢看我们，又看墙上的春宫图，哼，宫主说的对，臭男人没一个好的！”乐乐睁大眼睛，可不是吗，墙上的饰画，全是春宫图，出浴图之类的。乐乐暗骂“唉，忍一下你个变态女吧，现在还没搞清把我武功封住的方法，等我恢复了武功，看我怎么收拾你，最好嘿嘿！”

饭后，乐乐踩着虚弱的步伐，乖乖的跟着冬月和春月，走进一处别院，他武功虽然被制，眼力却没下降，知道这两个女人的武功非凡，都是一流高手，虽然搞不懂明月宫的人抓自己的用意，可眼下无力反抗，只能就范。

三人来到内院，正堂门口立着十多个白衣蒙面的侍女，见冬月春月走来，微微施礼，其中一个道“属下参见冬月执事，春月执事，宫主在内堂召见！”

冬月微微点头，和春月一起，押着乐乐进去，从内室走出一个女子，迎面而来，此女虽也蒙面，但气质有别于诸女，仪态风流，媚骨中又显几分清冷，乐乐看到她，步子稍滞，皱眉暗忖“此人的身形好熟悉，好像在哪见过？见过的女子我应该记得才是，她是可惜可惜，想不起来了！”

乐乐在那苦思着，那女子目光在他脸上停顿一下，才道“我娘要单独见他，我们先下去吧！”冬月春月恭敬的躬身，回道“是，小姐！”

春月趁着转身，悄悄对正在发呆的乐乐说“千万别惹宫主生气，机灵点！”说完又朝他抛个媚眼，扭着柳腰，跟在那小姐身后。

乐乐心中暗忖“马上就能见到传说中的明月宫的宫主？心里真没底，不知道那淫贼师父怎么得罪过明月宫，难道是?”乐乐吓出一头冷汗，“难道是强暴过明月宫的宫主？不然那老鬼怎么一听到明月宫就吓的逃的老远，唉，完啦，现在我武功被制，看来是难逃厄运”

乐乐缓慢的走到内室，内室的纱帘外乱糟糟的胡想，徘徊不前，帘内传来清悦冰冷的声音“怎么？不敢进来吗？”乐乐暗呼“不妙，不进去，倒显出自己心虚了。”到这一步，害怕也没用，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挑帘走进房去。

房内幽幽飘着桂花香，正对门帘放着一张宽大豪华软椅，椅上有蒙面的女子，横卧其上，黑瀑般的长发，垂在软椅上，丝丝柔顺，雪白柳腰，白雪般的玉足裸露在外，懒散散的泛着诱人光泽，看不出年纪大小，只是那墨瞳漆黑沉静，凝望一眼，就会深深迷失其中。

那女人见乐乐盯在她重要部位，气的冷哼一声，周围的气温突降数度，乐乐暗暗心惊“好厉害的武功，居然看不出她的深浅，再说现在真气完全被封，生命脆弱的像只蚂蚁，还是春月说的对，少惹她为妙！唉，跟双儿，琪儿在一起习惯了，习惯性的盯在那几个部位咳咳！”见她动怒，忙陪笑道“晚辈王乐乐，参见宫主，不知宫主强掳我至此，有何指教？”

“哼哼，强掳？对付你用得着强掳吗，随便找个小丫头就把你耍的团团转，对付色鬼，我们明月宫的方法最多，乖乖的回答我的问题，说不定会放你回去，若是不老实，冬月那丫头的花样可多了，总能让男人老实！”她拿起一个靠枕，身子稍稍摆直些，雍懒的盯着乐乐，那眼光像看笼子的里老鼠。

乐乐知道她说嘴中的“小丫头”应该是小月，他虽然早怀疑小月有问题，但不曾想，会在自己受伤昏迷的关键时刻，被她做了手脚，听春月说，明月宫的人只抓了乐乐，其他的女人安好。虽然证实了是小月被叛了自己，乐乐仍然没法恨她，幽幽说道“我早知道她有问题，小月或许有她的苦衷吧，被女人骗，是我心甘情愿，不想被人骗，谁也没法骗我，说吧，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第七卷明月

宫明月听到乐乐这样说，美眸中异彩闪过，又恢复平静，道“听到你这般话，不枉小月为你求情的一片苦心，不过，再怎么求情，她也只不过是明月宫里的普通弟子，只要你不回答我的问题，你就得死！”

乐乐微微皱眉，不屑的说道“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来，啰嗦了半天，你一句也没问，我怎么回答１乐乐知道自己被抓来三天了，慕容琪她们肯定会着急的，再加上为小月的事烦心，语气上自然重了些。

宫明月被乐乐骂的微怔，半天才道“好，问题开始。你和花铁枪是什么关系？”

乐乐暗忖“总算切到正题了，怎么回答呢，唉，反正也是上一代的仇恨了，既然她们花大功夫把我抓来，肯定掌握了某些证据，干脆明说了吧。”抬头，朗声道“他是我师父！”

宫明月虽然早知道了答案，身子还是微颤一下，许久才道“好，你承认就好，花那混蛋是个大淫贼，你是他徒弟，也是个采花贼了？”

乐乐听后也是一怔，暗想“宫明月和师父果然有仇，这等逻辑混乱的话，都能编出来，肯定是有深仇大恨，刚才那个是她女儿，难道那老鬼，真把她给那个了？”但该辩解的时候可不能嘴软，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乐乐可不喜欢背，回道“此言差矣，圣人云：莫须有的黑锅不能背！所以，我不承认自己是淫贼，宫主，请您明查秋毫，秉公处理，我王乐乐一生光明磊落，从没有强暴过良家妇女，所以我肯定不是淫贼！”心里却暗暗想道“除了唐之外，我真的没强暴过了女人，就算有过，也不能是采花贼哦，凭我的长像，倒贴的美女多不胜数，去采花？除非我吃饱撑的！”

“哼，我不管你是不是采花贼，只要你是那混蛋的弟子，我就不会放过你。”她软绵绵的从躺椅上站起，缓缓逼向乐乐，“咯咯咯，害怕了吧，我手里的这把刀，是冬月宫的刑具，这是我专门向冬月那丫头借的，对男人有特别效果，一刀下去‘喀嚓’，你就没法再找女人了，听说你有几个漂亮的女人，恐怕她们下半辈子要守活寡了，不过也说不定，搞不好，过两天她们就会再找别的男人，哈哈哈！”

乐乐看着陷入疯狂的美妇，暗暗叫苦，正在绝望时，头顶传来熟悉的女人娇喝声“乐郎不要担心，我来救你啦！”

上次若雪给燕无双留了地址，她潜进魔教暂居点，把事情经过，详细的讲给若雪。

“什么？乐郎被人抓走了？小月是他在妓楼认识的？哦，或许是明月宫的人吧，全国妓楼多半是她们控制的。魔教知道明月宫一点线索，不过明月宫抓乐郎干什么呢，不管了，先查查，你在这等等，我去找几位长老商量一下。”若雪说着，就往外跑。

燕无双一把拉住她，神色奇怪的笑道“你就这样出去？”

若雪一怔，往自己身上看去，原来无双来时，她还在睡觉，听到乐乐被抓的消息后，赤脚从床上跳下，睡袍也松垮垮不整，粉嫩的乳沟半露，蓬松的乌发散在腰际，若是乐乐在场，定忍不住轻薄一番。若雪羞笑一声，暂缓紧张情绪。

在乐乐昏迷的三天，整个皇城乱糟糟的一片，魔教，金府，木府，剑宗，派出上千名人手打探消息，又加上摸不清状况，想趁水摸水的普通江湖人，在小小的皇城，大肆搜索起来，不时的传出哪家千金被采花贼光顾，哪家富商被人洗劫一空，又哪家投诉奏折不断的飞往朝殿，压的摄政王司徒业大发雷霆，而投诉的内容多是说城卫如何如何失职，说城卫失职，那不是暗指他儿子司徒朋失职吗？刚想派人把这些不听话的大臣暗杀掉，仔细一瞧，又无奈的颓然坐下，这些大臣不是和剑宗宗主关系密切的，就是他大儿子司徒韦的跟班。有火不能不发呀，于是下朝回府，找来马万里，劈头盖脸把他教训一顿，这使万里盟与司徒世家的关系更加恶劣。

三天已过，正当乐乐的几个女人急的发疯时，魔教的弟子总算打听出有用的消息，若雪来不及通知燕无双等人，自己带着魔教的厉长老和付长老，赶往疑滤地点。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正当武功被封，陷入绝望状态的乐乐望天乞求时，若雪从天而降，高呼“乐郎不要担心，我来救你了！”

“当时我一听到若雪的声音，就忍不住45度仰视天空，泪流满面那声音就像天使，像天使的声音，从天堂飘进尘世，传入我双耳（实际是从屋顶上传来），哇，那声音”多年后，乐乐隐居时，常用数千句抒情诗，以赞扬若雪的这次美女救英雄的事迹，他几千个美女老婆，一听这段，立马会四散惊逃，就连最乖巧，文静，可爱，善良，温柔的鹤儿姑娘，听烦了，也会给他几个爆粟。

宫明月见三人破屋直下，暗自吃惊，忖道“这几人武功绝高，在我屋顶盘横，居然没有查觉，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这里可是明月宫在皇城的秘坛。”

若雪出场的动静实在太大，拉着乐乐飞出室外，两位长老留下断后，宫明月看清两长老面貌时，娇躯一怔，禁

不住喃喃道“怎么会是你们，厉长老，付长老，这些年，你们过的可好？”

两长老也是一怔，同时疑惑道“你，你是明月？你失踪多年，怎么进了明月宫？”

宫明月散开护体真气，挥手把面纱摘掉，眼圈微红，泪珠欲滴，一张绝美苍白的脸颊露出，风韵尤存，幽幽叹道“是我，为何进宫唉，真是一言难尽，哦，刚才和你们一起来的那女孩是谁？”

两老人一听又着急起来，忙道“明月，那是你大师兄钟无涯的女儿，快，快要你的属下停手，不要伤了自家人”

宫明月点头，随口喃喃道“早该想到是他的女儿，可惜不是和我共生的都是那该死的淫贼！”发觉自己失言，忙补救道“哦，原来是大师兄的女儿若雪，嗯，我这就命令属下停手。”说着，已使出绝妙身法，抢先掠到院内，见到黑衣若雪护着王乐乐，力敌明月宫十三剑女。

钟若雪被十三剑女困在剑阵中，虽保一时不败，但短时间内，休想突围而出，又担心付长老他们的情况，忽见宫明月疾飞而出，以为两长老被她制住，心头骇然，转身就要使出杀招－－雪舞纷飞。

不料宫明月高声喝道“住手！你们先退下！”十三剑女虽不明情况，但宫主有令，于是撤剑后退，立在宫明月身旁。

这时两位长老也飘落若雪身旁，把乐乐护在中间，乐乐却毫不领情，一直往外挤，两眼在宫明月的身上东剽西瞄，嘴中啧啧的赞叹声，不绝于耳。若雪看不惯，在他腰上狠狠掐了一下，乐乐吃痛，只得收回目光，小声在若雪耳边道“上次那样气我，我还没惩罚你哩，今儿刚见面，就吃起醋来，哼哼，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若雪不禁呆住了，和乐乐分别才短短数日，他何时变得如此胆大了，在这连性命都无法保障的场合，也能调情挑逗，虽然吃惊，可心里还是喜滋滋的，乐乐能这么讲，就说明原谅她上次的愚笨演技了，宽慰之下，白了乐乐一眼，嘴角却是掩不住的喜悦。

宫明月有些气恼，在众目睽睽之下，王乐乐不但拿目光猥亵她，还和若雪眉来眼去，视众人为无物，高声道“付长老，厉长老，你们可以带着钟若雪离去，但王乐乐必须留下。”

付长老不知宫明月为何突变得不近人情，非要留下王乐乐，干咳两声才道“这个，明宫主，据老夫所知，王乐乐虽然玩世不恭，却非大奸大邪之辈，再说小姐和他关系深厚，不如卖老夫一个薄面，放他一马，哪日我等定登门拜谢”说完对厉长老使个眼色。

厉长老会意，对若雪道“小姐，她就是你的师姑，失踪多年，不想在这里遇到，快些前去拜见！”

若雪一愣，有些惊喜的冲宫明月喊道“你就是宫师姑？我爹爹经常提起你哩，说你最喜欢中秋，喜欢中秋的桂花，我爹还藏有你的画像呢,不过”接着神色一黯，“不过，圣教被人攻下，爹娘不幸遇难，画像也丢失了吧。”

乐乐知道她又想起了魔门被毁之事，忙扶住她的香肩，把她入怀，给她安慰。

听到钟无涯还留有她的画像时，脸色略喜，忽又变得狰狞，用恶毒的目光射向乐乐。

乐乐被她目光盯的发寒，心中不断的祈祷“老天保佑，你的仇人是花铁枪那老鬼，不是我，要报仇找他，不要盯着我看哪，虽然本人长的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堂堂正正，正气浩然咳咳！”

宫明月从钟若雪的嘴中，证实了钟无涯的死讯，射向乐乐的目光变得有些涣散，哀叹一声，抹掉眼角的泪痕，这时从院外又飘进五个蒙纱女子，见她挥泪，忙关切的问“娘，出什么事了？”

宫明月拉过那女子，强笑道“如梦，娘没事，只是听到故友的死讯，有些伤心而已。”

乐乐听到“如梦”二字，脑中灵光一闪，终于想起了此人是谁，她正是洛城有名的“如梦”，没想到她却是明月宫的少主。

如梦指着若雪道“娘，她是谁？”她曾在洛城醉心湖畔，见过若雪，相见虽是短短一瞥，可她深深记住了若雪的绝色姿容，同时也住了乐乐。听她娘说，乐乐是明月宫的仇人之后，就不敢再想他了。今天又见乐乐和若雪贴在一起，心头又升起一股莫名的酸涩感。

宫明月拉着如梦，走向若雪，边走边道“她叫钟若雪，是你大师伯的女儿，以后你们要多亲近，知道吗？”如梦乖乖的点头，道“嗯，我们会成为朋友的，梦儿听娘的。”她走到若雪跟前，微微道个万福，“我叫如梦，娘要我跟你做朋友，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的，是吗？”

若雪以为爹娘死后，就再也没有亲人了，见到失踪多年的师姑，还有一个姐妹，冷漠的面容也有了笑意，正想还礼，心中警觉忽现，抬头间，正看到宫明月一掌拍向乐乐，她惊呼一声，来不及运功抵挡，用身体挡在乐乐身前。

乐乐一身武功被限制，反应也大减，眼睁睁的听到春月的惊叫，还有若雪的惊呼，然后才看到宫明月的朝自己的拍来的掌，乐乐心中暗骂“你个毒妇，亲也认了，还非要杀我，这个世界果然没天理。老子的武功若是再好一些，哪会受你的欺负，虽然你长的漂亮，但惹毛了，照样拔光你的衣服，再把你扔到大街上流行，哼，就算老子死了，下辈子也得要你报仇，可怜我的老婆们就要守寡了，再见了，这个让我倒霉的皇城”乐乐的遗言还没想完，就见若雪已挡在他身前。

没有骨头碎裂的声音，也没有凄厉的惨叫声，因为宫明月那掌，在接触到若雪的瞬间，停了下来，她又狠狠瞪了乐乐一眼，道“你们走吧，王乐乐，今天看在若雪的份上，先饶你一命，下次再被我逮着，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啊！这气味就是上次我中的春药之香，好个淫贼，又要下春药，今天非把你碎尸万段！”

经她一说，如梦，春夏秋冬四月使，十三剑女也都闻到了这种醉人心神的香味，若雪看着发呆的乐乐，坚定的道“师姑，这香味绝不是乐乐下的，定是他人，快想些补救之法，不要让坏人趁机占了便宜！”

两个长老忙道“闭气，快些闭气！”，他们改用内息呼吸，谨慎的盯着四周。

宫明月显然不相信若雪所说，正要发怒，突听一阵另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哈哈哈，等你们闻到这香味时，已经晚了，明月，终于找到你了，哈哈哈！”

乐乐皱皱鼻子，冷冰冰的道“‘刻骨铭心’?这是‘刻骨铭心’的香味，既然你上次中的是这种春药，那就与我师父无关，更与我无关，因为这种药我师父不会配，也没有这种药的配料，现在你的仇人找来了，哼哼，不过，你好像没有能力战斗了！若雪，快走，不要管我了！”

若雪还未回答，那诡异的声音又怪笑道“哈哈，你们谁也别想逃，中了铭心，就陪我欢腾一夜吧！咦，付长老，厉长老，苍天有眼，在这里也能碰到你们两个老不死的，哈哈哈！”随着这悚然的笑声，从墙角的黑影处，走出一个带骷髅面具的枯骨灰袍中年，看不清长相，只露一张青紫的嘴唇。全身上下似乎缠绕一团黑气，走的极快又像极慢，不见两腿动，眨眼间已移近十多丈，在宫明月三丈外，止住身法，从他身上飘出一股浓烈的药味，药味中还夹有轻微的尸臭味。

此刻虽是黄昏，骷髅面具的出现，凭添几分阴森，若雪虽杀人无数，心狠胆大，但见到这半人半鬼的模样，还是心悚，直往乐乐怀里钻。

付长老和厉长老脸色大变，闪动身法，护在若雪前面，对骷髅面具怒喝道“陆无日，你勾结刀谷、万里盟谋害同门师兄，难道连你师妹都不放过吗？而且用这种无耻的下三滥手法，传出去不怕江湖人耻笑吗？”

“嘿嘿，你们还有机会活着出去吗？传出去又怎么样，谁敢说我的坏话，谁敢耻笑，我就杀谁！”

宫明月露出呆滞状，怔怔问道“陆二师兄？怎么变成这幅模样？你就是鬼狱门的门主，我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呢，没想到真的是你，可，可你为什么要杀害大师兄呢？”

“住嘴，我没有师兄，这辈子都没有过。哼，他－－钟无涯，凭什么做我师兄，他凭什么能做魔门教主，他又凭什么得到你的垂青？我不服，我不认命，我要用自己的双手，抢回失去的一切，嘿嘿，上次下药，让别人占了便宜，这次你可跑不掉了吧！十多年没见，明月越发漂亮成熟了。”

宫明月鼻尖渗出几滴香汗，吁气略粗，饱涨的双峰剧烈的起伏，功力略低的十三剑女快要站不稳，有的已把剑丢下，全力运功，抵抗春药。若雪经过乐乐的浸淫洗礼，抵抗春药的能力极大增强，再加上闭气及时，春药对她的影响最小。

宫明月听到陆无日亲口承认是他下的药，脑子瞬间陷入混乱。这些话，远比春药的作用大。她记得清清楚楚，十几年前的那个夜晚，江湖经验极少的她，闻到了这种香味，片刻间感到全身酥软，从窗外跳进一个俊俏男子，把她扔到床上，然后，“刻骨铭心”这种春药的特点就是能在行房的时候，意识清醒，但淫不自控。中药者触感也敏锐百倍，不但能记得当时的每一个动作，而且一生皆沉浸在这快感之中，别的刺激引不起她的‘性’趣。

那晚，进入她身体的那个男子，她见过。江湖上有名的采花贼－花铁枪。但如今又听到另一种说法，让她长久建立的仇恨对象产生了混乱崩塌，心里顿时空荡荡的一片，失魂落魄的问道“那晚，不是第一淫贼花铁枪下的春药吗？明明是他把我”

陆无日灰袍裹住的身子，有些轻微的颤抖，继而越来越抖，忽地怪啸一声，一掌击向他身后的花丛草园，浑厚的黑色掌风，带着刺鼻的腥臭，像一阵旋风刮过，生机盎然的绿色花草，像是突然生了大病，精神颓废，以成千上万倍的速度老化，枯萎，继而变成黑色的粉沫，似火烧过一样。

“蚀骨掌！”众人的脑中闪过这可怕的名字。

陆无日泄出那掌，情绪稳定许多，似乎有些悲伤的说道“那晚，我下完药，还没来得及进去，就被师兄发现，我们打了起来，打了很久，让花铁枪趁机占了便宜”

他突然又尖叫起来，“师妹，如果当年你答应我的追求，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了，我也不会下药，也不会被师兄打落山涯，都是你不过，今天我都要补偿回来，连同师兄的女儿，我也一并收了，哈哈哈！”

若雪也听出了缘由，听到这里，再也忍受不住，怒骂一声，“无耻！”漫天飞雪，飘向骷髅面具。陆无日并没还手，身体奇异扭动，躲过若雪凌厉一击，横飞三丈，不屑的哼道“没享受你之前，真舍不得杀你，就凭你的武功，还差的远，你爹还不是被我逼落山涯，哈哈哈，放眼天下，谁与争锋？”

若雪听到父亲是被他逼死的，怒气更旺，雪花纷纷，寒风咆哮，杀招疯狂的涌出，迫得陆无日不得不反击，两位长老一前一后，默默加入战团，陆无日的武功深浅，他们最清楚，他们也终于明白了，鬼狱门为何一直与魔门作对，也明白了攻打天涯角时，他不杀教主，而是把教主逼落悬涯的原因，这一切都是为了报仇。

乐乐看的心惊，陆无日的武功也太离谱了，三人合击，连他身体一丈的距离都无法靠近。乐乐担心若雪，着急的踱来踱去，试了几种办法，都无法调动体内的真气，又不敢去打扰宫明月，若她想不开，迁怒到自己头上，一掌把自己毙了，就完蛋了，毕竟花铁枪真的把她那个了，唉，全是死鬼师父惹的祸。

地上已躺倒一片女子，衣衫半解，酥胸裸露，如饥似渴的望着乐乐，双眸中情欲宣泄，毫不掩饰的用目光挑逗乐乐。能站着的只有宫月明一人，如梦的面纱早已脱落，露出纯美的面容，乐乐对美女早有免疫能力，看到她的面孔时，还是怔住了。不是惊诧她的美貌，而惊诧她的长相。很多人以为这是个病句，可这句话一点毛病也没有。

如梦长的太像花铁枪了，乐乐心中暗“师父，你采花的证据太明显了，你留下的种子个个有你的特征，高高挺拔鼻子，狭长如墨的星瞳，兴好师父长的不丑，若是长的像司徒世家的男人，打死我都不要你的女儿。”

宫明月运功半天，才知道无法逼出春药，转身看到身后的女子个个春光乍泄，只是摇头苦叹，见到乐乐色色的目光，在女人裸露的身体上扫来扫去，气呼呼的冷哼一声，费力的挥挥手，用一团真气把她们扔进室内，悲伤的看着落入下风的若雪，道“难道我这辈子就逃不出被春药，被淫贼欺辱命运吗？如梦，若雪唉！”她摇摇晃晃的靠在一棵小树上，细小的树干也跟着她摇晃，眼泪顺着脸颊，流到鲜红的樱唇，又落到碧绿的草地上，嘴中喃喃自语“想要的是一棵伟岸的大树，不是这种摇晃飘摆的”

乐乐武功被限，能抵制一切春毒的功法不能再保护他，此刻才慢慢发作，见地上的几女被宫明月扔到室内，不满的把目光转到她身上，狂吞着吐沫，却迟迟不敢向前，心里不断的咒骂道“若不是武功被封，我怎么会中春药，全是明月宫这帮臭女人弄的，嘿嘿，惹火上身了吧，可怜我的若雪还拼命，不然哦，啊啊，真想冲进屋子里，那里面有十七个白嫩嫩的美女，老子快受不了啦！～”

乐乐半蹲地上，双手不断的拔草，以降低冲动，减少痛苦，更要命的是，离她两米之遥的宫明月，已双睛迷离，失声呻吟起来，熟妇的诱惑是致命的，乐乐发出野兽般的低吼，想要扑上去。在这要命时刻，只听若雪惨叫一声，被陆无日击中左臂，摔出几丈远。

乐乐咬破舌尖，让头脑清醒些，心疼的高呼“若雪你怎么样了？”药力使他只能向野兽般四肢接地，无法奔跑到若雪身边，看她伤的究竟。

若雪落地后，立马点穴封住左臂经脉，仍有一丝蚀骨的死气在她体内流蹿，烧灼的痛感夹杂着阴寒让她功力大减，幸好她自身的真气是寒性，中和了一部分。听到乐乐关切的呼叫，心头升起温暖甜蜜，艰难的冲他做个没事的表情，又朝陆无日扑去，动作明显迟缓许多，乐乐痛苦的在石板上翻动，看着心爱的女人受伤，而无能为力，羞愧感在他心底慢慢滋生，可体内的真气仍然没有一丝感应，心里不断的咒骂着宫明月，连同明月宫的所有女人。

白色莹雪和黑色罡风乍分乍合，两长老在两人拼接的瞬间，趁机狂出杀招。陆无日没想到若雪的功力到了这个层次，又不想取她性命，出手有些顾忌，被魔教三人缠上百招，击打若雪的那掌，他只用了两成的力道，现在他有些着急，着急那些中了春药了女人，宫明月是他寻找十多年的人哪，眼看就要得手，叫他怎不着急！

着急中，游魂步如数尽展，护体罡风，如黑蛇一般，扭曲游走在两长老和若雪中间，立刻迫得三人无还手之力，双掌齐发，挥出的罡风，如一堵墙，压向气喘如牛的两长老，两人对望一眼，微微点头，达成硬拼一掌的共识，两人四掌，运起十二成的功力，迎向黑风。“啪啪”两声，付长老和厉长老如风筝般的被击飞，落地之前，还不忘吐两口鲜血。

陆无日也被震伤，连退六七步，嘴角溢出一道血丝，若雪趁机发出上百朵冰雪花，花瓣摩擦着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声，陆无日冷笑一声，轻飘飘的翻到五六丈高，以为能躲开那些暗器冰雪花，不料那冰花像长了眼睛，跟着他的飞行轨迹，怪异的追随不停，他眼中露出难得的凝重。护体真气猛然加厚，扩大又收缩，瞬间反复几次，他身上的护体真气，浓得像墨一般，连气罩内的人都看不清了。

看来他要用护体真气硬接这些冰花，空气中传来“劈啪劈啪”的响声，如墨的罡气微微出现扭曲，上百朵冰花，撞上黑屏后，碎成粉沫，在空气中结成细小水珠，残阳斜照，七彩长虹赫然成形。

此刻没人欣赏奇异美景，若雪紧跟着最后一朵冰花，飞到空中，变掌为拳，拳风裹着晶莹寒冰，击向墨罩。墨罩中传出不为人知的得意冷笑，像是早就预料着若雪会有此招，而他，就是专门等待猎物猎人。

倒在地上的两长老也看出了倪端，高呼“小姐，小心他的鬼计！”话语未落，就见墨黑的罡气罩，猛一收缩，复又无限扩大，随着一声爆炸声，若雪周身银白色的护体真气，丝丝碎裂，嘴角残挂乌黑的血液，皮肤里隐泛青黑，如折翼冰雁，被炸裂的真气击飞。

乐乐眼角带着泪痕，盯着在空在受伤翻滚的若雪，痛苦吼道“雪～”！这一刻他恨透了明月宫，更恨出卖他的小月，乐乐扑向身旁的宫明月，揪住她的乌丝，怒吼道“快把我身上的禁制解开，快！都是你这蠢女人，连仇人都分不清，你死不当紧，别连累我的若雪，傻看着我干嘛！给我解开！”对若雪的关心，让他忘记了眼前女人的恐怖，见她一脸的花痴相，更是生气，连裹了她两个嘴巴“帮我解开！”

无奈宫明月中毒已深，对乐乐只是痴痴媚笑，胸衣早被撕落，白皙傲挺的双峰，颤巍巍的露在空气中，粉红的樱桃硬立，捉住乐乐那只抽她耳光的手，动情的用香舌添弄，放荡形骇。乐乐强忍着冲动，把她扔到一边，转身看若雪的情况。

第八章恶斗

若雪被陆无日带毒的真气炸的头昏眼花，体内乱蹿的黑毒，如针如火，把她刚聚集的微弱真气冲散，万虫噬骨般的痛感冲击着她神经的每一个角落，听到乐乐吼叫声，她只能无力的苦笑，泪水悄悄的滑落，这六七丈的高度，像是没了尽头，永远也落不到底，往日的生活，一幕幕的在脑中闪过，她突然发现，这闪过多是和乐乐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于是她笑了，泪流满面的笑了。

若雪继续往下落，她带着满足的笑意，闭上了眼睛，压在她身上的担子都消失了，她感到无比的轻松，身子如秋天的叶子，任由风带她飞翔，带她落地。她不是叶子，也不能飞翔，所以，她也没有落地。

她发现被人接住了，确切的说，是被人抱住了，在半空中。

“姐姐你好美，你好香啊！若是这么死了，我会心疼的，呵呵！”有点稚气带着调皮味道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若雪强睁双眸，看到一个模糊的，美的有点过份的蓝衣青年，正笑嘻嘻的抱着她。她早支撑不住，想起第一次见乐乐时的情景，以为这次也是乐乐，宽心的甜甜一笑，昏睡过去。

蓝衣人却不是乐乐，因为乐乐正一脸郁闷坐在地上，痛苦的抵抗着春药，还要不时的推开缠到背上裸露的宫明月。看到若雪被人接住，先是安心，却又酸溜溜吃起醋来，尤其看清蓝衣人的绝美容貌时，差点自卑。

蓝衣人抱着若雪，轻飘飘的落到一处柔细花藤上，随着晚风微颤，她们两人像是没了重量，极似溶入风中，这一招惊住了院内神志还算清楚的几人，陆无日依然不带感情的冷哼道“雕虫小技！鬼狱门和明月宫的事，阁下最好不要插手，凭着你的武功，陆某还不放在眼里！”

“咯咯咯，是吗？陆门主果然威风，常年隐居，一出关就联合万里盟、刀谷，灭了魔教，再露面就欺负女人，真是厉害！本公子佩服的五体投地，像陆门主这般人物，古今少有，甚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够了！哼哼，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伙，既然你找死，就怪不得本坐心狠！”陆无日被两长老合击时，已受了轻伤，硬接了钟若雪一记冰雪飞花，更是伤上加伤，真气也损耗五成之多。看这蓝衣人武功卓越，本想把他吓走，好享受迟来十多年的“性”福。没想来人不吃他一套，用眼角扫了一眼媚态百出的宫明月，更加着急，对着蓝衣人诡秘一笑，顿生杀意。

陆无日只想速战速决，强提体内全部真气，黑色云雾在周身聚集，腥臭味蓦然变浓，衣袖挥动，手指纠缠成奇怪形状，黑色更盛，腥臭更浓，蓝衣人秀眉轻皱，露出凝重神色。

墨黑的浓雾瞬间幻化出张牙舞爪的骷髅兵，手持黝黑的长矛，陆无日真气不继，斗大的汗珠在脸上冒出，紧咬牙关，喷出一口乌血，喝道“九幽冥兵！”

在他吼叫的同时，蓝衣人也看出端倪，左手紧抱若雪，右手轻轻抬到胸前，带起一道幻影，手若兰花，花枝绽放，两道蓝光，如流星般，射向还未飞起的骷髅兵双眼，陆无日胸口巨震，连退数步，又喷出两口黑血，刚成形的骷髅兵失去他的控制，像没头的苍蝇，跌跌撞撞的飞往预定的方向。

蓝衣人抱着若雪，冲那奔来的骷髅兵调皮的吐吐舌头，借着反弹力，轻飘飘的跃到十丈外的另一处树枝上，飞起的同时，又冲陆无日发出十数道蓝光。

陆无日一边狼狈的躲避如流星的蓝光，边疯狂的惨叫道“兰花指？怎么可能，你是破坏魔的传人？那帮浑蛋不是早死了吗？”

魔教两长先是惊惧陆无日的武功－－真气外聚，继而又见到“兰花指”，两人倒在地上，面面相觑道“兰花指，巫山楚红雨？啊，那个有特殊癖好的女人？不好，小姐落到她手上，恐怕不妙！”两长老强打精神，挣扎着站起来。

可怜的骷髅兵撞到一棵大树上，凝聚的真气总算找了宣泄点，犹如实质的黑色，蓦然炸开，一波一波的气浪冲击着遇到的每个物体，黑色树，黑色花，黑色的草，黑色的

摇摇摆摆的两长老，好不容易站直，又被空气震倒，恰巧躲过气波伤害。

陆无日暗叫倒霉，真气不足，强用真气外聚的功夫，招式是完成了，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碰到了真气外聚的克星－－兰花指。这种远距离，高速度的强大绝学，怎会突然出现。而且蓝衣人一眼就看穿这招的弱点所在，这眼力真绝。多年不出江湖，新人的武功真不该小看，后生可畏啊！由于胡死乱想，黑色骷髅暴炸的地方又离他最近，一下子被震飞，撞倒两棵树，才停住身形。

他自知无法再打，贪婪的扫了半裸的宫明月一眼，又恨恨的盯住蓝衣人，喷出一口黑血，用毒蛇般的阴冷语气道“你坏我好事，我不会罢休的，就算是你是破坏魔的传人我不甘心，我不罢休”说完他飘出墙外，空中留下如诅咒一般的声音“不甘心，我不罢休”

付长老武功略高一些，扶起厉长老，奔向蓝衣人“这位朋友可是巫山的楚红雨？多谢你救了小姐”蓝衣人妩媚一笑，打断他们的话，“知道我是谁便好，那就不用说些没用的谢语客套话，你家小姐我借去招待几天，再说她中的‘蚀骨掌’你们也治不了，哦，不和你们废话了，我要回去了！”

“把小姐留下！”两位长老一见楚红雨要走，忙使展轻功，扑向她们。蓝衣人扫向乐乐一眼，咯咯一笑，如轻烟般消失在暮霭深处。

两长老正因为知道楚红雨是怎样的人，才急追不舍，顾不得乐乐，也顾不得受伤的身体，更顾不得轻功和人家差一大截，反正就是追……“停下，快停下，不然圣教的兄弟和你没完！”“你若敢动小姐，定要带圣教的兄弟杀上巫山，烧你山门，拆你行宫，抢你”

乐乐被春药烧的晕呼呼的，见若雪虽被人救走，但又发觉不妙，光瞧两长老焦急的模样便知，虽然担心若雪的安危，可自身的安危才是当务之急。

已完全赤裸的宫明月第N次如蛇一般缠上他的脊背，嘴中呓语浓浓，哈着香气，厮磨在乐乐耳畔，柔嫩饱涨的巨峰左右扭动，峰珠粉红鲜亮，由于习武的原因，酥乳一点也不松垂，小腹依旧平坦，如光滑的锦锻，芳草凄凄，香泉急涌，乐乐也早禁奈不住，再加上被她一直挑逗引诱，更是不堪，弯身把她抱起，走进室内。

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片白花花的赤裸胴体，三三两两的纠缠滚翻，晃昏他的眼睛，关好门，再次踹开扑过来的宫明月，乐乐虽然欲火攻心，但心神清楚无比，宫明月惹不起，自己身上还有她下的禁制，若是趁些机会上了宫明月，说不定，春药过后，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不过，别的人应该可以吧，乐乐权衡再三，扑向一具熟悉的丰满胴体。

春月，当她被乐乐压住时，欣喜的颤抖起来，嘴角抑不住的春情，随着雪白的肉体荡漾，她纵声娇吟，激烈地摇晃著身体，口中媚呓，贪婪地吻住乐乐，两唇相接相交，直到乐乐进入她的身体，春月才松开乐乐嘴唇，痛苦的悲啼一声。乐乐知道她是处女，稍稍忍耐，按兵不动，让春月适应宝贝的尺寸，一股熟悉的真气传入乐乐体内，在下丹田运转一周，又慢慢上升，进入上丹田。强大的处女元阴如涓涓溪流，越聚越多，在上下丹田中反复运转，乐乐心中暗喜，调用久违多时的真气，散布四肢百骸，奇经八脉，那些真气没走多远，就被一股奇异的力量弹回丹田原处。

乐乐又试了几次，仍是不能冲开禁制，猜想可能是真气太少的缘故，决定吸取更多的元阴后，再作偿试。身下的春月已适应了，娇喘着蠢蠢欲动，乐乐缓缓活动几下，敏感百倍的快感，差点让他迷失本性，强吸一口气，默念秘法，保持御女心经继续运行。春月初偿甜美趣事，又在绝妙春药的刺激下，渐渐迷失在快感中，猛甩著头，长长秀发，癫狂一般披散飞扬，引来另外几个裸身美女。

春月已泄身多次，仍然缠着不放手，如八爪鱼般的抱着他，乐乐苦笑，初次房事，哪能再吸取她的元阴，只想把她快些搞定，再吸取别的女人的元阴之气，想起了秘技“震动的云”，于是调用上下丹田的真气，尝试小范围的局部使用，异变突起，在她体内的宝贝忽地旋转几十圈，扭拧成麻绳状，春月像条窒息的深海之鱼，睁大了美眸，平滑的小腹下凹，白皙的胸膛高高隆起，超强烈的快感，让她脑子空白，乐乐也吓一跳，这是从来没出现过的情况，赶忙收招，拧了几十圈的宝贝如狂龙般的旋转着，恢复正常，春月尖叫一声，昏厥过去，体内涌出大量的至纯元阴之液。

后来乐乐凭借此招，躲过一劫，这一招就是御女心经里的终极绝术－－旋转狂龙。

乐乐观看春月的表情，分明是极度高潮后才出现的，并无不妥之处，这才放心，把她涌出的元阴吸收干净后，又转身把他背上的一个女子压倒，居然是冬月，乐乐欲火正旺，也管不了那么多，挺身刺入

乐乐杀的是天昏地暗－－天本天就黑了！不知御女几何－－就那几个人，数数就知道了！乐乐－－－我不说了！乐乐把刚收的元阴真气集中，冲破了身上的禁制，新旧两股真气汇集一起，脱缰野马般在畅通的经脉里奔腾欢跃，失去的力量终于又回来，乐乐的自信蓦然狂增，暗运真气，真气又增加两成，乐乐惊叹“天，我都干了什么，真气怎会增长的这么快，前些天刚冲破第七层大关，功力进展极慢，几乎没有增长，短短几天，怎么多出两成的功力，难道?”

他突然觉得好静，安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乐乐缓缓回头，那满地呢喃翻滚的胴体，都恬静安详的沉睡，嘴角挂着满足甜蜜的微笑，疲惫的躯体一动不动，美妙的曲线毫不吝啬的暴露在空气下，一个，二个，三个十八个，咦？怎么少了一个？

乐乐强忍着暴走的心情，眼光慢慢往身子底下移，成熟白皙的美妇，一丝不挂的胴体，“宫明月？”乐乐忍不住叫了出来，幸好她劳累过度，只是雍懒的翻了翻身子，又甜美的睡去，乐乐暗暗叫苦“群里的兄弟要我只上处女，不要少妇，这次又闯祸了，何况她还是师父的女人，而且而且我连她女儿如梦也搞了，天哪，我的头好大，好痛没错，得跑，跑的远远的，不然可解释不清了，凭我现在的武功，恐怕还不是她的对手，哇，小弟弟还在她体内，这次还没有用虚精炼化之术，若是怀上我的孩子，那就更头疼了！”

乐乐忙乱的穿上衣服，又扫了熟睡的众女一眼，喃喃自语“这次虽是春药惹起的，但毕竟是我占有了你们的身体，而且由于春药的作用，你们会永远记得今夜的，希望你们能考滤清楚，决定要跟我一生话，就来找我。”还没说完，灵敏的心神感应到一道阴狠毒辣的目光朝他扫来，乐乐弯腰捡起一把剑，喝道“谁在窗外？”

“要你命的人，哈哈！又被人捡了便宜，老天，你为何如此不公，我不服，我不服～”笑的如鬼哭，阴冷如九幽的怨灵，“我陆无日两次用药，皆被人抢去好处，谁抢我杀谁，哈哈哈！”

数尺厚的厅墙如泥巴一样，被一阵腥臭的黑风摧裂，碎成细小的颗粒，如箭般射向屋内的众人，乐乐急调护体真气，罩住还在熟睡的诸女，粉红的罡气散着淡淡麝香，如盛开的桃花，桃花美女相映绯红，气罩一阵扭曲，如数承受碎石的攻击，并没有预想中的猛烈。乐乐暗忖“定是陆无日白天受伤颇重，现在他最多恢复六成功力，还好还好，不然还真保护不了这些裸女。”

粉红气罩内的胴体，被刺耳的震动惊醒，看到彼此赤裸的身子，发出一阵阵尖叫，黑风过后，尘灰飞舞，戴着骷髅面具的陆无日孤零零站在黑暗中，炙热疯狂的扫视着气罩内宫明月的胴体，可惜被乐乐的真气罩挡住，眼力无法透过。

混乱的诸女，经过短暂的调节，恢复平静，只是表面上的平静，在找衣服的同时，不时的拿目光扫视乐乐，更多的少女担心的偷视宫明月的表情，她们很为乐乐担心。睡醒后的她们，很清醒的记得，昨夜的疯狂，昨夜的甜蜜，感官上的刺激，让她们忘记少女的矜持，特别看到乐乐绝俊的面庞时，更是把所有的顾忌抛弃，时时把心搁在乐乐身上。

宫明月先是慌乱的披上衣服，无奈上衣掉落院内，只得抢了别人的上衣，显然不太适合，双峰欲破衣而出，她管不了那些，理理纷乱的乌丝，挽一个简单的发鬃。却不敢看乐乐，十多年的仇恨，十多年的禁欲生活，让她忘记女人应有的快乐，突然又重现往日的幸福，让她有些慌乱，特别是她记起伏在乐乐身下，疯狂喊叫扭动时的羞态，简直抬不起头。

宫如梦偎在她娘身边，一时爱恋的看看乐乐，一时迷茫的瞧瞧母亲，一言不发，不断的拉着衣角，想把裸露的白嫩肚皮遮住。

乐乐用心神感应到周围诸女的平和心绪，周身的空气中弥布着淡淡羞涩爱意，并没有不满不安，或者恨意，看了一眼新瓜初破的十八女，连站都难以站稳，更别提要她们战斗了，而宫明月却羞涩的不愿抬头。

站在院内的陆无日显然有些不耐烦，尖啸一声，一道雄厚的黑色掌风又拍过来，掌风未到腥风先至，扑鼻而来，乐乐微叹，脚尖点地，腾空三丈，一道粉红的剑气斩破黑雾，落地时，调动护体真气，随手挥出一堵结实半透明的红墙，阻挡攻来的毒雾掌气，这一手潇洒自然，信手拈来，看得室内的诸女美眸发直，几个性格活泼剑女已鼓起双掌，被宫明月狠狠一瞪，这才安静。

陆无日惊奇的细细打量眼前的俊美小子，傍晚初见时，还是萎靡不振，全身无一丝毫真气，几个时辰不见，居然信手拈出真气外聚的招数，消去他的攻击，这身功夫比钟若雪只高不低，特别是那种对天下万物无所谓的懒懒态度，更难能可贵，随便往哪一站，就像溶入了背后的影物，虽然离天人合一的境界还有段距离，但像他这种境界，天下举指可数。

陆无日的功力只恢复了六成，想起让他受伤的楚红雨，当前不敢托大，谨慎的问道“你是何人，快些报上名来？”乐乐冲他邪邪一笑，“要你命的人！”

陆无日听到讥笑似的返还他的原话，肝火狂烧，缠绕的在身的黑雾疯狂的翻滚咆哮，暗灰的眼珠透出阴寒的杀气，乐乐见识过他的诡异身法，也见过他的远程骷髅奇招，想起一句古语“先下手为强！”话语结束，就暗暗催动真气，严密护住全身，防御黑色毒雾，运起花间舞步，扑向骷髅面具。

见到乐乐的奇妙步法，他微微一怔，随后也扭动黑袍，运起游魂步，两人的步法都极为快速，似闪电般穿梭在剑气掌风中，乐乐武功进到第七层后，还没有真正好好打上一场，受伤的陆无日功力仍比他略高一筹，拿来练手最合适不过。

两人的真气颜色都非常特殊，招数美观，色彩分明，打斗时，破裂的零碎罡气，漫天飞射，激起寒鸦嘶鸣，有的来不及飞离巢穴，俱被真气力场卷进旋涡，刹时血肉模糊，继而被分成细小的粉沫，宫明月，宫如梦，还有十三剑女，四大执事都知道陆无日的厉害，最初打斗时，都为乐乐暗捏一把汗，现在百招已过，乐乐丝毫不落下风，才使她们心神略安，宫明月神色复杂盯着乐乐，时而又怨恨的瞪着陆无日，搀扶着女儿如梦，见她一颗心俱系在乐乐身上，不由得气郁起来。

乐乐的御女心经进入第七层后，使出的任何招数，都比以往快上许多，但那些得意的招数对付像陆无日这种宗师级的人物，速度明显的跟不上，速度极快的“伤痕”，还有威力极大的“誓言”，惊天动地的“心碎”在这里，都不合适使用，乐乐更不满意“玫瑰之刺”的速度，现在他心里，迫切想创出一式快速的招数。

东方的金鸡初啼，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他们二人越打越快，天幕中残留无数幻影，分不清哪个是真人哪个是虚影，武功最弱的十三剑女，虽然被乐乐的御女之术改造，增加了五六年的功力，任是这样，也无法看清楚他们的招数。

陆无日突地怪啸一声，残留在空气中的十多道虚影像是都俱有了灵魂，都快速的自转，他们脚下都起了阵阵小型旋风，自转着的黑影又围着乐乐，互相穿梭。乐乐的步法蓦地停住，以剑支地，低头闭目，想用心神锁定陆无日的真身。

没想到，围着他的黑影，每个都透露着极为相似的杀气，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杀气浓重的黑影，瞬间又丢失，因为对方速度太快了。

室内的诸女也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双目紧盯乐乐，宫明月轻皱着眉头，看出场内乐乐情况不妙，徘徊几次，想要加入战圈，但看了看自己裸露多处的躯体，犹豫不决的扯着衣角。宫如梦见她娘扯衣角，她也照学不误，紧张的差点把上衣扯破。

“啊，乐乐，小心！”诸女几乎同时惊喊，提醒乐乐有危险。

乐乐的敏感心神，扫描到一股强劲的杀气，从背后闪电般的袭来，“不妙，这个是真身！”乐乐暗叫一声，转身出剑，掌到，剑也至

裹着黑雾的蚀骨掌，击碎最后一道护体真气，离乐乐的胸骨只差两寸，不少毒雾真气，却趁机钻进乐乐体内。夹着粉红真气的细剑，也穿进陆无日右胸，剑伤不深，内伤却很严重，这一剑，让他伤上加伤。

时间在此定格，陆无日在短短的几个时辰内，连续被两个年青人所伤，面子上实在过不去，更重要的是身体上过不去，他咳出两口青红色的血，恨恨的瞪了乐乐一眼，翻身溶进黑暗，远处传来一阵如泣如诉的鬼叫声。

乐乐把剑扔到地上，转身也吐出一口黑色血液，“好厉害的毒掌，像是五毒掌加上尸毒，虽然没有被他打到身上，可毒气却侵袭到身上了，疼痛，酸痒不好，明月宫的女人过来了，得快点逃，被她们抓住，谁知道会不会被阉掉！”

“喂，王乐乐，你别跑，站住，给我站住”宫明月见乐乐受了伤，不知怎么的，心中隐隐发痛，这是十多年未有事情了，她见乐乐要走，再顾不得害羞，要去追他，她身后的十多个女人也跟着宫明月喊叫，却见乐乐跑的更快，飞的更远了，来不及压制毒伤，全力施展轻功，往外飞遁。

乐乐在空中翻腾的时候，见她们一群人在后面狂喊，以为要捉他回去，暗暗得意道“还是我有先见之明，若是再晚上一会，说不定又被她们逮住了，栽到宫明月手里，哼哼！”想着。

囚禁乐乐的院子建在繁华的皇城中心，最大的妓楼酒楼全在附近，天刚蒙蒙亮，街上行人稀少，乐乐跑到大街时，才略略松一口气，还不时的往后看，见没有追兵，才大喘几口气。却没有查觉，自己脸色已慢慢变成淡青色，隐隐有股黑气缠绕。

最初身体的疼痛还能忍受，腿越走越沉，眼睛出现模糊的幻影，王乐乐抹掉脑袋上的汗水，暗叫不好“又中毒了，我总算明白师父的苦心了，以前他总在耳边唠叨，行走江湖时要多带解毒药，御女心经对毒的抵抗能力最差，虽然用炉鼎（女人）可以轻易的去毒，但身边哪会时刻有女人陪伴。”

深入骨髓的疼痛，让乐乐有力没处使，经脉中一时炙热滚烫，瞬间又变成冰寒阴冽，乐乐练功多是在交合中进行，单体的运功逼毒能力特差，不过，现在他也没有力气走回客栈。

全身的热汗，浸湿了衣衫，乐乐脑中强烈的幻想着女人，想着水水塘！

第九章狂野

木夫人每天清早都会坐在别院的池塘边，池是水池，池底还藏有佳酿，这几天她颇为难过和自责，暗怪当日见乐乐受伤时，为何没去看他，为何太在意世俗的眼光，为何她突然又羞笑道“为何这般想他？”

院内的护卫突然传出警讯，吆喝喊叫不断，木夫人皱眉暗忖“家中护卫大多数都出去找乐乐了，这些贼人真是讨厌，现在还来添乱，抓住非给他点颜色看看！”

打斗声越来越近，一道白色人影，花蝶般的穿过上百护卫的包围，逼向木夫人，近了，更近了她有些害怕了，自从上次被饿死鬼掠出府后，那恐惧的阴影，仍笼罩在她心头。她慢慢后退，暗暗祈祷贼人看不到她，身子已贴到假山上，再无法后退，她紧张的闭上了眼睛，脑中不断闪现一张懒懒笑意的俊容，红色长剑的飘洒。

或许祈祷又起了作用，白影并没有扑向她，而是穿过包围，径直扑进水池，冲天的浪花，惊呆众护卫，木夫人擦了擦脸上的水珠，好奇地看向水池。

“乐乐？是王乐乐！呵呵，你怎么能这样，快上来！”木夫人看清水中人的长相，有些惊呀的失声大笑。

“不上来，说什么也不上来，水里好舒服！”说完，他摇摇脑袋，水星四处乱飞，晕沉沉的又潜在水里。乐乐身上没带解毒药，临时想到一个最近的去处，不过，他是翻墙进来的，刚落地，就被木府的护卫发现，才发生刚才打斗的一幕。

赵龙挠挠胡子，哭笑不得走到木夫人跟前说道“夫人，王公子可能刚逃出来，身上毒伤发作，才变成这样，他脸色青黑，闯进府就往这边跑，我还以为是采……是贼人，所以还请夫人见谅！”

木夫人脸颊微红，侧身道“赵护卫尽职尽责，何罪之有？不过，眼下这事该怎么办？”

赵龙还没回答，乐乐吐着水花从池底钻出，头上还顶着一片油绿莲叶，“这滋味还不错，就是味道淡了点，哦，你们不要笑，我说是酒！”他把手举起来，手里抱着一个开过封的小号白玉洒坛。

木夫人一见那酒坛，急的直跺脚，惊叫道“啊，你，你个你怎么能在水底喝，那坛可是我爷爷酿的，放了六十年的陈酿，就被你这样糟蹋了。”不过看到乐乐一脸痛苦表情，又不忍心再说什么“算了，反正还有几十坛，乐乐，你快点上来，水里太冰，冻坏了身子就不好了。”木夫人像是哄孩子一般，想把乐乐哄上来。

赵龙两个眼珠子直勾勾的盯着酒坛子，心疼的直揪胡子，暗自吼道“王乐乐，你个笨蛋，那可是放了六十年的百草酿，上次表小姐来这里，夫人高兴，才分给我们半坛，天，这么一坛就被你渗上了水”其他的护卫也都吞着吐沫，恶狠狠的瞪着王乐乐。

乐乐感到一股股，一片片的愤怒之火，警觉的抬头看看四周的护卫，发现他们大多都盯着手中的酒坛，乐乐会意，把渗了水的半坛酒扔给赵龙，道“你喜欢就拿去！但要帮个忙，派人去风月客栈，把我的女人找来，哦，还要告诉她们，把解毒药，疗伤药，春啊，反正把所有的药都带来就行了。”

赵龙接过酒坛，爬在坛口闻闻，欣喜若狂的道“只渗了一点点水，只渗了一点”忽然发觉自己有些失态，偷偷的看了木夫人一眼，见她只是微笑不语，才安心的紧紧抱住坛子，道“嘿嘿，你放心，我亲自去客栈，把她们请来。”

走了几步，又想起了某事，对向后的一人护卫道“张四，把外面找人的兄弟叫回来，说人找到了，呃小六，这坛酒先放你那，不许偷喝一滴，回来大家分！哦，差点忘了，小六是滴酒不沾的。”

交待完，他才快步流星的奔向客栈。

燕无双这两天胃口变坏了，已经有两顿饭没吃，像只小兔子爬在桌上，耷拉着两只耳朵，眼珠子乌溜溜的乱转，看看桌上的饭菜，又看看一脸焦急哀伤的墨玲子，慕容琪，杨梅杨杏，幽叹一声“几位姐姐，你们真的不饿吗？我可饿坏了你们就吃一点吧！”

小芝坐到她身边，劝道“双姐，我已经劝过她们了，她们不吃你饿了就不要委屈自己！”

“她们不吃，我怎么好意思吃，连你都陪她们挨饿，我饿两顿又有什么关系不过，我真的好饿”燕无双皱着鼻子，拍着饿瘪的肚皮，又接着道“小芝，你看我瘦了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我觉得我瘦了一圈了，而且是一大圈。”

杨梅杨杏忍不住笑道“咯咯，双儿，琪姐才真的瘦了呢，不光乐乐哥没找到，连彩云也被她师父叫回万里盟了，你想吃就吃吧，别再添乱！”

燕无双嘟着小嘴，悻悻的道“小薇送那个杀人犯兼恶棍走了，彩云又跟他师父住进万里盟了，若雪带着两长老又突然失踪了，天哪，剩下我们几个再被饿死，哥回来，也会难过死的！我们还是吃点吧，只吃一点！”

慕容琪和墨玲子相互对视一眼，“噗嗤”一声，大笑起来，原来她绕了半天，还是绕到了吃的上面。

正在这时，听到了敲门声，“在下木府护卫赵龙，受王乐乐所托，请几位姑娘到府上一聚！”

刚才还软绵绵的燕无双，听到这个，“噌”的一声，从椅子上跃起，在空中翻几个漂亮的跟头，抢在众女之前，把门打开，扫了一眼赵龙，急道“你找到乐乐了，好，快带我去，快点走呀，呆站着干嘛！”

其他几个女人也唧唧喳喳的推着赵龙往外走，赵龙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道“他还要你们带上解毒药，疗伤药～”

“你怎么不早说，害得我们还要回去拿！”“是啊，真是的，这么大的个子，连话都说不完，双儿，快点取药！”

赵龙无语望天，为了半坛酒，忍了！

燕无双取药回来，“喂，大个子，你傻站着干嘛，快点啦！”

“哦哦，不跟你们计较，想当初，我可是大将军，怎么能跟你们这些女子计较，哼哼”

“大个子快点，你在哪嘀咕什么呢？”

“啊，我什么也没说！”赵龙还真有点怕她，长的像个小妖精，武功又那么可怕，前几天一招击败慕容贤，这事他在场亲眼看到，自认也挡不住她那招。

几个女子走的飞快，连不会武功的小芝都娇喘吁吁的一点都不落下，赵龙揪揪虬须，兴叹道“爱情的力量是伟大地～爱情，飞一般的感觉！（^-^！）”

进了木府，几女直奔藏酒池，木夫人在丫头绿珠的陪同下，蹲在池边和乐乐说话。

“哥！”紧接着“扑通！”一声，水花四溅。

“哥！”再接着“扑通！”一声，水花再溅。

“哥，哥！”水声又响，水花又溅。

“公子！”－－水响水溅，然后“咕噜咕噜救命，我不会水！”

乐乐放下又哭又笑的慕容琪等人，忙把溺水的小芝抱起，“不会水就要往水里跳，是不是旺旺吃多了！”小芝咳出两口水，才抱住乐乐的脖子道“咳咳奴婢想念公子嘛！公子脸色好难看，双姐，快拿解药来！”

木夫人看着她们一家欢乐团聚，心里某种久被压抑的东西，慢慢复苏，奇异的笑容闪过，被绿珠看个正着，道“夫人，是不是羡慕她们呢？”木夫人颌首“是啊啐，才不是呢！你个臭丫头乱说什么？”

“什么？彩云跟那个淫棍（印归）道长住进万里盟了，怎么会这样？”乐乐吞下几粒解毒药，精神好了许多，嗓门也大了起来，蹦跳着嚷道。

“哥，你先别急，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和彩云四处打听你的下落，不巧碰到那个道长，要彩云跟他回去，你知道的，彩云最怕师父，你不在她身旁，她不敢违背师命不过，她说只呆一会，向师父讲明原因就回来的，肯定被人留住了，彩云最担心哥了！”慕容琪快速的把经过讲了一遍。

乐乐沉思不语，眼中却冲满了杀机。“若想自己活的舒服，必须对别人心狠！”“你活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不够心狠！”乐乐想起全戒大师的至理名言，喃喃自语“我现在活的不舒服，原来是我不够心狠呀！没错，是我太善良了。若是心狠一点做掉沙仁平，小薇就不会离开了;若是心狠一点拒绝小月，就不会被她出卖，继而被明月宫的那帮笨女人捉住，若雪也不会受伤被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家伙掠走;若是心狠一点宰掉淫棍道长，彩云就不用再管什么师命什么师父！哼，哼哼！”

周围的空气一片森寒，浸在水里的几女禁不住打个寒颤，却不知乐乐的心，在悄悄蜕变，蜕变几片枯黄的梧桐叶黯然落下，无声预示着将起的血风腥雨。

“乐乐，快点上来吧，别把她们冻病了！”站在岸边的木夫人，见乐乐脸色不对，忙用别的办法，劝他上来。

乐乐从沉思中惊醒，看到离他最近的小芝冻的嘴唇发青，歉然笑道“哦，木夫人说的对，现在已是深秋，在水里总是不好，快点上去！”

好不容易把乐乐劝上来，又道“绿珠，快去收拾一间客房，通知府里的裁缝，给她们做几件合身的衣服，就用御赐的珊瑚国纱绸做料子。需要别的东西，自己去帐房领！”

绿珠高兴的答应一声，跑去忙碌了。

木夫人对着发呆的乐乐笑道“你愣着干什么，反正你们住的客栈也是我开的，和住在我家也没什么区别，再说，上次搭救之恩，我还没有报答呢，怎么好意思让她们湿淋淋的回客栈，让她们这样出去，路上的色狼会掉魂的，咯咯咯！”

乐乐这才注意到，几女衣裙全湿，曲线毕露，特别是慕容琪，雪白的纱袍，近乎透明，乐乐色眯眯在几女身上扫来扫去，嘴角邪邪的笑开。

几女被他盯的发慌，娇笑着紧跟木夫人身后，走向客房。

不知绿珠是不是故意安排的，清扫的客房就在木夫人卧室旁边，见木夫人没有反对，更是得意，嬉笑着跑去订制衣服了。

乐乐被毒折腾的厉害，把木夫人打发走，就紧关房门，色色的笑起来。诸女早熟悉他这种表情，羞笑着宽衣解带，快速清洗一遍，乖乖的躺到床上，像等待宠幸的妃子，等待乐乐的宠幸。

雷声滚滚，翻云覆雨解毒计划顺利进行着。

木夫人却苦恼的坐卧不安，那似痛苦又似快乐的呻吟声，不断涌进耳中，听得她脸红心跳，走走停停的在闺室徘徊，现在才埋怨起绿珠，“那个臭丫头，把她们安排的这么近，成心让我难看，唉，怎么办呢，还在叫刚才还病怏怏的，哪来的这么大力气做这个，啐，啐！我在想什么呢！真想去偷看一眼，当时自己新婚的时候，只碰了我一下，就疼的两天没下床，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啐啐，我又在胡思乱想了！”

\*\*\*\*\*\*\*\*\*\*\*\*\*\*\*\*\*\*\*\*\*\*\*\*\*\*\*\*\*\*\*\*\*\*\*\*\*\*\*\*\*\*\*\*\*\*\*\*\*\*\*\*\*\*\*\*

风月国西部。

百毒障。

百毒障的毒，远远不止百种，生活在百毒障的生物都带毒，连可爱的野兔，牙齿上也会粘着毒液。

这里原本没人，方圆百里连个猎人都没有。现在却有两个衣不遮体，只用兽皮包住重要部位的野人，游荡在浓密毒雾中，一条三米多长的毒蟒，眼中闪着绿油油的光，布满毒牙的大嘴，流着腥臭的粘液，慢慢向他们靠近，只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可恶！夫君哪，还是不成，我们又绕回来了！”青黛色的发丝，遮住脸庞，看不清容貌，雪白的肌肤，如美玉般无暇，她指着刻在树上的暗记，气极败坏的捶着树干，在毒雾中生存上千年的参天古树，在她春笋似的几拳过后，生机尽无，翠绿的树叶，全部变成青黑色。

“呵呵，素素不要着急，总会唔？”他只说一半，突然停住，刺鼻的腥臭味，从身后扑来，尾随他多时的巨蟒，终于忍不住肌饿，抢先出击。

“哼哼，这个畜生也来欺负我们吗？让你尝尝我的厉害！”他转身斜飞两丈，右掌挥起，带起青青的巨毒罡气，“啪”的一声，正中巨蟒的毒牙，近尺长的两个毒齿同时碎裂，蟒蛇吃痛，怪叫一声，在草地上翻了几翻，尾巴“唰”的一声，又朝他击来。

他一怔，疑惑道“那一掌足以击碎一座小山峰，却没把一条蟒蛇杀死，真是奇怪！”他旁边的女子笑道“夫君武功又退了，连条小蛇都杀不死，闪开，让素素来收拾它！”

那男子本想再补上几掌，但听她说完，只是呵呵一笑，乖乖的退到一旁。

可怜的蟒蛇本是饥肠辘轳，又倒霉的碰上了两个武功高手，更可怜的事还在后面。

她在百毒障生活两个多月，什么样的恐怖毒虫都遇到过，面对着腥臭的巨蟒只是轻轻皱眉，真气暗聚双掌，青黑的罡气牢牢笼罩住蟒蛇。

“啪啪啪！”“啪啪啪！”树林中响起有节凑的响声，还有蛇的悲鸣声。

“夫君，这蛇好硬的皮，好能挨哦，打了它一百多掌了，居然还不死，往哪跑，居然想吃我家夫君，非打死你不可，别跑！”

那男子苦笑着紧跟在她身后，他心里明白，林素哪是为自己报仇，分明是走不出这里，拿蟒蛇出气，这样也好，不用拿自己出气了。想到这里，他才开心的笑了，飞奔的步伐也轻松许多。

不知跑了多久，也不知跑了多远，晚霞悄然映红了天际，满身伤痕蟒蛇垂头丧气的被逼到了水涧边，任凭林素打骂，硬不是肯下水一步。

林素抬头看看四周的景物，突然尖叫一声“哇～夫君，我们出来了，我们走出迷雾森林了，呜呜，好高兴！终于出来了～”巨蟒被她一嗓子吓的，摔落湍急的水流中，无力翻动几下，就消失在白色泡沫里。

“蛇呢，蛇呢，我们要好好感谢它，是它带我们出来的！”

那男子指指翻滚的急流，沉默不语。

“哦，它自己跳水了，就不能怪我们了，本来还想感谢它，请它吃顿蟒蛇羹哩！是它自己没福气，不能怪我，是不是，夫君？”

男子连连点头，心里却暗暗想道“恐怕是用它的肉做吧，不过，吃它也挺不错，跑了一天，肚子饿的厉害！”

二人沿河而下，一跑飞奔，跑到山下，男子才仰天大笑“哈哈哈！我钟无涯大难不死，终于要重出江湖了！”

“夫君，你在傻笑什么呢！”林素揪一根绿藤，把黛青色的发丝随意一挽，露出柔美惊艳的面容，只是秀眉间缠有淡淡的青黑色。

“人家小说里面的人，大难不死，重出江湖，不都是这样笑的吗？”

“唉，夫君哪，那都是小说里面的情节，不能相信的，你现在有力气笑吗？没有吧，所以我说你呀放着好好的天魔圣教不去管理，偏偏去读什么小说，以至于被仇人杀上山门，势力跌落。我们死了不当紧，可雪儿还年青，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哼哼，万里盟那帮混蛋，敢动若雪一根指头，我就把他们全帮杀光，喂，夫君，到你啦，也该说两句狠话，吓唬吓唬他们吧！”

“哦，我说我说！哼哼，万里盟那帮混蛋，敢动若雪一根指头，我就把他们全帮杀光！”说完还看了看林素，期待她赞许的目光。

林素“扑哧”一笑，“夫君，你就不会换一句吗？”

“你说的那句，正是我想说的！”他过了许久又小声的说道“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

第十章虐杀

离漠沙国最近的一个大城是齐业。

齐业城距漠沙国只有百里之遥，中间隔有险塞－－黄沙关，齐业城的千年安定，全靠黄沙关固若金汤的保护，黄沙关的每一寸泥土，都浸满了抵御外敌的赤血。

新月如寒钩，悄然挂在树稍。

山道小树林中，篝火冉冉闪晃。

两只奇异的野兔一动不动，全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赤裸的皮肤油光光的，周身飘出诱人的香味江小薇呆呆的坐在远处的一棵树下，冷冷的说道“沙仁平，前面二十里就是齐业城，我遵守诺言送你到此，以后我们再无任何关系。还有那个烤兔子的，你烤糊几只了，再烧焦，你自己去捉，不要求我！”

烤野兔的随从羞的脸色通红，手一摇晃，本已多处焦黑的兔子又掉进明火里，他手忙脚乱的从火中捡出，沙仁平对随从使个眼色，然后喝骂道“你个蠢奴才，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干什么吃的，回去禀报父王，砍你脑袋，愣着干嘛，还不快点擦干净，小心我杀你全家！”那随从吓的跪在地上，连声求饶。

“哼！仗势欺人！”江小薇冷哼一声，不屑的转过脸，遥望皇城方向，那里有自己的爱人，有自己的姐妹，有温暖，也有幸福。为何自己这般做贱，护送这个卑鄙小人？不知道，难道只求心安？她有些痛恨自己，在关键时刻离开他而去，哥会原谅自己吗？她不敢去想，只是狠命的咬咬牙，努力不让眼泪滑落，腰间的半月弯刀被右手紧握，微微颤抖。

那随从见江小薇转移视线，立马露出诡异的笑容，悄悄把少许淡蓝色的粉沫，撒在一只野兔上，又装模做样的把兔子放到火上。沙仁平看他得手，暗暗松了一口气，恶毒的瞥视江小薇几眼，得意的笑了。

黑乎乎的山林中，两个青发野人在狂奔。

“夫君，你又把火石弄丢了，害得我们没东西吃，唉，我就再忍一忍，等到了齐业城，你得给我叫一百桌好吃的酒菜，一百桌上好的酒菜，少一桌我就跟你没完！”

钟无涯心里说道“火石一向都是你保管的，我什么时候把火石弄丢了，书上说，火石是升火用的，可火石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他刚想反驳，忽又听林素说道“不要说你不知道火石长什么样，说了也没人信，再顶嘴我就不带你去找女儿，把你一个丢在野外！”

钟无涯迷茫的望望四周，无奈的说道“啊，不要把我丢在野外，我不认路。素素说地都是对的，是我把火石弄丢的，进了城，我一定给素素要酒菜一百桌，一桌都不会少！”

“咯咯咯，骗你哩，傻夫君，我哪吃得完一百桌，再说我们身上一文钱也没有，谁卖给我们呀！”

“不给我们吃，我就打他，你不是说，我的武功很厉害的吗？书上说，只要你够厉害，吃了饭就可以不用付钱，那叫‘霸王餐’！”

“好，好，我们吃霸王餐，夫君快点跑，还有二十多里，就到齐业了！”

沙仁平看到小薇吃下加过料的野兔，顿时笑的像狐狸一样，放下手中的食物，从怀中掏出一本线黄皮装书，小薇扫了一眼线装书，呆滞片刻，又一言不发的吃着手中的食物。

沙仁平摇摇手中的书，“小薇，这本书就是你梦寐以求的《残月刀法》，里面的武功可不是谁都能学到的，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不要再回王乐乐身边，我现在就把这本书给你，怎么样？”

那随从看到残月刀谱，眼中露出贪婪的凶光，摸了摸腰间的弯刀，又底下头，静静的吃着食物。

“呸！给我闭嘴！”江小薇恼怒的把吃剩的残骨砸向沙仁平，“再说一句这样的话，我就亲手宰掉你！”

沙仁平嬉笑着轻轻接住她扔来的残骸，“你现在有力气宰我吗？哈哈，中了我家传的软心散，一个时辰之内，你连咬舌自尽的力气都没有，老子忍了你十几天了，你以为我会把刀谱传给你吗，傻瓜;你以为我还会要你这个残花败柳吗，笨蛋！哈哈哈，除了王乐乐把你当宝外，谁稀罕你，老子十几天没碰过女人了，不然才懒得碰你，嘿嘿！”

江小薇听的泪流满面，深深为自己的愚蠢而流泪。她从没想过，这个男权社会，非完壁的女人会是这样的凄惨，连沙仁平这种垃圾也看不起自己不，只有乐乐不是这样的，他从没有鄙视过自己，只有乐乐对自己才是最好的，绝不能再让别的男人动自己一下，她恨恨的瞪着沙仁平，她想拔刀，那弯刀却如山峰般沉重，她想逃走，却连一个指头也动不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淫笑着朝自己走来。

如果能咬舌，她已经死掉了，可惜

沙仁平扫视着娇喘酥软的小薇，某处已支起，只是六七步的距离，他突然觉得好遥远，两腿已无法支撑，软绵绵的倒地火堆旁，他惊惧的冲随从吼道“沙七，你个笨蛋，我怎么也中毒了？”

胆小唯喏的沙七一反常态，嘿嘿阴笑，走到他身旁，用力的踢他几脚，看着杀猪似吼叫的沙仁平，狂笑道“我在你食物里下了同样的毒，你当然会中毒，你若是没中毒，我才是真正的笨蛋！还有，我最讨厌别人喊我笨蛋，给我记清楚了！”说着，用力的扇了他几个耳光，沙仁平还算英俊的白脸，顿时肿的像个猪头。

“不要打了，啊，不要打！你个笨沙七，你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你要不老婆孩子了吗，别忘了，她们都在沙王府的监控下，你敢背叛我，不怕灭族吗？”

“老婆？孩子？灭族？哈哈哈，真是好笑，你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你见那个骚娘们漂亮，就故意差使我到外地办事，暗地里和她私通，那个孩子白白净净的哪里像我？嘿嘿，灭族？我早就没有宗族了你想杀，就去杀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吧，记住，那个骚娘们是你的女人，是我玩了你的女人，而不是你玩了我老婆！”

沙仁平感受到沙七的疯狂，感到死亡离自己是那么的近，这时他才有点恐惧的说道“你难道就了为一个女人而放弃大好的荣华富贵，放弃美好的前程，放弃啊，别打！啊，饶命！”

沙七抢过他手里的残月刀谱，狰狞的笑道“哼哼，我进沙王府十年，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就是为了学得残月刀法

沙仁平中毒较浅，还能轻微的活动胳膊，想趁他看秘籍的机会，吞吃解药，不料刚从怀里摸出解药，就被沙七一脚踢飞，恰巧落在小薇身旁。小薇正呆呆的看着突发的事件，突见解药飞来，心中暗喜，无奈解药离她只有一尺，她却连挪动毫厘的力气都没有。有人说“距离产生美！”，也有人说，“美是一种错误！”小薇现在的情况，最适合联系起来－－“距离是一种错误！”

沙七踢飞解药后，暴怒的狂揍沙仁平，边打边骂，“我就知道你想拖延时间，想吃解药，嘿嘿，没门！我打，再打，你不是最喜欢奸淫手下护卫的妻女吗，老子今天先把你的命根子给废了！”

沙仁平肋骨被踢断了七八根，胳膊的关节被踢碎了，腿也被打断一条，嘴里不断的涌出鲜血，虽然哭叫的凄惨，可没有绝望，但听说要废他命根子的时候，他绝望了，“不要废呀，我只是玩了你老婆而已，你你想报仇，可以玩我的老婆，玩我的女人呀！小薇就在那里，你找她去，不要打我了，不要打～”

小薇听到他这样说，气的差点吐血，怒吼道“无耻的混蛋，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提我的名字！沙七，狠狠的扁他！”

沙七怪笑着扫视江小薇一眼，“现在没人可以命令我，你也一样！不要以为我会放过你，收拾完沙仁平，就该轮着你了！”

小薇的心又冰冷起来，看着被虐打的不成人形的沙仁平，她嘴角露出快意的笑容，心道“能在临死之前，看到害我失去幸福的混蛋先死，也知足了！”

“啊～～～”一声惨绝人寰的吼叫，响彻山林，惊飞宿鸟无数。

沙七手起刀落，把他的命根子割下，用根竹签串起，放到篝火上烧烤，沙仁平很想晕过，也很想死去，但他一时半会却昏不了，也死不掉，只能吹着血泡，看着命根子被火烧的发黑，人肉的香味，在火焰四周飘起。

“嘿嘿，我要当着你的面，玩你曾经的女人，哈哈！”沙七狂笑着，走向小薇！

小薇厌恶的瞪着沙七，全身如坠冰窖，女人弱势心理，让她高声喊出“救命呀，救命！”

“哈哈，你叫吧，这里远离官道，叫破喉咙也没人救你！”沙七得意的笑道。

“破喉咙，破喉咙”一个女人声音喊道。

－－－－江小薇眨眨眼睛，暗道“这不是我喊的！”

“谁在喊我名字，破喉咙来也！”一个男人的声音。

－－－－沙七摸摸自己的嘴巴，脸色突变道“这也不是我说的！”

一个文邹邹的声音从沙七身后传来，“夫人哪，你不是要我少管闲事吗，你怎么先忍不住了！”

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同样从身后传来，“夫君哪，不是我爱管闲事，主要是这火上的半只兔子再不吃，就烤坏了，不然我才懒得管哩！咦，还有一根腊肠”

沙七惊出一身的冷汗，这二人的武功太可怕了，神不知鬼不觉的走到自己身后，想要取自己的性命，不过是举手之劳，他再狂妄也不敢小觑这二人。忽见那美妇拿过野兔分给男子一半，两人狼吞虎咽起来，心中暗暗高兴起来。

“若雪姐，不要吃，那里有毒！”小薇在火烧万里盟时，见过若雪一次，只是距离太远，看的不清楚，还以为眼前的女子是若雪。

林素和钟无涯皆停下嚼咽，好奇的看向小薇，两人同时问道“你见过若雪？”

“是,是的，你不是若雪姐吗？”小薇有点纳闷的问道。

“咯咯咯，小丫头，真会说话，我有这么年青嘛？不过，我喜欢听，嗯，好几天没过东西了，这兔子味道还行，只是烧烤技术太差了！”

“啊，我都说过有毒了，你们还吃？”小薇大脑有点缺氧，翻着白眼，成呆滞状。

钟无涯笑道“夫人叫我吃，我敢不吃吗？”?

林素笑嘻嘻的白了他一眼，钟无涯立马乖乖的低下头，狂啃着骨头，不吱一声。

“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躺着不动？你是怎么认识我家若雪的？你和这些人又是怎么回事？”林素啃着手里的烤肉，笑咪咪的盯着小薇。

小薇刚适应她们吃带毒食物的英勇表现，又被她一连串的话给问晕了，不知道先回答哪一个。“我叫江小薇，若雪姐火烧万里盟的时候，我见过她一次”

“啊，我们的雪儿真厉害哪，居然帮我们报仇，烧了万里盟的老窝，喂，夫君哪，你怎么不吱一声？”

钟无涯看了看小薇，又看了看林素，张嘴道“吱吱吱！”然后继续啃他的骨头。

林素笑的花枝乱颤，“咯咯咯，夫君太有意思了，不行，我没力气了”

沙七等的就是这句话，“趁你病，要你命！”手中半月弯刀，夹着一股清风，闪向林素脖颈，他正幻想着人首分离的快感，不料眼睛一花，身前多了一个人影，半月弯刀也到了对方手中，“杀我夫人的人，都得死！”裹着青黑罡气的毒掌，缓缓击向沙七的天灵穴，看似极慢的动作，他却一点也躲不开，只是眼睁睁的等着死亡。

没有血肉纷飞，也没有惊天惨叫，沙七只是像触电般的倒下，一种奇异的巨毒沿着的他的经脉，蔓延全身，枯黄的皮肉慢慢变黑，慢慢腐烂强烈的痛感，让他明白自己还没有死，而死只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方只用一招，就可以把一个一流高手杀掉。也想不通，为何他们吃了带毒的食物，却不中毒。

钟无涯扔掉手中的弯刀，又老实的蹲在林素身旁，继续啃骨头，林素笑嘻嘻看了沙七一眼，满意的拍拍钟无涯的脑袋，“乖，这么疼老婆，素素幸福死了！其实，我只想说，我笑的没力气了，他干吗对我出刀搞不懂！哦，差点忘了，小丫头还在旁边看着哩！夫君，先给她喂解药”

江小薇吃了解药，很快的恢复正常，先是对钟无涯夫妻感谢一番，又跑去狠狠的踢了沙仁平几脚，他嘴里只是吐着血沫，露出白痴状的表情，巨大的打击，让他精神失常，治好了也是白痴。

小薇又从沙七怀里掏出残月刀谱，突然尖叫一声“啊，好多虫子，金蜈蚣，阴蝎，蛊蝥”林素把她拉远一些，安慰道“小薇不要害怕，中了我们的毒掌，他全身都会慢慢腐烂，身上的血肉变为毒虫的最好饲料，快点走吧，虫子会越来越多！”

白痴状的沙仁平被毒虫叮咬清醒，惨吼道“虫啊，啊”只是声音越来越小，上千只毒虫爬上他们的身体，空气中传出“沙沙”声，只是一瞬间，虫子又如潮水般退去。留下两具骷髅，一具黑色，一具白色。

小薇看着那具白色骷髅，面色平静，不露一丝表情，突然拔出弯刀，在空中对着白骨胡乱划过，然后头也不回的，跟在林素和钟无涯身后，走向齐业城。

残破的白骨，慢慢碎裂，一阵秋风吹过，骨灰飘散那里只剩下一具黑色人骨，和一些兽骨。

皇城，木将军府。

王乐乐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暂停下解毒计划，全天都在马上奋战。

夜，静静的夜哦不，一点也不安静！

高亢的叫床声，清晰的传遍整个小院。

木夫人刚从沐桶里走出，香汗又出满全身，她烦躁不安的喊道“绿珠，绿珠唉，这个臭丫头，知道把事办杂了，居然不露面，明天再收拾你！乐乐还真是厉害，都搞了一天了，还不休息，天哪，要我该怎么睡？”

乐乐压在墨玲子成熟丰美的胴体上，双手不安份的攀上羊脂般酥胸，舌尖挑逗着她敏感地带，全力冲刺着，体内的御女心经，全力运转，电流极度配合他的冲刺，灵与肉内外统一。他现在并非享受御女之乐，而是在严肃郑重地疗伤。他只能凭借丰富经验让身下的……

“啊啊，不行了哥哥，今天放过玲儿吧！啊”一连串的尖叫并没能让乐乐停下，乐乐知道她身体的情况，高潮时习惯喊上面几句，现在才丢了两次，还能坚持一刻钟呢。

王乐乐体内还有三成的毒素未排除，“蚀骨掌”中的尸毒让他吃足苦头，又不能全数排进一个女人体内，只得一点点的分开泄出，他更不知道，床上几女的喊叫声，帮他引诱来一个绝色美女。

第十一章欲火

王乐乐把墨玲子送上极乐巅峰后，体内的毒素也只剩下一成，还未睁眼，一条温软玉滑的胴体又缠上他的脊背，幽香玉体轻微有些颤抖，乐乐此刻在排毒的关键时刻，也无心顾忌其他，习惯性的翻身上马，用嘴封上对方樱唇，随手给她渡进一丝催情真气，温香的胴体立刻炙热无比，蜂腰生涩而焦急的扭动着，只是身子颤抖的更厉害,刻意压抑的呻吟声，别有风情

乐乐虽是奇怪身下女人的反应，可还是没有停下，摸到那里早已泛滥，忍不住刺了进去乐乐感到有一层薄膜阻碍，继而破裂，身下女子也传出破瓜时的痛呼声。”乐乐脑中暗想，“这香味好熟悉她是？木夫人！怎么可能？”他脑中来不及想别的，疗伤中的御女心法已自动运转，吸收处女元阴为已所用，同时也把体内的毒，全部排出。

乐乐在身体舒爽轻松的同时，也缓缓的睁开眼睛，眼中隐隐有粉红的精光闪过，御女心法又精进一步。乐乐虽搞不清木夫人为何在他床上，但他可以肯定，木夫人是自己走来的，而且是心甘情愿。紧紧缠抱住他的木夫人已适应了破瓜之痛，蠢蠢欲动的挺起肥臀

乐乐见她羞的微闭双眼，不时的在黑暗中偷看他几眼，惹的欲火大盛，毫不保留把御女之术，全数用在她身上，木夫人再也无法压抑娇叫之声，狂乱而愉悦的嘶喊起来，声音丝毫不弱于其她女人。

几只发春的野猫在屋顶奔跑追赶，优美的夜曲，响彻小园，美梦中的绿珠嘟囔一声“死野猫！”，又翻个身，沉沉睡去。

乐乐看着身边沉睡的几个女人，满意的微笑着，只有他怀中的木夫人还在高潮中呻吟，乐乐一把拍在她圆润的丰臀上，笑道“清醒了吗？该给我讲讲你的事了，木夫人？”

木夫人睁开迷醉双眸，雍懒的抬抬头，又倒在乐乐怀里，用撒娇的语气道“嗯～你占了人家便宜，还要嘲弄人家，巧巧不干嘛！”

王乐乐听完一怔，“天，她在对我撒娇！这还是高贵华美，不可侵犯的木夫人吗？不过，这调调真是诱人！”他调笑道“巧巧哪，你偷偷的跑上我的床，难道就不想解释一下吗，就算不给我解释，也得给我的几位夫人解释吧？”

“哼，都怪她们，若不是她们叫床的声音太大，吵的我睡不安稳，我怎么会着魔似的跑来跑来让你占便宜，乐乐，你会嫌弃我这残花败柳之身吗？你会嘲笑我轻浮随便吗？你回答我呀，不是真的嫌弃巧巧吧？”木夫人露出焦急而悲伤的表情，等待乐乐的回答。

乐乐神情古怪，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你你残花败柳？哈哈哈，啊～不要掐我，我不笑就是了，哈哈”

木夫人有些担心的嘟着小嘴，气呼呼的喝道“不许你笑，快点回答我！不然巧巧真的生气了！”她精致粉嫩的五官，在这个表情下，既可爱又妩媚。

乐乐强忍住笑意，动情的在她额头轻以一吻，道“听人说，你结婚三天，丈夫就咳咳，你们有没有做刚才那事？”

木夫人羞答答的回道“有过一次，刚一接触，我就疼哭了，比刚才还痛，他也不敢再动我。然后然后我两天没有下床，他也一去无回”

“听人说，你经常在离人河祭拜先夫，而且谢绝了所有追求你的王公贵族，你和先夫的感情很好吗？”乐乐有些酸溜溜的问道。

“才不是哩！当初这门亲事，全是我爹贪图权势，一手包办而成，我虽然敬重先夫，却无相爱之意，祭拜本就是风月国的传统，我只不过多祭拜两次而已。而拒绝男人的追求，理由更简单了”她微微一顿，羞笑道“嫁给你们男人就要做那个，我一想到疼痛几天，就全身发冷，所以就不考滤嫁人。”忽地又甜腻腻的道“巧巧把所有羞人的事都告诉你了，你还没有回答巧巧哩！快点说，到底嫌弃我不？”

乐乐心里大笑“感谢那个笨蛋，居然插错地方，给我留个完壁美女，嘿嘿，老天待我不薄！”乐乐看她焦急担心，不忍心再耍她，忙把事情真相给她讲明。（满足某些读者处女情结！以后破鞋偶会尽力避免！）

“啊，原来巧巧还是完壁之身！呜呜，太好了，乐郎愿意要巧巧，我真是太幸福了！”她高兴的语无伦次，紧紧的抱住乐乐，乐乐看她颤动的峰峦沟壑，色心又起，屋内再次传出琴瑟之音。

皇城烟花所，妓楼林立处。

这里是皇城最大的妓馆－－碧玉楼。

碧玉楼前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楼后的幽深别院，却冷清寂静。

宫明月在床榻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脑不断想起前天的狂乱之夜，倒在一个比自己女儿还小的男孩身下，婉转承欢当时意识虽然清醒，可身体却不受控制，这是她最不能接受的地方，却怎么也恨不起王乐乐。强化百倍的刺激，一想来，她全身就炽热发烫，骚痒起来。闭上眼睛，脑子中全是乐乐的影子，完美有形的身躯，熟练刺激的挑逗秘技，摄人心魂快感，她想着想着，赤裸的胴体在衾被中，扭动起来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到推门的声音，她停下动作，机警的喝问“谁在外面？”

“娘，是我，如梦！”

“夜深了，怎么不去睡？”宫明月刚想抹去湿漉漉的痕迹，却发现女儿已走进来，只好把盖上被子，遮住娇躯。

“娘的脸好红，不舒服吗？”宫如梦欠身坐到床头，看她娘神色奇怪，有些担心的问道。

“哦，没事，只是有点热！梦儿，你怎么穿这么薄就跑出来了，小心着凉！”

“不会的，娘，我睡不着，今晚能跟你睡吗？”如梦虽是在问，却不给宫明月回答的机会，她话未说完，已把披在身上的唯一睡袍剥掉，完美白皙的胴体，闪耀着成熟的光芒。

宫明月微微一怔，暗思“唉，一晃十多年过去，如梦也长大成人了，可能是我管束的太紧，养成她事事都依赖别人的习惯，天天闹着要跟自己睡为了锻炼她独立，让装扮成一个艺妓四处游历，增长见闻，好不容易有点成效，却被花铁枪一事打回原形，自闭了一个月后，变得比以前更不如，事事让人操心，现在又失身给王乐乐，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宫如梦已钻进香被，打断她的沉思，问道“娘，被单上哪来这么多水？还滑腻腻的，好像”

宫明月羞的脸色绯红，尴尬的问道“好像什么？”

“上次被乐乐轻薄的时候，我记得也流过这样的东西”她略一停顿，又欣喜道“娘，乐乐在这吗，我好想他，让他出来好吗？”

宫明月耳孔轰鸣，差点晕过去，暗忖“我说女儿这几天怎么一个劲的傻笑，原来喜欢上王乐乐。但他是淫贼花铁枪的传人，谁知道他是不是花铁枪的儿子呢？如梦又是花铁枪的女儿，这关系乱套了，而且那个小淫贼还对自己那个过”她脑中乱成一团，哪有空回答如梦的问题。

宫如梦可不干了，推着她娘的酥胸摇个不停，“快说嘛，怎么不回答梦儿，他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梦儿好想见他，娘～！”

宫明月被她摇的发慌，只得慢着性子，给她仔细解释。看着女儿失望难过的表情，宫明月心中更是酸苦难奈，想起了往事－－－－很看似简单的幸福，离她咫尺天涯，正是少女花季，一切梦想都被采花贼给破坏了，仇恨了十多年，却把女儿教坏了。她怎能不心醉，哦，是“心酸”！

把女儿抱在怀里，轻轻拍着粉背，把她哄入梦乡，明月却难以入睡，暗暗落泪。

夜空繁星满，月孤明。

一弯新月天下共，愁苦是否也相同？

－－镜头转移－－万里盟新窝，哦不，是新坑，新坟？心脏？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彩云穿戴整齐，手持宝剑，徘徊不安的望着月牙儿，喃喃道“月牙，月牙告诉我，风月国里谁最美？”－－导演从破碎虚空中跳出，大吼“cut!小姐，你NG的胶带可以绕月球转一圈了！”彩云无所谓的冲导演一笑“月亮很小的，绕上十圈也用不了多少胶带，不要那么小气嘛，喂，你的脸怎么绿了，喂，你怎么倒了！”

彩云把导演踢回虚空，郑重的望着月牙儿，喃喃道“月牙，月牙告诉我，到底是否该去找乐乐？”她抽出宝剑，复又合上，反复几十次后，像是下定决心似的，道“师父虽然对我有养育之恩，但乐乐对我有救命之恩，最重要的一点是：我爱乐乐！师父总是训骂我，指挥我干这干那，而乐乐总是哄我开心，宠我疼我，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喜欢和乐乐在一起！”

她快速几步走到门前，又道“嗯，我应该向琪姐姐学习，她为了乐乐哥，连家人都不要了。哼，为了乐乐哥，这个讨厌的师父我也不要了！”说完，她意气风发的重重拉开门，忽然发现动静太大，自嘲的吐吐舌头，见没人发现，才重新溜出门。

要想走到院子里，必须经过印归道长的门前，彩云猫着腰，悄悄向外移动，发现师父房间还亮着灯，她移动的更慢，更小心。

“咦？师父还没睡，和鲍方在谈话”彩云好奇的爬在窗口，偷听他们讲话。

“大师兄，你很久没回师门了，师父挺挂念你的，忙完这阵子，还请你回去一趟，见见师父他老人家！”鲍方很亲热的说道。

“唉，我是没脸回师门哪！”印归道长无力的哀叹道，“我一身采阴之术被禅宗的那几个老秃驴给废了，哪有脸回去见师父，你比我晚入门十多年，媚功也有小成，可我可我身为欢喜门的大师兄，连勃起的能力都没了，怎能唉，不提了，干杯！”

“干杯～啊，师兄不必灰心丧气，师父早知道这事了，托我给你带样宝贝嘿嘿，看看这是什么？”鲍方得意的说道。

“啊～这是九转勃阳丹！”印归道长声音激动的颤抖起来，“师姑出关了？就算师姑出关，她也不会轻易的赐这丹药，到底怎么回事？”

“嘻嘻，师兄果然老奸巨滑，哦不，是老谋深算，一猜就中，师姑唯一的传人司徒敏练功出了差错，师姑又不想她现在破身自疗，只好求师父连手医治，然后师父牺牲了五年的功力，才把司徒敏的经脉打通，让她武功又进一阶。师姑才把此药作为谢礼，送给师父！你知道的，师父和师姑关系总是不合，师父是了你，才做出这么大的让步的，唉，其他师兄弟，都在羡慕你哩！”

“谢谢师父，也谢谢师弟，这药”印归道长心急的盯着桌上的丹药，恨不得立马吞下。

鲍方却诡笑着把丹药收回，道“我千里迢迢，从大草原赶来为师兄送药，师兄难道一句谢谢，就想打发师弟吗？”

印归道长一怔，随即讪笑道“呵呵，师弟有何条件尽管说，为了能重振雄风，再难的事，我都答应！”

“好！”鲍方兴奋的跳起来，“其实很简单，只要师兄一句话就能办到的事！”

“何事？”印归道长疑惑道。

躲在窗外的彩云虽然惊诧连连，此刻仍是保持着镇定，竖起耳朵，细听鲍方的条件。

“我要你的徒弟彩云，把她让给我！”鲍方一字一字的说道。

彩云在外面听的清清楚楚，差点忍不住冲进去爆打鲍方一顿，正在这时，又听印归道长说“哈哈，原来是这事呀，没问题，一事一桩。那丫头我养了十多年，由于身体原因，一直没机会用，我山门中，还有十多个这样的丫头，比彩云还听话，等我恢复了雄风，咱师兄弟一起上，都没问题！”

“哈哈哈，好，有师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王乐乐抢了我的小芝，我马上就能玩他的女人了，哼哼！”

“啊！”彩云没想到自己一向敬重的师父居然是这种人渣，又听到鲍方无耻言语，失声叫了出来。

“是谁！”屋内两人同时喝道。

彩云知道自己行踪暴露，也不再隐藏，喊了一声“没有人！你们听错了！”急速的朝院内冲去，这是一道管子似的长廊，两边都是坚硬的墙，通道只有一条。

彩云只有跑，也只能跑，她的轻功本为不弱，却因为恐惧而大减，鲍方和印归道长踢开门，在后面狂追，“师兄，彩云听到我们的秘密了，千万不能让她逃走！”印归道长摸摸怀里的丹药，凶狠狠的道“当然不会让她逃走，我都忍了十几年了，终于有机会恢复能力！嘿嘿，得好好的品尝过她，再来个灭口！”

不知为何，万里盟今天的守护特别少，让彩云有幸能逃到外围，“再翻过一堵墙就有机会逃出了”，彩云在心时默默喊道。

“抓住她，快点抓住她！”印归道长见彩云将要逃出，忍不住焦急的大喊。

响声早惊动了守夜的护卫，十几个持刀的高手把彩云围住，紧追在后的印归道长轻吁了一口气，狞笑道“这下子总跑不掉了！”

彩云谨慎的躲开十多人的围攻，趁机又往外逃出十多米，她发觉自己的攻击没有以前自由犀利了，也没有以往的随意，接连失利，节节败退，又被逼回原地。

看到不时出阴招暗算她的印归道长，心里更加恐惧了，“要是乐乐哥在这就好了，我就什么也不用怕，也没人敢欺负我，哼，混蛋师父是个大淫棍，就算死掉也不能落到他手里，乐乐哥一定会帮我报仇的！”想到这里，彩云一改恐惧畏缩，长剑尽数使展，强横的剑气，一波波从体内涌出，全是不要命的打法，一个护卫动作稍稍有点停滞，立刻被彩云斩成两半，腹内五脏皆破，流到地上，发出阵阵恶臭。

其他护卫一阵慌乱，这么血腥的杀法，实不多见，包围的阵形露出一道缺口。

正在这时，一个手持长剑的蒙面人跳进战圈，大喊道“彩云姑娘，跟我来！”说完他长剑青光一闪，一道雄浑的剑气劈向护卫，冲向缺口处，两个护卫躲闪不急，被剑气击飞，当场毙命！

彩云微微一怔，就跟在那人身后，朝外杀去。

护卫被两人的无情血腥给吓住，不敢再追，只是佯装喊叫几下，这可气坏了印归道长和鲍方，两人在后大吼“让开，让开！别挡路！”

有些护卫低声说道“那不道长领回来的徒弟吗，怎么回事？”“你没看道长色眯眯的整天跟鲍方混在一起，肯定是个淫棍，他的法号就是淫棍道长，说不定要强暴徒弟，人家姑娘不从，才逃跑的！”

彩云跟着蒙面男子，轻易的逃出万里盟，熟练避开巡逻的城卫，飞速的沿着小巷，朝风月客栈跑去，皇城的人都知道，在风月客栈是安全的，所以，印归道长和鲍方也知道。

“你们跑不掉了！”鲍方和道长早站在巷口，等着她们，两皆露出凶狠的表情。

蒙面人扫了他们一眼，故意改变音线，冷声道“少废话，要打就过来！”

第十二章报恩

鲍方抢先跳出，攻向蒙面人，招式甚是阴毒诡异，关节违反常理的扭曲，发出噼噼啪啪的爆响，摄人心神，周围的气场也被他操纵的变幻莫测，处处藏有吸力，牵引对手的动作，蒙面人惊呼道“梵罹魔功！”

“嘿嘿，知道就好，死在梵罹魔功下，也不屈你，受死吧！”鲍方得意的狂笑着，似乎已把蒙面人当成了死尸。蒙面人腾空数丈，避开鲍方的几招强攻，冷冷道“梵罹魔功虽然厉害，可惜你只学得三成，在我面前，你还狂妄不起，哼，想不到欢喜教又重新踏入风月国境内，而且还藏在万里盟，真是好笑！万里盟的辉煌已经过去，唉！”最后一句他说的甚是萧索，似乎又有种解脱。

鲍方又主动攻来，蒙面人这次没有躲，剑芒纵横，迎上梵罹魔功，两人战在一起。

印归道长狞笑着，一步一步逼进彩云，道“彩云，乖徒儿，你逃不出为师手掌心的，跟我回去，不然为师可要生气了，你知道为师为最疼你了，现在跟我回去，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突然他目光变得异常柔和，声音变得比禅宗慧能大师还要慈祥，“跟我回去！为师会原谅你的，跟我回去～”。彩云目光变得迷离不定，有些失神的缓缓向前走了两步，喃喃道“师父！徒儿跟你回去！”

印归道长笑的更是和蔼慈善，彩袍猎猎，须发飘飘，隐隐有化羽飞升之态，继续用迷音之术道“师父会疼你的，彩云儿，再走两步就可以回家了，对，慢慢的走过来！”他对自己的惑人之术颇有自信，见彩云已被控制，更是得意，藏在背后的双掌暗聚真气，等着接收胜利果实。

只有五步的距离了，印归道长并没有发觉，彩云嘴角闪露出的诡笑，他缓缓伸出右掌，道“来，跟师父回去！”

“我来了！”来是来了，不过，来的却是剑光。彩云蓄谋已久的一剑，夹着滚滚剑气，在空中划出一道血光，半截手臂“啪嗒”一声，落到地上，滚了几圈，才停稳印归道长眼珠凸起，不可思异的瞪着那半截残臂，半晌才发出凄厉的惨叫“啊，你个臭丫头，老子要杀掉你！”

“呸！你不杀我，我也要杀你！自以为是师父就了不起啦，命令我干这干那，逼我干不愿意做的事！我早就觉得你不是好人，秘密被我发现了，要杀我灭口是吧，我呸！居然还用这么底级的惑音之术，我夫君王乐乐随便说两句情话，就不知比你高明几百倍，我能着你的道吗！”她连骂边打，手中的长剑，像是能出气的阀门，确实能出气，只不过是剑气。

两人皆是彩衣飘飘，一个追一个逃，只不过印归道长的彩衣上，红色似乎太多，破坏了整幅画面的美感，鲜血喷的也太夸张了，给人一咱不真实的感觉，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就是传说中的重心失调！彩云的长剑，在他身上继续划着，嘴也不停，继续骂着“别跑，你欺负了彩云十多年，也该遭到报应了，你也会惨叫吗，哈哈哈，你的武功哪去了，还手啊！”

印归道长看着两眼发红，陷入嗜杀状态的彩云，慢慢露出绝望神色，“对呀，我是会武功的，我要还手！”他心里刚这么想，动作又稍稍停滞一下，大腿上立马多出两道深深的血痕，森森的白骨赫然露出，“啊，我不行了，救命啊！”这声音甚是悲惨绝望，这声音让彩云更加疯狂，这声音带出更多血肉。

鲍方本以为自己深藏不露的魔功，能轻易的收拾掉蒙面人，没想打了百招，对方仍无任何败迹，他手中的剑芒依然强劲，速度依然如电，而自己却渐渐力竭，忽听到印归道长的惨厉吼叫，忍不住偷眼观望，动作出现稍稍的差错，蒙面人如冷静的毒蛇，看准这一丝机会，不露声色的斩向鲍方脖颈，刺骨的剑气突破他的护体真气，把鲍方惊出一身冷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的脖颈像突然没了骨头，陷入肩膀凹槽，只是耳朵无法收缩，“兹！”的一声，耳朵贴着头骨，完整的被蒙面人削下。

又是一声惨叫，飞身急退几丈，扫了血肉模糊的印归道长一眼，摸着汩汩涌血的伤口，眼中爆出凶残怨毒之色，“让你尝尝什么是真正的梵罹魔功！”他一字一字的说道“天魔附体！”鲍方一边说，同时手指快速的结出奇怪指印，他全身的骨骼发爆竹般的声音，胳膊大腿变粗一倍，原先合身的武功服被他撑破，露出血红色的肌肉，个头也增加了一尺多，嘴中发出“呜呜”的怪叫声，一张嘴，自己先喷出口鲜血。

蒙面人更加谨慎，“伤人一千，自伤八百！有种！”

印归道长的血似乎流干了，嗓子似乎喊哑了，身上的肉已被彩云割掉一半，白骨露出许多，他怔怔的看着彩云削来的一剑，也不躲闪，反而用仅剩左手抓住剑身，往自己胸口送去，看着长剑透胸而入，他居然露出得意的笑容，好像是说“终于能死了，真开心！”

彩云看着慢慢倒下去的道长，也怔怔发呆，突然尖叫道“啊～我把师父杀死了！呜呜，再也不用怕他了，再也不用做噩梦了，哈哈！”时哭时笑，也不知道她是兴奋，还是伤心，还是解脱?

她从莫名的情绪中醒来，看向鲍方和蒙面人。

天魔附体不光是身体变强，速度也有惊人的提高，蒙面人险险躲开鲍方的第三十七次进攻，额头上汗水滑落到嘴角，看着越来越狂的鲍方，他的的狂傲之气也被激出，黯淡的剑芒突又变得强盛，“风雷滚滚”随着他的吼叫，四周暴风骤起，隐隐有雷声轰鸣，两人撞在一起，飞砂走石，尘雾飞扬，真气互相拼吞，彩云在旁边看的目瞪口呆，道“太夸张了吧？有必要这么拼命吗？”她可能已忘记刚才，是怎样把一个高手逼死的伟大事迹！

两团人影乍合又分，蒙面人脸上的黑布早被真气震碎，露出本来面目捂着小腹的鲍方，惊诧的喊道“吴青！闪电剑吴青！”嘴角嘀着稠血，用质疑的眼光，继续道“你的武功资料我看过，你怎么可能打败我？你为什么帮着这个臭丫头，别忘了，我也是万里盟的！”

吴青一动不动，冷冰冰的道“为什么能打败你，我就不用解释了，因为你已经败了！你是二公子推荐来的，想必司徒家和欢喜教勾结已久，万里盟的所做所为，我早看不顺眼，现在又收容你们这帮邪教败类，那种地方，我不呆也罢！”

鲍方身体又恢复了平时的样子，脸色惨白异常，迅速的点住几处穴道，止住血流，只是体内的真气空荡荡的，用眼角瞄向慢慢靠近彩云，他单薄的身子不由得抽搐一下，猛得吸一口真气，急促的向吴青彩云挥出两掌，掌风吹起沙尘无数，沙尘消失，他也逃遁得无影无踪。

“喂，你为什么救我？有什么企图？”彩云走到吴青身旁六七步时，就停住，好奇而戒备的问道。

“为了一块饼！咳咳”他一说话，嘴里喷出一口鲜血。原来他也受伤，刚才只是用内力压制住，骗过鲍方。

彩云见他吐血，忙从怀里掏出一个玉瓶，拿出一粒药扔给吴青，道“什么饼，莫名其妙！这是治内伤的药，是乐乐哥留给我的，分给你一粒吧，看你打的挺辛苦的！”

吴青接过药，仔细辨认一下，才放进口中，药效奇佳，片刻间脸色略有好转，他继续用冰冷低沉的嗓音，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被凶残的赤三角蛇围困，生机渺茫，粮食紧缺，一个饼千金难买而王乐乐居然慷慨的送我一个干饼，让我在艰苦绝望的环境中，有了生存的希望喂，喂，你怎么哭了？”

彩云擦擦眼角的泪水，用同样低沉的声音，道“哦，我被你感动了！可你说的也太深情太冗长了，能不能简短些？”

吴青点点头，道“收到！我欠了王乐乐一个人情，今天奉还，两不相欠，完毕！”

“嗯，我会给告诉乐乐哥的，你的伤没事吧，你会被万里盟追杀吗？”

吴青转过身，挥挥手，道“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这点小伤我撑得住！追杀更是江湖人经常面临的严峻考验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出色江湖人的基本抉择！”他慢慢的走向远方，深沉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彩云呆呆的看着他消失的背景，喃喃道“诗人？他脑子会不会被人打坏了？不管了，先回客栈，也不知道她们找到乐乐没有！”

“你是彩云姑娘吧，其他几位姑娘搬进木将军府了，她们吩咐小的，若见姑娘回来，叫你也去木府！”守夜的店小二，讨好的向彩云说道。

“木府？她们去木府做什么，不管了，先去看一看！”彩云说完就飘出店外，店小二呆呆的望着腾空飘起的彩云，惊为天人。

天将破晓，朝霞悄悄跃过地平线。

木府守护已被交待过，彩云轻易的进入，自有丫环领她去乐乐住的别院。

乐乐悠悠睁开眼睛，熟悉的脚步声慢慢靠近，他脑中闪过彩云的影子，为了验证什么似的，轻飘飘的跃到门口，急切的等待来人。那丫环还未敲门，却见门自动打开，刚想惊叫，却看到乐乐完美赤裸的身子，显露在她面前，丫环脑一片空白，还没来得及反应，门又关上了

乐乐抱起彩云，用唇堵上她呜呜乱叫的声音，一番激情过后，两人互把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告之对方。乐乐听完彩云刚才的经历，很是欣赏的鼓励道“哥哥越来越喜欢彩云了，没错，谁惹我们，就让他们不得好死，嘿嘿，杀的好，再也不用害怕那个淫棍师父了！那个吴青还真是知恩图报，不错，有机会要好好结交一番！”

“乐乐哥，那个鲍方是欢喜教的，他的武功很邪门的，以后碰到得小心点！”

“彩云放心，无论他是什么教的，居然敢欺负我的彩云儿，他的死期不远了，哼哼！”

“嗯，杀掉他，看到他我就倒胃口！”两个人嘴角皆露出阴冷的笑意。

某个不知明的角落，正在疗伤的鲍方忽然打个冷颤，抬头看看天，暗暗想道“冬天到了吗？”

“咦，这不是木夫人吗？乐乐哥真厉害，把她也搞到手了，我们又多个姐妹了”彩云这才注意到正在做美梦的苏巧巧，对乐乐更是崇拜，又道“小薇真是笨蛋，居然抛下我们，去送那个卑鄙小人哥，以后不要理她了，好吗？”

乐乐正被彩云夸赞的飘飘然，突听她提到小薇，眉头紧皱到一起，气氛顿时沉郁，彩云抬头看看他的脸色，有些后悔的吐吐舌头，娇腻腻的道“哥不要生气，彩云只是随便说说，呵呵，不知道若雪姐现在怎么样了？”

乐乐听到若雪，又苦恼的挠挠头，道“我打听过了，巫山楚红雨是个女人倒是不必担心若雪的安危，但是她她喜好女风，这真是个麻烦的事，她的武功又高的离奇，等把皇城的事安排好，我再去巫山寻找若雪。”

紫鸣山，寻佛寺。

寺外一处新筑的高台上，八个年青的和尚席地而坐，手中的精钢长棍却紧握不放。其中一个道“师兄，我们都坐一整夜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师父的计策管用吗？是不是我们把月神兵书放的太不明显了，那些夺宝人看不到？”

其他几个和尚抬头看看石架上高高吊起的月神玉盒，因吸收了一夜的月光，仍发出淡淡的红色，另一个年纪较大的和尚训刚才那人，道“八戒，你太笨了，除非是瞎子才看不到，师父的计策什么时候出过错，师父计定八方，谋后而动，动静结合师父的（省略N百莫名甚妙的赞美词）”

八戒一脸惊呀瞪着他，呆呆的问道“师兄，你今天怎么啦，是不是狗肉吃多了？哪一次骂师父不是你带的头，咦？你的眼睛怎么眨呀眨呀的，不是进虫子了吧？”

“咳咳一戒，天亮后不许睡觉，跟我到禅房来，颂读般若心经千遍，不许还价，还价加倍！我说后院养的黑狗怎么少了一只，佛云：妄念是一切祸根！哼哼！”全戒大师不知何时，站到了八戒身后，把他们的谈话，听个全部。

一戒狠狠瞪了八戒一眼，无奈的垂下脑袋，不敢言语。

全戒站在高台中央，目光扫向荒草狂生的密林，有无数道人影迅速隐匿，空气中有淡淡的血腥味飘来，他满意的点点头，抱起月神兵书，领着八个弟子，返回寺院。

密林的某一个角落。

“我不要活啦，拼斗了一晚上，就换来这一坛酒吗？洛河，你也太小气了”他不满的嘟囔着，却已把酒坛的封泥拍开，“咕噜咕噜”灌下半坛。一双同样的枯手从后边伸来，抢过酒坛就喝，一眨眼的功夫，酒已见底，“真不错，还有半坛酒喝，活着真不错！”

“我不活啦，每次你都拆我台，咱们做兄弟几十年，你啥时候帮我说过话，我这不是为咱哥俩争取最大利益吗，这倒好，酒你也喝了，却帮那臭小子说话！”

“哪有拆台，那些秃驴搭的台子还在，活着有什么不好，别整天叫来叫去，我还想多活几年”

“闭嘴！你们两个老酒鬼闹够了吧！我还要睡觉！”洛珊倒在临时铺好的棉毯上，不耐烦的抓起几块石头，胡乱的扔出。

两个老头立刻捂上嘴巴，轻轻避开扔来的石块，只有洛河躲闪不急，头上起了几个肿胞，他扫了眼发彪的洛珊，无奈的摇摇头，他知道洛珊生气的原因，也知道“要死要活”两老头只听她的指挥，只能自嘲似的苦笑。

安定书听到吵闹，忙跑过查看情况，看到一脸狼狈的洛河，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也只有洛珊能让他这般狼狈，走到他身边道“洛兄，没事吧？我们的行踪已暴露，不如让她进城吧，若再不让她进城，倒霉的恐怕是我们！”

洛河苦笑着点点头，叹口气道“呵呵，只能这样了，我说当初珊妹为何争着要来皇城夺书，原来是为了见王乐乐，唉，女大不中留，连我这个做哥哥的面子都不给。再不放她进城，恐怕连要死要活两位高手也不听我指挥了！”

在一旁假寐的洛珊听到这些，兴奋的跳起来，旋风般的冲到洛河身边，“二哥，这是你说的，不许抵赖，天亮我就进城，哦，天已经亮了，我收拾东西，马上就进城！”

又冲要死要活两个可怜的老人喊道“师父，快点收拾东西，我们马上进城，请你们喝酒，想喝多少有多少，运气好的话，还能向表嫂要几坛陈年百草酿，还愣着干嘛？”

要死要活被洛珊彬彬有礼的态度吓住了，怔了半天才相信这是真事，像喝了百年陈酿，乐哉乐哉的跟在洛珊身后，收拾东西，脑中幻想着进城后的幸福生活

第十三章挑战

清晨。

洛珊带着要死要活走出风月客栈，她望着东方的万丈彩霞甜蜜的笑了，像在注视情人的脸。要死要活一人抱着一个大大的酒坛子，满足的打着酒嗝，看到洛珊在笑，也跟着莫名的笑起来，满脸的皱纹挤成一团，红萝卜一般的酒糟鼻，能与朝云相媲美。

木府的门卫都认识洛珊，忙献媚的请她入内，洛珊扔给他们两锭银子，然后风一般的冲进木府，迎面撞上哈欠连天的绿珠，绿珠昨夜被吵的只睡两三个时辰，火气正旺，突然被人撞倒，连看都不看就嚷道“哪个不长眼的，急着去投胎呀啊，原来是表小姐，对不起，是奴婢该死！”

洛珊显然心情好，把她从地上扶起，笑道“死丫头，谁惹到你了，拿我出气！不过本小姐今儿高兴，带我去见表嫂。哦，听说王乐乐也在这里，他在哪？”

“啊，他住在夫人卧室右侧偏房，就是表小姐你以前常住的地方，不过你来了，我马上再给你收拾别的房间。”绿珠有点担心的打量着她的脸色，这个蛮横的表小姐以前让她吃够了苦头，唯恐哪一点做的不好，让她逮着机会收拾自己。没想到今天她脾气好的出奇，大方的说道“不用了，那个地方我熟悉，我自己去找他”兴奋的往前跑了几步又停下，“师父，你们两个就别跟来了，自己找个地方喝酒去，绿珠，给他们准备些下酒菜。”

绿珠答应一声，复又想到王乐乐身边还有很多女人，洛珊就这样进去岂不是太只是绿珠没想到，洛珊是怎样认得王乐乐地？

绿珠随便拉一个丫环把要死要活安排好，忙追在洛珊后边，跑向乐乐房间，刚进院子就听到乐乐房里传来洛珊的尖叫声“啊～你？”接着是很多女人的声音“啊～她？”绿珠拍拍脑袋，暗暗叫糟，听房里安静一些了，才灰溜溜的跟进去，另她心安的是洛珊笑嘻嘻坐在乐乐身边，跟其他女人搭话;另她惊呀的是木夫人正在乐乐床上，羞答答的穿衣服

她脑子瞬间空白，吐着舌头，悄悄从房中退出，出了门才狂吸几口新鲜空气，道“天，全乱套了，一定是做梦，对，是做梦，我要去睡觉了！”

金蝶昨夜接到木府送来的消息，知道乐乐找到，一大早也赶来，诸女碰到一起，叽叽喳喳的聊个没完，彼此交换着闺中秘闻，不多时已熟稔，乐乐也落得清闲，躲在角落，静思前些天的打斗经验，以求突破。

乐乐想道“我的武功受情绪的影响很大，太不稳定，有时武功平平，有时却能用出‘心碎’那种毁天灭地的招式来，可如果在混战中，‘心碎’就不适用，不然连自己人都会一块杀死。而那些华丽精美的招式，威力还过得去，可速度方面太差，若是遇到速度极快的宗师级高手，效用会大减，怎样才能提高速度呢？只要速度提高，杀伤力可是成倍的增加”

“现在的招式比较散乱，不成套路，多是防御性的见招拆招，如果能像江水一般，连绵不绝使出，嘿嘿，就算是陆无日也伤不了我。不过像楚红雨的‘兰花指’该怎么对付呢，电光般的远程攻击啧啧，真是恐怖，不过兰花指肯定费内力，而且还能看清飞行轨迹，若是她练到无影无形的地步，那那时候再说吧，打不过可以逃哩！”

“逃？逃跑的身法还需要加强啊，‘花间舞步’虽然潇洒飘逸，可速度比陆无日的‘游魂步’还差，比轮回杀手－－血影的速度更不如！”

“速度，我要速度！”乐乐忍不住大吼起来。

小芝惊慌的看了乐乐一眼，问慕容琪道“琪姐，公子这是怎么啦？这两天一直坐着不说话，该不是想小薇姐了吧！”

“切，才不是哩，哥若想若雪，鲜于嫣她们还能理解，小薇在关键时刻离我们而去，从此不回来也没人想她！”燕无双气嘟嘟的接道。

金蝶也知道这事，媚笑道“乐郎不是薄情之人，不过小薇做的确实过份，没有顾及乐郎的感受，以后的情况，还要看小薇的表现。”

慕容琪笑笑，道“小芝不要乱说，哥现在不想听到小薇的事，他正专心冥想武功，以求突破，哪有闲功夫想这些。”

洛珊正和苏巧巧说笑，插道“我来的路上，听江湖人传言，乐乐哥的武功已是登峰造极，可以开山立派等等之类的，他怎么还要突破，再练不就天下无敌了？”

墨玲子笑道“哪能乱信江湖的传言，哥在皇城一个多月，已受伤昏迷多次，他的武功在我们姐妹中是最好的，可外面的高手多不胜数，何来天下无敌之说？”

燕无双高傲的挺起下巴，不服气的道“我还把哥打晕过哩，在我们姐妹中，哥也不是第一，我才是!”

众女知道她的好胜脾气，也不与她争辩，只是嘻笑不语。

接下来四五天，木府的护卫经常看到一个白衣少年，手里提着两个大号的木桶，背后绑着三百多斤重的花岗岩，发狂的在园间曲径中奔跑，直到第六天。

“哥怎么不跑了？”众女问他。

乐乐躺在草地上，嘴里吐着白沫，说道“假的！”

“什么假的？”众女又问。

不过乐乐已累的睡着了，这句“假的”终成为不解之谜，N千年以后，当有了武侠剧的时候，才有人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这天，简菲菲带着易池贡走进木府。

“小师妹，传言是真的吗？木夫人真的跟了王乐乐？”易池贡有些伤感心酸的问道。

“我也不知道。马上就见到她了，你当面问个清楚”简菲菲抬头看了一眼大师兄，又道“缘分是强求不来的，我爹早跟你说过，你就是不听，苦苦等了六年，还不如人家乐乐六天，哦，你不要伤心，毕竟还没落实！”

易池贡点点头，强做镇定的跟在她身后，一进园就看到了木夫人－－苏巧巧。

苏巧巧正笑靥如花，依偎在乐乐身旁，如小女孩一般的向他撒娇取宠，精美的姿容在群芳齐艳中仍是别样瞩目，经过爱情滋润的她，更是风情万种，举手投足皆有诱人魂魄的魅力。

易池贡不知是怎样走到乐乐身边的，只是着魔般的冲乐乐吼道“王乐乐，我要向你挑战！”

诸女停止戏闹，好奇的盯着将要暴走发狂易池贡，简菲菲忙跑到她们中间，脸色羞红的调节道“真是抱歉，大师兄有点激动，巧巧姐，我不知道他会这样”

苏巧巧点点头，让她安心，冲易池贡平静的说道“易统领，我早就明确的说过，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已跟了乐郎，过的很幸福，你”

她的话没说完，就被易池贡打断，“王乐乐，是男人的就接受我的挑战，我在皇宫当差，每月只有一天假期，今天午时，剑宗习武场见，谁输了谁就离开木夫人。”

木夫人见一向稳重老成的易池贡居然说出这番话，有些担心的看向乐乐，生怕乐乐答应他的挑战，更怕乐乐输了气恼。

王乐乐只是自信的淡淡微笑，郑重说道“我接受挑战！但不同意你最后那句－－谁输谁离开－－这样对巧巧不公平，也太不尊重巧巧，不过，我可以肯定，我一定会赢！”乐乐的自信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好像他已经胜了一样。

易池贡也有这样的感觉，失败的感觉已中在心里，他张张嘴苦叹一声，道“剑宗习武场见！”转身离去。

午时，剑宗。

乐乐如期赴约，他身后跟着诸多美女，好像是来赴宴，而不是来应战。

简菲菲坐在剑宗楼阁观望台，她身边坐着一个中年男子，看不出年纪大小，身躯伟岸挺拔，像一把出鞘的宝剑，宝剑无锋，神光内敛，举手投足，深合自然之道，似乎已隐入了背后的景物之中。

简菲菲道“爹，他来了！”她指着王乐乐，表情颇含兴奋。

中年男子饶有兴趣的瞄了女儿一眼，才笑呵呵的细细打量王乐乐，不住的点头称赞，道“这场决斗没啥看头了，你大师兄在他手下，过不了百招！真想见见王乐乐的师父，向他讨教训练弟子的妙招，你们四个呀，一点上进心都没有，我这一身功夫难道要失传了吗？”

“爹呀，你怎能这么说呢，我们平时挺用心练功的，只是进展缓慢而已！”

“呵呵，都缓慢十多年了，真想看到你们进展神速的那一天。三弟子于冬资质奇佳，只是持才旷傲，成不了大器，二弟子韩秋倒是谨慎刻苦，只是资质平平，你大师兄易池贡倒是不错，可惜被情所困，五六年没有进步，夏水诀的奔放气势发挥不出，至于菲菲你，我就不想说了，一个字－－懒！”

“爹，你怎能这样说我，呀，他们开始了。”

“嗯，想不到王乐乐境界比我想的还高，已进入宗师的级别了，剑法飘逸华美，却又威力非凡，不按平常章法，自成一派好！好！好！”在乐乐使出“盲目之光”和“玫瑰之刺”时，他连说了三个好，又接着道“若是能悟通身剑合一的自然之道，或者速度上再快一些，那天下还有几人是他对手，除非那几个老魔头重出江湖不，他们不可能重出江湖的。”

“爹，哪几个老魔头啊？”简菲菲好奇的问道。

“咳咳，知道这些对你没好处，小孩子不要乱问！”他指着王乐乐，转移话题道“哇，这身法好漂亮！”

“嗯，这套身法叫‘花间舞步’，是他的几位夫人告诉我的！”

“王乐乐的艳福不浅，你韩伯父还想要招他为婿哩，说是喜欢他的诗词文章，不过我听说韩秋已有了意中人，只是韩老头牛脾气犯了，我一时半会的也劝不动他。”

“是啊，韩师姐已有了意中人，只是那人不喜欢说话应酬，韩师姐没敢把他带来见你，更没有跟家人说！还有，韩师姐有点讨厌王乐乐，所以他们是不可能的，我得去趟右相府，好好劝说伯父，免得他乱点鸳鸯谱！”

“呵呵，菲菲最近变勤快了。”

“我一直很勤快的！”

乐乐的武功远在易池贡之上，这次比试主要是试招。把最近想到的武功心得，运用出来，打到七八十招的时候，乐乐对他已没了兴趣，紧连几招，把他逼退，易池贡惊呀的盯着乐乐，他忽然明白这才是乐乐的真正实力，刚才纯是耍他玩。

他额头冷汗连连，暴怒着又冲向乐乐扑去，乐乐心神紧锁他双眼，把精神力集成一线，狠狠瞪向易池贡。这是乐乐刚领悟的精神攻击，把惑人心神的精神力，用在攻击上。

易池贡耳边轰的一声，遂不换防下被这有如实质的精神力打的脑中一片空白，只觉脖颈一凉，看到乐乐的追心剑已抵住他的咽喉。

胜负已分，只是易池贡仍然不明白，是怎样输的。唯一明白的是，自己与王乐乐差距的太远，今生都无法超过。

乐乐抱着追心剑，朝观望台上的简菲菲挥挥手，好像是说，我知道你们在那观看。

众女皆跑来向他祝贺，簇拥着乐乐，返回木府。

皇城妓馆－－碧玉楼。

后院。

一蒙面的妙龄女子勿勿冲进宫明月的房子。惊慌的禀报道“宫主，不好了，我们的蓝夜岛被野勾国海盗围攻，护送小月回岛的船只被他们焚毁，几人皆葬身蓝海，她们临死前送出消息，要我们快速回岛救援。”

宫明月听完，气的冷哼一声，挥手把身旁的茶几拍个粉碎，“那帮未开化的蛮民也敢骚扰明月宫，我回去灭他全岛！哼，守在岛上弟子是干什么吃的，连这些流寇也对付不了吗？”

那送消息的弟子吓的一哆嗦，忙道“消息上说，他们大约有七百人，有很多野草杀手混在其中，而且还是野草精英小队，武功高强，双方拼斗几次，互有损伤，执事的嬷嬷不敢决定大规模反击，只等宫主决定。”

宫明月脸色略有好转，冷冷的道“嗯，下去休息片刻，马上发出警信招集明月宫弟子回岛。”

那弟子道“属下赶来的路上，已发出消息，只等宫主下令，立刻就能赶回蓝夜岛。”

宫明月满意的点点头，道“冬月，你带着其他三个执事，留在皇城陪着如梦，保护她的安全，其他弟子全部回岛，杀光这些流寇！”

“是，属下遵命！”

宫明月望着一脸天真的如梦，有点不放心，拉着春夏秋冬四执事，交待一番才带人离开，火速赶往蓝夜岛。

风月国某秘密场所。秘密的意思是，连我也不知道。

一个柔弱却极优美的声音，轻轻道“血影，你真的要去刺杀王乐乐？在某种意义上，他和我们也算是同一条船，有着共同的敌人，你知道吗？”

“血影不知，不过我既已收了司徒家的银票，就有刺杀他三次的责任，轮回没做过毁约的事！”血影杀气森森的说道，不过却甚是温柔，也不敢望向柔美声音的主人。

“血影，你什么都很优秀，就是不会说谎！”

“我，我没有”血影焦急分辩道。

“你不要着急，我们姐妹认识了近十年，我还能不知道你的性格？你不顾轮回利益而要亲自去杀人，只有一种情况，呵呵，王乐乐曾经对你有不敬之处吧，你还是改不掉这个习惯，算了，自己小心，不要忘了正事！”

“嗯，谢谢冰姐！我就知道骗不了你！不过司徒家出手很大方，准备20万两银子买他人头。”血影有些赧羞的说道。

“我们好像不缺这点银子吧，天机阁一个月的收入也不止这些！”她看着脸色绯红的血影，接着道“哦，算了，不说你了！”

“哈哈，血影的谎言又被小姐拆穿了吧，让血影害羞，真不容易！”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快步走到软椅边，又道“血影，把小姐抱上轮椅，该去外面晒太阳了！”

“夏叔，我自己用轮椅能出去的，你就别操心了！”柔弱的娇美的声音说着，两手轻轻一拍扶手，身子在空中微转，飘落在轮椅上，得意的望着夏叔，“怎么样？”

夏叔“哈哈，小姐身手越来越灵活了，只是老奴伺候习惯了，若是一天不做，就觉得难受！”说着他已推起轮椅，走向屋外，到门口，突又停下，“血影，途经龙骨山的时候，仔细打听下‘龙貂’的消息，最近有猎人看到过，若是能捕得龙貂，小姐的腿有可能恢复！”

“夏叔，不要忙活了，都治了十几年了，一点成效都没有，我也习惯用轮椅生活了，唉，龙貂的速度谁能追得上，哦，血影，离开的时候，去天机阁把无影网带在身边，若是真的碰到龙貂，用无影网试试！”听到可以恢复双腿，她还是有些心动，虽然以前失败过太多次。

夏叔和血影相视一笑，“好的，若能见到，我一定把它抓住！”

第十四章夺宝

月黑风高，狼嗥蝠鸣，绿油油的鬼火在林间飘来荡去，被啃了一半的人头，在荒草丛里滚来滚去，一直滚进了溪流，溪流在冷冰冰的月光下，颜色诡异，一只老鼠从残破的头骨中蹿出，逃离上岸，不满的抖抖全身的污水，顿时刺鼻的血腥味，弥漫在四周。

几个凶巴巴的壮汉席地而坐，眼珠子不时的环视八方，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整截血淋淋的大腿，饿鬼般的吞食着，嘴角溢出淡淡的血迹

“三戒，你个笨蛋，胆子比猫还小。师父答应赏给我们两只黑狗了，你还偷偷摸摸的烤，你看，烤了半天还是生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唉，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劫难！”一戒嘴内塞满了半生不熟的狗肉，嘟囔不清的唠叨着。

八戒津津有味地吃着一条较小的前腿，替三戒打抱不平“我说大师兄，你这样说对三戒太不公平，哪次偷师父养的黑狗，不是三师兄干的最多？扒皮，清洗，烧烤，全是他一个人做，再说半生的狗肉我们吃的多了，也习惯这种口味了！”

“公平？我若公平，就成佛祖了！世上若存公平，就成天堂了！老天若是公平，早把你个笨蛋变成原始野人啦！”一戒舔舔骨头上的肉沫和鲜血，得意的看着目瞪口呆众师弟，“怎么样？被大师兄渊博的学识吓住了吧？”

三戒懦懦的指着一戒手中的骨头，似乎想要呕吐的道“大师兄，你，你刚才吞下了半只虫子，还有”还有一半在骨头上，一戒也看到了，脸色骤然变绿，“这虫有毒，有人下手了，撤！”说完他运功把吃下的东西全部逼出，领先跳下筑台。

八个和尚刚跳下，就有更多的奇异毒虫射向高台，射向高台上的月神玉盒，玉盒发着淡淡的晕红，晕红吸引着虫子，虫子被人控制着，被谁？

全戒大师早站在了寺院门口，见八个弟子返回，露出轻松的微笑“这些天辛苦你们了，今夜月神兵法若被人成功抢去，我们就可以在寻佛寺继续逍遥快活，一戒，中的毒没事吧？”

一戒立刻被感激的热泪盈眶，罕见的向他施拜佛家大礼，“弟子没事，多谢师父挂念！”

全戒慈祥的点点头，温柔和蔼的继续说“没事就好，跟我回禅房颂读般若心经吧，加上前天没读完的，还差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九遍！”

一戒没有溜出眼眶的泪水，终于喷涌而出，直梆梆的倒在寺门的石阶上。

八戒跑向前摸他脉门，突然大惊道“师父，他，他，他死了！你这是谋杀！”

“死了？”全戒面无表情的道“死了更好，后院的黑狗两天没喂东西了，把他扔进狗洞吧！”

“不，我醒了，我去颂经，我刚才只是在玩‘拌死人’的游戏！”一戒在八戒诧异的眼神中，飞一般的冲进寺院，脚下尘烟漫空。

在黑漆漆的密中，马万里盯着眼前矮胖的黑衣蒙面人，“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客？”吊死鬼玩弄着手中的乌金索，摇头解释道“我师弟黑是黑了点，但他立志想成为‘害客’，不是什么黑客啦！”

“难道那些抢月神兵书的毒虫全是他操纵的？”

“没错！全是我驱使的！你见过自己会抢宝物的虫子吗？”黑衣矮胖子擦擦眼角流出的汗水，不屑于马万里的无知。

马万里毫不在意，指着不远处的高台，继续道“虫子不错，确实不错！粗壮肥美，应该够那两只白眉鹰吃的，能把它撑死最好！”

“啊！白眉鹰？漠沙国的鸟人也来了？只有漠沙国的鸟族才有能力驱使白眉鹰，可怜我养的一千只虫子，就要命丧鹰腹吗？不，不会这样，我要和命运作战，我驱虫鬼从不认输！”他看着两只雄鹰肆无忌惮的吞吃着虫子，眼泪就快涌出。

“哦，驱虫鬼说的好，这种不服输的人，正是我们需要的！俗话说：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说吧！啊，好像说反了，不过大概的意思，大家都该明白！”司徒朋扛着大刀，慢悠悠的走来，身旁一左一右是刀谷的巴木图和张莫休，跟在最后面的，还有两百家将，身法轻盈，武功俱是不凡。

万里盟硕果仅存的护法－－张阳，不满的说道“司徒大人好像又迟到了！”其中那个“又”字，拉音很长，音调放的很重。

“咳咳，你知道的，这里是风月国的首都啦，塞车（马车）很厉害，能这么快赶来，首先要感谢我的车夫阿狗先生，还要感谢”司徒朋还要解释什么，突然巴木图喊道“快看，虫子被吃光了，白眉鹰叨着月神玉盒飞走了！”

“神哪，救救我吧，一把年纪啦，一只虫子也没有！”驱虫鬼趴在地上，痛苦的缩成一团。

不过万里盟众人都在看鹰嘴里泛着红光的宝物，哪有人理他哭叫。

“咦，白眉鹰飞的好慢好奇怪，好像喝醉酒了，你个鸟人，到底怎么回事？”沙仁安觉查鸟族长脸色不善，处于暴怒边缘，急忙改口，“哦，是鸟族长！”心里却在大喊“说来说去，还不是个鸟人，只不过是个鸟的头头而已，若不是父王有交待，我才懒得理你，这次又从漠沙国调来300弯刀高手，直接去抢不就成了，哪用得着这两只醉鹰！”

鸟人，哦不，是鸟族长用智慧的目光观察着白眉鹰，缓慢而深沉的道“大王子，其实其实我也不清楚，这种情况在下从没见过，可能是它们年纪太大了，眼花体衰的缘故，不要急，呵呵，不要急，它们马上就飞回来了，你看，月神兵书还在它们嘴里衔着哩！”

“它们已围着台子转了两个大圈了，等到天亮也不见得能飞回来，再说别人已经下手，宝落谁家，还很难说！唉，我们藏在这里已有十多天了，再多等一天，我就会疯掉！”沙仁安盯着醉熏熏双鹰，暴燥的瞪着鸟族长。

“大王子，咱们用弓，把它射下来吧！”一个弯刀护卫献计道。

“嗯，好主意，弓箭拿来！”

弯刀护卫忙从怀里掏出一把“丫”字形的玩具弹弓，躬身递给呆滞状的沙仁安，见他不接，又道“哦，我不用大弓好多年，这个，这个是我刚从一个玩童手里抢的，你看行吗？”

盛情难却，沙仁安接过弹弓，紧着一拳把那弯刀护卫打倒在地，然后一阵狂乱的拳打脚踢，对其他护卫叱道“傻站着干嘛！拖出去埋了！”

密林中，血腥味又浓烈几分。

“钟离，你在闻什么？”魔教封长老乐呵呵的盯着醉鹰，随意问道。

“在闻酒呀，咦，刚才来的时候，明明装了一壶好酒，怎么一滴也不见了？哪个王八蛋偷喝的了我的酒，害得我只能闻味解馋！”一个蓬头垢面，衣着糟蹋的家伙，抱着一个葫芦，拼命的吸气。

“这里只有血味，哪有酒闻！嘿嘿，你的记性什么时候能变的好一些，那壶酒不是被你喂鹰了吗，你看，那两只鹰醉乎乎，多有意思！”厉长老指着不远处的高台，打趣的说道。

“浑蛋，我哪用酒喂过鹰，刚才给它们动手术的时候，灌的明明是壶麻醉剂啊！”钟离不可思异的大喊大叫。

“那你的装麻醉剂瓶子呢？”两人一齐问他。

“我找找啊，记起来了，刚才付长老向我借花露水驱蚊，于是我”钟离恍然说道。

“付长老呢？”几人忙问手下的魔教弟子。

魔教弟子指着僵坐在树下的某人，道“付长老好伟大，被上百只蚊子叮咬，硬是一声不吭，我们好佩服！”

长长的刺刀，黑色统一制服，右胸绣“轮”，左胸绣“回”，静静地趴在草丛里，一动不动。

“兄弟，再不动，我们就真的要轮回了！”某杀手冷冷道。

“我们的首领血影大人还没有到，路上可能有事耽误，诸位听好，现在行动全部由我指挥”一个更冷更冰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来。

“兄弟报上名号？”

“鄙人－－血块！”声音依旧冰冷，依旧神秘。

只是只是五十位轮回杀手笑的在草地上打滚，“哈哈，血块？！没听过！”五十个杀手蓦然停止打滚，整齐的冷喝，眼睛如毒蛇般的盯着声音发出的方向，左手已握紧刀柄，周围的空气骤然阴冷，无形的杀气，一波波涌向血块藏身之处。

血块慢慢从树后走出，声音不再冰冷，连连躬身陪笑，“诸位兄弟好，刚才开个玩笑，鄙人代号－零零七，这是血影大人的令牌，她在路上确实有事，叫我先来！呵呵，不要紧张，放轻松，对，就是这样，深呼吸，我喊一二三，大家一起用劲，哦对不起，又说错了，我以前是个妇产医生，职业病，不好改！”

五十位轮回杀手，见到令牌才把杀气收回，见他一身装扮确属自己人，皆用手式行礼参拜，零零七也是轮回组织中赫赫有名人物，只是大家认物不认人。

“两只醉鹰飞的不急，有人倒是着急了！”零零七慢吞吞的道。

安定书摇着羽扇，笑道“公子，不用急，我已派人请要死要活两位前辈赶来助阵，时间差不多了，应该快到了！”

“定书，我能不急吗，一起来的四百个府内高手，还没正式参加抢夺，已死掉五六十个，唉，若是要死要活他们不来，夺宝恐怕无望，到时我们洛家靠什么和司徒世家争抢天下，他们的野心路人皆知，唉，有句话怎么说，‘司马召之心，路人皆知’，他们姓司徒，也算是近亲吧！这么说他们，也不冤枉吧！”

“是是，公子没有冤枉他们！”安定书忙安慰道。

“冤枉哪，实在是冤枉”要死要活两人从未像今天这么默契，“那两坛陈放十年百草酿，我们真的没喝，我们兄弟进屋看到那两个酒坛时，就已经空了，小丫头，你可要为我们再要两坛哪，大小姐，小祖宗！”两人跟在洛珊身后，大呼小叫的辩解哀求。

王乐乐插在他们中间，搂住二人肩膀，大声笑道“两位前辈武功高绝，又是珊儿的师父，为何这般怕她？”两人齐声反驳，“我们哪是怕她，是尊敬！”

洛珊走过来拉住乐乐胳膊，冲要死要活做个鬼脸，道“乐郎别听他们胡说，他们两个老头做过亏心事，说是跟着我才有机会化解血光之灾，这一跟就跟了十年，唉，也不知道哪个江湖术士把他们骗这么乖？”

要死要活今天出齐的配合，正色道“哪是骗人的江湖术士，那可是禅宗的慧能大师说的，哦哦，跟洛大小姐十来年，我们兄弟从最初的躲避血光之灾，已对她怀有无限敬意和崇拜了，那酒的事？”

乐乐打个酒嗝，和洛珊对视，二人皆贼贼嘻笑，这两坛酒的味道实在不错，燕无双慕容琪墨玲子彩云也从后面赶来，几人笑作一团。

彩云喝的最多，有点醉意道“哥，过会帮着谁杀人，几天没见血，总觉得难受！”她摸着手中长剑，露出向往的神色。

慕容琪听的直皱眉头，戏道“彩云昨天不是还见血吗，这么快就忘了吗？”

“哪有啊？你说那个”彩云突然羞的说不话来。

其他几女皆掩嘴大笑，乐乐突然大声喝道“stop!”

“乐郎怎么啦？”众女忙问道。

“前面有杀气！”乐乐闭目倾听，露了谨慎的之状。

几女对乐乐一向信任，毫不怀疑的道“乐郎真厉害，闭着眼睛都知道有杀气！”

要死要活毫不客气的揭露道“任何一个活人都能知道前面有杀气，就算不睁眼睛，耳朵也能听到吧，就算听不到，鼻子总能闻到血腥味吧洛大小姐，你不要瞪着我们，就当我们兄弟什么也没说，好徒儿，为师错了！王乐乐确实厉害，离这么远都能感到杀气，真了不起！”

洛珊听他们说出这些，才放过要死要活两人，对乐乐柔声道“乐郎，不要听他们胡说，影响你的发挥！还感觉出别的东西吗”

“有，我们被包围了！”

第十五章夺宝(二)

“你们已经被包围,放下武器,统统举起手来，男的站左边,女的站右边,那两个老头站中间,不要看,说的就你们,不要问'为什么',问了我也不说”一群蒙面的黑衣人围住乐乐诸人,威风得意的喝叱道.

请问乐乐作出最和美的笑容.

我说过不能问了,你见过哪个恐怖份子和你唠家常!

王乐乐又道那么!

黑衣人不耐烦的吼道么什么么?!

魔教呀!他奶奶地,哪个王八羔子到现在还不知道魔什么,怎么混的,哪个部门的,归谁管,报上名来!厉长老和封长老慢悠悠地从人群中走进来,他们手中还扶着一个动作僵化的老头.

厉厉长老,我是你手下的小三子呀,不是我不知道魔什么,而是这个油头粉面的臭小子不知道!一个畏缩的黑衣人,指着王乐乐辩解.

咳咳,哪个?厉长老有点尴尬的,随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到了乐乐一行人,身子一震,赶忙施礼道原来是王公子,失敬失敬,那天我们去追小姐,把你给忘了,实在抱歉,后来听说你安然返回,我等老骨头才安心,只是没救回小姐,实在汗颜,待忙完这场,定会赶去巫山,向那小妖精要回小姐!小三子,还不过来向王公子陪罪!

王乐乐看到魔教三长老登场,才安心笑道原来是魔教的兄弟,没事没事,幸好没动手,若是伤了自家人,真没法向若雪交待,哦,那个付长老,用不着这么客气,不要见到我就跪在地上不起来,啊?原来是中了麻醉散,哦,大家认识识,千万不能祸起萧墙

一番介绍客套之后,王乐乐才笑嘻嘻的问道,各位一身黑衣,遮头避面,现在夜行人都穿这个吗?可大家都穿成这番模样,岂非分不清敌我?

刚才很嚣张的小三子,很是委屈的道公子爷,你不知道,有个叫王少的家伙,描写功底太差,说不出我们魔教和别人的差异,动不动就说一身黑衣蒙面,其实我们魔教的制服是很特别地,只是别人没有注意!

什么差别?燕无双和其他诸女,皆好奇的问道.

有个轮回的杀手组织,他们胸口绣有标志,其实我们魔教绣的也有字

在哪里?几人都全神贯注的盯着他的衣服,以求能找出标志.

在这里!他指着左右胸,沮丧的道用黑线绣的,是不是很隐讳?

那是相当地隐讳!乐乐和几女同情的对他说道.

三个长老走过来,厉长老道我们三个商量好了,同意王公子的提议,只要能够打击报复万里盟,帮哪方我们魔教都同意.何况是帮着公子你?不等王乐乐道谢,忽听一道衰弱的声音传来.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魔教报仇,一向从早到晚哎哟,付玉箫你个老浑蛋,你给我小心点,我钟离跟你没完没了,敢给我下重手你以为你是大腕啊,就等着一声叹息吧!一个伤残人士,蹒跚着走来,正是钟离.

付长老冲他冷哼一声,道钟离,你再不长点记性,下次就没这么简单,若是再给错药,我就告你一级谋杀!

钟离见他动了气,也不敢再胡闹,底声自语道难道威胁不犯法吗?若是教主还在,定会给我撑腰的,唉,可怜的教主大人,你在哪里?一定是在受夫人的气!

三匹快马飞驰在山道上,骏马神采飞扬,丝毫不见疲态.

一匹马喘着粗气,吐着白沫嘶鸣道你个白痴,驮着人跑上几千里,不累你驮呀!

马上一美妇嗔道夫君,你的马鬼叫什么呀,好像受了委屈,是不是你欺负它了?

没有!马上的男子更委屈的回道.

你的马鞭呢?美妇又问.

我嫌碍事,放到马耳朵里了!男子若无其事的答道.

美妇无言,男子得意洋洋,江小薇爆笑,却又突然止住,夫人,过了紫鸣山就是皇城了,咱们还是快些赶路吧!唉说着又露出焦滤神态.

林素知道她的心事,拍马与小薇骈行,道小薇,不要担心,听你说那王乐乐并非寡情之人,只要你好好认错,相信他会原谅你的!关键是他身边的其他女子,她们若是不原谅你,恐怕这更麻烦!不过,一切有本夫人给你出主意,我现在也算他的岳母,定会把他收拾的服服贴贴!她说着,还示威似的瞥着钟无涯.

小薇心里苦笑,暗忖乐郎哪会像钟无涯这般,乐郎身边的姐妹总把他当宝一样看待,谁若敢这样欺负管教他,除非不要命了!她又想到那天离开乐乐时,其他姐妹的鄙夷的眼神,又是长长幽叹一声难哦!

难难难看哦,死的好难看!怎么还死不完?慕容琪抱着乐乐的胳膊,不满的牢骚道.

彩云依旧醉熏熏的道他们死完了,我干什么去,最少还留五六个让我杀!哥,一定帮我逮住几个!

王乐乐汗颜,这小丫头还有虐杀倾向!不过他们不可能死的干净,司徒家还有力量没有使出,倒是漠沙国的人倾巢全出,危险,麻烦!啧啧,不过我喜欢,你个西方鸟国,来抢我们东方的国宝,纯是找死,若不是万里盟太可恶,我要也偷偷宰他们几个人!

墨玲子看着诡异的弯刀,皱眉道这刀法惨烈凶残,刀刀见血,势猛无比,听师父说,守卫西部边塞黄沙关的兵士,多数是都牺牲在这种弯刀下,若是组建武功高强的一支弯刀军队,在战场上定会无往不利,所向披靡!

姑娘所言极是!只是此刀法非亲不传,非忠不传,我派去漠沙国的卧底,混迹多年,仍无缘修习,再加上此刀法难以掌控,威力反不及普通军刀,试了几次,我们洛家军还是放弃了弯刀训练!洛河无不惋惜的叹道.

乐乐对军队的事不感兴趣,只是对墨玲子问道你师父去过漠沙关,也是用刀的?

师父用的是剑,不过听其他师叔讲,她的刀法比剑法好,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从不教我刀法,也不提刀的事,只是偶尔讲一些江湖琐事!师父年轻的时候去过很多地方啊,乐郎快看,野草加入混战了,他们司徒家请来的!

洛珊惊呼道野草?就是上次刺杀我的那些坏人吗!快点帮我报仇,两个老鬼,别打瞌睡,去杀人啦!

要死要活两人迷迷糊糊的听到洛珊的命令,眯着眼睛就要往混战圈里跳,燕无双噌的一声飞到他们前面,抓小鸡一样把他们扔回去,又一个漂亮的空中翻腾落到乐乐身边,气呼呼的叫嚷道你们两个老实点,乖乖听乐乐哥的指挥,他不让你动,你们就不许动,若是破坏了计划,非打破你们的头,看什么看,再看就把你们喝掉!

要死要活翻翻白眼,又一屁股坐在地上,刚才被燕无双的身法吓的不轻,虽然有些不备,但能把他们二人同时抓回去,天下能有几个人?

洛珊同情的看了二人一眼,吐吐舌头,又道呵呵,忘了和乐郎的约定了,嗯,还要等多久,我们才动手呢,你看他们把月神兵书扔来夺去的,怎么不交给一个人,悄悄溜走呢?

洛河暗暗羞愧,暗想这个妹子说话不经大脑,几十个高手盯着兵书玉盒,谁有机会溜走呀.忙道定书啊,把人招集好,随时准备动手!忽见燕无双的目光狠狠的瞪来,忙解释道招集的人马全部听王乐乐调遣,违令者斩!

燕无双这才悻悻的收回目光,小鸟依人般的贴在乐乐身上,洛河心里那个寒呀,忖道我为什么要怕她?没道理!

沙仁安痛苦的惨叫着鸟族族长边打边问道大王子,你没受伤,鬼叫什么?

我心疼哪!沙王府派出的三百多高手,就快被消灭了,马上我就要人财两空啦,能不惨叫吗?沙仁安随手划出几片残月刀光,一脸悲苦的吼道.

刚才不是还有一百多人吗,啊,怎么还剩五六十,哦,上帝保佑,王子,咱们还是快点逃吧!鸟族长畏惧的提议道.

我呸!胆小怕事的东西,真不知道你是怎么领导鸟族人民的!现在居然想逃现在还能逃得掉吗?刚才人多的时候你怎么不说逃!他们怎么一直冲我杀来,你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沙仁安惊恐地看着鸟族长手中淡红的玉块,几乎咆哮发狂.

月神兵书呀,咱们不是一直想抢它吗,现在到终于到手了,喂你的脸怎么白了,哦又青了咦绿了!!!你莫非是我族的变色龙不成?喂,你别跑呀,别啊!一声惨叫,兵书被人夺去,生命被人收走,尸体被人踏过!

司徒朋看着被围的沙仁安,得意的哈哈大笑,小样,终于被我逮住了吧,三百弯刀高手,全死了,心疼不?看你的脸都绿了,恐怕是心疼的吧!千万别告诉我是吓的,说了我也不信!

谁说全死了!至少还有我没死!一个声音幽幽从地下传来,令人不寒而栗.

沙仁安心中升起一丝希望,抬头四顾,颤声叫道英雄,救我!

你先让开!

为什么要我让开?沙仁安不明所以的问道.

因为你踩着我的头了!那声音又道.

沙仁安惊耸的跳开,看到刚才所站的死人堆里,钻出一个血红的东西,那东西缓缓站起,慢慢才有点人形.

司徒朋看到这人,又恢复刚才的自信,哈哈笑道原来还有半条命,绞杀!

啊,啊,啊惨叫声不断传来.

还没杀你,鬼叫什么?司徒朋不屑的笑道.

血糊糊的人怔然道不是俺叫地,不信,请看身后!

司徒朋将信将疑地转身回望,发现刚才还有一百多人的家将,死的还有七八十,野草精英还有七十多个,只有万里盟的二百多人毫发未伤.

几十个黑衣轮回杀手,正如跳蚤一般,挥刀霍霍,游走在司徒家将之间,整齐高呼道喜杀杀,喜杀杀哦,喜杀杀(参考花儿乐队的调调)零零七见司徒朋转身,喊道被发现了,兄弟们,扯呼!雷震子伺候!

声音刚毕,雷声顿起,云烟滚滚.残肢断脚呼呼飞向天空

为什么?马万里一心想保存实力,刚才的战斗几乎没有出手,忽被一堆雷震子杀倒几十个手下,心痛的说不出话.

为什么为什么?司徒朋心痛的更厉害,脑袋也乱的厉害,剩的野草精英,又被炸死四五十,其他手下也他转念一想,不过兵书总算到手了,牺牲再大,也忍了!

报告大人,沙仁安逃走!

逃就逃呗!杀他也没啥意思,还增添西部边关的危局,齐业城可是我们司徒世家的基业哪!

报告大人,兵书被人抢走!

犹如一声闷雷,轰在司徒朋的头顶,半天才道谁谁谁抢走的?

被刚才的轮回杀手,不过,张莫休大人追去了!那人又回道.

追到了吗?司徒朋不敢睁眼.

大人请看!

看你老木,快说!司徒朋一拳砸在他脑袋上,暴怒的吼道.

轮回没走掉被被我们围住了!那人说完,晕了过去.

轮回某杀手,零零七大人,我们好像被包围了!

没错!

这是我们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大人,你不觉得那杀手又道.

零零七很有深意的瞄他一眼,笑道你想说我功绩伟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吗?

那杀手差点晕过去,道前无古人倒是真的,后无来者就不敢保证了!

零零七笑道不要担心,看我怎么摆脱掉这个刀手!原来一代刀法大家张莫休,在他眼中只是刀手的身份.

老头儿,看这是什么,一,二,三接着!狗儿真听话!他把费劲抢的宝贝又扔了出去,众杀手差点暴走.

张莫休很听话当了一回狗儿,轻松的接住月神兵书,道一个都不能放过,杀!

慢!司徒朋见兵书到手,又舒爽一些,接着道只要轮回给我司徒家一个说法,我就放你们回去!怎么样?

零零七嘻笑几下,朗声道是不是又要问'雇主是谁哪'?

正是如此!司徒朋一副你最识相的表情,只要你回答属实,我就放你们走!

若是我说过了,你再说我说的不属实,那就麻烦了,再说,就算你放过我,你的手下,或者马盟主说不放过我们,我们岂不是还是被围杀?怎么样,被我猜中了吧?零零七得意的说道.

司徒朋计谋被点皮,老脸一红,喝叱道既然不识抬举,就让你轮回一次吧!

我靠,你敢盗用我们轮回的口号,我跟你没完!兄弟们,杀!零零七也火了起来,不过却暗打逃走的手势,众杀手明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王乐乐粉墨登场.

相逢何必曾相识司徒朋随口接道.

既然不相识,那就不客气了,弟兄们,杀,杀光不相识的!王乐乐蒙着面,全身黑衣黑裤,缓缓抽出追心剑,原来剑也画过妆,剑身由原来的赤红,变成现在的的墨黑.

身后的众人也是同样的打扮.四百多人同声回应道杀,杀光不相识的!声势甚是浩大.

司徒朋有些慌乱,回头清点一下手中的人马,还有两百多人,马却没有一匹.对身边的吊死鬼底语几声,见他逃进林子,才对乐乐喝道诸位也是来抢月神兵书的吗?

乐乐道不是,我是来取你性命地!吓到了吧,没事,习惯就好了!别急,习惯是慢慢陪养的!

司徒朋干笑两声,道呵,这种习惯不要也罢!你是哪个杀手组织的,给了你多少钱,我可以多给你一倍,只要你不杀我!

乐乐故作沉思状,半天也没说话.

司徒朋见有机会,忙加紧攻势,说道,两倍!只要你答应,我就立马付你银票!说着,他掏出十几张大面额的银票.

乐乐不耐烦的冲他吼道,给老子闭嘴,我正在算,多一倍是多少钱?雇主给了我十七万七千两,多两倍又是多少钱?谁能告诉我?

燕无双忙跑出来变声叫道大王,这小子纯是欺负我们不会算术,出这么大的难题来难为大王,毫无诚意,大王,干脆杀光他们算了!说着,她做出一个狠狠的抹脖子的动作!

司徒朋不知道是好气还是好笑,脸色发红的道这个好办,就当整数二十万两来算吧,多一倍是四十万,多两倍是六十万两,给,请派人来取钱!

乐乐心里笑翻了天,稍一犹豫就多了一倍的钱,朝燕无双使个眼色,她会意,轻飘飘的落到司徒朋身前不远处.司徒朋惊异她的轻功,不敢使坏心思,乖乖的派人把六十万两送给她,燕无双得意的飘回乐乐身边,抖抖银票,揣进了自己怀里.

司徒朋道诸位收了钱,可以走了吧?

王乐乐嘿嘿一笑,大嗓门吼道嗯,老子一言十鼎,九马难追,当然不会再杀你!但是我的另一个雇主要兵书哪,你们乖乖的把兵书交过来吧?

你们卑鄙!司徒朋气的脖子都粗了一圈,你们到底有多少雇主?

王乐乐哈哈一笑,道我们有多少雇主,就看你有多少银子,嘿嘿,别着急,开个玩笑~!这个月神兵书好算,雇主出价一百万两,只要你也给我一百万两,我在此发下毒誓,转身就走,哦,我身后的手下也会走!怎么样?

蒙着脸的洛河一听乐乐要钱,不要兵书,就急了.忙钻到乐乐身边,小声道兄弟,妹夫,你千万别光要钱,不办事哪,钱我们洛家也有,我们要的是兵书!

王乐乐低声道走我们了可以再回来嘛,再说,我们再换一套衣服,再换一个首领,他哪认得出谁是谁呀?

司徒朋本不同意,看看乐乐身后的手下身手俱不是不凡,硬拼肯定不成,咬咬牙说道好,你发个誓,发个毒誓我就再信你一次!

第十六章夺宝(三)

乐乐张口就来,我胡阿三,在此立誓,收钱后,立刻带领手下离开,若违此誓,天打雷劈,鬼神不容(一连串的恶毒语言),声音虽然粗犷坚定,心里却暗暗发笑我王乐乐哪知道胡阿三是谁,要劈劈胡阿三去,再说,老子走了可以再回来!就不算违背誓言了!

司徒朋听有眉头直皱,冷汗就快流出,忙差手下送去一百万两银票,能当面立下如此毒誓,他不能不信.

乐乐接过银票,详细的检测一下真伪,才扔给墨玲子,转身喊道兄弟们,我们收了钱,立了誓,就得遵从,现在立马回窝分钱去!哈哈哈,走了!,刚走几步,又止身冲着被围的轮回杀手喊道杀手兄弟们,自求多福,找个英明的领导,最好是像我这样的!哈哈,你们忙,我们要回去分钱了,扯呼,兄弟们!

一时间,乐乐带着洛家家将,魔教百余人,全部离去,只留下淡淡的尘灰.

被围的某轮回杀手,怔怔的盯着乐乐离去的方向,呼道妈呀,带着一帮兄弟,随便两句话就勒索一百多万两银子,这样的老大咳咳,我就不刺激某人了!

零零七也怔怔的盯着乐乐的背景,叹道兄弟,刺激的好!若能拜他为师,我终生无憾哪~!

司徒朋长吁一口气,叹道那帮强盗终于走了,我堂堂的五万城防军统领,司徒世家的二公子,何时连强盗都要怕,郁闷!?

张莫休摇头道他们绝非强盗,想要夺取兵书的几大势力,被清除了不少,还剩喜欢捣乱魔教,还有势力最强的一批洛家没有出现,难道是洛家雇佣了这些人?

哼哼,回去后再派人追查他们的行踪,想吞司徒家的银子,恐怕他们无福消受,刚才派吊死鬼回去般救兵,也该回来了.啊~你,你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司徒朋看到王乐乐领着一群人又奔回,怒恼的蹦起丈高.

王乐乐闷粗着声音,吼道他奶奶地,我也不想回来,林外有帮混蛋,乌龟壳一样的盔甲,说是什么司徒家的家将,有一千多人,我们冲不出去,只有返回来了!我告诉你,这可不算是我胡阿三违背誓言,这是被逼地,你们司徒家的鸟人没一个好心眼,一边逼我发毒誓,另一边逼我违背,老天爷,你可要为我做证,要惩罚就罚司徒朋,让妖魔鬼怪全找他,夜里偷偷把他的心肝吃掉

哈哈哈,我说你们没命花银子吧,司徒世家的人马到了,你们还不束手就擒?司徒朋一听自家人马到达,兴奋到极致,连乐乐的辱骂都不放在心上,侧身对张莫休道,吊死鬼的速度挺快的,幸亏及时赶到,不然这一百多万两银子就白费了!

王乐乐一跳三尺,泼妇骂街般的吼道别以为人多就了不起,逼恼了你胡爷爷,就算是死也要拉你陪葬!说着,发出一股嗜杀凶狠的精神力,有如实质的杀气,扑向司徒朋,刺入他的身体.

司徒朋骤地全身冰冷,感觉灵魂被某种东西刺痛,一点反抗的力气也没有,豆大的汗珠一颗颗滚下,好像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张莫休见他脸色发白,全身颤抖,忙送入一股纯正的真气,真气顺畅的流进司徒朋体内,只是冰冷如初,真气又无堵塞,他正不知所措,司徒朋又恢复正常,只是脸上说不尽的虚弱,比一夜御女三百的色鬼还要柔弱,被风一吹,就要摔倒.

二公子,怎么啦?张莫休关心的问道.

师师父,那人的武功好邪门,好像北方欢喜教的秘术,被他瞪了一眼,就全身冰冷难受!司徒朋被张莫休搀扶着,虚弱的指着王乐乐,却不敢再盯他的眼睛,连很久不曾叫出口的师父二字,也喊了出来.

胡说,欢喜教一直是我们暗中的盟友,他们怎么会倒戈?再说用眼神攻击人的邪术,只有欢喜教的胡姬,或者欢喜佛本人才有如此功力,他们这帮强盗怎么会这些无上邪功?张莫休上下打量乐乐几眼,不敢相信的摇着头.

师父,要不,把他们放走?只要杀掉这几十轮回杀手,我们也算出口恶气了!司徒朋有点示弱的说道.

张莫休把月神兵书揣进怀里,有些薄怒的叱道不要被敌人吓破了胆,平时我是怎么教你的,勇气是战胜的关键.他们区区四百来人,哪能敌得过我们一千多高手的合击.你的修为若更进一层,只能战胜这般恐惧,不然以后就算停滞不前,司徒世家的大事,还要靠你主持,你现在就胆怯了,还有什么力量却和你大哥争继承之位?我们刀谷,还有陆无日的鬼狱门全部支持你,只有欢喜教支持你大哥,谁强谁弱一比皆知!我已通知刀谷掌门师兄,派出的七刀阵正在赶往南陵的路上,等到关键时刻,掌门师兄也会亲自下山,助你一臂之力,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司徒朋被他教训得服服贴贴,有些赧羞道师父说的极是,是徒儿胆怯心虚了,以后定会成就大事,不辜负师父的厚望!

张莫休满意的点点头,又道万里盟最近不怎么出力,有点想摆脱司徒家的控制,过会咱们撤进家将中间,把他们摆到阵前,让他吃些苦头,你看如何?

司徒朋抹抹头上的冷汗,点点头道徒儿正有此意,反正万里盟的实力已被消耗五六成,等南陵的事解决后,他们最多只有全盛时期的两成力量,不足为惧,到时再把他们牢牢的吃死!

张莫休望着七八丈开外,围着轮回的马万里,嘴角露出得意的诡笑.

二公子,属下已带人赶来!随着吊死鬼的声音飘至,整齐轻盈的上千脚步声,也悄悄合拢,把乐乐及轮回四百多人,紧紧围住.

师兄,你回来就好了,你知道的,我的武功不太好,毒虫也被吃光了,过会混战的时候,你可要多多照顾!驱虫鬼哭丧着脸,攥住吊死鬼的胳膊不松.

吊死鬼为难的望向司徒朋,征求他的意见,司徒朋见一千家将赶来,心里稍稍踏实,苦涩虚弱的笑道吊死鬼及时搬来的救兵,乃大功一件,过会混战的时候,你就着重保护他吧,陆掌门还是很看重他的!

两个人模鬼样的家伙,忙声道谢.

领头的两位参将跑来给司徒朋行礼,张强,朱顺,拜见二公子!属下带一千家将,前来听候公子差遣.

司徒朋费力的抬抬手,勉强笑道两位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洛河身陷包围,心中大急,有些埋怨的说道王乐乐,我们可是全听你的了,现在被围,你说该怎么办?

乐乐还未回答,燕无双忍不住接道被围关我哥什么事,是你带的兵太少了,若是你带个万儿八千的,他们一千人围得住吗?

乐乐笑嘻嘻的捂住她的小嘴,道双儿不要乱说,我自有打算,哈哈,不过你带的兵的确太少哦!

洛河翻翻白眼,转身找安定书商量去了.

洛珊转头看看乐乐,又看看洛河,笑嘻嘻的谁也不理,掰着手指头数数敌人到底有几个?.

乐乐拍拍手,又道诸位过来,商量一下突围的事情,洛兄,不要生气,过来真不过来?不过来我现在带人就跑,可不管你手下的死活,也不管兵书下落了,对,这样才乖嘛!咳咳,好,现在我说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第一,他们有一千二百人,我们只有四百人,相关三倍,所以我们的大方针以'逃'字为主,怎样才逃跑中损失最少,又能趁乱抢夺兵书,这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一般放到后面讨论.

第二,他们主要想消灭我们,而我们要假装全力刺杀司徒朋,对,就是那个满头大汗,故作轻松的家伙,他的武功平平,哦,只比洛河兄略高一筹(洛河擦汗,不服气的瞪着乐乐!)所以我们要选出的几个高手刺杀他,造成假像,让敌人转移重点,减轻包围力度,继而全力保护司徒朋,让我们能轻松冲出包围圈.

第三,要合理利用手中的一切资源,对,还是定书兄比较聪明,简直达到我五岁的水平了(安定书脸色暴热暴红,差点把面罩烧破)就是被围的几个轮回傻瓜,过会混乱的进时候,他们一定会尽力杀人突围,洛河兄突围时,只要跟在他们身后,定会节省很多人力,嗯,诸位还有什么意见?

乐乐得意的环视众人,只是众人也眼巴巴的盯着他,慕容琪小声的提示道哥,关键,关键问题!

哦,兵书在张莫休手里,由我去抢,关键问题解决了,诸位可以收回目光了!有意见就提,无意见就逃!

洛河这才微微点头,转身和安定书底声商量片刻,道没意见,现在商定具体细节吧!

乐乐摇摇头,不跟你商量了!琪儿,双儿等人去刺杀司徒朋,我去夺书,你带人突围.三位长者负责指挥魔教弟子!

是,知道了!几人答道.

洛河不死心,追问为,为,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因为乐乐指着漫天如雪的箭羽,不再说话.护体真气瞬间张开,变成半球形状,挡在众人周围,乐乐这一挡之间,为后面的洛家家将赢得时间,内力高强的在外围张开护体真气,内力较弱的躲在内围.

乐乐高喊一声行动!

首当其冲,扑向张莫休,粉红的护体真气急聚缩小变浓,把箭羽抵落,剑化长虹,罡气如龙,在乱羽中急射,张莫休被这随意一剑的威势所惊,大呼一声,保护公子,提刀迎上乐乐,两人一言不发,战在一起.

燕无双,慕容琪一见乐乐冲进敌群,想也不想的飞身紧随其后,佯装刺杀司徒朋.其实也不能说是假装杀,若是有机会的话,肯定会取他项上人头的,这是乐乐的说法.

彩云,墨玲子也不愿落后,紧跟慕容琪,朝司徒朋杀去.四个特级高手全力刺杀,司徒朋的主阵角顿时乱成一片,他的功夫也不弱,只是刚才被乐乐一计精神攻击吓的不轻,勇气还未恢复,连出刀的勇气都没有.只是尖呼救命,快来保护本公子!巴木图,张强,朱顺,急忙挡住四女的攻杀,怎奈燕无双轻功绝妙,在半空中一个斜转翻腾,绕过巴木图的刀芒,又刺向司徒朋,吊死鬼在旁边看的清楚,虽不明白跻身于特级高手级别的司徒朋出了何事,但若不及时救他,肯定没命,对身边的驱虫鬼叫道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说完,飞身腾空,在半空中乌金索一抖,一道黑光如毒蛇一般,急缠燕无双的蛮腰,这要是被缠上,腰身非折断不可.

燕无双的剑离目标只有三米,正在庆兴得手时,忽觉身侧斜飞来一团乌黑的长索,索身夹着罡风,转眼即到,若是继续刺杀,性命肯定不保,无奈只好再度翻身上腾,乌金索擦身而过,还未落地,乌金索又呼啸而回,盘旋着缠她粉颈,燕无双不敢大意,撤剑自保,与吊死鬼战成一团.

司徒朋也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实在无力拔刀,被护卫家将拉到后防线,右手紧握刀柄,右手苍白而颤抖,手心渗出淫淫汗水.

五十一个轮回杀手,见野草精英和司徒世家的高手退到外围,身边的敌人只是万里盟的普通高手,也不再客气,零零七暗打手势,一声不响的齐齐反击突围,刀法阵形间,深合阵法精要,万里盟顷刻伤亡二三十人,紧密的包围,豁出一大缺口,护法张阳爬在马万里耳边嘀咕几下,又指指司徒朋的方向,马万里脸色微变,瞥了司徒朋一眼,暗暗点头.

轮回杀手忽见万里盟的人自动让开,不再追杀,心头虽然疑惑,但也顾不得那么多,跟着零零七,直冲外围.零零七暗作手势,每人仅剩的三颗霹雳子,集中一处,先后全数扔出,活生生炸开一条出路.

洛河暗惊霹雳子的威力,见活路已开,忙带人紧跟其后,集中兵力,配合轮回,冲向外围.

王乐乐现在的功力不比张莫休低,再加上最近打斗经验颇多,争战百回合,仍是秋色平分.张莫休没和乐乐交过手,以前也只是远观,虽疑滤粉红的护体真气,但颜色就那几种,类似的人不计其数,也不敢确定此人就是王乐乐.

王乐乐看自己人多数已冲出,不再隐藏剑气,血红的光芒透剑而出,如睡龙复苏,纵横天地,肆无忌惮的咆哮在司徒家将中间,若是单打,乐乐这种做法绝对是吃力不讨好,但整个战场多是敌人时,这威力可比霹雳子要恐怖数倍.司徒家普通的家将功力比万里盟的人略低,绝大多数都没有护体真气,这种铺天盖地剑气伤害,根本躲无可躲,惨叫声伴着鲜血飞溅,碎肉夹着残骨乱舞,这种越级的打斗,简直就是章向屠杀,沾不到乐乐的边,就被虐杀.

张莫休看的心惊肉跳,更多是心疼,这些家将全是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虽谈不上门中弟子,也算有桃李之缘,怒啸一声,有胆子跟我来!,说毕飞向圈外,回手一记刀气劈向乐乐,想把他引到人少地方.

乐乐嘿嘿一笑,轻松躲开那股刀气,他身后的七八个司徒家将可就惨了,被横斩两截,凸兀着眼珠,不甘的倒下.乐乐不追张莫休,却大笑着跳进人最多的地方,追心剑暴唳着,饱饮敌人鲜血,马万里和万里盟的人看的心惊胆颤,见乐乐如杀人狂魔般的嗜血如命,更是庆幸自己没有惹他,带着手下众人,慢慢退向安静角落.

乐乐偷看一眼暴怒着折回的张莫休,心里暗笑诡计得逞,虚晃一剑,暗运精神力,射向张莫休双眼,他身在半空中,只觉得身子麻木阴冷,灵魂似乎被某种东西牵制束缚,神色恍惚起来.

乐乐持剑环扫一周,四面倒下一圈尸体,抽身扑向张莫休,双手把追心剑高举头顶，仰天长啸，腾空跃起数丈，粉红的护体气罩越变越浓，越变越小，最后粉红色的气罩缩成追心剑的大小，乐乐却不见了，那飞在空中的只有一把剑，带着浓烈的粉红剑气，如一条飞奔的赤龙，扑向张莫休，在那一瞬间乐乐用强大的真气，模拟出身剑合一的境界，人即是剑，剑即是人，人剑合一.那红色的赤龙拖着长长的尾巴，那神情傲视一切，又如誓言般坚定无悔，那种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气魄，惹人心悸！红龙在他惊诧的瞬间，穿破他的护体罩，也穿过了他的心脏，透体而过，只在一瞬间，一瞬间决定永远。

乐乐穿过张莫休的时候,顺手把他怀里的月神兵书掏了出来,塞进自己的怀里.红芒散去,乐乐在他尸体外六七丈处,站稳身形,张莫休的尸体方才炸裂,鲜红的肉块纷纷落下,一代高手,就此命终,可怜他还不知道死在谁手!

躲在一旁的马万里看的清清楚楚,失口惊呼王乐乐?这种绚丽奇特的招式,江湖上只有王乐乐会用,张阳也吓的一缩脖子,心时暗下决定,以后见到王乐乐,有多远躲多远!

司徒朋也看个正着,痛呼一声师父!刚想派人收回他的尸身,忽听手下参将朱顺急喊,快走保护公子回城,敌人武功太高,我们顶不住了!

慕容琪,彩云,墨玲子三人杀得游刃有余,不时的威胁到司徒朋的安全,燕无双功力与吊死鬼相差无几,若不用颠倒邪神功,一时半会无法取胜,只是王乐乐一直嘱咐她,在混战中不要轻易使用,所以打斗许久,仍无胜负.

乐乐表面虽然威风,可体内情况自知,由于连番的调用真气,又用誓言斩杀张莫休,内力只余五成,宝物既已得手再打无益,长啸一声,想让慕容琪等人撤退.

司徒世家的人早无战意,也想让乐乐等人离去,不巧,一个游魂般的声音,黑暗中传来,哈哈哈,二公子休要惊慌,鬼狱门陆无日前来助战!

第十七章夺宝(四)

哇哈哈哈~~诡异的声音从东飘到西,从南飘到北,然后再原路振荡返回,如此反复.

众人跟着他诡谬的惨笑,做了几圈脖颈保健操,听到陆无日的声音,乐乐大感头痛,蚀骨掌的滋味让他心有余悸,怕什么来什么,急忙招回慕容琪燕无双几女,五人背背相贴,谨慎待敌.

但笑了半柱香的时间,也没见陆无日出现,乐乐不耐烦的对着黑密的林子吼道我靠,你\*到底出不出来?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的烦不烦哪,再不下来,老子抱着老婆回去睡觉啦!

司徒朋那方的人也同意乐乐所说,纷纷指着黑漆漆的天空乱骂,依旧是幽怨冷森的声音,只是多些无奈,我也想早点下来,来个酷酷出场POSE,可\*,树枝子挂住我的腰带了,飘了半天了,怎么也下不来!

正在这时,不远处的树林里传来乱七八糟的喊叫声,陆门主,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小的们跟上不呀,啊~~门主怎么挂到树了?不过挂的姿势好帅,小的们想挂,还没这个能力哩!

陆无日火怒道少废话,快点把本门主救下来,这点镜头严重破坏我的冷酷到底的形象!几道利索的身影跃上树稍,然后又听到冷酷阴森的鬼叫——见本章,第一句.

王乐乐捂着耳朵,等他笑完,抬头一看,原来大家都捂着耳朵,燕无双嘟着小嘴,忿忿的骂道真想把他喝掉!彩云两眼冒火,怒气冲冲的道真想把他大卸一千块!墨玲子脸色苍白,喃喃祈祷,愿吾道尊者,狂降亿万雷火,焚烧眼前的垃圾吧!慕容琪微颤着攥住乐乐手臂,温柔的道哥哥,我想杀人!

陆无日带来了三十名鬼狱门的高手,终于安全降落到地面.鬼狱门的弟子仪表不凡,个个阴气森森,杀气腾腾,气势和司徒家将截然不同,手中拿着奇形怪状的兵器,只差在胸中印上几个骷髅头.

其中一个怪叫道谁说没有!偶们老大头上的的面具就是骷髅头!

王乐乐道胸上没有!

那人道谁说没有?说着他把上衣脱掉,胸口刺着青色的骷髅物.

王乐乐又道胸膛里面没有!

那人拿起剪刀,从肚皮剖到前胸,掏出一颗骷髅状的心脏,双手颤抖着,沙哑的吼道谁敢再说没有?啊~说完,他直邦邦的爬倒地上,生机断绝.

王乐乐哈哈大笑,陆门主的弟子果然不凡,一出场就玩邪教的常用把戏,剖腹自杀!野勾国的武士喜欢用刀剖腹,而你的弟子技高一筹,用一把普通的剪刀就能搞定,在下不能不服!喂,老婆们,向陆门主打声招呼~!

四女互相看了几眼,齐声道汪汪汪!

陆无日冷哼一声,汪!汪!汪!我呸!被你们搅乱了心情!把那个自杀的笨蛋扔到树林里喂狗,剩下的笨蛋,哦不,剩下的人等,围住这五个蒙面!

乐乐打眼观望对方情况,司徒世家的家将还有七八百,万里盟的人还有一百多,再加上鬼狱门的二十几个弟子,还有巴木图,张强,朱顺,等高手,情况不容乐观.

围住他们的二十几个鬼狱门的弟子,武功俱是一等一的,眼中死气沉沉,像极一堆活死人.乐乐底声嘱咐道这些人不好对付,过会听我口令,打不过就逃!

几女暗暗点头.忽听洛珊从包围圈外喊道哥,我回来帮你了!打着喊着,算你们两个老鬼有良心,知道回来帮我,哼,若是敢独自逃跑,再也不给你们酒喝!哇,那个混蛋敢砍我,看我绝招——双拳四手!一阵惨叫传来,洛珊又道老鬼,这招怎么不太好用,非但没把他打死,好像还把他打胖了?

要死要活边打边道老天,我不要活了!你用这招就对付一个敌人,把一根竹竿打成孕妇状的东西,还在不停地喷血,你知道吗,他的骨头全部碎裂了,他的内脏全部唉,不要瞪我,我不说了!

乐乐苦笑你怎么又回来了?跟他们在一起更安全些!

洛珊连续几个漂亮的翻腾,准确的落到乐乐身边——包围圈的正中心.欣喜叫道无论你在哪,我都要跟着你!在你身边才最安心!我也要向她们一样永远跟着你!她指着慕容琪等人.

乐乐拍拍她的脑袋,欣慰笑道珊儿真乖,最近的武功大有进步哦,来吧,一起战斗,为本书早日大结局而战斗!

要死要活,两个可怜老头,也跳到洛珊旁边,只是不断的唉声叹气.洛珊瞪他们一眼,才不满的收声.

吊死鬼早跑到陆无日身边请安问候,驱虫鬼更是委屈的老泪纵横,大大痛惜死掉的毒虫,直到陆无日不耐烦,许诺把门中万毒血池借他一个月养虫,才兴奋的爬起来谢恩.

司徒朋也没闲着,悲痛一阵子,方想起正事,忙吩咐手下寻找张莫休的尸体碎块,真正的目的是查找月神兵书.

陆无日朝乐乐挺进一步,阴冷的气机锁住他的身形.

王乐乐自知不是他的对手,上次自己功力全盛,而陆无日功力五成时,方能拼个两败俱伤,如今的情况刚好相反,乐乐心头正在盘算,怎么样搬倒陆无日群殴?不成,对方有上千人,群殴自己还差不多.用毒?更不成,陆无日本身就是个毒体,被他毒还差不多.引天雷,用天外飞仙?靠,又不是在拍戏,哪来的雷电,再说月儿正亮,十天八天都不会有雨.算了,还是自己来吧.

俗话说,战胜恐惧,是成功的第一步.

我不怕你,不怕你我成功了,成功了耶,成功了!乐乐因兴奋而喊叫出声.

陆无日纳闷的问道你嘀咕半天,在嘟囔什么?什么成功了?

乐乐冲他做一个超恐怖的鬼脸,把舌头吐的老长,比吊死鬼的舌头不承多让,就不告诉你!

可恶,居然敢不告诉我,我要杀掉你!诡异的步伐,如毒蛇一般滑动,阴冷灰暗的蚀骨掌,全力运行,朝乐乐拍来,腥臭的掌风呼呼尖啸,紧擦粉红色的护体真气.

好快的身法,好快的毒掌!好好丑的面具!乐乐虽然处于劣势,嘴可不能闲着,不断的惹怒陆无日.

小子,快告诉老夫你什么成功了,不然我拍死你!

就不告诉你!乐乐仍旧如是回答.

陆无日处于狂怒状态,失手拍死了几个捡垃圾的司徒家将,乐乐趁他不意,悄悄地把体内的催情真气,输送到剑锋上,与粉红的剑气搀和着使出,霎时间,四周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兰麝香味,只是一点.

世上很多东西,一点就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明显的,比如:火药,一点就会爆炸,然后就会翻天覆地

咳咳,书归正传王乐乐把催情真气用到剑气上,这后果真的很严重,请看

几百个司徒家将,晕乎乎的把刀放到地上,像发春公猪般的哼叫着,把手伸进跨间,有的则抱着大树,撞击起来.(因为慕容琪等几个美女还在蒙面!没有意淫的对像!也不会发生混乱!)参将张强,朱顺一看手下的人这番模样,顿时火了,吼道你们站好,把兵器捡起来!

司徒朋看他们二人也是两手空空,不满的问道你们的兵器呢?

二人不好意思的道被我老爸用了!不不,放到地上了,不知怎地,今天二公子好温柔性感哦两眼变成桃状物,还闪呀闪地.

司徒朋全身汗毛倒立,捂住重要部位,慢慢后退

驱虫鬼爬在地上嗅了几下,忽然仰天大笑,哇哈哈哈,极品春药的味道,我不怕,再厉害的春药对我都没用,哈哈!

吊死鬼甩甩长舌头,恶毒的吼道闭嘴,不喊别人也知道你是个残废,快点给我找解药!

驱虫鬼温驯无奈的笑道嘿嘿,师兄,你知道的,春药没有解药啊~干嘛打我,啊~啊~别打脸!

慕容琪,燕无双几女,闻到迷人心醉的熟悉香味,相视一笑,像是闻到了兴奋剂,出使手更加迅猛快捷,直把二十九个欲火中烧的鬼狱门弟子杀的溃不成军,七八个已在冲动兴奋中死去

张阳脸色潮红,盯着同样表情的马万里,咐声道盟主,咱们还是先回城,解了毒再说吧,呆在这里也没有用,我们走了,司徒家还有几百人,还有鬼狱门的高手,再说他指了指身后的欲火难耐的弟子,他们快忍不住了,再不回去,恐怕会出意外!

马万里捋捋花白短须,连连点头,正有此意,我们回城!话音未落,手下已路出二里,性急的全是轻功高手,武功卓绝之人.

离乐乐最近的陆无日早已两眼血红,怪啸着越打越急,力气似乎是平时的两倍,乐乐是苦不堪言,好不容易抽出空隙,用精神力攻击,效果不明显,陆无日只是微微一怔,立刻又恢复狂暴状态.

两人皆是以快打快,全以速度取胜,转眼又拼出百余招,汗水已把乐乐衣襟染透,气喘如牛.玫瑰之刺开了几度,盲目使用的频率赶上日光灯了,伤痕飞舞,自己差点伤痕累累,只差誓言没使用,不过乐乐知道,就算自己心碎都无法让一头发狂的野兽停手.

陆无日却并非像外表那般强悍,他中了催情真气,只是用一小部分内力压制住,吸入的催情气体越多,他压制的越费劲,现在已频临爆发的阶段了.

这时乐乐一剑刺向陆无日的胸口,他不退反进,左手积厚黑色毒雾,变掌为爪,一道黑光掠向红色剑身.乐乐见他不躲,以为他春药烧坏了脑子,正在暗喜,忽觉剑身再无寸进,硬生生的被他用手抓牢,一惊诧间,陆无日的另一掌,灌着雄浑真气,朝他击来.

乐乐暗暗苦笑,现在只有硬拼一掌了,想罢决心已下,左掌运起十二成的功力,粉色罡气紧裹掌心,如一道烫红流星,迎上黑色浓雾.

啪!

一道清脆的掌声响过,两人乍分.

陆无日在空中疾退五六丈才稳住身形,王乐乐左掌已失去知觉,半边身子处于麻木状态,张口喷出一小口鲜血,暗道\*,又吐血?幸好用真气阻住了毒气,不然连逃的力气都没了不过我飘了半天,怎么还不落地?

哥,你又受伤了?

一道很熟悉的声音在乐乐耳边响起,心头闪过一个酸酸的名字小薇?

哥,你往哪看哪,我在抱着你哩,往后看哦!

乐乐仍是左看右看,看到一个略略熟悉的人影,脱口喊道若雪?

一个头发花白眉间略带青黑的中年,冲乐乐不满的道她不是你的若雪,她是我的夫人林素!看清了,不要再认错!

那你是?王乐乐又道.

我是林素的夫君,哦,也就是若雪的父亲!据江湖传言,也是你的岳父,你说是吗?钟无涯仍是平平淡淡的,用同一种语调说道.

乐乐不知该和小薇说些什么,只是怔怔地对钟无涯点头,喃喃道不过,听说,你们,好像,挂了?

林素插道绯闻,这绝对是绯闻!我们只是玩玩跳涯之类的游戏

慕容琪墨玲子等见乐乐受伤,脱身跳到近处,打断林素的话语,哥,没事吧?哦,小薇,你回来了,把哥交给我们吧!

洛珊更是直接,对小薇吐着舌头道不要你碰乐郎,哼,还知道回来呀!看什么看,我就是赫赫有名的洛珊,吓住了吧!

乐乐摇晃着站到地上,对洛珊道珊儿,要以礼待人,以德服人,以貌取人哦,这个就不要了!

江小薇虽然早有心里准备,事到前眼,见乐乐不理踩,心如针刺般疼痛,泪水如珠,滚落脸颊,哥,是小薇错了,求你原谅我吧,呜呜呜,以前你说过不生气的!

乐乐看她悲恸的凄容,心有不忍,苦叹一声,唉,我也没生气哪,只是心里好乱,那个古人云:天若有情天亦老,人若多情死的早.看样子,我命不久矣~~

哥小薇哭的更大声,还要解释什么,被林素一把拉住,劝道男人就是这副模样,明明已经原谅你了,还不死要面子的不敢明说.你也别哭了,记住我对你说的话,对男人要体贴,要温柔,温柔转头突然看到陆无日飞到近处,她美目圆睁,大吼一声陆无日,你个浑蛋王八蛋,在这里被老娘碰到了,今天非扒了你的皮!夫君别傻站着,报仇时间到了!

如下山狼豹一般,双掌夹着滚滚罡气毒风,如风如电的攻向陆无日,钟无涯也跳前助战,边打边喊夫人哪,你是不是打的太急了,陆无日还有句台词没说哩!

林素连拍十八掌,才喘口气,问道他还有哪句话没说?

钟无涯腾空转身,拦住陆无日的退路,急拍二十四掌,喊道比如说,'啊,原来你们还没死!'之类的!

林素点点头,表示同意,两人突然同时停手,道给你一句话的时间!

陆无日气喘吁吁,香汗淋淋,哦用错词了,应该是大汗淋淋.用惊诧的语气说道啊,原来你们刚说到这时,林素娇叱一声,又扑了上去,与此同时,钟无涯也出手攻击,不失时机的训道一点创意都没有,我说什么,你学什么,不说也罢!

王乐乐唇角鲜血未擦,惊的嘴不能合,燕无双推推他的胳膊,问道哥,你怎么啦?

乐乐挥挥手,示意她安静,许久才缓缓说道凶猛,强悍,不过,我还嗅到一种很危险东西,正在向我们慢慢靠近(小薇擦着眼泪,正向他走近,听到这话,吓的止住了脚步,用眼光询问乐乐)哦,不是说你,你继续走你的路!(彩云斩了几个人的几个脑袋,正往回赶,听到这话,也停下,用目光询问乐乐)哦,也不是说你,你继续杀你的人.)

陆无日被钟无涯和林素合攻,众人只看到两团青光,追着一团黑雾乱飞.黑雾飘过,仍是黑雾;青茫散过,还是青茫.只是青茫越聚越浓,越打越多,很多被催情真气折磨的发春男,闻到青色薄雾,两腿一伸,抽搐几下,就此命终.

黑雾一顿,啪的一声,直飞七八丈远,撞断几棵树,吓飞几只鸟,陆无日也吐了几口黑血,捂着胸口,往山下逃遁,司徒朋见事情不妙,早在忠心家将的保护下,逃回城去,只剩下一些精虫上脑,神志不清的家将,鬼狱门的弟子却是一个也没有跑,吊死鬼轻功卓绝,见老大逃走,一声不响的溜进林子,连师弟驱虫鬼都顾不上了.

钟无涯和林素见陆无日逃走,怒火无处发泄,青色毒风,咆哮着撕碎几个来不及逃跑的鬼狱门弟子,没有骨肉纷飞,没有惨叫刺耳,只是轻轻抚摸,抚摸后的沉睡,沉睡一生一世.

劫难过后,方能重生,不过还有一个家伙,无法重生,因为他还没有度劫.

哇,好多虫子,赤蝎子,金蜈蚣,褐环蛊,尾针蚊,我要收收收,把你们统统收起来,全是我的啦啊怎么没人了,怎么就剩我自己了,陆门主呢?驱虫鬼吓的冷汗直冒,恐惧的盯着钟无涯和林素.

你是鬼狱门的五鬼之一的驱虫鬼?

是啊,正是本鬼,啊,你们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叫虫子咬你,呜~~~不要过来,我还不想死哪,我刚刚出场,我还年轻哪~~~我是配角,我不是跑龙套的,再说,我还没有露脸哪,自从出场,我的脸一直被布蒙着,死之前我想露次脸!

同意你露脸,快点,本卷胶带快用完了!林素冷冷的叱道.

驱虫鬼用肥嫩的小手,慢腾腾的把面罩取下,看到他面孔的钟'林二人,全身巨颤,同时运足十二成的功力,击向他的脑袋,驱虫鬼一声不响地魂归西方.钟林两人虚弱的转头对导演喊道没让他露脸是明智地,导演,把这一骨节掐了,别播!

天色微亮,此地恢复安静,全戒大师悄悄飞出寻佛寺,看到满地的尸体,略带不忍之色,双掌合十,喃喃念经,欲超渡灵魂,细听之佛祖保佑,寻佛寺总算能安宁几日了,好久没有出去打猎了,张家新娶的小妾真是水灵,明天定去他家传'精'说道去,唉,王乐乐这小子身边的女人一个比一个漂亮,真让人眼馋哪,哦,罪过罪过,吾佛慈悲,怎敢动这般邪念,那小子把女人当宝,除非我不要命还想多逍遥几日哪!——

第五卷终

(第六卷——遇则收之简介:乐乐前往巫山,欲找回若雪,途遇XX和XX,还有强盗,刺客,龙貂那是相当地~

精彩.途经南陵,在极度混乱情况下,与关泰重逢,无意中,破坏掉司徒家蓄谋已久的重要计划,那是相当地~大快人心.)

正文 第六卷 遇则收之（文字）

第一章释嫌

北方洛城已飘瑞雪,南方仍是花艳鸟啼.

夺宝之战后,江湖出奇的平静,平静的像面镜子,一碰即碎型的镜子.

皇城某处秘宅,上百黑衣人整齐的跪在一起,头上有几只黑鸦盘旋,地上的人虔诚的参拜着某物.

“哇哈哈哈,本教主终于从百毒涯复生,所谓天予大任,借体重生,天赐神功!日出东方,唯我不败”尖锐的笑声,吓飞林鸟无数,台下的一百多位教徒,诧异非常,你看我,我看你的小声议论着,有点怀疑教主钟无涯的精神.

林素及时站出,一把揪住他的耳朵,嗔怒道“夫君,老实告诉我,昨晚看的什么书？”

钟无涯立马站起,苦着脸叫道“夫人,不要揪耳朵,让弟子们看到不太好,那个,我说,我说昨晚看了一本武侠小说,叫什么《东方不败》的,刚才……”

林素冷着脸道“刚才,你说是里面的台词吧,回来几天,第一次招集弟子,你就不用心管理,难道还想重蹈覆辙吗,下次可没那么好运气,从九死一生之地逃出……”

台下的弟子脸色更加难看,三个长老小声嘀咕，“唉,气管炎的旧疾还是未愈,对害人的江湖小说,更加痴迷了,真想念若雪小姐,有她的带领,我们心里还踏实些,若不是教归所限,让夫人管理圣教,也是件美妙的事,无奈天不遂人愿,人愿不由天。”

训话重新开始,不过却是林素小声说一句,钟无涯默默学一句,双簧水平奇高,配合默契娴熟，“本教主大难不死,实乃上天眷顾,想那陆无日本是魔门一支,却暗通万里盟,刀谷,无故犯我圣教天威,抢我教之圣地,罪无可赦,即日起,全力招集圣门弟子,秘密聚集皇城附近,伺机报仇,再夺回昔日圣地,重震圣门辉煌。”

台下山呼“教主英明,夺回圣地,重震圣门”

司徒世家.

司徒业愁发苍白几缕,看着精神萎靡不震的司徒朋,唉声叹气,徘徊不安.

月神兵书丢了无甚大碍,但司徒朋受了奇伤,这可让他嗟叹蹉跎,三儿司徒星早逝之悲还未平复,怎能要二儿子再出事,司徒家的大事,多半还得让他担当,这加重的司徒业的怒火.

“再喧太医,这帮老不死的,平时吃饱没事,医术一点也不见长,连病因都看不出,明个干脆撤了太医院管家,府内的高手都问过来了吗,哦,也是堆饭桶,居然查不出朋儿所受何伤!滚,都滚下去”司徒业暴怒中,把仆人都往外赶,看着脸色惨青的二儿子,暗下决心.

司徒业走进自己的卧室,在古画后,拍开两处暗盒,后墙弹出一个窗户般的黑石凸台,黑石上有奇形凹槽,他从怀里掏出一把黑色的奇形石条,插入石孔,左右对称旋转几下,他急促后退,黑石又咯咯吱吱的退回原处,回到原处的瞬间,地板上陷入一个地穴,有楼梯延伸下去,每隔三步,必有鸡蛋大小的夜明珠照亮,如同白昼.

他熟练的走下楼梯,地板又慢慢合上,地穴中的空气却不显阻涩沉闷,他走到一处石门前,按动一处圆形按钮,连按三下,然后尊敬谨慎地躬身等待着.

药有一柱的时间,石门才咯咯吱吱的移开,里面传来一苍老洪亮的声音“业儿,所谓何事,惊扰为父练功？”

“爹,朋儿受了奇伤,身体上看不出任何伤痕,只是精神萎靡不镇,惊乱不安,许多太医和武林高手都看不出个所以然,所以才来向爹爹求救/”司徒业语气甚是卑谦,头也不敢抬.

“噢？”阖着的双目猛地睁开,射出一道精光，“精神攻击?若是专门修习此等邪功的人,也得有一甲子的功力,方能使出,而最擅长此术的欢喜教是我们的盟友,伤害朋儿的会是何人?快快把朋儿带来,让为父查看一番！”;

司徒业听到有希望,忙欢天喜地的跑出去,把司徒朋悄悄带来.

司徒业之父司徒申,传说二十年前就已得病死去,想不到却躲在密室中修炼,虽然年近八十,须发皆银,腰背依然直挺,看不出一点老态,脸色红润,皱纹浅淡,不细看几乎看不出,如果没有一头白发,外观上绝对比司徒来还要年轻.

司徒申探着司徒朋的脉门,不住的点头,又不断的摇头,看得司徒业一头雾水,焦急的攥紧着拳头,却不敢出声询问,许久才听到一声长叹“唉,果然是精神攻击,而且施术的人功力奇高纯正,比欢喜佛的精神力只高不底,怎么惹上这般高手？”

司徒业忙把前几天,在紫鸣山夺宝之事快速简单地说了一遍，“为了争夺月神兵书,不光整个风月国的高手出动,周边几国也有高手参与,在正式争夺前,暗中清理了几方小势力,可能有人报复寻仇才找上朋儿的,兵书事小,目前南陵那边还有一项重要计划正在实施,没有朋儿指挥的话,恐怕会出乱子,所以……”

司徒申呵呵一笑,颇有深意地看他一眼,道“业儿年纪越大,野心也越来越大了……”

司徒业忙道“孩儿不敢,哪日事成,定请爹爹担当九五至尊,孩儿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老人家,也为了司徒世家能够光荣千秋”

“不要害怕,我没有任何责怪你的意思!把朋儿留在这里,你先出去吧,不耗费七八年的功力,很难让他恢复哪！”司徒申捋捋银须,微微摇头,看着司徒朋,面容甚是慈祥.

司徒业又是一礼,慢慢退出石室

王乐乐把夺到手的月神兵书递给洛河,嬉笑道“洛兄,这宝贝不能白给你,当作珊儿的聘礼如何？”

洛珊听乐乐这样说,羞喜的低下头,用眼光偷偷地观注着洛河,紧张的听着他兄长的回答,心里却在盘算着,若是洛河不答应,该怎么揍他,是自己一个打呢,还是叫上要死要活,三人一起群殴!

洛河惊喜的接过兵书,小心的抚摸着奇异的玉质,漫不经心的道“你们的事,我爹早默许了,嘿嘿,用此做聘礼,最好不过,嘿嘿”

乐乐见他痴呆的模样,大是惊奇,暗忖“有这个必要吗,不就是一本破兵法,我小时候读过上百本哩,当然,这一本却没读过,哦,算了,既然答应了和珊儿的婚事,心里也踏实了”

洛珊暗道“哼,算你机灵,免得本小姐动手发威”抬头看乐乐时,眼中发出炙热的光芒,就像饥饿的蚂蚁,看到蜜糖.

安定书挂着淡淡的笑意走来“公子,船支准备妥当,可以出发了”

王乐乐把洛河送走,带着洛珊走回木府,洛珊后面,依旧跟着两个酒鬼.

一到内院,慕容琪,苏巧巧等诸女,如蝴蝶翩翩,带着柔美香风,扑面迎来,一时莺歌燕舞,百花争艳,乐乐色心大起,游走花间,乘手足之快,只是江小薇被挤在诸女之外,神色依旧憔悴,踌躇不前.

乐乐看到她时,心里也颇为酸苦,自己何偿不想邀她同乐,只是两个颗心已存芥蒂,很难恢复以往的亲密,只有苏巧巧,金蝶,小芝对她颇为同情关心,不时的劝解宽慰.

乐乐陪诸女疯狂几日,按原来的计划,准备起程去巫山,把若雪找回.

武功好的几位,娇闹着要跟乐乐同往,乐乐一概拒绝“你们乖乖呆在巧巧这里,皇城也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若是没有你们几个保护她们,我出去也不安心,双儿听话,不要拽我衣服,琪儿听话,不要解我腰带,彩云听话,不要”

电闪雷鸣,翻云覆雨,这里面依然没有小薇,她在隔壁听的清楚,回想起以前和乐乐欢好之时的场景,更是不堪,随着诸女高昂的娇喘尖叫,她下身早已湿润,手不由自主的攀上了挺拔的玉峰,另手却伸进了湿热的桃源.

小薇想着以往的凄苦,又想起乐乐对她的诸般宠爱,泪如雨下,伴随高潮的临近,笔直雪白的美腿紧紧扭缠一起,口中高喊“乐郎,呜对不起啊,薇儿只爱你一个!”

这并没有缓解小薇的情欲,反而激发压抑以久的欲火,听着隔壁传来的欢好之音,在一次把手移向私处,换来却是更多大的空虚,她幽怨向往的看着隔壁,缓缓下床,走近声音始发点.

乐乐在交合中,六识更为敏感,一边用心灵之语,赞美身下女子的妙处,传达受的誓言,也能清晰的感觉到隔壁小薇的动静,听到小薇高潮时的喊叫,更是苦笑，“需要时间的磨合吧。”

他发觉小薇走进这个房间时,微微一怔,索性装装糊涂,把身下娇喘尖叫的金蝶,用御女秘技——震动的云,送上极端云顶后,反手把缠在他脊背的小薇压倒,挺枪直进,小薇因紧张而紧绷的身子,突地松软下来,粉臂缠着乐乐的脖颈,低声饮泣.

乐乐也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只是放开心灵,把心底的酸甜苦辣,全部涌进小薇的心灵,让心与心直接交流,小薇也是一怔,她没想到能有如此美妙奇异的事情,居然能感受到乐乐的全部心意,这是言语难以形容的,深深的怜爱,酸酸的醋意,淡淡的恼怒,苦苦的追忆,霸道的占有欲小薇也把心灵敞开,把自己的浓浓爱意,不安,恐惧,委屈,决心如数传给乐乐,两人的心再次水乳交融,牢密的结合在一起,身体上的,心灵上的.

许久,小薇从高亢中酥软,瘫倒在乐乐怀里,撒娇的道“嗯,小薇明白,我会和姐妹们处好关系的,她们这样对我,全是薇儿以前做的不对,我会争取她们谅解的。”

第二章窥视

乐乐深情地环视一地的雪白胴体,她们嘴角满足的笑意,也是乐乐的得意之处.

乐乐迅速穿上白色武士服,捡起简单的行囊,扛上追心剑,走出木府.离别不如不别,所以,每次离开,他总选在诸女熟睡中,或许能少些熟愁吧.

星明无月,他悄悄走出皇城,凉风徐面,乐乐舒服的伸个懒腰,不急不慢的走向紫鸣山寻佛寺.他当然不是寻佛,只是找一个淫僧,淫僧全戒,什么都不戒的全戒.

刚到寺门口,就遇到一个小和尚,显然刚剃渡不久,头上的香疤还是新的,小和尚正不耐烦的在门口踱来踱去,见到一脸坏笑,斜扛追心剑的乐乐,忙嬉笑颜开的跑近迎道“这位施主可是王乐乐王少侠？”

乐乐弯腰,拍拍他的油亮小脑袋,笑道“你怎知道我是王乐乐？”

那小和尚得意的挺挺胸,高声道“是方丈全戒大师告诉我的,说你今天定会来此,还形容了你的长像,算是算准了,只是小僧从清晨,一直等到天黑,才见王施主的踪影,唉”说完,还无奈的叹口气.

王乐乐跟着小和尚,一边往寺里走,边问道“全戒大师是怎么样形容我容貌的？”

小和尚把胸前的佛珠,放到嘴里咬弄半天,才道“方丈说,你见到一个长的很好看的年青男子,一脸坏笑,但你又觉得他是好人,而且很想和他亲近,虽然他长的好看,但你又无法形容他具体的模样”乐乐听到这里,满意的点点头,对全戒的赞美,虚心全部接受!

小和尚接着说，“方丈怕我不明白,又道:总的来说,他乍一看,像个坏蛋,仔细一看,还是坏蛋,再仔细看,就完完全全的像个淫贼,佛经中的淫贼像就是他的全部特征,他还说……”

乐乐苦着脸,道“小和尚,你别说了,我找全戒大师好好聊聊,顺便好好向他讨教一番淫贼像到底是何模样？”说完,不理小和尚,独自走进方丈禅室.

“怎这般无礼,进方丈慧室,无任何请示之音,尔哦,原来是乐乐贤侄,嘿嘿,脸色不太好呀,是不是啊我的胡子,啊我的脸！”

乐乐吹掉手上的几根长须,懒懒坏笑道“我见你胡须上有个虫子,帮你揪掉了虫子,脸上还有两只蚊子,也帮你打死了,老鬼,今晚是不是该请客？”

全戒摸着微微疼痛的双颊,暗暗咒骂道“一定是圆智那个笨蛋,把我说的话完整复述出来了,唉,祸从口出哪,还好,这浑蛋小子只是闹着玩的两巴掌,不然,我这把老骨头就不用活了!”想毕,才怪笑道“贤侄最近功力又有突破哪,速度快的我都看不清了！”

乐乐心里暗笑“这老家伙果然认罪,连解释的话都不提一句,嘿嘿,早知道如此,多抽他几耳光就爽大了,以前见他和师父赌钱的时候,我就想抽他耳光了,没想到今天才实在如此远大的梦想！”表面上也装没事一样,轻叹道“速度仍是无法突破极致,老鬼,你不是快成神仙了,怎么连这速度都躲不开哪？”

全戒有点害羞的道“我哪有卜算天机的能耐,只是每天让一个小和尚去门口等你,足足等了你十天,今天才把你盼来！”

“哈哈哈,吓我一跳,真以为你弃尘辟俗,得道升仙哩!看你坦诚,给你带壶好酒,沉放三十年的百草酿！”说着,从背后包袱中,掏出一小壶未开封的美酒,全戒听说是沉放三十年的好酒,两眼立马放光,忙从暗格中取出狗肉等下酒菜,对饮起来,再不提刚才打闹之事.

几杯酒下肚,全戒舒服的半躺到禅席上,吐着酒气，“真让你小子占足了便宜,不光把木夫人搞到手,还有几百坛上等美酒,那可是百草酿哪,啧啧,真不知你小子祖上积了什么德了！”吃着酒,却说着醋.

乐乐也听出酸溜的味道,得意的笑道“怎么,老鬼嫉妒了？”

“不嫉妒的不是男人!咳咳,只是随便说说,不要瞪我,就算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打你的主意,你知道的,我的武功低微,除了轻功还过得去,其他一无是处,当然了,床上的功夫也算一流……”全戒乱糟糟不知所云,忙把杯里的酒喝光,复又给自己满上.

乐乐知道他想多喝些美酒,也不点破,嘿嘿笑道“鬼,你武功不靠谱,你那八个笨蛋弟子武功好像不错,你是怎么教出来的？”

全戒有些悲凉的叹道“万恶淫为首哪,佛不欺我!只是一入淫道即着魔,再难回头,贪色贪得人憔悴,采花采得武功废!我武功不好,只是疏于习练,那个弟子虽然笨些,可勤奋刻苦,他们已尽得我所传,八人武功相近,又善于合击之阵,所以前些天,能抵得住诸多高手对兵书的攻夺.”接着他语气一转,忿忿不平的道“老天却是不公,你小子整天沾花惹草,懒于练功,武功却只升不落,而且还高的这么离谱,怎么不叫人嫉妒,嘿嘿,小心天嫉英才!”

乐乐明白他的意思,是让自己小心别人因嫉生恨,暗下杀手,同样暗指自己风头过望,木秀于林,风必催之,这是千古不变的至理,乐乐怎会不明白.

“老鬼放心,我这辈子一是老死,二是在花床上累死,绝不会死在暗杀之下!我这次来是要你帮留意下皇城的动静,司徒世家这次吃亏甚大,这几天平静的有点异常,我担心他们胡乱报复”乐乐正色道.

全戒也恢复正经之态,安然道“贤侄放心,有剑宗之主简一剑坐镇皇城,司徒世家不敢乱来的.京城官宦子弟,有七成是剑宗的弟子,司徒业那个老乌龟,若想肆意妄为,除非先把简一剑放倒,不然,连五万城防军,司徒世家都无法完全控制!木府他更不敢动,不然,连他的15万家乡子弟兵都会公然抗议,贤侄放心去巫山吧,木府的安全我会留意的”

乐乐点头,休息片刻,破晓时,才从寻佛寺起身,翻山南行.

乐乐初出江湖,不满一年,对风月国地形也不甚熟悉,抱着游山玩水的心情,慢慢赶路.碰到好玩的景观,驻足停留,碰到无趣的地形,腾空狂奔,一天下来,也能走上两三百里.

“天上星,亮晶晶,地上的篝火乱哄哄,烤山鸡,捉野兔,火上一滚红彤彤”乐乐坐在一棵参天古树下,边唱边烤,火堆上面,果有一只鸡,一只兔,肉已快熟,香气扑鼻.

“;哦,深山老老林也有这么多人赶路,莫非是鬼?希望是群艳鬼,嘿嘿”乐乐没来由的诡笑着,口水快要滴出,不知是看到鸡肉,还是想到了更有趣的东西.

乐乐看那烤肉已有九成熟,遂把火焰用真气压灭,林中复又黑暗如墨,只闻虫子幽幽鸣叫,他咬了一口兔肉,味道十分中意,摇头晃脑的吞下,抱着食物,纵身飞上七八丈的树稍,又连着几个腾跃,跳向密林边缘.

“三叔,你说这些强盗是什么人?我们的行踪全在他们的掌握中,放弃水路,绕道走山路,仍被强盗算计,带出来的四十几个高手,还剩十个,恐怕我们这次无法走到南陵了”说话的是位姑娘,年纪约十八九岁,鹅黄猎装,素黄骑裙,雪白的小马靴,染满了鲜血,声音纤弱柔美,疲累的坐在溪流旁,沾水欲擦拭靴子上的血渍,乌丝流云,倒垂遮脸,看不清容貌,光是风流凸凹的身段已把乐乐馋的大流口水,哦,原来他嘴里正嚼着野兔肉.

柳昆(第一卷,飞马牧场)谨慎的打量着四周,扫视身后伤痕累累的仆卫,微微叹息,道“纤纤,早知此行不易,但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艰难,这次带来的全是我们柳家人,绝不会有叛徒,除非”

“除非什么？”柳纤纤擦洗完毕,拿起身边的黄金弓,并把黄色的箭羽筒背上,方露出绝美的五官,凤眼如星星般闪亮,坚定而有神,在夜风中飘飘欲飞,人如其名,纤纤无骨,柔美似水.乐乐认为,那倔强的双眸,是她全身唯一坚硬的地方,见惯美女的乐乐,仍有惊艳之感.

“征服那双美眸,会是每个男人的梦想吧！”某淫贼如是想,浑然忘了手中的美食.

柳昆正要解释,忽觉有几道身影从后面追至,转身喝道“什么人？”

“哇哈哈哈,不愧是飞马牧场的三当家,离这么远就能知晓我们兄弟赶到！”从山道口的灌木丛里,走出七道人影,高矮胖瘦瞎子瘸子聋子.

“草原七刹/”柳纤纤失声惊叫起来,左手搭弓,或手搭箭,对准其中一个瘸子.

乐乐躲树叶间,看的清楚,听见柳纤纤失声惊叫,也好奇的打量着草原七刹,细细的把他们七人看个通透,然后失望的摇摇头,暗道“只是七个残疾人,难道残疾基金会倒闭了,他们才出来混饭吃,只是一流高手嘛,纤纤小娘子干嘛这样惊慌”刚才见人家美女不过半柱香的时间,称谓也变成娘子了,看来对纤纤是势在必得!

不光纤纤惊慌,连柳昆和身后的十卫士也脸色急变,纷纷亮出兵器,严阵以待,像是面临天敌一般.

草原七刹在中原也是响铛铛的人物,在北部游牧草原,更是厉害,是拿来吓孩子的法宝.王乐乐修习御女心经,功力日进千里,现在已近宗师级的高手,当然看不起这些普通一流高手,不过乐乐还是小看了他们七人,他们七人的合击之术,颇有名头,这也不是飞马牧场等人害怕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

胖子盯着柳纤纤饱满的胸脯,淫笑道“嘿嘿,小娘子不好好的呆在牧场,出来做甚,难道是想我了不成!不急,呆会一定让你满意快乐”

瘦子打断他的话语,舔舔嘴唇尖喊道“这么嫩的丫头,煮着吃一定很美妙,我要她两个胸脯,谁也别跟我争”

乐乐狠狠地咬了一口兔腿,恶毒的咒骂道“哼,呆会一定把那个胖子斩成十八块,居然敢调戏我的娘子!这个瘦子要斩成九截,居然敢那对软绵绵的白兔,待我看那下面的五人怎么说？”

第三章枝节

草原七刹中其他五个,还没来得及说话,远处却传来爽朗的嘲笑声,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

“哈哈哈,草原七残废又跑过界捞饭吃,听说上次来中原,差点回不去,这次还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二公子说的没错,这几个残废动不动就要吃人肉,上次被崂山双侠砍断了一条腿,抠出一个眼珠,还震聋了两只耳朵,听说那个好色的胖子被人阉了,贪吃的瘦子牙齿被人拔光了”

草原七刹脸色剧变,怒叱道“是什么人在暗中鬼鬼祟祟,快快出来受死。”显然是被人说中要害,不然也不会如此惊慌气恼.

乐乐听到这些声音,也非常不爽,朝那声音的方向比划一下中指,心里骂道“干,司徒朋你个混蛋,早不来晚不来,老子正要英雄救美的时候,你来凑什么热闹!紫鸣山险道啥时候变成旅游胜地了,老子一来,你们全跟来了。”

来人正是司徒朋,锦衣翩翩,手持紫金宝刀,精神更盛往昔,左侧是刀谷巴木图,右侧是鬼狱门的吊死鬼,身后是朱顺,张强两参将,还有二十名一等一的高手护卫,紧随其后.

乐乐透过树叶缝隙,扫了司徒朋一眼,微微惊叹“前些天被我精神力伤的病怏怏的,像只得了禽流感母鸡,短短几日,不但伤势全好,武功居然还有精进,实在出乎意料,内力好像突增了十年,他已正式踏入特级高手行列了,啧啧,看来有番奇遇被他碰上了!他带这么高手来做什么,难道只为了泡我的纤纤娘子,嗯,有这个可能,不过”乐乐坐在树丫上,胡乱猜测着,下面却闹开了.

草原七刹看到二十几个人,慢慢从黑夜中走近,一时也傻了眼,他们以为,能够一语道破自己丑事的人,起码也是年过半百,有名有姓的中原高手,没想到出来的二十几个高手,全是年青人,其中一个年纪稍大,舌头伸的老长的家伙,他们也认不得,于是又恢复暴虐的神态,吼道“我们乃是人见人怕,车见边躲的草原七刹,尔等若不想惹祸上身,还是快快离开吧,免得招怒了本刹君,灭你满门!”

他们的威胁言语,换来的却是更大更多的嘲笑声“哈哈,中原地带,居然不认得司徒家的二公子,被人砍也属正常”张强,朱顺两参将,边笑边冲草原七刹抛媚眼,哦,那是使眼色,还把腰间的令牌掏出来晃晃,这一点被乐乐看个正着,疑惑道“向草原七刹出示令牌,难道这些强盗是司徒家的暗兵”

更让乐乐疑惑的是,草原七刹奇怪地盯着张强朱顺,对那令牌视而不见,反而抽出兵器,朝他们扑去.巴木图和吊死鬼二人立刻亮出家伙护在司徒朋身前,二十个护卫抽刀迎上七刹.

柳纤纤黄金弓早已拉满,瘸子转身牵动了锁定气机,这一箭她不得不发“嘣”一声轻脆的铉声,一抹金黄拉着长长幻尾,如腾龙般的射向瘸子后心.

乐乐在树上看的直摇脑袋“飞马牧场的箭术虚有其名啊,纤纤娘子的箭术也太普通了,速度一般,真气不足,若用我的御女心经帮她改造一番,威力起码增加六成啧啧,随便一道掌气就能把此箭震开”

不光王乐乐这么想,七刹中的瘸子也是这般想法,一听到弓铉的声,他已暗暗积蓄掌力,头也不回的反手击向射来的黄色箭羽,柳纤纤见瘸子不把这箭放在心上,嘴角露出狡黠的笑意,看的乐乐心头一颤,暗道“笑的好美,好阴险,莫非她练成了噬魂箭？”

人有七魂,一箭怎噬魂?

瘸子本以为一掌定能把箭羽击成碎沫,不想一掌击去,那箭蓦地一滑,分出七道黄色箭影,他却知道,那不是影子,而是真正的箭,失声惊呼“噬魂箭”;若他正面谨慎抵挡,或许还有机会脱身,现在已晚

七道箭影像有生命,极灵巧的穿透他的护体罡气,分别射向他的七大要穴,七刹中的其他六人,听到瘸子的喊声,想帮他御箭时已来不及,箭身尽入其体,只留黄色羽毛在外颤动.瘸子瞪着双眼,像只刺猬不甘地倒在地上,鲜血渐冷.

“噬魂箭专破护体罡气,掌风,剑气,还会自动追击敌人,只能用兵器反击啧啧,纤纤小娘子果然有两下子”乐乐打着饱嗝,啃着最后一个兔腿.

其他六刹来不及悲伤,已被司徒家将围住群殴,少了一人,无法布阵,他们很快地被杀的无还手之力.张强咐在司徒朋耳边,轻声道“二公子,他们不理司徒世家的令牌,难道万里盟用了恩情令？”朱顺也道“是啊,二公子,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要万里盟找人阻止飞马牧场的任何人走进南陵王府,若是用了恩情令牌,我们无法差使这些暗线,不如不管飞马牧场,让他们自生自灭去,我们火速赶往南陵去,现在计划有变,南陵王全家突到龙骨县祭祀祖先,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司徒朋偷偷瞥视柳纤纤一眼,道“正因为计划有变,我才救飞马牧场的这几人,就算帮她们到南陵王府,那时南陵已物是人非,买战马的一千万两银子,她们还是要不回来再说,若能把场主柳纤纤娶回家,以后司徒世家还用买战马吗？”

“嘿嘿,公子英明”张强朱顺一起称颂拍马,悄悄给手下护卫一个“杀”的暗号.

被隔开的草原六残废,现在才是真的残废,每个都被同等水平的三四个高手围住,连喊叫的机会都没有,被司徒家将砍倒四个,四个皆被分尸.

乐乐看着胖子和瘦子的尸体,暗叫可惜“胖子的身子只分成四块,瘦子才分成两块,这些护卫杀人的本领还可以,但分尸体的本领和若雪比,可差远了”

还剩两个,一个高个子,一个小矮子.

两人的武功略高一筹,彼此互看一眼,露出恐惧绝望的表情.

狗急了也会跳墙,人急了会

一高一矮拼着挨刀的危险,把手伸进了腰间暗囊.

司徒朋忽感到不妙,想起了某件重要事情,冲护卫急呼“小心暗器。”话音未落,如雨的牛毛细针,漫天飞舞.这两人配合很有默契,一个负责左边,一人负责右面,算无遗漏.

离两人最近的三个护卫反应再快,也无地可逃,惨叫着,脸色发青,倒地抽搐,其他的护卫武功很好,再加上离的远,急跃上天空,险险避过毒针.司徒朋打开护体真气,雄厚的掌风击向虚空,把眼前的毒针全部击落.

另一方向的飞马牧场被打的措手不急,几个武功弱的受伤护卫,来不及反应,就已中针而亡,柳昆只有自保的能力,哪有能耐救场主纤纤,悲呼道“纤纤,快躲!”

柳纤纤看着逼近的毒针,暗暗苦笑,刚才那招噬魂箭已把体内的真气耗光,现在哪来的真气抵挡如雨的毒针?她缓缓闭上双眸,等待死神的光临.

死神没来,却等来了肉骨头.诱人的残香贴着纤纤玉体,呼啸而过,每一根残骨皆带着强大的真元,把射向纤纤的毒针挡个干净.乐乐舔舔舌头,把整只山鸡也扔了下去,只不过这次他暗用“托”字诀,完整的肥美熟鸡,慢慢落向纤纤的胸口.

纤纤没有中针的疼痛,略感诧异,突闻到浓郁的肉香,慢慢逼近,睁眼间,刚好看到了山鸡落到胸前,她伸手接住,左看右看,只是满地的骨头和击落的毒针,其他人也忙着躲避暗器,也没看到骨头和鸡从何而来,等回过神,都奇怪地看着纤纤,看着她手中的鸡.

司徒朋刚出家门,就损失三个得力护卫,怒火大盛,不理吊死鬼的阻拦,抽刀腾空,一招“刀分天下”全力使出,炙热的刀气,漫天铺开,处在刀气正中的高矮双刹,脸色顿如死灰,被他凌厉霸气的一刀,逼的退无可退,惨叫一声,两人同时毙命.

这就是特级高手和一级高手的差异.

司徒朋这一招镇住在场的众人,他手下的家将护卫拍手叫好,有点像春节晚会的“托”,是扯着嗓子的吼叫.柳纤纤美目一亮,略露感激崇拜之色,带着残余的手下,向他们拜谢,“柳纤纤代表飞马牧场,谢谢司徒公子搭救之恩!”她微微一礼,又道“这只山鸡野味,还请公子笑纳,权做谢礼。”说着,把乐乐精心烤制的山鸡,双手奉给司徒朋.

乐乐在树上气的差点跳下来,心里狂吼“纤纤娘子,是这为夫送给你的见面礼,怎能让给那个浑蛋吃不过,用只鸡当然报恩的谢礼,倒也不吃亏,嘿嘿,还是纤纤娘子聪明,不愧是飞马牧场的当家,免得司徒朋那浑蛋信口开河,胡乱要价。”

司徒朋微微一怔,接过山鸡撕掉一半,把另一半还给纤纤,道“纤纤姑娘想必还在挨饿,谢礼倒不必了,有姑娘奉上的美食足矣/。”说着,装成很享受的模样,咬一口吞嚼,突然转过身,狼吞起来.

乐乐在树稍上冲他比划着中指,不满的骂道“算你有点良知,把食物还给纤纤娘子一半,若是敢独吞,见你一次揍你一次!知道好吃了吧,咽死你,卡死你,撑死你”

纤纤把剩下的半只鸡,平分给其他人,就着干粮,大嚼起来.纤纤边吃边想“这鸡是哪来的呢?还有救我的这些骨头,好像是野兔的”她只分到一小块,绝妙的美味,让她连贪婪的连骨头都想咽下,边吃边抬头朝树上观望,喃喃道“难道是老天爷看我饿的可怜,送给我的？”女孩子的幻想总没有谱.

乐乐看她抬头,以为发现自己,正准备出场勾引纤纤,哦,是引导不想细听之下,她谢起了苍天.乐乐擦擦嘴上的油渍,怔怔地抬头望天，“傻娘子,你见过老天下过一粒粮食吗？”

第四章惊呀

在山林中,大家相安无事的过了一夜,天亮时,司徒朋和飞马牧场的几人同行.

王乐乐自然在后面悄悄跟着,寻找机会,把纤纤勾到手.再说,他也好奇司徒朋的此行目的.在公在私,他都得紧跟不放.

乐乐凭着绝妙的轻功,不但游玩的兴致勃勃,也成功的紧紧盯到他们身后,直到走出紫鸣山险道,进入龙骨山脉,情况才复杂起来.

龙骨山脉山势平缓,没有奇峰秀岭,只是山路横纵交错,叉路极为相似,像是一个天然的迷宫,路旁灌木郁郁,芳果遍野,飞鸟异兽戏耍其间,也不畏惧生人,还有调皮的猴子朝乐乐抛掷野果,乐乐吃着动物赠送的食物,苦笑着发

现自己迷路了.

“朝南,朝南”王乐乐嘴里不断念叨着,遇到叉路口便朝南拐,没有朝南的,退而求其次,朝东行.此地食物充足,便是十天半月找不到出路,也不至于饿死,但乐乐心急柳纤纤,哪能心平心和的等待,看着偏西的日头,郁闷地把吃剩的果核扔向夕阳.

“唧吱吱!”西边的一棵茂密橡树上,发出清脆尖锐的嘶鸣声,紧接着,一团粉红像流星般的射向乐乐,快的看不清到底为何物,乐乐感到不妙,匆忙张开护体真气,粉红如实质的气罩,蓦然挡在身体周围.

“啪!”的一声,那团粉红,与乐乐的真气罩撞个结实,护体真气狠狠扭曲了一阵,把那团异物,弹开三四丈,在草地上滚了十几圈,才气呼呼的站起来,冲乐乐“唧唧”乱叫.

乐乐哪想到这团粉红会有如此的力道,胸口一热,差点吐血,连退六七步,才站稳,细细打量眼前的粉红流星,到底为何物:有几分像貂,身长不过七寸,尾巴却有尺余,全身毛发粉红,柔细闪亮,没有一根杂斑,圆圆的大眼睛,闪着委屈的泪花,黑溜溜的眼珠却暗藏狡黠,一只前爪不断的挠着娇小的脑袋,尖小玲珑的耳朵上,有淡淡的野果残渣,肯定是乐乐刚才砸的.它的尾巴末稍却不似普通动物的柔顺细巧,却像龙尾巴一样波浪起伏,说不出的诡异,却有说不出的魅力和可爱.

“传说中的龙貂？”乐乐的眉头皱在一起,学着龙貂的样子,不断的挠着脑袋,“若是龙貂就麻烦大了,听说这种天下速度最快的异兽,脾气像小丫头,睚眦必报.刚才我不小心砸了它的脑袋,若不快些走出龙骨山脉,它不定怎么折磨我呢!这种千年难遇的异兽,为什么偏偏被我赶”

龙貂看到乐乐怔怔的学它挠头的模样,更是气恼,遂把前肢放下,毛绒绒的大尾巴左右摆动,冲乐乐不满的皱皱鼻子,吐了下舌头,作势欲扑.

乐乐看它居然有这么丰富的表情,又怔住了,心头闪过一道亮光,忙陪笑道“对不起,刚才不是故意的,你看,我在这里迷路了,能遇到你这么漂亮的小家伙,真是幸运,哇,你长的真可爱,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动物……”乐乐在那比手划脚的交流着,没想龙貂似乎能听的懂,洋洋得意的跳跃起来,抖动着细长的粉红绒毛,唧唧直叫.

乐乐傻眼了,心里暗道“真是见鬼,一个小不点还这么臭美,定是个雌儿,看来赞美之词不光对女人有效,对任何动物都有用可是,该怎么走出这段迷宫似的山路呢？”

乐乐趁着龙貂高兴,忙比划着问路,乐乐胡乱的比划着,最后连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动作了,可是龙貂居然得意肯定的点点头,用前爪指着一个叉路,自己先飞射过去领路.

将信将疑的跟在它身后,龙貂走走停停,不时的回头冲乐乐做着不屑的鬼脸,嫌他轻功太慢,乐乐满头大汗的全力使展轻功,对着这个精灵古怪的家伙只能报以苦笑,无奈的苦笑.

又到一个叉路口,这次龙貂等到乐乐走近两丈,才给他指方向,然后它往刚才所指的方向闪电般的蹿去,那是一处细木林立,潮湿阴暗的地域,乐乐本该像刚才一样,紧随它跳进去,可他的灵识极其微弱的感应到龙貂心中的嘲笑,心中诧异道“难道御女心经七层的心识感应,对动物也有效?这个狡猾的小精灵,肯定在骗我”

想到这里,乐乐会心一笑,然收摄心神,小心谨慎的朝龙貂所指的方向走去.

只走进四步,乐乐就闻到一股腐尸的恶臭味,吸血的巨蚊,令人眩晕的毒蝇,在枝藤间嗡嗡作响,乐乐眉头一皱,暗骂龙貂的报复心太强了,这等玩笑都开,前面不定还有什么害人玩意哩.刚想离开,却听到不远处,有人的微弱呼吸声传来,他好奇地朝里面探去.

乐乐张开护体真气,小心的避开脚下残骨腐肉,拨开挡路的脏枝污叶,只行六七步,就惊呀的张开了嘴巴,差点忘了运行真气,他只是看到了一张蜘蛛网.

蜘蛛网会让乐乐惊呀吗?会!如果你看到个两张床大小的蜘蛛网,你也会惊呀;如果你再看到网上还有只幼猪般大小的蜘蛛,你也会张大嘴巴的;如果蜘蛛网上还有个黑衣活人,你会怎样?

乐乐惊道“蜘蛛侠？”

“蜘蛛你个头,王乐乐,快放我下来!”网上的人又张口喷出一道气剑,击退巨蜘蛛的进攻,原来她没被蜘蛛吃掉,并不是蜘蛛吃素,而她一直在用真气阻止蜘蛛的靠近.

“女人?你认识我？”乐乐一听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顿时精神大镇,打量她的穿着,赫然是轮回的黑色制服,身材娇小完美,蒙着脸,只露出一双锐利冰冷的美眸,憔悴复杂的瞪着王乐乐,狭长的轮回刺刀落在网下空地上,乏着幽光.

“看什么看,还不快点把我救下来!”依然是冰冷的声音,只是多些无助和娇嗔.

“嘿嘿,姑娘,我们很熟吗?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是不是暗中偷窥过我？”乐乐已记起了她,只是装起糊涂,用挑逗的语气,幸灾乐祸的笑道.

“谁偷窥过你小贼,眼睛往哪看,待本姑娘下来,把你砍成十八块!”声音已有些沙哑,看来被困的时间不短,又是气恼又是羞赧,身子不依的摇晃下,惊起毛绒绒的肥蜘蛛的凶性,眼中冒着绿光,嘴里流着馋液,又朝她扑去.

她的真气早已濒临灯枯,见恶心的蜘蛛扑来,吓的真气一滞,气剑没能发出,薄薄的护体气罩,被它轻易撞破,腥臭的口液,差点滴到她脸上,带些哭腔的惊叫道“啊,你个坏蛋,救我哪”

乐乐知道玩笑不能开的太过,特别是对她,急忙射出一道柔和的真力,托住蜘蛛的进攻,硬生生的把它推回原处.冲惊慌不定的黑衣女子笑道“姑娘,你蒙着脸,我哪知道你是我的仇人还是朋友?若是把你救下来,你找个机会杀我,那我岂不是太冤了!所以还请告之芳名!”

看她还在犹豫,又道“我的内力又不是很好,若是等的时间太长,一不小心无法控制蜘蛛,它扑上去,把你的脑袋咬下来半块,那我罪过可大啦!啧啧啊,撑不住了!”说着,还故意的把蜘蛛往她身边拉.可怜的蜘蛛,无奈的被乐乐用真气控制着,扭捏不安的想跳网逃走,它还有利用价值,乐乐哪能让它如愿.

“啊别让它过来,我说我叫血影,在寻佛寺我们见过的你还说过,我身上的味道很好闻的喂,人家都说了,还不放我下来!”一番恐吓,连这等羞事都完完全全的说了出来,示弱的向乐乐哀求着.

乐乐故作惊呀状,“哇,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轮回血影哪,真是失敬失敬,哦,不用怕,我马上把这只有眼无珠的臭虫子灭掉,给你报仇解恨!”说着,用真气把巨蜘蛛拉下网,发出一道斩力,把它劈成两半.

把血影用同样的办法救下来,她一着地,忙去捡刀,气鼓鼓的瞪了乐乐一眼,一语不发的朝外奔去.乐乐紧追道“喂,血影,你就这样对待恩人吗,每次救你,你都一言不发的扭头就走!”

出了臭气冲天的林子,血影才停住,忿忿地道“上次不算,这次你的恩情我记下了,顶多以后杀你的时候,少杀一次!”

乐乐哪知血影早已接下杀他的任务,以为她在开玩笑,满不在乎的嬉笑道“你们杀手的报恩方式真特别,有没有以身相许的？”

血影“扑哧”一笑,遂恢复冰冷,“有,只不过轮不着你!”说完又要离去.

乐乐想起一事,忙问“怎么去前面的小城?我迷路了!”

“走到这里了,还会迷路,仔细看下叉路口的路标那只臭龙貂,我血影跟它没完,居然把我骗到那种鬼地方,被我逮到,非把你的血喝光”伴着她的咒骂声,消失在云霞深处.

乐乐摇头苦笑,原来又是捣蛋的龙貂他顺着叉路口隐蔽的石制路标,缓缓南行,天黑时分,刚才进入山城,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乐乐首次发出这样的感叹“见到人真好!”满脸喜色的走向小城唯一的客栈.

一进门,他就如愿以偿地看到了柳纤纤,不爽的是,她身旁就是司徒朋,带上柳昆,一桌三人,桌上摆满丰盛的菜肴,还未动筷,显然是刚刚摆上.

小二殷勤地躬身迎接,“公子是吃饭还是住店?吃饭还有桌子,不过房间全被那位大爷包了”他不好意思地指着所谓的“大爷”——司徒朋.

乐乐斜眼看了司徒朋一眼,暗道“年轻地就是公子,有钱的就是大爷!不如”乐乐坏笑着,不在乎的说道,“没事,我们认识,你去忙吧!”在小二诧异的眼光中,走向司徒朋.

离老远,乐乐就高声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想不到在这里遇上司徒公子了!”说着,也不看柳纤纤一眼,拉张椅子,坐在柳昆身旁.

司徒朋脑袋嗡的一声响开了锅,暗中叫苦,“怎么又是王乐乐?和血影约定的日期也快到了,他怎么还不死？”非常无奈的笑道“原来是王兄,不嫌弃的话,一起吃吧!”却不敢盯乐乐的眼睛,只是脸色颇难看地瞥了几下乐乐手中的追心剑,显然已认出乐乐就是夺宝当日的蒙面强盗.

“不嫌弃,不嫌弃,那我就不客气啦!”说完埋头苦吃,直把桌上的佳肴翻个遍,惊得其他三人只有怔怔的看,乐乐吃的很快,半盏茶的功夫,已打着饱嗝,道“哇,吃饱了,听说司徒兄把客房全包了？”

司徒朋点头称是,乐乐又道“那正好,分给我一间上好的客户,跑了一天了,挺累的!”

司徒朋还能怎么说,当然是点头,他现在对乐乐有种惧怕的心理,不知不觉的,变得非常顺从乐乐的意见.

柳纤纤初见乐乐时,也如其他女人一样,芳心巨跳,对漂亮的乐乐充满爱慕和好感,一顿饭下来,他没瞅自己一眼,不得不让纤纤,对自己的容貌产生了怀疑,“他怎么光顾着吃饭,怎么不瞧我一眼,难道我长的很丑?不过司徒公子整日对我神不守慑的”胡思乱想间,她对乐乐又多了一些好奇.

乐乐的灵识感到纤纤的心绪混乱,时时拿眼光偷视自己,心里暗暗得意,“嘿嘿,心乱了吧,好奇了吧,看我怎么把你拿下!”正在这时,吃饭的食客又是一阵混乱,有的还滴着口水,吹起了口哨.

乐乐因背对着门口,只能看到众男食客欲滴口水的模样,就知道来的定是绝色;有的眼珠子乱扫,游弋不定,就明白来的不只一个女子.

有美女,当然要看!——这是乐乐的左右铭.回头就呆住了,今天发生太多让乐乐吃惊的事了,眼前又是一件.刚进来的五位美女,看到乐乐,皆喜上眉梢,美眸中闪耀着激动的光芒,“乐乐”“公子”一阵香风,扑面而来,更有激动动情者,搂住乐乐的脖子,亲个不停.

“如梦!”乐乐抱着因激动而颤抖的如梦,说不出话来.虽然有些纯真稚气,但那真挚的情感却是毫不掩饰的露在脸上.“她是师父的女儿啊,虽然有诸多误会,也是和宫明月之间的,而且她们母女皆失身于己,既然她们找来了,可不能让她们伤心哪!”

春月香手攀上乐乐肩膀,帮他轻轻按摩,柔媚的腻道“公子,我家小姐可是天天念叨你哩,不远千里的寻你至此,可要好好对待我们哟!”

冬月悄悄点头,却羞于开口,夏月和秋月虽然已失身乐乐,但还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更是紧张的不知所措,生怕乐乐不记得她们.

这时,柳纤纤惊呀道,“她们都是你的女人啊?”

第五章勾引

在宫如梦和四月执事进来的时候,乐乐已经知道完美的泡妞计划出了差错,听到柳纤纤惊呀懊恼的语气,只是点头微笑,暗忖"若是知道了我的底细,你岂不更惊呀,不过没关系,你是跑不出我手掌地!"

司徒朋不失时机的损道"王公子仪表堂堂,风流倜傥怎甘只有五个女子,他家中的夫人恐怕不止十个!"王乐乐怪笑着瞟他一眼,心道"小样,你以为这样就能争得过我吗!恐怕又让你失望了!"

果然,乐乐刚才那懒懒的一笑,惊人的诱惑力已随着笑意荡漾出去,让芳心混乱的纤纤更加失魂落魄,听到司徒朋的损言却无任何反应,只是怔怔的地盯着乐乐,喃喃低语道"好厉害,我们牧场雄壮公马,也只能征服十匹母马"她的声音虽小,在场的几人却能听个清楚,皆呆滞地望着纤纤.

乐乐没想到纤纤会说出这样的惊人之语,盯着她动情炙热的美眸,那一刻,那一双眼睛只为自己而存在,只为自己而变得温柔,他有点陶醉了.

四目凝成一线,刹那似有千言,眼睛的交流,心也跟着颤动.

"咳咳,纤纤,走了多日,该回房休息了!"柳昆听到她惊人之词,颇为尴尬,忙打破沉默.

"哦,我正想回房累死了!"柳纤纤俏脸微红,有些慌乱的跑向客房.

柳昆跟她走进房间,关上门,才道"纤纤,刚才怎能在众人面前那样直白,我们牧场虽然靠近北方游牧部落,礼法民风颇为大胆,可这是中原,你没看刚才大家多么尴尬!"

纤纤直奔梳妆台,抱着铜镜,不断的跺脚,"三叔,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失态,我的脸好红哪一定会被他们笑话,三叔你是知道的,我一直想嫁个英雄,不是光会哄女孩子的漂亮公子哥可是一见到他对我笑,我就慌了,好羞人哪!"她照着镜子,不断重复着刚才的话语,在屋里跑来跑去.

柳昆哈哈一笑,"纤纤怕是已经喜欢上人家了吧!"

"三叔,纤纤哪有啦!爹爹武功不好,被马贼杀掉,才害得我娘守寡多年娘一直训导我,将来一定要找个武功最好的人,才能嫁,不然不然"纤纤由撒娇的语气,慢慢转为忧伤,把镜子回原处,低头坐到床边,幽幽叹惜.

"唉,我们柳家近几年来,一直多灾多难.大哥二哥先后被凶残的马贼杀害,现在又摊上南陵王府欠债之事,怎么也想不到一向仁义忠信的南陵王,居然亏欠我们近千万两的银子这一趟吉凶难料哪!"

"无论吉凶,也要向南陵王问个清楚,我们有齐全的交接帐本,就不信他敢赖帐!"柳纤纤仍柔和的声音,眼神却透着无比的坚定.

"呵呵,不错,就该像纤纤这般理直气壮还有,那王乐乐武功非常高强,出道短短数月,死在他手下的一流高手,不计其数除了花心之外,还无其它缺点纤纤可以考滤一下哦!"柳昆打趣的说道,不等纤纤回答,便快速的转身离开.

纤纤不依的嗔道"三叔你",脸上却露出甜甜的幻想状.

司徒朋回房后,仍是郁郁地喝着闷酒,一见王乐乐出现,他就莫名的不安恐惧,"张强朱顺,和轮回约定的日期快到了,血影动手了吗?"

朱顺观察司徒朋的脸色不对,小心的答道"属下已催促轮回两次了,他们回复,说血影自有安排,会在预定日期前动手,无论成功与否,都会和我们联系."

张强接着道"公子,我看王乐乐的武功也不过如此,不如我带几个好手,今晚就做掉他,干嘛非等轮回血影?"

司徒朋瞪了他一眼,不屑的道"狂妄!你能看出他武功的深浅?就凭你能杀掉他?你看仔细了他手中的追心剑,上次夺宝之夜,那个蒙面强盗手中的武器是否眼熟?"

张强略一沉思,额头顿冒冷汗,"公公子,难道就是王乐乐,他他能和陆无日打个旗鼓相当？"

朱顺一拍脑袋,惊道"我说那粉红的护体真气怎这么眼熟,当时就起了疑心,原来真的是他!"

司徒朋又灌了一口酒,郁郁的苦笑道"你们两个不要放马后炮了,我那天受伤就是拜他所赐,王乐乐的武功可邪门的很,记得以后和他对敌的时候,千万不要看他的眼睛."

张强朱顺不明所以的想问个究竟,看到司徒朋不耐烦的摆摆手,才知趣的退出门外.

王乐乐陪着如梦和四月执事吃完饭,才同回房间.一顿饭下来,她们和乐乐又熟悉不少,不再紧张扭捏了,只有如梦一人,自始至终也没和乐乐见外惧生过,仿佛是多年的夫妻亲友一般.

"这里房间紧缺,今晚我们要睡在一张床上了!"乐乐抱着粘人的如梦,笑嘻嘻的说道.

本是普通的笑容,在诸女看来,却是极大的挑逗,皆羞笑着点点.如梦搂着乐乐的脊背,接道"我娘说了,要我们以后只听乐郎的话,乐郎要我们睡哪,我们就睡哪!"

四月执事更是赧羞,"小姐,这些话不要乱说"

"哪有乱说,我娘走的时候,不是这么嘱咐我们的吗?"如梦瞪着水灵灵的眼睛,不服气的反驳道,若是她们四人还不认输,她就准备争吵了.

王乐乐不知道宫明月为什么这样嘱托,难道不追究上次的责任,还准备把女儿嫁给自己?他也不知道在宫如梦身上发生过什么事,为何智力非凡的灵巧姑娘,却天真幼稚的像个孩童?

四月执事早知晓如梦的脾气,知趣乖巧地闭嘴点头,不和她争吵,如梦这才得意的笑道"乐郎,我没有骗你吧!上次骗你的小月已经被海盗杀掉了,我娘叫你不要怨恨我们几个."

"小月死了?"乐乐虽然气恼她的欺骗,可知道她是身不由已,被迫听命宫明月的,如今听到她的死训,仍有些淡淡哀伤.

夏月嘴快,见乐乐询问,忙把知道的事情经过,快速简单的说了一遍.乐乐听毕无奈摇头,直叹天意不可捉摸,春月见气氛有些悲冷,忙娇声劝道"公子不要想的太多,人各有各的命运,谁也没法改变热水已放好了,让奴婢服侍你洗浴吧!"

乐乐点头,如梦争着道"我也要,一块洗吧!"说完夺先脱光衣裙,跑向浴桶,晶莹如玉的肌肤在灯火下闪耀着诱人的光芒,肥翘的丰臀因跑动而微颤,跑到桶边,她娇笑着回头,"乐郎,快点过来呀!"玉峰傲挺,像兔子般跳动着,密处浅草稀稀,天真无邪的表情,却散发着无穷诱惑.

乐乐上次与她合体时,也因为急于吸取处女元阴,而无暇细看她的胴体,涟漪的奇光再现,乐乐啧啧直叹"自然的诱惑,无法抗拒!"说完,解衣朝她奔去,人到,衣尽.

四月执事暗自羞笑,数春月最为大胆,脱光衣衫,丰腴娇媚的玉体最先裸露,然后嬉笑着扒光其他三女的衣服,一起走向浴桶.

春光无限好,屋内最逍遥.(啦啦不给偶描写!啦啦自己去想像!)

春光虽没乍泄,声音却无法阻隔,乐乐虽然有意用粉红护体真气隔内呻吟声,可那疯狂的嘶叫怎甘被他困住,直冲破墙壁,窗户,飞向八方

隔壁"死淫贼,臭浑蛋怎么还不歇息,吵死人啦,还让不让别人睡觉哦,终于停了,哼,真以为你是大种马."还没骂完,如泣如诉的尖叫声又在耳边响起,柳纤纤蓦地坐起,"做了两个时辰了,居然还做身上出了好多汗哪,怎么回事,听她们声音,居然比撕杀还累呜呜,我失眠了."

乐乐本不知道隔壁是谁,但听到柳纤纤的漫骂,嘴角又露出坏坏的笑意,"纤纤小娘子,知道为夫的厉害了吧,我不是大种马,但我比种马还要厉害!看我怎样勾引你!"

由于第七层功法的原因,身子下的秋月完全的知晓乐乐的想法,娇喘不堪的腻道"哦,公子嗯,那位姑娘对你早已心动不用勾引了啊啊不如,现在去她房中收了她啊啊"

乐乐心中传间道"秋月也很乖哩,居然替为夫想到这种妙计,不过还有个杀手在房顶哩!"秋月刚想问杀手的事,忽被乐乐一阵秘技攻的直翻白眼,只能用嗓子根部发出无意识的单音.

听那房顶刺客的动作,乐乐知道来的是个绝顶高手,听到屋内淫乱的声音,只在初时有点呼吸急促,过时居然平稳如常,可见修心之术非同一般,若非在交合中,乐乐也很难发现此人.他知道刺客现在只等自己露出疲累之态,那时是下手的最好机会,可刺客不知,枪战后的乐乐,精神武功更胜往昔.

摆平秋月之后,乐乐并没把她爽晕,压在她身上,悄悄地说"我出去引开他,你不要动,保护她们的安全,听话,乖!"说着又吻上她因高潮而冰冷樱唇.

秋月感受着他的爱意,温驯地点点头.

乐乐披上衣服,暗把追心剑藏在怀里,喃喃道"哦,终于搞定了,去趟厕所!"说完走向院中.

从房顶滑下一道黑影,如鬼魅般的跟着乐乐,眼中露出复杂的神色.

乐乐刚进入茅草搭成的厕所,就觉一股冰冷的刀气扑天盖地袭来,"这哪是暗杀,简直是毁坏民房!虽然是个茅房!"他早有准备,说归说,动作还是急为迅速的冲天而起.

腾空不过两三丈,脚下的厕所已被摧为平地,还没来得及惋惜,漫天的刀光已朝他劈来,乐乐边躲边骂"哇,血影,你还真来刺杀老子呀,下午还是软绵绵装可怜,现在就如老虎一般凶猛,我怎么招惹你了!"

血影并不说话,奇幻的身影,化作虚实相间的杀阵,双手持刀,每一刀劈下,都带着足足的真气,直把附近的房屋摧残,草木皆伤,这不是暗杀,简直是表演.

乐乐骂着骂着,也觉查到这刺杀有点变味了,"喂,刚才在房顶偷窥我半天,是不是觉得我勇猛无敌,舍不得下手啦,若是这样就名说呀,缺钱我给你!嘿嘿!"

"你!"血影刀势一滞,"卑鄙!你这样的小贼就该千刀万剐!"

说完,她刀势一转,冰冷的杀气徒然增加,漫天刀影归为一刀,这一刀似乎能带动方圆数丈的灵气,简单的一刀却比千万刀的威力更大,朝乐乐当头劈来.

乐乐暗暗苦笑,"调戏过度了!"只觉得这一刀躲无可躲,遂拔剑抵挡,"无招可破时,只有比力道"乐乐记得鲜于冶的话,当前这招只有用剑气抵御.

他不敢大意,全力发出同样威力的一道剑气,粉红的剑芒如飞龙一般,迎上近身三丈的刀气,蓦然剑龙却失去目标,那惊天动地的一刀又分解成千万道小刀状的劲芒,把乐乐围住,从四面八方射向他.

早已惊动了司徒朋等人,张强朱顺更是激动的看着被刀光包围的乐乐,失声道"这回他可死定了吧!"司徒朋也暗想,这一刀就是凭自己现在的功夫,也很难抵挡,王乐乐不死也会重伤吧.

柳纤纤被乐乐吵了大半夜,刚能入睡,却听到院内的打斗声,忙起床观看,第一眼就看到乐乐被杀势惊人的漫天刀光包围,急的差点哭出来,心里的某根弦被深深触动了,"快躲呀!"她惊叫出来.

宫如梦虽然疲累的睡去,但武功皆是一流,听到响动也起身,听秋月一说刺客的事,更是着急,拿起武器飞向院中,"乐郎,快躲开哪!"看着身陷危险中的王乐乐,皆全力发动明月宫的轻功,如天外飞仙般的朝战圈飞逝.

发出这一刀的血影也深深后悔着,刀势已成,如顺水奔流,怎能收回,"我不是故意的,你千万要躲开哪!"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何心里说着这样的话.

王乐乐这时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已笑不出来.身在刀光中间,像极了小舟处在风暴的极心,一不小心就会翻船,说来话长,这刀气却在一转瞬间,就到了面前.

"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全是细小的刀我不会死的,算命的说我会活到九十九的还有那么多漂亮的老婆在家等着我呢,若雪,嫣儿,琪儿还有纤纤小娘子没有泡到手哩,我怎么会死呢?"

"刀气处在刀气中间的东西皆成它的攻击目标,只有更强的真气,或者兵器可以不伤害"誓言!"对要把身形裹在兵器中,就能解决眼前的困境,可是得把身子缩得更小才行而且没有攻击目标,"誓言"还会把自己反伤难道去攻击血影不,还没有看过她的容貌,怎么能杀死她自己承受吧!"

这些想法,在他脑中刹那间已决定,体内御女真气高速运转，双手举起追心，仰天长啸，腾空跃起数丈，粉红的护体气罩越变越浓，越变越小，最后粉红色的气罩缩成追心剑的大小，在空中顿了顿,气罩变得更浓更小,空中似乎的只有一把血红的长剑，裹着浓烈的剑气，像条飞腾的赤龙，刺向刀气最薄弱的一角.

这一次的"誓言",乐乐把身体缩的更小,离身剑合一的境界又进了一大步,那一瞬间的强大真气，组成金属般的护罩,可如雨点般的尖刀刺在身上仍不好受,把他疼的龇牙咧嘴，暗骂"哼哼,血影,落到我手上,有你好受,愿上天保佑你,不要长的太丑,不然就太对不起我这次的牺牲了!"

正在担心的众女,突看到赤色巨龙拖着长长的尾巴，冲出刀影杀阵,誓言仍旧坚定,却没了坚定的目的，强大的杀气砰然四散,离追心剑最近的血影,被这分散的杀气逼的连退数步,惊诧的盯着有如生命的追心剑,"这么强劲的杀气为何不向我进攻?"

自然没人回答她

杀气在渐渐消退,飞龙在空中左摇右晃,像是喝醉了酒,不甘的缓缓落下,离地三四尺,乐乐才显露身形,张嘴咳出一口鲜血,苦笑道"呵呵,轮回的第一杀手,果然不简单,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宫如梦和四月执事飞来扶住他,忙问询乐乐伤势,血影见乐乐只是受点轻伤,徐徐吐出担心的惊气,道"没死算你命大,我还会来的!"说完又朝司徒朋的方向看了一眼,抽身飘退,空中只留下一串淡淡的黑影.

司徒朋暗中攥了攥拳头,失望地叹道"只差一点,王乐乐身边的几个女了居然是明月宫的,真看不出来,他的背景还真不小,以前怎么没查出他有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张强看着吐血的王乐乐,忙道"公子,要不要我们暗中加把劲,把他做掉?"

司徒朋瞪他一眼,道"他身边的五个女子,你能打过哪一个?"

张强看了宫如梦一眼,吞只吐沫,不敢再言语.朱顺庆幸自己的没有多嘴,只是指了指巴木图和吊死鬼,意思是说,"加上他们呢?"

吊死鬼转转头,一言不发的回房去了,司徒朋看着呆头呆脑的巴木图,苦笑不语,"武功倒也一流,只是暗杀还不如你们哩!血影还有两次暗杀,就看王乐乐下次是否走运!"说完不再理会他们,转向回房.

柳纤纤见王乐乐逃开,遂念念有词的谢着苍天某神,一手还拍着狂跳不止的胸脯,忽见受伤的乐乐冲自己微笑,心跳的更欢了,也怔怔的回复着笑容,直到柳昆走近.

"纤纤,三叔没有骗你吧!最后王乐乐那招杀势因杀意未尽,才会反被招式反噬而伤,他若全力出手,那轮回刺客恐怕亦非死及伤!"

"三叔,你跟我说这些干嘛,我才不管他死活哩!"说毕,头也不回地跑回房去.

柳昆看着她的背景,微微叹惜,"这些年她们娘俩过的不容易,若能找个依靠的人,大哥在天之灵也会安息吧!"

"王乐乐虽然花心,但总比卷入某些家族的斗争要好上百倍!"他眺望着司徒朋的房间,在心里说道.

此时,遍野升起淡淡薄雾,远山朦胧,近处的房屋也渐渐隐去身影.

第六章龙貂

被血影一闹,可怜地店铺老板,整夜未睡,收拾院内的残局,直到司徒朋差人送来赔金,才喜笑颜开.

次日一早,乐乐迎着浓重的湿雾,领着如梦等人笑嘻嘻的站在客栈门外,昨夜的伤早已恢复,只是身边几女的神色略显疲惫,却是极为幸福的依在乐乐身旁.柳纤纤也极为困倦的打着瞌睡,不满的瞪着王乐乐,只是她还不能依在乐乐身旁.

司徒朋本以为起个大早,能把王乐乐撇下,没想到他不但伤势全复,精神似乎比自己还好,气乎乎的吩咐手下快些出发.

前面路途较平坦,在城里买了马匹,三队人马,貌似神离,各怀心事地缓缓前进,浓雾稠密,凭乐乐的眼力,三丈之外的物体也很难看清,多亏司徒朋的家将熟悉此路,稳稳地朝龙骨县行去.

宫如梦和四月执事,在马上闭目养神,直到中午时分,才恢复神采奕奕的状态,围着乐乐说个不停,柳纤纤也随着她们苏醒,回头又狠狠瞪了乐乐一眼,而乐乐仍是笑嘻嘻回敬她.

"站住,打打打劫!"蓦地如炸雷般地声音在山坡上响起,随后奔下两三百个强盗,把乐乐一行人围住.

司徒朋忽见被两三百人包围,客气谨慎地问道"你们是?"

一个妇人的声音,在浓雾中尖锐地叱道,"当家的,把口号再给他们报一下,他们居然不知道咱是干嘛的!"

"哦"粗壮的声音又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还没说完,王乐乐打断道"原来兄台是植树爱好者,同行同行,最近土地沙漠化越来越严重,能够自发的植树造林,品格实在高尚"

司徒朋的手下皆用看外星人的眼光,瞪着乐乐,那种目光如果不是崇拜,就是极度鄙视.

粗壮的声音又从浓雾中传来"哪里哪里,品格高尚谈不上,不过龙骨县方圆三百里,谁不认识我楚何,铛舞两位山大王,不要废话,快点拿钱来!"

"对,拿钱来!"两三百道声音整齐亢奋地吼道.

柳纤纤本以为这些强盗又是冲飞马牧场而来,看了半天才知,这些人只是普通的山贼,人数虽然,但武功多为三流,二流的不过二三十人,领头的一男一女武功勉强称得上一流.她起初还有些紧张,看到王乐乐毫不在意的逗他们,也跟着放下心来.

"唉,谈钱多么伤感情,不如本公子给诸位朗诵一首古诗,如何?"王乐乐不等众山贼反对,已朗声颂道"锄禾日当午,汗滴河下土.谁知"

"停!停!"两个山贼头头,惊恐地晃着手中的板斧,同时喊道,"嘿嘿,好诗,这位公子文采非凡,可以过去了,小子们,放他过去!"

柳纤纤惊呀的盯着乐乐,不可思异的自语道"读诗也能过关?"

"可是"王乐乐苦恼的摇摇头,不愿策马前行.

粗壮的大汉楚何,挠着胡子不安的道"你还有什么条件,尽管说来,只要全理,我们完全照办,记得要保密!"腰如水桶粗的铛舞,躲在大汉身后,脸色稍红的附和道"对,有条件尽管提只要保密!"

司徒朋和众护卫吃惊得差点摔下马,瞪大了眼睛,看着示弱的两山贼头头.

"那个,本公子也没什么条件,只是肯求两位把我的夫人家眷一起放过,这样就可以了!"乐乐指着宫如梦和四月执事,顺便把柳纤纤也划为夫人行列,"对,女的都是我的夫人!"又指着飞马牧场的五个男人,"这五个是家眷!"

柳纤纤见乐乐把自己划为夫人一列,嗔怒的啐了一口,心里却喜滋滋的甜美,低头不敢看人.

楚何为难的指着司徒朋等人,问道"那他们呢,莫非也是你的家眷?"

王乐乐大笑道"不,他们不是,我跟他们见过面,喝过酒,也吃过饭只是不太熟悉,你们可以放心打劫,不过我可提醒你,他们的武功俱是一流,恐怕不好对付!"

"哇哈哈,谢谢公子提醒,我们可以对付,你们走好,一路顺风!"楚何,铛舞嬉笑着,要送乐乐离开.(恶搞了一小段,谜底在下面!)

正在这时,乐乐心头突现警讯,一丝淡淡杀意,从天而至.

"散开!"说完先用柔和的内力把几女推开,方飘身后退,飘了两三丈远,身下的白马才惨叫一声,被斩成两半.

"血影!"乐乐笑嘻嘻的盯着乍现的黑衣杀手,不紧不慢的说道.

乐乐的灵识感觉不到她浓重的杀意,所以才笑容满面,不做任何防护措施.

"又被你避开了,算你命大!"血影收起刀,居然转身欲走.

司徒朋气的差点叫出来,"这也算刺杀了一次?",不过他涵养非凡,终于的把话烂在腹中.

如梦和四月执事知道乐乐的心思,也不去拦血影,笑嘻嘻的盯着她,随她离去.

楚何,铛舞突见到血影的惊天杀招,又见乐乐用美妙的身法轻易躲开,早想离开,放弃这次的打猎行动,忽听手下一阵骚乱惊叫"小魔星又来啦,快跑!"

顺着他们指的方向,在浓雾的树林间,有团粉红色的毛球球,像精灵般慢慢飞舞,轻巧的像只蝴蝶,嘴中"唧唧呀呀"的唱个不停,显然心情极好.

"龙貂!"血影惊喜的喊叫一声,飞身射向粉红.

龙貂见血影逼近,一改缓慢的身法,如电光般射向一棵古松,刹时漫天松子,天女散花般的射向血影,她惊喊一声,顿住身形,躲在另一棵树后.

龙貂见血影躲藏,嘲笑似的唧唧几声,把手中的松子砸向还未跑远的山贼,传来不少人的咒骂声,"该死的龙貂,上次我们兄弟就抢了你一棵珍珠砂果,有必要这样报复吗,害得我们搬家七次"

看着四处逃散的山贼,龙貂兴奋地拍着小爪子,换了几个枝头,目光瞟向王乐乐,嘴角露出狡黠的笑意.

乐乐心头一寒,吓意识地张开护体真气,把宫如梦和四月,边同柳纤纤一起护住

而司徒朋和柳昆众人,正在惊奇龙貂的通灵神奇,漫天的松子已雨落到了头上,惨叫声彼起此伏,当满脸青紫时,才狼狈地撑开护体真气.

龙貂明亮的大眼睛眨了眨,看到与自己毛发同样粉红的真气罩挡住了松子进攻,非常不满,伸出粉嫩的小舌头,朝乐乐做着鬼脸,忽见血影腾空扑来,张手似乎在扔掷某种东西,动物的灵性嗅出了危险,箭一般的离开松树,顺势蹿向乐乐.

血影的无形网本已罩住龙貂,哪曾想全力逃跑时的龙貂,速度居然快成这般,粉红的绒毛擦着网绳而逝,"可恶!"血影暗骂一声,跳到松树上,寻找再次下手的机会.

乐乐正庆兴挡住了龙貂的松子雨,不想一团毛绒绒的东西毫无阻隔地蹿进了他的真气罩,他突然呆住了,"怎么可能它蹿进了我的护体真气罩!而且毫无阻碍"

连龙貂自己都懵了,昨天还撞得头晕脑胀,今天怎么就进来了呢?忽然一种如兰如麝的香味钻进它的鼻孔,绷紧的软毛慢慢平复柔顺,粉红的毛色更加油亮,它像突然遇到了需要的能量,贪婪的吸食起来.

乐乐怔怔地盯着满脸享受的龙貂,回头环视脸色绯红,娇哼急喘的众女,顿明白了怎么回事."\*,老子就是天然的春药,体内多余的催情真气,居然自己跑来了咦?"他看到了身侧的柳纤纤,摇晃着娇躯,雍懒不堪地走来,饱涨的胸脯快速的起伏着,原本坚定秀丽的双眸积满了春意,一碰到乐乐就软在他怀里,炙热地亲吻着他的脸唇,"乐郎,纤纤好想你抱我"

宫如梦和四月执事还能抵抗,但眼神越来越娇媚,玉体颤抖着,满怀希望的盯着乐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乐乐想到这里,猛下决心,抱起春毒深中的柳纤纤,对其他诸女道"跟我来!"

粉红的护体真气飞向远处山林,红的像团火球,浓郁得外人看不清里面到底有何物.

原地只留下依然呆滞幸福的龙貂,它撒娇似的摇着毛绒绒的大尾巴,突然感到没有香味,惊诧地惊呀起来,"唧唧吱吱",皱了皱玲珑的鼻子,朝乐乐消失的方向追去.

血影当然不放过这个机会,紧跟龙貂,转眼也消失在浓雾中.

柳昆揉着青紫的脑袋,道"纤纤,快点赶路,天黑前还能住进龙骨县的客栈喂,纤纤纤纤呢?"飞马牧场的其他四人,也是摇着脑袋,表示不知.

感到乐乐的进入,柳纤纤舒服的颤抖起来,比起飞上云霄的快感,初时的疼痛算不得什么,迷迷糊糊的意识,总算有了归属感了,不光是身体上的愉悦,心理上也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轻松,伴着高潮的临近,眼泪也跟着涌出.

乐乐吻开她的眼泪,用心灵语言和她交流着,用心抒发着浓浓爱意,把深深的怜惜带给初为人妇的纤纤,直到她睁开双眸,凝望着乐乐,那一眼,包含着无限情感

乐乐愉快地笑了起来,这双灵秀坚定的双眸,终于臣服在自己的爱意中,似乎烙上了自己的印记,爱的印记.

"啊,你怎么又进来了?"乐乐惊恐地看着龙貂,它正害羞地用双爪捂着眼睛,毛绒绒尾巴不安地摇来摇去,表示自己什么也没看到,让乐乐和纤纤继续,不用管它.

"喂,你在偷窥耶,要我怎能不理不问?"

龙貂贪婪地呼吸着气罩内的催情真气,微微转头,并用两只小手捂住耳朵,温驯地爬在离乐乐最远的一个角落,然后才可怜地回头,冲乐乐眨眨眼,仿佛在问"这样可以了吗?"

乐乐正要表示不满,纤纤却惊喜地叫道"哇,它听懂你说话呀,好可爱地家伙,过来要我抱抱!"

龙貂先是一喜,然后才谨慎地瞅瞅纤纤的眼睛,非常不情愿地跳进她怀里,眼睛却一直盯着乐乐,朝他讨好地眨着眼睛.

乐乐戒备地盯着龙貂,非常怀疑它的动机,昨天还那么阴险地把自己带往蜘蛛穴,今天为了吸食催情真气,居然像小狗般的乖巧,前后反差太大,也难怪乐乐起疑心.

抱起仍在欲火中煎熬的冬月,不再理会龙貂,专心的挺进她的身体,冬月蓦然安静下来,胴体颤抖着变成绯红,龙貂感到非常好奇,用毛绒绒的尾巴,轻轻拂拭冬月丰翘的臀部,冬月突然异常的揪心酥痒,尖叫一声,泄身如流乐乐这也重新正视龙貂的作用.

龙貂见乐乐盯着自己,又变得非常害羞乖巧,温驯地躺在纤纤怀里,一动不动,任纤纤抚摸着它的粉毛.纤纤突道"乐郎,你说这个小家伙是公的还是母的,给它起个名字好吗?"

龙貂蹭地蹿起,尾巴倒贴住腹部,小嘴咬住尾巴尖,用力的摇着脑袋,示意乐乐不要查看它的性别.

乐乐哈哈大笑,"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只母的,看它那害羞模样!"

纤纤也被龙貂的动作逗的哈哈大笑,"看它全身都粉嘟嘟的,就叫它嘟嘟吧!"(感谢某读者为它起名)

龙貂嘟着小嘴,显然对这个名字不甚满意,不过看到王乐乐点头,也只得接受,无奈地摊摊两只小手,意思是说"嘟嘟就嘟嘟吧!"

又是惹得诸女一番大笑.

乐乐故意把气罩变得更淡一些,对着林子深处大声喊道"血影,看够了吗,是不是喜欢上偷窥,很刺激是不?"

"哼!"林子深处传来不屑的声音,"若不是追龙貂,谁稀罕跟着你!杀你的任务已经失败,我不会再接,只要你惹本姑娘,就,就"

"就怎么样?"

血影本想说"就再也不和你见面."但连说了两个"就",后面的那句,仍没有说出口.她现出身形,指着嘟嘟道,"那只龙貂听你的话吗,我需要它的三滴血,给姐姐治病,你能帮我吗?"

乐乐还未说话,嘟嘟已生气的对着血影唧唧乱骂,然后才小心地看着乐乐,生怕乐乐答应了血影的要求.

"哈哈哈,你接二连三的刺杀我,我们又没什么交情,凭什么帮你?再说,这只龙貂和我也不熟,我有什么权利答应你呢?"乐乐赤身裸体的站了起来,面对着血影坏笑道.

"你"血影气呼呼的指着乐乐,却说不出话来,低声自语道"对呀,我和他又不熟,可是可是冰姐姐的病真的需要龙貂之血."

她仍不死心的道"那那要怎样,你才帮我?"看来龙貂之血对血影很重要,不然心高气傲的她,才不会这般死缠不放.

"除非我们是熟人,那样才能帮你哪!"乐乐邪笑着盯着血影.

和乐乐有些时间的四月执事都明白,他嘴中"熟人"的意思——没上过床的人不算熟人.四女都掩嘴轻笑,只有如梦和纤纤不明所以,向四执事请教,听后也跟着她们笑开.

"啊,原来是这样,我多跟你几天不就熟悉了,你说话要算话哪,我会跟着你的"说完血影逃也似的隐入林子,大腿根部的潮湿,让她很不习惯,看着赤裸的王乐乐,更是不堪,不逃还有别的办法吗?有,只是她没想到.

乐乐没想到血影会这么说,怔怔叹道"心急的丫头哪,不过跟着我,也是很危险地!"说着,他坏笑着盯在纤纤洁白丰挺的玉峰上.

纤纤白了他一眼,嗔道"刚才折腾的还不够吗?哦,你还没告诉我,那强盗夫妻为什么一听你的诗句,就惊慌失措,要放我们离去?"

乐乐并不直接回答,只是又重复刚才的诗句,只是读"日"的时候,加重了口音,并暧昧的冲她淫笑,"啊,好坏呀你!"除了宫如梦不明,其他几女都羞笑着朝乐乐撒娇.

司徒朋见柳纤纤消失,知道和王乐乐有关,心中暗叫可惜,知道纤纤"凶多吉少",说不定已入狼口.气郁中也不理柳昆了,带着手下快速消失,策马飞驰,直奔龙骨县.

夜幕初降时,他带着家将,住进了预定的客栈.张强朱顺进来回报道"属下已联络到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司徒倘(原名周倘,原魔教长老,叛出魔门.),听说小姐也在,同她一起的还有欢喜教的胡姬,万里盟的两长老也在"

司徒朋惊呀的打断道"你刚才说谁在?"

"小姐司徒敏哦,后面一句欢喜教的胡姬"

"她也来了,真是意想不到,有她出手,就算面对千军万马,我们仍有胜算"司徒朋仰天露出回忆状,"当年在府中,收敏妹为徒时,见过她一次至今"

张强朱顺急道"二公子,你怎么流鼻血了?"

"啊?"司徒忙擦拭鼻子.

"咯咯咯,哥哥还是老样子,听到师父的名字就流鼻血哩,师父若是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赏你几个香吻哩!"一串妖媚诱人声音从窗外传来.

笑声是从五丈外传来的,张强朱顺还没来得及反应,一阵香风早飘进房里.

张强朱顺首先在桌子上看到一对玉足,如羊脂般细腻滑润,他们明明知道那是小姐,不该这般无礼注视,仍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呆呆的往上看去.

白嫩的小腿裸露到膝盖,被一件香绵绵的断裤挡住了视线,他们二人心急的吞了吐沫,越过碍眼的粉色布,盯在了雪白的蛮腰上,肚脐眼上嵌着明灿灿的圆环,上面镶满了七彩宝石,再往上移,丰挺的香乳撑开短小的衣衫,由于二人处于仰视角度,能隐隐地扫了一抹玉峰底边,两人嗓中低吼着,慢慢朝她逼近.

第七章貌似

同张强朱顺一样,司徒朋也被迷惑成呆滞状,"咯咯咯"的笑声又得意的响起,张强朱顺也发出野猪般的惨叫,司徒朋被他二人的尖叫声惊醒,转头见他们正捂着脖子,脖子上有道浅浅的刀痕,少量的鲜血已渗出.

"二哥,你手下的人越来越没用了,我若是敌人,他们二人已经没命了呵呵,二哥的鼻血还在流哩!"司徒敏妩媚地耍着袖中的柳叶刀,看也不看脸如死灰的张朱两人.

司徒朋尴尬地喝道"小妹,你还是这么任性,今晚就要行动了,你把他们打伤了,就少了两个得力助手,你"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看到司徒敏正黯黯地叹惜,狭长如墨的瞳孔似乎沾满了雾珠,白嫩的鼻子高傲地挺立,撇撇红润的娇唇,用无限委屈地声音道"人家只是开个玩笑嘛,七八年不见,一见面就教训敏儿!"

张强朱顺忘记了疼痛,忙替她辩解道"我我们没事,二公子不要怪罪小姐,呵呵,是我们太差劲了."

司徒朋也突然觉得自己太过份了,怎么能这样训叱妹妹呢,忙讨好的道"呵呵,敏妹不要生气了,是二哥不对,是他们两个不长眼了."

司徒敏突改幽怨之色,妖媚地笑道"咯咯咯,既然你们都认了错,本小姐也不追究啦,有什么了吃的,快点端上来补偿我,愣着干嘛,快呀!"

他们这时才知又上了司徒敏的当,也不好发作,只是尴尬地互相看了几眼,张强朱顺更是郁闷,挨了刀子,还得为她求情,还要为她准备食物.

几人正在伺候司徒敏吃饭,从窗户上闪进一道黑影,司徒朋和两参将慌忙戒备迎敌,只有司徒敏动也未动,妖绕地扫了黑影一眼,笑道"能够逼近我等三丈而不被发觉的刺客,莫非是轮回血影?"

司徒朋看清了黑影,才略松一口气,放下手中的宝刀,"你来做什么?莫非委托你的任务完成了?"他满怀希望地问道.

血影挥手扔给他一张花纸,"任务失败,银票送还."她又转送看了看司徒敏,暗忖"这女子和宫如梦的容貌好生相似,特别是眼睛和鼻子!"

司徒敏看血影观察自己,更是得意,自信地挺挺酥胸,微笑道"血影还有杀不了的人吗?莫非是那迅速成名的王乐乐,听说他长的极为风流俊俏,该不是爱上人家了吧?"

血影听的心头微颤,暗忖"爱?难道真是这样吗?",眼中却无半分波动,冷冷的瞪了司徒敏一下,"血影的事用不着你管,告辞!"说完,化作一串幻影,从原路消失.

司徒朋看着手中的银票,气恼的把它揉成一团,忿忿地道"那个王乐乐屡次坏司徒世家的好事,不杀他,我心头难安,听说刀谷七杀刀快要南陵了,到时要他死的好看!"

司徒敏好奇地看着他的脸色,巧笑道"王乐乐真有般厉害,待我抽个时间,会他一会!"

司徒朋盯了她一眼,摇头不语,暗忖"你还是不要见他的好,若是见了,恐怕你师父胡姬倒是可以!"

司徒敏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微微不乐,道"今夜子时动手,你们准备一下吧,到时我和师父前去观战!"话语未落,人已远去.

张强朱顺仍是无法控制心神,呆呆望着她消失的背景,口水已快滴出。柳昆找到纤纤的时候,天色已黑,见她正坐在乐乐怀里,吃着烤制的香嫩野兔,他见到这种情形,不用脑子也能想出,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早就料到会有这般结果,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柳纤纤见柳昆寻来,忙从乐乐怀里站起,歉意地喊道"三叔,我在这里呃,原来那晚救我的是乐郎,他烤的兔肉很好吃耶!"

王乐乐知道柳昆是她亲叔,是族中长辈,忙笑着敬他一只完整的野兔,"三叔,今后我们是一家人啦,请多多照顾,在岳母面前,多说几句好话!"

柳昆对乐乐颇有好感,哪能说不,在他客气之下,也忘了通知其他牧场兄弟人已找到.和乐乐唠了半天,才蓦然想起这事,对四周吼出特别的鸟叫声,不多时,另外四个牧场随从疲累不堪地聚到一起,见到香嫩的兔肉,也顾不得抱怨,放口大吃,不时的向乐乐道谢,听说已是场主的未来夫婿时,更是恭敬.

这时龙貂嘟嘟从远处跳来,小手中还抓着一只还在喘气的肥兔,讨好地把它扔给乐乐,唧唧吱吱地钻进乐乐怀里,舒服得昏昏欲睡.

宫如梦当然不同意,把它揪出来放到自己怀里,道"该我躺了,你就让我抱着吧!"嘟嘟显然吃过她的亏,不敢和如梦争抢,委屈地吐吐舌头,用尾巴遮住眼睛,生气的谁也不理会.片刻后,乐乐决定连夜赶路.

"公子,为什么连夜赶路?"夏月不解的问道.'

"我嗅到了美女的味道,想提前见到她们!"乐乐开玩笑的回道.

"乐郎好坏哪,有我们在身边,还要想没见过的女人,哼!"几女听完后嗔怒道.

乐乐自然是不放心司徒朋,反正也不甚劳累,一边和众女调笑,一边慢悠悠地顺着山路,朝龙骨县行去.

龙骨县,县丞府衙.南陵王祭祖的第七日.

子时.

丫环婢女们早已睡去,贵宾房中仍是灯火通明.

南陵王已过半百,紫面银须,体格健硕,眼中精光闪闪,一身内功修为已炉火纯青,他急燥地在房中走来走去,心头隐隐觉得有事发生,他摸摸桌上的龙角银枪,有些迟暮的叹惜道"想当年征战沙场,血风腥雨的战事经历上百场,也没有过如此烦躁过,莫非我王家大势已去,不然苍天为何要我断后"

"老爷,不要想的太多,我儿命苦,居然在新婚当日,醉酒坠马摔死,唉这次祭拜先祖,希望能得到列祖列宗的同情和原谅."一个面容慈祥的贵妇为他披件衣袍.

南陵王转过虎躯,抓住妇人的手,看着她满面的皱纹,疼惜的道"夫人,不要再为此事烦心,一切自有命数,唉,只是可怜了婷儿,刚入家门,就成寡妇!"

她惋惜的叹道"是啊,前些天又传来消息,说是亲家关成风被刀谷的师弟害死,这让婷儿更是伤心,连唯一的亲人都失去了,给她介绍了几个贵族公子,她连看都不看,说要伺候我们一辈子,我们怎么承受得起哪!"

南陵王同样愁眉不展,又道"她那个师弟关泰武功高强,人品相貌倒还不错,你问问婷儿是否中意?"

"呵呵,老爷,就别乱点鸳鸯谱了,婷儿对他虽亲,可没有一点异样的感情,这一点我比你清楚我了.好听,咱们也早些休息吧,等婷儿遇到合适的,我们收她做为干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送她过门."

"嗯,只能如此了!"南陵王点点头,正要回卧室休息,突听警锣大响.

"王爷,不好啦,有大匹刺客潜入!"

"王爷,不好啦,带来的两千精兵,全中了迷药,只有两百家将可用!";

"王爷,马棚着火,战马都惊走"

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传进南陵王的耳朵,他迅速披上衣裳,抓起龙角银枪,道"保护夫人和少夫人,其他人跟我来!"

"公公,出什么事了?"婉转柔和的声音传来,不带一丝惊慌,一个高贵靓丽的女子从门外走进,虽是少妇的打扮,却是少女般的容颜.若是乐乐在此,定会惊叹她的相貌,不仅仅是因为漂亮,而是和鲜于嫣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贵妇人拉住关婷,劝道"婷儿跟婆婆呆在一起,不要乱跑,外面来了很多刺客."

"小姐,有关泰在此,拼命也会保护你的安全!你放心好了!"关泰憨厚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在糟乱的打斗声中,仍然清晰可闻,内功比在洛城时,大有精进.

南陵王看着密布的蒙面刺客,暗叫不妙,冲关泰吼道"她们的安全就交给你了,看机会送她们逃向南陵城!其他人等,跟我杀出一条血路!"

说完精神的抖,银枪挥舞如龙,迎向刺客.王府家将见主子都这么勇威,哪还能退缩,一扫萎靡惊惧,拼着命的护在南陵王周围,一时倒占成平局,双方僵持不下.

县丞府衙的官差不过十几人,武功更不上档次,躲在角落瑟瑟发抖,借着保护县丞大人有名义,头也不露,任火光冲天,杀声阵阵.

司徒朋蒙着脸,站在高高的屋顶,俯视院中的战况,身侧有十多个高手陪伴,对旁边一个年纪颇大的蒙面道"堂叔,你看还需多久才能灭掉南陵王及其家将?"

司徒倘看着脚下的打斗,嘿嘿阴笑道"贤侄放心,南陵王府的人马已是强弩之末,又无外援,撑不了半个时辰!"他指着某一个略为平静的角落,"若是万里盟的人肯尽全力,一刻钟就能扫平敌人,看来马万里藏有私心哪!"

司徒朋冷冷哼了一声,"领头可的是万里盟的长老——马方和马圆,有必要提醒他们一下了,让他们记起,是姓马还是司徒?"

"正是他们!"司徒倘阴阴地点头,忽又指着一处喊道"霸王剑田升?他怎么在这?"

司徒朋翻翻白眼,暗道"我哪知道,这里你是总指挥!",不过还是说道,"他武功虽高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嗯,巴木图和战在一起了,两人功力相近,应该有些看头."看看四周,又问"怎么没见胡姬?"

司徒倘听到"胡姬"两字,脸色顿时苍白,道"她武功绝高,来去无影,我哪知她的踪迹."他身后的几人也惊恐地摇着脑袋,表示不知.

司徒朋不知他们为何害怕听到这个名字,转头看院只战况,不再言语.

关泰守在门口,不让刺客走进半步,忽见田升出现,有些惊喜的喊道"田兄,你怎么会在这里?"

田升挥剑杀着黑衣刺客,抽空对关泰吼道"我想到破解你刀法的新招,想和你再比一次,前日到南陵寻你,听人说你到了龙骨县,所以就跟了过来."

"哈哈,好,只要关泰今日不死,他日定陪你战个痛快!"关泰随心挥洒着刀气,豪情万丈的说道.

田升突然生出无法战胜他的想法,郁郁道"一言为定!"说完迎上扑来的巴木图,见他使用的刀法和关泰极为相似,兴趣大增的战在一起.万里盟的马方马圆接到司徒朋的训叱后,知道被他发现了没有尽力,也不敢再偷懒,率领百余高手,正式加入混战,南陵王府的家将顿时压力大增,死伤惨重,哀叫不断.关泰已无最初的威猛,体力不继的挥舞着烈日刀,时时有高手突破他的守护,钻进内室,关婷和王夫人时时面临险境.

司徒朋挥挥手,让后面的护卫也加入战斗,想尽快收取胜利果食,房顶上只剩司徒倘陪他.随着火势的蔓延,已烧到关婷和王夫人所躲藏的地方,二人无奈,只得逃出烟火之地,进入更惨烈的血腥之地.关泰身上受伤多处,被十几个一流高手包围着,一时无法突破,看到关婷身处险境,只是高声急呼"小姐,快逃!""夫人!婷儿!"南陵王急得招式混乱,关心的冲她们呼喊.只是离的太远,中间隔有无数刺客,心有而力不足.

两人已被围住,刺客看出她们不会武功,更是得意,挥手就砍.

二人这才知道害怕,吓得惊叫一声,捂住了眼睛."啊啊啊"惨叫声在她们身边接连响起,等关婷眼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要杀自己的刺客胸口插着黄色箭羽,而自己却飘到了空中,身子被一个白衣少年紧紧抱着,那少年长的好俊美,居然和先夫有几分相似,想起了初见先夫时的情景.

当年她偷偷溜出刀谷,遇到了危险,同样危急关头,先夫出现,救了她,也俘获她的芳心.

她怔怔地望着乐乐,暗想"老天会安排两次同样的场景,让我再步入情网吗?"她心儿跳的厉害,吓意识的回抱着乐乐腰身,闻着他的雄性体香,她有些陶醉了.

王乐乐也不老实,盯着遐思无限的关婷,暗忖"她嫣儿长的太像了,马上回洛城问问,看嫣儿是否有姐妹?"想到这里,遂爬在她耳朵轻轻戏道"姑娘跟我家夫人长的好像!"

关婷脑袋嗡的一声,俏脸通红,暗忖"他和先夫长的她极像似,莫非是真的是他?"

一道童稚的声音,打断她的臆想.

"乐郎,这位婆婆好重哪!"宫如梦抱着王夫人,落在乐乐身边,嘟着小嘴,不满的叫道.

王夫人惊魂未定,又被天真无邪的宫如梦这样一说,差点害羞地晕过去,忽见到关婷脸色绯红比自己还要害羞,好奇的望向乐乐,突然身子一震,喃喃叫道"云儿

王乐乐的灵识感到王夫人的激动和思念,纳闷的道"云儿是谁,我叫王乐乐夫人认错人了吧?"

关婷落地后,从乐乐怀里钻出,从正面打量乐乐,心惊呀的合上嘴,"真的好像!"

"乐郎,你们在干什么?好多杀手哪!"柳纤纤左右开弓,加上龙貂极速开路,有惊无险地跑到乐乐跟前.这时,南陵王也带领残部杀了回来,清点一下,发现家将还有四十多人,被三百多一流高手围在中间.抬头看到王乐乐,惊呀道"像,真像!"

司徒朋正要庆幸完成计划,不想王乐乐又半路杀出,气得差点失足摔下屋顶,暴怒的冲司徒倘吼道"杀掉,通通杀掉,一个也不要放过,特别是那个粉红护体真气的白衣少年,谁杀了他赏银十万两!"司徒倘不知他和王乐乐之间的事,见司徒朋下了命令,忙顺他心意,传令道"杀掉王乐乐,赏银十万两!"

众蒙面刺客正要冲王乐乐狂投暗器,忽听四周传来震天喊杀声,足有两千来人,顿时懵了,自己倒成被围者.司徒倘惊怒道"下的迷药够他们睡上三天的,怎么会现在醒来!"

司徒朋瞪着他,忿然道"我怎么知道,这都是你计划的,胡姬和小妹怎么还不来?"

正在这时,从远处飞来一道人影,细看之下,正是司徒敏,离很远就冲他喊道"师父受伤了,恐怕无法帮你,你们自己小心吧!")

"什么,还有谁能伤到胡姬?"司徒朋惊诧道."南海绝情师太!我们在赶来的途中遇了她,师父和她拼个两败俱伤,我也帮不上忙,只好来通知你了!"她说到这里,突感到一股热辣的目光刺来,回眸凝视,在重围的中心,看到了乐乐,俊雅的外表,坏坏地邪笑,眼中闪着赤裸的挑逗.司徒敏突然能理解他眼中的意思,她有些惊呀,失声道"那就是王乐乐?"

司徒朋正慌乱地下达着撤退的命令,扫了妹子一眼,点头称是.王乐乐转眼看看宫如梦,再瞧瞧司徒敏,嘴角微微上扬,忖道"老鬼师父,你的女儿和你也太像了吧,第一次见她就能认出你的特征来,狭长如墨的瞳孔,丰白挺拔的鼻子,啧啧,这顶绿子给司徒业带的结实哪!"在混乱撤退的蒙面刺客中爆炸声四起,血影带着十多年轮回杀手,像扔糖豆一般扔出手中的霹雳子,一时无法散开的蒙面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

乐乐兴奋的大喊,"炸,用力的炸,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

血影回头白了乐乐一眼,继续指挥手下,混水杀人."王爷,小将无能,现在才醒来,让王爷,夫人受惊了!"南陵王带来的领兵将军,躬身谢罪,他身旁跟着柳昆.

柳昆把一个玉瓶还给乐乐,笑道"你的解药真灵,放在风口一吹,他们全醒了,幸亏我认识莫将军,不然还可能被当成敌人哩!"

南陵王扶起莫将军,叹道"起来吧,命令手下把这帮刺客一网打尽,让他招出主谋,哼,居然向本王下出杀手!"说着,刚猛的正气,透体而出,逼得众家将不敢正视.乐乐笑道"主谋不用查了,我知道是谁!"

第八章明了

来行刺的多是高手,见正规兵士围剿,皆飞上屋顶,用轻功逃向远处,只有有近百人被轮回炸死,还用十多人没死,却更悲惨的痛吼着.

"他们是什么人?"南陵王忍不住急问.

"司徒世家！"乐乐指着四处飞散的刺客，冷冷说道,声音清晰的传进每个人的耳朵．

"司徒世家?云儿,你说他们是司徒世家?哦不,我又喊错了!"南陵王有些尴尬地笑道.

王乐乐耸耸肩,并不在意,忽在人堆里,看到正在冲他傻笑的关泰,喜道"关泰,你怎么在这,找到你师姐了吗?"

关泰挤到乐乐跟前,激动的拍着他的肩膀,指着关婷道,"乐乐,又见到你啦.嗯,她就是我师姐,谢谢你救了她,嘿嘿!"

乐乐诧异地瞄了关婷一眼,笑道"你师姐怎么不会武功,她不是关成风的女儿吗?"

关婷略带忧伤的道"我天生宿疾，筋脉疼痛，不能习武,虽然看爹爹练刀多年,却使不出一招半式."

乐乐更差异她的说词,惊呀问道"天生宿疾,筋脉疼痛?"

"怎么啦?"连同南陵王和王夫人一起问道.

"哦,没什么,跟我的一位妻子患的同种疾病,你们长的也挺像的,真是奇怪!"乐乐纳闷的挠挠脑袋,又喃喃忖道"莫非你们真是姐妹?"

关婷首先否定,解释道"听爹说,我娘在生我的时候,就难产死去,爹也再没续弦,婷儿哪的姐妹呢?天下之大,有相似的也不奇怪,不过,我还真想认识一下你的夫人,问她服用的什么药,这病发作起来,可疼死人哩!"她说着,露出痛苦的回忆状.

乐乐笑道"她的病已经好了."想起医治的方法,乐乐坏笑着盯向关婷,似乎在考滤要不要给她也医治一下.

"啊,哪个名医开的药方,也请他给婷儿治疗,那病犯起来,真是遭罪哟!"王夫人焦急地盼望着乐乐,希望他指条道路.

关婷也切盼着乐乐,他正要考滤是否直说,"和自己合体就能治病",突听柳纤纤朗声道"王爷,我们是飞马牧场的,专门来讨债的?你可识得这些契据文书?"

"纤纤,不得无理,和王爷慢慢的说!"柳昆在旁边提醒道.

南陵王很是诧异,道"南陵的用的战马,全是从飞马牧场运来的,可从未欠过你们的帐啊!"

"那这些买马单据文书作何解释,而且柳三叔还认得买马的杨将军!"柳纤纤忿忿地把几张书纸给他过目,却谨慎地离他两三尺,怕他把书据毁坏.

南陵王扫了一眼字据,脸色立马变的很难道"这确实是南陵军马的帅印,九万匹上等战马,九百万两银子,好大的手笔,好大的阴谋你们里面请,我马上给你一个交待!"

"你承认就好,我还怕你赖帐哩!"柳纤纤不满地瞪了南陵王一眼,遂把单据收起,贴身藏好.

南陵王转过身,厉声对随从道"莫将军回来后,叫他立刻来见我,还有几个军中参将副将,全部过来.你们先把院子清扫一下,把牺牲的护卫厚藏,有家属的赔以重金."

王乐乐正要跟随柳纤纤同去,忽见血影还没离开,笑道"喂,杀完人了还不走,等着要我们谢你呀!"

血影白了乐乐一眼,冷声道"别以为我是无条件帮你,咱们还得做熟人呢.嗯,今天起我就不走了,时刻盯着你,直到你给我龙貂血."

龙貂嘟嘟听到血影的话,机警地竖起耳朵,不满地冲她眦着尖利的牙齿,样子极其凶恶,纤纤忙拍着它的脑袋,要它放心,如梦更是夸张,一下把它抢到怀里,对龙貂做着更凶恶的表情.嘟嘟翻翻白眼,又逃回纤纤怀里.

乐乐听后哈哈大笑,"咱们会成为'熟人'地.既然不走,就住下吧,若是没房子,可以跟我们同房哪."

血影略恼,正要发作,乐乐却跟着纤纤走远.

王夫人见血影帮过自己,又跟乐乐熟悉,忙过去招呼她,为她安排了房子.血影也不推辞,谢过之后,才对十几个手下吩咐道,"你们回去禀报主人,就说我在为她寻药,很快就能拿到龙貂血了!"轮回杀手听她命令,飞身遁去.

关泰和田升,指挥下人忙着灭火收尸,两人不打不相识,后来倒成为知己朋友.

天快亮时,莫将军才带着十多个参将副将返回,听到王爷招唤,慌忙赶往.

南陵王一见他们回房,忙把部分契据指给他看"莫阳,你可知这些战马的事情?"

莫将军一看旁边还有柳昆,柳纤纤,王乐乐,不明王爷为何突然直呼其名,疑惑地看向契约,惊道"啊,9万匹上等战马,南陵军帅印?这些我怎么不知?"

南陵王听毕狠狠瞪他一眼,把桌子一拍,叱道"还敢撒谎!我把帅印交给你,狄仑,杨猛,三人保管,你敢说毫不知情?

莫阳和其他将士皆吓的跪倒在地,正色道"王爷,本将实在不知情"他从怀里掏出一把钥匙,"我们把帅印放到军营中一机密柜中,只有三把钥匙同时插入,才能打开."

乐乐皱眉暗忖,"南陵王和莫阳都不像说慌,而南陵帅印又是真的那帅印?"于是问道"莫将军,请问那存放的柜子是谁提供的?"

莫阳一怔,道"是杨猛杨将军哪!"

"他人呢?"乐乐又问.

"他在巫山盆地练兵"

突然南陵王和莫阳同时惊道,"不好!"

正在这时,外面传来急步奔跑声,那人边跑边用沙哑的声音大喊"报~~紧急军情,南陵被围,请王爷速派兵支援!"

那探子进屋,抢过桌上了茶水,一饮而尽,才爬在地上回道"王爷,不好了,南陵被围"

"快说,怎么回事?"南陵王急喝道.

"昨夜,陇西王带领七万大军,把南陵城团团围住,让守军出来投降,如若不然,他们就要攻城,说破城之后,还要屠城"

"好狂妄的口气!陇西王虽与我有旧仇,可他还没这个气魄,公然带兵打过来.现在居然倾全城七万之兵,绕过龙骨山脉,远袭我南陵十三万精兵,难道与今夜的刺杀有关?"南陵王愁眉不展,脸色十分凝重,"谁在守城?"

"是狄仑大将军,城中只有两万八千的守军,实力相差悬殊.是狄将军派小子出来搬救兵的."探子答道,"可营地空空,杨将军带的十万精兵,还未见踪影!"

南陵王摆摆手,道"下去休息吧,我自有安排!"

探子躬身告退.

十多个参将副将气呼呼的嚷开,"果然与杨猛有关,想不到他居然背叛王爷.""他用帅印把十万精兵调走,只是拖延我们的力量,没有虎符,杨猛无法命令兵士做实质性的行动."

莫阳这时反而冷静下来,把纷乱的声音压下,道"这是个阴谋,杨猛刚去练兵,陇西王就来攻城,还有今夜的刺杀,显然早被人安排好了.陇西王想迅速攻下南陵,等我们的人把十万兵马调回,也为时已晚,若是他们的奸计得逞,杀掉王爷,南陵更是群龙无首,乱成一片,到时其他诸侯也不敢站出来声援王爷."

南陵王冷声道"果然好计谋,凭陇西王也没这个胆识,定是司徒世家在暗中指使.哼,南陵城虽不说固若金汤,但也够让他们七万兵士攻上十天半月的."转身又对柳纤纤道,"柳姑娘,你也看到了情况,绝非本王使赖,确实有叛徒从中做耿,等把当前危急之事解决掉,定会给飞马牧场一个交待."

"什么交待,到时你把问题推给那个杨猛,拒不还债,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柳纤纤不放心的问.

"哈哈哈,却是本王管束手下不严造成的,本王给你保证,平复南陵之乱后,无论如何定还你九百万两的银子!"

纤纤还是不放心,乐乐拉住她的手,笑道"纤纤放心,南陵王不是言而无信之人,你放心好了."

纤纤看了乐乐这样说,才默声不语的点点头.

柳昆知道9万匹战马对飞马牧场的重要性,也不敢胡乱插嘴,见乐乐帮他们顶下,才笑道"有王爷这句话我等就放心了.当下王爷还是平复战乱要紧,需要我们帮忙,尽管吩咐."

南陵王点点笑道"先谢过几位,由于府中家将死伤殆尽,还请几位高手保护本王家眷,等过了这道难关,定有重谢."

王乐乐观察他的神色,奇道"王爷,南陵被围,你手中又无兵可用,难道你不着急吗?"

他捋捋胡须,自信地笑道"当然有些着急,不过,只要本王派人拿着虎符,调回十万精兵,定可前后夹攻,把陇西王兵马杀个片甲不留."

莫阳也道"正如王爷所说,巫山盆地离南陵只不过百里之遥,半天即可赶回,到时就是敌人的未日."

南陵王忽想刺客的事,问道"抓到活口没有?"

"没有,受伤的早就服毒自杀了,一个活口也没!"莫阳略带遗憾的道.

"哦,反正已知道了幕后真凶,不问也罢.传令下去,向南陵驻兵营地急速行军."

经过简单商定之后,莫阳已把兵马整顿完毕,红日初升.

正要出发,又传来探子惊慌的声音,"报~报王爷,将军城南三里,发现敌军,约有八千余人."

(抱歉,昨天没能更新.电脑系统崩溃,重装了三遍,为了保住资料,一直没有格式化,用的是覆盖安装,可问题依在.今天总算能够正常一段时间了,汗了,先把这三千字传上,晚上再传一章吧.)

第八章明了(完)

第九章妖姬

司徒朋全身战甲,金光闪闪,

不断地训斥着司徒倘,"既然有八千兵士埋伏在路上,怎么不早说,现在才告诉我,差点坏了大事,你知道不?虽说你是我的堂叔,可这事真的办杂,我爹那一关你也过不去!哼,快要大功告告成的进时,居然被王乐乐破坏掉了,

我发誓,一定要杀掉他.哦,当然,是请别人杀!"

司徒倘骑马跟在他身边,不住地擦着额头汗水,频频点头称是,心里那个苦闷哪,"好好魔教长老,几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江湖中随便跺两脚,也是天摇地晃.唉,可现在谁让我偏偏姓司徒,还是卧底,两头都不落好."

吊死鬼阴森森地接道,"司徒倘也想把他们杀个干净,谁想到王乐乐会准时出现,也没想到二千精兵会突然苏醒.不过还好,我们用陇西的八千士兵,定能把小小的龙骨县屠个干净!"说着,他舔舔嘴唇,露出嗜血的渴望.

司徒朋回望身后精兵,始露出淡淡笑意,"嗯,只要杀掉南陵王,其他人杀多少都随你,嘿嘿,我就不信,杀不光你的区区二千兵士!哼,王乐乐,你等着瞧,落到我的手中,定要你好看!"

张强朱顺在旁边提醒道"二公子,这些兵士原是准备半路伏击,没有攻城工具呀!"

"哈哈哈,就龙骨县那三丈高的城墙,还用攻城工具?我们随便找几个高手跳过去,就把城门打开了,直接杀进城,取那南陵王的性命.哦,还有,到时候我们司徒世家的几人都要蒙面,若是传出去,对司徒世家的大业没有益处."

"是,遵命!"

不多时,已到南城门,却看到了惊奇的一面.

本以为龙骨县定会城门紧闭,守卫全力戒备,可现在

城门大开,有三四个衣着残破的下人,在低头扫地,神色平静安祥,王乐乐微闭双目,站在城头之上,旁边坐着宫如梦.他见司徒朋来到十丈开外,朗声笑道"诸位远到而来,肯定辛苦,让贱内抚琴一曲,为诸位接风洗尘."

司徒朋蒙着面,看不出什么表情,但惊怔了半天,没有反应,只到宫如梦弹动琴弦,优扬的天籁之音,他才心神不宁的叫道"他这是干什么,在摆空城计吗?"

司徒倘冷汗又冒出,纳纳说道"这这一定是诡计,不过,我们用八千兵力,不用怕他们,现在冲进去"

"闭嘴!既然知道是王乐乐的诡计,你还冲进去,岂不是正合他的心意."司徒朋暴怒的叱道.

吊死鬼左看右看,疑惑道"二公子,你看身后的士兵,个个魂不守慑的,这琴声有古怪."

和美之音漫天飘散,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宫如梦额头的汗水也越来越多,乐乐见状疼惜的把手放在她背上,暗暗传功给她,若要用琴音迷惑八千兵士,消耗的内力可想而之.

司徒朋推推被迷惑的张强朱顺二人,喝道"给我醒醒,两个笨蛋,快去把其他士兵摇醒."

二人被他一推才醒来,讪讪笑道"此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寻哪,好琴艺"忽见司徒朋眼中怒火乍现,处于发作边缘才蓦地住嘴,"公子,有事你吩咐!"

看来刚才他们确被琴音所惑,司徒朋的命令他们一句也没听到.

八千士兵哪容易叫醒的,刚叫醒,因为没有内力抗衡,又中了迷音,心神俱醉,痴痴地竖耳倾听.张强朱顺二人累的满头大汗,也未见成效,回来沮丧的道"公子,我们尽力了,叫不醒他们.不如我们跳上城头,杀掉那个弹琴的."

"你们也是笨蛋"司徒朋暴躁的叱道,"你看看,南陵王府的高手,还有明月宫的其他女人,还有那些他们请来的轮回刺客,一个都不见,不定在哪个角落埋伏着呢,你们想去送死,我不拦你.怎么不去啊?"

张强朱顺缩缩脖子,嘿嘿干笑,不敢逞强.

又过半个时辰,忽听一道裂音,琴弦断开,乐章顿停,宫如梦看着断裂的琴弦,满头是汗地看向乐乐,担心他责怪.王乐乐遥望东南,暗忖"为他们拖延了一个时辰,应该逃出百里了,毕竟都骑了快马,关婷和王夫人不会武功,可就惨了些."把如梦拉起来,为她擦擦额头汗水,笑道"不用担心,咱们已经尽力了."

她才如释重任地笑笑,斜视城门口扫地的四个"老人",道"那四个丫头真适合扫地,装的可真像!"

王乐乐拉着如梦的手,望向陇西士兵,他们刚从美梦中苏醒,皆喃喃自语,大叹琴声优美.

"你们说,她弹的好听吗?"王乐乐运用内力,大声喊道.

"好听!"八千士兵迷迷糊糊地回答,声音甚是整齐.

"每人一万两银子,快些拿来,交了银子进城听,还有更精彩地节目!"话音未落,八千人跑的一个不剩,皆喊"我们没有银子"

司徒朋急了,在后面狂追,"回来,你们给我回来"

空城计成功,四月执事恢复原来容貌,还没来得逃走,突然一道极其妖媚的声音传来,在城头上不知何时,已站着一位风姿卓绝的美女,她背对着乐乐,看不清容貌,可那妖气缭绕的丰满肉体,惹得乐乐心神俱跳,御女真气不由自住地急速运行起来,看她如蛇般的细腰,丰翘滚圆地美臀,他跨间长枪更是难耐,居然竖了起来.

乐乐暗暗叫苦,"碰上采阳补阴的高手了,这身媚功,不在我之下哪!凭我的功力看她一眼就竖旗,普通男人一见她还不直泄狂流?"

宫如梦却有些高兴的跑去喊道"胡姨,是你吗?"四月执事也紧跟其后,躬身拜道"参见师父!"

"哦?这哪是哪,胡姨?难道是欢喜教的胡姬?"乐乐疑惑地看着她的背景,仍是小心运功,控制心神.

那身影缓缓转过,轻笑道"梦丫头还是这般,居然认不出我来!咦,你们几个武功居然练到这个层次了,双修也不会这么快,真是奇异?"

一张妖精般的脸蛋,无法形容,说不清是十八岁,还是三十八岁,媚眼如丝,闪动诱人疯狂的欲火.饱润的嘴唇微阖,性感迷人,让人一见就想品尝亲吻.看到她,每个男人脑中皆会想看看她的胴体,更想让在躺在自己跨下呻吟挣扎.

她虽然是轻轻地娇笑,虽然不是针对乐乐,虽然不是有意的使展媚功,可是王乐乐那刚软下的枪杆又猛地竖了起来,几次想转过头,不去看她,可还是怔在那里,直到金心狂跳数下,方争脱这份燥动.

胡姬发现乐乐的异样,白了乐乐一眼,巧笑道"你就是王乐乐吧,果然不简单,居然能直视我而不咯咯咯,我说敏儿昨夜回去后,为何心神不宁,原来是见了你."

这一眼她用上了魔媚之功,乐乐的脑袋嗡地一声,差点忍不住要冲上去,把她压在地上,好好驰纵一番,心中暗骂"好一个绝色妖姬,小心惹怒了老子,拼了这身功力才要把你驯服!"

春月媚功略好,识破胡姬的小动作,忍不住提醒道"师父,他就是王乐乐,我们和小姐已跟了他."

"哦,春丫头怕我抢你们我的老公?"胡姬怪笑着盯向春月.

"徒儿不敢,我想师父也不屑如此!"春月虽然极为恭敬,但也用话套牢胡姬,她的魔功极为霸道,春月曾亲眼见过她把一个强壮的男子瞬间吸为干尸,生怕她不顾交情,把乐乐夺去,那时就晚了.

"咯咯咯,春月越来越精明了.我早说过了,只是看在宫明月的交情上,才教你们一些媚术,你们不必喊我师父的,我们也不是师徒关系.我胡姬只收了司徒敏一个弟子,呵呵,所以若是哪天我没男人了,说不真定会找他哩!"她媚笑着指向乐乐,妖娆的目光再次射向他.

乐乐似乎有了免疫力,完全无视她的挑逗,轻笑着反击回去,极为俊俏的脸上如淋春风,姿彩照人,星目暗暗闪过粉红,极为邪异地刺入胡姬眼眸,两人身子俱是一震,各自后退半步.

胡姬眼中闪过异彩,不敢再轻视乐乐,道"我是听到如梦的琴声才过来的,到城中逛了一圈,呵呵,果不出我所料,南陵王已带兵逃走.虽然王乐乐用音惑之法把八千士兵骗走,等他们清醒过来,定会返回,你们还是快些走吧!"忽又对乐乐咯咯笑道,"我可不想让这么俊俏的小郎君死在乱军之中."

说完纵身飞向北方,在半空中还转向冲乐乐挥手,低胸的香衣,把乳沟露的更深,粉嫩的有些刺眼,乐乐刚平静下的心,又混蛋不堪,喘着粗气,朝五女淫笑着走去,跨间的衣物高高隆起.

几女皆明白原由,互相看了一眼,等待乐乐的狂风暴雨.

南方又传来兵马异动,乐乐强压下欲火,转头观望,黑压压陇西士兵,咆哮着冲来,似乎想报复刚才被迷惑之恨,急道"跟我来!"

六人先把城门关好,悄悄奔向东南方向,城中的居民好像嗅到了危险,都紧闭房门,不敢露头.

等乐乐几人从东南城墙上跃出,司徒朋的八千士兵也破城而入,直冲向县丞府衙.

"报告二公子,府衙里空空荡荡,连只猪都没有!"张强朱顺回答道.

"你们两个就是猪,知道没人,还不去追!"司徒朋冲他们吼道.

乐乐带着五女,钻进约定好的树林中,那里拴有六匹快马,几人翻身上马,奔向东南.

这是乐乐仓促之间想好的计策,让南陵的二千兵马绕道南行,准备逃往南陵城东面的一座小城——潮州.潮州城也归南陵王管辖,城中有兵士九千多人,汇合之后,倒也算股力量.

乐乐策马狂奔三个时辰才追上南陵王主军,还没来得及歇息,突听王夫人喊道"王爷,快来看看,婷儿又犯病了!"

第十章嫖客

王乐乐虽知鲜于嫣有同样的病,却没见过发病时的惨状.关婷正在犯病,汗水早把衣衫浸透,全身抽搐成一团,倒在草地上,紧紧咬贝齿,努力不把呻吟声传的太远,纤纤正在旁边照顾她,同样急的满头是汗.

乐乐见王夫人跟在旁边,怎好意思把人家儿媳妇给XX,王夫好像知道些什么,催促道"云儿哦,王少侠,你若有什么办法医好婷儿,尽管试,需要什么,我差人去操办,每次看着她遭罪,我心里甭提多难过,真恨不得替她遭罪."

王乐乐看着王夫人眼角流出的泪水,无奈叹道"夫人,实话说了吧,我能治好她"

"那还等什么,还不快些帮她."王夫人急忙接道.

王乐乐急的暗中跺脚,思忖"该怎么跟她说呢,哦,还是让纤纤和王夫人说吧,行与不行,随她决定."想到这里,就凑到纤纤耳朵底声说上几句,纤纤微微惊诧,嗔怒地白了乐乐,才点头答应.

王夫人听到纤纤的转话后,居然没有一丝犹豫,道"原来是这样,只要婷儿同意,我们决不反对."

乐乐点点头,爬在关婷耳边,轻问道"你想不想治好此病?"

关婷点头.

又用更底的声音问了一句.

关婷稍稍犹豫下,又点头同意.

乐乐把她抱起,关婷也紧搂住他的脖子,闻着乐乐发出的雄性麝香,抽搐似乎平缓些,疼痛依旧不减,心里却无比踏实,像是漂泊的小舟,找到了港弯.

王夫人虽没听到乐乐最后问的是什么,但看关婷的反应,知道她应该是答应了,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暗暗道"他若是我的儿子该多好啊!"

乐乐冲她们打个招呼,抱着关婷,飞身飘向路旁密林,龙貂似乎明白将要发生何事,如一道电光,紧跟在他身后.

粉红的护体气罩内,充满了催情真气,闻到浓烈的香味,关婷冰冷的身子渐渐变的火热,筋脉的疼痛感被心头的炽热所冲淡,她仍是紧抱着乐乐,只是亵衣不知何时被他退去,赤裸的胴体贴着他的坚实胸膛,她有些懵懂了,呢喃道"你刚才不是说,只要抱紧你就好了吗?"

乐乐诡笑道"是啊,我们现在仍是互相抱着啊!"原来刚才他是这么问关婷的,骗子哪!

关婷羞道"可,没说,要脱衣服啊?"

"可现在已经脱了呀!"加重了催情真气浓度,贼手已停在她的玉臀.

"呀"关婷突然说不出话来,奇异的感觉让她更紧密地搂住乐乐,修长的双腿间,似乎有东西流出,她把头埋进乐乐怀里,颤声呻吟起来.

龙貂嘟嘟贴在乐乐身边,尽情的享受着气体能量,时不时的用绒绒尾巴,轻抚关婷的酥背,雪白的肌肤慢慢变成红色,她已不堪地扭动起来,同样抚摸着乐乐,似乎要寻找什么.

乐乐当然知道缺少的是什么,觉得时候到了,摆正姿势,挺入(郁闷的看A片去了.)

肉身的合一,心灵也溶为一体,乐乐用心识语言,慢慢向她发起攻势.陌生的心瞬间熟悉,一刻的交合,胜似千言万语.

关婷终于知道了幸福的感觉,刚才被骗的心情,被她扔进了云霄(为啥在云霄,因为此地离她最近呗!),筋脉早已康复,全身舒爽得像只飞鸟,在天空尽性地翱翔.

那里又已酸痒湿润,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宣泄心中的爱意,呻吟着又爬上乐乐身子,大战在即,龙貂嘟嘟害羞的背过身子,舒服地消化着体内食物.

快到潮州的时候,乐乐背着关婷,赶上了大队人马,王夫人看着春意拂面,幸福洋溢的关婷,爱怜地把她领到一边,说悄悄话去了.

纤纤等女子见乐乐返回,本想惩罚他的花心,可一看到他的迷人笑容,都心软的幽叹道"怎么下得去手."遂打消了这种念头,欢快地扑进他的怀里,垂求爱怜,若不是在野外,肯定又是一场云雨.

血影远远地看着众女幸福欢快的笑容,面纱下的玉容变的十分凄然,暗道"我何时也能这般快乐?"

当晚,顺利的进入潮州,焦急的城守见南陵王安然返回,又是谢天又是拜佛,好像全是他祈求的功劳,马屁不断的拍去.南陵王安全逃入潮州,心情大好,笑道"哈哈哈,黄城守还是老样子,兵马粮辎准备好了吗?"

"回王爷,一万精兵全部整装待发,没有王爷命令,小将不敢随意了兵."黄城守小心的答道.

莫阳接道"如此甚好,只要调回杨猛手中的十万精兵,我有十成的把握,把陇西王的军队难返老穴."

"可是谁去接回杨猛手中的兵马呢,既然他已叛出,肯定不会轻易让人接近军营,路途凶险哪!"南陵王抚摸着手中的金色虎符,底头沉思.

"让我去吧!"莫阳接道.

南陵王摇摇头"莫将军冲锋陷阵,调兵遣将道是没的说,可若论江湖人的手段,恐怕你还对付不来."

莫阳知道他说是实话,又道"关泰还有霸王剑田升,还有王乐乐这些人的武功都深不可测,王爷何不派他们前去?"

"唉!"南陵王长长叹出一口气,又道"要我怎么放心呢?连跟我二十多年的杨猛都生出反心,要我怎敢相信外人.虎符一出,再加上我亲手写的文书,这权利可就大了,十万精兵完全归他调令,此人若不可靠,我们南陵就彻底完啦"

"王爷,我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王夫人不知何时,出现在议事大堂上.

南陵王十分意外,夫人从没打扰过他商议军国大事,今儿为何?

他示意众将士稍等,跟随王夫人走到门外安静处,笑道"夫人劳累一天,还不早些休息,所为何事?"http://www.53yao.com

王夫人嗔他一眼,道"今天婷儿犯病也你也知道,你却一直忙着商议军事,也不问问她的病情?"

南陵王诧异的笑道,"哦,呵呵,哪次病了还不是一样,不疼上三两个时辰是不会好的,她现在怎么啦?"

"她现在全好了,不过也有个问题"

"啊,好了还有什么问题?"

王夫人叹道"她喜欢上了王乐乐,刚才已跟我全说了.我答应婷儿,等忙完这围城乱兵之事,择个吉日,让他们成亲.可她若一走,我们膝下无子无女唉,若是能收个义子就好了."

南陵王微微皱眉,思虑半天才道,"你是说,收王乐乐为义子?"王夫人点点头.

"嗯,我也正有此意,他不但跟云儿长的很像,而且我也很喜欢这孩子,就是不知他同意否?"

王夫人见他答应,喜道"呆会问他一问,不就明了!"

"嗯,好吧,我跟众将士打声招呼,你先回房吧!"

王乐乐刚把众女从浴盆地抱出,正要逞弄淫威,却传来敲门声,"乐郎,我是婷儿哪!快点开门,公公和婆婆找你有事!"

听她这么一喊,好像乐乐已是南陵王的儿子一般.

乐乐赤裸着身子,开门把关婷拉了进来,"啊,你要干嘛?"

"嘿嘿,当然有事要干"乐乐淫笑着把她抱上了大床,众女娇笑着让出一块地方.

"嗯~不要,公公和婆婆正等我们哩呜呜"

直把关婷亲吻的云鬓纷乱,俏脸绯红才收手坏笑,"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急事?"

关婷酥胸急挺,喘息道"你就知道欺负人家呀,公公婆婆还在等我们哩,都是你捣乱,定会被他们笑话的."她急着整理衣冠,又羞又急地给乐乐白眼.

离开时,其余众女皆嘱咐"乐郎,早点回来,我们在等你哦!"

乐乐又色色扫视她们洁白的玉体一眼,方跟关婷离去.

到了南陵王那时,说上几句,乐乐就明白二老的意思,当下磕了三个响头,恭敬地道"孩儿乐乐参见义父义母,并谢谢二老成全我和婷儿."关婷也跟着跪下,叩头谢恩.(作者:不要怪乐乐太势力,天大的好事怎么能拒绝.再说二老甚是真心啊,嘿嘿!王乐乐道:偶就是势力,怎么着!~~~~作者晕!)

南陵王和夫人皆露出激动安慰的神色,似乎又想起亲儿,忙把他扶起,眼角湿润的笑道"吾儿不必多礼,若不是兵临城下,本王定大摆宴席,公告天下,让世人都知道我南陵王后继有人啦."

"义父不必为敌军之事着急,明日让孩儿赶去巫山盘地,调回十万精兵,解南陵之困."乐乐正色的说道.

"好,如此甚好!但路上多有凶险,要多带些人手,免得受伤!"二老皆担心的道,此刻二人真把乐乐当成自己的亲儿子看待.

"哈哈,义父义母放心,孩儿现在的武功除了几个大宗师,谁也奈何不了我!"乐乐充满自信地朗声笑道,神采激扬,看得南陵王夫妇频频点头,心生快慰.

既然答应了和关婷的婚事,乐乐也不客气,当夜就把她带回房里,二老当作没看到,也不过问,已悄悄下令收王乐乐为义子的事情,不几天就传遍了整个潮州城.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乐乐带着柳纤纤`宫如梦`四月执事`还有莫阳,去巫山盆地搬救兵.而关泰和田升则留在潮州城保护众家眷的安全.

莫阳对这一片地形十分熟悉,半天功夫已到巫山,此时有两条山路可选.直走一个时辰就是盆地练兵所在,往西走就是巫山峡谷.楚红雨的行雨宫就在峡谷内,乐乐对此路暗暗留心,等解了南陵之难,就要去此处找回钟若雪.

又走了半个时辰,宫如梦抬头左看右看,问道"乐郎,你不是会有好多敌人吗?怎么还不见踪影?"

"哦,坏人一般喜欢玩躲猫猫这种游戏,越是出来的晚越是厉害!"乐乐答道.

"乐郎好厉害,你是怎么知道的?"宫如梦又问.

"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看多了就想得到了!"

"啊!!!"几女爆寒,"我们怎么不知道?"

"这正说明我聪明无比,因为我从小就开始吃鱼,你们几个若想变得和我一样聪明,得吃两条鲸鱼才行."乐乐大言不惭的说道.

宫如梦从小生活在岛上,听后点头嚷道"嗯,我见过鲸鱼,我要逮个吃掉!"

这时龙貂嘟嘟,指着前面的林子,夸张地唧唧乱叫,乐乐疑惑间,突听林中传来喝叱声.

"谁见过老子,哪个小丫头要吃我!"一个草绿色的蒙面从前面树林中露出身影,手持两把精钢大瓢,凶巴巴的喝道"我乃是赫赫有名的野草高手鲸鱼,谁敢吃我?"

"啊,有埋伏!"众女喊道,皆做出戒备之状.

林子中又有五六十名野草刺客灰头灰脸地钻出,心中暗暗骂道"鲸鱼首领太没脑子了,人家谈论私事,他插什么嘴,插嘴没事,可暴露身份,打草尺蛇就不对了若是野狼首领在此,定会向上次一样,抽他几个耳光!可怜哪,我们都埋伏三天三夜了,全被他给搞乱了,过会最好被人砍死"这些刺客都蒙着脸,谁也不知道他们心中恶毒的想法.(读者问:你咋知道?作者:俺系这里的神,俺当然知道啊!——大石头臭鸡蛋把作者掩盖

鲸鱼见没人答复,又拎着钢瓢喊道"你们定是去前面营地搬救兵的,快些把虎府交出,不然我敲碎你们的脑袋!"

王乐乐见杀手浮出水面,那等于危险减小了一半,更是嚣张的吼道"我呸!老子最讨厌你们这些打劫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你瞪着我干嘛,人家江湖上善于使刀的，被称为刀客；手持长剑扬名立万的人，则被称为剑客；而兄台你手持钢瓢,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嫖客'?"

鲸鱼一怔,同样凶狠狠地回道"我就是瓢客,怎么啦!"

他身后的野草刺客听后,羞愧地心神受创,差点吐血倒地,战斗力减半

"打的就是嫖客!"乐乐趁他不备,闪电般的一剑刺去,滚滚剑气中暗藏催情真气,自从夺宝时与陆无日一战,他对这种溶合技能有了新的认识.

六女也紧随乐乐,杀向其他野草,龙貂嘟嘟动作迅猛,超在众女之前,咬向绿衣刺客,被它咬过的人皆全身燥热,欲火烧心,原来它的牙齿上带在春毒.

莫阳虽然武功也是一流,但跟她们却有大段距离,在两个刺客的夹攻下,很吃力的抵挡着,他暗暗佩服南陵王的推断,"若是我独来搬兵,定会葬身此地,身死事小,若失虎符,可就啊!"一不留神,胳膊上被敌人划了一道,虽然没有伤及盘骨,可血水依然冒出.

第十一章救城

莫阳正着紧吃痛,忽觉眼前粉光一闪,两名野草刺客怪叫着倒在地上,皮肤如火烧般的绯红,像发情的公狗般嘶叫,而始作者龙貂嘟嘟却不屑地冲他们吱吱尖叫着,顽皮地做着鬼脸.

任是鲸鱼脑袋秀逗,也看出形势对已方不妙,自己的一般蛮力发挥不出六成,小腹有股欲火烧的全身奇痒,总想钻进冷水池中浸泡,哦,最好池有个女人,不,越多越好他忽然发现自己注意力无法集中,偷空一看手下,居然只剩七八个能站着打斗,其他的非死即即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要么用手,要么两个男人互相

在他一怔间,乐乐一招"盲目"适时使出,如烈日般耀眼,射进鲸鱼眼中,双目顿时陷入失明状态,"啊!这是"话未说完,只觉四周有无数的剑气逼来,分不清哪才是真正敌人的杀招,慌乱间,挥动双瓢挡住心脏和脖子,"唰唰唰"几道轻微的皮肉破裂声响过,鲸鱼只觉得几处血管一凉,惊呼不好,翻身急退三四丈,这时眼睛也能看清东西了.

"血,好多血"他落地惊叫,手腕即大腿上的几处大血管全部被乐乐割断,赤血如雾般喷洒在漫空.兴好他用钢瓢挡住了心脏和脖子,不然王乐乐这招"伤痕"足以让他流血而亡.

鲸鱼急忙点住几处大穴,血喷渐缓,他眼中甚是恐惧地盯着王乐乐,"你就是王乐乐?"

六女早把地上淫乱不堪的众小草给杀光了,听到鲸鱼问话,替乐乐答道"算你有点脑子,还知道我们夫君的名字,哼!"几女极为自豪地瞪着他,一副你个白痴也有害怕的时候.

鲸鱼瞪着血流不止的伤口,极度不甘的吼道"他娘的,那帮混蛋骗我,说王乐乐的武功不过一流,我鲸鱼乃是特级高手,在他手下居然过不了百招,真不该跟野狼抢着来."他感力量在逐渐消逝,身体也越来越冷,手中的钢瓢似乎有小山沉重,身子摇晃几下,缓缓软下,半跪在地上痛苦地等着死神光临.

乐乐摇头叹道"唉,你们的情报太失水准了,三个月前我可能还是一流水准,现在嘛嘿嘿,看你挺痛苦的,送你一程吧."追心剑掠过一道红光,在鲸鱼喉咙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他冽嘴一笑,似乎挺感激的.

"唉,杀了你还心存感激,啧啧!人哪"乐乐忍不住又叹道.

"人怎么啦?"宫如梦好奇地问道.

乐乐哈哈一笑,"人都死了呗!走啦,快点逮着杨猛调回南陵重军."

莫阳擦着冷汗,看着他们七人一貂轻松无比的杀死六十多个一流高手,心里的震撼是无法描述地,半天才追在后面道"王公子哦,小王爷真是厉害,不但英俊潇洒,武功更是卓绝不凡,能不能抽空指点小将几招?"

乐乐抱着龙貂嘟嘟,笑嘻嘻地盯着恭敬卑谦的莫阳,道"我的武功皆是自创的,恐怕不适合莫将军修炼."看着一脸失望的莫阳,又道"我的几位夫人武功俱是一流顶端,比特级高手也所差无几,若是向她们求教,说不定会有收获哦."

莫阳细想之下也是,忙去缠拜如梦纤纤几女了.乐乐抱着嘟嘟,嘿嘿贼笑,暗道"总算可以清静一会了,哇,好秀美的风景.嗯,还没见过海,听说前面百里之遥就是南海了,离珊瑚国也很近了,据师父讲,珊瑚国的有很身材修长的美女,个个热情大方"

"乐郎,你在想什么呢,口水都快流到地上了?"宫如梦不知何已摆脱莫阳的纠缠,笑嘻嘻地盯着乐乐.

"哦,那个到了营地就有好吃的啦!"乐乐胡编道,反正他认为如梦思想单纯,说些简单的谎话也能骗过她的.

"哇,好耶,有好吃了."乐乐正在得意骗过了如梦,忽听她又道"不过乐郎的表情,好像和我们在床上"

乐乐一把搂住她,堵上她的小嘴,如梦香滑的舌头熟练的缠了过来,眼中却闪过狡黠的神采.龙貂嘟嘟像是发现了什么,做着鬼脸似乎想嘲笑她,却被如梦好似无意的拔掉了两根绒毛,嘟嘟知道不好,忙从乐乐怀里跳出,蹿往纤纤肩头.

军营守卫自然认得莫阳,再加上令牌虎符,无人敢阻拦,传令兵殷勤恭敬的在前面带路.

莫阳问道"杨将军可有操练兵士?"

传令兵想了想才道"前几天倒是在演练,不过杨将军这两天生病不能见风,操练暂时中断."

"噢?居然病了,呵呵,我倒是要看看他生的何病?"莫阳露出愤然的冷笑.

传令兵看出些端倪,不敢再说话,加紧脚步,走向中军大帐.

"禀报杨将军,莫将军急见杨将军!"传令兵喊了几声,没人回应.

乐乐道"不用喊了,里面没人."似乎要印证自己的话,他一剑劈开帐篷,几人闯了进去,帐内果然空空.

王乐乐问道"杨猛什么时候还在这里?"

那小兵想了想,道"中午还在呀."

莫阳冲那小兵喝道"传我命令,擂鼓紧急集体全军."

"是!"那人答应一声,急匆匆地跑出,不时,集合的战鼓声急促地响起.

十万人集合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中等将领不明所以,都跑来查看情况,离老远就看了破损的中军大帐,心里精明的都知道出事了,忙乱的冲进去,只看到莫阳坐在主帅桌案侧边,而正央端坐的是位美貌少年,正笑嘻嘻地看着盔甲不整的众将.

众将有些吃惊,交头接耳的小声议论,莫阳看人都到齐了,站身朗声道"这位就是老王爷新收的义子王乐乐,也就是我们南陵王府的小王爷,这是王爷的印信和虎符."他掏出信物在众将面前晃了一遍,众将看过立马收声,变的恭敬起来,但却很疑惑的看着虎符.虎符只有正式开战时才会出用,现在难道?http://www.53yao.com首发

莫阳扫了一眼众人,才道"不错,南陵现在确实出了乱子,被陇西王包围.这次大家被杨猛调来练兵,也是个骗局,他已经畏罪潜逃了."

说到这里,下面嗡的一声乱开了,乐乐在这混乱中,灵识敏锐地感到有一道恶毒的目光射向自己,急抬头寻找目光出处,在最外端的一个不起眼的副将正迅速的低下脑袋,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王乐乐冲莫阳使个眼色,传音道"那个副将你熟悉吗?"

莫阳皱眉略深思,指着那人喝道"你过来,报上名字?"

那人身子一颤,发出阴森的寒意,只是一闪又恢复正常,有些迟疑的慢慢走向王乐乐.

乐乐笑的更甜了,像只狐狸一般盯着他,盯着他的每一步.

"千面鬼!"王乐乐没来由的猛喊一嗓子.

那人听后却急退半步,露出戒备状态,右手已伸进腰间暗囊,半天才尴尬笑道"啊,呵呵吓俺一跳,俺叫曾正."

王乐乐刚才那一嗓子用上了暗惑之法,对他的反应皆在意料之中,仍带懒懒的笑意,抱着追心剑缓缓走近.

其他将领不明白王乐乐的用意,有的道"他确叫曾正,平时不太爱说话,小王爷不要为难他."曾正听了也连连点头,懦弱地躬着身子.

"曾正?"王乐乐怪笑着,慢慢的抽出追心剑,轻轻地放在他的脖子上.

曾正眼中犹豫了几次,,最始放弃反抗,任由王乐乐施为,"俺俺又没犯军令,小王爷你这是干啥?"他的动作皆被乐乐尽收眼底,这更让乐乐肯定自己的猜测.

有几个耿直的将领非常不满,都拿眼睛瞪着王乐乐,对他刚来就欺负手下的行为感到愤怒,若不是有莫阳阻拦,早就扑上去和乐乐对抗了.

乐乐不理其他诸将的敌视情绪,赤红的剑光毫无征兆地一抖,把曾正的右臂斩了下来."啊"惨叫不绝于耳,曾正眼中凶光一闪,蓦地从盔甲中跳出一道黑影,捂着断臂朝帐外射去.http://www.53yao.com首发

他的速度绝不下于一流高手,只是帐门口早有六道窈窕丽影等着,他不得不停下脚步,转身怪笑道"好个王乐乐,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众将看着面貌仍是憨厚的曾正,却做着狰狞恶毒的表情,心头俱是一寒,皆叱道"你是谁,竟敢冒充我军将领?"

王乐乐摇头,暗叹"这些将领一定是打仗把脑袋打坏了,明明已经承认是千面鬼了,居然还问人家是谁?"

乐乐自然不会把心神灵识的秘密说出,只是盯着他的断臂笑道"我也不确定,只是看你不顺眼,想斩下你的胳膊而已,谁知你受不了疼痛,自己暴露了身份."

众将听完,心头更寒,盯着王乐乐,像看怪物一般看他.

"你"千面鬼经脉一堵,喷出一口鲜血,刚才乐乐那一剑,不但斩断他的胳膊,真气也顺着伤口,侵入他的脉膊,内外伤皆是不轻.

"哦,可怜地家伙,不要激动,因为我还有事要问你,你若是死了,我该找谁问去?"王乐乐仍是笑嘻嘻的,不过,在众人眼里,他笑容好似恶魔的招牌,对谁一笑谁就要倒霉.

"咳哼,我是不会说的.啊!"千面鬼突然眼前一亮,一抹粉红已射进他的眼中,神志顿时迷糊不清.

王乐乐很满意自己精神力的进步,用魔幻般的声音问道"杨猛是不是你装扮的?"

"是的."

"真正的杨猛呢?你装扮他多久了?"

"真正的杨猛早死了,埋在主营大帐里装扮他已有两年."

"王云(南陵王的亲儿子)是怎么死的?"乐乐突然想起这事,随口问道.

"中了我的醉不醒,就死了!"

众将皆惊怒,"原来是他杀死的小王爷,杀掉他,为王爷报仇."被他们一喊,千面鬼也清醒了,诧异道"我刚才怎么啦,你对我做了什么?"

乐乐暗骂这些笨蛋将领,对同一个重做催眠很难,本来还想问点别的,现在肯定不成了,在千面鬼还未彻底清楚之前,追心剑发红一道惊心的赤红,把他劈成两半.

"搬兵回城!"

众将皆被乐乐的手段震服——震惊和佩服,听到他的命令立刻行动起来,进入各自的编队,分匹撤出盆地,朝南陵急行.

(这一本是武侠,不想写战争,故事发展所需,一笔带过.)

天黑之前已到南陵城下,分四万精兵跟潮州的人马汇合,发出信号,两队人马同时冲向南陵.南陵城被围了两日,守将狄仑也两日没有阖眼,监督防御工事,他虽然在被围之前,派出了探子请救兵,可两天还无任何动静,他有些烦躁,正在这时,他听到了冲锋的鼓鸣,也看到了自家的军队.

"传令下去,其他城门严守,开南门前后夹击敌军"

士兵就像棋子,属于消耗品,在战场上,人命就像根草,被冰冷的利器收割,血流如河,染红的土石.

陇西王的军队显然没料到南陵大军这么快返回,措手不急下,败局已定,只是死多死少的事情.

王乐乐并没有参加战斗,他站在高高山峰上,对身后的几女叹道"在江湖上杀人,或仇或怨;而战场上杀人,无原无因;所以我下不去手."

纤纤笑道"乐郎一定知道南陵军必胜才不下去的,是吧?"

"呵呵,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我确实不想带兵打仗."下半句却没有说出"军队中又不准带女人,叫我怎么活!"

柳纤纤偎在他身旁,淡淡道"乐郎,可是你是南陵王的义子,日后这十多万兵马终会归你管,到时天下纷乱,你能狠心不管他们吗?"

王乐乐无所谓的笑道"我不管,可以让别人管哪.呵呵,现在已经乱了,这次司徒世家的野心暴露无疑.南方以南陵王为首,自成联盟;北方以洛城为首,连东方蓝海城,东北雪域,早成联盟之势;而草原边塞的金家10万铁骑和司徒世家一向不和,加入哪方还未落实;西部陇西王和建业城还有其他小城,那是司徒世家的基业而明年就是幼皇登基之期,司徒业肯定赶在登基大典之前动手,而这次的南陵之乱,就是个导火索,一引即爆,如果南北联合,那司徒业就等着灭亡吧."

"南北怎么联合哪,洛王爷和南陵王谁也不服谁哦,南方有乐郎掌管的话,那就好办了,而且乐郎还是洛王爷的女婿."柳纤纤惚然大悟.

战事已经结束,实力差距过大,陇西军队惨败而归,死伤过半,南陵军正在打扫战场.

"呵呵,别想那么多,咱们下去看看,谨防野草趁乱刺杀义父他们,走啦."

几人跟着乐乐,朝山下南陵城奔去.

第十一章救城(完)

第十二章淫女

南陵之乱,掀开了风月国征战的先兆.

北方以洛城为中心,缔结联盟;南方以南陵为首,严守以待;西部的司徒世家暗中调兵频繁,三足鼎立之势已成.还有不少有势力的团体持观望状态,暗暗等待开春之后的新皇大典.

王乐乐再次在风月国扬名,不光是在江湖,在政治上也是,隐隐成为南方之首的继承人.

王乐乐在南陵帮义父打典了几日,暂别几位夫人,欲往巫山行雨宫,只带了龙貂嘟嘟.对付女人还得靠男人,这是乐乐不让众女跟随他的原因.不过

"喂,血影?你跟着我干嘛?我已经答应给你貂血,就不会食言."抬头间,看到血影抱着狭长刺刀,靠在树干上,无聊地等待着他.

"你要是跑了呢,就算你不跑,若是被人杀了,我往哪去你你所以,我跟定你了!"这些话像是早就编好的,说的十分迅速流利.

"哦,呵呵,我的信誉有这么差吗?要不这样,我现在就给你三滴龙貂血"乐乐无奈的苦笑道.

龙貂听后吓的缩着脖子,尾巴不安的扫来扫去,乌溜溜的眼睛忿忿地瞪着血影,对她成见已深.

血影眼神一黯,幽幽叹道"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啊?"王乐乐没想到她会这么说,一时愣住了,心中暗道"血影是怎么啦,莫非真的被我勾引出'性'趣了,不过,我连你长的咋样都不知道,要我怎么回答呢?"

血影见乐乐半天没反应,又是一叹"唉,就算你真的讨厌我",语气一转,坚定有力的又道"我也跟定你了,走吧,那个地方我去过,可以跟你带路!"说完挑了乐乐一眼,自顾在前面带路.

乐乐把嘟嘟捧到眼前,喃喃道"嘟嘟啊,你也看到了,这个女人整天跟着我,就是为了你的三滴血而已.嘿嘿,不要挣扎,你这么肥给她三滴血也无大碍地,喂不要对我这么凶,只不过说你肥而已嘛,哦,算你苗条行了吧.嘿嘿,这样才乖嘛,我看你也挺讨厌她的,只要把血给了她,就不用怕她跟踪了."

龙貂嘟嘟乌溜溜的大眼睛转了几圈,想想也是,无精打采地点头同意.乐乐见它同意,禁不住兴奋地吻它一口,嘟嘟怔了半天,突然尖叫一声,从乐乐手中跳出,蹿向浓密的树稍,躲在里面不敢露头.

这次轮着乐乐郁闷了,"嘟嘟怎么像个大姑娘,不就是亲她一下子,有必要这么夸张吗?"对着树枝喊"嘟嘟,你再不下我就走了,喂,我真的走了."说完快步追上血影,真的不理龙貂了.

嘟嘟见乐乐远,才从树稍钻出,像小姑娘看情郎一般娇羞,跳下高树嗅了嗅,沿着乐乐走过的地方,快速地追去.

血影见乐乐身上没了龙貂,急问"嘟嘟呢?"

"跑了!"

"啊,你怎能让它跑,我还"血影急道.

"嘿嘿,你急什么,它跑了不会再回来呀!你这么关心你姐姐,她是什么病?"

"嗯"血影想了想才道"其实也不是病,只是幼年被仇家逼进了冰窟,双腿被冻坏了,没有知觉,一直坐在轮椅上,她很聪明,懂得好多好多东西,就是因为腿的事,经常暗中落泪,我和夏叔给她寻了好多方子,都没有效果,听说异兽龙貂天性属阳火,能驱寒活血,小姐也报着最后一丝希望了,所以我一定得帮她."

"小姐?她不是你亲姐姐吗?"乐乐问道.

"不,我我是孤儿,是夏叔和小姐收养的."血影有些悲伤的的说道.

"哦,对不起,其实我也算是个孤儿,没见过母亲,十岁的时候父亲也死了,是师父把我养大的."乐乐安慰道.

血影听到乐乐也是孤儿,也没有看不起她的意思,心头略宽,又道"原来我们一样啊."思想中,已把乐乐归为同一类人.

乐乐点头笑笑,又道"那个,你家小姐是做什么的?"

"她叫百里冰,她是轮回和天机阁的主人啊,http://www.53yao.com首发

这些不能和你说的."血影惊叫一声,才想起组织的规定,"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说."

乐乐看她惊慌的模样,十分好笑,"哈哈,放心,我还不想因为泄露信息而死在轮回手上."忽又想起一件事"百里冰?百里这个姓氏很少呀,我有个朋友,也姓百里"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血影问道.

乐乐正想回答,忽听左侧树林中传来打斗声,最令他关心的,是有娇滴滴的女人声音,所以他箭一般的射了过去.

"妙玉师妹!"妙缘痛呼一声,看着师妹倒在血泊中,她无力的用剑支撑着身子,两个枯瘦的中年汉子淫笑着朝她走来.

"哼,绝情斋的武功也不过如此,哼,除非那个老尼姑亲自来,为然你们这些二代弟子,怎会是太阴教长老的对手."其中一个道.

另一个盯着妙缘丰满的躯体,露出邪邪的笑容,"师兄,现在就剩她一个了,那身段真是诱人,虽说是个尼姑,也算偿偿鲜吧,嘿嘿!"

两人又细细打量一下妙缘,惊喜地发现若除去脸上的草污,倒是个十足的美人,"嘿嘿,真是不错,还是师弟有眼光,妈的,绝情斋欺负我们多年,不让我们走进风月国半步,这次总算出口恶气了,哈哈!"

妙缘惊恐地后退,发现身子已靠在了树干上,体内真气早已空空,连逃跑的力气都没了,看着远处三具同门尸体,泪水顺着脸颊流了出来,泪水洗刷过的肌肤,有妖异的洁白,白的透着荧光.她举起剑,放在脖颈处,瞪着逼近的二人,"绝情斋不会放过你们的,整个风月国武林也容不下你们太阴教,哼,你们等着灭亡吧."说完就要抹脖自杀.

妙缘忽觉一阵争风袭来,手中的剑已被夺去,她惊恐万分,暗暗叫苦"若是被这二人糟蹋,死后怎有脸见同门宗祖!"她狠狠心,就要咬舌自杀,忽然下鄂被人托住,"呵呵,小尼姑,这么想自杀吗?"

妙缘听声音十分不似太阴教的二人,方睁开眼睛,看到了乐乐绝美的面容和懒懒的笑意,自己被他温柔的搂在怀里,姿势极为暧昧,她呆了半晌,似乎有些喘不过气,"你你是谁?"

乐乐抱着她曼妙身子,心神一荡,御女真气居然疯狂的运转起来,急行三周,眼中一道粉红射进妙缘双眸,这些只在一瞬间发生,乐乐惊骇间,心头闪一丝回忆"小子,好好记着,御女心经因为修炼容易,所以最怕毒还有三种女人你要小心,一是修炼媚功大成的女性;二是九阴之女,也就是太阴女;三是淫女,此女不容易被发现,只有破身之后才会被发现,妖媚无边,索求无度见到这三种女人,你体内的御女心经都会不受控制的自动运转,这三种女人以练媚功的最为危险,因为她的功力若邪恶或者高于你,你的功力可能会被她吸光太阴女次之,值得注意的是珊瑚国太阴教的圣女,有一套专门的功法,吸阳补阴,修炼此法的女人比第一种还要恐怖,遇到了一定要躲开;第三种是淫女,也叫银女,全是无毛,粉嫩嫩的一团,交合中有银色液体流出,有异香,极度诱人,在合体之前,相貌多是普通一流,若是破身之后,魅力可能千万倍地增长御女真气碰到这三种女人,若是功力相当或者底于对方,会急带运转,采取防护;若是对方功力底于你,真气有可能采取自动防卫措施,收服对方唯淫女最好收"

乐乐暗暗想到"莫非她是淫女,刚才用灵识收服了她?"

妙缘紧抱着乐乐,眼光迷茫不解,只是潜意识觉得,自己和他很熟,自己她属于他的,靠着他就能安全,他是自己的一切.她轻笑着甜腻腻的道"公子,他们欺负我?你得为人家做主哪!"

太阴教的二长老还在为乐乐的奇妙身法所震惊,忽见到刚才还一脸神圣的小尼姑如妓楼红牌一般撒娇,不由得更加惊奇,还未说话,却听到身后有人不满的冷声道"哼,连小尼姑都不放过,无耻!"血影冷冷地盯着乐乐,也同样瞪着他怀里的妙缘,刚才对乐乐的那份好感,又因此而消失.

乐乐也惊呀妙缘的语气,想起了最初对鲜于嫣的催眠,暗忖"好神奇的功法,而我却不知道怎么回事,凭我自己的能力,还做不出这等效果,不过她是淫女耶,三大名女之一,啧啧,还真是有福气!"

妙缘看着神色不善的血影,媚笑道"姐姐,是不是吃醋了?"她的表情语气,配着一身素色尼装,说不出的淫糜诡异.血影居然冷哼一声,来个默认.

"桀桀桀!居然不把我们太阴双煞放在眼里,在那里打情骂俏起来,哼让你们见识一下本教的神功."

"是的,师兄,男的杀光,女的留着,看这骚尼姑越来越淫媚,我都快忍不住了,哈哈哈!"

二人已把这乐乐他们当成死人,却忘记了刚才乐乐的身法速度.

"狂妄!"血影从牙缝中挤出这两字,然后幻出一串残影,刀光冷却,杀气漫空.

行家一出手,就知走不走.太阴双煞一看这人的刀法,就大喊不好,二人急道"此人武功绝妙,我们走吧!"

"嘿嘿,想走,晚了!"乐乐抱着追心剑,鬼魅般的拦住二人的去路.

(新坑——《引花眠》(勾引鲜花,伴她同眠大概是这个意思!),欢迎收藏,武侠都市类,可能会带点网游,是个综合体故事主线已列好,只差细节了.风格依旧,轻松幽默,带点恶搞,YY无限,HH有限嘿嘿,在不被禁的情况下,尽情地HH吧.转载的朋友,请保留这段广告.谢谢先.)

第十二章淫女(完)

第十三章征服

太阴双煞的武功不过是一流上等,在江湖上虽说是了不起的高手,但在王乐乐和血影面前,却什么都不是.王乐乐的武功已是特级上等,只差一线就升入宗师级行列;而血影是特级下等,但加上杀气甚重,增添了不少气势.

在打斗中最能体现武功的高底,两个一流上等高手,在乐乐和血影的攻击下,只有喘气的功夫,连一招都无法还击.乐乐只想快些把他二人解决,因为他看到妙缘伤势不轻,虽然用奇术迷住了她,一时忘却疼痛,可摇晃的身子出卖了她真实状况.

花间舞步如扑蝶,追心剑光似流星.奇幻绚丽的光芒,招唤死神的临近,只不过二十多招,用一式"伤痕"虐杀了对手,血雾喷洒,异虹腾空,王乐乐收回赤剑,嘴角带着不变的笑意,望向妙缘,她依是用剑支撑着身子,眼中充满着无限的爱意,只是眼神时面清澈时而迷茫,乐乐的灵识感觉到她的隐隐挣扎,虽然不强烈,但后劲十足.

乐乐一怔,没想到她的潜意识还有能挣扎,转念一想,她是绝情斋的弟子,自幼修习静心清神的功法,对这种迷心之术有抗性也属正常,想要彻底收服她,还需要

太阴教另一个见乐乐在半刻钟的时间内收拾了师兄,他惊恐的的绝望了,在血影的三十几招绝杀下,身子被切成十几块.血影气呼呼地把的他的大腿再次分成几块后,才收刀,"哼,居然让我多用了三十几招,我要把你分成三十几块"汗,原来她在跟乐乐暗中比较,发现功力确实不如他,才郁郁拿敌人出气.

乐乐早把妙缘抱在怀里,贼手抚上她的小腹,装作无意的挑逗着女性几处欲火燃点,刚有些清澈的眼神立马被情欲填满,娇躯颤抖呻吟着腻着乐乐,闻着他的体香,感觉身体已潮湿,抱着他的双臂更加用力,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

王乐乐观察她的反应,暗中淫笑点头,"嘿嘿,百年难遇的淫女被我碰上了,怎么可能放你走,再说,是御女心经自己把你迷倒的,不管我王乐乐的任何事,只是若让你挣开催眠之术,我的灵识定会受伤,只要把你搞到手,用快感彻底把你征服,这才是万全之法."

"王乐乐,你你不会真的连尼姑都不放过吧?她可是南海绝情斋的,动了她你会很麻烦的!"血影用怪异的口气劝道,见乐乐毫无放弃之意,突然把面纱摘下,"我我不比她丑吧,你放了她,我跟你"后来她害羞的如若蚊声,却满怀希望的用眼角盯着乐乐.

王乐乐已攀上玉蕾珠峰,看到血影的容貌时,不由得心神一颤,狠狠地抓了妙缘一把,正在舒服中的她痛哼一声,却没有扭动,只是用更销魂的娇喘等待着乐乐.

"好美,好冷,像冰山.如果钟若雪是冷艳,血影就是冰寒,像冰山上的雪莲,高高在上,有种无法攀折的距离感,另男人只能望而兴叹!"乐乐在心里暗暗叹道"现在她居然为了一个陌生尼姑,委身自己,这太不可思议了."

龙貂嘟嘟隐藏在树稍,也是吐着舌头,惊呀血影的姿色,不知和乐乐的鉴赏观点是否相同?

"你看够了吗?还没回答我呢?"血影羞涩的催道.

"看不够,不过你们两个和我一起,我会更加喜欢."不等血影发怒,乐乐又道"你看她受伤过重,神志已有些模糊,只有用的我双修大法,才能迅速的让她治愈,而且武功还会增加十年,她肯定同意的,你干嘛非排斥她"

"谁排拆她了,我只是看不惯你连尼姑都搞."

"啊,血影,你的口气越来越像我的老婆了,现在就要管这些闲事."乐乐已把手插进妙缘的衣袍,滚烫柔软的肌肤,滑腻腻的,酥胸更是有惊人的弹性,粉珠已硬硬立起,轻轻一碰http://www.53yao.com首发,就全身颤抖,已软进乐乐怀里,双眸带着迷雾,炙热而专注.

"你你的手你不同意?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尼姑?"血影又把面纱戴好,语气充满哀伤幽怨.

"姐姐,你也喜欢他,不如我们可以一起呀."妙缘媚声喊道,却软绵绵没有一丝力气.

"哼,我不稀罕.王乐乐你个大混蛋,大笨蛋"血影狂骂几声,朝林外飞去.

"喂,血影"乐乐喊她一声,却没有去追,心道"反正你还要龙貂的血,就不信你不回来,唉,虽然你也是一流的美女,可太冰冷了,我提不起一丝'性'趣,哦,还是先把淫女搞定吧."

"你叫什么名字?"王乐乐抱着妙缘起向林子深处,龙貂嘟嘟犹豫一下,悄悄的跟了过去.

"妙缘,哦,好名字,美妙的玉体,奇异的缘分,你师父真是天才,居然算到你我有此奇缘."

妙缘已无法开口,樱红小嘴被乐乐嘟上,如蛇一般的舌头抵开她的贝齿,轻轻挑逗着妙缘生涩的香舌,她觉得体内的有一种叫理智的东西被彻底摧毁,玉体一僵,有滑东西喷出.

乐乐撕开她的衣服,闻着她特有体香,沿着粉嫩的脖子,一路吻到无草沟壑,惊喜的看到了银色的液体,像仙露般从修长结实的玉腿上滑落,他只觉得脑子一热,御女心经又无法控制,咆哮着压了上去

几度销魂后,乐乐舒服的喷出了精华,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精华,他觉得没有任何控制的性爱,才是最舒服的,而妙缘却处理半昏迷状态,全身散淡淡的异香,有银白的气体缠绕在身体四周,越聚越多,越来越香,玉体发出一种玄妙的光芒,躲在一旁偷看的龙貂嘟嘟,惊喜的欢叫一声,扑了过来,半蹲在妙缘身边,闭上了双目,忽地一躬身子,吐出一团球状的粉红浓雾,浓的快结成实体.

乐乐一头雾水,暗想这应该是淫女破身后的蜕变,这嘟嘟又干啥呢?

一粉一银两气体一混体,产生成七彩神光,气味也产生了中和.妙缘的胴体越加莹亮,渐渐成透明之状,光头生出淡粉色的发丝,缓缓变长变粉;嘟嘟吐出那团浓郁气团也蓦地增大数倍,却惨淡无色,只是它的毛发变的鲜艳无比,被汗水浸湿,显得身子修长苗条.

乐乐看着龙貂嘟嘟有些摇晃吃力,忽然想到自己的催情气体是它喜欢的能量,于是调出催情气体,从双掌发出,一股分给妙缘,一股分红嘟嘟.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只是隐隐觉得,这样做对她们都有好处.

突然这种奇异的反应也分给了乐乐,催情真气已接近她们,一阵强大的漩涡吸力把他体内的真气似乎要全部掏空,乐乐心神巨惊,刚想撤力,却发出那股吸力已消失不见,而自己体内的真气全部被吸空,只是还未消散,在空气中架设一座桥梁,自己身上也发出刺目的红光,体内灵识也与妙缘和嘟嘟都建立一种微妙的关系,闭上眼睛都能感觉她们的心跳和心情.

这三种混合的真气在乐乐体内运行三周,乐乐才能睁开眼睛,身子仍不能动,只是真气流锐减,流速也变的缓慢,他暗暗苦笑"在这里不设任何保护的修炼,若是来个三流角色也能把我们杀个净光,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嘟嘟也会真气运行之法?"

混合的真气团终于返回各自的身体,乐乐惊呀的发现,真气增加了一倍不止,"怎么会这样?"嘟嘟收回增大一倍的粉红球体,把其吞回腹中,舒服的"唧唧"直叫,毛色更加鲜亮,雍懒的爬在草地上一动不动,大眼睛却感激的望着乐乐,写满了忠诚.

"啊,那是妙缘?"乐乐望着粉发如霞,长若飞瀑和妖艳女子,眼睛再也无法移开,她全身如玉一般洁净无暇,发出淡淡的眩目荧光,玉峰颤颤傲立,性感的鲜唇挂着甜美的笑意http://www.53yao.com首发,纤长乌黑的睫毛微微抖动,表情极似圣洁又极其淫媚.乐乐慢慢爬了过去,看到微张的玉腿根部,有银色和白色的物体流出,欲火再次上升,长枪再挺,扑向妙缘.

"啊,你又要折磨人家啦?"娇颤的声音娓娓腻道,媚眼睁开一道缝隙,惊喜道"呀,公子怎么又变得俊俏了,奴家看你一眼就发身发烫."

乐乐吻着她的性感嘴唇,以为她在夸赞自己,不以为然的邪笑道"我终于在你身上找到了倾国倾城的含义,抱着你,我愿意放弃整个天下."心里暗暗加了一句,"却不会为了你放弃我的其她老婆."

"嗯,公子取笑人家哩,奴家身上哪里有?"她媚笑着,却不留声色的分开双腿,缠上乐乐的腰身,喘息着盯着乐乐.

乐乐底吼一声,挺了进去,舒服道"这里早就滚烫了"

乐乐发现她已无新瓜初的伤痛,刚才的那番奇遇已修好她全身的伤痕,动作更加猛烈,嘶叫呻吟声在林间飘荡,在四五次高潮过后,乐乐再次迷失在她的异香里,享受的闻着妙缘的粉发的柔情.

乐乐把妙缘抱在腿上,一手玩弄着美丽秀峰,一手戏玩着粉亮的长发,妙缘这时才惊道"啊,这是我的发丝吗?我不是光光头吗,怎么会有这么长的粉红秀发?"

刚才的那番奇遇乐乐和她讲了一遍,妙缘若有所思的幽叹道"奴家以前是个出家尼姑,可刚见到公子就就和你那个了,你会不会看轻了妙缘?"

乐乐当然不敢告诉妙缘,是他体内的御女心经搞的鬼,听后笑道"妙缘放心,我喜欢你还来不及,怎么会怪你.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爱上了你,所以才处处挑逗引诱你,所以这些都是我的不好,你千万不要放在心里"乐乐一番自损八千,连哄带骗的安慰,终于把她哄开心了,彻底放下心头的负担,做一个货真价实的绝色淫女,只属于乐乐一人的淫女.

"你们亲热够了吗?亏我替你们守护一天,连句谢谢都没有,真是上辈子欠你的!"十丈外的大树上,传来血影冷冰冰的声音.

原来已是深夜,二人因为功力大进,眼力奇好,已忽略了黑暗影响,妙缘听后"咯咯"一笑,用极为轻柔娇媚的声音道"谢谢姐姐啦,你下来吧,我们就好了."声音极为清晰的传进血影耳中,像是在身旁递话一般,她吃惊暗道"她的功力怎么突然增加这么多?难道王乐乐的双修功法真的这么厉害?"血影看到乐乐与妙缘还有嘟嘟的奇异真气混合景像,以为那是在传功才有上面的感叹.

妙缘找到自己的包袱,拿起一件干净的麻布尼袍穿在身上,粉红的发丝垂到脚跟.她穿上尼衣却再无出家人之相,这件素淡的袍子在她身上却有极大的诱惑,没有内衣可穿,单薄稀松的布质,隐隐能看到她凸起的峰珠,乐乐抚上她纤细的蜂腰,皮肤的温热没有阻隔的散了出来,乐乐心神一荡,手已滑到丰翘的美臀上,妙缘娇呼一声,又软在乐乐怀里,不满的嗔道"人家累的没有力气了,等吃点东西,再好好伺候你吧,乐郎~"

乐乐被甜腻的声音嗲的没了脾气,暗暗惊道"我说古代的那些昏君为何个个短命早衰,荒废朝纲,有此绝色,如何能够把持嘿嘿,若我没有御女心经奇功帮忙,说不定已软在她身上,无法站起了."

血影瞪了王乐乐一眼,不满的道"不要把我当空气,我可是个大活人!"说着还挺了挺胸脯,这样有个好处,还能证明她是个女人.

"嘿嘿!"乐乐怪笑着扫她一眼,"为了答谢你的守护之恩,我去打些野味,让你们偿偿我的手艺."

"哼,谁稀罕"不过,却也在一旁动也不动,似乎在等待

妙缘微微一笑,道"乐郎,人家早饿死了,快些准备吧!"

乐乐哈哈笑道"你不吃,我的小娘子还饿着哩!嘟嘟,过来,陪我捉出只野兔野鸡去."

龙貂嘟嘟也休息足了,听道乐乐招唤,一道闪光钻进乐乐怀里,撒娇的摆着尾巴,乐乐发现龙貂的速度比原来提高了几倍,跳跃起来,几乎看不到它的身影,乐乐暗想"我的剑招若是能追上嘟嘟的速度,那还有谁能躲得开?"

嘟嘟果然没有让乐乐失望,半盏茶的功夫,已捕到了三只兔子,两只山鸡最夸张是,最后一次还捉了只野狼,虽然费力,动作仍然迅捷,指着巨大的猎物,它兴冲冲的向乐乐邀功,乐乐苦笑,暗想"嘟嘟今日也真奇怪,平时要让它做什么,总是偷懒,今天却一口气的捉了这么多猎物,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真是怪事."一想到妙缘还饿着肚子,忙带着猎物返回.

回到刚才的地方,惊奇地看到血影正偷偷地和妙缘问着什么,态度十分温驯,还不时的点头羞笑.

转头看到乐乐,忙跳到远处,眼中却闪着异样光彩.

第十三章征服(完)

第十四章巫山

巫山.

云雾缭绕,暮霭沉沉,沿着逶迤的险峻山道,缓缓向上攀行.乐乐抬着看着自由飞翔的云雀仙鹤,羡慕的叹气道"若是能飞就好了,要不坐在鸟身上也好,这巫山也太难走了."

妙缘抹去鼻子上的香汗,又用袖子帮乐乐擦擦额头,笑道"乐郎,鸟儿那么小,怎能坐人哩,不过人家也想骑在鸟身上,欲在云中穿梭遨游,像仙子一般,凌波飞渡."

血影想想接道"如果鸟儿够大,就可以坐人了.我以前在巫山附近见过一个小女孩,她就骑在白鹤背上,她还能指挥其它小鸟哩."

乐乐急问道"血影,你见的那个小女孩是不是紫色头发,大概十五六岁,一身淡褐色麻少,说话口齿不太清楚?"

血影见乐乐这么问,奇道"你也见过她吗?当时我还以为眼花了,离的太远,我只看到一头紫色的发丝,骑着一鹤,还有一只白鹤跟在她后面我没机会和她说话,所以不知道是否口齿不清?"说到这里,她有些担心乐乐失望,口气十分低柔.

乐乐冲她微微一笑,暗忖"这血影真是奇怪,昨天打猎回来以后,她就变得怪怪的,不但把面纱摘下,还经常没事找我说话,对妙缘也是极力讨好,可是这一身刺客装扮实在太另类了,我没兴趣若是能引起我的欲望,说不定就收了你."

其实主要是血影运气不好,在一代绝色淫女妙缘的跟前追求乐乐,这不是明显给自己增加难度吗?若是早些摘纱,或迟些,说不定早把乐乐这个大色狼勾到手了.

乐乐笑道"两只白鹤?呵呵,说不定和我见到的是同一个人,上次我们在林中被赤三角蛇群攻,是她救了我们,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妙缘抱着嘟嘟,喜道"真的可以骑仙鹤呀,那乐郎再见到她,一定要借她的白鹤给我骑,好不好嘛?"

乐乐本想说就算人同意,鹤也不一定同意,但经不住妙缘的软语相求,连连说道"当然可以,缘儿说的,我一定照办."

看着喜笑颜欢的妙缘,乐乐心里纳闷道"我对美色几道没有抵御力了,难道这就是淫女的魅力?"盯着她垂到脚跟的粉红发丝,忍不住抓过一缕,放在鼻前嗅嗅,淡淡奇香入体,乐乐小腹一阵燥热,欲火大动,喃喃道"难道这发丝上带的催情香,连我都无法抵抗?"

妙缘见乐乐迷醉的闻着自己的发丝,媚声笑道"乐郎,又想要人家了吗?"

本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从她嘴里说出,却带有妖异的诱惑,乐乐脑袋嗡的一声,一把搂住妙缘的身子,吻上她的樱唇,吸吮着生涩而香滑的粉舌,口腔内的琼浆冰凉而香郁,销魂的呻吟声断断续续的传来,感到乐乐火热的长枪已顶在小腹,她无力的娇喊一声,软在乐乐怀里,美眸中散发着赤裸无边的情欲.

龙貂嘟嘟费力的从她们二人中间挤出,跳到路边黑石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却出奇地没有生气,也没有做鬼脸,只是羞羞地望着二人的激情热吻,毛绒绒地尾巴轻轻摆动.

美好的事情总有人打断,在乐乐的双手伸进她薄衣,揉搓美峰肥臀的时候,血影又恢复冷冰冰的语气,喊道"王乐乐,不要把我当成透明人,一个大活人在旁边看着哩!"

乐乐心头一惊,暂时停下对妙缘的进犯,暗道"这是怎么了,凭着我御女心经的定力,怎么连闻闻她的发香就无法控制欲望到底是我征服了她,还是被她给迷惑了?妙缘现在的魅力已超过了司徒敏,与胡姬比还差一些,胡姬的魅力让男人无法逼视,若是以后碰上胡姬该怎么对付,听春月那丫头讲,胡姬的姹女魔功能把男人吸成干尸体看来得抽个时间,要好好练功了,现在御女心经才练到第七层,昨天虽然功力大进,离第八层形神双修还差一大截,天哪,何时才能练到第十层花满天下,到时管你是绝世淫女,还是会媚功的太阴女,我统统不怕."

"乐郎,你怎么啦,在想什么?"妙缘见乐乐突地停下,也没有怨恼,只是担心的盯着他阴晴不定的脸色,"是不是身子不舒服?"

"那个色狼累死也活该,昨晚折腾的连我都没睡好!"血影说完这话,突觉得有些暧昧,红着小脸转过身去.

"呵呵,我没事,只是想到一些旧事,让缘儿担心啦,我们继续赶路吧,快到山顶了."乐乐恋恋不舍的抽回妙缘体内的色手,搂着她的蜂腰,继续赶路,对血影的不满视而不见.

嘟嘟乖巧地跟在乐乐身后,底头思考某事,一声不响.

又过半日,终于到达山顶,陡峻的山势猛地一缓,变得平坦宽敞,路旁的花木被人精心的修剪过,四处有人活动的痕迹,山顶的正中,矗立一座秀气却雄浑的大殿,红柱青瓦,凤舞玉雕,连石阶的扶手都有女人柔美的韵味,时时有可爱的白兔,松鼠游戏在草木间,一片祥和.

血影却谨慎地道"这里好奇怪,我们都走到行雨宫殿门了,也不见有人阻拦,或者接待,凭着楚红雨的脾气,若是知道有人上山,定在半山腰就把人赶下去了,绝不会让男人走进殿门半步,今天这是怎么啦?"

三人缓缓走上百层台阶,发现宫殿石门没有关紧,留有一丝缝隙,用手轻轻一推即开,三人互相看了一眼,从彼此的眼中看出迷惑和惊奇.龙貂嘟嘟揉了揉鼻子,打个喷嚏,吱吱两声,突地捂住了嘴,一抹报复的邪笑射向血影,带着狡黠的笑意,追在乐乐身后.

没人,还是没人,从宽阔的大殿穿过,过了两个花团绵绣院子,仍没见一个从,乐乐的灵识向四周扫描,方圆百丈不见任何人的情绪波动,再前面就是内殿了,听说是诸女的行乐之所.

乐乐忽觉得一具淡香炙热的身子从后面缠来,

以为是妙缘,反手搂过她,一手狠狠拍向她的翘臀,笑道"小蹄子,又想要了?"仔细一看,居然是血影,怔了半天才道"你血影,怎么啦?http://www.53yao.com首发"

血影秀发微散,樱口半张,徐喘道"乐乐,抱抱人家,影儿好喜欢你."说着,缠住他的脖子,生涩的吻上乐乐的嘴,似乎是刚刚偷看常来的,焦急的吮吸着,不时的用牙齿轻咬.乐乐一见她这幅媚态,呆了半晌,"原来她也是一个美妙尤物哪,哇,不对,她是怎么中的春毒?"

"乐郎,血影她怎么啦?昨天还害羞的向我请教怎么引起你的注意,今天就这么大胆直接了?"妙缘妖媚的怪笑着,没有一点嫉妒的意思,只是对血影的举动感到好奇.

乐乐好不容易从血影的吻齿下逃开,喘气道"春药!我身御女奇功,不惧任何春毒,你还好吧?"

妙缘伸伸胳膊,低头看看修长玉腿,"没事呀"说着,还转了一个圈,妖异的粉发如瀑布一般流淌,冲乐乐轻轻微笑.

龙貂嘟嘟见血影这番模样,十分快意的拍着小手,指着内殿大门"吱吱"鸣叫两声,乐乐疑惑的看了嘟嘟一眼,问道"你说春毒是从那里面飘出来的?"

嘟嘟肯定的点点头,冲着呻吟媚叫的血影吐吐舌头,意思是"你活该,谁让你没事惹我,还要想要我的血!"

乐乐把血影的乱摸的手固定住,道"无色无味,连我都无法查觉的春毒,只有草原欢喜教的龙萏草这种草极为稀少珍贵,现在居然满院都是这种气味,他们为了什么东西,才下这么大的本?不好,若雪还在这里,中了这药"说完他把血影扔给妙缘,道"你在这里照看着她,我先去里面看看."

"乐郎,我也要去"妙缘还没说完,又见乐乐一道白光般的射向内殿大门,她只得开口喊道"乐郎,小心哪!"龙貂嘟嘟也化作一道红光,紧跟在乐乐身后.

"哈哈哈,楚红雨,还是乖乖交出医仙留下的丹药吧,看看你所谓的宫妃们,哪个不是欲火高涨,若没有男人为她们解毒,一定会爆体而亡,死的惨不忍睹哪,嘿嘿,你们两个也快撑不住了吧现在整个巫山只有我一个男人,过会你们一定会爬在我向前求我干你们,哈哈哈!"一个紫衫男子疯狂的淫笑着,年约三十,容貌俊美,留有淡淡小胡须,身材颀长健硕,这种对女人极有杀伤力的容貌却因为狂笑而狰狞扭曲.

楚红雨和钟若雪还能站立,两人靠在一起不堪的喘息着,皮肤因炽热而红润.楚红雨英气秀美的面庞微微抽搐,柔颤的叱道"赤必鸠,你们欢喜教敢对行雨宫下手,不怕破坏魔的报复吗?"

赤必鸠听到破坏魔的名子后,身子微微一抖,半天才道"哼,破坏魔孔洞?他在江湖上消失几十年了,说不定他早死了,不要拿他来吓唬我,再说我师父欢喜佛功力已臻至大成,若能得到医仙留下的丹药,定能无敌于天下,快点交出来,本大爷还能让你舒服舒服,不然你们全部得爆体而死!"

"没有,有的话我们也早就服下了,哪会轮得着你们来抢,再说我爹爹虽然是医仙弟子,可他也不知道医仙最的踪迹,那些江湖谣言根本不可信,根本就没有那种增加功力的药."楚红雨再次无力的申辩道.

"嘿嘿,别把我当三岁的小孩子骗,没有增加功力的丹药,那你怎么可能把兰花指练到第二层蓝雨乍现,这种境界没有六十年的功力体想练成,你是怎么做到的?"赤必鸠虽然激动却始终离她有一段距离,原来是惧怕楚红雨的兰花指.

"怎么练成的不用你管!要杀就杀,别那么多废话!"楚红雨听他问起功力的事,脸色骤然变的很难看,转头又对若雪道"雪妹,因为我的关系,把你给牵扯进来了,真是对不起!"

若雪经过乐乐的御女心经改造,对普通的春毒有免疫能力,对这种奇异春药却无法完全抵抗,情况比其他女子好些.她微微苦笑"雨姐不用内疚,若不是你舍命把我救回,说不定早死在陆无日的掌下我死不足惜,若是连累了乐郎,那就呵呵,反正若雪对你只有感激,就算今日死在这里,也无怨言."

"难道不想你的乐郎?"楚红雨酸酸的问道.这些天她用尽各种用段,仍无法骗得与若雪同床,她对乐乐充满了嫉妒和敌意,虽然她自己是个女人.

"唉,想又怎么样?恐怕若雪命苦,再也见不到乐郎了."若雪幽幽一叹,不再言语.

"哈哈,没法解释了吧.我实话告诉你,若不交出增功丹药,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哦,不要想着自杀,中了龙萏草之毒,不但欲火难熄,武功也会暂时消失,到时你连咬舌的力气都没有."他看着越来越虚弱的众女,露出阴狠的笑容.

楚红雨大怒,"你刚才说那么多废话,原来是在拖延时间,我"还未说完,已酥软的倒在地上.

若雪用尽力气把她扶起,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刚才还想着一死来保清白,现在连死都无法,她有些无助的落下泪水.

"好姐姐,不要哭,看你流泪,我会心疼的!"十分深情疼惜的声音在若雪耳边响起,她迷惑的抬头观看,"乐郎?"却不见任何人影.她暗暗骂自己,一定是幻觉.

楚红雨看着流泪满面,嘴中呼喊别人的若雪,感到一阵无助和脆弱,这一刻她多么想找双用力的肩膀依靠,哭诉自己的不幸,她暗暗道"难道真的是个女人,真的需要一个男人?"随后又暗自摇头"不,我不需要男人,我有三百多个妃子,以前没有男人我们过的也很幸福,全是这个赤必鸠,全是这个浑蛋惹的祸"

"好姐姐,怎么还在流泪,难道几月不见,就不听乐乐的话了?这样让弟弟很伤心哪!"那深情而顽皮的声音,再次在若雪耳边响起,她茫然四顾,喊道"乐郎,是乐郎吗?"

"嘿嘿,好姐姐,记起我了吗?高喊几声'乐郎,我爱你!'我就出来,以前火烧万里盟把我气伤的事,咱们也一笔勾销,快点,不然我可走喽!"乐乐又传音道.

若雪喜极而泣,暗忖"果然是乐乐,他还是小孩子脾气,连那些事情都给我计较."不过还是用尽全力喊道"乐郎,我爱你,你快点出来救我,呜呜!"连喊三声.

赤必鸠不屑的哈哈大笑,"整个行雨宫弥散着春毒,除了提前服下解药,不然休想靠近内殿半步嘿嘿,小娘子长的不错,过会先选你享用一番!"

"哼!"蓦地从他身后传来一声冷哼,"为了你这句调戏若雪的话,我要断你一支胳膊!"

赤必鸠惊出一身细汗,"近我身后两丈,居然没有查觉这功力这这人是谁?"

第十四章巫山(完)

第十五章云雨

赤必鸠一听后面有人,急忙向右闪出五丈,转身看到了王乐乐,

白衣如雪,一尘不染,怀里抱着一只粉红的宠物,似貂非貂,似狸非狸,嘴角带着懒懒的笑意,只是眼中射出夺人心魄的寒光.

"嘿嘿,逃的挺快,轻功不错嘛!你们欢喜教的人总是自以为是,狂妄嚣张.不过既然在江湖上混就应该知道,她是我的女人,侮辱她就是侮辱我,结果只有死."王乐乐瞥他一眼,毫不在意的朝若雪走去.

赤必鸠看不出乐乐武功的深浅,看他步伐不稳,却轻盈如燕;似乎没有内力,眼中却精光逼目.赤必鸠听乐乐丝毫不把他放在眼,好像已把他当成死人一样看待,心头没来由的战颤着,用讨价还价的语气问道"那你你刚才不是说,只要一条手臂吗?"说完这话,他都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这不是明显的没动手就求饶吗?

乐乐没理他,接住扑过来的若雪,酥香满怀,若雪连心都软成一团了,紧张不安的心突地得到放松,压抑的欲火腾起,主动吻上乐乐,两舌乍分乍合,纠缠不休,品着情人的爱意,两人抛开一切,用唇互诉思念,天地间只剩下销魂的呻吟声.

楚红雨上次也没细看乐乐的模样,如今近距离的观看,呼吸更加急促了.可以再加上催情药和敌人双重的作用,这一刻她居然十分渴望男人的拥抱她杏眼迷蒙,炙热的盯着两人的激情热吻,早已泥泞的下体颤抖起来,"呜,嗯嗯"她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压抑底吼,慢慢向乐乐爬去.

若雪突然听到楚红雨的叫声,忙回头查看,见她已跌进欲望之海,想要扶她,却发现自己也没了力气,只能团棉花腻在乐乐身上,她眼中闪过一丝焦急.

这也没逃过乐乐的眼睛,他笑道"雪姐很关心她吗?"

若雪经过上次,已学会了观察男人的心思,听乐乐语气中的酸味,哪能不明,软声啐道"乐郎,人家已经错了一次,绝不会再做出让你伤心的事.上次若不是红雨帮忙,说不定我们早死在陆无日手中了,她把我掠来,并没有强迫雪儿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嗯,我一直在行雨宫的火泉疗伤,伤势刚好,正准备皇城找你,就遇到了这事.她没有恶意的,以后我再详细跟你说,她也是很可怜的"

楚红雨已爬到他们身边,出乎若雪意料的,她抱住了乐乐的腿,双手探向跨间.乐乐怪笑一声,拿开她的玉手,道"这个变态哦她怎么会想找男人了,真是奇怪,她不是一直喜欢女人的吗?"

"乐郎~"若雪嗔怪的盯了乐乐一眼,"红雨清醒的时候,千万别叫她变态她会很伤心的."

"嘿嘿,当然,一不小心就叫出来了.那个你先看着她,等我收拾了那个家伙,再来好好为你解毒."

看着乐乐色色的坏笑,若雪差点不想松手,直想一辈了软在她怀里,任她欺负疼爱

赤必鸠心神大乱间,想着要逃走,又一想,浪费了大量的龙萏草,若是没有办成这事,定会被师父责罚,而且还是背着师姑胡姬偷偷行动,若是被她们知道此事失败,不定怎么处理自己呢.忽听乐乐信心十足的来收拾自己,吓意识的想往门口逃去.

乐乐见他想逃,哈哈一笑,"现在才想着逃,不觉得晚了吗?"

殿门突然一暗,又进来两个衣衫不整的女子,正是妙缘和血影.赤必鸠一见血影的模样就知道她中了春毒,惊艳于她美色的同时,忽又看到了妙缘,他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那粉红的发丝妖艳柔美,楚楚玉颜勾魂夺魄,麻质薄衫被血影撕咬得破烂不堪,如夜光美玉般裸露在外,雪乳若隐若现,每一寸身段都散发着无边肉欲.他心里忍不住和小师妹司徒敏比较,发现此女比师妹更能让男人疯狂;与胡姬比呢,两人各有千秋,胡姬美的让男人不敢逼视,处处散发着危险的美艳;而眼前的粉发女子正值妙龄青春,媚态无边,妖异风骚,让男人一见到,就无法转移目光的那种赤必鸠也无法转移目光.

"哼,不许你这样盯着我!"妙缘微微愠怒,挥袖一只粉嫩嫩的玉掌就拍了过去,刹时香风大作,浑厚得似墙一样的真气,朝赤必鸠击去,真气呈粉红和莹白的交互状,幻像万千,加上催情的香味,赤必鸠更无法动了,或者他想更清晰的闻闻掌风的香味.

"啪!"那一掌结实的拍在他的胸口,虽然有护体真气罩,但妙缘这一掌的威力实在太厉害了,这身功力不下于百年的苦修."啊!"随着他的惨叫声,几口鲜血也喷酒而出,被击飞十几丈,脑袋狠狠的撞上了大殿石柱,白色软状物,如豆腐一般洒落,当场毙命.

王乐乐惊恐地望着妙缘,暗忖"这一掌的威力也夸张了,凭我的内力,用上十成的掌劲也打不出这种效果若这一掌打向我,恐怕不死也是重伤吧?她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龙貂嘟嘟盯着妙缘,眼中露出明悟的神光.

妙缘也呆了,怔怔的道"啊,怎么会这样,乐郎我只想教训他一下,怎么会杀了他呢.我杀人啦呜呜!"她惊慌中,丢下血影,扑进乐乐怀里大哭,"乐郎,怎么会这样,人家第一次杀人,好害怕"

乐乐既然想不通她武功为何突然增加这么多,也不再去想,暗忖"妙缘以前是尼姑,听说是第一次外出,没过杀人自然会有这种反应,好好安慰她一番,免得留下心里阴影.最重要的是御女心经用催眠术抹去了她出家的记忆,若是因为心神不稳,破去了催眠效果那就惨了,一个绝色淫女再去出家当尼姑,我就赔大了,说不定引出了疾恶如仇的绝情师太,那我就没法在江湖混了."想到这里,忙对她说道"缘儿不怕,你杀的只是个坏蛋.你杀他就是帮我,难道帮我,你不开心吗?"

妙缘听乐乐这么一说,哭声渐小,柔声道"呜呜,缘儿当然愿意帮乐郎了,只是人家第一次杀人,心里害怕嘛."

乐乐见她已无内疚之意,加紧火候,欲转移她的注意力,"咳咳,他小子武功厉害,打了我一掌,哦,好疼呢!"他装作受伤的模样,捂着胸口,干咳几声.

妙缘果然上当,忘记杀人的事,围着乐乐又是抚摸又是渡气的.

"乐郎~"随着若雪欲火难耐的催叫,乐乐也无法胡闹下去,看着满殿三百多条青春玉体,心头生出莫明的兴奋状.妙缘敏感的查觉到乐乐心态的变化,或许是双修时乐乐的那一丝神念起了作用,两人心灵相通之感,越俱灵犀.

"乐郎,你先去安慰她们吧,记得留一点力气,好好疼爱缘儿哦."妙缘贴在乐乐胸口,玉指轻抚他的面庞,酥痒的快感传遍乐乐全身,长枪已挺立,乐乐心头的疑问却越来越多,"她被抹去了出家的记忆,这些挑情的媚术在哪学的?难道是天生的,淫女之体复苏后,自然就有了这些技能,嘿嘿,不管了,以后再慢慢研究."

若雪的衣服已被撕去,楚红雨也是一丝不挂,习惯性的处于上位,用灵巧的舌尖舔逗着若雪性感地带,硕大的酥胸颤悠悠摩擦在若雪小腹,樱红俏点充血饱硬,肥臀高翘,像狐狸一般左右摆晃,浅草早已泥泞.乐乐见她压在若雪身上,虽明白她是女人,可心里仍不舒服,迅速脱光衣服,对准她肥美的秘处,报复似的狠狠刺去.

楚红雨只是微微痛哼,更多却是舒服的呻吟,也不管刚被撕裂还在流血的腔膜,浪荡的扭动腰身,迎合着乐乐的撞击,忽然在她迷乱的心底,清晰的传来乐乐的心灵之语.

"哼,记住,你只是个女人,是女人就得有女人的姿态.不要以为光玩假凤虚凰的游戏就能解决生理问题,你是需要男人的.嘿嘿,你现在叫是不是很舒服,很快乐"乐乐用心语在慢慢为她洗脑,在她神志不清下,产生了极大的催眠效果,用词越来越下流粗鲁,等到楚红雨被骂的嘤嘤底泣时,再用温柔的语言,慢慢哄她开心,用心与心的直接交流,抒发爱意(虽然只是由欲产生的喜欢,用心来欺骗心,效果最明显).

身体的抽动丝毫没有停止,在这心神最脆弱敏感的时候,乐乐已用身体`精神`语言三管齐下,把她征服.对待女人,乐乐似乎已总结出一套可行的御女方案,虽然有些邪恶.

用"震动的云"把楚红雨送上极乐之巅,看她带着泪花,温驯的睡去,让其在梦里消化刚才灌输的思想吧.

若雪粉嫩的胴体无力的乱蹬,嘴里模糊不清的喊着"乐郎",直到被滚烫而坚硬物体刺入身体,她才像蛇一般缠住乐乐,用滑美的胴体摩擦着爱人,宣泄心中的情欲.乐乐不想她被春毒折磨,连续两招御女奇术,让她一泄如流,舒服的睡倒在他怀里,四肢仍紧紧缠着乐乐,脸上尽情欢愉和不舍.

妙缘巧笑着走近,娇颤道"乐郎,若雪表面上冰冷,没想到做起这事来,也是这般疯狂,真想看看血影是怎样的表情,缘儿好期待哦."

乐乐坏笑着扫她一眼,发现她双腿似乎也站立不稳,满面潮红,看来也情动之极,腿间已有奇香传来,乐乐知道那是银色液体的香味,打趣道"缘儿,等不及了是吗?"

"嗯,是啊."妙缘毫不顾忌的答道,"人家被你看一眼,就受不住,怎么忍得住看你和别的女人做这番事.不过血影快要发狂了,乐郎先把收拾掉吧,缘儿还能忍耐片刻."说着,挥袖发出一股吸力,慢悠悠的把五丈外的血影托来,乐乐又是一惊,"在缘儿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最初见她时,武功不过刚臻至一流,现在光从内力上看,不弱于宗师级的人物,至少比陆无日要高出许多."

血影一闻到乐乐的体味,就像蜜蜂般的扑了过来,生涩而焦急的摸索在乐乐身上.血影胴体轻巧白细,皮肤弹性惊人,不带一点赘肉,每一分都恰到好处,常期的刺客生涯让她身段得到完美的锻炼.冰冷的面孔被药物催发的媚荡妖绕,巨大的反差带给乐乐极大的刺激,含住雪峰玑珠,分开她修长有力的大腿

血影的第一次高潮来的十分迅速和猛烈,尖叫之后,浑身只是剧烈的颤抖,像要钻进乐乐身体一般,死死的抱住他的腰,似乎这样,就能永远得到他一样.

乐乐被她扣的全身发麻,暗暗运起内力,才抵抗住疼痛,暗笑道"女人高潮时的动作真是千奇百怪,各不相同."

妙缘在旁边看的津津有味,见他搞定了血影,才问道"乐郎,你和她们做的时候,为什么这么短?和我做的时候,却要一两个时辰呢,一场下来,都能把缘儿累死."

乐乐暗暗叫苦"女人真是爱比较的雌性动物,连这个也要比.我难道实话告诉妙缘,因为我依恋你的身体,不想用秘术缩短时间,想每时每刻都在你身体里"妙缘见乐乐不回答,也不追问,只是羞笑着白了他一眼,好像是说,"我明白你的心思,你骗不了我!"

乐乐看了更晕,暗忖"这丫头都快成妖精了!"

"乐郎,你看那边还有三百多个女子还有欲海中挣扎哩,还得靠你解救那个,可是缘儿也想要了该怎么办呢?"她低着头,不却看乐乐.

乐乐嘿嘿一笑,终于明白妙缘的真正意思了."原来她看我对若雪用震动之云和旋转狂龙时的幸福模样,也想尝试这种招式."想通了她的心思,也就好办好.

妙缘已脱光衣服,扑了过来,腻声媚道"就知道乐郎能明白缘儿的心思,嗯,快点进来吧呜呜啊!"在云端飞行的她,终于明白这招式的威力,

也恋上了这种感觉.以后隐居时,在妙缘的强烈要求下,乐乐又创出了许多新的绝招.

乐乐一口气用绝招解决了三百多个行雨宫的女子,惊喜的发现她们全是处女,御女功力大增之下,也徒增许多烦恼,直到功力再度突破之后.后来,这些行雨宫的女子,成为乐乐三千佳丽中的第一番基底,武功亦都致入特级.

楚红雨早就醒来了,看着乐乐的"暴行",不但没有怒火,反而温驯得像只小绵羊,而且是只小母羊.盯着乐乐的眼眸也是温柔一片,温柔得像自己的胸脯,她几乎记掉了以前的性爱方式,觉得乐乐对待她那样,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生活.(汗,有点像治疗同性恋.本人不会鄙夷同性恋,理解并精神上支持她(他)们,愿她(他)们过的幸福!)

乐乐从行功中醒来,缓缓眼开双目,刺目的精光一闪即逝,又恢复明亮多情的状态.抬头一看,三百多双美丽的眼眸正专情的注视着他,乐乐嘿嘿一笑"怎么啦,都这样盯着我?"

楚红雨软软的偎在乐乐身边,羞道"雨儿细想了一番,觉得你对我说的很有道理,所以人家想跟着你."她又指了指身后的三百多宫女,"她们都是我从各地救来的可怜女子,一直被我当成妃子,嗯,那个雨儿已经和她们说了,她们也愿意跟着你,能不能把她们都收了?"

乐乐把她搂在怀里,抬头扫视略带紧张娇羞的众女,笑道"这次是个意外,不过既然众位已与我有合体之缘,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等我回去北方按排好锁事,定来接你们共渡余生,怎么样?

[url]http://www.53yao.com[/url]"

"谢谢公子."众女一片欢喜,顿时消去紧张的气氛.

妙缘陪着若雪已收拾好东西,二女走来,见气氛热闹,就知乐乐已接收诸女.

"乐郎,我已收拾好东西,快些出发吧,我要回皇城看我父母."若雪自从知道父母未死的消息后,一刻也呆不住,直想插翅飞回父母身边.

乐乐大笑,"哈哈,若想回去,也得等到天亮,哦,有点饿了."

楚红雨也笑道"是啊,乐郎一天未吃东西了,酒菜已准备好,我们先陪乐郎吃饭吧."

一顿酒席,诉不尽离别愁肠.乐乐最头痛就是的情人离别,特别是同时与三百多个情人,他搂过楚红雨,安慰道"你先把行雨宫整理一番,恐怕欢喜教不会善罢甘休,若是你们有什么意外,我会很难过的.等把行雨宫的处理好了,去南陵王府或者皇城木将军府都能打听到我的消息,若是没有别的要紧事,我会带她们一起来这里看你的."

"嗯,雨儿知道了.现在我们姐妹武功都提升了许多,只要不中他们的药物,谁也不怕.我的兰花指快进入第三层大成的境界了,就算是欢喜佛来了我也不怕."

乐乐又交待一番,才带着血影`若雪`妙缘离开,嘟嘟跟在最后,很郁闷的瞪着血影,没想到血影失身后不但没伤心,好像还很开心的样子,让嘟嘟怎么不生气.

几人运用轻功,很快的飘下巫山主峰,朝南陵行去.

"阿弥陀佛!前面的几位施主请等一下!"一声洪亮清正的佛音在乐乐耳朵响起,只觉得身后四道极速的人影追了上来.

乐乐和几女停下脚步,打量来人.一个银须齐胸,寿眉至须的高僧走在最前,为什么喊他高僧呢,乐乐这是么解释的"其因有三:一是身材较高;二是年龄较高,大约七八十岁;三是武功很高."两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僧人,恭敬地跟在他身后,旁边居然还有一个妙龄女子,年约二十,气质高贵淡雅,秀眉粉腮,樱唇贝齿,白衣如雪,手持檀木细剑,神色冷傲,扫了乐乐一眼只有微微的诧异,看到妙缘时,眼中闪过一抹嫉妒,随后目观鼻,鼻观心,不再看任何东西.

乐乐想起寻佛寺的全戒那个淫僧,想打趣眼前的高僧几句,但见到眼前白衣女子的凌凌若仙的气质后,微微苦笑摇头,又记起起遥远的往事,那个哭泣的声音——

"你个骗子,你还我守宫砂!"——

"师父知道了,定会责骂我的!"——

"我恨你,我不会放过你的!"

乐乐变得哀伤起来,暗道"她的气质和晴儿好像,难道也是星雨门的?"妙缘似乎能觉察他的心事,轻轻挽住他的胳膊,没有说话.这种安慰却恰到好处,乐乐拍拍她的脸蛋,表示谢意.

老僧微微施一佛礼,朗声道"老纳禅宗慧能,有事请教小施主!"

"哦,原来是祖宗的慧能大师,有事请尽管道来!"乐乐听到他是慧能,无任何惊喜之态,仍是淡淡的说道.

血影和钟若雪一听是慧能大师皆露出崇敬之态,妙缘则露出迷惘的思索状.

慧能有些不好意思的道"请问小施主,往南陵的路该怎么走?老纳多年不下山,早忘记了山势路途,而两个小徒从未下过山,所以"

乐乐心头惊叹"原来是慧能大师是个路痴,我说江湖上怎有传闻,说他从不单身行走,原来是这个原因."他指了白衣女子,道"这位姑娘呢?"

那白衣女子见乐乐问自己,淡淡的答道"我是星雨门的,自幼上山习艺,这是初次下山,也不知道路."声音柔和,却不带一丝感情.

"晕,原来是一群路痴!"乐乐心头暗暗想道,"果然是星雨门的,不知道我的唐晴怎么样了?唉,她肯定恨死我了."

表面上冲慧能微笑道"哦,小事一桩,我们几人也正要往南陵去,一起赶路吧!"

王乐乐若放在平时才不会与和尚同行,这番决定缘于是想套这白衣女子的话,欲打听唐晴的消息.

慧能听后大喜,呵呵笑道"那就有劳了.小施主见到老纳仍是心静面和,不见一丝波动,内功定和实属罕见,日后定会大有作为!"

乐乐心里暗道"我见到你惊喜个鸟,你又不是超级大美女.你旁边的美女我对她兴趣也不大,唉,提到星雨门我都有种负罪感."

慧能若是知道乐乐心中的想法,定会气的一佛升天,直归佛祖的怀抱.

慧能突然看到妙缘怀里的龙貂嘟嘟,目中金光一闪,随即摇头吟道"千年苦修为何事,唯独情字探不开!"龙貂黑溜溜的大眼睛转了几圈,不屑地冲慧能吐吐舌头,钻进了妙缘怀里,不再抬头.

慧能看到龙貂的反应,只是呵呵一笑,也不多语.看到粉发妖异的妙缘时,却皱起了眉头,时而扫视乐乐全身,时而底头沉思,像是在决定什么大事.

乐乐心头一颤,暗忖"佛家的梵功多有厅妙之处,难道慧能看出缘儿中了催眠之术,哼,他们四个,我们也是四个,打起来不知道胜负如何?反正我是不会让你抢去妙缘的,她是我一个人的,天王老子也不行."眼光狠狠盯着慧能,若是他一有什么举动,乐乐肯定会先下手.

半天不见慧能有什么动静,乐乐忍不住问道"不知慧能大师所为何事,要亲自下山?而且连星雨门的传人也出山了?难道又有什么魔头出世了?"

"呵呵,小施主慧根不浅,一口就道出事情真像.三大魔星重出,江湖灾难将至,希望老纳能赶得及通知几位故友,并让天下武林人士,小心戒备."慧能捋捋长须,眉头皱成一团.

"什么魔星?大师能不能明说?"乐乐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几十年前就凶名在外的三大魔头——杀魔马自在,淫魔杨肖,破坏魔孔洞.他们从星雨门禁闭的山洞里逃了出来.怡思师侄专门到禅宗通知老纳,禅宗知道此事重大,派人到绝情斋请绝情师太帮忙,没想到她前些天被欢喜教的胡姬所伤,现在还在闭关养伤.现在江湖中只有鲜于冶的武功能与三魔头相抗衡,而鲜于冶又与淫魔有仇,这次出来,定会向鲜于世家报仇,老纳现在要赶去,助这位老友一臂之力."慧能担忧的说道.

"什么!鲜于世家与淫魔有仇?"乐乐大惊道.

"是啊,怎么啦?不过我师姐唐晴已提前几日赶往洛城鲜于世家了,只要小心戒备,应该不会出事的."白衣女子仍是淡淡说道.

"唐晴?"乐乐失声叫道,"她去洛城了?"

白衣女子对王乐乐的失态,有些怀疑,问道"你认识我师姐?"

"哦,不,不认识.我是鲜于世家的女婿,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些着急哦,那个慧能大师,你现在不去洛城,去南陵干什么?"

"当然是通知武林人士,顺便招集武林高手,捉拿三个大魔头."白衣女子有些不耐烦,对乐乐的无知感到愠怒.

女人是敏感的,钟若雪`血影`妙缘听出她语气的不善,一齐冲她翻着白眼,大有一言不和就要动手的迹像.

乐乐没心思理会白衣女的不满,想了片刻,突地停下,对血影道"影儿,你带她们去南陵,我要先回洛城看看嫣儿,不然心神难安."

"乐郎,我也要去,人家不想离开你半步,我要一直陪在你身边."妙缘撒娇道.

"我也是,乐郎,让我们陪你一起吧."若雪也学着妙缘撒娇.

只有血影不会这些,半晌才底声道"我我也想跟你一起!"——

<第六卷终>——

(有读者抱怨《御女心经》的错字太多,偶深感抱歉.偶用地是水货笔记本,因为键盘的不习惯,很容易出现手误,再加上没有修改稿子的习惯,等习惯了这个键盘,应该会好点.再次道歉!)——

第七卷简介:

三大魔头的出现,让江湖出现空前的危机.三大魔头武功绝高,而且各有夙敌旧仇，哪家倒霉哪家愁,尽在第七卷.

乐乐又有奇遇,武功大进,臻入御女心经第八层——形神双修.又得到医仙留下来的大量增功丹药,他会用在何处呢?

江湖乱,乱处才有英雄现.

详见《御女心经》第七卷——魅影魔踪

第十五章云雨(完)

正文 第七卷 魅影魔踪（文字）

第一章落涯

王乐乐最终只带着钟若雪返回北方,龙貂嘟嘟自然粘着乐乐不放.两人的轻身之术比马要快上许多,所以一直在山野间奔驰,偶而在荒城小店歇上片刻.若雪知道乐乐心急如焚,从不喊累,乐乐大为感动,岂不知因为他只带若雪一人回北方,这让若雪高兴了好多天,也证明自己在乐乐在心中的地位,不再担心他因为妙缘的极度妖艳而冷落自己

两人各怀心事,也不多话,手拉手的在山峦间飞纵.繁星满天,乐乐和若雪已赶到龙骨山脉,神秘的气氛弥散在山谷间,轻烟缭绕,兽吼虫鸣,一切是那么美妙和谐.嘟嘟又回到熟悉的家乡,兴奋的疾蹿在两人身旁,唧唧吱吱的乱叫一通.它突地停了下来,差点被乐乐和若雪踩住,"喂,嘟嘟,你搞什么鬼,跳着跳着怎么突然停下了?差点就把踩扁了!"

嘟嘟黑溜溜的大眼睛委屈地闪着水雾,指着前面的路唧唧几声,做出一个危险的表情,乐乐把它抱在怀里,笑道"你说前面是陷井,是吗?"嘟嘟点点头,生气的扭过头,不看乐乐.

"嘿嘿,可爱的嘟嘟生气了,我向你道歉哦,还不原谅?那我牺牲色相,让漂亮的嘟嘟亲一口,怎么样?"乐乐看着越来越有灵性的嘟嘟,坏坏的笑道.

嘟嘟神色闪过害羞的表情,却"噌"的一声,逃出乐乐的魔掌,捡起几声小石头,扔向前面十多丈树叶铺盖的地面.

轰轰轰!一连几声巨响前面方圆十几丈接连炸开,在黑烟毒雾中,无数羽箭射向爆炸处,地上的箭羽像禾苗一般浓密.

"有毒!"乐乐提醒若雪,二人急忙闭气,改用内息法.

乐乐暗暗心惊,布置这陷井的人,似乎知晓采阴补阳功法的弱点.若是不小心踩了进去,定会炸个措手不及,那些毒雾最让人头痛,再加上如雨的箭杀,那后果没有杀气,我的心神灵识也无法提防,真是恶毒,正在这时,他终于感觉到凌厉的杀气,七道身影从远处的灌木后从走,把乐乐和若雪围在中间.

黑影都像一把出鞘的宝刀,锐利而危险,他们手中都拿着同样的刀,刀还没出鞘,出鞘后,是不是更危险?

除了这七道身影,还有一道曼妙黑影躲在暗处,神色复杂的盯着乐乐,身上的功法气息似乎熟悉,乐乐已没有时间想她是谁,因为他受到了威胁,受到杀气的威胁.

"乐郎,这七人的武功好像都已达到特级,而且步伐间深合阵势精妙,恐怕不好对付."若雪担心的说道.

乐乐点头,双方差别太大,连一向心傲不服输的若雪也这么说.

"是的,既然能提前作好陷井,肯定知道我们的行踪,所以才派这此杀手,似乎有必杀我们的信心."乐乐苦笑.这种级别的高手,他只能对付三个或者四个,若雪只能对付一个,嘟嘟也能对付一个若是对方合攻,情况就不会这么简单了,而且暗处的身影也不好对付.

七人走到乐乐三丈远的地方停住,他们的年龄大多在五十几岁,其中一个颇有威严的喝问"你就是王乐乐?"

"没错,如假包换!"乐乐神色不变的答道,冲远处的嘟嘟挥挥手,把它招回身边.

"是就好办,我哥几个专门来取你的性命,你应该感到荣幸!"

"哈哈哈,老套!能不能换个理由,比如让我死的开心,幸福之类的,我不需要什么荣幸!"乐乐不屑的冲他们笑道,"看你们几人的配刀,好像是刀谷的,几百年的宗门大派,不会无缘无故的欺负一个小辈后生吧?"

"好眼力,我们就是刀谷七杀!我们只听从于门主命令,这就是最好的理由!"

另一个人不耐烦的吼道"大哥,不要给他啰嗦,赶紧杀掉他回去睡觉,为了这个小子,我们已在里蹲了两天两夜了!"

"嗯,要我们七杀刀阵出手,还以为他武功多高,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娃娃,好像还不会武功的样子,他旁边的丫头武功好像还不错,大哥,快点动手吧!"

"杀!"随着他的的杀字出口,七人同时拔出长刀,明亮的刺人眼眸,寒气森森,凶戾的杀气逼向乐乐和若雪,地上的枯叶被气机牵动,像个毯子,卷向乐乐.

"他们的目标是我,雪儿,看情况不妙,你要趁机逃走!"乐乐撑起护体真气,（http://www.53yao.com）对抗逼来的杀气.

若雪摇头,"要死也跟乐郎死在一起!"说毕,冰寒的内力发动,脸上似乎也沾上了冰霜,神圣而坚定.

真气和真气的对抗,倒霉的首先是树叶,"嘭嘭"气劲相接,枯叶变成漫天细雨,细雨中九条身影电变闪动,嘟嘟也看出不妥,主动缠上一个敌人.

七把刀七条炙芒,七股刀光组成一轮烈日,烈日当空,万光齐射,织成无数光网,罩向猎物.

追心剑气,赤粉相间,染亮了白雪,白雪义无返顾的冲向烈阳,溶化,溶化,也深化了阳光.

躲在暗处的身影,幽幽叹道"我们家族要杀你,我也没有办法,若是当初敏儿不见你,或许用不着亲自来布局.只是师父说我不破此心障,功力永远无法进步,所以只能这样了."她见几人边打边走,也悄悄跟了过去.

乐乐和若雪陷在七杀阵中,暗暗叫苦,没想到这几人配合起来,居然是这般恐怖.两人边打边逃,但每次都被他们重新围住,"雪儿,过会我缠住他们,你先走!听话,你逃出去了,我更能专心应敌,不然我们都死定了.逃出后,先去皇城找你父母,然后带人去洛城保护嫣儿."乐乐用传音之术说道.

若雪不说话,只是摇头,两人的真气已快耗尽,这样打下去,不被杀死,也会累死.

"雪儿,听话,快点逃走!"乐乐心急之下,居然用上了催眠惑音之术.

若雪不防之下,身子猛身一滞,三把刀同时朝她砍去,乐乐大急,花间舞步穿过两个敌人,挡在若雪身前.刀光冲进护体真气,森寒的刀刃近在咫尺,乐乐似乎已看到了死神

"不,我不能死!我也不想死!"乐乐心里狂吼,盯着逼近胸前的长刀,追心剑刺了出去,现出的瞬间,脑中闪过一丝感悟,像流星一般的闪过,剑也随着流星的轨迹刺去.

"啊!"一声刺耳的惨叫响起,那把已割破乐乐衣衫的长刀,落在地上,刀的主人捂着右手腕,正惊恐万分的瞪着乐乐,"怎么可能,这会有这么快的剑!"

乐乐也是一怔,没想到那舍命一剑,居然后发先到,像流星一般,刺入对方的手腕,趁着敌人停滞,转身把若雪扔了出去,传间道"快走!"

若雪轻飘飘的飞出包围,脑中全是温柔的声音"雪儿,听话,快点逃走!"她又迷茫的在空中转身,正好看到乐乐因送她出去,而挨了一刀,"乐郎!"她受到刺激,又恢复清醒.

乐乐没想到七杀刀阵少了一人,也这么厉害,又想使刚才的那极速之剑,却再也找不到感觉,连连失利,急往后飞退,却突然看到若雪惊恐的表情,还有刀谷几个老头嘲笑的眼神.

他疑惑道"怎么啦?"

"乐郎,小心脚下!"若雪双腿蹬树,利用反弹力,焦急的朝乐乐飞去.

"脚下怎么啦?"乐乐看到若雪去而复返,郁郁的想道,底头一看,空荡荡的,空"啊,悬崖哪!"落下去的时候,还看到嘟嘟惊恐的捂着眼睛,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若雪离乐乐有十多丈,哪能赶得急,看着乐乐落下悬崖,急的哭了出来,在空中停也没停,跟着跳了下去.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在向上飞，耳边传来的声音，似乎非常美，我没想到，我是在，往下坠，往下坠”乐乐郁闷的想道,仰视四十度,看到了若雪也跳了下来,"唉,本以为能逃走一个,没想到她也跟来了!"

若雪用真气加速下坠,终于和乐乐抱在一起.抱着他,就像抱到了归宿.

"你真傻!"乐乐深情的注视着她,眼睛似乎有泪水滑过,瞬间被风吹走.

"我爱你"若雪还没说完,嘴已被乐乐吻上,两人紧紧的缠在一起.

为减缓风力的伤害,死的更舒服些,乐乐费力撑开了护体真气,粉粉的一团,坠向深渊,在他们头顶百丈之处,也有一小团粉红的东西在坠落,黑溜溜的大眼睛,闪着泪光.

"啪!"落地的声音如此响亮,以至于血光纷飞啊,那个错了,是水光纷飞.

乐乐和若雪听到响声,都闭目等死,震得脑袋虽是晕晕的,却忽然觉得四周窒息的冰冷,身子慢慢的浮了上来.在护体气罩内,若雪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冲乐乐温柔的说道"乐郎,我们死了吗?"

"我也想知道,死了也会这么痛吗?"漂到了水面上,两人抬头四顾,原来这里是个方圆两丈的深潭,两人来不及庆祝生还,乐乐突然觉得有危险逼近.

从潭底深处"咕咕"乱冒水泡,一股巨大的冲力袭向两人.乐乐大惊,"难道有怪物?"

乐乐吃惊之间,抱着若雪急调真气,借着巨大冲力,飘向岸边,还未着地,一声凶残的嘶鸣从水底冲出,激起的浪花如暴雨般砸向他们,本来就很薄弱的真气罩被击得扭曲变形,差点让乐乐受伤吐血.

乐乐还未来得及躲闪,突见若雪指着天空喊道"嘟嘟也跳下来了!"

第七卷魅影魔踪第一章落涯(完)

第二章奇遇

那怪物原来是条蛟蛇,浑身青鳞闪闪,血红的眼睛贪婪的盯着眼前的美食,露出半截身子足有一丈多长,嘴中不断的吹出腥臭,口水滴在地上,腐蚀得青石"滋滋"作响.

它看到若雪和乐乐望向天空,也跟着转头仰望,赤红的信子吐出老长.美丽可爱的嘟嘟,就在这处状况下,落了下来,不偏不斜的砸在蛟蛇信子(舌头)上.嘟嘟似乎还很清醒,见到这么大的怪物,尖利的小手伸出五道刀一般的指甲,对着挡道的"红布"割了下去,青蛟惨鸣一声,潜了下去,粗壮的尾巴从水中伸出,残暴的击在石岸上,碎石穿空,飞屑乱射,乐乐再也不敢有护体真气硬接这些石块,拉着若雪,疾退数丈,躲开碎石主力,挥掌挡开零细的小石.

这时嘟嘟也随着蛟蛇的舌头落到水中,深潭不再平静,受伤的蛟蛇痛的在水底翻滚,疯狂的搅拌着碧水,波浪不断的冲上石岸,在潭的中间,出间一个深深的漩涡,凄厉的嘶鸣沉闷而清晰.

可怜的嘟嘟不会水,好不容易从水底浮了上来,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在水中无力抗拒漩涡的威力,在不断呛的惨状中,慢慢被水流拉向死亡中心.

乐乐看到大急,嘟嘟在陆地的速度谁也追不上,绝不被人打下山涯的,定是像若雪一样,追随自己而跳下的.现在它处在危险中,自己怎能不救.不顾若雪的阻拦,飞身跳向险潭,一定得赶在嘟嘟进入漩涡中心前,把它救出,不然进了漩涡中心,神仙也没法救它.

嘟嘟天旋地圈的随着水流漂,由于不断的呛水,已快要昏迷,朦胧中,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朝自己飞来,它欣喜的挥挥小手,眼中充满了液体,不知是水还是泪.

乐乐想贴着水面疾掠过去,欲在中途把嘟嘟拉上来,顺利的拉住了嘟嘟伸出的小手,正在庆幸自己运气好,不料乐极生悲.粗壮的青蛟蓦地挡在他前面,如此高速,想停下都难,就算停下,也是落水的下场.

青蛟已张开血盆大嘴,等着食物的临近,乐乐已闻到恶心的腥臭味,"拼了!"暗暗想道.把嘟嘟放在怀里抱紧,飞到蛟蛇嘴边近三尺时,蓦地停止真气运行,身形自然的停滞一下,而青蛟已按照刚才估计的速度,把嘴合上了.

乐乐大喜,在它合嘴的瞬间,双脚运足力气,蹬在青蛟嘴上,如离弦之箭,原路反射回去,只是脚上沾了一些腥臭的口水,厚厚的鞋底"滋滋"做响,乐乐暗中分一些真气护在脚上,终于平安落在岸上.

若雪已哭着扑了过来,"乐郎,刚才好危险哪,呜呜!"乐乐正在安慰她几句,忽觉脚下传来灼烫感,"哇,好厉害的毒液!"

忙把鞋子扔掉,脚心已被烫红了一片,幸好被真气护着,没有腐烂.

青蛟怪啸着瞪着逃到远处的乐乐,不甘的潜入水中.

嘟嘟吐了十几口溺水,才精神一些,只是全身的绒毛被水浸湿,显得狼狈不堪,现在也顾不得害羞,温驯柔情的爬在乐乐怀里,一动不动.

乐乐见它没事了,才打量四周,想起大难不死,轻轻吐出一口恶气,心里暗暗把刀谷列为必除名单."害人的刀谷七杀阵,MD,不就是七个特级上等高手组成的杀阵嘛,哼,等老子回去了,找七十个人厉害的老婆,看你们七个老头怎么围杀!到时候一定杀上刀谷,把你们给灭掉!唉,若是把妙缘和血影带来就不会这么惨了,失策失策!"

正在胡想,身旁的若雪大惊叫道"乐郎,好大的蚊子!"惊吓之下,她发出一道冰冷气劲,把像小鸟一般的蚊子击落,树枝一般的吸刺被摔断.

"嗯,果然奇异.这里好像有人居住,又好像没人管理前面的小花园是人垒成的,哦,触灵丝叶,龙萏草,紫参桂,这些都是世间奇药,这里居然一片一片的,像是专门种植的一样.不过那些奇药种子却没人采摘,哇,比黄金贵一万倍的触灵丝叶居然任它枯败,蚕香巢居然任它腐烂,天哪,真怀疑住在这里人的是不是死掉了,如果不死,也是个白痴!"

"乐郎,前面有个洞穴,我们进去看看!"

乐乐点头同意.

穿过奇珍药丛,眼前突然一亮,出现一个宽敞的小院,地上的青石被人修整凿平,光滑得像镜子,还有一个黑色石桌,桌旁只有一个石凳,由此看出,这里最多只有一人.

在院中散落着一些宽大的白色鸟毛,有些羽毛居然有近丈长如果不是有个大小合适的桌子,乐乐真以为自己进了巨人国.

嘟嘟精神了一些,毛发干的速度惊人,现在已恢复可爱优雅的容貌,(http://www.53yao.com)它鼻子嗅了嗅,从乐乐怀里钻了出来,抢先钻进洞里.

"嘟嘟,小心哪!"若雪提醒道.

突见它又从洞里返回,站在洞口朝乐乐挥手,让他们快点进去.

乐乐见嘟嘟探查过,凭着它灵敏的感觉,定是不有危险,两人放心的走进洞穴.里面出奇的干爽,只是有一些昏暗,好在若雪和乐乐眼力非凡,光线对他们影响不大.

进洞不过三四米,突地宽敞起来,圆圆的有几百平方米,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靠左放着一些生活用具,还有一架石床,床上有一具骷髅,骨架完整,明显是自然死亡.靠右放着一些石制的炼丹炉鼎,墙角还滴水的声音,只是半天才淌出一小滴水液,窄浅的水槽还未半满,水槽里还放着一个舀水的竹筒,竹筒是青的,还带着绿油油的叶子,嘟嘟在水槽边转来转去,不知在想些什么.

洞穴朝里还有很长的空间,乐乐不想往里走,拉着若雪先走向左边,发现地面微微有层尘灰,所有的东西都没动过,走到骷髅旁边,见石壁上刻的有字:老夫乃医仙楚风,因采药而落涯,隐居于此此谷四面环山,灵气异常充足,灵鸟异兽无数采撷无数灵药,制成大量增功丹药,却因炼丹器具粗劣,此药只能增功二十年,每人只能服用一粒,多服无效有缘人得之,应造福天下楚风绝笔!

"哇,果然有增功奇药,雪儿,快点帮我找药,TNND,老子被人打下山涯,正在郁闷,等我武功大成,非把他们刀谷灭门!"乐乐兴冲冲的要去翻骷髅.

若雪一把拉住他,嗔笑道"乐郎,药瓶就在床边的石案上,还往哪找!楚前辈乃是雨儿的爷爷,怎能动先辈的尸骨呢?"

乐乐嘿嘿一笑,看着桌上的瓶子,不禁怔住,"五瓶?我还以为是感冒药哩!这也太多了吧!"拿过一瓶,打开瓶塞,一股奇异的香味扑鼻而来,空荡的丹田顿时活跃起来,乐乐喜道"果然是好东西,闻一闻全身都带劲!这样的一瓶足有一百颗,哈哈,发达啦!"

乐乐先喂若雪一颗,自己才选了一丸吞入口中.药一下肚,就觉得全身都笼罩在暖洋洋的意境里,乐乐来不及塞瓶盖,就赶忙坐下来运功.

嘟嘟用舌头舔了几次石槽中的液体,都无奈的退了出来,忽然闻到了增功药的香味,飞一般的蹿了过去,像吃松子一般,一口气吞了十几颗,然后以更快的速度冲向水槽,一口气喝下半槽,怪叫着蹿进洞穴深处.

随着药力的溶化,丹田也越来越热,像轮太阳一般,翻腾旋转,涓涓热流徜徉在经脉中,经脉一遇能量暖流,顿时舒服得软绵绵的,橡胶一般越来越粗大,盛的真气越来越多,经脉的质量大大改善.热流在全身运行一周,又返回丹田,并没有停歇,反而更加活跃,修复增强气海(丹田)容量.如此循环三周天,方化为一团纯正真力,稳稳的停在乐乐体内,就在这几个时辰内增加了二十年的内力.

乐乐缓缓睁开双目,黑暗中像闪过一道电光,只是嗓中焦喝难耐,来不及探查自己的功力到达哪种程度,大叫道"水水,渴死啦!"若雪也醒了过来,同乐乐一样,大喊口渴.

"啊,想起来了,右边墙角有个水槽."若雪拉着乐乐,飘向滴水的地方.

若雪先用竹筒喝了两口,喊道"这水好冰!"不过口中太干,又喝了四五口才让给乐乐.槽里的水又下去一小半,乐乐干脆把头伸了进去,直接在槽里饮用,直到一滴不剩.

"哇,好舒服!"转身看到若雪,发现她已冷得全身发抖,面上结成一层薄薄的冰霜,苍白的吓人.乐乐一把抱住她,问道"雪儿,怎么啦?你啊,好冷呀!"

"乐乐郎,那不是普通的水!"她已冻得说不出话.

这水和增功丹药刚才相反,喝下之后,全身就像被冰封一般,连经脉都被冻住,真气缓慢得像只蜗牛.这股冰寒却极为强大的气流在体内自动运转,撞上体内的御女真气,立马把它吞噬,变成同样的冰冷.乐乐的脸上也布满了冰霜,继而全身都长满白的一层寒冰,情况越来越差.

乐乐和若雪抱成一团,缩在地上瑟瑟发抖,乐乐武功比若雪高出许多,意识还算清醒,看着越来越冰冷的若雪,觉得这样下去,定会被这股不受控制的冰冷气流冻死.

"乐郎,雪儿好冷,抱紧我!"若雪牙齿打颤,模模糊糊的说道.

乐乐脑袋中不知怎么想的,趁着还能调用一丝内力,把催情真气全部释放出来了,顿时周围弥漫着淫靡的粉红,浓郁得像雾一般.

(嘿嘿,请观注《御女心经》第三章妖变那个可爱地龙貂嘟嘟会不会变成美女呢?嘎嘎!)

第七卷魅影魔踪第二章奇遇(完)

第三章妖变

龙貂嘟嘟乃上古异物,灵性十足,自然知道所吃所饮之物的作用,跑到洞底深处一个空旷的石室,爬在地上剧烈的抖动着.全身粉红的绒毛明明暗暗,渐渐生出一团粉雾,乍看起来,这粉雾和乐乐的催情真气没啥区别,香味浓郁,只是在雾的中间,隐隐有红光的闪现.

洞外蓦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乌云布满天际.随着洞内深处传来的一声尖厉,如战鼓一般的雷声喀喀乱劈,赤红的电光如龙似蛟,奔腾不休.

洞穴上方的山峰被雷电击碎多处,巨石如水流,自上而下,压折许多林子后,方停止滚动.

雷电似乎被惹起了怒火,对着同一处地点,拼命的击打,把高高的山峰打出十几丈的深坑在轰鸣的灰尘中,传来一阵欢愉而疲累的长啸,雷电方不甘心的退回云间,刹时天空又恢复正常,启明星斜挂凸峰顶,破晓将至.

在那被击秃山峰的万米之下,刚好是嘟嘟所藏之地的正上方,粉雾仍在弥漫,充满整个石室空间.在香雾中隐隐有具裸体的绝色美女,爬在石板上,同妙缘一样的粉红发丝绒绒的垂到地上,妖媚黑亮的眼眸疲累而喜悦,好奇的盯着自己的身体.皮肤白皙如玉,挂着细细的香汗,身体修长而丰满,酥胸挺俏圆润,微微凸起的樱桃鲜艳诱人,纤纤蛮腰盈盈可握,臀部却肥美的惊心动魄.她习惯性的摇摇尾巴,可现在看来,却是诱惑至极的挑逗之姿.她自嘲似的吐吐舌头,在石室爬了一圈,非常满意现在的身体.

爬了几圈后，遂坐在墙边,用手指点点脱蜕的貂皮，粉光一闪,一件合身的女装套在了身上.她擦擦额头的汗水,喃喃道"喝了这么多万年玉乳才化成人形,怎么没有所谓的天劫呢?真是奇怪.唧唧,好累,这么一个简单的法术就要化成原形了,看来还得继续修炼!"粉雾一闪,又变成龙貂的样子,欢跳着奔向洞穴入口.

其实龙貂嘟嘟由于刚幻化成人形,法力都消耗在蜕变上,若时再次变身,法力绝非这般衰弱.而她躲在洞穴深处,强用灵药提高自己的数百年的功力,幸好山石挡去了天劫,不然凭她的功力,连几道天雷都抵挡不住.

乐乐的最后一丝能用的真气调出了催情粉雾,这次的催情雾非常浓郁.乐乐在无法调动真气的情况下,和若雪同样,被盎然的情欲所控制,全身燥热的缠在一起,似乎这样就能抵御冰寒的奇异能量流.

粉雾越来越淡,不知花开几度,两觉得体内的寒流渐渐变暖,若雪的动情嘶喊声,越来越婉转动听.周身的白霜早已脱落,皮肤毛孔中,不断的冒出乳白的冷烟.乐乐没了御女心经的导引,动作变得粗野狂暴,毫无怜惜节制撞击着,肉体相交的啪啪声,传出很远很远!

如果没有人的话,怎样销魂缠绵,怎样淫靡狂乱怎样怎样都行,可是现在却人站在洞口,呆呆的观看着他们的表演.而且还是个女人,确切的说,是个女孩,十五六岁的模样,紫色的长发，顺直的垂在胸前，发长到腰际，没带一丝装饰，有着水晶娃娃般的纯真脸蛋，如婴儿般的肌肤，一尘不染的白色麻布长裙.本来如仙子一般的气质,却因为看到了不能解释的事情而迷茫.呼吸越来越沉重,身子也变得雍懒柔软,扶着石壁方能站稳,直到乐乐身上突地冒出金光,才惊呀的叫了一声.

乐乐正在若雪身上驰骋,突察那股冰寒的异流能量变成了自己熟悉的御女真气,涌进了上下丹田,全身立马爆满了无限力量.虽然被增功丹药扩大了气海容量,可这股异流实在太强大,刚进去一半就把丹田占满了,乐乐不敢大意,立马把能控制的真气分成两道,分别沿两个主脉朝相反的方向,并把强大多余的真气暗藏在经脉里,运行两三周,才渐渐平复,只是丹田饱涨难耐,有种要高声长啸的冲动.

若雪从高潮的余韵中苏醒,面露痛苦之色,却无力的捏捏乐乐的手臂.乐乐心头一惊,"凭自己的功力都无法消化这些能量,若雪肯定也涨的难受,怎么办呢?哦,双修连体运转真气,再慢慢吸收."想到这里,小心的指挥体内多余的真气,慢慢渡进若雪体内,顺着她的运功路线,慢慢收集多余的真力,再把它们送回自己体内.

若雪的纯阴真气一到乐乐体内,遇到还未驯化的纯阳真气,突然又无法控制了,两股巨大能量疯狂的缠到一团,乐乐闷哼一声,任御女心经自由运转,全身金光一闪,感到体内似乎又多了一个像自己的人形,一个有意识的人形.

气海又增大一倍,多余的真气终于分到了住宅,舒服的钻进去,懒洋洋的不再暴动,任凭乐乐的指挥.乐乐心头狂喜"哈哈,终于把御女心经练到第八层了!形神双修?难道就是身体里的那个有灵性的神识,好像是另外一个自己,很熟悉很友好.不知道有什么用?"

看到身子下面的若雪神色变得平静安祥,乐乐仍不放心,调一股真气,想探查她的情况.那股真气通过下体,钻入若雪体内,乐乐脑中突然现出了她身体内部的情况,清晰而真实,就像亲眼看到的一样,身体中的那个"自己",早随着那股真气钻进了若雪体内,向乐乐报告着消息.

"啊,神识能进入别人的身体?"乐乐暗暗吃惊,不过又想到师父曾说过,御女心经是由上古奇书素女心经的残本改编而来,传说素女经是修真秘籍,有这些奇怪的功能,也不足为奇,乐乐想到这里,才继续收摄心神,查看若雪的情况.

"嗯,真不错,雪儿的武功又进一层,到了'化雪成冰'的境界了吧?在雪儿身体里畅游真是舒服!"乐乐用心灵语言温柔的说道.

若雪幽幽醒来,对乐乐的心灵语言已不陌生,突然发现那声音缘于自己体内,她惊呀出来,"啊,乐郎,怎么回事,你怎么在体内,呜呜,好舒服好亲切,乐郎跑进雪儿身体里了!"她激动的缠住乐乐,颤抖着紧抱住他,嘴中胡乱的喊些莫名言语.

如果以前的心灵之语是心与心的交流,现在却是精神与精神的交流,最真实最浓情的合体触碰,比一切快感还要舒服,舒服的不是肉体,是灵魂.

乐乐的人形神识从她体内退出好久,若雪才平静一些,动情的道"乐郎,我好想要个孩子,就像你在我身体里的那样,整日怀着我们的骨肉,那种感觉幸福死了!"

乐乐捏着她的鼻子笑道"让别人进入你的身体,我会嫉妒死的,我的孩子也不行,所以嘿嘿,我不会让你们怀孕!"

“嘤咛~,讨厌啦,小气人家真想为乐郎生个孩子,啊不是现在雪儿累的不行了,咱们还得想办法上去呢,不能老在之山洞里。”若雪忙分开他的注意力.

洞穴口传来轻微的"啊嗯~"声,乐乐心头一惊,"难道有人偷看?"心神转动,人形灵识已透体而出,飞向洞口,一切景物犹如目睹,看到一个面善的紫发女孩坐在墙角,躯体微微发颤,那个角度刚好能看到自己和若雪.乐乐见她小脸潮红,眸中春意欲滴,已知道怎么回事.他有意试试自己第八层的奥妙,神识顺势飞向洞外,心念所至,瞬间及到.院中堆满了乱石,黑色石桌早被碎石砸裂,院子的一角,站着两只巨大逸美的仙鹤,单腿傲立,闭目休息,乐乐的神识到它们身旁时,两只仙鹤突地睁眼,戒备的扫视着四周,张翅欲飞.

本体下面的若雪一阵羞叫,把乐乐的神识拉回,原来发现看到有人偷看,虽然是个女孩,也很不自然,想穿衣服时,发现衣服早被真气震碎.

乐乐毫不在意赤身裸体,转身站了起来,坏笑着打量着紫发麻衣女孩,想起她曾骑仙鹤救过自己,道"喂,我们又见面了,还记得哥哥吗?"

那蹲在地上的小女孩看到乐乐的面容,惊喜的揉了揉眼睛,拍手大叫起来,"记得大哥哥,我记得!"她愉悦地站了起来,跳进乐乐怀里,继续说道"我还找过你,没想在家遇到你了!"

乐乐对她的欣喜感到疑惑,她说话比以前清楚多了,虽然还不能连贯,但能听得懂所说的意思."你找我?这是你家?"

"嗯,我家,就在这里"她指指洞穴四周说道.

乐乐闻着她身体发出的纯正清香,裸体隔着轻薄的麻衣，两人肉体已磨出温热。乐乐暗骂自己定力越来越差,连个小清纯女孩都抵抗不住.忙叉开话题道"你叫什么名字?"

"嗯~我叫,鹤儿,是爷爷,帮我起的名字!"她柔柔的指着左侧的骷髅说道.

若雪终于发出鹤儿说话无力的秘密了,也顾不得害羞,伏在乐乐肩上,道"乐郎,问问她有没有衣服,人家光着身子,好不习惯哦!"

王乐乐暗忖"医仙是采药失足落涯才到这里的,鹤儿肯定医仙收养的.医仙死后,鹤儿年纪还小,又没人聊天,所以说话才不清晰."听道若雪的问话后,鹤儿答道"嗯,我有布料,只是不会做衣服."

把鹤儿放下,让她去拿布料.龙貂嘟嘟刚好从里面跑出,看着光身子的乐乐,眼光立马变得暧昧温柔,身形微微一滞,跳进了乐乐怀里,小脸在他胸口蹭来蹭去.

乐乐好奇的盯着嘟嘟,喃喃自语道"咦,它身体中似乎感着极大的能量,是我以前没有发现,还是突然出现的?看它的眼神似乎更加有灵性,我总觉得它今天变化好多,嗯,身上还有股淡淡的处女香哈哈,嘟嘟快要变成妖精了!"

嘟嘟听了,身子一怔,温柔似水的注视乐乐,眼睛和乐乐目光一对视,她立马害羞的底下脑袋,伏在乐乐胸膛轻轻颤动.若雪突然喊道"乐郎,快来看,这里有两张狐狸面具,好漂亮!"

若雪赤裸着胴体,高兴的朝乐乐挥舞着手中的面具,饱受揉搓的酥胸变得更加圆润丰满,颤悠悠的诱惑着乐乐.乐乐无心观看面具。若雪一不抵防被他逮着,身子立马无力的软成一团,重心不稳的扶着乐乐的脖子,"嗯啊,乐乐郎,不要嘛,雪儿给你看面具哦!"她断断续续的呻吟着,却增加乐乐的情欲.

乐乐反手把她推在石架上，若雪顿时说不出话来,只能嗯嗯呀呀的叫喊着.嘟嘟羡慕的盯着若雪,悄悄学习着她的动作的喊叫声,可能是幻化成人的缘故,观看不久,身子也软的站立不稳,躺在旁边轻轻唧唧鸣叫.

鹤儿抱着一卷褐色麻布雀跃着跑向练丹房,离很远就听到若雪的销魂呻吟声,心儿狂跳起来,轻手轻脚的慢慢向声音发出的地方移动,似乎很想偷看.她脚下没有发出一丝响动,如果有人看到,一定会大惊,因为鹤儿双脚悬空约有一尺,像幽灵一般在空中滑动,这等轻功,比燕无双的"随心所欲飘"更恐怖.

若雪又是一阵尖锐的娇喊,把头深深的埋进面具里,突然那面具传来一股静心的冰凉感,把不堪的邪欲压了下来,虽然快感仍不断的传来,但不会像刚才那般无力抗拒,连魂魄都跟着飘荡.乐乐也发现了若雪的冷淡,以为她生气了,忙停下来道"雪儿,怎么啦,不是生气了吧?"

若雪听他关心的语气,心里的一丝不快也消失了,但身体实在无力支撑乐乐的"摧残",装作很可怜的道"雪儿都快累死了,呜呜,你就知道欺负人家."

乐乐忙从若雪身体里拔出,反身把她抱在怀里,发现她已带上了红色狐狸面具,安慰道"好雪儿,对不起,功力一增长,连欲望都跟着增加,实在无法控制,红色面具挺漂亮的啊!"

原来若雪恢复一点力气,趁他不注意,把银色的狐狸面具给他戴上了.冰凉的感觉从乐乐脸颊上传遍全身,燥热的欲火也被镇压了,周身舒爽安泰.面具轻而薄,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脸上的皮肤一点也不觉得气闷,银色材质上雕有栩栩如生的狐狸,虽然是个平面,却有种奇异的立体感,就像是一个真实的银狐脑袋一样.若雪带的是红色的,也用同样的手法雕刻,只是红色的狐狸略显柔媚,银色的狐狸有种阳刚霸气.

"咯咯咯,怎么样,乐郎?是不是能消除你的邪念?"若雪无力的笑道.

"嘿嘿,小小的面具怎能挡得住我的御心心法,看我神枪怎样把你征服!"乐乐贼手又抚上她的白嫩胸脯.

"啊!"若雪顿时吓的转身欲躲.

怎挣脱乐乐的胳膊,又被他拉回,乐乐听她害怕的口气,不似伪装,忙笑道"和你开玩笑哩,我怎会强迫雪儿做这事呢,来,咱们去看看鹤儿."

若雪听后才放下心来,却暗道"哼,刚才就是强迫人家的.虽然人家也想,可太累了"

鹤儿见她们停止了动作,才轻飘飘的现出身形,道"哥哥姐姐,给,布!"

若雪会此简单的针线活,准备靠双手为乐乐制作一些衣服.

王乐乐想起增功丹药的瓶子还没盖好,过去一看,发现少了十几粒,想不通谁拿去了,反正还多,也不去想了,把五个瓶子一收,去洞穴深处查看有没有别的宝贝.

只是石桌角落还剩两粒未捡,倒是造就了后世江湖的一番腥风血雨,成全了另一对佳人俏偶的夙愿.(详见王少其他武侠小说——这部还没写完,也没上传,以后会有介绍.)

半个时辰过后,乐乐穿上了若雪亲手裁制的新衣,在一块布上胡乱的撕个大洞,往头一套,用几块碎布结成腰带,

随意在腰上绑了几块布,就是裤子了乐乐无语中,想起了鲜于嫣,她为自己做的那一套雪白的武士服,忽记起淫魔的事,也顾不得和若雪计较,忙问鹤儿怎么离开这里.

鹤儿想想说道"它们力气,很大的,让仙鹤背我们上去.嗯,我马上和它们说说,哥哥等我."说完,就跑出洞外,和仙鹤商量去了

天已大亮,若雪仍忙着做自己的衣服.乐乐闲的无聊,用手指在石壁上刻画刀谷七杀阵的部分招式,想招出他们的破解之法,把他们七人所用的阵形画出一之后,乐乐才惊道"原来有个阵眼,就像太阳一般,以他为中心,放出万道光茫,嘿嘿,阵眼就是那七人中的老大."他想到这里,随手弹出一道气劲,把那阵眼之人的脑袋击碎,恶狠狠的说道"哼,你们应该保佑鲜于世家没事,若是嫣儿出了什么意外,我在此立誓,定把你们宗祖十八代残杀诛尽!"

若雪的衣服终于制成,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被她东绑西拼,遮去了重要部位,不至于走光.由于绑的太狠,丰满诱人的身段更加突兀,引的乐乐淫心大动,只是急着赶回鲜于世家,才压下欲火.

收拾妥当，鹤儿也高兴的回到洞穴,笑道"哥哥,那两只仙鹤答应了,我们走吧哦,口渴了,我要喝水!"她跑向水槽,却发现只有两滴了,"呜呜,哥哥,谁把我的水,喝光了?"

乐乐暗惊,思忖道"鹤儿每天引用那池中之水吗,那她的内力会恐怖到什么程度?"听到她快哭的声音忙不好意思

的笑道"嘿嘿,那个鹤儿,水被我们喝光了,咱们到外边再找水吧."

"外面的水不能喝,那里面有条大蛇,很厉害的,连仙鹤都不敢去池边喝水"鹤儿听说是乐乐喝的,脸色才好转,仍焦急的盯着水槽,干脆用舌头把仅剩的两滴给舔光.

一番折腾,终于可以离开了.鹤儿和若雪两人合骑一仙鹤,乐乐怀里抱着嘟嘟独骑一只,搂着白鹤的脖颈,任云朵在身侧飘过,风声吹得面具丝丝做响.速度极快,两个时辰就飞到了洛城,乐乐已无初飞时的不适,会简单的指挥仙鹤了.飞到鲜于世家的上空,让仙鹤慢慢降落,落至百米高空时,能看清鲜于世家的院中情况.

发现来的正是时候,整个院子乱成一团,不时的有楼宇崩塌,灰尘直上飞霄,惨叫声不绝于耳.乐乐在混乱的人群中看到几道熟悉的身影,被一个白色散发的老头逼进危险角落,失声叫道"嫣儿!"

第四章救场

据江湖传闻，鲜于世家和星雨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传闻，天下赫赫有名的高手鲜于冶，少年曾在星雨门的星宗习艺。再传闻

腊月的北方，正是飘雪季节，万千梅朵从云端纷纷滑落，洛城的街道上，积雪已漫车轮。路上行人稀少，艰难的蹒跚着。

唐晴终于到了洛城，仍在全力使展轻功身法，接到师父的命令后，她日夜兼程一路北行，要赶在淫魔杨肖之前，让鲜于世家做好警备。天气虽冷，但对于一个武功高手来说，算不上什么，她穿的仍是江南的薄俏春衫，在漫空的雪花里穿行，雪花对她来说，好似阳春三月的柳絮。

又是一阵凛冽的寒风，仅有的几个行人被风呛的眼泪直冒，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街头多出一位白衣女子，绝美的女子，她轻轻的在雪上行走。

是的，她在雪上走，一个脚印也没留下，如仙子飞凌。

行人看着飞逝而过的女子，都以为眼花了，揉揉眼睛再睁开的时候，就不见了那女子的身影，似乎溶进了茫茫白雪里。最后，那几个行人拍拍脑袋，确认是自己眼花了。

鲜于世家。

当唐晴表明身份后，鲜于冶带领鲜于步、鲜于拓、鲜于嫣以及家族中的几个重要人士，隆重的出门迎接。唐晴只是疲惫的笑笑，冲鲜于冶微微一礼“晚辈唐晴，怎敢劳前辈大驾，若以师门的辈份算，我还应喊您一声师叔哩！”

鲜于冶略带苦笑，道“老夫幼年被星宗长门所救，他老人家曾指点过我，可执意不收我为徒，呵呵，何来师叔一说。倒是星雨门多次对我鲜于世家有恩，受此大礼，也不为过。”

唐晴对鲜于冶的谦逊之词抱以微笑，心中却不这么认为“指点几招？师叔祖已把星宗的绝技‘碎星剑法’全部教给你了，只是碍于门规，没把你列入师门名单而已，我师父早把你当成师弟看了，不然怎么会这么着紧你。”

她被鲜于世家的几人迎了进去，边走边向鲜于冶说明来意。

“啊，什么？”鲜于冶失声惊叫起来，“淫魔杨肖从禁忌山谷逃出来了？”

众人非常吃惊地望着失态的鲜于冶，不明白一向稳重的老人，为何一听到淫魔的名号就变成这样。

唐晴还嫌打击不够，继续说道“其他二魔也出来了，凭他们的功力，恐怕早到风月国腹地。师父恐怕淫魔找你报当年囚禁之仇，让我下山通知你，要你们做了戒备。我师妹已去禅宗，慧能大师也快出山了。”

鲜于冶无奈叹道“当年我和绝情师太、慧能、还有你师父，四人合力方把他们一一逼进山谷，没想到几十年过后，他们居然又重返江湖，真是劫数啊！”

鲜于嫣道“爷爷，那淫魔比你还厉害吗？凭我们这么多人，就不信斗不过他！”鲜于嫣的经脉被王乐乐修复后，不但能修习内功，而且进步极快，隐约已步入一流高手的境界了。现在正着迷于武功，整天找小碧小玉比试

，一听到有敌人就跃跃欲试。

鲜于冶正想告诉他们淫魔的武功有多么可怕，就听远处传来刺耳的尖笑声，功力较弱的人已痛苦的吐出血丝，捂着耳朵抵抗这难以忍受的暗攻。

“哈哈哈，无知小儿，鲜于冶哪是我的对手。当年若不是他们把我骗进那个鬼山谷，四人又合力把我逼进千丈深的桶形山谷，哪会在江湖上消失几十年？嘎嘎，这几个丫头真水灵，可惜可惜，都\*被人拨了头彩！”

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头狂笑着走进院子，头发银灰，面色惨白，腊黄的眼珠淫邪的在几个女人身上扫视着。护院家丁连他的护体真气都无法突破，就被他挥掌震飞了，个个当场毙命。

鲜于冶喝退武功底微的护院，冲淫魔喊道“杨肖，你要找的人是我，不要再伤害那些无辜的家丁了。”

“无辜？哈哈哈，真是笑话！你应该听过，得罪我淫魔的人，三代九族我都不放过，更何况他们。所以，还是按老规据来，男的一个不留，女的先奸后杀！”他淫笑着盯着唐晴，又道“这丫头应该是星雨门的吧？啧啧，体态丰腴，面带桃花，眉间有深深的幽怨，是不是很久没找男人了？放心，马上我会让你过过瘾。”

唐晴被他说的面色微红，脑中却闪过一个俊俏的身影。气恼之下，拔剑朝他刺去，万千剑芒化作点点春雨，在飞雪中穿梭，雪花似乎也变成了剑光，搀和着杀气，袭向淫魔。

鲜于嫣被小碧、小玉护在身后，看到唐晴的剑法后，羡慕道“好厉害呀，若是我有这等样功力，就可以跟乐郎一起闯荡江湖了。”

小碧、小玉点头同意，不过又道“唐姑娘的武功比我们厉害，可是和淫魔差相比就差的太远了，恐怕数招之内就会吃亏。”

鲜于冶接过仆人递来的古朴宝剑，冲鲜于嫣等人说道“淫魔武功非我们几人能敌，过时看情况不妙，先逃走再说，不要废话，一定记得我的话。步儿，过时要保护她们离开，你也是！”说完不理惊诧的几个后辈，提剑冲向杨肖。

唐晴和淫魔一交手，就知道敌人的可怕之处了。她自从被乐乐破身之后，心神不宁，武功进展一直缓慢，连同门的小师妹都比不过。现在的武功虽然已进入特级下位的行列，可自己的得意的杀招，居然被淫魔轻易的化解了，她暗暗又咒骂一声“都是那个小贼害的！”

杨肖见鲜于冶冲进战圈，阴阴一笑，宽大的双袖中蓦地射出两团白色粉沫，在风雪中散的极快，刹时，整个院子弥漫着浓郁异香。春药香味越是浓郁药效越普通，淫魔刚出来，没来得及配置独家秘药，只是随便抢一些春药粉。只是逼得众人闭气，耗费真力，这样就能达到目的了。

鲜于冶看后大惊，高呼“有毒，闭气！”手中的长剑如电光疾刺，剑芒飞逝，如星星铺洒天幕，流动着，裹向淫魔，浩大的剑气，把风雪劈成两半，到淫魔身前时，又变成细小剑流，在雪花中旋转突刺。

“啪啪”两声巨响，雄厚强大的真气相撞在一起，周围的房屋顿时倒塌，烟尘直上云霄，两人又缠在一起，剑光与拳影相互交错。他们二人的嘴角都有淡淡的血丝流出，原来刚才那记硬拼，两人都受了轻伤，鲜于冶的伤较重一些。

唐晴听到有毒的提醒时，就飞身撤退了，刚退出三丈远，鲜于冶的剑气就遇到上了杨肖，躲闪不及，也被真气流所伤，吐出一口鲜血，摔到鲜于嫣旁边。

鲜于嫣忙把唐晴扶起，这时她才相信淫魔的武功确实可怕，连外泄的真气都有如此强大的威力。鲜于步脸色苍白，看着身后的上百名普通高手，根本帮不了父亲，冲上去也是送死。他又叹了一口气，吩咐道“拓儿、嫣儿，你们带着百名家将赶快逃走，我在这里陪你爷爷。”

“爹，我们不走！”鲜于嫣和鲜于拓一同说道。

“哈哈哈哈，你们一个都走不了！”淫魔已从烟尘中出飞出，衣袍破成条条状，左胸中了一剑，伤口不深，仍汩汩的流着鲜血。

鲜于冶面色惨白，捂着胸口，摇晃着从灰尘中走出，我想要书屋嘴中不断的涌出鲜血，艰难的吼道“快走！”气力不继，晕倒在雪地上。

“爹！”“爷爷！”数人急切的喊道，却被淫魔拦住了去路。

杨肖狂妄的大笑着，“哼，凭你们的武功，不够我一掌杀的，男的全部自杀，免得到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哈哈……咳咳！”由于笑的太狠，压抑的伤势发作，吐出两口鲜血。

在三魔未出来之前，鲜于冶的武功稳排在江湖前十位，哪是这么容易对付的。淫魔凭借自己的强大内力，硬是逼鲜于冶放弃精妙剑招，和他实拼内功，这才极快的分出了胜负。

“他也受伤了，杀掉他！”众家将一看杨肖受伤，又有了勇气，纷纷向他进攻。进攻的速度有多快，被打飞的速度就有多快。鲜于步也被打伤了，被家将护着，退到墙跟。

空气中的毒粉气味已被风雪吹散，www.53yao.com却吹不散刺鼻的血腥味。

“老子就算受伤，也能把你们捏死，嘿嘿！”淫魔强压下翻腾的真气，嚣张的朝鲜于嫣逼近，众家将连他一招都无法抵挡。

鲜于拓盯着实力夸张的淫魔，右手紧握住剑柄，却无力拔出。心里暗暗嘀咕“王乐乐，不是当哥的不帮你照顾嫣儿，可\*敌人太厉害了唉，算了，反正难逃一死，索性让我逞回英雄吧！永别了，我的喧喧！（他的未婚妻）”心一横，冲了出去，依旧是破碎的星光，依旧是被淫魔击飞。

鲜于拓胸口挨了一掌，吐着鲜血大呼“啊，我死啦，这次一定是死啦！”

“哥，你不要叫了，你还没死。是唐姑娘救了你！”鲜于嫣从地上把他拉起，慢慢的被逼到墙角。

鲜于拓全身经脉酸痛，一点真力也使不出，不由得暗暗叫苦，看着节节败退的唐晴，叹道“妹子啊，我们还是自杀吧，总比落到淫魔手里强！”

鲜于嫣点点头，露出绝望的眼神，嘴里喃喃念叨“乐郎，嫣儿好想你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了！”小碧小玉也红着眼睛道“小姐，乐郎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我们也好想他哦！”

唐晴越打越绝望，发现杨肖纯是逗她玩，想把她生擒活捉，并非要把她打击或杀死。她在心里疯狂的喊道“不，我绝不会记你得逞，我的身子只属于他的，谁也别想得到虽然他那样对我，可我永远忘不掉他。”她又吐出一口鲜血，看着淫魔一掌击来，再无还手之力。嘴角路出解脱的苦笑，用脑袋迎了上去，“乐乐，你会记得我吗？”眼角流出两滴晶莹的液体，还未落下，就听天空传一声清亮的鹤鸣。

淫魔杨肖见唐晴想要寻死，心中嘿嘿阴笑，“我哪会让你这么容易死去！”中途变掌为爪，朝她肩上抓去，忽觉头顶一阵疾风传来，一股莫名的杀气，犹如实质的刺来。极为坚固的护体所罩居然一点也挡住那股杀气，让他心头惧寒，“啊，好奇怪的内力！”

有一点他说错了，那不是内力，而是王乐乐的精神体。王乐乐看到唐晴危险，情急之下，把体神识化作一道利剑，从几十米的高空，瞬间刺进淫魔的护体罩，逼他撤招。

杨肖果然放开唐晴，飞身急退。

人形神识逼退淫魔后，又化成乐乐的形状，护在唐晴身边。只是这道虚影是透明的，除了乐乐能感应到他的位置，别人都没法看到。

乐乐心念所至，把神识穿过唐晴身体，查看她的伤势，“受伤好重哦！”仍在天空降落的乐乐皱眉叹道。

唐晴本以为死定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正要睁眼，却觉一股充满关切爱意的暖流闯进身体，很熟悉又似乎很陌生，她又舒服的闭上了眼睛。那股暖流好像有独立意识，顺着自己的行功路线运转一周，强行打通了受阻的经脉，只是一瞬间，伤势已好了六七成。只是真气损耗太多，仍提不起一点力气。那股暖流又突地退出身体，唐晴“啊”的一声，不舍的张开眼眸，看到了一生都无法忘记的事情。

天空一高一低两只巨大仙鹤，低的那只已降到天空十几米处。从鹤背上飘下一个麻衣男子，身上裸露多处，体态修长俊美，脸戴银色狐狸面具，看不清长相，如天神一般，落到自己身旁。光着脚，落在积雪上，没留下一点点痕迹，这人自然就是王乐乐。

乐乐一落地，就抱着唐晴飞向鲜于嫣。唐晴惊呀的发现，自己没有抗拒这个陌生男子，任由他抱着，她脑中乱成一团，直到乐乐把放下。

“嫣儿，我回来了！”乐乐没敢摘下面具，走近鲜于嫣，对她轻柔的说道。

看着他手中的追心剑，闻着他熟悉的体香，三女才相信他真的是乐乐。鲜于嫣和小碧小玉挣着扑进他怀里，放声大哭，“乐郎，你总算回来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呜呜！”三女哭个不休，直到乐乐胸口钻出一个毛绒的东西，才惊得三女跳开，喊道“乐郎，你怀里是什么东西？”

嘟嘟嘟终于露出了脑袋，冲受惊的三女吐着可爱的舌头。乐乐偷看一下唐晴，见她只是低着头，没怀疑自己，才稍稍安心。

这时钟若雪也跳了下来，偎在乐乐身边，冲鲜于嫣问好。鹤儿让两只坐骑停在房顶上，飘落在乐乐身边，只是她光着小脚丫，不想让脚沾上雪，悬浮在空中。

唐晴盯着鹤儿，惊呀的说不出话来，她实在想不通这从天而降的三人是谁。唐晴一直在星雨门苦修，不知道江湖上的消息。若是在江湖中打听一下，就能知道鲜于世家的女婿正是她要寻找的王乐乐。

这时鲜于步被家将搀扶着走到乐乐中前，喊道“好女婿，你终于回来啦！咳咳，快些除掉这个淫魔，你爷爷已被他打伤了，不快点医治，恐怕有危险！”鲜于步的武功虽然不好，但眼力倒挺尖，一看乐乐从天而降的飘逸身法，就知他武功绝非一般。

“啊，爷爷受伤了？”乐乐臻入武学殿堂，www.53yao.com里面有鲜于冶的很大功劳，听到他受伤，有些吃惊。王乐乐急着赶回来，怕是鲜于嫣被淫魔用卑鄙手法掠走，没想到杨肖的武功会这么厉害。

“是啊，淫魔的武功太厉害了！”众人都说道。

杨肖见乐乐衣着古怪，也看不出他武功深浅，一直不敢冒失动手，但想到连声名赫赫的鲜于冶都不是自己的对手，何况这个年青人呢。想着想着，自信也慢回来了，尖声怪笑道“嘎嘎，多来一个送死，我也成全你们！”

他一这喊，又用上了音攻，声音中掺杂着内功，集中攻向乐乐周围。

嘟嘟毛发一抖，眼中闪出锐利的光芒，狠狠瞪着杨肖，她（今后嘟嘟都用这个‘她’）还未动手，鹤儿已经不干了。不满的冲着淫魔喊道“咕噜咕噜呀，你好吵哪！”学着嘟嘟，吐着小舌头。奇怪的是，被她这么一喊，杨肖的音杀已消失的干干净净。

乐乐奇怪的看了鹤儿一眼，笑笑没有说话，慢慢转身朝杨肖走去。他光着脚丫，轻轻踏在积雪上，不带一丝痕迹。

走得快容易，走得慢就很难了。杨肖暗暗吃惊，思忖“好奇怪的武功，凭我的本领根本看清出他的功力到了何种境界！”

乐乐懒懒微笑着，每走一步，都给杨肖一种无形的压力。

乐乐走到离他五丈的地方停住，平静的笑道“不管你是什么魔，你死定了！”

第四章救场(完)

第五章死因

淫魔杨肖听到王乐乐的话，心中一寒，表面上却不屑的大笑道“无知小儿，除了杀魔马自在，我杨肖怕过谁！哼哼，就连那破坏魔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是你你”他说不下去了，因为王乐乐已出手。

追心剑未到，带着浓浓杀气的神识已至，精神体如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轻易的突破淫魔的扩体真气罩。“啊！”杨肖惨吼一声，已吐出一口鲜血，他面色更加惨白，惊恐的指着乐乐“精神攻击？你和杀魔什么关系，你怎么会他的绝技？”

乐乐微微皱眉，暗忖“马自在也会精神攻击？这就麻烦了，我以为这功夫只有自己会！”想归想，该出手还是要出手。粉红的护体真气包裹全身，剑气漫天，如飞龙一般腾在空中，仿佛闪电直射杨肖的心脏。

“身剑合一？”杨肖又惊住了，想不到这么一个少年，怎么会这么多顶尖的奇妙绝学。

王乐乐这一招“誓言”已经是真正的身剑合一了，精神和肉体完全溶与剑中，自己是剑，剑即是自己。

杨肖只是怔了一下，立马就恢复高手风范，知道他这一剑的威力，收摄心神，把全身的真气逼到体外，在原地迅速转动起来。四周的积雪随着他的身影慢慢转动，越飞越高，瞬间形成一股银白的漩涡，把自己护在最中心。

王乐乐的赤红飞剑逼近淫魔两丈距离时，就被杨肖转起的冰雪旋风挡住，不光是抵挡，还有一股强大的吸力，欲把剑体和王乐乐同时吸进旋风的中间。乐乐这招的冲力太大，无法撤招，只好顺着原来的冲力，随那旋风转了半圈。杨肖暗暗得意，心想只要他跑进我的旋风力场，生死就由不得他了。

王乐乐当然看得来出杨肖这招的恐怖之处，隐隐觉得淫魔就是这冰雪旋风的主宰，所以他用尽一切可能，绝不轻易进入涡流。觉得自己的冲力快尽时，突增加在剑身上的真力，斜斜在流动的冰雪上胡乱劈出一剑，顺着一剑的反力，退出杨肖的气流范围。

正在得意的杨肖，突然觉得真气一滞，王乐乐就这么轻易的脱离自己的控制了，而且最后那一剑劈得外泄的真力一阵翻滚，他又受了一点轻伤。

王乐乐落地后，发现嘟嘟早就守候在他附近，正担心的望着真气流，见乐乐安然退出，紧绷的毛发才恢复柔顺。乐乐冲她挥挥手，要她离远些，以免被外泄的真气伤着。嘟嘟只是摇摇脑袋，呆在离他两丈的地方，赖着不动。

乐乐见嘟嘟不走，也不再逼她，想想凭她的速度，应该可以避开各种危险。

乐乐看着越来越小的风雪漩涡，嘴角暗暗诡笑，“嘿嘿，真气损耗太多了吧！让我再给你加点霜！（雪上加霜？）”他一个加速，又蹿到了杨肖附近，双手举起追心剑，带着深厚的红色剑气狠狠的劈向风雪漩涡。

淫魔大惊，这一剑要是被劈着了，不死也是重伤，急忙朝左边闪身，斜斜飞出五六丈。乐乐那一剑看着毫无变招的余地，其实早就料到他会躲开的，那剑劈到半路随着杨肖的闪躲，追了过去，由劈变斩。杨肖一落地，乐乐的红色剑芒也到了，他惊恐之下，不顾风范的蹲在了地上。可是一人高的风雪漩涡墙却没来得及随身子变幻和收缩，被乐乐的强大剑气削去一半，森寒的剑芒嚓着杨肖的头皮飞过，灰白的乱发，被斩掉数根，瞬间成了“聪明绝顶之人”！

他的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乐乐飞了过来，在半空中精神体已透过冰雪，刺进杨肖的身体，可是他早有了防备，只是让他的身子停滞一下，没有钻入他的经脉中。乐乐暗道“看来精神体也不是无敌的，这样也好，至少以后碰到杀魔的时候，还有得一拼！”

“伤痕！”追心剑红芒闪烁不停，像画笔，在空气中描绘出人体的血脉部位，脖子，心脏，手腕，大腿内侧，四位七伤，一晃即灭。这一招七剑，从不同的方位发出，乐乐本想用这招减弱淫魔的外泄真气，没想到他的“保护神”冰雪漩涡突然消失了。好像化成了水，一滴滴都流淌到地上哦，不，根本就是水。

一无护体真气，二无冰雪漩涡，现在的淫魔就像个初生的婴儿，身上的弱点完全暴露在乐乐剑下。伤痕有血，血如红梅，在寒冬风雪中喷洒。杨肖尖叫着，看着自己全身的粗大血管被乐乐斩断，他疯狂的点穴止血，却发现没了力气，身子也越来越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变成水的？”他瞪大了眼睛，到死也不明白一向威力强大的护体真气流，怎么突然失灵了？

乐乐也不相信这么快就杀掉了淫魔，虽然杨肖已受伤多处，真气损耗过半这威力最小的一招，怎么就把他给杀掉了呢？乐乐百思不得其解，没注意旁边的嘟嘟在掩嘴偷笑。

“哇，乐郎真是厉害，两下子就把淫魔杀死了！”几女欢笑着跑向乐乐。眼力较高的若雪和唐晴却暗暗怀疑，想不通明明还未尽全力的杨肖，怎么突然间就死了？

“好女婿真是厉害，没辜负你爷爷的期望啊，对了，他老人家还在昏迷，你快去看看！”鲜于步忙把乐乐拉走，眼睛笑成一条缝。

鲜于拓捂着胸口，一口一个老大的喊着，直抒心中的崇拜之情，直到钟若雪、鹤儿等女把他踢飞，理由是“别挡路！”鲜于拓无奈的爬起来，走在最后，底声嘀咕道“有没有搞错，这里是我家呀！”

乐乐的神识可以进入别人身体，疗伤对他来说乃小事一桩。只是装模作样的把手搭在鲜于冶的肩上，神识已进入他的身体，把他体内的损伤经脉修复完毕。鲜于冶的脸色已恢复红润，慢慢睁开眼睛，看到一个脸带戴狐狸面具的人，疑惑道“你是？”

乐乐怕他说出自己的名字，要是唐晴知道了，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若是说出乐乐曾强奸过她的事，那鲜于世家的面子也不好过，特别是在长辈之跟前。忙抢在别人之前说道“爷爷，是我，你的孙女婿！”

鲜于冶恍然笑道“原来是乐乐啊，刚才一定是你在帮我疗伤，好奇怪的功法！淫魔杨肖呢？”

“淫魔已被乐乐杀死了！”快嘴的小碧已答道。

乐乐心中苦笑，“老天哪，你们连续叫了两次我的名字，就是聋子也能听到了！”他偷偷的瞄向唐晴，发现她若无其事的和小玉聊天，才微微放心。

“啊，乐乐把他杀掉了？嗯，英雄出少年，我不服老也不行喽。”鲜于冶已能从床上坐起，亲热的拍着乐乐的肩膀，没看到面具下的乐乐，一张脸都急绿了。

唐晴不知何时已移到乐乐身旁，闪电般的一探手，把乐乐的面具摘了下来。众人都惊异的看着唐晴，不明白她要做什么。

乐乐知道躲不过，苦笑着转头，半天才道“你你还好吗？”

唐晴说不出是什么表情，最初只是怔怔的掉眼泪，慢慢的哽咽起来。乐乐苦恼的望着鲜于冶，老头活了几十年了，精明的很，明白她们之间定有什么关系。对其他人挥挥手，领着大家走出，鲜于嫣娇嗔的白了乐乐一眼，把门关好了，最后走出。

“你浑蛋，怎么不来找我，呜呜！见了人家，还带个破面具，你就这么怕见到晴儿吗，人家还天天想着你哩！呜呜”唐晴见屋里没人了，才扑到乐乐身上，又是哭又是咬，“你个坏蛋，做了坏事，就想躲着人家！”

乐乐还以为唐晴为抽自己耳光，或者拿剑砍自己，他已经做好流血的准备了。不想她却说出这番话，纳纳道“我以为，你会恨我你说过，再看到我，会把我砍成一百块我哪敢找你呀！”

“人家当时只是害怕生怕嘛，呜呜，你都把晴儿那样了，就不想要我了后来师父知道了，要去杀你，我还帮你救情了，哪像你没良心，见了晴儿还带着面具！”她哭着，把面具摔砸到门上。

门外偷听正在钟若雪和鲜于嫣等人吓了一跳，这一下子后，就没了声音，小碧道“小姐，唐姑娘不会把姑爷杀了吧？”

“她敢！”钟若雪眼中冒出寒光，“就算乐郎以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她也不能”

还未说完，屋里已传出销魂的呻吟声，快乐又似痛苦的婉转喊叫着。已懂风情的几女对视羞笑，轻啐一口，放心的走向别的房子。只有鹤儿懵懵的跟在后面，着急的喊道“雪姐，哥哥会被杀死吗？”

若雪没好气的啐道“他呀，只会被女人累死，不会被女人杀死！”

唐晴久旷的躯体敏感而炙热，在乐乐的轻抚下，丰满白皙的酥胸迅速饱涨起来，粉红的蓓蕾坚硬的立起。她几乎不能呼吸，更别提哭泣了，嘴中模糊不清的骂着乐乐，双手却紧紧抱着乐乐的腰身，生怕他再跑掉。

“晴儿，以前是我错了，以后我会照顾你一生一世的！”乐乐吻着她粉嫩的耳朵，深情的说道。

唐晴美眸中充满情欲水雾，欣喜的点头，还未说话，就被一阵强烈的快感占据了身心，滚烫而坚硬的深深刺入身体，她颤抖着，准备迎接乐乐的冲击。

第六章身世

乐乐继续在唐晴美妙的胴体上驰骋，弥补初次交合未增加她功力的遗憾。阴阳两股真气合二为一，强大的混沌真元又送回唐晴体内，让她的功力提升十年不止。唐晴刚刚有些疲倦劳累，这股真元进入身体后，立马变成了她的熟悉的阴柔真力，空荡的丹田顿时充实舒服起来，酥软的身子再次充满了活力。

乐乐出色完成了双修任务，这才顽皮的挑逗起唐晴。双手托起她粉嫩的雪臀，把她修长白皙的双腿并在一起，让她本就很紧密的腔道更加紧密。撞击不是技巧，用技巧撞击就是绝技了。乐乐嘿嘿坏笑，猛烈的抽动着。

“哦，太用力了！啊”突然的刺激让她尖喊几声，但密集的抽动和撞击，让她说不出话来，全身绷直，发出一连串的“咦咦呀呀”。

快速而紧促的高潮，让她空有一身内力，而无法抵御浪潮的侵袭。连着几次高潮，她又雍懒倦怠的爬在了乐乐怀里，娇喘着求饶。乐乐本对她有愧疚感，不想让她受累，急送几下，喷出了精华。

唐晴终于能说话了，爬在乐乐肩上狠狠咬了一口，无力的嗔怒道“哼，大坏蛋！大色狼！见面就知道欺负人家，咬死你！”乐乐把手停在她丰翘的雪臀上，嘿嘿笑道“要是舍得，你就咬死我吧！刚才那口连个牙印也没咬上！啊你真咬哪！”

“哼，当然喽，别忘了当初你是怎么对我的！先是骗，然后又把我强”嘴已被乐乐堵上，半天才喘息着分开。乐乐笑道“晴儿哪，不要整天提那事，我已经认过错了！为了表示歉意，我送你件小小的礼物！”

“什么东西？啊，是个药丸？”唐晴略带失望的说道。

乐乐把增功药丸顺势塞进她嘴里，笑道“增功二十年，快点运功。嘿嘿，这样就不再怪我误你练功了吧！”

一番云雨，一番哄劝，总算把唐晴收拾的温驯怡人。穿戴整齐小鸟依人般的偎在乐乐身边，眉角含春，面带笑意，不再似初时的冰冷愁怨。

乐乐已换上鲜于嫣亲手做的白色锦袍，把面具收好，笑嘻嘻的陪着唐晴，走进大厅。

洛河带着洛王府的高手已赶来多时，虽没有帮上什么忙，鲜于世家仍是十分感激。正在闲聊，见乐乐走进，皆起身迎接。

乐乐暗暗得意，“嘿嘿，我的面子挺大地！”边想边拱手还礼,其实他忘掉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南陵小王爷！

洛王府的高手不光佩服乐乐的武功，更佩服他的胆识－－在鲜于世家公然搂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而那个女人又不是鲜于世家的小姐。当他们看到鲜于冶和鲜于步非但没生气，还有种得意的神色时，差点晕倒，大叹自己开了眼界。

更让洛王府高手开眼界的事还在后面，鲜于嫣和钟若雪领着小碧、小玉还有鹤儿一齐拥向乐乐，而乐乐神态自若的向她们介绍唐晴，然后几女嬉笑着走向偏厅，联络感情去了。他们惊叹乐乐的御女之术的同时，也暗暗羡慕嫉妒，心里酸酸的忖道“啧啧，老天真是不公，那么多绝色美女全被他一人占了！”

鲜于冶拉着乐乐坐下，微笑道“乐乐呀，你在南方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司徒世家的野心总算暴露，还好南陵安然无恙。明年新皇登基可能会出大乱，再加上魔头的出现，天下可能又陷入纷乱战局，你们年轻人还得携手对敌，不可独断专行！”

乐乐点头，看到洛河笑的像个狐狸，哪能不明鲜于冶话里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要他们南北合作，共同对付司徒世家，两家对乱总比三家混战要好！鲜于冶把乐乐当成自家人，没有说要乐乐归顺洛家之类的，就算以后灭了司徒世家，然后再南北对抗，鲜于世家还是支持乐乐的，谁让他是自家的女婿呢http://www.53yao.com！

“爷爷放心，乐乐自有分寸！哦，洛河兄，月神兵法应该看过了吧？”

“啊，那个当然看过了，真是神奇的兵书，看完之后，就像印在脑子里一样！现在给我十万兵马，我有信心对抗敌人５０万的兵力，呵呵！”一提到兵法，他两眼冒光，充满了自信。

乐乐暗叹一声“或许他是一个带兵的帅才吧，老子若有心情带兵打仗，哪轮得着你得到兵书！哦，算了，还是继续采花扑蝶吧，这才是我的最爱！”

乐乐诡笑道“哦，这样最好，以后司徒世家的重兵全由你们洛家对付吧，洛家也有十多万兵马，而司徒世家最多不过三十五万的兵士，所以你定能轻松把他们灭掉的。我一介书生不太会打仗，领着南陵的兵将在后面给你运粮草吧喂，洛河兄，你不舒服吗，脸色怎么这么样难看？哦，要不南陵兵士帮你打扫战场也行，喂，你的脸怎么绿了？”

洛河再也不敢小看王乐乐了，本以为他只会些武功会些追女人的本领，没想到他的计谋一点也不输于自己。洛河暗给鲜于世家施加压力，想要鲜于冶劝说乐乐把南陵的势力归为自己旗下，不想王乐乐连削带打，自己倒吃个暗亏，苦笑道“咳咳，以一敌五只是兵法理论，那个真要打起来，还要王兄的南陵军多多帮忙！你还是我妹夫哩，都是自家人！”

“靠，现在才拉关系，刚才不是挺得意吗？”王乐乐心里暗骂。

鲜于冶看到洛河吃瘪，心头大快，哈哈笑道“乐乐最爱玩笑，你不要在意，老夫可以保证，到时他会出兵帮你一把的！”

“哦，那是那是！妹夫哪，你和洛珊的事，我父亲已知道了，他老人家倒也没反对，过两天你得去一趟洛府。我可是帮你说了不少好话，嘿嘿！”

乐乐一想也是，把人家的女儿搞了，也得给她家人打声招呼吧。点头笑道“嗯，这个一定！”

洛河走后，鲜于冶也去休息养伤，大厅里还有一直未说话的鲜于步在等着乐乐。

“岳父，要给我说什么事情吗？”乐乐问道。

鲜于步点头，有些难以开口的道“听说你把关婷也收了，是吗？”

“啊？”乐乐突然想到鲜于嫣和关婷病症相同的事，“是的，怎么了？我也正想问问她的事！”

鲜于步想了半天才道“关婷也有可能是我的女儿！”

“啊？”乐乐再惊，“你把关成风的老婆搞到手了？”

鲜于步羞的脸色通红，吱唔了半天才把事情讲明()。

鲜于步年轻的时候，结识了一位江湖女子，两人一见钟情，闪电般的结婚，生下鲜于拓和鲜于嫣。两年后因鲜于步忙于家族的生意，没多少时间陪她，她居然神秘失踪鲜于步暗暗后悔，忙抛下家族的事务，去江湖寻找她的踪影，找了几个月，在刀谷附近，见到了她。却见到她挺着大肚子，跟在一个用刀的男子身旁，鲜于步大怒，不理她的解释，和用刀的男子打了起来，不敌，负伤而遁。

后来他知道那个用刀的男子就是刀谷谷主关成风。鲜于步仍不听她的解释，不断的和关成风打斗，直到她生下关婷，再次失踪两个男人才停下打斗。

听到这里，乐乐忍不住问道“岳父大人，你怎么知道关婷是你的女儿？”

“那是后来关成风给我说，穆兰虽然和他有婚约，但并没有合体之实，也就是说”

“哦哦，这个我明白，就是她离开的时候已怀上关婷！唉，可怜的女人，怎么碰上你们这两个笨男人，啧啧！”乐乐摇头叹惜不止。又问“那穆兰既然和关成风有婚约，为何又嫁给你了？”

鲜于步不理乐乐的嗅骂，继续答道“当时关刀风和简一剑比试武功，关成风败了几次，约定再战，每战每败，后来一心钻进练刀中，连大婚的日期都忘掉了，所以穆兰才伤心的离他而去。遇到了我，后来我太让她失望了，她又想起以前的种种，才悄悄离开！”

“现在她人呢？”乐乐问道。

“听人说，她在墨山修道，我曾去找她几次，都被拒之门外。唉！”鲜于步深深叹惜一声，又道“我只在关婷小时候看过她几次，关成风一直把她当宝，我也不忍心把她接回鲜于世家。她远嫁南陵的事，我也一点不知，后来才听说的。苦命的孩子刚成亲，就成了寡妇，唉，希望你能好好待她，像对待嫣儿一样。”

乐乐点头笑道“岳父放心，我不像某些愚笨的男人，把自己的女人逼走。做我的女人，会一辈子幸福的！”

鲜于步被他骂的没有一点脾气，纳纳道“听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哦，拓儿受伤也不轻，你去帮他看一看吧！”说完独自悲伤，转身离去。

乐乐也走出大厅，只不过却奔向鲜于嫣的闺房，嘴里喃喃道“鲜于拓一时半会还死不了，先给老婆亲热亲热才是正事！”

（起章节的名字真难，以后再也不起两全是两个字的章节名了。发现起的不准备。本章全称应该是－－关婷身世）

第六章身世(完)

第七章返城（上）

漠沙国。

流浪逃亡两个多月的沙仁安终于回到了沙王府，府中护卫一边把他迎回宅院，一边飞快的跑进去回报。

不多时，一位身着紫袍的老人，在从多护卫的围拥下，快步走向沙仁安的别院。他体格高大健朗，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鹰鼻狮口，双目精光闪闪，只是眼角有未擦掉的温润。

沙仁安刚才听府内的手下说，弟弟沙仁平失踪了。老王爷收到他们兄弟在风月国的争闹之事，怀疑是他暗中动的手脚。沙仁安听后惶惶不安，虽然想那么做，也只是有贼心没贼胆的事。见弟弟真的出事了，倒害怕起来了。

紫袍老人一进房间，沙仁安立马诚惶诚恐的跪在地上，不喘气的哭诉自己的不幸，以及如何在风月国杀手中幸存的惨事，真是听者心酸，闻者落泪。

紫袍老人听后只是长叹一声，道：“起来吧，能回来就好了！为了找你们，我已派出近万人的搜索队。唉，我一把年纪，可不想白发人送哦，不提了。”

老人摆摆手，让护卫退下，沙仁安正在庆幸自己演技绝妙的时候，忽见父亲面色一寒。紫袍老人厉声叱道：“现在没外人了，说，你把仁平怎么啦？”

沙仁安身子一颤，又跪到了地上，“爹爹，我真的没动他！火烧万里盟的时候，我只是气他太软弱丢了我们沙王府的脸面，那事你也听说了吧？”

沙王面色阴寒的点点头，“不光我听说了，连整个漠沙国都传遍了！你继续说！”

“然后他就和万里盟签了赔偿和约，逃出重围。听人说，他求江小薇护送，后来就没他们的消息了！不过江小薇却安然返回风月国皇都。”

“江小薇，她不是仁平的侍女吗？”沙王疑问道。

“以前是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把小薇抛弃了。她又找了一个靠山叫王乐乐，王乐乐是风月国突起的武林新秀，武功奇高，亦正亦邪”

“王乐乐的事情我比你知道的多，他现在已是南陵王府的世子，风月国南方的势力以后可能都归他管。他与你弟弟的失踪有什么关系？”

“现在弟弟的事只有江小薇知道，而江小薇是王乐乐的女人”沙仁安偷偷抹去头上的汗水，继续说道。

沙王点头，道“我明白了！”冲门外喊道“沙威！”

一个体格彪悍的中年护卫推门进来，单腿跪地，大声道“王爷有何吩咐？”

“你带三十名特级高手去风月国皇城向江小薇寻问仁平的下落，如果她不说，或者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就把她捉回来！”

沙威听说有三十名特级高手随自己出去，露出震惊的神色，忙道“是！小的一定完成任务！”

他走了门口，又被沙王叫住，“等一下，三十名特级高手还不保险，再给你增加二十名。如果江小薇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不惜任何代价，定要把她活捉回来，我要亲自审问！”

“啊！王爷把高手都派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沙威惊叫道。

“哼，府里留十多名特级高手足矣，还有几百名一流高手，谁敢逞凶？你安心办事就成了！”沙王威严自信的说道。

“是，沙威领命！”他转身出去，只是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包括同去的五十名特级高手。

风月国洛城。

外面雪依然在飘，鲜于嫣的闺房里却春色暖人。

“呵呵，乐郎干嘛非和我们挤在一起？这么大的浴桶就要撑破啦！”鲜于嫣被乐乐摸的酥痒难耐，雪白的身子像鱼一般扭动，却舍不得离开乐乐半步。

“要节约用水，尽量和老婆们一起洗澡！”乐乐大言不惭的如是说。

“哥哥，我也要节约用水！”鹤儿小脸红扑扑的爬在桶沿，满怀期望的注视着乐乐。

“喂，你怎么进来了？”乐乐大惊。

唐晴满不在乎的说“鹤儿不也跟我们一样吗？她怎么就不能进来？”

只有若雪坏笑着底头不语，暗暗扫视着她们，计算这几个姐妹能否经得起乐乐一番撕杀。

乐乐苦笑，“跟你们一样，都是女人！可她还不是我的女人！”

“你是鹤儿的哥哥，鹤儿当然是你的女人啦！”鹤儿可能还不不明白“女人”的意思，一副理所应当的喊道。

嘟嘟也跳上桶沿，用毛绒绒的尾巴沾了几次水，最终没敢下水。乐乐看到她滑稽的模样笑道“连你也来凑热闹？嘿嘿，以后定要建个超大的浴场，能容纳几千人。听如梦说，她们蓝月岛有天然的大型温泉池，以后我们去那里定居好了。”

“哼，几千人？亏你想的出来！”唐晴酸溜溜的嗔怒道。其他几女却嘻笑不语，颇有深意的看着她，心里都暗暗说道“你还不知道乐郎的厉害吧，到时你巴不得他多找些姐妹哩！”

唐晴被她们看的发寒，不安的小声问小碧“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小碧出奇的没有多嘴，只是怪笑着沉默，不时的拿眼睛偷视乐乐。

乐乐当然听到了，只是没空回答她们，正忙着把鹤儿骗出去，爬在她耳边不知在说些什么。

“哦，原来哥哥也喜欢动物哪！嗯，我抱着嘟嘟和仙鹤玩去了！”鹤儿抱着极不情愿的嘟嘟，离开这里。

乐乐抹去头上汗水，暗暗道“我当然喜欢动物，每个人都应该热爱动物，尤其是煮熟的！”

若雪奇怪的问道“乐郎，你怎么把鹤儿放走了？”

“下不去手！”

“对我们就下得去手？”鲜于嫣笑道。

“嘿嘿，当然，对你们要下重手，特别是晴儿！”乐乐已闪电般的跳出浴桶，把她们一一抱到床上。还没歇息片刻的唐晴再次被乐乐“重点照顾”，她终于明白刚才众姐妹眼神的意义了。刹时已传出动人的呻吟声，以唐晴的喊叫最尖厉最高亢，每一声都似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每一声都似在云端飞渡，颤抖而销魂。

如此过了两日，乐乐也应约去了洛王府，才想起鲜于拓的伤势，跑去看望。

鲜于拓做出一张苦瓜脸，可怜的哭诉道“老大，你总算记起我了，再不来，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乐乐怪笑着盯着鲜于拓床边的一个女侍，嗅嗅鼻子道“呀，你这房里有种特别的味道，嗯，很熟悉哩！这好像不是某位快死之人才能享受的气味吧？”

那侍女脸色更红，把头勾的更低，不安的把手停在还未系好的腰带上。鲜于拓知道瞒不住乐乐，挥手让女侍下去，笑道“老大真是厉害，这都能闻得出，嘿嘿，听妹妹说，你得到一种增功药是不？那个”

乐乐打断他，道“那个受伤的人不能吃的，所以”

鲜于拓立马从床上跳下来，笑道“你看，我的伤全好了，所以就给我一颗吧？”

乐乐突然转身叹气道“唉，前些天南陵之乱我们损失了不少好兵器，现在正规军还拿着镰刀操练呢，真是可怜！”

“啊，咳咳”鲜于拓差点笑叉气，“那个老大，你想要多少兵器你直说，这个家也有你一份，不要开这种没水平的玩笑！哦，不，是有水平，我一听到老大的声音就激动，一激动就说错！”

“哦，差点忘了，原来家产还有我一份哪！那就好办多了，快过年了，来回运送也不方便，听说咱们家在南陵有处冶铸厂是吧”

鲜于拓听到这里惨叫一声，额头的汗水乱冒，“不行，整个南方的兵器全由那里供给，给了你，鲜于世家的就等于削弱了四分之一”

“唉，太失望了，可怜这粒丹药能增功二十年啊，还能自行打通任督二脉，能让某人直接升至特级中等的水平。既然不要，我也不强求，你的伤也好了，那我就告辞啦！”乐乐看着手心的药丸一脸伤心，转头欲走。

“停！”鲜于拓擦去额头的汗水，这可不是十几万两银子的事，那个冶铸点的价格不下于千万两银子。见乐乐要走才狠心道“你真是吸血鬼！我我同意了，这么大的事，也得给爷爷商量一下吧？”

乐乐听到他这么说，脸色略有好转，眼神中却露着戏耍的狡黠。“不要强求哦！”

“只要爷爷同意，我当然没问题！”鲜于拓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暗想乐乐也不是贪心的人，怎么会向我提出这么过份要求，再说我也没多大的权利呀。

“啧啧，看你着急的样子，真是种享受！”乐乐把手中的药丸扔给他，“还是没长脑子，敲诈你也太容易了，没意思！”

鲜于拓怔怔地接过增功药，想起乐乐以前用“花劫”敲诈自己十万两银子的事，顿时羞笑道“原来你又在耍我？”

“不，我可没跟你玩笑。爷爷早就答应把南陵的冶铸厂给我了，包括里面的工匠。嘿嘿，只是拿你开心一下！”乐乐不理鲜于拓的苦笑，继续道“我明天走，就不要来送我了。老子驾鹤西去哦，是南去。”

乐乐自言自语的走了，只留下他，拿着药丸发呆，“我真的很好骗吗？哦，我想喧喧了，还是她最温柔，过完年，定娶她过门！”

第二天一早，乐乐和唐晴、若雪、鹤儿先去皇城，到那之后，再让鹤儿回来接鲜于嫣和小碧小玉。

（晚上会再传一章。关于部分读者要求把王乐乐的女人聚在一起的要求，偶会认真考滤的。下一章就会搞定这件事的，虽然是临时的。当然，真正属于乐乐的地方也会有的，只不过时候还未到。）

第七章返城（上）(完)

第八章返城（下）

皇城木府。

苏巧巧和诸女正在房间谈笑，突听院中的丫环慌乱的惊叫。燕无双早就坐不住，听到闹声最先跃窗而出，她同样的指着天空惊叫，“哇，诸位姐姐，快来看仙鹤，好大的仙鹤！”

江小薇正在练刀，听到叫喊也跳出来，抬眼看到巨大的仙鹤正在慢慢降落，虽然还有六七十米的高度，却能依稀望见鹤上坐的有人。江小薇看这两只白鹤有些眼熟，喊道“白鹤背上有人，我和乐郎以前见过一次。上面有四个人，乐郎不会也在上面吧？”

“哼，喊的倒亲热，关键时候就跟别的男人跑！”燕无双至今还不原谅小薇，时不时的讽刺她几句。

小薇只是咬咬嘴唇，也不反驳。苏巧巧拍拍无双的脑袋，道“双妹，都是过去的事了，乐郎已原谅小薇，就不要整天和她呕气斗嘴了。”

杨梅杨杏偎在小薇身旁笑道“小薇姐又没和无双斗嘴，双儿只是一个人呕气罢了，哈哈！”

洛珊在旁边接道“她是心里有愧才不敢和双儿斗嘴的。我若是乐郎，早把她赶出呀，表姐，你别揪我耳朵呀，我不说了还不成吗？”

苏巧巧拉着洛珊的耳朵，训道“你要是再胡说八道，别说乐郎不饶你，我们姐妹也不放过你！越来越不像话！”

“珊儿知道了，你放开我的耳朵，表姐呀！”

墨玲子悄悄走到小薇身后，拍拍她的肩膀安慰道“她们还小，别放在心上！”

小薇只是苦笑着点头，注视着天空越来越近的白鹤，眼角流出两滴水珠。

小芝虽然觉得燕无双和洛珊有点过份，可不敢顶撞她们半句，她清醒得记得自己的身份，喃喃道“还是以前师傅说的对，女人千万不能做错事，特别是一些容易误会的事！”

彩云像蝴蝶一般在房顶往上飞腾，想尽快看清天空的鹤背上的人影，她蹦跳了六七次，突然大叫道“真是乐郎呀，我看到他啦！”

金蝶和小楚没有武功，焦急的看着天空，喊道“乐郎在哪呢，我们怎么看不到？”

离地还有三十多米的时候，乐乐已按捺不住，不顾唐晴的拦阻，从鹤背上轻轻飘下。白衣胜雪，随风舞动，暗运轻身功法，像天神一般，带着微笑，从天空落到众女中间。

“老婆们，想我了吗？”乐乐带着迷人的笑意，张开了双臂。

伴随着几声尖叫和哭声，像群彩蝶扑向乐乐。“乐郎好帅哦！”“乐郎，我们想你！”“乐郎，抱我！”只有小薇忍着激动的泪水，踌躇不敢上前。

乐乐一一亲吻她们，看到暗暗落泪不前的小薇，知道她定因那件事，受到其他姐妹的排斥。走到她身边，轻轻搂住她的肩膀，柔声道“小薇，见到哥哥不高兴吗？”

“呜呜，哥，小薇想你！”小薇再也控制不住心绪，扑进乐乐怀里痛哭起来。有思念，也有悔恨；有委屈，也有恐惧。

乐乐轻抚她的腰背，安慰道“不哭，有事哥帮你顶着，来，我给你介绍几个新姐妹！”

乐乐把若雪、唐晴、鹤儿介绍给诸女，众女忙着打招呼联络感情。唐晴雍懒无力的和大家打着招呼，再也不提乐乐花心的事了，被乐乐前两天的“重点照顾”吓怕了。

“琪儿呢？”乐乐突然觉得少些什么，这时才想起没见慕容琪。

“慕容世家派人送来消息，说她母亲病重，琪姐匆忙赶回陌野城看母亲去了！”杨梅杨杏同时答道。

“噢？”乐乐皱眉道“回去几天了？”

“大概有二十天了，乐郎刚离开皇城，琪姐就回陌野城了。”

乐乐点点头，没有说话，心里觉得有些不妥，暂时又说不出哪里不妥。这时鹤儿又对着天空轻啸几声，巨大的仙鹤又朝北飞去，准备接鲜于嫣和小碧、小玉到皇城。

多日不见，乐乐同她们互诉思念之情。说着说着，就把她们说到床上去了，刹时间，整个院内充满了野性的嘶喊，听得丫环们腿都软了，缩在屋内不敢露面。

两个时辰过去了

唐晴软在乐乐怀里，心惊的扫视着其他昏睡的姐妹，软绵绵的求饶道“乐郎，晴儿已经知错了，你就放过人家吧。呜呜，人家连站的力气都没了！”

“好晴儿，我哪说你错啦？看你挺喜欢这样，才让你多舒服会，你若是不喜欢，以后就不碰你了，怎么样？”乐乐一手却探进她玉腿的根部，轻轻揉搓着。

唐晴身子一颤，顿时不堪的呻吟起来，“嗯啊讨厌啦！你知道人家离不开你的，哼，随你使坏吧”说罢，生气的闭上眼睛，身子却越来越烫，鼻尖上已渗出滴滴香汗。

又过片刻，鲜于嫣抱着嘟嘟，带着小碧小玉骑鹤赶到，乐乐这才鸣金收兵，放过唐晴。

不多时，酒菜已经摆好。诸女赤裸着美妙胴体，陪乐乐吃起酒来。唯一令乐乐尴尬的是鹤儿，她似懂非懂的红着小脸，非要坐在乐乐腿上。诸女皆不明白他和鹤儿的关系，明明任她观看春宫大战，却不碰她。乐乐是有苦自知“她可爱的像个水晶娃娃，我怎么也对她生不出邪念。可又赶不走她，她的轻功神出鬼没的，干脆任她观看吧！”

鹤儿盯着满桌的珍味佳肴，不断的用手指点着自己爱吃的东西，让乐乐喂她。诸女对紫女的鹤儿又是疼爱又是嫉妒，心里都暗暗道“乐郎还没喂过我哩！找个时间一定要装病”在以后的隐居生活中，乐乐在她们身上，总是遇到各种奇怪的病，却不知道，一切都是今天留下的祸根。

吃过饭，乐乐把增功药拿出，分给还没吃过的几个女人，连小芝都分得一粒。小芝喜极而泣，这不光是增功药那么简单，这代表自己在乐乐心中的地位，她抹着眼泪笑道“公子，小芝不懂武功，别浪费了，分给其他姐妹吧！只要公子心里惦记站人家，小芝就心满意足了。”

乐乐笑着吻去她的泪水，道“不会没关系，过会我帮你打通经脉，教你运气法门。有这粒丹药做基底，何愁不会武功！”又转身对金蝶、苏巧巧道“你们也是，过会听我的安排，包准把你们通通变成武功高手！”

像洛珊她们那些会武功的可就更高兴了，接过药丸就吞下肚子。然后忙着盘腿运功，消化吸收药力。金蝶知道会内功可以减缓衰老，以前眼角有些细小的皱纹，被乐乐的御女真气改造后，皮肤更加滑嫩细白。不过她时刻担心再度老去，听到增功药的功用后，欣喜异常，媚笑着从桌对面爬向乐乐。丰硕的雪乳颤悠悠的左右晃动，蛇腰轻摆，肥翘的玉臀挺的老高，每爬一步，白皙的屁股就会颤动一下。乐乐看的欲火大动，自从进入御女心经第八层以来，心底的欲火就有些不受控制，乐乐知道这是心境修为不够，用灵药强行增功的后遗症。不过自己又必须用交合还提升对情欲的感悟，功力的最终增加，还得靠和女人的交合。

“乐郎，先帮蝶儿传功好吗？人家年龄最大了，恐怕没两年就人老珠黄了，到时乐郎嫌弃蝶儿，蝶儿定活不下去的只要有了内力，人家才能继续诱惑乐郎呀！”

她正在做楚楚可怜的模样，突然雪白的屁股被苏巧巧用力打了一下，“蝶姐，你若是再肉麻，我就把你屁股打烂，看你还怎么发骚？”

没有运功的几女哈哈大笑，金蝶只是嗔怒的啐了一口，“听不惯不会捂着耳朵哪，咯咯咯，巧巧妹子不会是嫉妒姐姐的身材吧？”

“咯咯咯，就是嫉妒你怎么样？我再打呀，弄人家一手水，真是小荡妇，这么久还不干？”苏巧巧不再理金蝶，忙着找毛巾擦手去了。

乐乐战旗早高举，看到巧巧手上滑腻的水流后嗓中发出一声底吼，邪笑着把揪住金蝶的酥乳，“不要说的这么可怜，蝶儿到一百岁都能诱惑的让我发狂！”

金蝶被她一抓，身子都软了，娇喘着把药丸送进乐乐嘴，不堪胸前传来的快感，“乐郎，喂我！”

乐乐翻身把她压在地毯上，长枪急速挺进，没有一丝阻隔，只有滑腻的液体被挤喷出。金蝶被他突然袭击，舒服得翻着白眼，来不及喊叫，嘴巴已被乐乐堵上。

药一进入金蝶的腹中，就化成一股炽热的强大真气。在身体中胡乱的游荡，真气把她堵塞的经脉撑的疼痛欲裂，金蝶紧张的死死抱住乐乐的虎腰，修长的玉腿有些痉挛，全身抖成一团。

乐乐御女真气及时闯进她的身体，用温和的纯阳真气裹住那团不羁的炙热真气，为金蝶开通一种适合女性修习的内功路线。行完第一遍，金蝶已疼得全身冒汗，幸好被乐乐抽插的快感分散了疼痛感。乐乐又带着那股越来越温驯的真气，慢慢运行三周，并把损伤的经脉修复。三遍下来，金蝶也记住了运功路线，经脉一点也不疼了，全身被一股奇异的力量笼罩着。玉体更加柔软，更加轻盈，似乎有种飘荡的感觉。

乐乐用心灵语言告诉金蝶，要她慢慢领会行功要点，才依依不舍的从她身体中拔出分身。苏巧巧早被金蝶的叫声惹的全身酥痒，见乐乐望向她，立马知趣的爬向他，眼眸中春水欲滴，盯着乐乐的下身，身子立刻发软。

第八章返城（下）(完)

第九章丹丸

王乐乐在金蝶丰满成熟的胴体上发泄出狂燥的欲望，再望向苏巧巧时，已变得深情款款。如果刚才把他比喻成一只狂暴的野兽，那他现在就是只披着羊皮的野兽。星眸中闪着邪邪的光芒，只是一眼，已把苏巧巧的魂儿勾来，痴迷的软在乐乐怀里，媚声呻吟，玉体颤抖不止。

乐乐双手捧起她精致玲珑的脸庞，挑逗道“巧巧越来越心急了哩，又忍不住了吗？”巧巧身子颤抖的更厉害，粉嫩的皮肤慢慢变成潮红，有些笨拙的学着金蝶的做法，把增功药放进了乐乐嘴里，然后娇羞的闭上了眼睛，等待乐乐的宠幸。

乐乐坏笑着把嘴中的药丸用真气裹住，不让它溶化，继续用魔鬼般的双手，挑拨巧巧最深处的欲望。浅草稀稀，涓涓细流，洁白如雪的腹地，沿伸到粉嫩的傲峰，一切是那么精致完美。巧巧也由最初的娇喘呻吟变成嘤嘤细泣，像只小猫一样缩成一团，哀求乐乐的宠幸。

乐乐看着温婉高贵的巧巧，像荡妇一样，用各种自己喜欢的粗话乞求宠幸。他不由得暗暗思忖“这就是御女之术吗？控制了她的欲望还是控制了她的心？还是我们真的有爱情？爱情又是什么？我爱过别人吗？”

他一边在苏巧巧身上摆弄一边乱想，直到若雪把他推醒。“乐郎，怎么啦？看你把巧巧姐弄成什么样子，她都哭了半天啦！”

“啊？”乐乐一惊，底头看身旁的巧巧。

原来乐乐在分神思考的时候，催情真气自动跑了出来，钻进巧巧的身体。本就被乐乐挑逗得抓狂的她，再也控制不住本能的欲望，自己用手解决起来。可惜中的是乐乐的催情真气，除了乐乐谁也没法子解决。她越是用力，体内的欲火越是强烈，直烧的不堪承受，大哭了起来。

“乐郎，巧巧没有惹你生气呜呜，你怎么这样折磨人家嗯啊”她一手抓住乐乐雄壮的下身，一手放在自己腿间，脸上尽泪水，哭似落雨桃花。

乐乐吃惊的同时，也知道解决的办法，巧巧现在这种情况说再多的道歉话都是多余的，只有用最快速的方式进入她的身体。

乐乐把她放在腿上，长枪尽入，两人紧密的合为一体。巧巧盼来久来的甘露，全身绷直，连呼吸都停住了，许久只后，才舒服的长叫一声。

乐乐趁她高潮的同时，把嘴里的药丸渡进她腹内，轻柔的帮她打通了经脉，直到她熟悉为止，才退出她身体。

小芝看到他刚才的失常，把巧巧挑弄得死活不得，微微犹豫一下才移到乐乐身边。以前学习的挑逗男人的秘技，在乐乐面前好像都无法使展，她变得像个不懂世事的黄毛丫头，捧着药丸，怔怔发呆。

王乐乐没有给小芝发呆的机会，把药扔进她口中，挺枪直进，一声不响的做着惯用动作。

若雪想着乐乐近几天的奇怪举动，暗暗担心，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就是性欲突然增加，喜欢邪笑，喜欢发呆，喜欢

唐晴也暗暗担心，只不过她在担心自己，看着好似出海蛟龙一般的乐乐，想着怎样再骗几个姐妹回来。

鹤儿抱着嘟嘟远远的坐在墙角的椅子上，托着水晶一般的下巴，时而看看其他女人的胸脯，时而底头瞧瞧自己的胸部，还悄悄的摸几下，愁容满面，看来她也在暗暗担心。

一夜无话，此小院在连绵不绝的娇喊中渡过的。

天亮，丫环们无精打采的收拾着院子。小楚和绿珠羞笑着走进苏巧巧的闺房，准备收拾昨天的碗筷。看到一地疲惫的胴体时，没有太多的惊呀，只是不时的拿眼角偷看着乐乐。

两个侍女进出几次，乐乐早就醒了，只是懒得睁眼，想想下一步该做什么。自己若是公然在皇城露面，又会被司徒世家派人刺杀。现在虽然不怕刀谷七杀阵，可自己现在功力最不稳定，肯定敌不过胡姬的诱惑，还有杀魔、破坏魔谁知道他们属于哪一派哪。不过在此之前，还要去南陵一次，把妙缘她们接回来。

突然他听到小楚和绿珠的粗重的喘息声，原来自己长枪早晨自己高举，如蛟龙一般晃动着，吸引着两女，让她无法安心收拾东西。

乐乐知道诸女太疲累，不到中午根本无法醒来，鹤儿天未亮的时候就骑鹤溜达去了，现在屋里乐乐淫心大动，悄悄移开怀里的嘟嘟，偷偷地跳到她们两人身后。

“啊”两个漂亮的女侍还未叫出声，就被乐乐捂住了嘴巴，觉得身子一凉，衣服早被乐乐剥去。

乐乐本以为她们会做些反抗，不料一摸她们下身，早湿得泥泞如潭，虽然有些矜持，却痛快的迎合着，好像这才是她们喜欢的。虽然她们都还是处女，乐乐仍是觉得很失望，皱着眉头暗道“我这是怎么啦？”

绿珠清丽温柔，小楚妖冶丰饶，两女都是一等一的美女，虽然与慕容琪等女子差了一些。但她们二人差的不是美貌，只是气质略次。乐乐仍是耐心的用增功药把她们二人改造一翻，直到两人睡去，他才穿上衣服，飘上屋顶发呆。

几声清亮的鹤鸣，把乐乐从沉思中惊醒。转身看到鹤儿也学着他的模样，端坐在屋沿上。她刚换上雪白的长裙，紫色的发丝任风吹乱，美丽清澈的眼睛怔怔的盯着乐乐。这一切，自然和谐的溶进周围的景色，就好像她本来就在这里一样。

乐乐暗惊，“我和她一样的姿势，甚至是一样的衣色，为何我心乱不安，她却能轻松的进入自然之境？或许鹤儿的功力本来就是自然的存在，而我的一身内力却是抄近路而得，内力越深越危险吧！我现在这身功力不下于任何一个大宗师级的高手，可境界仍停留在特级水平，真是搞不懂”

两人就这样奇异的对视着，乐乐突觉脸上一凉，被鹤儿轻轻亲了一口，像小鸟啄食一般。乐乐又是一呆，见鹤儿仍保持着自然之境，就好像亲他一下才是正常的，亲他一口才是合乎自然的。

“这是怎么回事？”乐乐心中疑惑道，却没人回答他http://www.53yao.com。

“哥哥，我饿！”鹤儿轻轻推着他的胳膊。

乐乐望着一脸天真的鹤儿，脑中闪过一丝明悟，“真诚？顺其自然？自然而然？”。然后又恢复初时的混乱，他暗叹一声，“想要领悟自然之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嘿嘿，还是顾好眼前的事吧。”

“哥哥带你吃饭去。”乐乐放下心头的负担，牵着鹤儿的小手，飞向府外。

乐乐现在全力一跃高达十丈，初时是他带着鹤儿飞，现在却由鹤儿带着他飞。鹤儿的身体像是失去了地心引力，像团云一般自由漂浮。乐乐看出她并不轻松，飞出百丈距离，鼻尖已冒出细汗，不她却倔强的不露声色，继续朝大街上飞去，直到乐乐喊停，她们才落下。

酒楼是最好的酒楼。

乐乐牵着鹤儿一上楼，哄乱的场面顿时停了下来。有的惊叹鹤儿的纯美，有的惊赞乐乐的俊逸，虽然乐乐带着面具，但一点也不影响他致命吸引力的发挥。

酒菜是最好的酒菜。

乐乐要了满满的一桌，直把鹤儿高兴得拍手欢笑。乐乐一边教鹤儿使筷子，一边细听酒客谈论的内容。

“刚才说到哪了，哦，说到三大魔头重现江湖了，不是我胡说，这可是慧能大师亲口说的。”

“这点你刚才说过了，你不讲到淫魔和鲜于世家有仇吗？”

“哦，哈哈，是的。那个淫魔可是厉害人物，年青时在风月国四处奸淫，被她玩过的女人，比进了地狱还惨。从他手底下只逃过一个女子，出来后连妓院都不敢收曾被一千多号江湖高手围剿，硬是给他跑了这次淫魔杨肖重现江湖，本为会闹得天翻地覆，不想他刚进鲜于世家，就被人毙掉了，真是可惜！不过，这也证明了鲜于世家的实力，啧啧，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世家，居然不露声色的把淫魔杨肖灭了。”这个唯恐江湖不的家伙喝了一口酒，继续说道“最有说头的是杀魔马自在，年轻的时候亦正亦邪，武功绝高。赤手空拳打遍大江南北，直到三十岁的时候，遇到当时的魔教教主，被他在脸上划了三刀，毁去了容貌。祸不单行，伤势刚好，又被禅宗为首的武林正派追杀，失去了踪迹”

旁边有个年老的江湖人插道“那一次围杀他没有失踪，听说躲进了魔教天涯角，再次挑战魔教教主，不料脸上被人又刻了两个字。”

“他脸上刻的什么字？快说呀，大哥！”其他人忙着给他倒酒，脖子伸的老长，想要打听仔细。

“干你妈！”那老人笑着说道。

“你骂我干嘛？”那几个大汉一听就火了，抽出明晃晃的大刀，对着那老者。

那老人吓了一头汗，忙笑道“呀，别急别急，事情是这样的。刻在杀魔脸上的三个字，就是‘干你妈’！”

“哦，哈哈哈，原来是这样！”那几个大汉略带歉意的干笑着，把刀插入鞘里。

“出来之后，杀魔马自在都干了什么？听说事情闹的挺大的，你们知道吗？”又有人问道。

“当然知道，一出来杀魔就冲进天涯角，把里面的一千多个活人全灭了哈哈，不过马自在却杀错了，现在天涯角的人是鬼狱门的弟子，让他们白白做了替死鬼。”

“哈哈，真是痛快，让他们魔人狗咬狗去吧。来，干怀！”

这些人的话题又转到女人身上了，一时这个妓楼的女人漂亮，一时那家的娘们水灵的，忘记了提破坏魔孔洞的事情。

乐乐收回放在他们身上的神念，安心陪着鹤儿吃饭。忽见鹤儿神色一寒，乐乐的灵识也感到危险的逼近，急速把鹤儿护在怀里，同时把护体真气撑开。强大的真气波动是从楼下传来的，随着一声怪笑，整个酒楼都在颤抖，坚硬名贵的木板像灰尘一般，慢慢驳落。乐乐脚尖点地，箭一般的朝天空冲去，还未到楼的顶层，整个酒楼已碎成粉沫，灰尘如烟，蹿上云端。

乐乐在空中几个翻身，躲开灰雾，落在了街对面房顶。那酒楼的尘埃中双响起一阵舒爽的怪笑，“嘎嘎嘎，老子看到这个破楼就别扭，这下舒服了。”灰尘散去，在木屑堆中，端坐着一灰袍老人，他用护体真气罩包裹着一桌好酒好菜，不理被摔得七荤八素的食客，自顾自的大吃大喝。

二楼那几个江湖汉子从灰尘中爬出，似乎听到那灰袍老人的话语，暴怒中拔刀朝他砍去。灰袍老人看都不看，只是用手指虚空点了几下，举刀的几人慢慢萎缩在地上，胸口喷着血雾，不甘的死去。其他有怒火的食客看到这种情况，乖乖的溜走了，一句话都不敢说。

乐乐盯着那灰袍老人的手指，奇怪道“终极兰花指？他跟楚红雨什么关系？莫非他就是破坏魔孔洞？”

乐乐正想下去向灰袍老人询问，大街上突然传来更惊恐的声音“不好了，剑神被人杀死啦！不好了，不好了，剑神被人杀死了！”

大街上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也跟着争相喊叫起来，一时间人心惶惶，似乎大难将至一般。

皇城剑宗的简一剑被人称为风月国皇族的保护神，居然在这个时候被人杀死了，是不是内乱的征兆？乐乐第一时间想起了简菲菲，那个害羞而敏感的女子。“她父亲死了，应该很伤心吧！”

乐乐又看了一眼灰袍老人，才带着鹤儿朝剑宗奔去。

贵族的车马早把剑宗周围的街道堵死，不少衣着华丽的青年眼角垂泪，像死了亲爹一般扯着嗓子大哭，旁边的一哥们拍拍他的肩，“兄弟，虽然我们是简宗主的挂名弟子，也不用这么做作的乱哭吧？”

“我我也不想哭哪，这不是王少那笨蛋作者在凑字数嘛！”他愤怒的指着一脸猥琐，正在打字的某人。

王少装作没听到，继续飞舞十指，敲打着键盘。

第九章丹丸(完)

第十章秘闻

乐乐挤进臃肿的人群，走到出事的小院。

简一剑平时独居在幽静的别院，所以天亮时才有人发现院中的三十九尸体，其中一具就是简一剑的。

其他的尸体也很好认，因为他们穿着标准的墨绿色野草制服，只是在右胸多出一轮红日标志，狭长的倭刀还未完全拔出，就已被剑气震碎心脉。陪他们遭殃的还有整个院子的花花草草，像被飓风吹过一样，连根拔起。

简一剑临死前用血写了一个扁扁的“日”字，谜一般的字，就像谜一般的存在。

王乐乐牵着鹤儿，简单的观察了一下现场，得出以下结论：１．打斗时间很短。２．简一剑被一个混在野草里的绝顶高手偷袭而死。３．简一剑认识这个凶手，想写出线索，没写完就死了。４．凶手也受了重伤，走的很仓促，没有再补简一剑几掌再走。

乐乐戴着银狐面具，拉着紫发的鹤儿，在这哭丧的人群中，十分刺眼。乐乐没空在意别人投来的疑惑目光，盯着一身孝装简菲菲，她正在饮泣着指挥下人，把父亲的遗体收入棺木。易池贡、韩秋、于冬神色悲愤的安慰简菲菲，让她节哀。

野草的尸体自有人处理，不过下声肯定很惨，不是被门中弟子分尸泄恨，就是扔去喂狗。

在宗门管家的按排下，简单的设立了灵堂牌位，让那些挂名弟子，尽份孝心。

乐乐远远的望着悲伤孤苦的简菲菲，虽然有心安慰，却知道现在不是时候，只是默默注视着她。身后传来一句冷傲的声音“你怎么不去安慰她？”

“百里欢？你怎么不去安慰她？”乐乐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回道。

百里欢自然明白这两个“她”字的不同含意，叹道“对他的死，有什么看法？”

乐乐道“没什么看法！闭着眼睛也知道是谁干的，却不知道杀他的那个人是谁？”

“陪你说话真费脑筋！”说完他径直走到韩秋身后，默默不言。

那些贵族子弟来的快，去的也快，半晌时分，剑宗已显得有些空荡，继继续续的有人来拜祭。

乐乐正想着用什么理由去接近简菲菲，忽见两道熟悉的身影走进剑宗，正是巧巧和绿珠。两女一身素白，不饰一丝粉黛，却更显得清雅脱俗，气质不凡。只是绿珠走路有些不便，兴好破身之后，有增功丹丸修补，不然绝难下床行走。她们身后跟着几个木府护卫，小心戒备着四周。

乐乐传音给苏巧巧，“是我，在你左边呢，等我一下，咱们一起进去。”

苏巧巧听到乐乐的声音，微微一怔，放慢脚步等待，同时要绿珠吩咐护卫，让他们不要阻拦。

乐乐拉着鹤儿，轻飘飘的移至巧巧身旁，三人并肩而行。绿珠痴情的望着乐乐的背影，羞羞的笑了起来，突然想起了场合气氛，赶忙底下头，却差点撞上乐乐。

“乐郎，你怎么来了？”巧巧悄悄的问道。

“来看看菲菲！”乐乐倒也坦白。

“你呀，我就知道。哼，昨晚把人家折磨的要死，一句道歉的话都不说，我还没找你算帐哩！”苏巧巧美眸白了乐乐一下，媚态十足，看得乐乐下身一阵炽热，眼中邪芒一闪，赤裸裸的盯着她，粗粗喘息。

苏巧巧心头一惊，见到乐乐炙热勾人眼瞳，身子都软了。连忙把头转开，暗暗掐了他一下，提醒乐乐注意场合。乐乐也知道不好，运行一周御女真气，才把炽热的气流压下，这时已走到灵堂。

简单的拜祭之后，简菲菲也没抬头看人，机械的磕头还礼。

“菲菲，不要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简伯伯在天之灵也不愿看你这么难过。”巧巧轻轻抚上她的肩膀，低声劝慰着。

简菲菲缓缓抬起头，无神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扫了乐乐一眼，才扑进巧巧怀里，放声痛哭。“呜呜，巧巧姐，我好害怕爹就这么走了，我还不知道凶手是谁，怎么给爹报仇啊？”

“菲菲放心，我们一定会查出凶手，为简伯伯报仇的！乐郎，你说是不是啊？”苏巧巧搂着她，悄悄给乐乐使个眼神。

乐乐正愁没话说，见巧巧为自己找话，当即道“哦，是的，菲菲尽管放心。”乐乐心中纳闷，想好的一肚子安慰话，居然一句也说不出来，暗道自己不习惯悲伤的气氛。

在巧巧的安慰下，简菲菲疲累的昏昏睡去。易池贡接替她的位置，继续应酬来宾。

乐乐经过百里欢的时候，给他传音道“小子真行，把她肚子搞大了，嘿嘿，有两个月了吧！”百里欢身子一震，惊喜的盯向韩秋的肚子，看了半天仍没有头绪，刚想朝乐乐问具体情况，却找不到他的踪影了。

乐乐和巧巧回到木府的时候，诸女刚刚起来，想起的昨夜的霏靡荒淫，皆忍不住掩嘴轻笑。

饭后，小薇陪若雪一同去魔教秘坛看望父母。乐乐则骑鹤飞往南陵，欲把柳纤纤等女人接来。

南陵王府。

王乐乐从鹤背上轻轻落下，迎来了众女的欢呼声。

妙缘粉发飞扬，第一个扑进乐乐怀里，诉说着思念。乐乐一边陪她说着情话，一边暗暗想道“嘿嘿，幸好慧能大师没有破坏老子的好事！若是敢把妙缘的记忆恢复，非拆了他的禅宗不可！”接着，血影、宫如梦、四月执事、关婷争相扑向乐乐，用行动证明爱意。

南陵王夫妇知道乐乐回来了，两人接到手下的回报，只是相视而笑，禁令手下，不要打扰他们。

天还未黑，关婷的闺阁中已灯火通明，只是门窗紧闭，丫环们把热水、酒菜准备好后，同时接到命令，不要打扰。

只是后来听丫环们说“我们被如泣似哭的叫声折磨了整夜，是我们被打扰了！http://www.53yao.com”

司徒世家，密室。

司徒业焦急的走来走，不时的双手合十，对天祈求，很像一个虔诚的佛徒。司徒朋担心的问道“爹，你说爷爷受伤严重吗？没想到简一剑那家伙能把爷爷打伤，还杀死了几十位野草判官，真把他小看了。”

“你爷爷的混元神功练到第九层了，一般的武功很难伤到他，这伤是被简一剑的剑气所伤，恐怕不好恢复。不过总算杀掉了简一剑，皇城再也没有人敢反对我们了。只要没有剑宗的保护，那些保皇派的贵族大臣，还不得乖乖投靠我们司徒世家？”司徒业得意了半天，又道“最近野草高手损失不少，赔给他们多少钱？”

司徒朋略带为难之色，道“总共给他们一千三百万两银子，他们答应再给四十名野草判官，外加一百名一流高手。”

“哼，野草判官？说是有特级高手的水准，还不是被简一剑两下子杀掉三十多个。哦，算了，成就大事，不拘小节，明年的关键时刻还得靠他们帮忙。”司徒业脸色铁青的说道。

“鬼狱门被杀魔连窝端平，门主陆无日受了重伤躲在我们府中，鬼狱门就剩下他和吊死鬼，你看怎么安置他们？”司徒朋又问道。

“还按以前的待遇供奉他，毕竟他曾是一门之主，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千万不能怠慢。还有杀魔的其它消息吗？”

“听说杀魔马自在变得比以前更残忍更嗜血，杀完鬼狱门的一千多人后，又把陇西的巨石帮大小七百八十四口人全部撕碎，然后跟踪杀魔的探子也失踪了，前天找了那探子的尸体，四肢被人撕碎了，可能杀魔已知道是我们在跟踪他，你说他会不会找上我们？”司徒朋担心的说道。

“这个你不用担心，听你爷爷说，杀魔与我们司徒世家有些渊源，他不会向我们家下杀手的。倒是可惜了他杀死的那些人，他杀的都是我们的盟友啊！”司徒业惋惜的叹道，“万里盟最近有什么动静？”

“万里盟从南陵回来后行事一直很底调，马万里带着马方、马圆、张阳整天缩在新盖的总坛里，不见他们出来活动。把巴木图和刀谷七杀阵也赶了出来，马万里想要脱离我们的控制，江湖上的事也不帮我们了。”

司徒业不屑的笑道“万里盟今非昔比，现在他们不及全盛时期的两成，看他们能闹成什么样！待明年大事成功，第一个把万里盟灭掉！”

“混帐！”司徒申不知何时已站在他们身后，虚弱的训斥道“我归隐的时候怎么交待的，要你们善待万里盟，要你们和万里处好关系，他们毕竟流着司徒世家的血液。哼，若不是我刚才听到你们谈话，还以为你们仍然合作对外呢！”

“爷爷！”“爹，你没事了？”司徒朋和司徒业忙跑到他身边，想要搀扶司徒申。

司徒申一把推开他们，厉声道“我还死不了，你们和马万里关系处的这么僵，还怎样成就大事？”

司徒业虽然恭敬，语气却非常不屑“爹爹有所不知，现在万里盟的高手屈指可数，又加上他们暗中不出力，所以刚才才那样说。再借用他们的名义招开一次武林大会，就用不着万里盟了。”

“混帐，你把我当初交待的话当成耳旁风！你知道杀魔是谁吗？”司徒申不知是伤势未好，还是被气的，手指颤动不止。

司徒业和司徒朋心里同时一寒，同时问道“杀魔是谁？”

“杀魔马自在就是马万里的亲生父亲，他就是上一任万里盟幕后的盟主，现在知道害怕了吧！”司徒申急促的喘着气，嘴角又微微流出一丝鲜血。

“啊？”司徒业惊怔道“谁曾想那三个魔头还能出来？那那现在该怎么办？”

司徒朋再次要扶司徒申，这次他没有推脱，擦擦嘴角的血丝道“事到如今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过些天我伤势转好之后，亲自会一会马自在，希望他能够以司徒世家的大业为重，继续支持我们！”

“那明年元宵节的武林大会还举行吗？”司徒朋小声问道。

司徒申皱眉深思片刻才道“上次的南陵之乱，我们司徒世家已暴露了野心，你用什么条件招揽江湖高手参加比赛，又用什么待遇留住他们为司徒世家效力？”

“官职和美女！”略一停顿，司徒朋见爷爷没有反对，继续说道“只要比赛进入前一百名的，都为他们安排大小不等的武职官位。还为比赛前十名准备了大将军的职位，为第一名准备了”他转脸看了一眼司徒业，停了下来。

“快说准备了什么？难道还有什么秘密，不能对我这个老头子说吗？”司徒申有些恼火。

“爹爹准备把敏妹嫁给比赛第一名”

“够了！”司徒申指着司徒业的鼻子骂道“是不是你的主意？”

司徒业吓的身子一哆嗦，纳纳点头“是是我。”

“哈哈哈，我儿子越活越有出息了，居然想到联姻！”司徒申气极反笑，瞪着司徒业一字一字的道“当年你杀她娘的时候怎么向她保证的，你还像个男人吗？”

司徒业在外面虽是万万人之上，但在司徒申面前简直没有一丝威严，被他咄咄逼人的气势所摄，羞愧的脆到了地上。“爹，那贱妇和淫贼花铁枪不光勾搭成奸，还怀了他的孩子，被我捉奸之后，还欺骗我们，说敏儿是我的孩子！哼，你也看到了，敏儿哪一点像我，她的鼻子、眼睛越看越像那可恶的淫贼”

“住嘴！”司徒申冷冷地打断他，叱道“我也不说你当年如何没能力保护自己的女人了，也不说你如何冷落敏儿她娘了，就单说你杀她之前，对她保证要照顾敏儿，你就没有做到。对敏儿轻则辱骂，重则鞭杖，若不是我看不下去，求胡姬收她为徒，说不定早被你打死了！”

司徒朋虽然从老管家嘴里零零碎碎的听到一些传闻，毕竟没有得到证实，现在听爷爷和爹爹的对话，算是搞清了缘由。见气氛紧张，忙劝解道“爷爷，敏妹正闷在房里哭泣呢，要不要去看看？”

司徒申闷哼一声，示意他带路。

第十章秘闻(完)

第十一章意淫

王乐乐一边亲吻着血影的小嘴，吸吮她芬芳的津液，灵巧舌尖如小蛇一般，搅乱了她的呼吸、她的神志。双手不停的在她雪白的大腿间滑动，瓷玉一般的白细，慢慢升起一抹潮红。全身微硬的肌肉没有丝毫破坏美感，反而让乐乐更加狂暴的蹂躏着她。

浅草稀稀，细流涓涓。有过一次合体经验的血影像是吃过鱼的小猫，被乐乐挑逗得欲眼朦胧，却始终得不到真正的快慰。身子像悬在半空中，并拢的双腿拼命的夹住乐乐的色手，动情的呻吟着，想要乐乐进入，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越是紧张越是刺激，眼泪就要出来了，随着乐乐手指触动了玄珠，她哭叫一声，喷出许多滑液，把床单打湿一片，绯红的胴体颤抖得像风中的稻草。

从云霄刚刚清醒的妙缘看不过去了，捏了乐乐一把，道：“乐郎越来越变态了，怎能这么折磨血影，把她摆弄的都快晕死过去了。”

乐乐怔怔的盯着手上的香液，有些委屈的说道“缘儿，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仍按照以前的挑逗习惯和时间，可是我的手摸到你们性感地带时，总有一丝神识也跟着透进你们的身体。就是这样，一眨眼的功夫，你们就崩溃了，可我不没玩够，还不想进入你们的身体！”

“呜呜，快点进来，嗯啊乐郎，帮我！”血影像只受伤的小鸟，呜咽着乞求救助。

乐乐不再拖延，猛烈挺进血影火热的身体里，像有无数柔软酸麻的细毛抚过，血影立刻又丢得一踏糊涂。抽送不足百下，她已满足的晕睡过去，平静而安祥，不似刚才因燥急而晕。

乐乐抽出依然傲挺的长枪，冲着微微惊恐的妙缘苦笑道“你说我该怎么办？”妙缘轻轻叉开玉腿，发现依然酸胀。羞笑一下，把头埋进了乐乐跨间，用嘴舌卖力的套弄起来，粉红的长发左右摆动，白嫩的胴体妖艳的惊人。

正中时分，乐乐才睁开眼睛。看到妙缘像只粉嫩的小蛱，缩在自己怀里，美艳得不可思议，只是满脸倦怠，乐乐心疼的抚摸着她的滑嫩俏脸。想起她昨夜用嘴辛劳了一个时辰，不知疲累的长枪又高高举起，蠢蠢欲动。妙缘的胴体微微一颤，长长的睫毛眨了几下，继续沉睡。乐乐知道她已经醒了，只是不敢睁睛，暗暗苦笑“做男人真累，时间短了她不满足，时间太久了她会害怕。现在体内的真气全是刚阳之态，难免索求无度，到第九层阴阳互生的境界，可能会好些吧！”

乐乐把妙缘轻轻的放到床上，亲吻一下，才悄悄穿衣下床。回望一眼床上玉体横陈的诸女，微笑着关门走出。丫环们一见乐乐出来，都羞红着小脸喊道“小王爷早！”

“还早？太阳就要下山了！”乐乐打趣道。不理丫环们的羞笑，朝义父义母的宅院走去。

乐乐再了南陵王夫妇简单的交换一下信息，把得到的鲜于世家的冶铸厂的令牌信物拿了出来，要南陵大军做好准备，明年三月的新皇大典可能会有乱子。

公事说完之后，才谈私事，提出要带关婷回皇城过年。二老知道乐乐女人太多，不可能在南陵过年，只是略略感叹几句，嘱咐乐乐明年带着她们一定在南陵过年。

吃饭时，乐乐把增功丹给她们一人一颗，又省不了和不会内功的关婷一番合体亲热，收拾妥当，太阳已偏西。

乐乐留一只鹤让她们两两结伴先飞回皇城，自己骑着另一只鹤，飞向巫山行雨宫。

仙鹤如云一般，轻飘飘的移到了行雨宫上方，俯视着越来越清楚的宫殿，乐乐的心思也跟着飞进宫殿。高高的看到了内院中居然有打斗，乐乐命令仙鹤不要鸣叫，悄悄的落在了大殿之顶的一角，细观打斗状况。

“胡姬？天魔舞？”乐乐惊道。

楚红雨的兰花指也练到了终极，只是内力明显不足，额头香汗淋淋，在胡姬天魔气场中疲于招架。兰花指虽然已经无形，但碰能天魔气场的时，总有小小的刺劲涟漪，让胡姬有充足的时候躲过。不过她躲的也不轻松，每当被兰花指刺中气场时，她身子总颤动一下，显然被指劲震到。

由于她们二人打斗的速度太快，行雨宫其他姐妹学的也是兰花指，不敢冒然帮忙，恐怕误伤了楚红雨。她们手中逮住了十个欢喜教的俘虏，焦急的注视着场中的打斗。

场中突生变故，楚红雨动作微滞，脚踝被胡姬的彩带缠住，惊呀一声，被胡姬往回拉扯。王乐乐哪能让自己的女人冒险，神识虚体透身而出，带起十成内力，瞬间飞到两人中间。胡姬只觉得有一股阳刚真气刺入自己的气场，炙热而霸道，她差点呻吟出来，古波不惊的芳心砰砰跳动。她略一分神，充满天魔真气的丝带蓦然断裂，她闷哼一声飞退数丈，嘴角有淡淡的血丝流出。

乐乐那虚幻神体斩断丝带后，化成一团暖流冲进楚红雨的身体，像雨露般滋润着她枯竭的丹田。那股热流却没有消失，色眯眯的在她身体里流走几圈，不时的在她敏感的地带重重抓挠几下，她却无力抵抗，觉得那股有生命般的气流是自己熟悉的，而且是自己渴望的。还未落地，下体已湿成一片，她雍懒妩媚的感受着异样的爱抚。正在沉迷奇妙的滋味，突觉身子一轻，被人暧昧的抱在怀里，有力温热的手掌托住她肥美的雪臀。她猛然一惊，正要挣扎，却闻到了日思梦想的体香，忍不住惊喜的喊道“乐郎！”。嘴巴已被乐乐堵上，香舌交缠，销魂缠绵。

行雨宫的众女被突发的状况惊的不知所措，看到乐乐奇迹般的出现，皆兴奋的高喊道“乐郎、公子、夫君”之类的，有的则放声尖叫，以宣泄心中的狂喜。

胡姬看着突然出现的乐乐，眼中闪出复杂的神色，继而变得阴毒妖媚，诡笑着暗暗点头。

王乐乐把媚眼如丝的楚红雨放下，冲诸女打声招呼，才转身坏笑着望向胡姬。

“姬儿，好久不见哪！”乐乐亲热地冲她打着招呼。

“鸡儿？太难听了！哼，一见面就欺负人家，把把人家喊成鸡，你说怎样赔偿我？”胡姬娇滴滴的朝乐乐狂抛媚眼，乐乐倒是没事，却把他身后的十名欢喜教弟子害苦了。穴道被点想转头都没办法，直勾勾的瞪着发骚的胡姬，鼻血喷的满地都是。

“乐郎，你跟她很熟吗？”楚红雨见她亲热撒娇的模样，以为乐乐和胡姬有一腿。

乐乐还未回答，胡姬就腻声接道“当然很熟喽，人家早是他的人了，这个没良心的，一见面就下重手，把奴家打伤了！原来楚妹子也是乐郎的人，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唉，姐姐向你道歉，早知道你也是乐郎的人，我说什么也不会动手的。”

“哈哈哈，小狐狸精，你什么时候是我的人了，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乐乐强压下强暴她的冲动，装作很平静的样子，眼光却不敢再盯胡姬胸前的一双颤动的巨峰。

胡姬听完，神色妖艳的白了他一眼，嗔怒道“你个没良心的，看我怎么教训你，让你记起老娘的好处。”也不知是太生气了，还是太激动了，居然把半透明的丝袍抖掉了，上半身只剩下乳白色的布兜，包裹着惊险的玉峰，雪白的乳勾散发的乱人心神的淫邪光芒，蜂腰如蛇，一步三扭的慢慢靠近乐乐。小腹依旧光滑平坦，洁白的刺眼，肥美的玉臀轻轻摇摆，越走越喘，胸部也剧烈的伏动着。

欢喜教的功力较差的六个男弟子受不了胡姬惊天的诱惑，痛哼一声，经脉暴裂而死，像团泥一般软在地上，已经走火入魔而死。其他的四人，也面色惨红，正在剧烈颤抖着，跨间已支起了帐篷，突然一阵抖动，腿根的裤子已湿了一片。

乐乐也不好过，根本压制不住体内疯狂的真气运行，看着越来越近的胡姬，生出惧怕的感觉。行雨宫的女子也被她迷住了，都呼吸急促的抖动着，怔怔不动。

“不能让她靠近！”乐乐心里暗暗决定。

当胡姬带着迷死人不抵命的媚笑，走到乐乐丈远的距离时，一股虚无的暖流闯进了身体，她惊呼一声“不妙！”身子如电击一般，定在那里，一时间出现诡异的场面，在场的三百多人全部定在了那里。

乐乐当日喝了数滴万年钟乳，体内的真气增加了数倍，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吸收钟乳功效，但优势已体现出来。再抵挡胡姬妖媚之术时，悄悄分了一股内力透体而出，用神念闯进了她的身体，用自己的淫乱思绪影响着胡姬的思维。

“这就是传说中的‘意淫’！”

乐乐暗暗得意，在脑中想像着玩弄胡姬的淫乱场影，胡姬的脑中同时出现相同的画面，还有乐乐挑逗玩弄她的声音。一时间，胡姬也把这销魂的滋味当成了现实，欲拔不能。

第十一章意淫(完)

第十二章印记

天下人都知道身体交合的快乐，很少人尝试心灵交溶的愉悦，更少人明白灵魂合一的销魂。胡姬被乐乐灵识闯进身体的刹那，心神和欲望都被他俘虏了，一切快感皆跟着乐乐的节拍运行。

似乎在另外一个空间，在鲜花满地的野外，二人赤裸相见，在阳光下翻滚蠕动。各种羞人的姿势在乐乐脑海中形成，再传进胡姬身体里，淫乱的场景，在两人奇妙和精神中共震成动态图像。一个人的幻想是意淫，两个同时的幻想是奸淫，精神奸淫。

胡姬十多年没被人碰过的性感地带，一一被乐乐挖掘，在欲望和深处，无法控制的洪流奔涌而出。奇痒难忍的花园期待他的摧残，可惜只是乐乐的意识流在作怪，她真正的肉体却在欲火的深渊挣扎着。琼浆玉液随着地心引力而滑落，离开沟壑的瞬间，她几乎被欲仙欲死的快感逼疯，嗓中发出呜呜的低沉糜音。

胡姬修炼的姹女采阳术也是一门极阴毒的媚术，一向只有她折磨别人，哪受过其他男人的欺凌折磨。这让她心中的完美诱媚之术出现破绽，初次被调情高手挑逗蹂躏的场景，将永远印在她脑海中。

不知过了多久，天已大黑。剩下的四个欢喜教男弟子，在胡姬娇喘呻吟时已崩溃而亡。行雨宫的三百多个妙龄少女情况略好，只是眼中暴露的情欲比吃了大量春药还要恐怖，被胡姬的诱惑之术迷的仍无法行动，不然早扑进乐乐怀里了。

天际传来一声清亮鹤鸣，众人身子同时一震，从奇异的状态中苏醒。胡姬的诱惑之术消失，乐乐也满头大汗的收回精神体。两人神色复杂的对视一眼，又剧烈的喘息起来。

“小妖精，差点把我害死！没事乱用什么姹女媚惑术，想做我的女人也不用使这种法子吧！”乐乐疲累的冲她喊道。

胡姬也吓的不轻，初见王乐乐时，有百分百的把握毁去他一身采阴奇功，现在居然着了他的道，还被他用精神力强暴一场。用高潮余韵后特有的嗓音嗔道“把奴家摆弄成这样，还好意思骂我，真是没良心的坏蛋！”她边说边运气恢复真力，两条大腿全是冰凉粘腻的液体，面色居然罕见的出现了羞红。

乐乐强提力气，缓缓走向胡姬，怪笑道“啧啧，刚才光是想想就那样的销魂，真想实实在在的和你战上一场，就是死了也值！”

胡姬媚眼如丝，眯成一条缝，看乐乐口上虽然轻浮浪荡，可眼中却清澈冷静。她微微吃惊，知道乐乐不光敢与她直视，更有暗暗的杀机。自己何偿没有杀机，让这样的对手活在世上，对自己实在是种巨大威胁。她吃惊之余，已轻飘飘的往飞退了三四丈，笑道“咯咯咯，你个色狼，不要想着吃老娘的豆腐，先把身后的三百多个发骚的小姑娘喂饱吧！”说完她立刻全力使展轻功，飞出行雨宫。

乐乐见胡姬逃走，暗暗松了一口气。若不走，真不知道该如何对她。和她真刀真枪的做，乐乐还真没那个胆，阴险恶毒的姹女功比同类的太阴经还要狠毒。若是真有心吸干男人的功力，男人只有做干尸的命。

危险已解除，三百多个欲火高涨的少女，像发情的小野猫，争相扑进乐乐怀里，乞求恩泽。这时已没有谦让，本能的反应大于一切，本能大于理智。

乐乐由于真力消耗过多，也正是需要双修的时候，再加上几日来没有尽性，这时可以放心享受了。驰骋的鞭挞声，在露野的大院中响起。

这一夜，是忙碌和疯狂的。（１ＶＳ３００＋，自己意淫去，再写就违规了。）

做了睡，睡了梦，梦了醒。战场也从大院，转进了大殿。乐乐越战越勇，三百多名少女被讨伐得昏睡多半，只有几十个武功较深的，还能支持。

乐乐边战边宣布带她们到皇城，引得诸女又一阵兴奋欢呼，把自己最后的一点力量和嘶喊，献给了乐乐。

楚红雨坚持到最后，软在乐乐怀里，乖巧得像团棉花。

“雨儿，胡姬为何来行雨宫打闹？”乐乐玩弄着她雪嫩的酥胸，一手抚在丰翘的玉臀上，意犹未尽的摩挲着滑润的肌肤。

楚红雨全身酸软，无力躲开他的魔爪，只得任由乐乐摆弄着。半天才说道“还不是嗯啊要增功药！我爹在江湖游历的时候，爷爷医仙早就失踪了，世上哪来的增功药！”

“世人不会空穴来风的，当然有增功药！”乐乐淡淡说道。

楚红雨脸色微变，有点哀伤的说道“乐郎，你不相信雨儿吗？我们行雨宫真的没有这种奇药，有的话，我早告诉你了”嘴又被乐乐堵上了。

乐乐能感觉到她的害怕和悲伤，笑道“我可没有怀疑你，你看这是什么？”他从衣衫中翻出药瓶，倒出一颗递给楚红雨。我想要书屋

楚红雨听到乐乐不是怀疑自己，才抹去眼角的泪水，不明的接过药丹，问道：“乐郎，难道这就是增功药？”

“聪明！这就是医仙前辈留下的药丸，可以增加内力二十年，不会武功的也可以直接臻至一流高手的境界。”乐乐笑着把山谷的事说了一遍，却省略了落涯一事，并示意她服用。

楚红雨摇摇头，笑道“只要乐郎不怀疑人家，吃不吃药丸雨儿都很开心。既然能增加功力，还是乐郎服用吧！”说着，她又把药丸还给乐乐。

乐乐大笑，捏着她的鼻子道“乖乖的听话，吃下去吧。我这里还有许多，而且每人只能服用一粒，多服无效！”

乐乐晃晃手中的药瓶，把那粒药喂进她嘴里。楚红雨甜蜜的吞了下去，药一下肚，就盘腿运功起来，嘴角的暖人笑意一直没有消失。

乐乐看着手中的药丸，又看看玉体横陈的众女，独自诡笑起来。“她们现在的武功多是一流水准，若是每人喂她一颗增功药，岂不是直接升入了特级？虽然以后特级升入宗师级很困难，但要那么多宗师级高手做什么，有了三百多个特级高手，而且全会兰花指的远程攻击，哈哈，天下哪个门派有这么强的实力！她们都是我王乐乐的女人，比别人放心多了，还是自己的女人比较保险！”

想到这里，乐乐怪笑着把刚刚睡下的众女叫醒，不理她们的无力抗议，把药丸喂给她们。一柱香的时间过去了，大殿内多是赤裸运功的女子，内力催发的淡淡体香，充满空旷的房间。乐乐的目光在她们美妙的胴体上扫过，露出满意的微笑。

楚红雨行功完毕的时候，已是中午。乐乐不在身边，转头看到其他姐妹都在行功，立刻想到了怎么回事。桌案上的浓浓菜香，勾去了她的目光，居然有六十多样佳肴。她肚中早就饥饿，连衣服都顾不得穿，玉步轻移到桌边，吃了几口，再也舍不得离开，站在那里，不顾美女形像的大吃起来。更夸张的是，居然是用手抓菜。正吃的酣畅，肥美的雪臀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她惊叫一声，才想起自己还是裸体。

“乐郎，你吓死人家了！”她转身见是乐乐，不满的娇嗔一声，继续大吃，仍旧用手。http://www.53yao.com

乐乐把最后盘彩放在桌上，怪笑道：“饥饿的女人和（性）饥渴的女人一样恐怖！”

其他女子也醒了过来，闻到菜香，一起扑了上来。幸好乐乐早准备好筷子，不然就有戏看了。楚红雨总算吃个半饱，才想起问道“这是谁做的，这么好吃！”

乐乐自豪的指指自己，笑道“当然是我！”

“好是好，可惜这么多姐妹，恐怕不够吃的！”楚红雨看着嬉笑着挣抢的姐妹，担心的说道。

“每种菜做了四份，全在厨房，没有端来而已。喂，你们去哪？”乐乐看着裸奔的众女，急问道。

楚红雨大笑，偎在乐乐身旁，“当然去厨房。她们饥渴解决了，现在是解决饥饿的时候了。可雨儿又饥渴了”她以前以男性自居，被乐乐强行改变性爱记忆后，才变得温驯可人，但主导开放的性格却一点也没变，望着香艳激荡的诸女，又软在乐乐怀里。

乐乐自从进入第八层以来，很久没有真正满足尽性过。昨天的大战让他舒爽不已，现在楚红雨主动献身引诱，哪会客气，抚摸着她因功力大进而变得更光滑更有弹性的肌肤，把她推翻在桌案上。大战又将开始，战火殃及诸女，由于她们功力大进，在乐乐进攻下，也能抵挡的更持久，和乐乐的感情也越来越深。由欲生情，由情生爱，由爱及情，由情及欲。

荒淫了几天，行雨宫的女人越来越少。为何？当然被可怜的白鹤驮去皇城了。两只白鹤除了短暂的休息，夜以继日，然后日以继夜的运送着美女。

乐乐带着楚红雨最后离开行雨宫。

到皇城时，过年的喜庆味已浓。不过，许多达官贵人的眉间却显露着深深的愁滤。

回到木府时，乐乐叹道“终于聚在一起了！”忽然又想起慕容琪不在，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暗暗决定，过完年，一定去遥远的陌野城把她接回木府。

苏巧巧住的宅院已经扩建，把原来的阁楼都打通了，变成一间超大的卧室，能盛下三千多人。地上铺了十几层华丽柔软的地毯，比床还要柔软，这是按照乐乐的想法改造的－－以地为床。

房间的角落，建有白玉浴池，能同时盛下百人。池底有通往排水道的开关，方便换水。房间的正中，放着长形的超大的桌案，周围摆放着四百多张配套软椅，方便进食。女人的其它小摆设也多不胜数，让整个房间宽畅却又不显空旷。

二楼有单独的房间，为每月不方便的女子准备的。

乐乐大笑“巧巧这么做，不怕外人笑话吗？”

巧巧嗔了乐乐一眼，意思是说，“这不全是按照你的要求做的！”不过表面上却得意的笑道“只要乐郎满意，管别人怎么说呢，我们过的开心就好！”

其他女子也应道“嗯，巧巧姐说的对，只要我们过的开心就好！”

乐乐看着三百多个绝色美女朝自己俯首，飘飘然，有点做皇帝的感觉。大笑道“哈哈，说的好。咦，如梦和四月执事呢？”乐乐终于觉得女人多的缺点了，少了几个人一时半会的都无法查觉，这就是历来宫廷中有惨案发生的原因，谁让皇帝老子记不清自己有多少女人了！

“如梦说，她母亲来皇城了，让她们过去说点事！”

“啊，宫明月？”乐乐想起她就有些尴尬。那清纯无辜的绝妙面庞，成熟丰满的胴体，欲罢不能娇喘婉转的呻吟，欲拒还迎的羞态，一一在他脑中闪过。更另他兴奋和羞愧的是，禁忌的乱伦关系。她始终是自己师父的女人，又是如梦的母亲，可事后乐乐一想起此事，却异常兴奋，这让乐乐非常迷茫。虽然如梦和四月执事和乐乐提起过此事，不过大家心里都明了，不想提起犯愁的事。

乐乐又隐隐觉得，在宫明月身上留下了某种东西，难以割舍的东西，似乎很重要。所以一听到她又回皇城，有些失神。

“乐郎，怎么啦？有什么不对吗？”众女见他神色恍惚，关心的问道。

“哦，没事，抽个时间，我也去看看她们！鹤儿和嘟嘟呢？”乐乐突然觉得必须在众女身上做点什么印记，哪个不在，自己要立马知道。

巧巧忙回道“菲菲心情不好，鹤儿闲的无聊，每天抱着嘟嘟去陪她玩闹。有护卫接送她们，乐郎放心好了！”

乐乐有些疲累的拍拍脑袋，苦笑道“我有点累，想一个人躺会，你们姐妹先聊，我上楼休息。”忽见到血影欲言又止的难受模样，笑道“血影想说什么？”

血影见乐乐能在众多女人中发现自己的异状，一扫局促忧愁，兴奋的笑道“乐郎，我派人通知姐姐，她可能也快来皇城了，记得要给她治病哦！”

乐乐拍拍她的脑袋，笑道：“傻丫头，是龙貂血做主药，我又不会治病！有嘟嘟在，你不用担心！”

乐乐上楼不多久，妙缘也偷偷的溜进了二楼，像是能看到乐乐在哪一样，一点也不停的走进其中一个房间。乐乐正那房间苦思印记的事，见她满脸忧伤的进来，奇道“缘儿，怎么啦，谁欺负你了？”

妙缘一声不发，扑进乐乐怀里，紧紧把他抱住。力气大的惊人，乐乐要调起真气才能抵挡疼痛欲裂的拥抱。他灵识扫过，感到她的淡淡忧伤和不满。乐乐暗暗叫苦，想到自从带着楚红雨回来，还没有和她说过话，忙补救道“缘儿来陪我到床上躺会，刚才骑鹤在云中飞的太急，冻的有些头疼，哦，好难受！”

妙缘娇躯一震，犹豫一下才抬起头来，温柔的问道“真的吗？我说你怎么不理人家了，要紧吗？”她柔嫩的小手抚在乐乐头上，关怀溢于言表。

乐乐暗暗羞愧，“唉，要沦落到装病的地步，来骗取女人的同情，真是郁闷了。刚才回来时虽然她们说笑，却没有一一与她们打招呼，把无双、杨梅、杨杏、墨玲子、若雪天，居然露掉这么多！”乐乐额头的冷汗都出来了。

妙缘见乐乐头上无故冒汗，担心的不行，忙把他扶到床上，嘘寒问暖，再无初时的忧伤不满。她好像忘了，像乐乐这样的武功高手，怎么可能被冻病！乐乐大是感动，把她拉进怀里，一同躺在床上，轻轻道“没事，陪我躺会就好了。嗯，不要动，乖乖的！”

乐乐闻着她香甜的发丝，舒服的真的要睡着。忽然想到妙缘上楼时，没停脚步就知道自己所在房间。问道：“缘儿，你刚才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哦，很简单呀。缘儿心里时时刻刻装着你，离开你一会就很难过，只要在附近，总能知道你在哪里。”她爬在乐乐胸口，轻柔的说道。

乐乐听后疑惑道：“这正是我想要的。缘儿知道怎样做，才有这种效果吗？”

“啊！”妙缘听后惊喜道“你也愿意把缘儿放进心里吗？我知道怎样做！”

乐乐吻在她的粉发雪颈，轻笑道“当然愿意啦！我还要把你们通通放进心里，谁要不在身旁，就立刻知道，这样就不怕你们偷偷离开我了。”

“嗯，人家才舍不得离开人哩！这种做法很简单，只要在交合时，把对方的精气存入的识海，在每道精气上烙上此人的特征这样，此人不在附近，识海中的精气烙印是空的；此人在附近，识海中的精气会产生反应。只要扫检查一遍识海，就可以知道谁在谁不在了。”

乐乐惊奇的笑道“缘儿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缘儿也不知道，在脑中一想就出来了。所以就偷偷的使用，乐郎不会生气吧？”妙缘担心的问道。

乐乐大笑，心道“淫女的觉悟后难道还自然通晓相关秘技？”这时他也不管那么多，只想验证一下她说的方法，邪笑着把她压在身下，道：“不但不生气，还要把你深深的藏在心底，永远也不忘记，永远关注着你！”

第十二章印记(完)

第十三章征兆

爱，爱着爱人，毕竟她也是别人。当你的心里装进她的精华之气，你的身体里装着她时，会惊奇的发现，原来溶为一体的爱，才是真正的拥有，爱的身心合一，在心里时时挂记着。爱和霸占有时混淆不清。

“乐郎也把缘儿装进心里去了”妙缘流出激动的泪水，卖力的迎合着乐乐的撞击，灵与灵的交合，才是御女之道的最高境界。

乐乐似乎窥得了一丝明悟，野蛮与温柔的杀伐，疯狂与理智的进攻，爱与心的溶合。迷失，迷失在灵魂的深处。

乐乐解决了困扰心神的难题，又恢复平时的随意和洒脱，搂着妙缘的蜂腰，笑嘻嘻的走下楼。众女对偷偷上楼的妙缘本来有些不满，可见到乐乐开心的神逸的面容，一切怨言都化为感激。忙招呼妙缘，向她打听在楼上的秘事。

坐在餐桌的主人位置，乐乐有种深深的自豪感，同时也感到了压力和责任。让自己的女人快乐幸福，保护她们在乱世一生平安，这些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举杯邀酒，乐乐尽量用眼睛和每一个女人交流，哪怕是小小的丫环，但只要她是自己的女人，都要用心照顾到她们的感受。累，但累的幸福。看着她们个个开怀喜笑，乐乐甚感快慰。

“我要把你们永远收藏在心里！”酒饭后，乐乐对众女深情的宣布，“只有时时感受你们的存在和快乐，我才能安心！”

众女除了妙缘，都听不懂乐乐话中的意思。但看到他脉脉深情的眼眸，心都跟着溶化了，哪管乐乐话中的深意，个个陶醉在爱与被爱的海洋里。爱是情的升华，欲是爱的最终表现。当粉红的催情香味弥漫整个房间时，最销魂最和美的乐章，也悄悄响起。

印记，这一晚，房中的诸女把这个词刻入心扉。

拥有，这一晚，房中的诸女把这个词熟记脑中。

爱情，离她们越来越近，似乎能感觉到，只要睁开眼睛，就能发现深爱的人在给自己带来欢愉。粉红的光芒，宣誓着淫靡，也标志着幸福和美满。

乐乐在识海中排列着女子的精元神魄，以为把房间里的诸女都烙上印记了，突然一具嫩白光滑的身子，羞怯怯的躺在左侧的最边缘。胴体雪白滑润，犹如玉雕，每一寸肌肤晶莹剔透，光滑得不似丹间肉体。胸脯微微凸起，像小馒头一个挺立，馒头上的樱桃因紧张和刺激，硬得有些发涨。她双手捂着眼睛，却露着缝隙，偷看着乐乐的反应。并学着其他女人的媚态，把诱人的嫩腿微微叉开，轻摆雪臀，把秘密花园暴露在乐乐眼底，无花无草，光秃秃的。只有涓涓细流，轻柔的涌淌，和妙缘的极为相似。乐乐却知道她是因为没有育成熟，并非像妙缘永远不长花草。

乐乐暗吞一口唾液，第一次把鹤儿当成女人看待，可看到她天真可人的模样，实在无法狠心让她堕入淫欲的凡间。怪笑着坐到鹤儿身边，把她捂眼的小手掰开，道：“鹤儿，你这是玩什么游戏呢？”

鹤儿不乐意被他挪开小手，把头背向一边，道：“想和哥哥玩打架的游戏，像其他姐姐一样，和哥哥打闹！”在一旁偷听的嘟嘟差点摔倒，拍着脑袋吱吱乱叫。

“嘿嘿，这个游戏可不能随便玩，要长大才行！”乐乐把鹤儿扶了起来，和她并肩坐在一起。

“可是，其他姐姐和你玩完之后，都好像很开心的样子，为什么非要长大才行？”鹤儿不明的问道，眼睛偷偷地看着乐乐跨间暴举的武器。

乐乐早被她偷看了几百次了，也不去管她，随她观看。不过她的话，却把乐乐问住了，暗忖“看鹤儿的年龄才有十四五岁了，比我比无双只小一两岁，看来只是我的心态问题，一直把她当成世外的小精灵。不过她的身子还是真是诱人呢，特别是冰凉滑润的手感，嗯，把她收入私房，也是件美妙的事！”

乐乐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的把手攀上了鹤儿的娇小酥胸，精美玲珑的玉峰在他手中变幻着模样。一时奇妙的异样感觉，把鹤儿惊呆了，随着乐乐的揉搓，她轻轻颤抖着，像风中的柳叶一般。嘟嘟在一旁兴致勃勃的偷看着，眼中闪着宽慰安心的神色，难道她也在担心什么吗？

乐乐缓过神的时候，发现鹤儿已软在自己怀里，迷茫的握着他的武器，嘴中发出轻柔诱人的呻吟声，雪白的肌肤已微微发红。乐乐的另一只手早已习惯性的探进秘密花园，在暗珠上魔幻的律动着。鹤儿突然娇躯一阵僵硬，随着一声如泣的长呻，又软成一团棉花状。她在乐乐手中，已失去了第一次高潮。

乐乐已被她的奇妙手感勾起了欲火，正想继续收取战果，心中没来由的一阵燥动，灵识非常不安，似乎有什么不好的征兆正在发生。

夜已深，正是子时，乐乐怔怔的望向城北，喃喃道：“那边有明月、如梦？难道她们又有什么麻烦？”耳边又传来鹤儿的低声呢喃，她不解的抓着乐乐的武器，双眸水雾缭绕，眼瞳露出诡异的淡淡紫色。

乐乐心中系挂明月、如梦的安全，边穿衣服边安慰鹤儿，拿起追心剑又往外面飞去。鹤儿欲望没有得到正常满足，心里非常不满，嘟着小嘴，迅速的把衣服穿好。看到乐乐关门离去，她眼瞳中的紫光更盛，对着旁边的椅子愤怒的张开小嘴，虽然睡觉的诸女没听到任何声音，嘟嘟却皱着眉头捂住了耳朵，那把椅子突然凭空消失了，连碎沫都没有留下。

嘟嘟夸张的拍拍胸口，一副“我好怕怕”的模样。鹤儿发泄完了，心情似乎好一些，轻飘飘的跟着乐乐的踪迹，朝院外飞去。嘟嘟如电光一般跟在她后面，以嘟嘟的速度，居然跟的有些吃力，可见鹤儿的真正速度也非一般人可比。

宫明月上次离开皇城之后，一直忙着消灭进犯的野勾国海盗，忙了将近两个月才把敌人赶出蓝夜岛的明月宫领地。闲暇时，她惊呀的发现自己怀孕了。

虽然和王乐乐发生了关系，可她为了女儿的幸福，毅然割舍了自己的欢愉和思念，准备安心在明月宫渡此残生。可突然而来的意外，让她有些忙乱。明月宫有十七种堕胎的方法，她不是没想过，可真正要动手的时候，她发现无论怎样也狠不下这个心。

在无边煎熬中她瘦了一圈，更显得清丽淡雅，让人怜惜。惶惶不安的过了半个月，鬼使神差的又回到了皇城，那个让她有痛苦有甜蜜、有梦想有破灭的地方。她只带了十三剑女，或许十三剑女更能理解她的这种心情吧。刻骨铭心的春药，刻骨铭心的缠绵，同为一个男子销魂，同为一个男子消瘦。梦魂牵绕，衣带渐宽，终不悔。

宫明月把女儿和四月执事叫来的时候，看到她们幸福春媚的面庞，心中又升起了滔天的嫉妒。我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幸福，我为什么就不能有人疼爱，我为什么就不能扑进他的怀里哭泣?我

想要书屋

四月执事和如梦看着阴晴不定的宫明月，一时呆在那里。直到十三剑女提醒宫明月，她才歉意的恢复常态，只是脸上少了以前的杀气和冰冷，多了一丝温暖颜色。这时，她们还不认识，那种暖意乃是母爱的潜藏光辉。

“最近几个月，你们过的好吗？”宫明月带着淡淡笑意，对她们说道。

“娘，你笑了哦！”宫如梦蹦跳着扑进她怀里，像是撒娇的小女孩。

春月也忙道“宫主笑起来真漂亮！”

冬月回道“他对小姐和我们挺好的，谢谢宫主成全。”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发现宫明月和十三剑女眼中的黯然和悲伤。

夏月和秋月也附和着冬月，大谈怎样的幸福和快乐，直到春月感觉不妙，提醒她们，才停下七嘴八舌的说辞。

“宫主有什么不舒服吗？是不是前些天围剿海盗受伤了？”春月见宫明月脸色不好，试探着问道。

“你们不用担心，我挺好的，只是受些风寒，咳呕呕！”宫明月正说着，突然胃中一阵酸水涌出，她忙跑进内间呕吐去了，两个剑女跑进去服侍。

“我娘怎么啦？”宫如梦歪着脑袋问其他剑女。

剑女们神色恍惚的答道：“宫主她着凉了，吐一下就没事了。http://www.53yao.com”

宫如梦才放心的道：“哦，吓我一跳，自我记事起，还没见娘病过。”只有春月疑惑的盯着宫明月呕吐的房间，暗暗思考着什么。

好半天，宫明月才从房间走出，脸上隐隐有些伤感。强颜欢笑和如梦谈论彼此见到的趣事，而宫如梦每每把高兴的事与乐乐混为一谈，只有有乐乐的地方，她都认为是开心的事。宫明月似乎也习惯了女儿的谈论，而且心底有种想知道乐乐一切事的欲望，也伺机追问乐乐的其他事。

不觉，已到掌灯时分。

刚摆好酒菜，就听门外传来妖媚的笑声“咯咯咯，明月妹子，有没有我的碗筷？”

“胡姬？”

“算你有点良心，没枉我以前辛苦帮你训练门人弟子！”她说着，已轻轻推开房门，飘进室内。

四月执事和十三剑女忙着施礼，有的喊她师父，有的喊她胡姨。

“嗯嗯，叫的真乱！”胡姬略皱眉头，有点不满的笑道“应该喊我的姐姐，人家有那么老吗？”

“姐姐你呀，还是喜欢和小辈们胡闹，一点也没变！”宫明月笑着把她拉在身旁坐下。

胡姬吃惊的看了她一眼，笑道“妹子怀了谁的孩子，已经有三个多月了，请出来让姐姐给你把把关。咯咯咯，你的男人我绝对不抢！”

“啊，我娘又要生宝宝了？”宫如梦吃惊的张大了嘴巴，似乎能吃下一个茄子。

春月暗暗点头，似乎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她思忖道：“是乐郎的孩子吗？”

“姐姐，不要乱说！”宫明月有些慌张，“怎能在小辈面前谈论些事！”

“哟，妹子还害羞哦。看你脸上洋溢着母性笑意，不像怀如梦时哦，我不提了。这个菜挺好吃的，我不客气啦。”胡姬见宫明月不愿提起些事，自己又掀了人家的伤疤，忙叉开话题，谈论菜肴佳酿了。

四月执事和十三剑女更不敢提起此事，只有宫如梦像是找到了绝妙玩具，目光不离开宫明月的肚子，还不时的用手悄悄抚摸她娘的肚子。宫明月只是暗暗幽叹，顺着胡姬的话语，谈起其他事来。

“明月，有没有破坏魔孔洞的消息？”胡姬从巫山回来后，接到消息，说是三大魔头重出。而巫山行雨宫的兰花指，明显是孔洞的成名绝技，恐怕他们有什么关系。她虽然武功高妙，却仍不敢对魔头掉以轻心，若是行雨宫再加上孔洞，恐怕她们的欢喜教就要完蛋了。

“姐姐怎么突然关心这个事了？”

“惹了行雨宫的一团马蜂窝，又惹了一个混帐小子，唉，还不是为了增功药的事，听说破坏魔和行雨宫有些关系，所以才问孔洞的消息。”胡姬无奈的叹道。

“增功药？”宫如梦听到大奇，不过想到乐乐要她们保守这个秘密，惊叫一声，又闷闷的大吃起来。

“小丫头，你也知道增功药的事吗？”胡姬疑惑的盯着宫如梦，希望能从她眼中有找到什么破绽。

“听说过，原来真有这事呀，胡姨得到药了吗？”宫如梦难得的圆滑一次，不留任何痕迹的反问道。四月执事听到她的回答，才暗松一口气，深怕她不小心说漏嘴。

“要是真的得到了药，也不用担心破坏魔了。我现在才发现自己的功力真的很弱，前些天虽然和绝情师太打个旗鼓相当，可比起凶名在外的破坏魔，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她担心的说道。其实她是被乐乐动摇了信心，心想一个少年就这么厉害，那魔头岂不是更厉害。

“姐姐不用担心，前两天孔洞在皇城出现过，拆了十几个酒楼和宅院，又把万里盟的新盖总坛拆了一半，不过却狼狈的逃跑了，不知为何？最近没收到他出现的消息。”宫明月说道。

“消失了就好。唉，被那个小冤家搞的整日心神不宁！算了，我回司徒府，找我的宝贝徒弟去。”胡姬说完，已消失在房间，飘向远处。

她一走，宫如梦就坐不住了，偎在宫明月身边，不时的问东问西，三句话不离她肚中的孩子，只听得诸女苦笑不得。一直嬉闹到深夜，她们正想休息，异变突起。

“哼，贱妇，你怀了那少年的孩子？真是好笑，难道一点也不羞耻吗？”阴冷暴戾的声音在院中响起，紧接着，三十几道墨绿色的身影诡异的出现在他身后。

“陆无日！你还敢来见我，若不是当日你暗施春毒，我哪有今天的遭遇！”宫明月因怨恨和激动，声音有些发颤。说着，她抢先冲出房间，和陆无日狠狠敌视着，只是那些墨绿色的蒙面人，给她一种危险压力。

宫如梦和四月执事及十三剑女也冲了出来，看到陆无日身后的三十八道墨绿色的身影，都暗暗心惊，都能感到敌人的强大。

墨绿色的身影见到十多个妙龄美女冲出，邪邪的淫笑起来。其中一个挺着胸口的红色太阳标志，走到陆无日跟前，狂妄的大笑道“陆宗主，大大地好心，果真有漂亮花姑娘。嘿嘿，我，野草判官首领，野狗大人，谢谢陆君！”

“野勾国的？”宫明月盯着他胸前的红太阳标志，大敢头痛，“他们是野草判官杀手，都是特级高手，恐怕不好对付。四月执事听命，看情况不妙，护送如梦逃走！”

宫如梦不依道“娘，特级高手有什么了不起，我和四月执事也是特级高手了，木府里面的好多姐妹也是特级高手，比我们加起来都要厉害！”

“算你有点见识！”陆无日声音冰冷的些可怕，他仍然戴着骷髅面具，用毒蛇般的声音继续道“为了你我不惜和大师兄为敌，不惜和万里盟联手攻上天涯角，不惜花费十几年苦苦寻你哼哼，老天居然这般对我，让到手的鸭子飞进王乐乐那混蛋的嘴里。花费我数年苦心的鬼狱门居然被人一夜杀光，哈哈哈，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你知道是什么吗？”

宫明月被他疯狂阴冷的声音所摄，随口问道“是什么？”

“哈哈哈，当然是得到你，把你压在身子底下，好好的折磨！把你折磨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让你后悔当初没有选择我。不达到这个愿望我死不瞑目”

“我可以保证让你瞑目，可是你的愿望却永远不会达到！”王乐乐从黑暗的角落走出，嘴角挂着懒懒的微笑，他的步子轻柔而缓慢。

宫明月看到乐乐招牌式的面孔，开心的笑了起来，心儿随着他的脚步而跳动，天地间似乎只有他明亮的星眸。

第十三章征兆(完)

第十四章伦理

千万次在梦中哭诉，只为见他懒懒一笑。千万次在心底幽怨，只因想他轻轻拥抱。

宫明月像个情窦初开的小丫头，羞涩温柔的任由乐乐抱她入怀。

“你怀了我的孩子？”

她身子一僵，想想女儿如梦的幸福，她狠狠心挣脱乐乐的温暖胸膛，低头道：“不，不是你的！”。说完，她的心都跟着碎了，眼泪止不住的涌了出来，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凄美的弧线，冰冷的落在更冷的地上。

“看着我的眼睛！”

宫明月冰凉发抖的身子再次被温暖包围，可是她颤抖的更厉害了。

“我不！”她像个赌气的小女孩，把乐乐的衣襟浸湿。她想忍住不让眼睛流出，可酸涩的心，已跟着泪花而哽咽。

“你知道吗，刚才一进院子，我就知道你怀了我的孩子。那是一种感觉，骨肉相连的感觉。所以，不要让自己委屈，我会心疼的。”

宫明月终于爆发了，紧抱住乐乐的肩膀大声哭起来，似乎有了他刚才的话，几十天的担心痛苦都是值得的。她断断续续的哭道：“可是我是如梦的亲娘，你的岳母，也算是你的师娘，世人会笑话我们的。”

“和我师父的事，你完全是被迫的，所以你不算我师娘，我师父也常说，他一生未娶。如梦和你虽然是母女，但你们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我有关系，你们母女又没有乱搞，所以也谈不上乱伦”

乐乐正在劝说，野草判官的头头可忍受不住了，生硬的怒吼道：“八嘎！当我们不存在吗？我”

“住嘴！哪来的野狗乱叫！”乐乐因他打断自己的话而愤怒，转头冲他叱道。

“啊？你怎么知道，我叫野狗？”那人大惊道。

“看看你的模样就知道了，你们野勾国的人全是野狗，你们的国王叫小犬，公主叫母狗，丞相叫疯狗啧啧，不叫你野狗叫什么？”乐乐怪笑道。

“你骂我？”他不敢相信，居然被人辱骂了。

“切，白痴！”乐乐朝他比个中指，然后若无其事的帮宫明月擦眼泪，以她身后发呆的四月执事和宫如梦笑道：“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吧，好好照顾她，不要乱动，我一个去应付这群野狗。http://www.53yao.com”

宫如梦眼中闪耀着喜悦的崇拜，“乐郎真是厉害，原来我和娘一同嫁给你，也不算乱伦哪！可是娘生下来的宝宝，该喊我姨娘还是姐姐呢？”她狡黠的冲乐乐眨着眼睛，一点也不像平时的幼稚天真。

宫明月被乐乐的歪理邪说哄的晕头转向，时喜时忧，听到女儿的话，脸色更是绯红一片。暗暗想道：“是呀，若是嫁给了他，生下的孩子该喊如梦什么呢？呸呸，谁说要嫁给他了！”她六神无主的被诸女护在身后，忘记眼前的强敌，胡乱的思索起来。

十三剑女看到一脸小女儿态的宫明月，对乐乐更是佩服的无体投地，心头皆暗暗喜悦：“若是宫主跟了乐乐，我们也不用每天受尽思念的煎熬了，那夜的销魂真让人回味”

“前些天，是你们刺杀了剑宗宗主？”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野狗操着生硬的风月语，挥手围住乐乐。

“呵呵，你们还是真厉害，居然不惧赏金百万的通缉，和这个不人不鬼的家伙乱逛，真是佩服。陆门主是不是被人灭了满门，来个破罐子破摔，想要临死遂个心愿？”乐乐不顾被人包围，仍然抱着追心剑，怪笑着。

陆无日被宫明月的表现惊得刚刚回过神，阴冷的眼眸中了无生机，空洞得像死人的眼睛。听到乐乐的讽刺没有反应，只是不断的低声自语：“每次都是你坏我好事，为什么？为什么她对我永远那么冰冷，对他那么温柔，为什么？”

有些事，永远没有答案，就像时间永远无法停止一样。

有些人，也永远不会明白。

“我要杀掉你！”随着陆无日一声失控的吼叫，战事正式拉开。

粉红，阴黑，墨绿。三种颜色在窜染，激荡的真气流在护体罩边徘徊，被人群殴的战斗就这么打起来了。乐乐纯是想验证功力增加后的实力，所以才冒险一试。陆无日的功力他自然知道，野草判官的特级水平他当然也看得出来，被三十几个高手围攻的滋味真不好受。我想

要书屋

乐乐一边招架陆无日的蚀骨掌，一边躲开十几把刺刀。

－－“盲目之光！”随着乐乐一声疾喝，一束束狂乱的光芒，如烈日普照在黑夜里闪耀，刹白的急光旋、转着扭曲着，像是有生命的样，刺向敌人的眼睛。这一式配合他极为雄厚的内力，绝非最初的几道弱小光芒，现在一招使出，刺目白光如百丈狂蛇，在空中扫出一团团幻影，野草杀手们只觉眼睛一痛，顿一片昏黑。

野狗惊恐的大叫，“隐身！”。他急速的扔出几颗药丸大小的东西，“怦怦”几声，墨绿色的烟雾在身旁散开，他们的身影诡异的消失在空气中。只是反应较，离乐乐较近的几个，已无法隐藏，因为他们已倒在血泊中，喉咙上只有一点红红的窟窿，仍在喷血。

“笨蛋，你们藏哪里了？”陆无日一阵恼火，不分轻重的使用范围攻击的招式，蚀骨掌化成一团团细小的骷髅头，咆哮着乱飞，不时的有惨叫声从空气中传来。

“八嘎，啊不要乱打！”

时刻关注打斗的诸女也担心起来，宫明月不再哭泣，两手紧攥在一起，喃喃道“乐乐千万受伤哪，我们过去帮他吧！”

“娘，不用担心乐郎，他让我们不要乱动的，你看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四月执事和十三剑女额头暴汗，宫明月倒没听出什么，只是一个劲的说：“他们的隐身术不好对付，宫里的好几个护法都死在隐身的刺杀下，乐郎千万不能出事啊。”一紧张，跟着女儿的称呼，一同喊他“乐郎”。

乐乐对他们借用烟雾隐身之术颇感好奇，同时也知道自己身处危险边缘。当下心守归一，把护体真气慢慢扩大变薄，方圆三米皆是他的粉红保护区，敌人要想偷袭，必先触动他的护体气罩。

忽觉身后的气罩被人刺了一下，这种淡薄的气罩能被人轻易刺破，也不会被震伤。乐乐嘴角诡诡一笑，不理身后，反而对着正前方划出一道绚丽的彩光。

“玫瑰之刺！”一朵极漂亮的紫玫瑰在乐乐身前绽放，乐乐在花的中央就似花蕊，紫色的花瓣从花蕊处慢慢张开，像花开的全过程，只是非常别扭的盛开了二分之一。

极快，快的众人以为是种错觉。残花的正中蓦然凸出几根红刺，血红的刺，刺上带的当然是血。血沾在刺上，又落到地上，花又迅速枯萎了。乐乐阴笑着，手持仍在滴血的追心剑，看着眼前突然显现的六具墨绿色的尸体，“嘿嘿，想跟我玩诡计，你们还差远了！”

这一招正是玫瑰之刺的修正版，可以随意控制攻击范围，速度比前快了数倍。偷袭他的几个野草杀手都捂着心脏，倒在地上，捂着的心脏仍在喷血。

乐乐看着在绿雾中暴躁的陆无日，渐渐的充满了必胜的自信，暗忖“有深厚的内力真棒，打了这么久，真气还没消耗十分之一。哈哈，像大范围的攻击招数‘心碎’我现在也能用个三四十次，不过那一招时灵时不灵，真是郁闷。若是能用出‘心碎’，两下就把他们全灭了。”

三十米的高空中，一身白衣的鹤儿像幽灵般悬浮在乐乐上方。她轻拍着嘟嘟的脑袋，不满的道：“气死了，哥哥不跟我玩，原来跑到这里和别人玩呀。那些绿衣服的人真可恶，还有那个带着鬼面具的家伙，哼！”她眼中紫光一闪，闪露着冷冷杀意。

嘟嘟吐吐舌头，吓意识的捂住耳朵。果然不出所料，鹤儿冲着浓浓绿雾中轻张小嘴，一股隐形的声波喷了下去。浓雾中接连响起闷哼声，紧接着哼声，绿色的尸体像烂泥一般软在地上，内脏早被震碎。

正在发狂的陆无日突然感到一阵死亡的心惊，忙把真气收回，全力用在防护上。虽然进入大宗师境界的时间不长，可这种对自然对生命的敏锐感却早已养成。他刚把护体气罩加厚三层，就觉得一股极快极大的压力从天空袭来，乌黑紧厚的护罩轻微扭曲，像是一团水渗了进来。他正在惊呀，耳中突然一阵轰鸣刺痛，内脏不断的翻腾抖动，疼得他差点吐血。

乐乐看着身边不断出现的死尸，也是十分惊呀。不过他感觉对自己有利，心中没有任何危险的感觉。墨绿色的尸体已有三十二具，随着雾气的散尽，其他六个也面如死灰的战颤着。

陆无日不断变幻着身法，想躲避恐怖的暗袭，高喊：“快撤，有高手埋伏。http://www.53yao.com”

乐乐看着他们惊恐而逃的模样，一头雾水。心中挂念宫明月等女人，无心去追，随他们逃离。

此刻，鹤儿正在半空中大口大口的喘着气，道：“好累哦！这下子哥哥没人玩喽。”说着，她朝乐乐慢慢的飘了下去。

“鹤儿，你怎么出来了？”乐乐看她满头汗水从天而降，心疼的把她搂在怀里，“怎么不乖乖的在家睡觉？”

“睡不着。”鹤儿把嘟嘟丢在地上，像是爬树一样，攀在乐乐身上。

乐乐看她一副不高兴的撒娇模样，宠溺的把她横抱在怀里，走向宫明月等人。嘟嘟十分不满鹤儿的赖皮，自然不会在地上行走，也懒在乐乐肩头，吐着舌头朝鹤儿做鬼脸。

“乐郎好厉害，把他们都打跑了。”宫如梦蹦跳着朝乐乐挥手。四月执事和十三剑女也激动的看着乐乐，只是由于宫主在旁边，不敢太造次。

宫明月见乐乐回来，又莫名的担心起来，胃中一酸，又要呕吐。乐乐忙把鹤儿放下，跑到她身边，轻轻拍着她的粉背。

直到不吐，才把她扶回房间。

“跟我回去好吗？”

宫明月问道：“回哪里？我xiang要shu屋”

“家！”

宫明月露出向往的神色，仍是怔怔的问：“哪里是家？”

“有我的地方。”

她微笑着，温柔的软在乐乐怀里，吸着如麝兰体香，幸福的点点头。漂泊的心，终于有了坚实的港弯。

寅时，正是守卫最困倦的时候。

几十道黑色身影在木府的墙跟急行，黑影腰佩弯刀，半月弯刀。

身影如行云流水，动作十分整齐快速。在一处隐秘的地点，黑影们在空中微微借力，轻松越过近十丈的高墙，飘进木府。

木府的护卫一向尽职尽责，黑影刚进来，就被他们发现，报警的铜锣已响了起来。刹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木府的护卫多是一流高手，只有几个护卫队长才是特级高手。虽然只差一个境界，但实力的差距却有天地之别。在凶狠主攻的弯刀下，纷纷变成冰冷的尸体。护卫队伍硬生生的被撕成一个豁口，弯刀刺客轻松的闯进内宅。

护卫统领赵龙大急，他自己的武功虽然已到特级，无奈整体实力差的太多，无法阻止弯刀的前进。“你们几个，急调弓弩队过来，其他的兄弟，跟我杀。”

冷兵器的碰撞，血与肉的飞扬，各为其主的杀戮。

在木府护卫的顽强抵抗下，弯刀刺客也死了七八个，但他们已冲到苏巧巧所住的内院。

“你几个拦住院门口，别让护卫进来。其他人跟我来，一定要把小薇抓住。他奶奶的，运气真背，一进门居然就被人发现。”沙威愤愤的骂道。

“大人放心，进了内宅，她就等着束手就擒吧。嘿嘿，听说这木夫人美丽异常，不如”

沙威点头大笑，“哈哈哈，费了这么大的力气闯进来了，当然不能白来，能把她捉回去，绝对让兄弟们乐上一番。”

只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最危险的地方正是内宅，这里也成为他们最后的一站。

第十四章伦理(完)

第十五章雌威

木府内院中。

诸女睡的正香，忽听院外杀声震天，都机警的醍来。血影更是以闪电般的速度，穿戴整齐，爬在窗户缝中朝外观望。江小薇的速度也不差，两人交换一下眼神，道：“敌人进院子了。”其他女人的速度虽慢，但大多武功都是特级，迅速整理好衣衫，准备迎敌。

“半月弯刀？肯定是冲我来的。”小薇心中一颤，“上次的事已让众多姐妹对我心生间隙，若是再给她们惹麻烦，恐怕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

“小薇，你认识他们？”血影盯着她手中的弯刀，露出疑惑的眼神。

小薇暗暗苦笑，道：“血影不用怀疑，我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是沙王府的高手，恐怕是为我而来，让我一个人对付好了。”说完，她开窗跳了出去，几个起落，已拦住沙威等人的去路。

“小薇！”苏巧巧见她负气跳出，担心的喊道。

钟若雪道：“我们出去看看。巧姐蝶姐你们几个武功稍弱，站在我们后面，不要乱跑。”

楚红雨正在嘱咐行雨宫的姐妹，见她们都出去了，忙带着众女跟在后面。

江小薇瞪着沙威，冷冷道：“你们来找我的？”

“知道就好，王爷要我问你二公子的下落！”沙威对小薇的冷静和不屑感到诧异，不过想想自己身后还有三四十个特级高手，心里又踏实了。

“他死了。不过不是我杀的。”

“什么？”沙威惊喝道。虽然他早有猜测会有这样的结果，但还是非常吃惊。又问：“那是谁杀的？”

“我不会说的。我对沙王府已仁至义尽，再无任何关系。今天你们杀到我家中，就是我的敌人，受死吧！”言毕，手中的半月弯刀已出鞘，天幕中闪过一道道凄美的银光，银光中若有霜雾飘落。

“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小薇冷冰冰的轻喝道。

“啊，残月刀法秘技！怎么可能”沙威和其他弯刀高手惊叫起来。

长长的刀光钻进他们中间肆虐，把这些特级高手吓得手忙脚乱，离小薇最近的几人只受些轻伤，而在他们最后边的一人，却惨叫一声，被刀光斩成两半。

小薇不理他们的惊叫，眼眸中尽是杀气，似乎要把这几个月受的冤屈都发泄出来。“月回浦北千寻雪，树出湖东几点烟。”

她跳进刺客中间，短小的弯刀怨气森森，蟾光散碎，向四面的敌人射去。寒光射出，犹如雪花般自由飞舞，不按正常飞行轨迹，快快慢慢，动静结合。刀光过后，似乎有轻烟升起，红色的烟雾，也是血雾。

“好犀利的刀法！。”说着，她也朝着混战的地方挥挥衣袖，周身的温度突地下降数度，鹅毛大的雪花蓦然飘落，陪衬着残月的余光，甚是好看。

“好漂亮哦！”众女皆露出痴迷的神色，喃喃的盯着空中的雪花，浑然忘记了打斗厮杀，只有几个武功和若雪相近的高手才明白她这一招的妙处。雪花中，小薇越战越猛，风花雪月的浑然天成，把刀法使的更凄厉凶狠，眨眼的功夫，已杀掉三个特级高手。而处在雪中的刺客们，却动作迟缓，皆开着护体真气，抵抗刺骨的寒意。

小薇功力的增进，让沙威等人慌乱不已，忙慌乱的喊道“其他人去抓那些女子，让我亲自对付江小薇，敢反抗者，杀无赦！”沙威却忘记察看那三百多女子的功力，也忘了这雪花的来由。

楚红雨看着扑来的弯刀高手，冷冷喝道“行雨宫的姐妹听令，兰花指！”

冲上来的三十多个弯刀高手，突见许多女子轻举兰花酥指，温柔的指向自己，本能的感到危险，却一时呆滞。试问突见到如此多的绝色美女朝自己微笑，你能不呆怔吗？不能，所以只有死。只是他们却没有发现，那不是温柔的笑，那是致命的笑。

一道道幽冷的蓝光，在夜空中穿行，直直射进他们的心脏。

三百多个会兰花指的特级高手，对付三十多个弯刀特级高手，就是这么简单。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像泥巴一般软在了地上，客死他乡。

沙威突然心中一寒，看到冲上去的高手全死了，心如死灰。这时守在院门口的同伴负伤跑来，急呼“沙大人，挡不住，护卫冲进来了。http;//www.53yao.com”

沙威扫了一眼九个伤痕累累的手下，冷汗直冒，垂死挣扎般的攻向小薇。似乎能把小薇抓住，牺牲再大也算完成了任务。他似乎又忘记了，怎样活着出去才是当前的首要问题。

小薇凭着强大的真气，连续使用了几招威力不凡的绝招，累的微微气喘，额头香汗淋漓。依然杀气十足的喝道“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白色寒光平地而起，似乎有烟波浮动，杀机暗伏。以最刁钻的角度，抵抗敌人的杀招，每每能赚回一抹血雾。

“哼，强弩之末，兄弟们，她快不行了，加紧攻击。”弯刀刺客疯狂的怒喊着，可谁也不敢围的太前，生怕小薇的刀光抚过自己的喉咙。

燕无双盯着小薇吃力的模样，有些愧疚的道：“小薇累了，我们去帮她吧。”

洛珊奇道：“无双，你不是讨厌她吗，怎么还帮她？”

“讨厌归讨厌，可是也不能让外人伤了她，那样哥哥会生气的。”无双郑重的道。她时时刻刻考滤着乐乐的想法，说着，已飞快的飘向弯刀刺客。在半空中已使出绝招“落地的云”，一团混沌的气体罩住两个高手，云朵般的气体一阵翻滚扭曲，其中一个弯刀逃了出去，脸色白如纸，嘴中的鲜血狂喷。燕无双哪能让他逃走，像旋风一般跟了过去，在她脚下，留下一柄碎裂的弯刀和一堆模糊的血肉。

“啧啧，刚救了前院，这后院又失火了！”乐乐不知何时飘进了院子，他后面跟着一脸幸福的宫明月。如梦、四月执事、十三剑女都在旁边。

“乐郎，你回来了！”江小薇累的有点虚脱，边打边喊，冷漠的眼眸露出炙热的神采。乐乐微笑着冲她点头，用眼神示意她小心应敌。

小薇疲累的身体似乎又充满了活力，高呼道：“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我想要书屋”

王乐乐怪笑，“有这样的招数吗？不是专门等我回来才用的吧！”

“哥哥，还有三个敌人，你要帮忙吗？”燕无双杀了两个，若无其事地飘到乐乐身旁。

“当然！”

因鹤儿暗中捣乱，乐乐今天还没打过瘾，凌空飞向小薇。追心剑发出轻轻的鸣叫声，一剑惊虹。两个弯刀高手像是突然被人施了定身术，捂着喉咙，倒在地上。

“这就是‘流星’的速度！”乐乐得意的道。

他落在小薇身旁，任她的娇躯倚在自己的怀里，“这也是月明人倚楼的妙处吗？”。

小薇娇羞不语，默认了。

沙威没有再打下去的欲望，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带着五十名特级高手闯进木府。没想到自己的这些所谓高手，居然死在自己毫无戒心的内宅中。而眼前的这两位，居然不把自己当回事，当着自己的面调情谈笑。

“谁派你来的？有何目的？”乐乐抱着小薇后退两米，眯着眼睛冷冷问道。

沙威被乐乐盯的发怵，觉得在他目光的注视下，不能隐藏任何谎言，照实答道：“沙王爷派我询问二公子的下落，所以才找到这里。我们只想找江小薇问几句话，不想动手的！htt

p://book.53yao.com”

江小薇正被乐乐不安份的色手摸的心神荡漾，突听沙威这么说，心底一凉，忙辩解道：“是你们一路杀进来的，再说，我也回答过了，沙仁安不是我杀的。你们闯入我们的宅院，还有理啦！”

“噢，又是为了沙仁安那个白痴啊！你不想动手？你们杀了整整二十七个护卫，知不知道！”乐乐声音变得异常冰冷，眼中露出深深的杀机。停在小薇双峰的色手，更是狠狠的揉捏着。小薇身子微微颤抖，虽然有些疼痛，可她一点也不敢动，生怕再引起乐乐的误会。

乐乐话锋一转，又道：“呵呵，五十名特级高手，恐怕是你们沙王府最后一点力量了吧！若是以前，还真能让我们忙活一阵子。不过现在，就算你来五百名同样的高手，也是有来无回。”

“哥哥，不要和他玩了，我们进屋吧！”鹤儿抱着嘟嘟，不知何时，已站在沙威旁边，可怜巴巴的望着乐乐。

众女皆高呼“鹤儿，快回来！危险！”

沙威本已如死水的心突然动荡起来，就像溺水的孩子抓住了救命稻草，举刀朝鹤儿扑去。

乐乐眉头微皱，却没有动，只是盯着鹤儿。

鹤儿见沙威突然扑来，微微吃惊，呼道“呀！”虽然惊呀，却不见任何慌乱的神色，漂亮清澈的眼眸突然射出两道幽紫的光茫。

沙威神色一黯，僵硬在那里，还保持着飞扑的姿势。他死前只觉得诡异，一切是那么诡异。没有声音的呼喊，紫色的眼眸，他的灵魂也跟着模糊。他想，这一定是在做梦。

“果然是她！”乐乐喃喃自语，“恐怖的异能！”

燕无双已飞了过来，拍着鹤儿的脑袋道：“刚才好危险，真是吓死我们了。若不是哥哥救你，一定会被坏人抓住，那样就没有好吃的啦。”

“小丫头，你就知道吃。我才没有救她，是鹤儿自己的本识。”乐乐又对怀里的小薇笑道“不用担心，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啊，鹤儿也这么厉害吗？”燕无双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

“当然！”乐乐松开小薇，朝宫明月挥手，“还不过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不用介绍了，我怕。”宫明月害羞的缩在女儿身后，生怕被大家笑话。

诸女见到一群绝色美女被乐乐带回，用脚丫子也能想到怎么回事，皆友好地朝她微笑。只是除了若雪，谁也想不到她会是宫如梦的亲娘。乐乐看到若雪的表情，冲她使个眼色，示意私下和她解释。若雪虽然一时难以接受，可也不敢乱说，只是和众女一样，向她打着招呼。

赵龙带着手下，羞愧的朝苏巧巧谢罪，“夫人，属下办事不利，让夫人受惊了。”

“我知道你们尽力了，把死伤的护卫厚葬，有家属的赔以重金，今天参加战斗的都赏银百两。”苏巧巧简单安抚一下，跟着众女进房去了。

一进屋宫如梦就大声喊道：“娘，我说诸位姐姐很热情的吧，你就不用担心了。”

众女皆呆滞，惊道：“如梦，你说她是你娘？”

若雪白了乐乐一眼，好像在说：“是如梦说的，我可没说漏嘴哦！”

乐乐干咳几声，拉着低头害羞的宫明月小手。冲大家笑道：“那个，如梦说的没错。她叫宫明月，是明月宫的宫主，她肚子里已怀我的孩子，已经有三个月了。所以，这件事已经定下来了，任何都反对无效！”

“啊，她已经怀了乐郎的孩子？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怀孕，我们还以为乐郎不能？”众女知道乐乐定下的事很难改变，忙把话题转到孩子身子了。

“咳咳，你们以为我？”乐乐面色尴尬的苦笑道，“我才十几岁，还不想要孩子。和明月那次，因为功力被禁，无法避孕，所以才怀了孩子，你们知道了吧？”

乐乐又装作很受伤的表情，道：“你们那样怀疑，让我很难过的。”

“乐郎不要生气，我们姐妹说错了，可是我们真的想要个孩子呀。”诸女似乎忘记事情重点，忙着安慰乐乐那颗“容易受伤的心”。

乐乐偷偷地冲满脸绯红的宫明月眨眨眼睛，才对众女委屈的道：“我想到二十岁再要孩子，行不行哪？”。诸女看着像个大男孩的乐乐，皆摇头叹气，“唉，差点忘了，他本身就是个孩子。”一时母爱泛滥的安抚着乐乐，用温柔的爱意包围着他。

乐乐暗暗偷笑“我才不想要孩子哩！天天抱着你们多么舒服自在，若是有了孩子，还不和我争抢你们的爱意。唉，到三十岁再考滤生孩子的事吧。嗯，奉劝各位读者，一定要早婚晚育，像我学习。好像哪里说错了！！！”

第七卷终

（最近身体不好，一直在生病，更新速度自然不快，平均每天三千多字（５个小时）。准备在第八卷结束本书，谢谢各位读者的支持。把《御女心经》结束后，可能会写《引花眠》，暂定在天鹰首发，当然也有可能在起点，别的站点暂不考滤。）

－－－－－－－－－－－－－－－－－－－－－－－－－－－－

第八卷花满天下

简介：万里盟放出消息，招集天下英雄共抗魔道，在元宵节举行比武，胜出者以高官美女奉之。乐乐也跟风胡闹，在旁边摆出一擂台，以增功药诱之、以明月宫的美女诱之

司徒世家以慕容琪的婚礼为由，引乐乐上勾，欲除之。险中自有异趣，福祸相倚相生。

新皇大典，风月国各地诸侯不得不去皇城观礼，明知山有虫，偏向虫山行。哦，好像是虎山，那个你也别认为诸侯有骨气，其实很多人怕的要命，但为了面子，忍了。

所有隐藏的大ＢＯＳＳ也都得露面，而王乐乐同学，也会受点小苦，然后神功大成，进入第十层花满天下的境界。

哦，这一卷好像有点长。有什么意见你快点提，不然就没法改变了，哦，最好发在天鹰的书评里，这样才容易看到。

第十五章雌威(完)

第七卷结束语

噢呜呜～～（狼吼）

第七卷终于写完了，幸福中。

前天有位网友发书评，说偶这本《御女心经》的主角王乐乐同学的爱情，像大白菜般廉价。偶看到就笑了。偶回复，王乐乐没有爱情，你能说出他爱谁吗？不能！偶也不能！

这本书的原来构架是本Ｈ书。至少偶写到第五卷的时候，她还没有脱离Ｈ情色的禁忌范围。只是后来进入了ＶＩＰ，为了某些东东，偶不得不把她改成一本ＹＹ种马小说。里面女人的戏份少的可怜，因为偶预定的情节，是想把她们的性格及本身的特点，通过床戏表现出来。

按照Ｈ书的结构，大约会在百万字结束。按照现在ＹＹ种马小说，在５０万的时候就要结束。差了一半的字数，非我所愿，为了某些理由，不得不变，不得不改。

偶打字的速度不快，思考的速度也不快，每天码字５－６个小时，只能产出４０００字左右。偶羞愧中。每天爬在屏幕前，身体越来越差。偶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写大结局、能写后记。呵呵，看现在的速度，恐怕还得几个星期。

第八卷花满天下的内容有些多，偶还要奋斗。

休息！

了！

正文 第八卷 花满天下（文字，全）

第一章轮椅

阳光明媚得像十八岁的小姑娘，在她抚慰下的小鸟在山林间鸣舞。紫鸣山四季温和，加上春节临近，此时更像春天，让人的心情也变得舒畅。

六个人，五女一男，正朝皇城的方向前进。男的大约四十多岁，精壮利索，神光内敛，专心的推着一个精巧的木制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少女，年约双十，貌美恬静，明亮的眼眸聪慧狡黠，淡红的香唇自然微翘，对世间万物有种不屑的轻傲感。

“夏叔，离皇城还有多远？”她声音温柔得像山泉一般轻轻流淌，温柔中深含一种高高在上的冰冷，让人一听到就想把她拥入怀中好好怜惜一番的冲动。

夏叔犀利的眼神一听到她的声音，立马变得恭敬柔和，回道：“小姐，过了这个山头就是皇城了，还要走半个时辰。”

“呵呵，这样就好，马上就能见到血影了，那丫头有了男人就不要姐姐，逮着她非好好教训她不可。”百里冰笑着说道，眼中却闪过深深的自怜。

“血影定是有其他原因，她历尽千辛万苦的帮你寻找龙貂，就能看出她对小姐的情意。”夏叔轻轻笑道，公正的帮血影辩解。

“夏叔果然偏心，人家才说血影一句坏话，你就帮她辩护了。”百里冰不依的撒娇道，脸上却尽是笑意，因为马上能得到龙貂的血，让她心情大好。

她身侧的四个漂亮丫头尽是吃惊的表情，想不到一向高高在上的轮回主人，会有如此的可爱神态。她们四个也是杀手中的佼佼者，武功只比以前的血影略逊，能被百里冰调在身边当护卫的，武功绝不会太弱。

其中一个丫头问道：“主人，能让血影姐姐倾心的男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百里冰轻轻摇头，半晌才道：“不知道，听江湖人说，他俊美异常武功奇高。可就是太花心，听说他已有十几个夫人。”

“听说血影姐姐曾刺杀过他，为什么后来又爱上他了？”另一个丫头问道。

百里冰幽幽叹道：“爱情，是个有魔力的词语，没经历过，谁也说不清！”

“主人也没有经历过吗？”

百里冰凄苦的摇摇头，神色变得冰冷哀伤。夏叔看到她这个表情，心疼的叹惜一声，对多嘴的丫头叱道：“混帐，几天没有教导你们，居然敢这样对主人说话，回去后跟我刑堂。”

那丫头吓的立马脸色苍白，跪在地上，汗水和泪水同时滑落，“主人，属下知错了，求你饶恕奴婢一次。我不要去刑堂，主人”

另外三个丫头也吓的面无人色，只是不敢多嘴，她们清楚的知道进刑堂意味着什么。运气不错，能活着出来，出来不死也是残废。

百里冰轻轻挥手，让她起来，对夏叔道：“不要难为她们，她们自小接受训练，不太会说话。我也没生气，别吓她们了。”

夏叔点头，又冲那丫头瞪了一眼，喝道“主人不计较，我可记得，若再惹主人不高兴，加倍惩罚。”

那丫头连连点头，“奴婢谢谢主人，谢谢夏堂主。”

夏叔道：“快点走吧，正午前还能赶到皇城。”

“哈哈哈，谁都不能走，除非把那带轮子的椅子留下。”一个苍老嚣张的声音从山林中传来，语气十分狂妄自信。

“谁在那里？”夏叔转头瞄向林间，眼中闪过慑人的精光。四个丫头立刻把百里冰护在中间，同样的谨慎的盯着声音发出的方向。

苍老的声音刚落，一道灰色的人影已从林间射出，周身带着雄厚的真气，像只老鹰一般，凌空扑向百里冰。

“保护小姐！”夏叔低喝一声，迎了上去。速度比那灰影略慢，真气也没灰影的雄厚，但气势一点也不弱。两道身影瞬间叠在一起，“啪啪啪啪”空气中响起双掌互拼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响，眨眼的功夫已击出十七掌，夏叔又飞快的退了回来，在空中吐出数口鲜血，落地后几乎站不稳。

“夏堂主！”四个丫头惊呼一声，冲上前，挡住灰衣人。

灰衣老者也后退数步嘴角流出一点血丝，微微色变，却大笑道：“哈哈哈，有点功夫，能连接我孔洞十七掌而不死，今后在江湖上可以横着走啦。你们四个小丫头也就是特级初等的水平，就不要来送死了。小姑娘，你的轮椅给我玩玩好吗？”

“破坏魔孔洞？”百里冰微微苦笑，“若是前辈早些报出名号，说不定在下会拱手奉上。可是你无故打伤我的随从，恐怕小女子不能从你心愿！”

“什么？你以为凭你们几个能阻止住我？哈哈哈，唯一的宗师级高手已受了重伤，你也不过是一流高手，凭什么不能让我遂愿？”孔洞发出疯狂的大笑，不屑的盯着眼前的几女。

夏叔稍稍恢复，转身对百里冰苦笑道：“小姐，老奴无能，让小姐受委屈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不如把轮椅给他，等到了皇城，小姐再设计一个新的。”

“他把夏叔打伤了，不能就这么算了！”又对四个丫头喝道：“还不动手！我想要书屋”

“小姐，不要冲动”

百里冰不理他的劝阻，让四个丫头冲了上去。

“莹火之光！”破坏魔冷哼一声，随手化解四女的攻势。只是他没有下杀招，花了二十多招，用真气把她们震伤。

四个丫头伤的不重，只是经脉受阻，一时提不出真气，无法再战。“主人，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四女勉强能站，护在百里冰身旁。

“好厉害！你不要过来”百里冰惊叫一声，看着孔洞走来，恐惧得不知所措。聪慧的眼眸却冷静的盯着孔洞的步伐，右袖口随着他步伐微微调整着方向。

孔洞大笑着走向百里冰，不屑的道：“只是觉得你的轮椅很漂亮，想玩几天，小姑娘太小气了。咦？”突听轻微的机簧声响起，他吓意识的把护体真气开到最厚，双掌裹着雄厚的气流朝对面胡乱快速的拍打着。牛毛一般的钢针叮叮铛铛的落在青石上，居然有百余根。

“好狠毒的丫头！”孔洞眼冒凶光，首次露出杀意。

“老不羞，谁让你抢我的东西！”百里冰毫不示弱的回敬着孔洞。

“啊，老不羞？好像在哪听过，我家的小丫头也常这么骂我，呵呵。”孔洞罕有的露出温暖的笑容，怔怔的盯着百里冰发呆。

百里冰却毫不客气，趁他发呆，又抛出十几颗霹雳子，全部在孔洞身边炸开。烟雾灰尘弥漫，伴着震耳的轰鸣。“我们快走！”她自己拨动着轮子，慌忙欲逃。

夏叔和四个丫头仓皇跟在后面，连推轮椅的力气都了，顾不上看烟尘中的情况，急步奔走。

“哈哈哈，凭你这点手段也想逃，给我下来！”孔洞衣衫褴褛的从烟雾中飞出，凌空飞渡，把百里冰扔下轮椅，自己坐了上去，得意的在她们面前拨动轮子。

“呜呜，你还我轮椅，还我！”这一刻百里冰真的像玩具被抢的小女孩，声音发颤的嘤嘤泣诉着。“那是我师父帮我做的椅子，你还我！”

“哈哈哈，你师父，鬼机子吗？那个小气鬼，以前求他做个飞天的风筝都推三阻四的，现在总算逮着他做的东西了。玩够之后，我要把它拆个粉碎，哼哼。”孔洞坐在轮椅上，自己拨动着木轮，兴奋的像个孩子，围着她们六人，飞快的旋转着。

“小姐！”四个丫头赶忙把倒在地上的百里冰扶起。夏叔也摇头苦叹，他早听说孔洞整天疯疯颠颠，没想到他会疯到和人家抢轮椅。

孔洞玩的正高兴，突然惨叫一声，像见鬼一样从轮椅上飞起，落到六七丈远的地方，大叫“马自在？你个老浑蛋越来越没品位，居然在暗内里下手。我已经答应你不去万里盟闹事了，你还不知趣，又对我下手。告诉你，我也不是好惹的，惹急了老子，非把万里盟拆了，再向天下人公布你和万里盟的秘密。”

“啊，杀魔马自在？”百里冰也不哭了，和其他人一样，谨慎的朝四周环视。

“啧啧啧，朗朗乾坤的你鬼叫什么？就算没有鬼，也会被你吓出几个来的。”一付懒懒的声音凭空响起，不知何时，那轮椅上已坐着个白衣少年。白衣如雪，俊美异常，嘴角挂着招牌式的笑意，色色的目光在百里冰以及四个丫头的躯体上扫视着，频频点头。

百里冰和四个丫头盯着白衣少年俊美的微笑，俏脸微红，芳芳怦怦乱跳，一时舍不得移开目光。

“嗯，这椅子是挺舒服的，我说怎么会有人拼死拼活的抢，又有人不依不饶的哭。我决定了，这椅子以后归我了。”

“你是谁？”孔洞没见杀魔出现，又嚣张起来，远远的打量着白衣少年，露出沉思的表情。

“我又没问你‘你是谁’，你又为什么问我‘我是谁’？其实咱们谁都不认识谁是谁，所以也没有必要告诉谁是谁。明白吗？”白衣少年一本正经的微笑道。

百里冰被他饶嘴的话逗的扑哧一笑，淡淡的泪痕尽落，如雨后初晴，美不胜收。白衣少年朝她坏坏一笑，眼中尽是赞美之意。百里冰心中一暖，一扫刚才的不快，顿时开朗起来。http://boo

k.53yao.com

“好像说的有理，那你为什么抢我的椅子？”孔洞怔怔的说道。

“胡说，那椅子明明是我的！”百里冰反驳道。

“错，现在这椅子属于我的。不过呢”他坐在轮椅上，移到百里冰身旁，又道“不过，我看姑娘身体不便，坐在青石地上总有不妥，所以我大发慈悲，让她先坐坐。从这件事上，你们可以看出，我绝对是个好人。”

白衣少年不等别人说话，又笑着道：“好人呢，当然要做到底，我看姑娘的几位随从无力抱姑娘上来，所以只有我亲手带劳啦。”他从轮椅上下来，蹲在百里冰身边说道。

“不可，你怎能随意碰我家小姐！”夏叔微微怒容，瞪着白衣少年，不过他身受重伤，却无法阻拦。

“我又没抱你，你激动什么！就是抱你，也不用这么激动吧？大叔你受伤不轻，气血不顺，若是气出个什么毛病来了，可不要怪我。到时一身宗师级的武功也有可能化为泡影，变成残废，看看，说你两句就受不了，不要咳，把血咳干了，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你。”

白衣少年早把百里冰抱在怀里，和夏叔那么多废话，纯是想把她多抱会。百里冰明明有身不弱的功夫，完全有抵抗之力，不过听到白衣少年要抱她上轮椅的时候，她却柔顺得像只小白兔，连耳朵都红了。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兰麝之香，她连抵抗的心都放弃了，任由他施为。

夏叔拿他没办法，只得气郁的道：“那，现在可以把小姐放下了吧？”

“哦，当然。”白衣少年嘿嘿一笑，在她耳边轻轻说道：“姑娘身子好轻，以后要多吃点，不要挑食哦。”说完才把她放在轮椅上。

百里冰坐到轮椅上，茫然若失，少年温柔的声音似乎仍在耳畔回响“不要挑食哦！”她想起来幼时母亲经常对自己笑着说“不要挑食哦！”两种声音在她耳中汇成一种声音，眼前全是白衣少年的影子，她抬着望着意气风发的男子，心头升起一股陌生的东西。

“小姐，你没事吧？”几个丫头见百里冰面色古怪，皆担心的问道。

“我我没事。”她回过神，看到白衣少年已走向孔洞，她盯着伟岸的身影入了迷。

破坏魔盯着白衣少年轻松随意的步伐，郁郁的道：“我居然看不出你的武功境界，你的师父到底是谁？是不是马自在？不过我没听那变态老头收过弟子呀？”

“一下问这么多问题，真不好回答，不如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吧。”白衣少年笑道。

“什么问题，你说。”破坏魔大方的说道，“问你得回答我的问题。”

白衣少年微笑点头，道：“你有女儿吗？”

第一章轮椅(完)

第二章疯子

百里冰正好奇的盯着和孔洞谈笑的白衣少年，忽见破坏魔捂着脑袋惨叫，“我不知道，我没有女儿，我没有老婆，我什么都没有”

白衣少年皱眉叫道：“喂，不想回答也不用装疯吧！这一招我早就用烂了，换个新鲜的借口吧。”

孔洞双瞳一片迷茫，捂着脑袋怔怔道“装疯？不，你才是装疯，你才是疯子。”他突然恶狠狠的瞪着白衣少年，右手挽成兰花状，指向少年，眼中尽显杀机。

“又是兰花指，头痛。”白衣少年脚步一滑，如花间浪蝶般，奇异的倒向左侧，他背后的一棵大树轰然断裂。少年粉红的护体真气迅速张开，对着发疯的孔洞叫嚷道：“回答不出问题就动手，真是越老越没出息，简直跟当今的文坛一样。”（汗一下，发泄一下不满，不懂者可以看看各大媒体的热点新闻。）

孔洞本以陷入疯狂的神态听到文坛，又清醒一点，不屑的骂道：“不要拿我跟那些腐朽的评论家作比较，那是对我的侮辱。”说完攻的更是疯狂，如雨点一般的兰花指射向白衣少年。

百里冰看着孔洞杀伤力惊人的无影兰花指，冲白衣少年喊道：“当心哪！”

少年潇洒的冲她一笑，“这种武功还伤不到我！”其实心里早把孔洞骂开了，“妈的，幸好跟雨儿学了几天兰花指的秘诀，早熟悉这武功的杀招所在，不然早就出丑了。这老头的精神果然不正常，不就是死个老婆嘛，有必要丢下年幼的女儿不顾，四处杀人毁坏，结果落个破坏魔的恶名，被正道连手逼进禁忌谷。我问你有没有女儿，就是想告诉你，你还有个外孙女活在世上。”想归想却无法说出口，破坏魔的攻击力非同寻常，光是气场和杀机就非普通人能抵。

孔洞杀了半天方觉兰花指对眼前少年无效，怒啸几声，改用普通的掌法。浑厚的掌风扑天盖地袭来，形势大变。白衣少年突觉压力大增，暗暗叫苦“今天去寻佛寺看望全戒那个淫僧，抱了几坛酒，居然忘了带追心剑，真是失策。”他忽然又想起逼孔洞离开椅子所用的精神攻击，嘴角露出淡淡诡笑。

破坏魔又一掌拍来，周围的空气发出呜呜的怪叫声，掌风微带黄光，这是真气修炼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乐乐突然想试试自己的内功到了何种地步，因为上次和淫魔杨肖之战胜的莫名甚妙，至今还不知道是嘟嘟在作怪。看着那掌的逼近，乐乐暗吐真气，运足十成掌力，迎了上去。

“啪！”震耳欲聋的响声暴起，粉红的真气和淡黄的真气撞成一团。激荡的真气四散乱飞，以他们四周形成一个爆炸的力场，空气也跟着炙热。似乎很慢又似乎极快，脚下的坚硬巨石被催化成一个大坑，主流真气带着碎石飞散在周围，二十几棵大树被当场折断，稍远些的树也被砸的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当事者二人却动也未动，交接的两掌好像粘在一起，两人的嘴角都带有血丝，这一掌居然拼的两败俱伤。百里冰的武功幸好不太弱，在碎石乱飞的时候，她用尽全力撑起了护体真气，把其他人护在里面。只是强烈的真气流，让她受了轻伤，轻轻咳出一口鲜血，脸色也异样的潮红。“那少年的武功好厉害！”

“谢谢小姐为我们抵挡，那少年的内力居然和孔洞拼的旗鼓相当，真是不可思议。好像他不擅长用掌法，一身功力似乎没有使展出来。”夏叔喃喃说道。

“他们在拼内力，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百里冰没理夏叔的话，只是把心都倾注在乐乐身上。

夏叔看看乐乐，又看看百里冰的眼神，露出安慰的笑意，似乎将要了结一件人生大事般。

乐乐和他一拼上内力就后悔了，这无休止的内力拼斗该怎么结束呢？他强压体内翻滚的血气，盯着同样疲累的孔洞。乐乐感悟着狂泄而出的真气，暗暗苦笑：“真不如刚才就用精神攻击把他吓跑得了，现在可是骑虎难下。精神攻击？嗯，趁现在还有些内力，干脆痛进他的身体算了，吓吓他，说不定能收到奇效。”

孔洞和乐乐硬拼一掌后，似乎也清醒一点，和他右掌相交后，没有及时撤掌，让他也后悔不已。暗暗惊骇白衣少年的内力，也苦苦思索着脱身之法。他正瞪着乐乐，突然一股精神流冲进他的身体，他惨笑一声，以为乐乐定会痛下杀手。比拼内力时最忌有人打扰，心想对方花力气闯进自己身体，肯定心怀不轨。不料那股精神力非常和善，发出信号道：“我喊一二三，咱们同时撤力，如何？你不用怀疑，我不想杀你，若想杀你，也不用跟你在这费话，只需要闯进你丹田踹几脚就行了。”

孔洞想想也是，在心里问道：“好吧，就信你一次。唉，想不到几十年不出江湖，一出江湖就碰到这么多高手。”

“我连淫魔杨肖都杀了，你现在还没败，用不着羞愧。”乐乐的精神体在他体内，当然能感受到他的思想，想用这话安慰孔洞受伤的心。

不料孔洞更是羞愧，略加三分吃惊，道：“是你杀的杨肖，罢了罢了，早就看那个老混蛋不顺眼，只是谁也奈何不了谁。我的内力快耗尽了，还是商量撤招的事吧。我

想要书屋”

“我的也是，好吧，我现在就喊。一、二、三！”言罢，两人守约同时飞身后退。

乐乐站稳身子，却不见了孔洞身影，只听远处山林间传来苍老悲凉的歌声。“酷风总被青草替，残月殒落红日续”

"妈的，乌龟一样的老鬼，正事还没谈的就逃走了。"乐乐压下翻滚的血气，愤愤的咒骂几句。

“你你没事吧？”百里冰已操作着轮椅，走近乐乐，用十分柔静的声音问道。

“没事才怪，体内的真气不足十分之一了，下次再也不和这些老怪物拼内力了。我是用剑的，我是剑客。”乐乐仍然盯着孔洞消失的方向，暗暗叫苦，“没有完成红雨托付的任务，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了。”

百里冰没想到乐乐这么直接，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一时尴尬，怔在那里。

夏叔和四个丫头也跟了过来，催促百里冰继续赶路。

乐乐突然一笑，对她道：“赶路要紧，我还要回家吃饭哩。今天一个朋友在我家过生日，若是误了时间就惨了。为了给她过生日，我连老淫僧的狗肉都没吃成，好可怜哪。”

夏叔轻轻点头，对乐乐道：“这位小哥，我们几个受了伤，无法为小姐推轮椅。这山路又崎岖不平，所以”http://book.53yao.c

om

"所以就交给我推是吧？"乐乐接道，“不过我也正有此意，为这么美丽的姑娘推车，是我的荣幸。”乐乐说罢，也不理夏叔和尴尬和四个丫头的偷笑，推着百里冰就往山下走。

百里冰被乐乐几句话夸的失魂落魄，低头怯喜，连声道谢的话都没说出口。

乐乐一路上尽为她们介绍皇城名胜和特色小吃，加上胡编乱造的风趣传说，惹得几人开怀大笑。百里冰也渐渐恢复正常，进入皇城时，才鼓足勇气问道：“公子贵姓？”

“我叫王乐乐，是不是很有名？”

“啊，王乐乐？岂不是血影的?”百里冰惊诧的叫道。

乐乐看到四个丫头的佩刀就知道她们的身份了，却一直在装傻，没有道明。见到百里冰的惊呀表情，暗暗得意，笑道“你也认识血影，呵呵，看来我们缘份不浅哪！”

几个丫头暗暗偷笑，皆想：“认识血影跟缘份有什么关系，王乐乐还真如传闻所说，花心透顶。”

“呵呵，我们正愁摸不着路呢，真是巧哪？”夏叔见百里冰神色古怪，忙接过话题。

“你们是？巧不巧和摸不着路有什么关系？”乐乐继续装傻。

装傻装的不彻底，那就是虚伪。乐乐不想做虚伪的人，所以注定是个装傻的人。

“啊，血影没有跟你说吗？我们是来木府取龙貂血的，用来治病。这是我们小姐百里冰，我是夏青峰，轮回的刑堂堂主，别人都喊我夏叔。”夏叔愕然说道。

“当然说了，血影天天念叨着你们哩。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们了，果然是巧。龙貂就在木府，放心好了，她现在乖巧的很，别说三滴血，三十滴血都没问题，不过我怀疑她到底有没有三十滴血。”

“呵呵，王公子说说笑了，三滴足矣。”百里冰听到龙貂血，眼中又恢复几丝神采。

乐乐当然感觉到了她的变化，笑道：“别人都喊我乐乐，你也这么喊我吧。今天来的真巧，木府大罢宴席，为了给菲菲小姐庆祝生日，会很热闹的。”

“我我不太喜欢热闹，所以取了龙貂血我们就离开。”百里冰咬着嘴唇说道。

“噢？”几人都惊异她的变化，夏叔和四个丫头互相看了一眼，没有说话。

乐乐也没有说别的，只是漫不经心的道：“过了前面的街，就是木府咦？”突然在侧旁官巷内传来报警的锣鸣声，不断有人高喊“杀人啦，快点报告城防军。”

乐乐本不想凑热闹，但突然看了熟悉的身影，“星雨门的安怡丝？她怎么当街杀人，名门大派出来的，果然非同凡想。她不是和慧能老和尚在一起吗，怎么和官府的护卫打了起来？”

“这是我的家，你们是谁，我爹娘呢，我哥呢？”安怡丝没了往日的冰傲冷静，满脸杀气，把手中的宝剑舞得寒光森森，被她剑光笼罩的人，不死即残。

“何人在此闹事？居然敢私闯张大人的府邸，残杀官家护卫，给我拿下。”第一批百人城防护卫赶到，把她围在正中。

从张府溜出一个管家模样的文士，爬在城卫小队长的耳朵底语几句。“什么？她自称是是安家小姐？安府上年被司徒大人抄家，听说漏了两人，我赶紧去报告司徒大人。”小队长把指挥权交给一个得力手下，领着张府管家朝司徒世家跑去。

乐乐推着百里冰，站在众多胆大的围观着中间，暗把他们的对话收入双耳，暗忖“安府？那她就是安定书的妹妹了？和他哥的交情不错，又是一件麻烦事。”想到这里，他对发飚的安怡丝传音道：“喂，安姑娘，原来的安府已被抄家。你快点离开，马上就有敌方高手赶来，不走就麻烦了。要想知道具体详情，请去木府找我王乐乐。还有，你哥安定书没死，他在洛城哩。”

“我不信，我不信”不知她听到没有，仍然胡乱的喊叫着，手中的三尺青锋犹如春雨茫茫，带出片片血雾。一百多个城卫，转眼死伤多半，皆畏惧她的武功，围在她四周，不敢往前。

正在这时，刚才的城卫小队长返回，身后跟着二十几名高手，其中还有五名特级高手。随着他们加入战团，安怡丝明显吃力起来，险像环生。

安怡丝武功只是特级中等，当她从疯乱醒来，发现已被高手包围，这时才紧张起来。

乐乐在围观的人群中摇头苦笑，“唉，今天连续碰到两个发疯的人，真是倒霉。”

“你不去救她吗？”百里冰盯着乐乐的一举一动，见他苦恼，遂然问道。

“想去救她，也得有这个实力哪。不然非但帮了她，还会添乱。她再不领情，把我当敌人杀了，我岂不是死的很冤？我死了不要紧，可怜我家中三百多个美丽青春的夫人，她们会伤心欲绝的。所以，为了更多的女人，我绝对不会冒这个险。”乐乐大义凛然的道。

“三百多个夫人？”百里冰和几人随从失声惊呼，不可思议的盯着乐乐。

“当然，我王乐乐从不说假话。”他心里暗暗道：“我只说谎话！”

在他心里，假话不等于谎话。

乐乐看出安怡丝暂时没有危险，他才这么乱侃，若真是出了险况，说不定早冲上去了。现在在皇城已不是万里盟的天下，也不是司徒世家的天下，隐隐之中，王乐乐在皇城莫名的占据了一方势力。他背后是南陵王府，又有金家十万铁骑，又有木将军府的军威将士。所以王乐乐就算闭着眼睛冲进去，城防军也得考滤考滤他的身份和影响。

不过已用不着王乐乐出面，一声洪亮纯正的佛音传来，如当头棒喝，让正在厮杀的众人停了下来。

第二章疯子(完)

第三章花丛

乐乐听到声音，转身就看到了慧能大师还有他的两个弟子。慧能高喧佛号之后，却不再言语，被围在场中的安怡丝会意，趁着大家愣神的功夫，使展轻功，飞的无影无踪。

乐乐暗笑，“这慧能大师果不是迂腐之人，居然传音让她逃走，长见识了。”

那几个请来的高手可不干了，要抓的人跑了，当然要拿你老和尚出气。其中一个满脸肥肉的胖子抱着大刀拦住慧能，嚷道：“喂，老和尚，你跟刚才那个叛贼之后是不是一伙的？”

慧能对他的无礼毫不见怪，轻轻笑道：“贫僧乃禅宗慧能，见那女子杀孽甚重，本想劝她放下屠刀，不料她趁机逃走，实在非我之过。”

乐乐听后差点笑爬下，暗忖：“这慧能还不是一般的高明，和寻佛寺的全戒有得一拼，撒谎都不打顿。”

那胖子本想找慧能出气，一听他是禅宗的高手，顿时恭敬起来，想好的骂人话都烂在肚子，不敢乱放。眼巴巴的看着他们师徒三人朝西而去。

乐乐接收明月宫之后，消息也变得异常灵迅。听说慧能招集天下英雄共搞魔头，事情进行得非常不顺。现在的武林高手不是被当地的诸侯重金收买供奉，就是惧怕魔头凶名，死活不肯露面。慧能大叹人心不古的同时，听到万里盟在元宵节招开武林大会，选取高手抵挡魔道，才赶到皇城，住在城西的宝相寺。

“你刚才笑什么？”百里冰等围观之人散尽了，才问乐乐。

乐乐推着她继续往前走，回道：“慧能大师的表演很精彩，我当然要笑，想不佩服他都难。”

“我不信，慧能大师说的很合情理啊！噢，你是说慧能认识那位姑娘？”百里冰见乐乐笑的古怪，也明白过来。

“算你有点小聪明，现在才明白。”

夏叔和四个丫头暗暗苦笑，聪明绝伦的天机阁主人、轮回的当家在他嘴里，居然是“有点小聪明”。不过却也奇怪，今天百里冰的表现太不正常了，没有往日的冷静聪慧。

百里冰没有生气，还有点暗暗得意的神色，“我当然聪明了，现在明白也不晚。”

“卖手镯了，祖传的宝贝，这位大爷看看吧，只要一千两银子”一个幼童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在大街上喊叫着，不断的向过往的富商模样的人推销手中的物品。过往的富人一看这像乞丐般的孩子，都躲的远远的，料想这小乞丐也没有好东西卖。我

想要书屋

那乞丐模样的孩子没有气馁，小心翼翼的抱着掌心的脏布包，向过往的行人叫喊着。“妹妹生病了，急需用钱才卖的，只要一千两。这位公子，你要手镯吗？”

他已走到乐乐和百里冰旁边，可怜惜惜的问道。

乐乐突然想到简菲菲生日，还没有为她准备礼物，冲那孩子笑道：“什么样的手镯？打开看看！”那孩子一看有人要买，忙把手中的脏布打开，露出一青一红两个玉制手镯。

青镯上刻奇异龙纹，红镯上绣火色凤羽，光看外表就知非是凡品。乐乐接过两只手镯，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他敏锐的神识查觉从镯上传出陌生的强大能量，而且这能量绝非普通真气能够比拟。（此镯功能详见《引花眠》，法宝哪！为偶地新书造势。）

“这对镯子叫龙纹凤羽，祖上传了几十代，前些天家院被火烧光，家人都死在火海中，我和姐妹因在外地，免去一劫。身上只剩下这对镯子，现在妹妹病了，只好把它们卖掉。求公子行行好，买下吧，只要一千两银子，听父母说，这对镯子原是无价之宝呢。”那孩子见乐乐很感兴趣，忙在旁边解说。

百里冰见那孩子凄苦，似乎又想起了伤心往事，幽幽叹道：“乐乐，把它们买下，好吗？”她自然有钱，可一刻却很希望乐乐能把镯子买下，似乎他买下，才能让自己欣慰。

四个丫头今天见到百里冰太多的失态，而夏叔却知道，这正是她的真实表现，没有冷傲的外壳，却更让人怜惜。

“嗯，听你的。”乐乐买下的同时，不忘卖给百里冰一个人情。

百里冰也不管乐乐出于何意，听到他的话，心里暖洋洋的。暗道：“我当初逃出冰井的时候，也是卖掉身上的首饰才得以保命的。只是不知道弟弟还在人间吗？”

那孩子高兴的接过银票，却惊呼道：“啊，一万两，公子是不是给多了？”乐乐不理他的惊呀，又递他一块腰牌，道：“这手镯自是无价之宝，我身上只带这些银子了，若是以后有什么麻烦，到木将军府找我。”

那孩子原也是大户人家，自然知道木府在皇城的地位，接过令牌，兴奋的连声道谢，把银票揣进怀里，钻进一家药店。

乐乐把手镯贴身藏好，推着百里冰走入木府。

一些丫环见乐乐回来，忙跑进内宅禀报苏巧巧。http://www.53yao.com

整个宅院洋溢着春节前的喜庆，又加上宴会的隆重，更添热闹。百里冰一时看的痴了，暗与自己所住的幽冷阁楼作比较，虽然有夏叔的照顾，仍显然得太孤单寂寥。她握紧轮椅的扶手，苍白的玉手不忍松开。这样做是怕乐乐会离开，以为自己抓牢了扶手就能抓牢他一样。她心底变得非常凄凉，不断的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见面不过才一个时辰，为什么心里全是他的身影？”（作者又猥琐的飘了出来，坏笑着对百里冰说：“不要问啦，有这样想法的女人大概有三百多个，以后还有更多，你慢慢就会明白其中的妙处，若是非常急切的想知道原因，请看书名－－御女心经！”）

“夫君，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姐妹们都盼着你回来哩！咦，这几位是？”苏巧巧接到丫环禀报，已迎了出来，见到轮椅上的百里冰，不禁问道。

乐乐还没回答，只见血影从内院跑了出来，兴奋地冲她们挥手，“姐姐，夏叔！”这一刻她笑的十分灿烂。

人都有多副面孔，血影这时的表情就是亲情的欢愉，与平时的冰冷、欢好时的娇羞、与其他姐妹相处时的孤静都不同。

乐乐牵住苏巧巧的酥手，拍拍飞奔而至的血影娟秀滑嫩脸蛋，笑道：“还没见你这么笑过，真漂亮。夏叔和四个丫头受了伤，你带她们到客房休息。”

血影被夸的不好意思，脸色微红的底着头，半天才道：“冰姐，没有受伤吧？”

夏叔和百里冰看到血影害羞温驯的模样，十分惊奇。百里冰似乎能明白一些，淡淡笑道：“还好，多亏碰到乐乐，不然会很麻烦。”

苏巧巧笑道：“冰妹妹先和我们一起进内宅吧，菲菲还等着乐郎呢。”又对身旁的丫环吩咐道：“你们几个带他们去客房休息，好生款待！”

百里冰正想去看看他的三百多位夫人，当下点头同意。由血影推着她，跟着乐乐一起，进入宽阔秀美的内院。布局精巧，景物别致，光是藏酒池的香味已是一绝。绿色草园中，有三三两两的绝色美女在谈笑嬉戏，看到乐乐，皆起身朝他挥手媚笑，眼中尽是炙热的爱意。

百里冰越看越心惊，暗暗拿自己和那些女子相比较，越比越伤心，脸色十分难看。血影看到，忙关心的问道：“姐姐，你没事吧？今天晚上就能给你治腿了，这次有龙貂之血，肯定能够治好，不用担心。”

“哦，我没事。这次若再不成，恐怕就没希望了，真有点期待和紧张。”百里冰强颜笑道。

“哥哥，抱我！”鹤儿抱着嘟嘟，脚不沾地的飞来，习惯性的把嘟嘟扔到地上，再扑进乐乐怀里。嘟嘟似乎认命了，熟练的在空中翻腾转身，跳到了乐乐肩上。

“啊，这么小的孩子？”百里冰再次惊呀，大叹乐乐的“性”趣真是广泛，连孩子都兼之博爱。

鹤儿听到了，不满的把头从乐乐怀里钻出，反驳道：“我才不小哩，鹤儿有十五岁了。”她说话的速度越来越流畅，也清晰许多，和正常人的音调大致相似。

嘟嘟也转过身，好奇的盯着百里冰的腿，然后再抬自己的两只前抓，好像再思考放哪只爪子的血。

百里冰略带歉意的笑道：“呵呵，算我说错了。你的头发真漂亮，少见的紫色。”

鹤儿非常不满百里冰说她是小孩子，对她的夸赞毫不领情，回道：“妙缘姐姐的头发才漂亮哩，她的是粉红色的，好长好长。”

“咯咯咯，鹤儿在夸姐姐我吗？平时光给我惹麻烦，想不到也有说我好的时候，看来姐姐没有白疼你。”妙缘淡黄色的长裙轻舞飞扬，粉红的柔丝在阳光下发出眩目的光彩，媚眸巧盼，笑嘻嘻的走到乐乐身旁，拍着鹤儿的脑袋道：“你也抱够了吧，把乐郎让给我一会好吗？”

鹤儿也抵挡不住她妖艳的魅力，不甘的松开乐乐，“好吧！”

“乐郎离开半日，缘儿就想你想的发疯，亲亲人家好吗？”（汗，貌似受了穷咬大大的毒害。）

百里冰怔怔的盯着妙缘，视线再也无法转移，看着她毫无顾忌的伏进乐乐怀里，请求他的亲吻抚摸，心都快跳了出来。

苏巧巧见惯不怪的笑道：“缘妹，还有旁人在边看着哩，你就收敛些吧，等晚上再让乐郎安抚啐！”她发觉自己也说的不合适，羞笑着轻啐一口，不再言语。

百里冰脑袋乱成一片，接下来碰到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她自己都记不清了。像是受到了极大刺激，还好终于进入了改建过的大厅，她又被超大的房间震撼了，真正让她震撼的是，房间里的三百多位风姿卓绝的美女。百里冰后来不断向其他姐妹提起初进大厅的事，重复最多的一句是：“当时，我以为识入了皇宫，识入了花丛。”

见乐乐进来，哄闹嬉笑的大厅顿时静下来，像是等待检阅的鲜花部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皆亲热的喊道：“乐郎！”，声音美妙婉转，形势却相当浩大。www.53yao.com

乐乐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望着风华绝代的诸位娇妻，轻轻吟道：“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出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

连鹤儿都能听出乐乐在夸赞她们，众女皆兴奋的尖叫起来，如果不是发现有外人在场，恐怕早扑进乐乐怀里祈雨缠绵了。

百里冰冰雪聪明，怎会看不出诸女对乐乐的浓浓情意。这时，她因乐乐花心而不满的负面情绪完全消失，而且还有了新的体会。－－“能让这么多女子疯狂倾心的男子绝不简单！”

乐乐也深情的回视着众女的炙热眼眸，用精神力告诉识海中的众女精魄，“今晚要好好奖赏你们，你们太漂亮啦，每天都给我惊喜！”众女收到乐乐的神识传言，连身子也跟着发烫，呼吸顿时急促起来。

乐乐看到众女的表情，知道她们已在情欲爆发的边缘，不敢再进一步挑逗，忙吩咐大家坐好。本次宴会的女主角却害羞的坐在主人位置的旁边侧椅，不敢直视乐乐。

简菲菲早对乐乐情根深种，芳心暗许，从心底想成为他众妻中的一员。无奈家父突死，又无长辈作媒，多亏苏巧巧心细，知道她的心思，才不断给她创造机会。这次的宴会更是苏巧巧一手惩办的。

乐乐的三百多个女人当中，光是今天生日的就有四个。不过大家都知道为简菲菲办宴的目的，那四女皆贤淑的退居幕后接受乐乐以及众姐妹的祝贺，不与简菲菲争抢今日的荣耀。

“菲菲，你觉得这对手镯漂亮吗？”乐乐掏出龙纹凤羽，坐到主人的位置。看她害羞的模样十分有趣，忍不住调戏道。

“嗯，很漂亮！”简菲菲瞥了一眼乐乐手中的玉镯，脸色更红，把头勾的更低。

“若把它送给你当生日礼物，你会收吗？”乐乐暗暗冲其他众女使个眼色，让她们耐心看戏。众女当然没有意见，皆露出温顺迷人的模样，静静观看。

简菲菲点头不语，躯体却激动的轻轻颤抖着。

乐乐又道：“听人说，玉镯带之前需要主人的唾液才能把它的玉魂激活。所以你说怎么办呢？”

众女暗笑：“这事我们怎么没听人说过！”

不过，身陷其中的简菲菲脑袋早就随身子一样发烫，自然分不清真假，更何况是乐乐说的。她微微抬头，盯着一脸温柔深情的乐乐，道：“那我用舌尖舔它一下可以吗？”

乐乐装作很认真的思考一阵子，站起来道：“嗯，当然可以。来吧，先舔这个红镯。”

百里冰暗骂乐乐变态，心想那手镯是从小乞丐手里买来的，该有多脏呀！不过骂归骂，她也没有当场拆穿乐乐，而且非常期待下面的发展。

简菲菲也跟着乐乐站起，用颤抖的手扶住乐乐的肩膀，把樱红小嘴凑近镯子。越来越近，她已伸出滑嫩香软的舌头，女人天性让她慢慢闭上了眼睛。又近了一点，她依旧发没有碰到冰冷的玉质手镯。她知道方向正确，以为只是距离不足，又把香软小舌往前挺进几分，终于遇到了东西。不过却不是冰冷的玉镯，而是同样温暖灵巧的舌头。简菲菲蓦然吃惊，刚要急退，纤腰却被那人搂住，霸道的紧贴她饱涨的酥胸，让她失去逃走的能力。

乐乐的舌头自然不会老实，如灵蛇一般挑拨吸吮，像品尝美酒一般，吸食着她的琼浆津液。简菲菲脑中一片空白，像被电击一般，傻傻的本能回应着他的侵犯，连呼吸都停住了。

“呜啊！”她轻轻呓语几声，因为乐乐双手毫不客气的陷进她肥软的翘臀，缓急交错的撩拨着她的敏感地带。陌生的感觉击昏了她仅存的害羞和理智，双手紧紧回抱住乐乐。只是她不知道，手腕上已带上了龙纹凤羽，玉镯内似有流光莹绕。（上面送生日礼物的方法不要乱试，小心被女友狂扁！）

“呵呵，乐郎好棒哦！”众女这才知道乐乐的最终目的，纷纷喝彩叫好。

百里冰暗吐舌头，脸色几乎和简菲菲一样绯红。血影在旁边笑道：“乐郎就这么爱胡闹，姐姐习惯了就好了。”

“我才不要习惯哩！”百里冰悻悻说道，不过目光却盯住热吻的二人，眼中露出神往之色。

乐乐突然停下，望着大厅门外，“有客人到了。”简菲菲被他亲吻的酥软不堪，如棉花一般偎在乐乐怀里，仍然沉醉在刚才的销魂里。

“禀报夫人，韩秋、百里欢要见简姑娘，奴婢拦不住”

“哼，你们把我师妹藏哪里了，还不敢让我们进来，有何居心？”韩秋嚣张狂傲的声音打断丫环的禀报，并粗暴的把门推开。

百里冰蓦然转身，惊叫一声，“百里欢？”

第三章花丛(完)

第四章咒语

韩秋撞开门之后，就看到了大厅中的欢宴。长长的红木餐桌上摆满了佳肴珍味，长桌两旁坐着姿态各异的绝美女子，每个女子都是千里挑一的尤物。由于自己的突然造次，诸女正不快的怒视着她。而自己所要找的简菲菲

，小鸟依人般的偎乐乐怀里，幸福可人。一时间，她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她身旁的黑衣少年，正是百里欢。他虽然不赞成这次硬闯之计，但为了韩秋，也成功的做了帮凶。百里欢乍看到这么多绝色的丽人，也和韩秋一样，怔在当场。正在尴尬之际，突听一道惊疑的声音喊道：“百里欢？”他寻声望去，看到了坐在轮椅上的百里冰，身躯不犹得一震。

他盯着同样惊喜的百里冰，喃喃喊道：“姐姐？”

百里欢缓缓朝她走去，眼睛变得模糊湿润，脑中不断回忆着往事。

－－－－姐姐百里冰总是把秋千荡的老高，吓得自己尖叫着哭喊，每到这个时候，姐姐总是把秋千停住，让自己下去，并从怀里掏出一块果糖，道：“欢欢害怕就下去，我要自己玩，看姐姐飞到天上去”接过糖就停止了哭，也因此事养成了哭泣的习惯。没吃的哭，没玩的哭，躲在姐姐怀里哭，偎在妈妈腿旁哭，直到

－－－－直到那个冬天。很冷很冷，流出的眼泪也能结成冰珠。自己躲在废旧的木桶中和姐姐玩捉迷藏，透过裂开的缝，却看到了一群群凶狠黑衣杀手，自称“野草”的杀手。看到了妈妈被人残杀，看到爹爹被他们砍成碎块，看到姐姐倔强的跳进冰冻的深井里从此断绝了哭泣和眼泪。

他终于走了轮椅旁，抹去眼角的泪水，盯着同样泪水满面的她，道：“你是百里冰？”

百里冰抹去脸颊的泪水，拉住“欢欢不哭，姐姐给你糖吃。”她真的从怀里掏出几颗果糖，哭道：“姐姐觉得你没死，身上一直放着你最爱吃的果糖，乖，拿着。”

“姐姐！”百里欢接过她递来的果糖，跪在轮椅旁，伏在她腿上大哭，“真的是你吗，我终于又见到你啦，姐。”

“呜呜，不哭了，乖，起来让姐姐看看，都长这么高了。”她不让百里欢哭，自己却哭的落花流水，边哭边剥开果糖赛进弟弟嘴里，“小时候，一有糖吃，你就不哭的呜呜。”

“姐。”本来他已经不哭了，被百里冰喂了一颗糖，又记起了幼时同样的情境，再次大哭。

王乐乐以前听血影提过百里冰的姓氏，当时这些念头在脑海中闪过，不过却一转即逝，没想到她们真的是姐弟。受她们的认亲影响，气氛有些酸甜。虽然欢喜，却把众女引的眼圈发红，眼角湿润。叹道：“唉，完美的生日宴会居然变成了认亲宴会。”

简菲菲也被感动的泪流满面，带泪笑道：“没事，能看到她们姐弟相认，菲菲也同样高兴。”

“是吗？都哭成小猪状了。”乐乐挥挥衣袖，帮她擦拭面颊上的泪水。

“你才是小猪哩。”她害羞的伏进乐乐怀里，享受着安全与温暖。想起自己得到乐乐和众女的承认，手镯也带上了，又凭添了一种归属感。

韩秋也哭成了小泪人，暗暗打量百里冰，发现她与自己真有几分神似，难怪当日百里欢会把自己错认成姐姐。

血影忙把丫环送来的毛巾递给她们几人，劝道：“姐姐，这是大喜的高兴事，就别哭了，看把菲菲的生日宴都搞砸了。”

姐弟俩终于停止了情绪暴发的哭泣，血影带她们上楼，让她们交流近年的经历和故事。韩秋看着一脸幸福状的师妹，暗骂自己多事，在诸女敌视的目光中，坐在了长桌底端，也算是入席吧。

宴毕，百里冰拉着弟弟住进了木府客房，韩秋无奈也跟着住下。

简菲菲过于兴奋，陈年百草酿喝的有点多，晕乎乎的伏在乐乐身上，似乎很享受。乐乐和诸女打个招呼，把简菲菲抱上二楼。众女皆笑道：“恐怕一时半会不能下来。”

她们既然这样说了，乐乐自然不会拂逆众女的意思。

乐乐爬在菲菲耳边，亲吻着她白细的耳珠，丝丝热气挑逗着她痒穴。用如梦如幻的语气道：“菲菲，你知道吗，你闭眼的样子很诱人，特别是醉酒之后。”

她闭目不语，但因紧张而僵硬的躯体却把她的出卖了。

“淡淡的花草香味，渗上美酒的芬芳，没有比这更让男人陶醉的气味了。”乐乐亲吻着她的粉颈，色手已停在她的孤傲双峰。薄薄的绸丝怎能阻挡他的进攻，口手并用，当他亲吻到峰顶玑珠的时候，菲菲上半身已经赤裸，像只小绵羊的暴露在狼嘴下。

乐乐舌尖在酥胸上画着椭圆，越来越逼进中心那抹樱红，菲菲再也不无法装醉，失叫呻吟起来。小嘴微张，香气吁吁，露出整齐的贝齿，鼻尖上细汗滴滴。

扒下亵裤时，花丛早已泥泞，乐乐爬在其间重重呼吸几口，戏笑道“全身的美味加起来，也不及这妙处的百分之一。”

简菲菲呜呜呓语，修长洁白的玉腿被乐乐分开，最隐私的秘处完全暴露在他的眼前。一种处女天生的矜持和羞辱感让她微微挣扎，不料却有更多的液体喷出，她惊叫着，脑中一片空白，双腿有规律的颤抖着。

“你压抑的糜音最让我兴奋，其实我早知道你在装醉。”乐乐完全压在了她身上，在她初次高潮时，说出让她永远兴奋羞耻的一句话。在以后的合体中，仅凭着这句话就能唤起她最深层的快感，把其送上极乐之颠。

“啊，你？”简菲菲听到乐乐识破了自己的心思，从高潮中瞬间醒来，全身冰冷，就好像从云端跌入深谷一般。

乐乐等的就是这一刻，没让她说完，就挺身而入，彻底的合二为一。

羞辱和疼痛的双重打击下，她失声哭了出来，眼泪如断线珍珠，滚滚流落。

“我能感觉到你的恐惧和不安，你害怕我笑话你吗？”乐乐坏笑着亲吻她滑落的泪水，享受着她绷紧滑腻的腔道。

“呜呜，你都知道了，一定会笑我淫荡，勾引你你以后一定不理人家了。”

乐乐暗中放出一些催情烟雾，让气氛变成舒缓怡人，更能让她燥动发情。

“你确实很淫荡！”乐乐毫不客气的说道，“现在是不是很想要？我想要书屋”

“你呜呜！”简菲菲气的说不出话来，不过确实燥痒难奈，肥嫩的雪臀微微摆动，想要搅动体内的异物。

乐乐最近一直在思索御女心经第九层阴阳互生的奥秘，按照里面的提示，把其用在了实战中。让女人在极度欢乐时跌在低谷，在低谷中慢慢攀升，人为的控制对方的生理情欲。只是可怜的简菲菲被他当成了试验品，仍不知情。

乐乐知道不能玩的太过火，若是让她太伤心难过，就是自己的不是了。想到了这里，打开心识，让心中的爱意直抒而出，闯进简菲菲的心田。两颗心赤裸相交，她那颗酸涩羞苦的心，被乐乐的一番情话和解释，变得炙热

和舒畅。只是最初的那句话，却永远的印在她脑中，像是中了深度的催眠。－－“你压抑的糜音最让我兴奋，其实我早知道你在装醉。”

“你一直在骗我，呜呜！”在高潮中，简菲菲一遍又一遍的喊着这句话，羞愧又欢愉着。

“刚才只是在和你开笑，不要在意。像金蝶巧巧她们，我若说她们淫荡，她们会兴奋到晕过去哩。”事后，乐乐如此安慰菲菲。

“可是你早知道我在装醉哪，真是羞死人了。”简菲菲把头埋进乐乐怀里，声音温柔得像只小猫，轻轻手腕上的玉镯，似乎摸着它，能带给自己勇气。

乐乐微笑不语，双手抚遍她全身，在酥软的玉峰上，盘衡许久，最后双停在她雪臀上。在她耳边，轻轻重复了那句魔咒般的语言。

“啊！”简菲菲轻叫一声，体内又一股不可抑制的热浪喷出，打湿了仍在好体内的坚硬异物。

乐乐与她合体，不但为她增加了近十年的功力，又修复了新瓜初破的伤痛。这才有了多次的高潮和不断交合的可能。

乐乐在抽动中，暗暗思索着这次合体想到的心法。好像离第九层越来越近，体内的真气早已盈足，只差一种机缘和感悟。

掌灯时分，乐乐方拉着简菲菲下楼。诸女早听到动静，只是照顾简菲菲的面子，没有挑明。只是个个拿眼神勾诱着乐乐，期待他的恩泽。乐乐在识海中，告诉众女道：“夜里继续，奉陪到底。”

血影提醒道：“乐郎，是不是先给冰姐治腿？”

“呵呵，当然。嘟嘟过来，让我抱抱，过会需要你奉献三滴血。这是无偿献血，很光荣的。”

嘟嘟很舒服的躺在乐乐怀里，轻轻皱着鼻子，对他所说的“光荣”不屑一顾。

饭后，乐乐抱着嘟嘟，和血影一起，走到百里冰的客房。百里欢仍在旁边陪她说话，夏叔和四个丫头的伤势略有好转，恭敬的立在百里冰身后。韩秋站在百里欢身旁，一副小媳妇似的乖巧模样。

“东西准备好吗？”乐乐把嘟嘟放在嘴边亲几下，也没注意嘟嘟的羞喜眼神。“我可把龙貂带来了，怎么治还要看你们的水平。”

夏叔忙道：“都准备好了。用镂空金针吸取龙貂热血，趁热把龙貂血渡进小姐冻枯的脉穴，再服上配置好的药丸，应该能够恢复。”

“夏叔，快点帮姐姐治病吧。”百里欢急道。

百里冰却紧张异常，自语道：“还能治好吗？不过治不好也没关系了，现在见到了弟弟，把轮回交给他打理，慢慢为家族报仇雪恨。”

乐乐见她紧张的抓着衣裙，笑道：“放轻松，效果会更好。我家嘟嘟最怕扎针了，又怕流血，不过为了你，她一点都不紧张，你倒先害怕起来了。”

嘟嘟被他夸的伟大起来，光辉的形像金芒闪闪。一时间也忘掉了献血的事，可爱的冲百里冰眨着眼睛，以示安慰。

夏叔也安慰道：“小姐放心好了。龙貂乃上古异兽，血性火热，有通络舒筋、驱寒生肌之效。就算不能全愈，也能缓解冬日刺痛之症。”

乐乐更是怜惜，想到不她还要忍受如此多的疼痛。道：“嗯，准备开始吧。”

说着，他把嘟嘟的右前爪抬了起来，想想又摇头道：“不成，若是伤了爪子，就没法走路了。可是还有哪里血管可以取血呢？”嘟嘟听到大为感动，眼睛眨呀眨的，似乎要流出感激的泪水。

百里欢听到不满的道：“乐乐，你也太疼爱宠物了，只要刺上两针，三五天就好”他正在数落乐乐心软，忽觉一道摄魂的寒光袭来，整个身子如坠冰窟，全身不能动半根指头。这气机不弱于任何宗师级的高手，他顿时住嘴，寻着寒光看去，居然是龙貂嘟嘟。

夏叔没有注意到嘟嘟的异常，拿着镂空金针笑道：“动物脖子和耳后都有血管，通常都在那里取血，又不是人，非要刺破手指。”

乐乐的灵识自然查到嘟嘟的杀气，拍拍她的脑袋笑道：“不要生气，他也是心疼姐姐。来，让他取血。”嘟嘟听到乐乐的解释和安抚才收回杀气，百里欢这时才能行动，一身冷汗乱冒。

夏叔的取血手法甚为熟练，在嘟嘟脖子上轻轻一点，又迅速的刺入百里冰的小腿。三根金针轮流交错，在她双腿上急速进出，她苍白的脸上冒出了红润和汗水。

半个时辰过去，三根镂空的少量血液也用光了。嘟嘟如释重任般的吐吐舌头，钻进乐乐怀里撒娇去了。而百里冰却紧张的双手冒汗，当金针拔出的瞬间，她接过血影递过的药丸，慌忙吞下。

又过一刻钟，众人都翘首以待百里冰的结果。

“冰姐，感觉怎么样？”血影忍不住问道。

第四章咒语(完)

第五章调情

当一个久病之人，被自己信任的医生宣布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许是得病以来最轻松的时刻。百里冰现在就属这种情况，她的腿仍然不能站立。唯一让大家欣慰的，僵腿的寒毒已清，不再疼痛。

这个结果没有带给她太大的打击，她能快速的接受现实，并调整好心态，实属不易。

接下来的几天，她由弟弟和血影陪伴，过的倒也快乐。只是每次看到血影幸福洋溢的笑容，总会暗暗心酸。

乐乐这两天也没闲着，抽空骑鹤往南陵和洛城跑了几趟，商议的内容谁也不知道。

除夕的午后，百里冰独自坐在轮椅上晒太阳。她闭上眼睛，让温暖的阳光拂照全身。空闲时，脑海中全是乐乐的白色身影，暗道““他已经两天没有来看我了，一定在陪他的夫人们。唉，这腿是真的无药可治了，谁会娶个残疾的女子做妻妾!”

留百里冰在木府过年，是乐乐的提议。虽然乐乐只是为了安抚她才这么说的，不过她确实很高兴，也爽快的答应了。夏叔知道百里冰的心意，百里欢也习惯听从姐姐的主意，就这样突兀的决定在别人府中过年了。

“忧伤的女人总容易衰老，漂亮的女人不应该这么生活。”

百里冰听到这懒懒的声音，微微一颤，心跳急剧加快。仍然没有睁开眼睛，道：“我该怎样生活？”

“自恋的人那么多，想不到在自家府邸也能碰到。我说你漂亮了吗？”王乐乐蹲在轮椅旁，仰视着她薄嗔的面孔。

“你又调笑人家！”百里冰羞笑着睁开美眸，轻轻在乐乐肩上捶了几下。虽然相识不过几天，她总是无法对他动气，“惩罚”过后，用略带不满的腔调道：“怎么想起来看我了？”

“啧啧，听你这么说，真是太伤心了。去外地刚刚回来，没来及跟夫人们亲热就跑来看你了，却换来你的冷落，真是伤心。”乐乐摇头苦叹，似乎有极大的冤屈。其实早把三百多个夫人摆平，洗个澡才过来的。不过他的谎话已成习惯，也成为御女的最佳武器。

百里冰早听惯他的油腔滑调，也不点破。轻笑道：“你这么在意人家吗？”说完之后，自己先脸红起来。乐乐不答，反而笑道：“听夏叔说，你最近八天的脸红次数比过去八年还要多，他没有骗我吧？”

“你夏叔才不会跟你说哩！少骗我！”百里冰微微一怔，看到乐乐眼中的狡黠笑意才明白过来。

“听你弟说，百里世家的仇人是万里盟和野草，有没有对付他们的计划？”乐乐的话题忽然来个大飞跃，跳开了骗不骗人的圈子，问起了正事。

百里冰一听乐乐问起家族仇怨，神色立刻变得谨慎，忘记追究他骗人之事。乐乐对她的转变非常满意，暗笑：“哈哈，连天机阁主人这么聪明的女子都被我耍来耍去，我真是太聪明太伟大了。嗯，貌似有点自恋！”

“有点计划。百里世家的真正仇人是万里盟，野草只是他们雇佣的杀手。如果没有野草，肯定会有别的枯草、烂草杀手组织充当。而现在的万里盟正是最弱的时候，按照计划应趁此时痛下杀手，一举除掉万里盟。不过马万里不知错了哪些筋，居然招回所有分舵人手，龟缩在总坛不出。我派人几次夜探万里盟，皆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能等他们出来。”

乐乐听后点头，道：“还对付野草吗？”

“野草现在跟万里盟的关系好像有点僵，若是他们不阻碍轮回计划，除去万里盟之后，再对付他们。听说现在的野草跟司徒世家走的很近，连野草中的特极判官都露面了。听说你跟野草判官交过手，他们的实力怎么样？”

乐乐笑道：“你的消息倒是挺准，比明月宫的消息一点也不逊色。他们多数是特级下等水平，善于使用隐身和暗器。对付同等次或略高一等的武林人士威力不小，不过对付大宗师级的高手就不行了。若是对付魔王级的，只能当炮灰，这就是差距。woxiangyaoshuwu”

百里冰凝视着乐乐，道：“你的武功属于哪个级别？”

“我？”乐乐挠挠脑袋，“真不好说。我现在武功能和破坏魔打个平手，甚至更胜他一筹，可境界还没突破大宗师的境界。听师父说，我们修炼的这种功法，只有到第十层的大圆满，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然之境。”

“啊！你未悟通自然之境就这般厉害，若是到了自然之境，岂不是连魔王级的高手都不配和你过招？”百里冰不是容易惊呀的人，但自从进入木府后，惊呀的事情越来越多。

“我很厉害吗？不过我心里隐隐觉得天下厉害的人还有很多，只是没出来而已。正月十五的比武大会你有什么看法？”乐乐又道。

“呵呵，难见你谦虚一次。比武大会是万里盟发出的，不过据手下传来的消息，幕后的操纵者应是司徒世家。只有得到司徒世家的首肯，才会有数百名武将的职位，还把司徒世家的大小姐押了进去。既然知道是司徒世家发起的这次比武，目的就不难猜测了。”百里冰轻轻笑道。

“哦，你猜测司徒世家的目的是什么？”

百里冰白了乐乐一眼，笑道：“你在考我吗？”

乐乐挪到她轮椅正前方，双手不客气的放在百里冰大腿上，道：“就算是吧！”

“你!”虽然她的腿没有知觉，不过见到乐乐的侵犯，心田还是升起了一丝奇异的触感。她正想责叱乐乐的无礼之举，却见他眼神清澈毫无淫邪之意。而且自己也喜欢这种亲密的感觉，芳心坎坷剧跳，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怎么啦？”乐乐一脸无辜，不过心底却喜翻了天，暗笑：“为了完成血影给我的任务，不得不阴险一次。不是第一次使展这些泡妞手段，可长久不用，居然有点陌生，真是郁闷。http;//www.53yao.com”

“哦，没什么。司徒世家的野心大家心里都明了，无非想在新皇大典上谋反，软禁各路诸侯，号令天下兵马。要想这么做必须有足够的武林高手，前几个月他们损失了不少家将高手，所以才想借这次比武大会，选取高手为己所用。啊你？”百里冰说不下去了，因为乐乐的双手正在她双腿上按摩。

“哦，分析的不错，和我们想的一样。怎么不说了？”乐乐低头专心揉捏着她的大退，而且手指经常无意的掠过腿根深处。她的那些部位可是有知觉的，被他一碰，整个身子都酥了。

“你你在干嘛？”她红着小脸，终于鼓足勇气，质问乐乐。

“在帮你活血按摩呀！前天我去南陵，问了几个有名的神医。他们都说，若是驱散了寒毒，再经常活络血脉，说不定会恢复知觉的。”乐乐最初把手放在她腿上，纯是投石问路。见她没有排斥，就知有很大希望，至少可以知道，她没有厌恶和自己身体接触。若是加些冠冕堂皇的话，再过份些的接触，她也会接受的。

“可是可是我已经死心了，不再抱任何恢复的想法了，你不要再给我希望了。苦苦的期待，再痛痛的失望，那让人更加难过。”她悲凉的笑笑，捉住乐乐的手，不让他再动。

“虽然有失望，但有希望的日子会过的很充实，不是吗？”乐乐反手抓住她的手，放在唇边深深吻上。

“啊！”百里冰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不知所措的望着亲吻她敏感嫩手的大灰狼。

乐乐的目标显然不是她柔嫩的双手，而是全身。温暖的唇抚过手指，掠过敏感的玉腕，侵犯至她莲藕般的粉臂，粗重的呼吸喷在她罗衫酥胸处，惹得她低吟一声，把乐乐揽入怀里。

乐乐似乎早就料到会是这般，一刻也不停息的抱紧她的柳腰，用脸重重磨擦着柔软的玉峰。百里冰销魂娇喘着，害羞而享受的闭上了眼睛，任由他肆意妄为。我想

要书屋

乐乐暗暗在她身上放出一股催情真气，以防百里冰突然清醒。乐乐暗道：“全是血影这丫头，非求我年前把百里冰收进私房，本来还想多调戏她几天哩。有过合体之后，调戏起来就没多大意思了，那时再调戏就不如用御女之术挑逗。”

催情真气一进入百里冰的身体，一股压抑陌生的欲火慢慢从小腹升起。她纯洁的脑袋想不出是何种感觉，只是像被电击一般，僵在那里。全身越来越热，渐渐如火般滚烫。前几天渡进身体的龙貂血，也随着催情真气而跳动，就像重新被刺穴一样。

“啧啧，真是清纯的小丫头，这么一点点催情真气就受不住了。”乐乐抱起陷入疯狂欲火中的百里冰，坐在轮椅上，把她放在自己腿上。

百里冰的衣衫仍然完整，只是乐乐的色手，早已陈仓暗渡，把她冰滑的胴体摸个遍。乐乐把她两腿分开，丝绸罗裙半退，熟练的伸进腿根深处。花丛沾露，浅草泥泞，乐乐知道时机成熟。吻上她樱唇的同时，也破身而入，合为一体。

合体之后，自是销魂的呻吟缠绵。不知过了几何，也不知日落何方，当百里冰从激情从中清醒时，发现自己已能站立。是的，凭自己的力量，双腿站立。这不知在梦中出现多少次的愿望，终于在她最兴奋最幸福的时刻降临。虽然一个霸道的身体还在她身后抽送，给她带来更多的欢愉，不过她还是为自己能站而哭泣。喜极而泣。

乐乐的声音也适时的在她心中响起：“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高兴双腿能站立了，我也同样高兴。当我进入你身体的刹那，就感到了龙貂血的异常。龙貂血被我精气所催化，完全溶入你的身体，然后你的双腿就能动了，而且很有力哦。”

乐乐在脑中意淫出一幅图像，传进百里冰的脑海中。图像当然是她高举双腿欢声浪叫的镜头，她又惊又羞，满心的疑问。“你怎么在我心里说话？”

乐乐的功法进入第八层以后，神识能传能收。立刻回道：“这就是我的秘密，以后还有更多让你的惊奇的故事哩。”

百里冰爬在轮椅上，抬头就能看到西边的斜阳。大惊道：“你在外面呃啊和我嗯还是白天！”乐乐只是淫笑不语，利用她惊羞的心理，再次把她送上极颠，方才收兵。

事后，百里冰娇柔的躺在乐乐怀里，全身酥软得不能动根指头，这一天给她带来太多的冲击和收获。治愈了久病的双腿，得到了心爱男人的宠幸，完成了由女孩到女人的蜕变，而且第一次还在室外。闻着乐乐的体味，微笑着进入梦乡，这一觉，她睡的好香好香。

百里冰再醒来的时候，发现已睡在木府的内宅，以地为床的内宅。不过她睡在二楼，一个温暖柔和的房间。

“睡醒了？”乐乐带着温柔和微笑，推门进来，像是算准她这时醒来一样。

当然醒了，不醒怎么睁眼坐在床头。不过百里冰对这些废话十分享用，羞涩的笑道：“嗯，醒了。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真对不起。”

“呵呵，她们都在等你吃饭，团圆的年夜饭。”乐乐没有把这句话说完整，全句应是：“少了慕容琪的团圆饭！”

百里冰知道自己算是加入了乐乐妻子的行列，温驯的点点头，迅速整理好衣裙，跟他下楼。

“欢迎你成为我们家中的一员！”

听着众姐妹的欢笑和祝福，百里冰血液也跟着沸腾，暗暗告诉自己：“我已经是乐乐的妻妾，又能住进温暖的家院了。不再孤单，不再恐惧，因为漂泊的心总算找到了港湾。不用再心酸哭泣，我终于和血影一样幸福了”

血影笑着把她拉到自己身旁坐下，道：“姐姐，终于见到你真正的笑容了，真漂亮。”

百里冰娇笑不语，似冰体溶解，整颗心全系在乐乐身上。

人，为知己而喜。

年，为相聚而过。

第五章调情(完)

第六章双擂

这一年就这么平静过去。

年后却很不平静。

洛城和南陵同时发布消息，举行和皇城同样的比武大会。

水涨船高，武林人士，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珍品，被风月国各大势力争相拉拢。一些隐居的高手，也被空前的巨大名利打动，纷纷以自己的喜好，选择“买主”，欲显伸手。

木府的小园中。

乐乐从背后抱住宫明月，轻轻抚摸她微微隆起的小腹。把脸埋在她柔亮的发丝中，尽情贪婪的呼吸着。宫明月整个身子重心靠乐乐支持，安心享受二人世界的柔情。她非常得意自己当初的决定，什么混帐伦理，只有完全抛开那些莫名的枷锁，才有今天的幸福。以前的痛苦伤痕虽然无法抹去，但眼前的幸福定会淡化往日噩梦。

宫明月道：“乐郎，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还是让孩子的姨娘帮他起吧，我很怕给人起名字。”乐乐没有抬头，仍钻在如云的乌丝中懒懒说道。

“嘤咛，我不管嘛，我们的孩子你必须给他个起名。他有那么多姨娘，若是让她们起名，一定会乱套的。”宫明月不依的撒娇道。虽然她比乐乐大上十多岁，可她仍是个女人，身后男子的女人。

“呵呵，那么多姨娘？是够多的，就起名叫多多，男女通用。”

“哼，乐郎真懒，不过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她摸着小腹笑道，“以后你就叫王多多，福气多多，满意多多！”

王乐乐额头暴汗，寻思道：“怎么这么别扭，很像某种速食的广告！”

“乐郎，你们在谈什么？”楚红雨笑着走来。

乐乐一语双关的坏笑着回道：“谈论生孩子的事，你也有兴趣吗？”

“有啊！”楚红雨答完才发觉上了他的当，“哼，坏死了，整天欺负人家。”

宫明月笑道：“哈哈，雨妹别听乐郎胡说，他最没正经了。刚才乐郎给孩子起了名字，叫王多多，好听吗？”

“好好听！”看宫明月一脸幸福的模样，名字再别扭也得说好听，更何况是乐乐起的。

宫明月看她尴尬的模样，笑道：“雨妹好像言不由衷哦，这可骗不了姐姐。”

“啊我觉得不错没骗你。”楚红雨正在尴尬之际，洛珊从院外飞奔而回。她边跑边大叫道：“乐郎，不好了，我们碰到一个怪老头，非要拆风月客栈。我师父要死、要活被他打伤了，他们以前好像有仇怨。怪老头还会用雨姐的兰花指，快去看看吧。”

“破坏魔孔洞？”乐乐和楚红雨对视一眼，同时说道。

“明月在家里，我们去看看。”说着拉起楚红雨就跑。

“等等我哪，乐郎。”洛珊气喘吁吁的在后面狂追。

乐乐给她们讲过和孔洞打斗的事，宫明月知道乐乐的武功情况，也不甚担心。望着他背影消失在远处，才微着转身回房。

风月客栈的大厅只剩三个人，其他的客人全逃了。

要死、要活两人联手的实力相当于宗师级的高手，在孔洞手底下却无还招之力。孔洞疯狂的怪笑着，闪电般的在要死、要活的周围转动，每次经过都狠狠的在他们脸上抽俩耳光。

要死、要活只得全力防卫，护体真气根本挡不住孔洞的攻击。在被打的空隙时间，要死苦笑道：“兄弟，看样子我们真的要死了。慧能大师也是骗子一个，当日为我们卜卦，说什么贵人在北，非阳即阴，阴勾阳动，否极泰来按照慧能的指示，硬收洛珊为徒，被她欺负了十多年，最终还是没逃过破坏魔的报复。”

要活同样抱着脑袋苦笑，“还不是我们自找的。只怪当年做贼的时候，偷了孔洞一瓶药，唉，那药居然是救他夫人急用之物。还是师父说的对，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

“哈哈哈，当然要还，老子要你们还要死为止。老天有眼，终于让我找到你们了。”孔洞打的更用力了。若不是要死、要活的功力还算深厚，牙齿早就掉光了。

“孔老头，该打累了吧，用不用休息一下？”王乐乐和楚红雨推门进来，又把门关好。他们并没有立马出手，只是站在门口冷眼旁观。

“不用你管！咦？”孔洞看到楚红雨时，忽地怔住。不再打要死、要活，朝她慢慢走去。“丫头，你你叫什么名字？”

“楚红雨！”

“啊，楚?好像，好像。”孔洞失望的摇头自语。

楚红雨冷视着面前的披头散发的老人，问道：“好像谁？是说孔姿吗？”

孔洞灰黯的眼睛忽又亮了起来，惊道：“对，对，就是孔姿。你认识她吗？”

“她是我娘。”

“啊，姿儿的女儿都长这么大了。丫头，你知道我是谁吗？”孔洞又道。

楚红雨摇摇头，道：“不知道。”

孔洞有点激动的说道：“我是孔姿的爹，也就是你外公。你娘一定跟你说过我，是吗？我叫孔洞，破坏魔孔洞。”

楚红雨眼神更冷，有些悲凄的道：“不，娘说她没有父亲。外婆死后，娘就一个人生活，遇到爹才结束流浪生活。”

“姿儿还在气恼我。唉，只怪当日因你外婆的死，我过于伤心。把姿儿一人留在家中，没有回去看过她。”孔洞表情痛苦的说道。

乐乐没听楚红雨说过这些事，心疼的拍着她的肩膀，以示安慰。乐乐以为楚红雨四处寻找孔洞缘于认亲，没想到还有这般曲折隐情。

孔洞又道：“以前清醒过来的时候，回去找到她。没想到那里早成荒宅破院了，姿儿过的还好吗？”

“我娘早死了。”

“我早知道会这样的早知道会这样，哈哈哈，一定没有活过三十岁。和她娘一样的病，活不过三十，老天哪！”孔洞又疯狂起来，笑的如狼嚎鬼泣，异常悲凄。

楚红雨脸色变的惨白，眼角泪水悄悄流出。乐乐感到不妙，急问：“难道是遗传病，怎么没听你说过？”

“我害怕，乐郎。娘说过，我也活不过三十岁的，呜呜！”楚红雨扑进乐乐怀里大哭。

洛珊终于追来，一进就喊道：“乐郎，雨姐怎么啦？打不过也不用哭呀！我想要书屋”

孔洞目光呆滞，捂着耳朵大叫：“你们统统活不过三十岁，哈哈哈，活不过”。他怪啸一声，撞破窗户，飞出客栈。

要死、要活缩在墙角，看到孔洞飞远才从桌椅中露出脑袋。脸肿的像猪，嘴角流着鲜血，叫苦道：“老天，那魔头终于走了，看来慧能老和尚还有点能耐。多亏宝贝徒弟赶来，把他吓跑了。”

“老酒鬼，你们没事吧？好好在木府喝酒就是了，非要跑进客栈喝。这下子好了，被人揍成了猪头。唉，真是可怜。”洛珊盯着要死、要活，似笑非笑的数落着。

这时苏巧巧也带人赶来，看着破损不堪的客栈摇头苦笑。“乐郎，雨妹怎么了？”

“没事，咱们回去再说，这里留给护卫们收拾吧。”乐乐苦笑道。

洛珊看要死、要活受伤不重，也不管他们了。紧跟乐乐，赶回木府。

回到木府，乐乐才把楚红雨家族遗传怪病告诉大家。首先惊呀的是行雨宫的三百多个女子，她们和楚红雨生活的时间较久，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又是埋怨又是安慰，一时气氛悲凉愁苦。

乐乐怜惜的搂着她，暗道：“以前总纳闷红雨怎么整日寻找我的身影，原来是自知活不过三十岁。她没有妙缘的随意和大胆，也没有鹤儿的顽皮和耍赖，所以只是害羞的偎在自己身傍，想共度剩余时光。神识虽然查到她的深情的依赖，可从没有深思细想。”

想到这里，歉意的用最温柔声音道：“以前怪我粗心，没有查觉你的异常，以后我会好好补偿你的。还有八年的时光，等过完今年的春天，我们就去隐居，并为你寻找良方。好吗？”（外篇有以后的故事，人不会死的。）

楚红雨伏在乐乐肩头，静静享受属于自己的温情时光。温驯的点点道：“嗯。只要跟乐郎在一起，活多久都没关系，就想这样抱着我。”

乐乐暗骂自己花心，找了这么多的女人。暗下决心，等进入第九层的阴阳互生阶段，决不再乱找女人。因为御女心经上说，第九层之后，功力就日趋稳定，可控制情欲和性欲。只要不想找，绝对不会被引诱或者欲求不满的情况。

柳纤纤在旁小声问道：“乐郎，你说过完年去看琪琪，现在还能去吗？http;//www.53yao.com”

乐乐知道飞马牧场和陌野城很近，她想顺便回家看看。但看到楚红雨的状态，只能摇头，道：“过几天就是皇城的比武大会了，骑鹤去也怕赶不急回来，等我们把司徒世家的事情搞砸再说吧。这乃是南陵王和洛城王交待的事，一个是义父，一个是岳父，哪头都得罪不起啊。”

“嗯，好吧，乐郎去的时候一定带上我哟。”柳纤纤无奈笑道。

接下来几天，乐乐暗中吩咐木府护卫中不常露面的武功高手，装作武林人士，混入初赛。这些护卫武功本就不低，再加上乐乐数位夫人的点拨私授，功力增加很多，四名护卫全部晋入决赛。

正月十五，皇城校场。

这天一早就挤满了人，今天是比武总决赛的日子。进入决赛的高手有一千名整，也早早的站在了台前。奇怪的是，出现了两个擂台。在大家熟悉的司徒世家擂台旁，出现了木府擂台的标志，上书：木府招募护卫教头五十名，年薪十万两白银。前十名皆有增功神丹（增二十年内力）作为奖品，榜首多加明月宫极品美女一位。

王乐乐笑容可鞠的站在台上，向大家介绍增功药的妙处。他身后站着娇媚异常的妙缘，一头粉红的发丝垂到脚跟，巧目流转，引得江湖浪客频频怪叫。妙缘的出现纯是为了误导观众，让人联想到明月宫的极品美女。而真实的明月宫美女，能抵得妙缘百分之一就不错了。

一石击千层浪，那些进入决赛的武林人士看到木府的广告语就哄嚷起来。年薪十万两哪，增功神丹哪，明月宫的美女哪哄嚷中，渐渐朝木府的擂台围去。

司徒世家负责这次比赛的家将大惊失色，赶紧派人通报家主。

司徒业听大怒道：“什么，木府竟敢这么做？又是王乐乐！我们司徒世家辛苦策划了一个月，居然是为他人做嫁衣，绝对不能容忍！朋儿，上次你说刀谷七杀摆平了王乐乐，他怎么又活着回来了？”

司徒朋年前就得知王乐乐未死的消息，可也不敢声张，暗暗派人跟踪，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没想这么快他就出来捣乱，而且这乱子越来越大。见父亲怒问，只得答道：“上次是妹妹负责此事，她和刀谷七杀都说把他干掉了，具体情况只有他们知道。”

“哼，把她叫来。”司徒业怒叫道。

司徒朋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只好照办。

司徒敏年前听到家族把她“出卖”的消息后，一直哭闹，避不见人。她师父胡姬对此也无能为力，只是劝慰。

前几天初赛时在擂台上露过几次面，以增加武林人士的热情，这让她的心情更加恶劣。听到父亲司徒业招见，只是气呼呼摔了一阵东西，才被司徒朋劝去。

“我说过多少次了，王乐乐被打落山涯，被打落山涯你们不相信我，可以去问刀谷七杀，那是他们出的手。他怎么没死，我哪知道。”司徒敏听到父亲的质问，气就不顺，也顾不得自己的身份和媚术风姿，发泄的咆哮一通。

“反啦你啊，敢给爹这么说话。”司徒业也是一肚子火，见到逆来顺受的女儿敢对自己乱吼，上去抽她一记耳光。

“啪！”的一声，司徒敏脸上多了五个清晰的红指印。

司徒敏不怒反笑，抹去嘴角鲜血，媚声道：“父亲大人十多年没有打敏儿了，今天又手痒了是吗？”

虽然在笑，眼眸中却闪着滔天的恨意。

“混帐，就知道欺负自家孩子！”一个苍老威严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司徒申推门而入。

第六章双擂(完)

第七章闹剧

司徒申进来之后，先是对司徒业一阵训斥，然后才安抚被打的司徒敏。司徒敏却是捂着微肿的左脸冷笑不语，盯着眼前的三个男人，心底首次种下仇恨的种子。

“逆来顺受只会更加倒霉，沉默不语只会悲惨收场。”她想起初入欢喜教时，师父胡姬对自己说的话。关于身世的流言她早听过，只是她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哪天他们能够查明真相，对自己好一点。可惜在外习艺十多年后，仍无法逃脱命运的捉弄。

前些天还对司徒申心存感激，感激他每次为自己出头袒护。这次比武大会将把自己嫁给一个未知年龄长相的人，他却没有帮自己说话，只是劝慰想开些，又说该为家族出力的时候到了。失望，无尽的失望。

他们在商量了什么，司徒敏都没听进耳朵，只是在不断的想着：“或许我真的不是司徒世家的人，或许我真是淫贼的孩子。在这里他们一直把我当成为家族牺牲的工具，哼哼，我不会让你们如愿的。”

她想了半天才回过神。这时听司徒申说道：“好，就按你们说的办。先去解决这比武的乱子，再进行对付王乐乐的计划。”

司徒业点头道：“朋儿、敏儿，你们跟我去校场，我倒要看看王乐乐能折腾成什么样子。我们开出同样的薪酬外加官职，就不信比不过一个小小的看家教头。”

司徒敏犹豫一下，才乖乖的跟着他们离去，暗暗运功抚平脸上的红痕。

校场上，木府擂台前已聚了五百多入围的高手，没有过来的三百多个也呈观望状态。不少武林人很重视增功药，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更在朝王乐乐质问：“那增功药是真是假？”

王乐乐正气凛然的笑道：“当然是真的，我们木府什么时候骗过人。不过也不能怪你们疑心，这绝世奇药人间少有，乃是医仙楚风所制，只剩十颗。”其实这药还剩一百多粒，这么说纯是为了让心怀不轨的人死心，免去以后的麻烦。

那些江湖人嚷道：“听江湖传说，医仙楚风确有增加功力的药物，可我们还是不信。若是我们辛苦比赛之后，发现那药丸是假的，我们找谁诉苦去？”

乐乐听后呵呵一笑，道：“既然不信，我就找人当面验证。但你们要想清楚，试完之后这药就剩九粒啦！”

“九粒就九粒，只要是真的，管他有几颗！快点验证吧！”台下武林人一片哄闹。

乐乐早就料到会有如此局面，轻轻一笑，把身旁的赵龙拉来。他指着赵龙，问台下的武林人士。道：“你们看看他的功力在哪个阶段？http;//www.53yao.com”

一个年约六旬的灰衣老者，颇为自傲的说道：“他只不过是特级下等的功力。”其实这老头也不过是特级中等的水准，但觉得能看出赵龙的实力，很是得意了一番。也有其他高手说出同样的结果。

乐乐示意赵龙服下增功药。赵龙虽然早从乐乐那得知，会有增功药相赠，但仍忍不住那股兴奋劲。药一下肚，立马盘腿而坐，头顶有淡淡青烟环绕，慢慢行功三周天。台下武林人士目不斜视的盯着赵龙，以鉴真伪。

稍时，随着一声兴奋的长啸，赵龙应声而立，面颊上还带着豆大的汗水。只见他眼中精光乍现，犹如闪电一般扫过台下众人，台下一片死寂。赵龙指着刚才道出自己功力阶段的灰衣老头，大笑道：“你也不过是特级中等而已，你现在能看出我功力的深浅吗？”

灰衣老者又惊又惧，羞郝道：“我我看不出！莫非真是增功神丹？”

他身后已有不少高手疯狂的叫道：“废话，当然是神药！凭我特级上等的功力也看不出他的深浅，他刚才至少增加了两个阶段，我要比赛!”

习武人都知道，武功越高就越难提升。有的人穷极一生也难在特级水平超越半步，见到能突增两个阶段的神丹，当然想得到。随着他的叫器，更多的人叫喊起来，争相往前挤。在司徒世家擂台的观望之人，再也耐不住诱惑，又跑去一半。

司徒业带着家将护卫也来到了自家擂台之上，身后跟着司徒朋和司徒敏。几个负责擂台的家将仆人缩在角落，不敢吱声。司徒业叱道：“不要光站着，快点喊出和他们同样的条件，外加大将军的官衔，快！”

那几个家将仆人也反应过来，敲着铜锣高声喊道：“司徒大人说了，只要你赢得比赛，不但有大将军的官衔还有年薪十万两的奖赏，快来比赛啦。”

他们台下还有二百多人，木府的四个乔装的护卫混在其中。他们几个是为了给司徒世家留点台面，怕人都走光了，会让司徒世家狗急跳墙，派兵干扰木府的擂台。

他们四个看木府那边的比赛已经开始，心下略安。听到司徒世家新增的奖赏，暗中好笑。其中一个点点头，抢先跳了上去，大喊：“还是司徒世家阔气大方，比那边小小的看家教头好上百倍。再说那莫须有的增功药不定真假，人又那么多，肯定贪不着我们。嗯，我决定了，还是在这里比赛，你们哪个不服，快点上来。”

这边台下停留之人多为年青人，武功也不是很好，多是为了官位和美女而来。留在这里，一是没能耐怕抢不过那些年老的高手，二是觉得这边人少，容易取得好名次。听台上的木府护卫一说，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争相往台上跳。

司徒业满意的盯着最初上台的木府护卫，问身边的人道：“还算你们有点脑子，知道找人演戏，刚才那厮挺机灵的，找个机会好好栽培，是个人才。”负责擂台的家将额头冒汗，频频颌首，哪敢明说不认识！

王乐乐忙里偷闲，戴上银狐面具，躲进了司徒世家擂台前的人群里，观望比赛情况。进入晋级赛的都有发的腰牌，比赛时上交，所以能在木府比赛就不能在司徒世家这边比赛。乐乐目光在台下武林人士中扫过，坏笑着点点头，暗道：“嘿嘿，这里面多是普通的一流高手，就算全部加入司徒世家也无所谓，还不如十名特级高手划算。咦？司徒敏也来了！呵呵，脸上好像被人打了，好可怜的丫头。无论怎样你都是我师父的女儿，嗯，就算上次是你和刀谷七杀算计我，我也不能对你下手。若是把你嫁给这帮武林垃圾，我更不同意，得想个办法！”

司徒敏正被台下那些武林后起之秀盯的心烦，突觉一道熟悉的气息射来。寻视之，看到了银狐面具下的关切目光。她心里顿时闹开了锅，差点失声喊出：“王乐乐？”胡姬早告诉她王乐乐没死，但亲眼看到，心里仍忍不住激动和不安。思忖：“他就是淫贼花铁枪的徒弟？难道他也知道我的身世？”

乐乐也看到了她的反应，暗暗运用神识附在她身上，道：“脸还疼吗？”

司徒敏突觉一股奇异的暖流飞近，还没来得及躲，就听到乐乐满怀关切的声音。这种关切的情感，是她多少年未曾得到的，鼻子一酸，差点落泪。心头想道：“他他为什么关心我？”

“因为你不属于司徒世家，因为你是我师父花铁枪的女儿，因为我们是亲人。”

司徒敏忘了问乐乐为何知道她内心的想法，只是底头喃喃：“亲人？”这个词多久没在脑中出现，十多年了，除了师父她还不曾领略亲人的滋味。http;//www.53yao.com

乐乐正要进一步对她劝说，忽觉藏匿在司徒敏身上的神识一阵刺痛，立刻惊惧的收回那股神识。司徒敏身边不知何时已多了两人，一个是胡姬，另一人却是个和尚。那和尚一脸慈祥，面白如玉，没有任何皱痕。光看外表觉得他不过二十多岁，细看之前，又有六十岁老人的沧桑。这种反差十分诡异，乐乐立刻猜道：“莫非是欢喜佛？想不到他也会精神攻击，好像精神修为也不底！啧啧，总算有个对手玩玩了。”

司徒业这时才发现台上多出两人，看清来人，脸上堆满了笑意起身施礼。道：“呵呵，原来是欢喜大师和胡仙子亲至，失礼之处，请多多海涵。”

“呵呵，司徒大人不必多礼。我和师妹只是来看个热闹，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他虽然和司徒来说话，眼睛却望着王乐乐的方向。

司徒业一怔，忙问：“什么事情能让大师觉得有趣？”

欢喜佛还未回答，只听胡姬妖媚笑道：“咯咯咯，有趣的事情太多了。你们花了这么多的心血，甚至要赔上我的宝贝徒弟，难道就为了招揽这些不堪一击的废物？”

司徒业根本不敢看妖艳的胡姬，听着她放荡的笑声就觉血气翻滚，差点出丑。半天才道：“这非我所愿，哪曾想王乐乐会来这么一招釜底抽薪，把我们辛苦筛选的高手都用增功药骗去了。”

我

想“增功药？果然有此神药！”欢喜佛眼中露出贪婪的凶光，狠狠的盯着混在人群中的王乐乐。

要

书乐乐已有了防备，对他的微带精神攻击的目光轻松接下，懒懒的抱着胳膊，嘴角上挑，似乎十分不屑。

屋

他们在后台说话，不耽误前台的比赛。不多时，已选出前十，其中一个还是木府的护卫。接下来是要争夺第一，因为第一的奖品是司徒敏。乐乐暗暗传音，把木府护卫的那声晋级牌要来，准备上台捣乱。

司徒敏在后台看着那些形神猥琐，不堪一击的所谓高手，不满的道：“难道就要我嫁给那些废物？”司徒业也暗暗后悔，但消息已传遍天下，不容他改变。

这时一个长脸的黄瘦汉子终于连败三敌，冲着后台的司徒敏狂流口水。大喊道：“我再打赢一场，就是第一名啦。哈哈，司徒小姐，你要等我！”

司徒敏看着那汉子的恶心面孔差点发疯呕吐，正在咒骂司徒业，忽见台上蓦然出现一个面带银狐的白衣人，那人正是王乐乐。

王乐乐把手中的晋级牌扔给旁边的裁判，冲那黄脸汉子笑道：“你这辈子是等不到了。”

“你是何人？在前面的比赛怎么没看到你？”黄脸汉子见到乐乐神采非凡，收起狂妄，谨慎待之。

“你管不着，我数三个数，你不下台，就准备爬下去吧！”乐乐冷冷说道，根本没把黄瘦汉子放在眼里。

黄脸汉子被乐乐嚣张的气势吓住了，道：“你能不能数慢一点，俺怕还来不及走下台，就被你打爬下了！”

听他说完，台下台后一阵爆笑，皆骂他是胆小鬼。那汉子以后逢人便说：“幸好俺当时机灵，若不然真的会爬下擂台，那个白衣人居然是王乐乐，天哪！”

裁判忙笑着走出，问乐乐姓名。乐乐没理他，对台下看热闹的人喝道：“我再数三个数，你们若不上台和我比试，就再也不许上台争夺司徒敏。她是我的！”

台下顿时鸦雀无声，迟迟不见有人上台。后台的司徒敏激动的哭笑不得，不理旁边的长辈，怔怔的盯着乐乐背影发呆。

乐乐以奇快无比的速度喊道：“一二三哈哈，我数完啦。记住，你们都没资格上台喽！”

司徒业看不下去了，这次擂台大赛快要成为闹剧。他冲乐乐怒喝道：“你是何人，既然赢得比赛，还不摘下面具？”司徒朋忙爬在他耳边小声嘀咕几句，司徒业脸色急变几次，回头望向欢喜佛。

王乐乐哈哈大笑，看着走来的欢喜佛，轻轻把银狐面具摘下，放进怀里。道：“陪你们玩真没劲，你们早被作者写成了弱智。看你们可怜才把面具摘下，我就是风迷万千少女、帅的一塌糊涂的王乐乐。怎么样，怕了吧？”

欢喜佛呵呵笑道：“原来你就是王乐乐。听说你杀了本教十多个弟子，可有此事？”

“是啊，杀掉你十多个得意弟子，你还能笑得出！大师的法力果然深厚！”乐乐不无讽刺的笑道。

“哪里哪里，小兄弟谬赞了。他们办事不利，死了也是活该。听说你身上还有九粒增功药，可是真的？”他对乐乐的嘲笑毫无反应，仍是笑容可鞠。

“没错，但我就是不给你，哈哈！”乐乐早知欢喜佛欲求此药，哪能让他遂愿。

“呵呵，那本佛爷只好抢了！”他仍是很和气的笑着，眼中却带着疯狂的杀意。

（好累，花了两天的时间才打出四千多字，偶对这些字很不满意。怎么也料不到，越临结尾越是困难重重，这是偶的第一本长篇，经验严重不足。嗯，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偶不会写擂台赛。唉，偶好可怜！今天愚人节，偶被自己愚弄了。）

第七章闹剧(完)

第八章谢幕

欢喜佛话未说完，已扑了过来，诡异的气机锁定王乐乐。以他为中心，荡漾着丝纹状的游动真气，慢慢结网形包围圈，把乐乐困在里面。乐乐没想到他下手如此迅速狠辣，身上又没带追心剑，无奈中全力挥出一掌，把周围的诡异气场击散。粉红的光芒趁着气场散乱，护住乐乐全身，变掌为指，静待敌袭。

欢喜佛把他锁定之后，并没有立即出手。笑嘻嘻的盯着乐乐手指的形状，问道“你也用兰花指？”

乐乐早把楚红雨的兰花指学会，今天由于追心剑没在身上，才不得不用。笑道“知道还问！使出你的梵罹魔吧！”

“呵呵，对付你本佛爷还不需使用梵罹神功。再问你一次，交不交出增功药？”欢喜佛笑的依旧得意，锁定的气机更加紧密，似乎可以随时冲到乐乐身边，发出致使攻击。

乐乐撑着护体真气，身子奇异的顺着欢喜佛气流舞动，一点也不吃力。他笑的比欢喜佛还开心：“假和尚，要打就快点，不要罗哩罗嗦，小心读者骂你骗稿费！”

欢喜佛盯着乐乐舞动的身影暗暗吃惊，听他说完，微微气恼：“本佛爷最烦别人骂我骗稿费！看招！”说着，他的身形已动，四周的气机也随他而动，掌风呼啸像浪涛一般击来。乐乐的身体受诡异气机所制，动作变得十分迟缓，幸好兰花指是远程攻击。心念所动，十指犹如兰花般盛开，一道绚丽的蓝光射向浪花的中心。“哗”的一声，浪花散开，却没消失，急速聚出两股，左右合击，如水蛇一般再次缠向乐乐。

乐乐已知道欢喜佛的功法特点，那就是：缠和粘。边扩大护体真气的范围，边大骂：“慧能大师也是和尚，人家就非常和气心善。不像某位整天一脸虚伪笑容，被人说中了软肋就会发怒，真没风度。”

欢喜佛越打越心惊，听胡姬说，教中的得意弟子被王乐乐杀掉，最初还不相信。现在看到王乐乐在自己全力的攻击下仍然谈笑自如，才知道传言非虚。

王乐乐远没有表面上那样轻松自在。好几次被欢喜佛攻到近前，硬拼了几掌。幸好乐乐内力远远高过他，让对方受些小伤。

欢喜佛脸上已没了笑意，见到眼前少年的内力居然高出自己许多，他对增功药的欲望更加强烈，眼中已燃起贪婪的光芒。招式越打越快，出手亦越急速，两人掌风身形在台上留下近百道残影。

台下的武林人士哪见过这般身手，目瞪口呆的盯着台上的打斗，一时忘了身在何处。忽听台上僧人喊道：“梵罹神功！”有见识的武林人士纷纷醒悟，大惊道：“梵罹魔功？能把功力增加三至五成的魔功，那和尚是欢喜教的！”

只见欢喜佛全身如蛇脱皮般扭动，四肢百骸的关节违反常理的弯曲，发出噼噼啪啪的爆响，摄人心神。周围的气场也被他操纵的变幻莫测，顺逆交替，处处藏有毁灭的引力。

乐乐知道欢喜佛最终会使出绝招，早有防备。左右手兰花指同时射向他的面门，神识分身化成一柄利剑，紧跟其后。欢喜佛口中发出刺耳的魔音，身高增加半尺，蓝光离他有两米的时候，他猛睁双目，眼中射出两道赤红的邪光。两光撞在一起，在空气中发出刺耳的金属嘶鸣声，乐乐身形一顿，蓝光消失。

“哈哈哈”欢喜佛发出野兽般的暴戾笑声，周身黑气纏饶，如魔鬼降临。

乐乐神识化为的利剑碰到他周围的黑气就再无寸进，遇到一般血腥残暴的精神力的抵御。残暴的精神力突然巨增，狠狠的反击，两股肉眼无法看到的精神力战成一团。

台下的人一片死寂，看到台上两人正打的精彩，却突然被定身咒定住般，不明所以，顿时不满的叫嚷起来。

司徒敏担心的盯着乐乐，见他们都不动了，忙问胡姬：“师父，他们怎么啦？”

胡姬摆摆手让她安静，美眸复杂在乐乐身上扫来扫去，半晌才道：“他们在比斗精神力！能逼你师伯用出梵罹神功，王乐乐的功力真可怕！”

司徒敏听出胡姬语气中的羡慕和嫉妒，有些莫名其妙。不过她听过精神力的可怕之处，那是杀气的最高形式，又超然于杀气，成为独立存在的一种奇功，只有武功达到极高的程度才有精神力的产生。她想到刚才和乐乐奇异的对话，暗忖：“那也是精神力的一种吗？好像挺舒服的！”

两人额头皆流出许多汗水，正斗难解难分，突听一阵泰然的佛音传来。听得乐乐心神十分舒服，精神力大增，对着欢喜佛的精神力狠狠劈出。这一次拼撞两人都尽了全力，随着两声闷哼，他们齐齐后退三步，收回精神力。

慧能大师不知何时，已站到乐乐身前，默默对视着周身黑气的欢喜佛。“阿弥陀佛！一别数十年，想不到欢喜教主违反当日誓言，又入风月国土。不知教主有何说法？”

胡姬悄悄站在欢喜佛身边，扶住他，道：“师兄，你没事吧？”

欢喜佛张嘴欲说，不料伤势不受控制，吐出一口淤血。他不理慧能和胡姬，只是恶狠狠的瞪着乐乐，道：“哼哼，英雄出自少年，果然不错。本佛爷已有三十年没有受伤，想不到会栽在你的手上。”

乐乐接过妙缘递来的手帕，慢慢擦去嘴角的鲜血。懒懒的笑道：“假和尚的武功也不错，算个平手。”其实乐乐心中比较，如果用剑的话，会有八成胜算。

又对慧能笑道：“大师来的真是及时，小子多谢了。”

“小施主全凭自己的能力取胜，何须谢字。”慧能轻轻笑道。

欢喜佛趁慧能不备，冲胡姬暗使眼角，“走！”说完，他二人全力使展轻功，射出校场。

司徒业想不到他会逃走，神情一呆，指着二人的身影道：“他他们逃了！”

慧能看他们二人逃去，也不去追，对司徒业高喧佛号：“司徒施主意念杀戮太重，今年恐有血光之灾。现在回头，即达彼岸，可否？”

司徒业冷哼一声，道：“不劳大师操心，我等自有主张。我们走！”说完带着众将，气呼呼的离去。司徒敏临走时瞄了乐乐一眼，微微犹豫才转身离去。

乐乐冲妙缘做个胜利的表情，暗示一场闹剧就此谢幕。拉着妙缘的玉手，朝木府擂台走去。慧能道：“且慢，老纳有一事相告。”

我乐乐停下脚步，笑道：“哦，大师请说！”

想

要慧能看了妙缘一眼，道：“昨日得到消息，绝情师太受伤过重，已归乐土。”

书

屋乐乐发觉妙缘的身子轻轻一颤，淡淡的悲伤从她心底升起。乐乐暗忖：“难道妙缘已从精神催眠中醒来？”

妙缘担心的偷视乐乐一眼，故作平静的道：“不知慧能大师为何告诉我们这些？”

慧能似乎早料到妙缘的反应，神情不变的道：“昨天接到这个消息，感叹命运无常的同时，随意卜了一卦。”

乐乐把妙缘的小手捏的更紧，对慧能不满的道：“卜卦的结果如何？”乐乐猜想定是慧能解去了妙缘身上的精神禁制，虽然妙缘没有因此离去，但已内心已怪罪慧能多事了。

慧能对乐乐的不满毫不在意，仰天叹道：“天下大乱将至，两帝星隔天河互应，明灭相间。老衲也看不出吉凶，想回禅宗询问长门师兄。”

“大师出山不是为了铲除魔道吗，怎么就要回去了？”乐乐有点挖苦的笑道。

妙缘早看出乐乐的心思，抱住他的胳膊腻道：“乐郎，不要怪罪大师。大师也是一番好心，才替我解去催眠影响，但我永远不会离开乐郎的。”乐乐只是对慧能有些意见，见妙缘知道往事仍留在身边，心中爱意更增，哪能拂她面子，当下微笑点头。

慧能干笑道：“呵呵，淫魔杨肖已死，破坏魔孔洞已皈佛门，还剩个杀魔藏而不出。再说如今的江湖已不是往日的江湖，老纳有心无力了。”

他是有感而发，如今天下大乱将至，没人理会禅宗的号召。空喊除魔卫道，却没人参加。纵观天下局面，都在为军力而扩张，杀魔的凶名被大趋势所淹没。

“哦，孔洞会皈依佛门？这倒是件美好的结局。雨儿虽然不认他为亲，可心里总惦记着哩。不会是你帮他剃渡的吧？”

“正是老衲！”

“好吧，大师去忙你的剃渡卜卦吧。现在三岁顽童都知天下将乱，何用卜卦！”乐乐不再理他，拉着妙缘跳下擂台。

慧能摇头苦笑，飞身跳下擂台，朝西行去。

木府这边的比赛也结束了，选了五十名特级高手。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把司徒世家的计划捣乱了。

乐乐把这批高手带回木府，立刻通知百里冰给他们偷偷的下了禁制，这些禁制全是百里冰用在轮回杀手身上的，以防他们背叛。

下完禁制，乐乐才把九粒增功药奖给前几名。比赛的第一名是个老头，拒绝了明月宫的美女。乐乐暗道他聪明，知道明月宫的极品美女全练采阳补阴术。一番编制后，把他们统统交给赵龙管理。

有得必有失，得到了奖品，失去的是自由。

回到内宅，乐乐疲累朝众女打个招呼，懒懒的躺进浴池。鹤儿丢下嘟嘟，毫无顾忌的跳过池中，和乐乐闹成一团。乐乐看着越来越有女人味的鹤儿，忍不住把她抱进怀里。自从那一夜赤裸的挑逗过鹤儿之后，她就更喜欢和乐乐玩闹了。

鹤儿主动寻找乐乐嘴唇吻在一起，她这么多天偷学吻技挺有成效，再加上众女有意的教她，鹤儿的技术已熟练起来。

乐乐刚才受了轻伤，血气不稳，正需阴气调养。被鹤儿温热的小舌头三两下勾起了欲火，不再忍耐，双手奇快的除去她身上的衣物，娇小细白的胴体裸露在乐乐面前。

乐乐双手如鱼一般滑过她的身体，在她敏感的地带徘徊摩擦，唇舌不停的和她缠绵着。

鹤儿眼中升起轻轻水雾，娇喘着抱住乐乐伟岸身躯，玉体被热水浸泡的酥软，敏锐的感觉到乐乐今天热烈的反应和攻击性。鹤儿又期待又紧张，雪峰上的粉红蓓蕾已充血俏立，她想起那夜的情景，忍不住呻吟起来。（偶不喜欢对幻齿意淫，想想就头晕，简之。）http;//www.53yao.com

一番热身后，终于在水中夺去了鹤儿的红丸，鹤儿在高潮中，也获得了双修的增益，双眸紫光大盛，一闪又恢复正常。心满意足的爬在乐乐怀里，享受着迟来的幸福。

众女也被鹤儿的欢愉叫喊引起欲火，纷纷加入快乐阵营，为春意增色。

摆平众女，乐乐躺在温香美妙胴体间盘算下一步的计划。

“新皇登基大典临近，司徒世家也没有别的招数可用了，只有最后一步险招可用。不过他们最后一招真的很管用，整个皇城的守卫全是他们司徒家的。皇宫禁卫军有一万多人属于司徒世家，还剩五六千归右相韩哲和剑宗的易池贡。除非参加大典的诸侯全是假冒的，不然谁也逃不出司徒世家的手掌。谋反，嘿嘿，都知道你要谋反了。挟天子令诸侯，挟诸侯以令天下。这情节还真老套！”

这时，彩云和燕无双惊慌的从外面跑来，大喊：“乐郎，我们见到琪姐了，她要跟司徒韦成亲啦！就在今晚！”

乐乐惊叫着从众女中坐起：“什么！慕容琪？现在她人呢？”

彩云对这种淫靡场景见惯了，继续道：“刚才我们见慕容世家的车队从城外进来，周围有很多高手护着。琪姐穿一身新娘服装，她好像被人封住了穴道。奇怪的是头巾被风吹落也没人帮她盖上，好像是故意要大家看清她的面貌。”

百里冰道：“阴谋！肯定是阴谋！”

“那怎么办？今晚就要成亲啦！”燕无双焦急的喊道。

乐乐苦笑：“不管是不是阴谋，都得去把琪儿抢出来！最初听到琪儿回家探病我就觉得不妙，慕容家主果然卑劣，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对付自家女儿。”

钟若雪道：“乐郎打算怎么救？”

“闯，抢！”乐乐冷冷说道。

眼中杀机无限，数丈外的追心剑感应到这股杀气，发出疯狂的鸣叫。

第八章谢幕(完)

第九章抢亲

傍晚，皇城的贵族豪商都接到了司徒世家送来的喜帖。

许多人都不明白，司徒世家刚刚受挫，为何反而办起了婚事，而且这么急促。不明归不明，但既然收了喜帖，是一定得去的。放眼天下，谁有司徒世家这般强横的实力。朝中除了右相韩哲，哪个官员敢说他司徒业半个不字。而韩哲所依靠的剑宗，早已名存实亡。可以说，无论官商，若想在皇城立足，就必须乖乖讨好司徒世家，只有王乐乐除外。

大多人都知道王乐乐是南陵小王爷的身份，但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处处和司徒世家作对，而且还能在皇城活的好好的。

黑夜如期而至，宾客守约而来。

司徒世家彩灯高挂，门前挤满了华丽马车，各官员富商都携带重礼，纷纷借此机会向司徒世家献媚。喜则喜矣，机敏的人却嗅出了阴谋的味道。

新郎司徒韦脸上挂满了僵硬的微笑，半眯着的浑浊眼球里，深藏着恶毒的快意。

礼堂早已挤满了各界名流，随着礼仪官的高喊：“观礼开始！”更多的人挤进，皆带着虚伪的笑容。看到身体僵硬的新娘，被丫环抬进来，他们笑的更加虚伪了。

司徒业和一个身体发福的贵妇人坐在长辈席，慕容贤也谋得一个偏位，脸色十分憔悴，眼中藏不住深深的忧虑。

司徒业觉得时间差不多了，用眼神示意礼伺开始。

礼仪官接到指示，清清嗓子：“一拜……”

“慢着！”一道懒洋洋的声音从宾客中传来，语调虽缓，却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

夜色中，司徒敏紧张的在屋顶飞跃，她要尽快的赶到木府，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王乐乐。她的武功虽高轻功虽妙，但仍然嫌慢，香汗已浸湿贴身内衣。一刻钟后，她绕过几个暗哨和几支巡逻的护卫，终于悄悄潜进了木府内宅。

她紧紧贴在屋顶琉璃瓦片上，思索自己该用怎样的面孔告诉他们。

“你是谁？跑进我家干什么？”一个童稚的声音蓦然在她身后响起。

司徒敏纵有一身武功也吓的差点从屋顶滑落，暗忖：“这人是谁，好高明的轻功，近我身一米的地方居然没有查觉？”回头看到了一个白衣紫发的小女孩子，抱着一只似貂非貂、似狸非狸的粉红宠物。最让司徒敏吃惊的是，她没有站在任何物体上，直接凌空而立。HTTP://www.53yao.com

“怎么不说话，再不回答我就喊姐姐们了，她们很厉害的！”鹤儿很生涩的用起了威胁术。

司徒敏好半天才从失神中清醒，干笑道：“我来找王乐乐！”

鹤儿听到乐乐的名字，眼神变得柔和一些，歪着脑袋想了想：“怎么没见过你，不过我哥哥和几个姐姐出去了，她们不带我去，可坏啦！”

司徒敏暗叫不妙，忙问：“他们去哪了，是不是司徒府邸？”

“嗯，好像是的。他们说，要抢个姐姐回来！”鹤儿道。

“啊，糟啦，那是个陷阱。”

王乐乐带着钟若雪、妙缘、楚红雨、燕无双乔装混进司徒世家。看到礼仪官要宣布开始的关头，走了出去。

王乐乐带着银狐面具，虽然有很多人能猜出面具下的脸孔，但面具还是要戴，在未正式撕破脸皮之前，必要的遮拦还是需要的。

他从宾客群中走出，其他四女藏在别处，没有露面。乐乐不管别人惊呀、愤怒、抑或瞧好的表情，只把注意力放在新娘身上。虽然离的很远，虽然人多混杂，乐乐似乎已闻到那熟悉迷人的体香，浮想着那柔软动人的胴体。新娘子依旧肢体僵硬，臃肿的喜庆红袍似乎不太合身，但乐乐的神识已感觉到那红袍中火热躯体的激动。“没错，一定要把她抢回，她是我的。”乐乐一步一步的走向新娘。

司徒业暴怒，对四周的护卫吼道：“大胆狂徒，竟敢捣乱！来人，拿下他！”

看着扑来的带刀护卫，乐乐冷冷喝道：“挡我者死！”

这些护卫大多都是一级高手，见乐乐没带兵器，更加嚣张，举刀就砍。十几个威风凛凛的还未杀到，就被几道绚丽的蓝光穿透心脏。武功相差悬殊，连躲的机会都没有，捂着心脏不可思议的倒下了。

张强、朱顺两参将见乐乐武功高强，只是高呼手下往前冲，还不时的抽出时间大喊：“保护大人和夫人离开！”司徒业暗骂他们是蠢蛋，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逃走，以后还怎么露面。不过为了大局也顾不了那么多，惊慌的被手下护着离开，陪他逃走的还有慕容贤。

众宾客以为只是争吵几句，或者捣乱者被司徒世家的护卫抓进大牢，不想来人会这般厉害，随便几指就死了十多个。这些人宾客看到鲜血流了一地，哪能不慌，哭喊着朝外逃去。边逃边喊：“杀人啦，护卫快来！”无奈大厅的几个门早关住了，人又那么多，怎么哭闹也无法出去。钟若雪等人等听从乐乐指挥，也不敢擅自出手，只是全力撑起护体真气，以免被人群挤远。

司徒韦大怒，挡住乐乐，他身为禁宫统领武功不底，边打边喊：“快请高手，保护新娘！”

乐乐看着四五个护卫扑向慕容琪，心中大怒，全力向眼前的敌人击出一掌。粉红色的光芒如云朵一般裹向眼前的任何物体，可惜乐乐的掌气不是云朵，而是如金钢一般的坚硬。“啪啪啪”几声闷响，有点功力的被他一掌击出老远，武功稍弱的喷血而亡，内脏早被震成碎沫。司徒韦虽然早有准备，也被打的吐血，又惊又怒，却不敢再拦乐乐。我

想要书屋

乐乐这掌击出的同时，脚下暗踩花间步法，如蝴蝶一般飞到慕容琪身边，拦住扑向她的护卫，十指如花，百花齐放，蓝光在花开的同时，染上了殷红的艳丽。

“琪儿！”乐乐伸手欲揭新娘的红头巾，神识清晰的探查到新娘激动愉快的情感。最初他还有些犹豫，但闻着她熟悉的体香，与她心房的深情共振着，那一丝丝戒心也除去了。

头巾一除，乐乐刚想给她解穴，却突然觉得自己无法行动。本来僵硬娇小的新娘突得丰满修长，而那如春葱玉笋的纤指不知何时已按在乐乐麻穴上。

我“你!”乐乐瞪着新娘的背影惊叫道。

想

要那丰满妖艳的娇躯慢慢转了过来，露出一张绝色妩媚的脸蛋，脸上挂着得意激动的笑容。

书

屋“胡姬是你？怎么可能？”乐乐实在想不明白，为何她能模仿慕容琪的体香，而且还能连内心的感情都模仿的如此相似。

“咯咯咯，奴家会好好向你解释的。不过这里并非说话之地，让人家带你去个幽静的地方吧。”说完，她抓起乐乐，撞破屋顶飞进黑夜。

“乐郎！”由于事发突然，他带来的几个女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胡姬掠走。

钟若雪和燕无双从混乱的人群中飞出，随着胡姬撞出的窟窿，朝外追去。刚到房顶，就被一群武功高手围住，失去了胡姬和乐乐踪影。

“哈哈，司徒大人早料到你们会来捣乱，看你这次还往哪走！”司徒倘、陆无日、吊死鬼等高手瞪着她们二人大笑。

“你们把乐郎抓到哪里去了？”燕无双怒道。

“嘿嘿，你的乐郎落到胡姬手里，恐怕迟早变成干尸。老子看那妖妇一眼，都会狂泄不止！看你长的年青水嫩，不如以后跟着我吧，保你天天舒服！”一个口音生硬的蒙面人笑道。

“连脸都不敢露的野狗不要乱叫！双妹，杀光他们再去找乐郎！”钟若雪冷冷瞥了蒙面人一眼，又把视线转到司徒倘身上，他正是背叛魔教的罪人。

“嗯，那几只蒙面野狗交给我了！”燕无双柔软的身子如银鱼一般，以奇异的轨迹飘向左侧，第一招就是“落地的云”。现在她的内力突增几十年，早能把“颠倒邪神功”三式熟练应用，幻出的吞噬云雾也庞大许多。身子还未落下，周围的灰色浓雾已如怪兽般扭动，张牙舞爪的扑向野草判官。

“诡异的邪功，暗器！”几个蒙面大惊失色的喊道。虽然惊慌，但他们好歹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级高手，纷纷达成共识，扔出最拿手的暗器。每人手中都射出几十道寒光，每道寒光上都抹了见血封喉毒药。众杀手正在叹惜燕无双这个小美人会变成筛子状的可怕尸体，不料却没有任何的惨叫声发出。那些暗器一碰到灰色浓雾立刻变成浓雾的一部分，跟随着浓雾的缓缓运行。woxiangyaoshuwu

燕无双收取暗器后，身形不但没有减速，反而又快了许多，咆哮着冲进蒙面人群，把他们打的措手不及。藏在浓雾中的暗器终于起了效用，野草判官还没被浓雾吞噬，早被自己发出的暗器打的像马蜂窝，惨叫着倒在屋顶上抽搐，顷刻即毙。

司徒倘早被钟若雪冰冷的眼神吓着，不敢主动攻击，让身旁的陆无日和吊死鬼先上。

陆无日早无一门之主的风范，现在如魔鬼饿狗一般的愤世嫉俗，看谁都不顺眼。瞪了一眼不敢上前的司徒倘，怪笑着朝若雪扑去，出手就是疯狂的杀招“蚀骨掌”。吊死鬼哀叹一声，跟着主人一起合攻若雪。

若雪内力不知增加了什么程度了，当初她喝的万年石乳比乐乐还多。看着陆无日、吊死鬼扑来，只是冷冷一笑。随着她的冷笑，方圆五丈的气温突然下降十几度，六瓣冰花从天空缓缓落下。周围的几十人除了若雪和燕无双，都不由得打几个寒颤。

冷，从心底冷到皮肤，再由皮肤冷到心底。

众人的速度也跟着缓慢的雪花而变得缓慢，或许是被冰寒的气流冰住了血液，或许是被冻住了思维。吊死鬼的乌金索早就击向若雪，感觉上却像过了几年才到达她身旁。

若雪盯着袭来的乌金索，嘴角微微上翘，露出诡异的杀机。酥手一挥，那黑油油的乌金索已被她抓住，轻轻一拉，吊死鬼终于又感到速度的快感。快是够快，但好像太快了，他的身子不受控制的超过陆无日，像脱缰野马似的，撞向若雪。

吊死鬼张大了嘴，感觉到死亡是如此的逼近，他早把乌金索丢掉了，但身体由于惯性，还是在飞行。若雪阴冷的挥出一道刺骨白茫，白光全部附在吊死鬼身上。吊死鬼的表情被永远定格，身体也突然停在半空。

吊死鬼的身体发出奇怪的巨响，“砰！”的一声。像是突然爆炸般，被冻成细块的血肉四散坠落，森白的骨骼却完整的保留着，诡异的飘在半空中。

陆无日突然冷静下来，停住发颤的身子，离若雪还有两丈的距离。而司徒倘更是惊惧，慌忙发出信号，要求增派人手。

礼堂大厅没了打斗，那些高官富商终于平静下来，不再骚乱。司徒业微笑着从内院走出，高声安抚，让大家冷静。

“刚才的事情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中，请大家不要惊慌，我会保证大家人身安全的。接下来才是正式的婚礼，带新娘子出来。”司徒业大声的喊道。

那些达官富商牙根恨的都痒痒，但不能发作出来，忙强装镇静，继续观礼。妙缘和楚红雨仍混在人群中，两人暗暗点头，盯着被丫环抬出的第二个红衣新娘。

楚红雨手指结成兰花，发出一丝柔和的真力，震落新娘的红头巾。司徒业以为是丫环手笨，忙吩咐她们再把红巾盖上。

“这个是真正的慕容琪！”楚红雨小声的道。

妙缘点头，道：“唉，这下子乐郎倒是算准了，只是没算准会落进胡姬手中。佛祖保佑，希望乐郎平安无事。”

“我也很担心乐郎，无双的轻功很好，应该能够追上胡姬和乐郎的。”

礼仪官及时的冒出，按照司徒业的指示，高喊：“开始！一拜……”

还没喊完，两道极快的曼妙的身影蓦然出现。扑向新娘，众人只觉得眼睛一花，新娘已经不见了，只剩下红色的头巾从屋顶的窟窿飘落。

第九章抢亲(完)

第十章被迫

乐乐被胡姬抓住，不由得暗暗叫苦。他实在没想到，灵敏的神识也会出错，幸好在司徒世家还有安排，希望她们能把慕容琪求出。

“喂，美丽的漂亮的可爱的姬姐，你要把我带哪去？我的夫人快要和别人成亲了，我急着救她哩，姬姐想亲热也得换个时间吧！啊呀，别掐别掐，我娶了那么多老婆，都没人舍得掐我，差点忘了，女人还有掐人的爱好。”乐乐被她抱在怀里，脸紧贴她柔软饱涨的酥胸，耳边风声呼呼，看不到身在何处，若不是胡姬恶名在外，乐乐说不定会喜欢上这温柔之乡。

“少跟姐姐贫嘴，呆会到你就知道了。咯咯咯，姐姐早就盼着这一天哩！”胡姬在腾空飞跃中，故意把香喷喷的酥胸往乐乐脸上蹭，时而娇喘两声，直把乐乐惹的心神不安，欲火狂飚，但更多的还是担心和无奈。

大约行了半刻钟，他们进了一处小宅院，这种院子在皇城有几万家，外表毫无出奇之处，屋内却装饰得异常豪华别致。进屋后，胡姬把乐乐扔到宽大柔软的床榻上，心满意足的冲他点头微笑。

“啧啧，笑的像只小狐狸！说吧，把我掠来有何目的？”乐乐不屑的撇撇嘴，暗用内力冲解穴道。

胡姬娇笑着侧身躺在他旁边，温暖滑嫩的小手在乐乐脸上抚来抚去，“不要妄想冲开穴道，欢喜教的点穴手法江湖一绝。就算你有高深的内力，想冲开穴道最少要半个时辰，可惜我不给你机会，今晚你是的。”

“你想霸王硬上弓？”乐乐对她的妖媚之术早有抵抗力，就算陪她云雨几场，自己的元阳也不会丢失。

“咯咯咯，是有这个想法。上次在巫山，你把人家弄的欲火焚身。姐姐回以后，每天都睡不踏实，一想起那事，全身都热得发烫。不信你摸！”胡姬的腰带早就松脱，抓起乐乐的手，放到弹性十足的白嫩胸脯上，那里果然火烫。

乐乐知道她用上了媚惑之术，但掌心传来的柔软细滑感还是让他一阵销魂，长枪一下子挺了起来。乐乐暗道不妙，这才想起来，穴道受制无法运行御女心经，任何女人的诱惑他都无法承受。

“温柔多情的姬姐，你不会真想吸取我的精阳吧？弟弟现在还小，家中的妻室很多，我死了，她们会很伤心的！嘿嘿，求你放我回去吧，”乐乐想起胡姬的恐惧吸阳大法，吓出一身细汗。

胡姬感到他手心的潮湿，娇媚的笑道：“怕了吗？手心有汗，摸的人家很难受哩！”说着，她慢慢把上衣褪去，洁白如羊脂的玉体裸露在乐乐眼前。特别是他左手还在触摸的傲峰，比想像中的还要高挺漂亮，眼珠不由得停在了峰尖的嫣红处。

“喂，姬姐，我们的关系好像还没熟到这一步吧！刚见面就脱衣服露点，人家会以为我们拍三级片，很容易教坏小朋友的！你”乐乐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胡姬已把下面的裤裙脱尽，浑圆的翘臀白皙的妖娆，她缓缓转过身，最隐秘的地带也暴露出来。

“三点”他怔怔说道。

司徒府邸。

妙缘和楚红雨带出慕容琪后，发现了正在打斗的若雪、无双。屋顶四处是死相怪异的尸体，还有不少残碎的内脏和肢体，血腥味刺鼻。

妙缘没看到乐乐，暗暗着急，连忙拍开慕容琪身上的麻穴，问道：“你没事吧？”

“你们是？”慕容琪知道被人救出，却不认得眼前的两人。

“是乐郎叫我们来的，现在事情紧急，回去再给你解释。”楚红雨一边击杀扑来的敌人，一边对慕容琪道。

慕容琪一听到“乐郎”两字，立马就明白了，眼睛也跟着放出热切的光芒。边活动麻木的肢体，边道：“乐郎呢？”

“被人抓走了，我们过去帮若雪、无双，然后赶紧离开这里。(我)(想)(要)(书)(屋)”

慕容琪一听乐乐被抓，急的快要哭出。她现在的武功只是特级下等，只能对付一两个敌人，全靠楚红雨、妙缘的保护才能安全。

短短一柱香的时间，若雪和无双已杀掉了对方四十多个特级高手，两人的气力渐渐有些不继。若雪的内力虽然深厚无比，但她的对手也不差，特别是第二批来的敌人，个个都是特级上等功力，再加上陆无日的游回偷袭，慢慢有些不支。

燕无双更是不济，颠倒邪神功虽然恐怖，但真气的也极快。把十多个野节判官杀掉后，已不敢再用此功，只是用普通的掌法来对敌。

由于楚红雨、妙缘的加入，若雪和无双压力大减。

“若雪，乐郎呢？”

若雪苦笑道：“我和双儿一出来就没找到乐郎的踪影，只好在这里等你们。琪妹没事了吧？”

慕容琪点点头道：“我没事，咱们快点走吧，敌人越来越多了。”

几人意见一致，边打边往外冲。

司徒朋陪着爷爷司徒申站在远处观看，看着几女的凶悍的实力，脸色越来越难看。他们身后还有两人，一是欢喜佛，盯着打斗的几女，啧啧称奇，眼中冒出淫邪的贪婪光芒。另一人是个精瘦中年，身材修长，背挂紫金宝刀，同样盯着武功高妙的几女，频频点头赞叹。

司徒申轻叹一声，道：“老夫闭关数十年，以为武功少有敌有。看到这个女娃娃的实力后，心里再无狂妄念头。这么短的时间内杀掉四五十个特级高手，而且没受一点伤，真是罕见。”

精瘦汉子点头赞同，道：“枉那陆无日一代宗主身份，居然不敢和钟若雪正面对敌，真替他脸红！”

欢喜佛摇头道：“巴谷主，话不能这么说，若是陆无日不顾性命的硬拼，说不定早被她冻成冰骷髅。像这种偷袭才是制敌的妙招，只可惜他的武功刚入宗师境界，实在是低微，没有一点伤杀力。”

司徒申捋捋银须，道“好在陆无日还敢出手，司徒倘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唉，真是丢我司徒世家的脸。朋儿，还有多少野草判官？”

司徒朋恭敬的答道：“府里有还有一百零七名，又向野狗国预定三百名，可能已在途中。”

“统统叫他们上去杀敌。他们就是一堆消耗品，被杀光了再用钱买，我们自家训练的忠心武士不到最后决不让他们动手。快点，别让她们跑了。”司徒申扫了一眼神色古怪的欢喜佛、巴克星，又道：“当然，自己的盟友也不会随便牺牲，你们放心好了。等司徒世家成就千秋大业，你们都是重要功臣，不会亏待你们。”

司徒朋答应一声，跑下去传令去了。

“那个粉发女子什么来头，凭我的眼力怎么看不透她的武功层次？”司徒申道。

欢喜佛道：“那女子天生阴媚之体，修炼的可能是采阳补阴类的功法，别人很难看透她的功力情况。就像我师妹胡姬一样，我们都无法看清她的功力层次。”

司徒申道：“原来是这样。胡姬把王乐乐抓走了，不会再让他逃掉吧？我们摆了这么大的阵式，就是想除掉他，可千万不要有什么闪失。”

“你放心，我师妹跨间没走出过活的男人。她可是自幼修习姹女吸阳大法，那邪功我听着就害怕！王乐乐这次死定了！”欢喜佛笑道。

王乐乐早被胡姬剥光，长枪高举怒挺。胡姬似乎还显不够，扭动着丰满诱人的身躯，嘴中发出天魔般的呻吟，用灵巧无比的香舌舔遍乐乐全身。乐乐全身僵硬，连个指头都没法动，更无法静心冲穴。什么东西最诱人？看着吃不着的绝妙尤物。http;//www.53yao.com

“着急了吧？想要姐姐吗？”胡姬在乐乐耳边轻轻呢喃，整个身子虚压在他上面。

乐乐全身燥热，敏感的长枪能觉到洞口的湿热，却无法再挺进一分。那种焦急让他疯狂，急到极处却突然冷静下来。暗道：“不成，一定要忍住，她只是一个女人，和妙缘同等妖艳的女人。我能忍住妙缘的挑逗和引诱，也一定能忍受胡姬的。冷静，一定要冷静哪，变成干尸就完蛋啦！”

妙缘当然能查觉他的变化，妖媚的白了乐乐一眼，伏身用嘴含住他的宝贝。乐乐一怔，被温滑的腔体一含，立马就勃立高挺，却觉胸前一阵刺痛。惊呼：“你?”

胡姬咯咯一笑，道：“姐姐辛苦半天了，难道不该享受一下吗？你胸前的三根针叫‘锁阳针’，人家已经二十多年没有用了，你应该感到幸运。你全身的触觉会敏感三倍，快感当然会同样增加，你要怎样报答姐姐呢？”

“老妖婆，你用‘锁阳针’还要我报答你，怎么不去死！金针锁阳，精元逆流，你当真想把我吸干？你把我放了，我给你增功药，增功二十年，怎么样？”乐乐一脸苦相，挣扎欲起。

胡姬在他宝贝上轻咬一下，嗔怒道：“姐姐真有这么老吗？哼哼，你全身的功力至少有两甲子，哪个划算你心里清楚。再说了，弟弟长的这么俊俏，人家早想和你云雨缠绵，一举两得的事，我更不会放过。好弟弟，姐姐来了。”

“被强奸了！”乐乐惨叫一声，无奈的接受了现实。

（心神俱惫，不多唠叨了，写的确实很慢。嫌慢的读者，本周日来看结局。）

第十章被迫(完)

第十一章阴阳

司徒府邸。

钟若雪、妙缘、楚红雨、燕无双、慕容琪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涌出，首次生出危机感。

“来的都是野草判官，妙缘用掌力震开他们，雨儿，全速用兰花指射杀。我和无双保护琪儿。”钟若雪强提真力，发出无数冰棱雪花，飞射进杀手群中。慕容琪招式虽妙，但和那些野草判官比起来，实在没有优势，索性乖乖的呆在四女的保护范围内。

陆无日攻了半天没有突出成效，连门中最后一个高手吊死鬼也死了。他心灰意冷，慢慢退到后面，让那些野草去送死。司徒倘不断的擦着冷汗，看到新添一百多个野草杀手，热血再次沸腾，把兵力集中在钟若雪身上。既然见到魔教的故人心中有愧，索性除掉她，眼不见心不乱。

司徒申仍在远远的观看，笑道：“那几个丫头快没力气了，看来这帮野勾国的垃圾还有点用途。朋儿不要担心，不就是一点两银子嘛，等大事成功后，整个风月国都是我们的，何愁没有银子。”

司徒朋当然心疼，府中的钱粮全由他掌管。光是雇用野草杀手就花去了几千万两，现在这匹特级杀手价格更是贵的离谱。看着不断惨死的野草，心里不断的滴血，暗道：“十万两没了，又少了十万……。”实在忍不住了，就道：“爷爷，我们为什么不去帮忙？只要您老一出手，再加上欢喜大师、巴谷主，那几个女人早就完蛋了。”

司徒申听后只是微笑，没说什么。欢喜佛和巴克星在心里就骂开了：“你个笨蛋太没眼光了，你不瞧准了，若是我们一开始就上去，说不定早被人打爬下了！你为以那几个丫头的武功很底吗？我呸！燕无双的邪王功、粉发女人的奇异深厚内力、魔教的雪舞天下、行雨宫的兰花指，哪一样不是顶尖的杀人绝技！等把她们的内力消耗光了，我们再冲上去，还是司徒申这个老家伙有眼力。”

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正在这个关头，从府外杀进一群绝色红颜，居然都会兰花指，虽然是有形有色的蓝光，但杀伤力十分惊人。那些野草判官在眨眼之间，被这群女子杀掉了五十多人。幸存的三十几个反被行雨宫的诸女包围，每人嫣然一指，就把乱叫的判官杀个干尽。

楚红雨见她们赶来先是一喜，但马上对领头的一女叱道：“乐郎不是让你们呆在家里吗，这下子把实力暴露了，会很麻烦的。”

行雨宫的诸女被她教训惯了，也不敢反驳，只是满脸的委屈。

钟若雪在旁劝道：“雨儿不要生气了，她们不来，我们恐怕难以脱身。现在既已暴露实力，也无所谓了，我们赶紧离开吧。”

妙缘也道：“雪儿说的极是，再说府中还有二百多个的姐妹哩，也不算暴露实力，一切等回去再说吧！”

燕无双擦擦额头细汗，喊道：“我们回去还要去救乐郎，他被胡姬那个妖妇抓走了，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死定了。”

简单商定，众女急速离开。带着袭人香风，消失在司徒府邸的夜空。

司徒申等人好久才收回心神，喃喃道：“居然一百多个会兰花指的特级高手，太恐怖了！”

王乐乐此刻正在云霄飞纵，既然无法避免，只能尽情享受。

享受的同时，他也在忍受。

锁阳针的作用，让他的分身无法松软。只要三根金针在身上刺着，每时每刻都是坚挺的。起初，体内的元阳只是慢慢会聚，悄悄被胡姬吸取。随着极乐快感的袭来，他脊背一阵酸麻，精关大开，一股炙热的元阳连同体液一同喷出。

胡姬也发出一阵蚀骨的销魂呻吟，舒爽的伏在乐乐胸口，借此姿势来缓冲强烈快感，并消化过多的能量。她发出诱惑的媚音，呢喃轻语：“好弟弟，能量可真多哩！幸好制住了你的穴道，不然姐姐肯定会被你征服，过了今晚，这一切担心都不会存在了。”

乐乐心中苦叹，知道她话中的意思。元阳被吸干，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女人担心自己会被具尸体征服。骂道：“老妖婆，已经被你吸去了三分之一的内力了，难道还嫌不够？小心消化不了，撑破了丹田。”

“咯咯咯，好弟弟关心姐姐哩！吸了多少我心里清楚，现在恐怕不到十分之一，哼哼，休想骗我。嗯啊”她把刚才的精元吸收后，又活动套弄起来，发出动情的娇吟。

乐乐无力反抗，随她摆弄，暗中却苦思逃脱办法。精神力由于没有内力的支持，也变得十分薄弱，只能在体内慢慢活动，无法冲出体外伤敌。

他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何不用精神力冲开穴道呢？”

想到这里，不再犹豫。表情配合着胡姬的动作，暗地里集中精神力冲解穴道。

第二次喷出精元的时候，终于借着这股力量冲开了麻穴。刚想偷袭胡姬，不料胸前一痛，再次被制。乐乐惊叫一声：“第四根针？你?”

胡姬抹去鼻尖的细汗，用勾魂媚眼怜悯的瞟了他一眼，底吟道：“本想陪你舒服的快活一夜，不料你却一直想逃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解穴的。我也有精神力，虽然很薄弱，但足够查觉你的异动。呵呵，是你逼人家动用第四根针的”她没空说话了，安心接收涌出的大量元气精华。

乐乐又惊又怒，第四根针的作用是散气引元。把聚集的阳气迅速的导出体外，一般元气少的男子，中了第四针倾刻间就会脱阳而死。虽然这根金针没有点穴的作用，但能扰乱体内真气，他仍无法逃走。只觉得体内的精元和真力如断堤洪流，奔泄而出。连隐藏在身体角落的催情真气也被她吸出很多，如数涌进胡姬身体。

乐乐体内的真气来不及聚集就补吸走，四肢能够活动了，却面临着死亡。他苦笑一下，临死前也得感受一下她滑润的肌肤和美妙的酥胸。双臂异常沉重，贪婪的在她丰满的胴体上游走。暗叹：“想不到就这样死去了，现在已被她吸走了十分之三的功力了。唉，死就死吧，最后让你偿偿老子的御女绝技，让你记住我的好处。”

他利用元阳经过龙根所带的真气，暗暗使用御女心经的中秘技“旋转狂龙”。每流失一点真元，龙根都扭曲一圈，胡姬离极乐高潮也就更近一步。

胡姬也暗觉不妙，幽穴中的无尽快感缓缓逼近，暗惊道：“怎么会这样？若是连这样都会泄身，那他的御女补阳之术也太恐怖了。不能丢失元阴，不能不能”她反抗的声音越来越小，甚至心志都无法固守，越是反抗，快感越强烈，后来她已无法思想，心底深处反而有种期盼。

乐乐终于积至极点，一触即发。他双手紧抓胡姬雪白的圣峰，把积攒的扭曲全部释放。霎时，胡姬尖叫一声，像从云端跌落的仙子般，全身颤抖，吸取的精元逆流而回，连同体内的元阴一起泄出。

乐乐体内的真元已被她吸去多半，正是灯尽油枯的时候，忽觉胡姬忍受不了高潮侵袭，居然泄身，暗叫一声：“天助我也！”第四根散元金针被这股反震之力冲出体外，他混散的真力慢慢凝聚起来。

空荡的体内顿时充满一阴一阳两种纯净的真元，相互缠绕，争抢经脉。越挣越乱，越乱越抢。乐乐暗暗叫苦：“这该怎么吸收炼化？阴阳交合，缠绕不分啊，这是第九层的心法口诀。明白了……”

强压内心的欢喜，全力运行御女心经，混沌的阴阳之气缓缓在体内流动。胡姬现在无力吸食真力了，乐乐反而把混沌真元送进她的体内，让其在她经脉内运行一周，并引诱出更多的纯阴元气，并入混沌气流。如此循环数周，胡姬反而成为俎上鱼肉，来回奔流的真气让她舒爽不能自拔，更无法抑止元阴的流失。

随着真元的恢复，乐乐躯体发出金银混合的柔和之光，脸上带着恬淡的笑意。他的五官似乎更加精致俊美，俊美的有点邪异。如果以前他的容貌能让女子痴迷，现在的容貌会让普通女子疯狂尖叫。他已领悟第九层阴阳互生的妙理，把以前纯阳的真力修成平和的混沌状态。有了混沌之气，再也不怕走火入魔了。

“本体生阴阳，阴阳照乾坤，乾上坤下，自成混沌。”随着乐乐的低吟，全身骤然发出夺目的光芒，把体内的杂质全部喷出，胸口的三根金针也被震飞。

乐乐缓缓收功，顺便一脚把胡姬蹬到床下。

胡姬蓦然从极乐中惊醒，又是恐惧又是不舍，用极为幽怨的目光盯着更为俊美的乐乐，道：“你就这样对待姐姐？”

乐乐极为嚣张的大笑道：“我呸！差点把老子吸干，还要谢你不成？哈哈哈，我功力又进一层，还真要感谢你哩。”说着，轻轻勾动手指，散落在床下的衣裳诡异的飞到他手中。

乐乐优雅的自顾穿衣，看都不看胡姬。力量的增加，让他有种蔑睨天下的姿态，俊美离谱的面孔，更添三分摄人魂魄的魅力。胡姬忘记了他还是敌人，随时可能杀掉自己的敌人，痴迷的盯着乐乐穿衣。

乐乐收拾妥当，缓缓走到胡姬近前，笑道：“小狐狸精，别跟我装可怜，你现在的功力最少增加了四十年。不是老子不想吸回来，奈何我的功法是平和的采阴术，便宜你了。”突然神色一变，用极为冰冷的声音叱道：“这次先饶你不死，记住，不要再来烦我！凭你的低级媚术再也无法引诱我，也无法吸取我半分功力。”说完，转身离去。

胡姬被他一顿奚落，心中酸苦，眼泪不经意间流了出来。虽然多了几十年的功力，可心头像失去了许多东西，空荡荡的。更让她恐惧的是，体内多出一股陌生的热流，让欲火无法控制，时刻侵扰心神。那热流乃是乐乐的“催情真气”，因为修炼混沌之气，没有空闲把它收回。催情真气只有御女心法才能调用控制，胡姬费尽全力，也无法炼化半分。

乐乐并不是想成心放过胡姬，无奈自己没把握能制住她。当时他功力刚刚进入第九层，还不太熟悉混沌之气的属性，所以只好装作嚣张的模样，再送她个便宜人情。

悟通了阴阳互生的功法，也就初步进入自然之境，轻功耗费的内力节省大半。乐乐在半路遇上寻找自己的彩云和鲜于嫣，二女见到更加俊美的乐乐，发出衷心的欢叫声，一起扑进他怀里。

亲热半天，彩云才道：“乐郎，听说你被胡姬抓走，我们姐妹都在四处找你。明月姐姐调集明月宫的五百剑女，心急的不得了。”

鲜于嫣把头从乐乐怀里抬起，忙道：“呀，忘掉发信号了，她们还在着急哩。”说着，从怀里掏出明月宫专用的信号，在漆黑的夜空升起一抹柔和绿光。

乐乐带着她们往木府飞驰，问道：“琪儿救回来了吗？”

“救回来了，多亏司徒敏给我们报信，不然她们很难逃出司徒府。”

乐乐微微一笑：“哦，司徒敏？呵呵，她终于想通了。”

回到木府，众女都已返回。见乐乐变得更加俊美，都惊叹不已，尖叫着围上来问东问西。慕容琪哭的像个泪人，伏在乐乐怀里哽咽道：“乐郎，他们都骗我，连娘也骗我琪儿再也不要离开你了，呜呜……”

乐乐知道她心中难过积郁，轻声劝慰几句，让她慢慢流泪发泄。

这一场成亲、抢亲的惊变，让许多狡猾的富商闻出的危险气息。几天后纷纷搬离皇城，繁华的大街不复往日的

热闹。许多普通市民正在感叹皇城的冷清和落寞，皇宫中却悄悄进行着血腥的屠杀。

那一夜，血的味道飘满整个皇都。

乐乐遥遥望着早已名存实亡的皇宫，轻轻道：“是时候了！”

第八卷花满天下第十一章阴阳(完)

第十二章前夕

洛城，洛府，秘室。

两个声音在对话。

“义父答应了我的提议，决定助你们洛家。等你登上九五之座后，千万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真的？哈哈，谢谢妹夫。有你们南陵大军的协助，何惧司徒世家！我洛河再此立誓，如果哪日功成，定会优待遇南陵旧部及你夫人的亲属远族，如有违背，天打雷劈！”

王乐乐狡黠一笑，暗忖：“雷是劈不着你，如果你敢乱来，我会亲自劈你。任你藏在九地九天，也逃不出我的掌心。”表面上却笑道：“呵呵，有洛兄盟誓之言足矣！不过别忘了，依风月国的习俗，你不是继承人，你上面还有个……”

洛河微微转身，眼中射出冰冷的寒光，半晌才沉沉吟道：“若是让他继承皇位，天下必乱！为了千万黎民百姓，为了流血牺牲的战士，只好让哥哥先行一步了，爹爹也会明白我的苦心的！”

乐乐微微点头，暗忖：“古来君者皆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掩饰阴暗的血腥。他也够格，面厚心黑！”拍拍他的肩膀，故用伤感的语气道：“洛河兄不必内疚，他若知道死的这么伟大，定会含笑九泉的。”

洛河差点失声大笑，心中暗骂乐乐，能这样解释吗？

又商量一些细节，乐乐才骑鹤儿离去。

三月杨柳风，吹面不寒。仙鹤展翅高翔，在幽幽云朵中穿梭。

乐乐抬头望着浩瀚苍穹，生出迷惘之感：“猎艳、生存、杀戮、阴谋……所做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先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和快乐，就猎取了身边的诸多美女；美女自有许多麻烦事，自然有了杀戮；有杀戮自然有仇家，与是阴谋就名正言顺的产生了。唉，追根掘底还是为了生存！”

他俯视脚下各大城池的军队，正在朝皇城靠拢，粮草辎重排成长龙。离新皇大典还有六天，所有的潜藏势力都该行动了。北方的军队大多听从洛河指挥，一切按计划行事。乐乐忍不住叹道：“又是一场内乱，希望动乱之后，会有长久的安康。”（王乐乐同学只差大喊：祈祷世界和平，阿门！）

前些天皇宫那场内乱，禁卫统领易池贡连同手下的几千兵卫全部遇难，许多没有归顺司徒世家的大臣也暗遭厄运。右相韩哲和十几个同盟老友也差点被刺，最后再女儿韩秋的劝说下，躲进了木府。

为了安全，乐乐把金蝶府邸的奴仆护卫遣散许多，只留一些比较忠心可靠的，把他们并入木府，这样在混战中也有力照应。

在皇城中，司徒世家无法逞狂纵凶的地方，唯有木府。以前是，现在更是。

乐乐缓缓从白鹤上飘落，脚尖轻点，飞进木府内宅。整个院子奇香扑鼻，那香味非草非木，乃是女人身上最诱人味道，沁人心脾。乐乐露出陶醉的微笑，暗道：“已然成为女儿国度，而我，就是这里独一无二的王。”

“哥哥！”鹤儿最先从房里冲出，凌空飞驰，扑向乐乐。她怀中的嘟嘟似乎学聪明了，早早的自己跳出来，挣相扑进乐乐怀里。

乐乐觉得嘟嘟越来越有灵气，一举一动，韵味十足，秀气的眼眸饱含深情。乐乐忍不住亲她一口，调侃的笑道：“女人看多了，也把你当成了大美女！呵呵，还会害羞哦，快成精了！”

鹤儿鼓着小嘴，很不满的瞪着害羞撒娇的嘟嘟，似乎责怪她的速度过快，抢了自己的情郎。乐乐疼爱的把鹤儿抱进怀里，吻她一口，方笑道：“每次都是你领先，也该让嘟嘟一回了吧。”

鹤儿被他亲吻，什么怨言都消失殆尽，动情专注的回应着乐乐的温柔。

“唉，每次都被这个小丫头抢先，以后我要专练轻功身法，就不信会慢过你！”妙缘妖媚的幽叹着，身子却偎了过去，正迎上乐乐深情的目光。她“嘤咛”一声，似乎无法站立，双眸娇艳欲滴。

乐乐知道她淫女本能被完全开发，情欲强烈的惊人，看他一眼，都欲火难耐。乐乐搂过她的蜂腰，在她玉润的耳边轻声道：“刚离开我两天就无法忍耐了吗？”

妙缘轻轻咽次口水，柔媚的腻声道“哪次不是这样，想你想得快要发疯了。”

这时其他女人刚刚走出厅门，乐乐不愿浪费时间，抱着鹤儿和妙缘，纵身飞进大厅。喊道：“以后不必出门迎我，在柔软的地毯上，是欢迎我的最佳场所。”

刚整装出门的诸女一听，纷纷笑骂，不过却极为迅速的退回大厅，房门也牢牢紧关。极乐仙音霎时凑鸣，缥缈如云，飞荡在大厅的每个角落。

乐乐先是散布轻量催情烟雾，再用神识穿过情欲高涨的众女，最短的时间内，让大家都沉溺在快乐海洋。虽然是精神上的淫欲，却比真实的快慰还要强烈。乐乐坏笑道：“这也是没办法，只能用精神分身术帮忙，还是第九层功法实用，知道我有这么多老婆，出了这么一个绝招。”

有了这种奇术，乐乐可以不紧不慢的一个个尽情宠幸，不怕别的女子苦等难奈。

乐乐先不理沉浸在精神幸福中的女人，走向没有中招的宫明月。她白嫩的肚皮微微隆起，全身赤裸的躺在最边的一个角落，她极为动情又极为害羞的凝视着乐乐。轻声道：“我怕伤着孩子！你总是那么猛烈……”

乐乐温柔的抚着她雪白的肚皮，笑道：“难道你不想要吗？”

宫明月一呆，美眸嗔怒的白了乐乐一眼，叹道：“你总是那么直接，一点面子也不给人家留。”她又是气恼又是渴望，生怕否决后，古怪的乐乐真的不宠幸她。她服软的闭上眼睛，配合着乐乐抚摸的节奏，把修长美腿微微叉开，粉嫩幽园早被玉露浸湿。

乐乐的手在芳草中探寻揉搓，不理沽沽涌流的琼液，继续用舌尖挑逗她的酥胸。由于受孕，本就傲挺饱满的圣峰更加圆润充实，弹性惊人。乐乐迷恋的吸吮着峰顶的嫣红，啧啧作响。

宫明月被挑逗的呻吟不堪，呜咽连连，呢喃道：“乐郎，还不进来，你在吸什么？”

乐乐抬起头，用很无辜的眼神答道：“我在很温柔很温柔的吸奶水呀，而且要慢慢的挑逗你，然后再很温柔很温柔的挺进你体内。”

宫明月一阵苦笑，知道这个小夫君非常孩子气，无奈道：“好啦，人家给你认错了。乐郎一向都是最温柔的，只要不伤着孩子，你怎么弄人家都愿意。再说，生完孩子才有奶水呀，小顽皮！”

乐乐也是开玩笑的，是受到美妙雪乳的诱惑才吸吮不停的，没想到她会底头认错。乐乐知道自己一向任性，诸女都像照顾弟弟般对待自己。见她服软，心中有愧，忙笑道：“又让你为难了。可是我真的想尝尝奶水味道，不是在耍赖。”

宫明月知道乐乐的身世，明白他有感而发。不过却也引起了她心中乱伦的禁忌，眼前这个又是夫君又像儿子的男人让她欲火狂飚，身子蓦然变得滚烫。伸开双臂紧紧抱住乐乐的脑袋，把他的脸紧贴在丰满的酥胸上。全身轻轻发颤，用梦幻般的声音低语：“嗯，乐郎快进来吧，人家都依你，有了奶水第一个给你喝……”

乐乐也被她迷乱的热情感染，暗运御女心经，把分身调小，轻轻滑进宫明月的身体。最深的情意，造出最销魂的爱欲。几度花开，几度雨落，依是最温柔的狂乱。

把宫明月喂饱后，才起身宠幸其他女子。凯歌激昂，一直到掌灯时分，方才收兵息鼓。

钟若雪功力大进后，也不容易昏睡了，只是雍懒无力的伏在乐乐怀里。道：“乐郎，雪儿本来有事跟你说，谁知道你个小淫虫一回来就把人家弄的心乱神迷，把正事忘了。”

“呵呵，什么正事？”乐乐一边说笑，一边亵玩她滑嫩的雪乳。

若雪被他弄的语句不连，嗔道：“嗯啊你呀，就会欺负女人。”

“难道你想要我去欺负男人？”乐乐怪笑道。

“你想都别想！”若雪在脑海中想想乐乐“欺负”男人的怪状，脊背升起一股寒意，“好恶心的事哪！”

乐乐哈哈大笑，停下不安份的色手，道：“是自己乱想，怪不得别人。说吧，什么正事？”

“我娘又派出十三名教中高手去万里盟打探消息，发现一件怪事。”

“哦？什么怪事？”乐乐听到这里，神色凝重起来。通过魔教和明月宫发来的消息，他得出杀魔马自在和万里盟有极大的关系，却无任何证据。听到万里盟有怪事，他首先想到与杀魔有关联。

若雪见乐乐重视，得意的微微一笑，道：“万里盟本来只有三百多名普通弟子，武功多是二流，一流的不过百人。现在居然全部变非常厉害，比起特级的野草判官有过而无不及。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们的身体似乎不怕疼痛，胳膊被人砍掉跟没事一样，停都不停片刻，继续用另只手杀人。”

“哦？果然是他！”乐乐喃喃自语，见若雪迷惑不解，道：“他们的目光是否痴呆冷滞，面无任何表情？”

若雪更加惊奇，道：“你怎么知道，莫非乐郎也去万里盟查探过？那里可危险的紧，这次派去的十三名高手，只逃回来一个，而且伤势过重，不治而亡。”

乐乐在她额头亲吻一口，笑道：“我才没功夫去万里盟，只是你说的那些症状是精神力改造的后遗症，我当然知道。听破坏魔孔洞说过，马自在的精神攻击无人能及，而我的功法在第八层时，精神力只是他的一半。现在第九层，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对手。如果天下还有一个人让我有顾忌，那就是杀魔。”

“啊，你是说，精神力能让人的武功大增？”若雪吃惊道。

“增是增了，但也会变成一具没有思绪的活僵尸。而且增加的幅度也有限，施用精神力的人也会受损。马自在不惜损耗自身功力，制造出这么多高手，新皇大典有看头了。听说万里盟早和司徒世家决裂了，嘿嘿，真是期待呀。”

若雪本来想要乐乐帮魔教制造一些高手，但听到对施术的人也有损害，方打消这个念头，她可不想让乐乐受到伤害。乐乐何尝看不出来，对于逆天违心的事，还是不想干的，索性装傻，提也不提。

随后几天，新皇大典的榜文贴出。此举非但没有喜庆的意味，反而让萧索的皇城更加凄凉。惊恐抑郁的各诸侯带着咒骂不断的长子，陆续来到皇城。他们心里清楚，来此多是意味着被软禁或者被杀。但祖宗的规矩不能改，传下的习俗不能乱，硬着头皮违心参加大典。（规矩多了害死人，就是这个道理！）

南陵王带着关泰和几个忠心护卫，一路风尘，于大典前日方到皇城。他们刚进城门，乐乐就得到了消息，带着关婷前来迎接。

和他们问候几句后，方道：“义父，为了安全，你们住在木府吧。我让下人们早早准备了一座安静宅院，就等着你来哩。”

“公公，就到木府歇息吧，现在皇城乱的紧，行馆里面也不安全。”关婷也劝道。

南陵王见他们真心孝顺，颇感欣慰，笑道：“还是其他诸侯一样，住在行馆。乐乐，明天恐怕凶多吉少，你就不要去进宫了。虽然有规据，但你不属血缘嫡系，也不怕被人笑话。如果为父有什么不测，你要照顾好义母，调令军队的虎符和遗书放在南陵王府的密室，你知道开启的方法，到时你可继承为父的所有基业。”

乐乐感动之余，坚定的道：“不，我跟你进宫。有我在，没有人能伤你分毫。关泰虽然服下增功药，但绝没有能力杀出两万禁卫的包围。只要逃进木府，任他有百万大军也无法攻进来。木府的存粮足够，防备齐全，撑上一段时间，等南、北两路大军来救。只要你和洛王爷没事，南北大军就无任何顾忌。”

两人僵持不下，说话间，已来到行馆。众多诸侯都认得南陵王，听到消息纷纷出来迎接，洛王爷和洛杰也在其中。

乐乐扫了一眼身体虚浮的洛杰，暗暗为他祈祷，或者是提前超渡。（风月国的习俗，家主带长子观礼，次子避之。）乐乐认得洛杰身后的几个护卫，他们全是洛河的人。乐乐很佩服洛河的谨慎和细心，看样子洛杰死定了，要么死在敌人手中，要么死在洛河手里。

乐乐在行馆陪南陵王聊上许久，终于得到同去皇宫的允许。走时又叮嘱关泰夜里小心，确保南陵王的安全。

司徒府邸。

司徒申满脸怒气，已经拍碎了好几张珍贵桌案。

司徒朋小声问道：“爷爷，杀魔真的不愿意帮我们吗？”

“何止如此，居然把我拒之门外，连见都不见，留一些面孔冰冷的弟子挡住。哼，老夫也练成了混元神功，别以我真的怕你。其他人手都到齐了吗？”

司徒业和司徒朋齐齐点头，道：“野草判官三百多名，刀谷来了百名，自家府中有五百多名特级高手，将近千位。还有欢喜佛、巴克星、陆无日、刀谷七杀等超级高手相助，有这些力量，足够做成任何事情。皇宫的两万禁卫全是我们司徒家的人，六万城卫也只听从朋儿的指挥，可保万无一失。”

“唉，哪次你都说万无一失！自从开始，你失败了多少次了，难道没有一点记性？要多想想还有哪些遗漏，西部的兵马准备好了吗，以防敌人的军队进攻皇城。”

司徒业一阵赧羞，忙道：“父亲大人教训得极是！我们联合西部各诸侯势力，并从齐业城调集十万精兵，共计二十五万。一路伏在离人河渡口，一路监控龙骨山脉，只要阻断这两个要塞，谁也无法靠近皇城，更甭想救出各路诸侯。”

“唉，事到近前反而有些畏首畏尾，人老不中用喽！”司徒申徒自摇头苦笑。

司徒朋也有些担心，道：“爷爷，那王乐乐还没有死，你看该怎么办？而且听妹妹说，胡姬也受了奇伤，避不见客，连欢喜佛都不接见。”

司徒申微微一笑，道：“放心吧，他和他的妻子们武功虽高，但能力有限，就不信他们能敌得过皇城八万大军。明天大局稳定时，我亲自去干掉他，让他无法活着回到南陵。哼，就不信他的武功能高过简一剑。”

司徒朋这才放心，遂道：“有爷爷出手我就放心了，他多活一日，我就一日无法安宁。”

这时，张强、朱顺来报：“禀报大人，两路大军已按原定计划埋伏完毕。”

祖孙三人点头微笑，挥挥手让他们两人下去。

“好吧，是非成败，一战而定。所有结果只待明天揭晓。”

（不要再加偶的群了，若真想要前几卷〔公众版〕的未删节版，到我BLOG里专门的文章后面跟贴，每周统一邮寄。－－３０天内有效。网址：http://blog.sina.com.cn/u/1157889892）

第十二章前夕(完)

第十三章大结局

无星无月，阴。

今晚木府内宅难得的安静一回。诸女虽然知道乐乐越战越勇，但明天之行过于凶险，统一的达成共识－－免战。

乐乐功力进入第九层阴阳互生，情欲能够随心而发。知道众女的心意，也不耍赖，乖的像只熊宝宝，老老实实的上二楼休息。

乐乐一走，楼底大厅顿时冷清起来，众女心里空荡荡的，差点忍不住让他留下。鹤儿在楼梯口徘徊数次，见众女坚决的神情，也不敢擅自上楼。她年纪虽小，可聪明的紧，知道不能让诸位姐姐讨厌自己。龙貂嘟嘟闭上眼睛想了许久，像是下了极大决心，偷偷蹿上二楼。

乐乐和衣躺在床上，盘算明天的事情：“进皇宫后，如有意外发生，先保护义父离开。嗯，洛王爷算是岳父，当然也得保护。我一个人恐怕应付不来，还得要妙缘、红雨她们同去。如果能逃出皇宫，会碰上更多的城卫，行雨宫的众女收到消息，应该来得及迎接我们，只要和她们接头，基本上就可以安全返回木府了。宫明月刚刚调来的五百名漂亮剑女还是不要露面的好，她们武功虽已臻入特等，但只要战斗总会有伤亡，嘿嘿，这么漂亮的少女死掉太可惜了。”

嘟嘟刚从窗户蹿进二楼房间，就看到乐乐的一脸淫笑。她身子一僵，差点摔倒，三分紧张七分害羞。不过，仍是克服一切障碍，慢慢跳上乐乐的床。她终于决定要告诉乐乐真像，她终于决定要变成人形，绝色完美的人形。

乐乐抱起全身轻颤的害羞嘟嘟，抚摸她全身粉色毛发，关心的道：“怎么啦，抖的这么厉害，是不是生病了？咦，原来是紧张，发生什么事了？”乐乐的灵识已查觉她情绪的波动，不明白嘟嘟为什么这样紧张。

嘟嘟微睁双眸，张开粉嫩的小嘴，用极弱的声音说道：“我”正在这关键时刻，院内传来惊天的打斗爆裂声，掩盖了嘟嘟极小的极温柔的声音。

在真气激荡飞扬中，乐乐听到一个焦急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乐乐只好抱着嘟嘟，飘向院中打斗处。嘟嘟非常生气，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就被这场打斗破坏了。以前她以记仇、小气而闻名，跟了乐乐才慢慢收敛些，这次她差又恢复本性。

原来闯进木府内宅的正是司徒敏，她怀里还抱着一个身材曼妙的女子，被明月宫的四十多名剑女围在当中。

乐乐看到打斗的人，不由得苦笑起来，挥手让她们停止。这些新来的剑女不知道乐乐和司徒敏的关系，见她硬闯，只好动手拦阻。而司徒敏也是霸气惯了，再加上心急，也没有解释，一言不和便打斗起来。动手之后，才发觉这些剑女的武功绝妙，剑阵配合的极为完美，七八招就吃了小亏，才大声喊叫乐乐的名字。

“王乐乐，你终于肯出来啦？”司徒敏见到乐乐出现，先是一喜，但随后故作气恼，表示心中的不满。

“唉呀，原来是敏姐，上次的事还没来得及道谢，你就回去了，今天怎么有空？”乐乐嬉皮笑脸，毫不在意她的脸色。

司徒敏一见乐乐的笑脸就没脾气了，再也狠不下心肠道他的不是，再说人家本来就没什么地方对不起她。

嘟嘟本想捉弄破坏她好事的人，但看到是司徒敏，只好作罢，换个更舒服的姿势躺在乐乐怀里。

乐乐见她神色变得变去，又笑道：“这么晚过来，有什么急事吗？你抱的是谁？”

司徒敏把怀里妙曼女子的面孔对准乐乐，道：“你自己不会看哪！”

乐乐看了大惊道：“胡姬？她怎么变成这模样了？”

“变成这样，还不是你害的！”

这番打闹也惊醒大厅的众女，都出来看个究竟。认得胡姬的几女都发出惊叫：“她好憔悴！”

胡姬的模样岂能用“憔悴”来形容。她的穴道被司徒敏点住了，蓬松的乱发没有往日的柔亮，枯发半遮朱颜，一双美丽的眸子不停流着泪水。眼圈微微发黑，看到乐乐时，眼中闪出复杂倔强的神彩，竟是那样的热烈和渴望。泪水流的更急，任泪水再多也无法滋润苍白干裂的嘴唇。

“我害的？”乐乐只是摇头苦笑，“从来只有她害我，我何时害过她？”

乐乐抱着嘟嘟，穿过年青漂亮的剑女们，她们都怔怔的盯着乐乐俊逸的面庞，呼吸也跟着急促起来。乐乐感觉到诸女春意浓浓的心绪，颇为得意的朝她们微微点头。

离胡姬越近，乐乐体内的催情真气越是活跃，像是见到同伴一样，发出欢愉的呼啸。从她身上还发出一股特殊的靡香，这种味道甚至超过她本来的体香。乐乐坏笑着，故意用力嗅嗅，几乎把鼻子贴在胡姬的小腹上。胡姬无法作出表情或者反应，只是用眼泪宣泄所有的羞意和不满。

“你你在嗅什么？”司徒敏满脸绯红，连声音也变得温柔许多，似乎也变得没有一点力气。

乐乐抬头瞟她一眼，笑道：“你知道还问？非要我说出来吗？你带胡姬来，不是正为此事吗？把穴道帮她解开。”

“哦！”司徒敏再无刚才的嚣张，温驯的拍开胡姬的穴道，底头悄悄退后两步。

胡姬穴道一开，体内真气自动运转，那股残留在身体中的催情真气，随着真气的动转，更加疯狂起来。她娇喘吁吁，身子软的像蛇一般柔软，慢慢蹲在地上。眼神时而清醒时而模糊，像是被催眠一般，缓缓爬向乐乐。

“她怎么啦，像是中了极强烈的春药？凭她的内功心法，应该不惧任何春药啊！”百里冰早已站到乐乐身边，好奇的盯着像发情母马一样的胡姬。

“宝贝冰儿说的没错，她确实中了春药，你仔细闻闻，她身上散发的味道。”

“切，我早闻到了，不就是”百里冰想说那味道是女人因情欲而流出的阴液，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

“唉呀呀，宝贝冰儿成了小妇人就是不一样，居然连这种味道都能分辨。不过我是她体香的混杂的味道，和我的体味相似，她体内有很多催情真气，无法炼化，才变成这样的。明白了吧？”

宫明月挺着微隆的肚皮走到乐乐身前，有些担心的道：“乐郎，上次她都想把你吸成干尸，差点把你害死，你可要小心哪！”虽然以前她和胡姬比较熟悉，但上次胡姬居然想吸干乐乐，这让她十分恼怒。现在乐乐不光是她的小夫君，更是肚中孩子的父亲，事事以他的安全为重。

说话间，胡姬已爬到乐乐脚下，双手抱着乐乐的腿，身子剧烈的颤抖起来。高高挺起的肥臀左右摇摆，姿势极为淫荡诱惑，股间骚痒难耐，迷茫的眼眸极为饥渴的盯着乐乐。

乐乐也被她的呻吟的姿态引的欲动，帐篷高高支起。不过却冲司徒敏问道：“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这两个月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司徒敏神情一黯，乖乖答道：“师父最初想炼化体内的催情真气，可越炼越乱，常常被整得欲火焚身。这样忍受了一个月，我见师父忍的可怜，帮她抓了一些一些”

乐乐眉头一皱，有些厌恶的道：“一些什么？”

司徒敏听出乐乐语气不善，变得更加紧张，不安的道：“抓了一些男人”

“混帐，那还带她来干什么？”乐乐听后大怒，一脚把胡姬蹬开，“我碰过的女人再让别的男人碰，就永远不要来见我。”

乐乐这一怒让众女都暗暗惊恐。这句话是乐乐的心理底线，这句话也是众女心中的枷锁。在这底线范围内，乐乐就是爱她们疼她们宠她们的丈夫；超出这道底线，就会被乐乐赶出心房，成为彻底的陌生人。众女自然知道这条规据，都鄙夷的瞪着司徒敏和胡姬。

司徒敏先是被乐乐的暴怒吓住，又感到众女的鄙夷。心中酸楚，“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上前探查胡姬情况，边哭边喊：“你凶什么凶嘛，人家还没说完呜呜，我师父不让那些男人碰她，通通把他们杀死了呜呜，师父也不想来求你，只是一个人在苦撑，她不想输给你，直到神智不清也不愿来找你。她体内的春毒再不驱除，恐怕会没命的，我才违背她的命令，带她来求你的”

胡姬清醒一点了，眼泪如缺口洪堤，奔涌而出。体内活跃跳动的催情真气像有魔力一般，驱使她又爬向乐乐。她紧咬牙关，下唇都破了，鲜血滴了出来，落在青石板上，如红梅绽放。

乐乐也暗怪自己刚才太冲动了，心中一软，叹道：“抱她进屋。”

司徒敏见乐乐答应，也忘了刚才的不快，抹去眼泪抱着胡姬走进大厅。她第一次进入大厅，和其他人一样，立刻被里面的宽敞和奢华震惊，地毯上四处摆放着诸女微乱的香被，暗道：“她们她们都睡在这里吗？”她脑中不由自主的想到乐乐抱着诸女在地毯上淫乱的样子，俏脸更加绯红。

简单的帮胡姬洗个澡，乐乐才接过胡姬，对她们道：“我带她上楼，放心好了，不会有危险的。”

乐乐经过刚才一闹也没多少玩弄的兴致，胡姬妖娆的姿色在他心中降至最底点，如果不是御女心经在运转，连勃起的兴趣都欠奉。

到二楼随便选个房间，把她扔到床上，乐乐才开始慢慢解衣。胡姬似乎知道房里只有她们二个人了，哪能安坐的躺在床上，挣扎着爬下床，嘴里发出如哭似泣的吟啼，心急如焚的缠上乐乐。

乐乐有些心烦，可能是听到她宁可受折磨也不愿求自己而生出的不满。衣衫落尽，叹口气把她抱了起来，手托住她柔软的雪白肥臀，滑腻无比，征服催残的欲望让他双手不停的在她身上揉捏拧抓，一手直探幽园，在滑湿的凄草用力揉搓。这种强烈的挑逗让胡姬欲火更加强烈，嘴中发出无意识的低鸣：“呜啊，求你，帮我”

"这么快就求饶了吗？"乐乐一点也不为所动，双的暗运御女真气，引动她体内的催情真气，像调皮的虫子蹿进她敏感酥麻的妙处。那种快感让她发疯，压抑多日的所有情欲同时释放，全身雪白的皮肤像火一般绯红发烫，“啊……”随着她一声尖锐长鸣，神智又陷入痴迷状态。

乐乐暗骂自己卑鄙和小气，见她已被催情真气折磨得快要断气，便把她摆放到床上，抬起她美妙的雪臀猛的刺入，冲进花房深处。胡姬长长的发出舒爽的喊叫声，像是缺水的鱼儿跳进了海洋，努力摆动蛮腰，搅动体内的火热分身。

乐乐现在对她既无恨意，也无爱意，只是纯为了解除她体内的欲火，用最野蛮最暴力的抽动来解决。“啪啪”的撞击声不绝于耳，每次都引得胡姬发出最原始的喊叫，那样的舒心那样的欢愉。

乐乐上次与她交合是在被迫中，没有细细体会她幽穴的妙处，现在边做边回想，竟不由痴迷起来。又想起第一次见她时，被她深深迷惑的情境，首次生出把她收进私房的念头。

一次次的高潮中，她体内的催情真气也被乐乐吸取大半。乐乐并不急着把催情真气收完，只等把她体内的催情气体聚在一起时，被他用御女真气裹住，送进胡姬的识海，并用催情真气做成一个印记，烙在她的识海中。这一招够绝的，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实际上这不但能随时挑起胡姬的性欲，还能控制她的生死，甚至能读出她脑中的想法。

一个时辰后，胡姬幽幽醒来，眼角依然挂着泪痕。为什么流泪，只有她自己明白。她仍然爬在乐乐身上，乐乐的分身也没有拔出，坚硬如初，放在她体内。

乐乐知道她醒了，不带任何感情的道：“醒了你可以走了！”

胡姬身子微微一颤，抱着乐乐腰的双臂没有松，反而抱的更紧。

乐乐声音更加冰冷：“难道听不懂我说话吗？”

胡姬缓缓抬起头，泪水如断线珠子，“呜呜，不要赶我走”,说完，已泣不成声，这两个月的眼泪比她过去三十几年流的还要多。她抱的更紧了，生怕这次松开，再也没机会拥抱。这时她所有的媚术都用不上，哭的像个被抛弃的无助小姑娘。

乐乐轻轻扶起她的下巴，冷笑道：“这是我的地方，你凭什么留在这儿？”

胡姬神色一黯，眼泪涌的更急，仍然没有离开的勇气，特别是下体一动，就有奇异的强烈快感袭全身，连一丝力气也使不出。

胡姬咬咬牙，不屈的道：“我愿意做你的小妾，天天侍奉你。”

乐乐摇头，道：“我有三百多个小妾，已经够多了。”

“你”胡姬微微色变，有些恼怒，她一向高高在上，哪受过这些屈辱。不过她稍稍一动，立刻又瘫软在乐乐怀里。“那让我做你的丫环，好吗？”她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肯求道。

乐乐更绝，不屑的道：“明月宫有几千个少女争着做我的丫环，丫环比我的老婆还多。不缺！”

“你”胡姬脸色变了几变，忽地放声大哭，“求你，不要赶我走。是我离不开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以前是我错了，一心想毁掉你，是因为我怕会离不开你……”

乐乐嘴角露出一丝狡猾的笑意，暗道：“嘿嘿，这么快就被驯服了，太没成就感，连备用的精神印记都没用上。若不是这本书就要大结局，还会好好调教她一段时间。”

让她哭了一会，乐乐才装作很为难的道：“好了，别哭了，暂时先让你住在木府。如果你的表现让我不满意，到时别怪我再赶你离开。”

“嗯，我一定听话，我一定像奴隶一样听话，保证让你满意。”胡姬听到乐乐同意，高兴不知所措，又是点头，又是抹泪。

“奴隶，性奴？”乐乐露出坏坏的笑意，“以前在色情小说里读到过，不过我没兴趣。一个没有灵魂的性奴就像一个没有生命的发泄工具，泯灭了女人的本性。”

胡姬紧张的心蓦然得到放松，居然沉沉睡去，只是双臂依然紧抱乐乐腰身，乐乐挣了几次也没有挣开，似有万斤力道，最后只好做罢，陪她睡去。

第二天乐乐一醒，就见到正在偷看他的胡姬。胡姬经过昨夜的滋润，不但精神焕发，而且骨子的媚态更胜往昔。见乐乐醒来，忙下床拿衣服，准备帮他更衣。

乐乐没有看衣服，反手把她拉进怀里，道：“你以前苦忍折磨来求我，昨夜又为何求我收你？”

“不知道。昨夜之后，突然觉得再也无法离开你半步，很多事情都是突然而发生的，不是吗？”

乐乐又道：“我不爱你，只是贪恋你的肉体，你知道吗？”

胡姬神色不变，似乎早已知晓。道：“我不管，可是我爱你。不管是肉体还是精神，都离不开你，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就足够了。”

“你能看得开就好。楼下的三百多个女子，我爱的没有几个，欲望和征服大过一切。只是时间久了，慢慢生出一些亲情，其实我从来不知道爱是什么。”

胡姬一怔，抬头凝视着乐乐的眼睛，想分辨出他说的是真是假。听到乐乐也不爱其他女子，她心里生出几分怯喜，嫉妒是女人的天性，胡姬也不例外。她不解的道：“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乐乐淡淡说道：“昨夜做了一个梦，梦到我死了，她们都很伤心难过。若是今天我真的死了，你就把刚才说的告诉她们，她们应该会好过一些。”

胡姬顿时紧张起来，忙安慰道：“你不要吓我，梦不能当真的，可能是我抱的太紧了，你不舒服，才做的坏梦吧。”

乐乐苦笑道：“我也希望没事，可我的预感一向很准，这次真的很难说。”

胡姬心角搐痛，眼泪似乎又要涌出，道：“你死了，我会陪你一起死，没有你，我无法生存。”

乐乐额头冒出冷汗，一把推开胡姬，喘着粗气道：“就是梦到我死后，你们也统统自杀才这样嘱托你的，答应我，你们谁也不许死。”

胡姬凄然一笑，道：“那只是个梦，你不要当真。”见乐乐神色不善，忙补充道：“嗯，我答应你。”

乐乐尴尬的擦擦头上的汗，喃喃自语：“是啊，只是个梦，可能是我太紧张，不过也太真实了。”

胡姬劝道：“既然这样，那今天就不要去皇宫了，好吗？”

乐乐摇头：“都已经说好了，不能食言。胡姬，记住我的说的话，如果真的出事，一定转告她们。”

这时妙缘在轻轻敲门，道：“乐郎，我们该出发了。”

“知道了。”

简单吃过早饭，乐乐依依不舍的扫过众女，道：“今天可能会有叛乱，你们要多多保重，千万不要冲动，三思后行。”

诸女也觉查到乐乐的异状，还以他关心自己，一一点头称是。

司徒敏挽着一脸不安的胡姬，对乐乐道：“司徒世家有很多高手的，你要小心哪。”她已把自己排除在司徒世家以外，接受了淫贼之女的新身份。

百里冰一脸关切，道：“三百个轮回杀手昨天已赶到皇城，他们都在木府附近，有几个轻功高手在监视皇宫动静，一见有异常，会通知我，再去接应你们。”

乐乐微微点头。

宫明月似乎感到了乐乐的不安，道：“乐郎，附近还有五百多个明月宫的剑女，要不要带她们过去？”

乐乐拉过她的手，爱怜的摸着她的肚子，笑道：“要好好照顾宝宝啊，其他的事不要操心。我带妙缘、若雪、红雨她们三人就行了，打不过还能逃走。嗯，时候到了。”

乐乐接过鲜于嫣递来的追心剑，带着三女，挥手向诸女道别。临走时，还深深的盯了胡姬一眼，让她记得自己的话。

皇宫。

宫殿虽然辉煌贵气，却少了那种威严，连墙壁上雕刻的飞龙都失去了神采，像草蛇般瘦弱无力。

很多诸侯王贵看着身后紧关的大门，脸都失去血色。南陵王和洛王并肩前行，一路说笑，毫不在意周围的阴冷杀机。洛杰虽然害怕的要死，但见到乐乐身边的三个美如天仙的绝色，居然不断向三女搭讪，似乎也忘记了死亡近在眼前。乐乐受梦境的影响，也无心捉弄洛杰，随他嬉闹。

司徒业早早的在大殿等侯，他身后站着欢喜佛和巴克星。一些归顺司徒世家的大臣神气活现，颇为自傲。只是大臣的数量少些，不服司徒世家的大臣有的死了，有的躲逃。本来进正殿需要交出利器，这次居然没人盘查。每位诸侯世子可带两名护卫，也全都可以进入。这让他们非常意外，心里却更不踏实。

司徒业见该来的都来了，嘴角露出不易觉查的诡笑，对身后的一个太监打个手式。太监会意，尖着嗓子对内吼道：“各路诸侯已到，有请陛下和太后娘娘！”

虽然太监礼数都到位，但乐乐总觉得哪里别扭，来不太多想，已从侧殿走出一队宫女和太监。走在最前的是一个瘦弱苍白的少年，身穿正黄盘龙锦袍，却毫无精神，似乎被风一吹能就摔倒。他身旁有位黄瘦憔悴的少妇，头戴紫金凤冠，眼眸中尽是血丝，脸上隐隐有泪的痕迹。

乐乐摇头苦叹：“这就是风月国的幼皇和太后吗？啧啧，真是可怜，比贫民更加凄惨，今天可能会结束这悲惨的生活吧。”

小皇帝终于坐到了龙椅上，太后坐在他身侧。司徒业冷冷一笑，朗声道：“陛下，你不是有事宣布吗？”

还未坐稳的小皇帝蓦然一惊，慌忙站起，道：“对对，没错，朕确实有事宣布。小李子，喧旨。”身旁的太后忍不住轻叹一声，被司徒业冷冷一盯，吓的连忙低下头，不敢对视。

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这里谁当家做主，纷纷摇头苦叹。

那个叫小李子的太监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卷黄布圣旨，尖声读道：“众大臣接旨！”也不理大殿的人跪不跪，继续读道：“今日本是朕的登基大典，无奈朕自幼孱弱多病，无法料理国家大事。摄政王司徒业替朕操劳，处理国家井井有条，兢兢业业。所谓能者多劳，朕思虑再三，决定禅让，委任司徒业为风月国新帝。钦此，谢恩！”

“胡闹！这怎么能让，陛下，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的？”脾气火暴的南陵王首先喊道。

小皇帝恐惧的摇摇头，可怜惜惜的看了司徒业一眼。

司徒业听后大怒，指着南陵王叱道：“你是什么意思，陛下说的明明白白，把皇位让禅让于我，你难道不服陛下的命令吗？”

洛王爷也忍不住，怒道：“风月国皇位千百年来都是嫡传，你这分明是想篡位！”

由他们二人带头，其他诸侯也纷纷漫骂起来。

司徒业冷哼一声，拍拍手，几百位带刀禁卫军冲了进来，把几十位诸侯围了起来。

司徒业得意的笑道：“就算是篡位，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你们明知道我要篡位还来皇城送死，真是愚蠢哪！守着祖宗的规据不知变通，连死都不怕，居然怕一条莫须有的规据。哈哈哈，你们真是愚蠢！今天你们来了，就休想再离开皇城半步，乖乖的把手中的兵权交给我，拥我为帝，说不定你们还能安享晚年。”

“休想！来之前已安排妥当，如果三日后我们不能离开皇城，就会发兵，清除奸佞。”众诸侯纷纷骂道，连那些怕死的世子们也热血沸腾，骂的吐沫乱飞。

司徒业嚣张的大笑着走近小皇帝，把他从龙椅上拉下，冲乱骂的诸侯喝道：“寻佞，我告诉你们什么才是奸佞！”说着，他把手放到了小皇帝脖子上，真气一吐，立刻捏碎他的喉咙。旁边的太后像是明白了发生何事，哭喊着扑向司徒业，大喊“还我儿子，你个卑鄙小人，还我儿了！”

司徒业一脚踹在太后的小腹上，把她击飞两三丈，摔在地上一动不动，一命呜呼。

众诸侯目瞪口呆，都忘了漫骂。

这时司徒业又喝道：“来人，统统拿下，抓活的！”

随着司徒业的一声令下，有更多的禁卫涌了进来，朝诸侯们扑去。

乐乐和三女、关泰护着南陵王，和洛王爷一行人合力朝外冲。人多地方小，混乱的厉害。乐乐边冲边留意洛杰，见他武功低微，全靠护卫保护才能无恙。快冲到大殿门口时，洛王府的护卫“一不小心”，露出一个空隙，洛杰杀红眼的禁卫一刀劈成两半。惨叫声在混乱中是那样的微弱，死了很久，洛王爷才发现儿子不见了。

冲出了大殿，反而有武功更高的禁卫涌来，领头的正是司徒韦，他身后跟着刀谷七杀、鲍方、巴木图、陆无日。乐乐见到消失多日的鲍方，暗道来的正是时候，让妙缘她们保护好南陵王，自己朝鲍方杀去。

乐乐的剑法已无招式可言，红光一闪就是一条人命，速度快的像天边流星。鲍方看到乐乐杀来，心中大惊，想要后退，却被乐乐早一步拦住。一剑，只是轻轻一剑，就刺穿了鲍方的心脏。鲍方眼珠突兀，带着深深的不甘离去。

陆无日见过乐乐的厉害，根本不愿和他过招，躲的远远的。不料钟若雪早就留意他了，冰雪纷飞，杀手尽出，两人立刻战成一团。两人相撞的真气把四周的禁卫击伤无数，打了三五十招，若雪以唯美的冰雪杀招，把陆无日变成一副白色骷髅，结束了一代高手的性命。

战了大半个时辰，剩下的诸侯没几个完好无损的了。少数被杀，更多的被抓。关泰杀掉了巴木图，正在苦苦应付巴克星的报复。两人都是使刀，而且是同一种刀法。阳刚炙热的刀气拼来拼去，最后都拼到禁卫身上了，每一道刀气相撞，都有百余位禁卫死去。乐乐看的大为开心，暗暗计算多少刀可以杀光两万禁卫。

“哈哈哈哈，都给老子住手！”不知何时，从皇宫外又涌进另一股势力。这声音绝难听，像破锣一般，却极有穿透力，让整个皇宫的人都听得心头一颤，纷纷停下打斗，静观来人。

乐乐却不受这声音的蛊惑，挥剑刺死刀谷七杀中的其中一个，这时刀谷七杀只剩四杀了。

“杀魔马自在？你来干什么？”司徒申领着一千名特级高手，准备在最后出手，却没有料到马自在会横空杀出。

一个披头散的高大老头领着五百名面无表情的万里盟帮众，慢慢从皇宫门口走进。老头脸上有多道奇怪刀痕，似乎想抹去什么字迹，眼神阴冷暴残，他身旁是微微得意的马万里。马万里手里绑着一个人，这人正是司徒朋。

“你说我来干嘛，老子来做皇帝的，哈哈哈哈！”马自在疯狂大笑，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随手击碎了几个挡路禁卫的脑袋，雪白的脑浆乱飞，许多杀人如麻的禁卫都忍不住呕吐，远远的躲开马自在。

“你把朋儿绑住干吗？快点放了他！”司徒申见司徒朋被绑，忍不住大怒。司徒朋和司徒倘负责城门的，现在居然被抓，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乐乐见杀魔和司徒世家的人起了冲突，正中下怀，拉着仅剩的十多个诸侯退到角落，观看他们的表演。

司徒申关心孙子的安危，首先忍不住扑过去，他自认为混元大成，应该和马自在不分上下。两人在空中交错几十招，杀魔居然节节败退。乐乐暗暗观查司徒申，问南陵王：“义父，和杀魔交手的人是谁？”

“他就是诈死的司徒申。当时就有许多人怀疑他没有，不过却能三十几年没有露面，也真有耐心。他以前的武力平平，怎么能打得过杀魔？”南陵王道。

“他用的真气就是混元神功？好像就是杀害剑宗宗主的凶手。”钟若雪见多识广，在旁边说道。

乐乐点头，也认出了司徒申的真气正是杀害简一剑的类型。

杀魔居然败北，司徒申趁机抢回司徒朋。只是司徒朋面无表情，脸色苍白，他以为孙子只是吓的，忙为他松绑。道：“朋儿，你没事吧，发生什么事了？”

杀魔在远处接道：“他的调兵虎符被我抢了，当然有事了。”

司徒申大惊，转头喝道：“把东西还给朋儿，念在以前的交情上，我不追究！不然”

“不然什么？”杀魔嚣张的吼道。

司徒申刚要说道，却突然腰穴一凉，一阵钻心的刺痛传来，转头看到司徒朋面无表情的握着滴血的匕首。“你”他实在没料到最疼爱的孙子会有刀捅自己，在犹豫的瞬间，又挨了一刀。两处刀伤皆是致命伤口，他瞬间明白过来，暴怒的指着杀魔骂道：“你用精神力!”话未说完，就已倒下。

司徒业大惊，自己的儿子杀了自己的老子，他一时分不清是不是身在梦中。直到杀魔朝他走来，才惊恐的大吼道：“拦住他，快点拦住杀魔！”

欢喜佛见司徒申能把杀魔逼的没有还手之力，以为杀魔的武功不过是宗师级别的，轻啸一声，拦住马自在的去路。谁知杀魔的武功远比自己想像的那么简单，连最拿手的梵罹魔功还未用出，就死在杀魔的掌下。一时无人敢拦马自在。

杀魔轻易的把司徒业抓回万里盟弟子当中，当着众人的面，用精神力禁制了司徒业。改造后的司徒业神情呆滞，一脸冷莫，居然下令所有人都归顺杀魔马自在，弄一万多的禁卫都不知该听谁的。司徒韦的吓的快要晕厥，不知是该逃还是强出头指挥自家的残兵继续和杀魔拼斗。

不过马万里并不有忘记司徒韦，附在杀魔耳边嘀咕几句。杀魔刚刚改造完司徒业，额头有些细汗，仍是极为快速的把司徒韦捉来，先废了他的武功，再点他穴道，然后把他扔在一边。

众人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刚刚还是鼎盛的司徒世家，现在主要首领全部变成别人的傀儡了。一时间禁卫们斗志全消，有不少人已偷偷的逃出皇宫。

乐乐暗叹杀魔的武功太恐怖了，自己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就算加上身边的几女也难取胜，而且还有生命危险。盘算一下，还是走为上策，悄悄拉着南陵王和洛王一行人离开，却被杀魔拦住。

“你就是王乐乐？听说你以常和我们万里盟作对，是不是？”马自在用阴冷不带任何感情的眼睛瞪着王乐乐。

王乐乐心中更加不安，昨夜梦里似乎就见到了这种如毒蛇一样的目光。当下硬着头皮答道：“我是王乐乐。至于和万里盟作对嘛，那个纯属误会，呵呵，我这个人一向不爱争斗！”边说边打手式让妙缘她们离开，可是妙缘怎么舍得离开，三女动也不动。南陵王和洛王知道自己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只好偷偷朝宫门移去。

杀魔冷冷一笑，道：“围住，拿下！”说完，扑向王乐乐。

木府，正在大厅里与鹤儿戏闹的嘟嘟神色急变，尖叫几声，冲外射去。众女从没过嘟嘟急成这样过，纷纷不解，隐隐觉得有些不安。鹤儿也跟着嘟嘟，凌空飞渡。胡姬心中乱成一片，不知道该不该跟去，暗暗祈祷：“乐乐，千成不要出事啊，你要是死了，我还是会陪你一起离去的。”

混战中的皇宫。

王乐乐被杀魔马自在的的黑暗精神力锁住，如坠冰窖，他灰白嗜血的眼球像毒蛇一般盯着自己每一处破绽，似乎稍稍一动，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差距，这是力量上的巨大差距，差距到无法反抗的地步。

王乐乐露出绝望的苦笑，这和梦中的情境一模一样，难道真有这么强大的所在吗，难道自己快要臻入完美大成境界的御女心经连逃的机会都没有吗？或许能逃吧，但身旁的若雪、红雨和妙缘绝对逃不掉杀魔的毒手，拼吧，或许还有转机。

杀魔阴阴一笑，似乎掌握了乐乐的心理变化，知道现在是攻击的最好时机。双掌轻轻一挥，幻出无数暗影，漫天飞舞，这一招是他招式的精华，也是最强大的杀招，因为他知道王乐乐也非常强大，强大到让他忌讳的地步。

所以他要出杀招，阴狠的杀招，掌风幻化黑色的气劲，里面夹杂着浓烈的精神杀气，像魔鬼一般，尖锐的嘶叫着，朝王乐乐扑去。原来他早已把真气和精神力溶合了，攻击力增加了数倍，才变得这样恐怖。

王乐乐没有选择，一切都像梦中的情节，他不能退缩，哪怕半步都有可能让身边的女子受到伤害。这是精神力和真气的混合，普通的武林高手是无法抵抗的，所以他迎了上去，幻出一团粉红的烟雾，像梦中安排的情节一样，迎了上去。

黑色的是死亡阴暗气息，粉红的是催情香艳气息，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劲都带着各自的精神力，混到了一起。吞噬、纠缠、佯攻、假退、分化……一切的手段都用上了，这是一场不能输的决战，哪方输了，就会失去生命。

外面的人都是干着急，根本不能看清浓雾中的情形，在朗朗晴空下，就有一大团诡异的红黑相间的浓雾在缠斗。不小心被浓雾裹进去的禁卫兵，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变成一团血肉碎沫，消失在空中。所以，大家都停住了，呆呆的空出一大片地方，观看这人间难见的奇观。

王乐乐败了，从没动手时就败了，败在梦境、败在心态。粉雾顿消，他闷哼一声，倒着飞出漆黑阴暗的杀人浓雾，体内的混沌真气被一股黑暗的死亡气息所入侵，把体内的真气分成无数的碎块，无法汇聚。

他伤的连动手的机会都没有了，这和梦中的情境一样，他只好认命了。若雪、红雨和妙缘接哭着住了他，王乐乐用尽最后的力气，冲他们喊道：“你们快走，别管我，你们斗不过他的！”

两女坚定的摇摇头，紧紧抱着王乐乐，一动不动，静静的看着疯狂的杀魔朝自己扑来。既然乐郎快死了，那我们就陪你死在一起吧，三女都这么想道。王乐乐暗骂她们笨蛋，急怒之下，昏了过去。

杀魔出手一向凶狠，绝不给对手任何反击的机会，所以，他同样的一式杀招袭向他们四人。出完这一招，杀魔气喘吁吁的等待着胜利，等待着他们变成碎沫，刚才的一番打斗早把他体内的精神力和真气消耗得七七八八，他不容许再有什么意外。

意外永远是意外，该来的毕竟会来！所以，嘟嘟来了，像一道闪电，凭空出现乐乐上方。纤纤玉手，结出奇异印诀，嘴中轻念莫名的咒语，不似人类语言。那团来势凶猛的黑色浓雾就那消失了，离奇的消失了。

这时，众人才看到，一个粉红长袍的绝色美女从浓雾消失的地方出现，凌空飘浮，乌黑的长发垂到脚跟，肌肤雪白如玉，完美得没有任何瑕疵，怎么也看不清她的长相，面部像是有层流动的莹光挡住了光线，只是那绝妙的轮廓早让众多男性痴迷疯狂。

粉红的女子落在王乐乐身边，握住他的脉门，并渡进一股生机盎然的纯正真气。王乐乐的御女真气能拒绝所有的真气，却无法拒绝嘟嘟的真气，因为他们的真气几乎同宗，就像同一种真气一样。知道王乐乐无生命之忧，她才稍稍放心，像小妻子一般，极为爱怜的极为温柔的抹去他嘴角的鲜血。

杀魔那个吃惊、那个呆滞、那个恐惧……自己集聚毕生功力所发出的一掌，就这么消失了，连一丝影子都不见了。他不知道突然出现的女人是谁，但绝对是一个恐怖的高手，而且绝不是自己能惹得起的，这一刻，他居然想到了逃。

不过，没机会了。粉红衣裙的女子飘了起来，唧唧鸣唱几句，晴朗的天空蓦然出现几百道刺目雷电，如奔腾蛟龙，一齐击向杀魔马自在。是的，就像龙貂鸣叫的声音，那就是招唤闪电的咒语。

杀魔就这么消失了，连一丝灰烬都不剩。仍在发怔的若雪、红雨和妙缘听到熟悉的龙貂鸣叫，就知道眼前女子的身份了，晕乎乎的、不可思议的喃喃道：“嘟嘟，嘟嘟是妖精……？”

万里盟的帮众、被控制的禁卫军，这时都觉查不妙，似乎有一股更凶唳的杀气飞来，这是一种盛怒下的毁灭之气。他们想逃，可脚下像有千斤巨石般的深重，迈不开一分一毫。

是鹤儿飞来了，是她发出的怒气和杀气。她看到乐乐昏迷在地上，一动不动，嘴角仍有鲜血涌出，还以他死了，眼眸顿时变成深紫色，朝着四周穿盔甲的禁卫张开了小嘴。漂浮在半空中了嘟嘟立马捂住了耳朵，妙缘、若雪、红雨也莫明其妙的捂住了耳朵，她们不知道这是嘟嘟法力的作用。

一股犹如实质的紫色光波缓缓朝四周散去，紫光像水一般温柔，速度却如箭般。无声胜有声，这声音超过了正常状态，变成了极具杀伤力的超音波，嘟嘟一见鹤儿的架式就知不妙，这次的杀气超过以往的所有，忙落在妙缘等人身边，放出一团能量结界，把她们护在中间。

紫光饶过嘟嘟施放的保护罩，散向皇宫的每个角落，被光穿过的禁卫统统定格，过了许久才软在地上，嘴中喷出大量鲜血。

她这一嗓子杀光了皇宫中的所有人，除了被嘟嘟保护起来的几人，幸好南陵王和洛王提前逃出了皇宫。鹤儿喊完，也晕了过去。嘟嘟把她抱回，知道她是能量透支，也不甚担心。挥挥手念动灵诀，把她们几人运回木府。

嘟嘟刚刚离去，皇宫的上方就涌集了奇异的七彩劫云，被一股圣洁庄严的金光隔离在万里高空，怎么也无法落低，见嘟嘟消失，才极不情愿的散去。若是嘟嘟还在，就能认出这团劫云的恐怖和异常，绝对是她无法抵抗的毁灭之灾。当初她的脱变是在极度巧合下完成的，有几千数的山峰帮她抵挡的天劫，若不然，说不定早被轻微的天劫击得魂飞魄散。

最初就陪在王乐乐身边的几女都知道他受伤时的情况，油盐不浸，任何异种真气都无法帮他疗伤。宫明月发挥主母的气势和作用，轻轻劝慰了哭泣的众女，忙着为王乐乐准备单独的房间，给他准备了疗伤环境。她知道，只有有处女的先天精血才能最快的让他恢复，所以她不管了，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孩子的未来，她向明月宫所有隐暗势力发出了招集令――所有有姿色的处女来皇城待命！

诸女对王乐乐的伤势关心，远远大过嘟嘟身份的神秘。知道的也都默默接受，因为知道她身份的同时，也都知道她对乐乐感情和她们一样，而且也知道是她把王乐乐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的。

胡姬早心痛得不知所措，几十年未动的“情”字，终于在这一刻又深深体会。那种不计后果不顾一切的情感，就在心灵深处爆发。她哭了又笑，笑了又哭，知道王乐乐生命无碍后，迫不急待想要他好起来。

她知道王乐乐疗伤的方式，她也知道疗伤要用处女最好。当她为王乐乐擦身的时候，就感觉到他的勃起和需要。虽然她早不是处女，但对疗伤仍是有好处的，所以，不顾其他几女的异样眼神，就那么解衣坐在王乐乐身上，她一接近王乐乐的身体，就忍不住情动，肥嫩雪白的翘臀就那么坐了上去，早已湿润的妙处毫无阻涩的吞下整个坚硬伟物。她不管什么脸面和羞耻，她只想王乐乐快些好起来，想要更快的放出疗伤的阴精，只能更快的动情才行，所以，她毫不顾忌的放声呻吟。

宫明白也知道其中的原由，和其他女子一同，悄悄退出。她们能为王乐乐做一切事，但在众女面前公然解衣，极为淫荡的放声呻吟，她们还没这个勇气，所以，她们的眼光中，包含着极为敬佩的神色。

这时四月执事前来，向宫明月禀报：“宫主，奴婢已把附近的五百名剑女调回，她们都是完壁之身，都愿意为相公献身。下面，该怎么安排？”

“让她们沐浴更衣，然后我要好好检查一下她们的身体。虽然她们容貌都是千挑万选的，但是身上若有什么瑕疵，乐郎会不满的，所以，一定要严格审查。诸位姐妹，这还需要你你们的帮助，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宫明月轻轻说道。这些年青剑女都是她收养的，也是她在明月宫的心腹，在这关键时期，让她们为乐乐献身，也是应该的。再说，宫明月也明白这帮小丫头的心思，每次看到王乐乐，都会忍不住尖叫，这时命令她们献身，或许正中她们的心思。

乐乐潜意识一直清醒着，虽然无法感觉外面发生的事，但若是有女人的身体和他相连，就能吓意识的产生快感，并借助这股力道，缓缓运行御女心经。

首先觉查到胡姬的身体，她的内力深厚，毫不顾忌会损失自己的修为，极为情动极为放荡的把一股股精气送给王乐乐。虽然进展很缓慢，但比普通处女的效果还要完美，声竭力尽，才软在王小银身体上，她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移动半分了。幸好行雨宫的两个侍女把她扶到隔壁，这时已有十个仍是处女的剑女，羞涩紧张的来到了王乐乐床前。

担任床上指导的是楚红雨。她也是玩弄女人的高手，毕竟她是个双性恋，一些能让少女疯狂尖叫的手段，她仍然不陌生。明月宫的少女也不简单，虽然仍是处女，但该懂的早就懂了，毕竟有专门的老师教授过淫术。紧张，紧张才是她们的大敌。而楚红雨的主要职责就是让她们消除紧张。

楚红雨拿着其中一个娇媚少女的小手，让少女抚摸王乐乐的全身，轻轻的引导着。她不光用语言挑逗着少女，另一只手也不安份的在少女娇小的雪乳上揉搓，极为巧妙的消除了少女的紧张，又让她情动不已。最后才让她握住高高挺立的男性相征，那危险和美妙的所在。

少女的欲望战胜了紧张，有点迫不急待的想要释放体内的炙热。坐上去，就那么羞急的坐了上去，还很青涩的小雪臀狠狠的坐了上去，却被楚红雨托住了。因为她不想让其他少女产生惧怕和紧张，她知道破处时的艰难，特别是王乐乐这根凶态毕露的巨物。

又有一批美丽的少女通过宫明月等人的审查，幸运而又羞怯的走进这个房间。她们正看到第一个少女欲火强烈的抓着那根巨物在跨间摩挲着，虽然有很多滑液喷出，仍是不得其门，毕竟面对的是人间凶器。

“呼！”终于进去了，心爽的感觉大过了破坏的疼痛，只是轻轻吁出一口闷气，并没有喊出疼痛的尖叫。楚红雨知道自己成功了，成功又快速的摸索出一套方案，让少女们的焦急胜过疼痛，接下来的女孩也不用自己动手了，因为光是少女淫媚的呻吟就让其他女孩不能自持。

蛇无头不行。皇城的动乱因为死去主谋，那么被人轻易控制了，几万城防军尽归洛王爷所掌控。南陵王既然决定要退出天下的争霸，也没和他抢功。南陵王听说了王乐乐的情况，他只能大叹干儿子的艳福，去探了几次，皆被几个极为妖艳极为漂亮的女子委婉的挡在门外。他只好作罢，无聊时帮着洛王处理些不服的顽敌。

洛河带领十万精兵绕过离人河渡口，居然从蓝海城直接赶到皇城。魔教和轮回帮了洛王爷大忙，是他们整日护在洛王周围，抵挡了司徒世家残余势力的暗杀。魔教和轮回的核心成员，打开城池，放他们进皇城，没废一兵一卒占领了皇城。

已过了十多天，王乐乐仍然昏迷着，连心灵的交流也不能。本能的接收着一股股强大的处女元阴，精纯的无阴涌进他体内的时候，缓慢的御女真气都会活跃起来，受损的经脉快速愈合，堵塞的地方也顺畅起来。经脉一通，就会挤出一部分阴暗的死亡黑气，在能量交换的同时，把一丝丝不会伤害到少女们的死亡黑气喷进她们的体内，在由她们排出。

劳累时，自然会软下。这时，他的女人们总会有几个睡在他身边，不管他是否听得到，总是悄悄的讲着心事。现在陪在王乐乐身边的只有宫明月一人，诸女照顾她怀孕时脾气不稳定，让她单独陪着乐乐。

宫明月招集的三千多个明月宫的美丽少女也渐渐赶到皇城。她把自己最喜欢的人又分给许多女人，若说不心酸那是假的。不过她有自己的想法，她知道自己比乐乐大了十多岁，肯定是最先衰老的，若是想牢牢的把握住这个男人，只有让更多的心腹帮助自己。那些少女多是自己收养的，一定能帮自己站稳脚步。她知道，和乐乐感情深厚的只有十多个女子，而楚红雨所带的行雨宫的女子，也多是侍女的身份。所以，她只要能把握住这三千多手下，也就能把握住王乐乐。想到这里，她又开心起来，微笑着抚摸在自己微凸的小腹上，她多么希望肚中怀的是个男孩，那样，自己的地位定会牢不可破。

“乐郎，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你嘛！明月的前半生一直在凄苦中度过，好不容易遇到了你，绝不会让你出事的。你放心，我知道你喜欢那群小姑娘，我也一定帮你挑选最好的，只想要你快点醒来。”她抚摸着王乐乐邪俊完美的赤裸身躯，身子渐渐炽热起来。自从怀上孩子就没有做过了，因为前三个月是关键期，胎息不稳。但现在已有四个多月了，在这无人的房间里，她是很多么的渴望呀。

她伏在王乐乐两腿中间，用嘴含住那团疲软的宝贝。她知道王乐乐在疲累中，但她只想要精神上的安慰，并没有额外的想法。按照前几天的惯例，他到天亮才会重新勃起的，所以，宫明月才放心放肆的呻吟，贪婪的吸吮。

宫明月用自己的玉手，达到了一次久违的高潮，但深深失落感和空虚感，让她的欲火更加强烈。她卖力的吸吮着那仍然软绵绵，毫无起色的宝贝，她这里就想，若是王乐乐突然不能勃起了，那他的那些女人，不知道还在几个愿意留在他身边。那时，自己呢？她不禁有些恼怒，自己怎么会想到这个可怕的情境。

像是回应她的可怕乱想，王乐乐软绵绵的东西，突地怒挺起来，一下子冲进毫无防备的宫明月的嗓中，把她呛的不轻。难道王乐乐是故意的？想到这里，她突然害怕起来，早听说王乐乐有这种探查人心的本领，若是让他知道了自己的心思，肯定会失去他的宠爱，因为刚才想到那种情形时，她没有确定的答案，她在那种情形下犹豫了。

在这种压力和烦燥下，她莫名的狂乱起来，暗道一声：“不管了，至少我是全心全意的爱着他的！”她坐了上去，美妙的充实感让她忍不住呻吟起来，空旷已久的甬道怎堪享受这番粗大，比未经人事的小姑娘还不如，没两下就丢了一次。怀孕时里面会更加敏感和肥美，可面对过于粗大的东西，简直是种折磨。“怎么会这样？我还想要的……”她无力的软在王乐乐结实的胸膛上，奇异的快感让她在云间飘荡，想要更强烈的刺激，全身却酥软无力，这种无奈和羞耻感，让她折磨的嘤嘤哭泣着。

在门外守夜的是春月，她听到里面淫靡熟悉的肉体撞击声，就知道宫主不忍寂寞，在释放本能的欲望。她这种声音很熟悉，自从跟了王乐乐后，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而且听的最真切大多是自己发出的。她可不敢打扰宫主的快乐，只是听着听着，怎么有了哭泣声。这让她不得不注意，毕竟今天是她来伺候宫主，若是出了意外，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她悄悄推开门，走了进去，正好看到宫明月把肥嫩的雪臀，极为费力的高高抬起，再狠狠落下，然后她的双腿不住的抽搐，呻吟如泣如诉，然后积聚所有力量，再慢慢的，把臀部缓缓抬起……看到这里，春月恍然大悟，明白了原由。

昨天她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费尽全力后，由其他姐妹帮忙才极为满足的达到极乐顶峰。这种欲上不上，卡在中间的时候最是挠心，都有种欲哭的无助感，而宫主显然不能把持，就这么哭了出来。

宫明月已把所有的心思投入到这番费力的性爱中，完全没注意到春月的到来。直到春月轻喊一声，帮她抬起不堪承受的重量时，她才羞喜的觉查到。她顾不了许多，在春月的帮助下，达到梦寐以求的爽快。

宫明月在交合中，不断的想和王乐乐沟通，一直未果，这才把她最初的担心消除。适时的喜悦的尖叫着，宣泄出所有，闭目平躺在床上。春月帮她们盖好被褥，扫了一眼面颊绯红的宫主，悄悄退出，她明白宫主一定很害羞，所以很知趣的悄然走开。

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听嘟嘟说，王乐乐的伤势恢复很快，马上就能醒了。她们都知道嘟嘟的身份，知道她有非凡的法力，都很相信她。嘟嘟一直躲在鹤儿房里，跟其他女子交流不多，只有妙缘经常去她们房间聊天。

每天为王乐乐提供五十位漂亮处女，其他时间，是他妻子们的欢乐时光，轮流上阵，寻找自己的快乐。这有点像传说中的“轮奸”，但唯一的男主角只能在梦中享受了，他现在还分不清谁是谁呢！

这一个多月间，洛王爷已登基，成为风月国的新皇。有南陵王和北方金石以及蓝海城等诸多大势力的支持，恩威并施，和平收服了许多地方诸侯，很快的平复了风月国的动乱，完成了基本统一。

只有司徒世家的老巢齐业城，还未收复，生怕把他们逼的投靠漠沙国，那时就有些麻烦了。齐业城连着黄沙关，这是一道阻隔西方敌国的屏障。三百多年前为了收复黄关，死了足足有三十万的精壮士兵。所以，洛河只得把大军驻扎在齐业城90多里的平原上，稳固成果才是当务之急。

洛河功绩显赫，在新皇登基当天，就被封为太子，决定了他的继承权。在他继位之后，对王乐乐的所许下的诺言也一一实现，并且很讨好似的照顾他的亲友亲属，很大方的赐他“逍遥王”的称号。这是风月国新朝政权稳定后，赐封的第一个外姓王爷。

直到王乐乐昏迷两个多月后，他的意识才真正苏醒，能通过特殊功法，用心灵聊天沟通了。意识苏醒后，他首先觉到体内蕴藏的纯正阴气太重了，浓重得把混沌真气都失衡了，立马要她们停止了奉送新处女。

炼化，把失衡的真气炼化。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才把混沌真气变成阴阳平衡的状态。在这三天里，他房间里只留嘟嘟一人，其他高手全在房外守护，因为这期间，不能有任何异动打扰。只有嘟嘟的能量和他的相近，若出意外，嘟嘟也能把他救回。也在这三天，他和嘟嘟的关系更进一步，虽然无法看到嘟嘟的模样，也没有肉体关系，但亲密的感觉已存在。

“呼，终于成功了！好充沛的纯正阴元，感觉离第十层的圆满境界越来越近了。”王乐乐虽然无法睁眼开口，但是能用腹语模仿发音了。“嘟嘟，你在笑？”

“哈哈，当然！你模仿的声音太怪了，一点也不好听，和你本来的声音差远了。”嘟嘟向他表达爱恋，并得到肯定后，又恢复成原来的调皮性格，一点也不淑女。她终于不用担心妖精的身份，而遭心爱人的拒绝了。

“什么事都有个熟悉的过程。当初你刚刚变成人形时，不也在地上爬了半天嘛！喂喂，不许咬我，那里更不行，啊，救命！”王乐乐用古怪的腹语，夸张的演饰着被强暴的角色。而嘟嘟偷偷学习了很久女人的秘技，以为在惩罚嗷嗷惨叫的乐乐，却不知这正合他心思。

直到一股滚烫的液体喷在嘟嘟嘴里时，她才似懂非懂的觉到了不妙，她知道，自己在王乐乐面前永远讨不到便宜，就像天生的冤家一样，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吃亏的始终是自己，除非他让着自己。

王乐乐哈哈坏笑，他已听到嘟嘟吞咽的声音了。戏谑道：“嘟嘟，你这是从谁那学来的？很专业呀！”

嘟嘟搞不清他是在调笑还是在夸赞，只得老实说道：“从妙缘那，我可是很认真的向她学习的。而且以前我也常常偷看你们……哼，你又在坏笑！”

“哈哈，娶个妖精做老婆，这是我以前常常幻想的事情。本以为会娶个狐狸精之类的女妖精，没想到会是龙貂嘟嘟，笨笨的！”

“哼！你若是喜欢狐狸精我可以帮你介绍啦，我认识好多个呢。不过她们还没有变成人形的能力，你若是喜欢她们现在的四条腿走路的样子，我马上就把她们掠来。”嘟嘟亦真亦假的嗔怨道，她听得出王乐乐在开玩笑，“毛绒绒的，滑油油的……不过，虽然她们有思想智慧，却很难变成人的模样，甚至连人话都不会说哦。”

“咳咳，我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真有狐狸精呀。不过，我有个漂亮可爱的嘟嘟就行了，绝不要那些不会说话的四条腿，至今我还没有兽交的喜好。呵呵，当然嘟嘟是美女，绝对不是那个……那个……别咬，我受不了你的小嘴！”

王乐乐晕呼呼的在她嘴里射了两次，他现在有点怀疑自己的能力，难道是早泄？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这种可怕的病症，他把上喊来了诸位老婆。一边用人间凶器解决她们的生理问题，一边用心灵和她们沟通着心灵妙语。

一连征服了数百个女人后，长枪仍不倒，他终于又找回了男人的自信，只是他明白，嘟嘟的美妙小口，已成为自己的克星。从她们的嘴里得知，在意识迷糊中，他新破了三千多个明月宫的美丽处女，也就是说，他以后要养活将近四千名女子。

现在王乐乐身上的女人是妙缘，她正极为动情的呻吟着，用美妙的方式诉说的对他的迷恋。王乐乐用心灵把她赞美一番后，忍不住向她诉苦道：“缘儿，你教出的嘟嘟太可怕了，刚才她居然用小嘴帮我解决了两次。你知道的，平时要几百个女人也难让我放松一次，除非我自己愿意。可她居然这么厉害，被她含住，不过一刻钟，就难以自控。再厉害的御女心法，也挡不住肉体的自然反应。嗯，她确实有操纵自然的本领！”

“嗯啊！”妙缘先长长呻吟几声，才收慑心神，用心灵回复，“她呀，很单纯的小丫头呀。虽然看不清她的真正容貌，却属于妖艳的类型，光看轮廓就缘儿妩媚百倍。前些天她一直向我讨教闺房之事，也就没保留的传给她了，缘儿也想着能让她给乐郎带来惊喜。她嘴上的功夫你不用担心，她下面的宝贝却敏感的很，缘儿在教授她时，轻轻一碰她块，她都会颤抖呻吟不止……”

王乐乐已听不下去了，他只想快点让身体真正恢复，好把嘟嘟征服在跨下……

番外篇 妖精嘟嘟 王少

外面的局式已经安定，政权再次回到洛氏手中，整个皇城又恢复了往日繁华。

　　木府，虽有很多莺莺燕燕的美女在内宅穿梭，整体气氛仍然很清冷，女人们似乎少了主心骨，空虚得郁郁发呆。

　　王乐乐昏迷快三个月了，虽然能用奇功和女人们说话聊天，但四肢仍然无法控制，眼睛仍无法睁开，也就无法看到嘟嘟的模样。

　　他每天都能感觉到嘟嘟的肉体和温热滑湿的小嘴，但这无疑让他更加着急。他骂嘟嘟为小妖精，嘟嘟咯咯娇笑，从不与他争辩，只用她无敌的小嘴，加速了吞吐。

　　既然伤势全愈，醒来是迟早的事情，他的女人们算是放下一件心头重事，每天分批的来陪他聊天，沟通，就像参观动物园的大猩猩。

　　鹤儿自从醒来后，一值闹着要像明月宫的剑女一样献身，不过被诸女制止了。她们心里可非常明白，鹤儿在王乐乐心中的地位，若不是对她有特别的情感，或许早就像其她女孩一样，把她沦为性爱奴隶一般的私宠了。

　　嘟嘟慢慢学会了人类的狡猾，越来越像龙貂的原始性格，她也一直阻止鹤儿，似乎有报复的嫌疑，不过真正的目的谁知道呢！现在的鹤儿可不敢随意抱着嘟嘟乱跑了，她对嘟嘟有种仰望的惧怕心理，小女孩可是听说过太多可怕的妖精传说了，温柔谦逊的嘟嘟说不定哪天就狂性大发，张开血盆大嘴，把她吞下。

　　鹤儿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她以前常常欺负嘟嘟……

　　"鹤儿，你为什么这样怕我呢？在你昏迷时，是我一直在旁边照顾你的，每天还帮你擦身子，你全身的秘密我可全都知道，右边乳房中间有颗细小的朱砂痣……"

　　"好啦，你到底想说什么啦？"鹤儿害羞了，她低下头，两个细长的食指互相撞碰着，"我承认以前偷偷欺负过你，可从没对你凶过呀，你就饶了鹤儿吧？"

　　"咯咯咯，你把我嘟嘟当成什么啦，难不成把我当成了吃人的妖精？"嘟嘟听了鹤儿的话，咯咯娇笑，雾茫茫的面孔露出异样的神采。

　　鹤儿想说，你本来就是个小妖精，不过这只能在心里想想，她可不敢直说。只好小声道："没、没有啦。可是，你们都跟哥哥在一起，为什么不让我也……也那个呢？"

　　"哈哈哈，原来，你在怨恨这个呀。那姐姐就帮你一次，让你偷偷地混进乐乐的房间，不过，成不成得看乐郎的心思喽～！"嘟嘟笑着在鹤儿脸上抹了一把，直把鹤儿笑得嫩脸绯红一片。

　　是夜，圆月高悬，嘟嘟用密术带着鹤儿，偷偷溜进王乐乐的房间，把值班的明月宫的女孩迷晕，才放心大胆的把鹤儿显出身形。

　　"哇，吸精女妖又来啦，还带来一个小妖精？嗯嗯，今晚有艳福喽！"王乐乐用腹音怪叫着，像十足的色狼。

　　"咯咯，哪天你没有艳福？几千个漂亮的姐妹随时听候你的招唤，这种齐天艳福连当今的皇上也无法享受。"嘟嘟翻身跳上宽大的软床，朝最里面靠墙的地方钻去，用极为舒服的姿势躺在王乐乐身边。现在王乐乐的四肢不能动，这种地方很安全，倒是鹤儿不知该怎么办，怯声声的叫句："哥哥！"然后无语沉默，求助似的望着嘟嘟。

　　"唔？鹤儿怎么了？让我想想，好奇怪的心思，在祈望什么似又在惧怕什么，心跳很快，身体有些僵硬，皮肤有些发烫……真的好奇怪，若非生病，就是发春……呃，我什么也没说，这么小的姑娘怎么想这些事呢！"王乐乐用古怪的腹音，说出更古怪的话，还带着一丝尴尬。

　　"哈哈哈哈！"嘟嘟笑的在床上打滚，整个娇嫩的胴体都在王乐乐身上摩擦，一个高高的帐蓬慢慢支起，让小妖精笑得更欢腾了，"乐郎真了不起，不用眼睛就能看穿小丫头的心思。鹤儿，还不快点上来！"

　　"哦！"鹤儿的心思被王乐乐猜透，脸蛋羞得像秋天的熟柿子，却跳得更加厉害了，手足无措的勾着头，像是在听审的杀人犯。突然听到嘟嘟让她让床，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腰带解下，薄薄的一层麻衣随手一挥，扔到床边的软椅上。她白嫩嫩，玲珑有致的美妙胴体暴露在空气里，怯生生的飞到床上。

　　王乐乐似乎皱皱眉头，思索片刻，然后很没品的疯狂大笑，用腹语笑的声音和赖蛤蟆没啥区别。嘟嘟也笑得不行了，笑得脑袋也"糊涂"了，把王乐乐的帐蓬扯掉了，钢杵一样的凶器直挺挺的竖起。嘟嘟鼓励似的冲怔怔发呆的鹤儿点点头，让她蹲下，按照事前教导的方法行事。

　　王乐乐笑不出了，感觉到跨间宝贝被温热的小口含住，滑湿温润的舒爽感觉，让他倒吸一口凉气。这明明是鹤儿的小嘴，可那吸含的绝妙方法，赫然是另一个吸精女妖。"你们……你们想干什么？"王乐乐惊恐了，若是再陪养出来一个吸精女妖，自己以后还怎么御女三千，扩充后宫？

　　"哥哥，我喜欢你，我要帮你疗伤，我要和你……那个！"鹤儿嫩声嫩气的喘息着，稚幼的身体却散发着惊人的魅惑之力，滚烫的身子像烧红的烙铁一样，传递着浓郁的淫靡之气。

　　嘟嘟也笑不出了，她看到动作笨拙的鹤儿，散发着和她年龄不相衬的风情，一种奇异古怪的香味，从鹤儿跨间散出，这种香味令嘟嘟燥热不安，似乎比王乐乐的催情真气还要浓烈百倍，似乎比世上最烈的春药还要强烈。

　　"你……"嘟嘟伸手在鹤儿蹶着的臀部摸了一把，从她桃源深处沾到一些花蜜，金色的，散着浓郁的液体。嘟嘟嗅到之后，脸色红得几乎和鹤儿一样，脸上的迷雾差点散掉，从骨子里发出一声动情呻吟："嘤咛！"

　　"天啊，这是半滴金不换！怎么会在鹤儿身上？"王乐乐既是兴奋又是惊疑的喊了一声，又忙着说道，"嘟嘟，你今天若是不想……那个，就快点离开，不然就算是九天玄女也忍不住这种香味的，变得如淫娃荡妇一般……"

　　王乐乐说不下去了，因为他听到了嘟嘟的销魂呻吟声，还有衣裙剥落的声音，她中招了。罪魁祸首还不知情，仍在用生涩的技术，做着专业的品箫工作，一道道金色的溪流，顺着她洁白的腿根，流到床单上。

　　房间内，香气更盛，随着鹤儿惊恐而压抑的阵呻吟，王乐乐把生命的种子射进了她的嘴里，在这种金不换香味的刺激下，他的双手竟能微微颤抖，慢慢的抓住了鹤儿的嫩白小腿，一寸一寸的向上移动。

　　专心工作的鹤儿吞下白色的液体，没有注意到王乐乐的变化，她在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做。她记得嘟嘟教过，自己也偷偷看过，应该是坐在男人身上才对。于是她轻移柳腰，把骚痒难耐的桃园对准那粗大的凶器，还未坐下，就觉得有些酸疼。她皱皱眉头，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忽然，她觉得自己的挺翘小屁股被一双炙热大手抓住，狠狠往下一按，竟然撕裂般的进去了。疼得小丫头真冒眼泪，感觉到粗大的凶器几乎把自己刺穿，肚子的某个器官都被它侵入了。可是，这双手竟然是王乐乐的，她又迷糊了，不知道该反抗还是忍受疼痛。

　　"加油，鹤儿，难道你忘了该怎么做了吗？"在关键时候，嘟嘟抓住了她的两个只玲珑雪乳，并把滚烫的身体，贴在鹤儿身上。她对着受伤的鹤儿吞出一口烟雾，接着诱惑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点也不疼，不是吗？对，就是这样，慢慢的抬起来，再狠狠的坐下去……"

　　不知是嘟嘟的止疼法术起了作用，还是迷人的诱惑术起了作用，鹤儿慢慢的熟悉起来，像小妇人一样尖叫呻吟，秀发狂甩，晶莹的汗水挂满娇嫩嫩的胴体。

　　"唔，鹤儿真不错……"王乐乐的手能动了，在她敏感而滑润的身体上摸索着，在她颤栗的臀瓣中间一抹，小丫头顿时像疯掉一般哭泣，下体一阵无规律收缩，像是巨兽一般，吸吮着男人的凶器。

　　"哥哥，哥哥……呜啊，哥……"小丫头又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美妙的快感，身体像被定住了，怎么也动不了，膨胀的压力突然宣泄掉，一种久违的轻松，却有伴随着新的空虚和寂寞。呢喃的小嘴里，只是无意识的喊着男人，这个能让女人发疯发狂的男人。

　　"呼！"王乐乐嘴里吐出一口灰暗浊气，整个身体变得透明，像刚刚结茧的蚕宝宝一样，一道道粉红的真气，在他身体里运行，涌进和他相交的鹤儿体内，顿时把皮肤微红的小丫头变得火红，像烧着一样。小丫头嘤咛一声，差点晕倒，死死抱住男人的腰，一动不动，全身却在颤抖，像暴风雨中的渔船。

　　"呵呵，原来如此，我明白了……"王乐乐竟然能开口说话了，双手也更灵活，兴奋用力几挺，把身上的小丫头弄得白眼乱翻，长长的尖叫一声，昏厥过去。

　　"该、该我啦……"嘟嘟早已无法忍耐，把鹤儿拉到旁边，急急的扑到王乐乐身上，"你能说话了，怎么不看看人家……嗯，我现在还没有确定容貌，若是和你那个以后，容貌就定型了。"

　　"哈哈，我的心能把握你的心，这样就足够了。呵呵，就算你定格成任何一种容貌，在我心里，也永远像雾一般变幻。怎么给你解释呢？嗯，现在我的感觉到你的身体，却不是固定的某一形态，就像梦魇一样，几乎每一秒都会换一个极为娇媚的模样，而且……我觉得哪种容貌最诱惑我，你就会变成哪一种模样！"

　　"为什么？"嘟嘟赤裸的身体在男人的身体上摩挲扭动着，任由那凶器在私处擦过，忍受着不能忍受的欲火，却也要在行事之前，把这些事情弄清楚。

　　"因为你是小妖精，懂了吗？你能变幻，我有心灵之眼，能看到最真实的东西，也能看到最虚幻的东西。现在我的功力和你差得太远，永远不可能看穿你的龙貂本体，所以，你就是我心最完美的存在。"

　　"嘤咛，懂了……"嘟嘟高兴的呻吟一声，急燥燥的坐了上去，她终于体会到鹤儿的痛苦，可惜自己无法给自己催眠，连那些骗人的小术法也用不出来。自己的苦果只能自己吞噬，她咬咬牙，把妩媚动人的成熟躯体紧紧的贴在男人的身上。

　　天空的圆月渐渐被乌云遮住，木府的上空黑压压的一片云朵，越压越低，里面的人感到渐渐的沉闷的压抑，第六感灵敏的女人们，都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砰砰！"王乐乐的房间里传来木橼碎裂声，还有房顶的坍塌声，一团强大的能量从那个房间传出，还有浓郁的花香，像是最浓郁的御女催情真气的味道，又好似掺杂了其他绝品香料的味道。

　　"嗷！嗷！"犹如龙吟，震耳发聩。这声音同样从王乐乐的房间传出。整个内院的女人们听到这是王乐乐的声音，顿时都披衣从房间跑出，担心的察看出了什么事。几个值班的看护女人抱着赤裸的鹤儿跑出小楼，对众女喊道："乐郎武功又有突破，但好像出点状况，让我们散开，说是有雷劫什么的！"

　　一团团锦绣的花朵包裹着什么东西，缓缓升上天空，粉红的光芒从花团内部传出。眼尖的女人，从花团的缝隙里看到里面有两个互相交缠的赤裸身影，赫然是王乐乐和类似嘟嘟的女人。花团越来越多，香气越来越重，女人们的呼吸有些急促，欲火焚身的滋味确不好受。幸好她们已习惯了这种香味，不然早已神志模糊。

　　"轰！"一道天雷落在蠕动的花团上，赤红的电光被一股奇异的力量隔开，落到院子里的一棵松树上，顿时被点燃，噼噼叭叭的着起来。

　　嘟嘟娇媚的声音从花团里传出："我们先离开这里，找个山洞躲避，没想到你的功法竟然是残缺的修真术。我的记忆里也有人练习过类似的功法，不过，比这套功法强悍百倍。可是，功法越强悍，遭受的雷劫越重，只能取巧避开。"

　　"嗯。抱紧我，我知道哪里有山洞。没想到，功法的圆满会是这种样子，比我预想的要强大。呵呵，花满天下，只差最后一点点了！"

　　又是一道电蛇落下，不过，那团粉红的花团瞬间飞走了，比闪电还要迅急。"轰轰轰！"乌云紧追不舍，雷电粘着王乐乐不放，朝皇城的南部飞去。

　　木府又恢复圆月高悬的美景，可惜女人们却安静不下，既是担心王乐乐的安危，又得解决被催情真气引发的欲火。还真是乱，特别是那些摸不清事情原由的新少妇，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围着欲火焚身的主母们问东问西。

　　第二天，皇城的居民说他们看到了神仙，驾着雷车凤鸾，降临此城，为新皇道喜。也有人传说，皇城南的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头不见了，似乎是神仙的坐骑发威，轰平了有损风水的妖山。也有两个倒霉的山民，说是在消失的山峰附近，遇到了强盗，把自家仅存的两套干净衣服抢走了。

　　木府的仆卫们忙碌起来，听说主母们的男人苏醒了，昨晚电闪雷鸣就是那男人捣弄出来的。主母们高兴了，给下人的赏赐自然就多，可事情也着实多。光是三千多个大小主母的吃饭问题，就是一件苦差。这可不是军队的粗茶淡饭就能应服的，人家吃的可是山珍海味，鱼翅燕窝……可，一个仆人伺候一百个主母，也忙不过来……

　　于是，听说，她们有了离开的意图。

　　王乐乐带着三分仙气，两分邪气，五分淫亵之意，对诸多女人们笑道："你看看，人多了就是不好吧，连饭都吃不饱了。我说呀，你们就是大惊小怪，我就是昏迷三个多月嘛，你们泛得着为我找这么多女人吗？"

　　三千多个美女们，齐齐的冷哼一声，对他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臭男人，绝没有好脸色。王乐乐看到气氛不对，马上哈哈笑道："哎呀，我只是怕照顾不好这些如花的女孩们，绝没有别的意思。嗯，你们看，等到太阳偏西，午饭还没有做好，你们说，这日子太艰苦了吧！所以，我决定了……"

　　三千多双美眸直唰唰的盯着王乐乐，想听听他有何决定。

　　"我决定……把你们全部娶掉当老婆！"

　　女人们有兴奋的尖叫，有羞羞的低骂，有嗔怒的冷哼，有淡然的微笑，有理所应当的颌首……正所谓心态不同，表情也各不相同。

　　王乐乐接着说："咳咳，当老婆一定要会做饭，会洗衣服，会生孩子……所以，今后你们的每顿饭都要自己做，衣服要自己洗，孩子要自己生……啊，别扔椅子，琪儿你最乖，别扔桌子呀……啊呀！"

　　女人的愤怒无法平息，抄着家伙往乐乐身上砸，嘴里无非喊着："孩子当然自己生，但是洗衣服做饭全由你来。哼，本来还想请几千上奴婢奴仆来做，但我们现在改变主意了，谁让你这么……"

　　在打打闹闹，和饥饿不断的斗争中，王乐乐带着如狼似虎的三千多个饥渴大美女（妇），隐居在蓝月岛。王乐乐本想着御女三千，享受齐人之福，没想到会被美女三千共御之。

　　物理上的效果是相同的，心理上的效果却有天壤之别。

　　直到有一天，妖精嘟嘟看不过女人们的嚣张气焰，趴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才让王乐乐翻身做主，变成1VS3000+的完胜，而非3000+VS 1的险胜。

　　嘟嘟轻声问他："你练的什么武功？"

　　王乐乐郁郁的回答："御女心经！"

　　说完之后，他恍然大悟，像是顿悟的淫僧一般，邪恶而淫荡的眼神划过蓝月岛的御女宫。在宫里休息的美女们纷纷打个寒颤，觉得处境非常的不妙，却又说不出不妙在哪里，不安的感觉，延续到夜晚……

　　那晚，狂风暴雨肆虐整个御女宫，妖媚的尖叫声，忘情的呻吟声，投降的哀嚎声，响彻整个小岛。

　　很多年以后，美女们变成美妇的时候，她们仍然不忘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是一段让她们既甜蜜又恐惧的回忆。每每想起，总会在颤栗中高潮，飞上那狂暴与温柔共存的云端……

某日，鲜于嫣又怔怔望着洛城的方向发呆。乐乐看到后大笑：“我们不是刚回去看望过爷爷吗，难道嫣儿又想家了？”

鲜于嫣微微笑道：“有乐郎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我还挂记什么鲜于世家，只是有点担心爷爷的身体。”

乐乐搂住她单薄的身体，把她拥在怀里，笑道：“呵呵，不要不承认，你每天都站在这里，连多多都看出你想家了。”

“哈哈，别提那小鬼，我是被他烦的才往这跑。他比你还粘人，十几年后天下的女孩子又要倒霉了。”

“多多说，你既然这么念家，这个岛从今天起，改名为朝鲜。”

“你什么都听那小鬼的，别把他宠坏了！”

远处一道童稚的声音传来：“爹，小小小小小姨娘，你们又在偷情吗？”

乐乐和鲜于嫣差点摔倒，一起笑骂道：“你个小屁孩，这句话你一天能喊几千遍，能不能换句？”

“能呀～”多多又喊道：“奸夫淫妇，被我抓住了吧，看你们还怎么狡辩？”

乐乐和鲜于嫣一起惨叫：“别换了，你还喊刚才那句吧！”

“哈哈哈哈！怕了吧，我就是永不言败、死不认输、超级无敌的－－王多多！啊……娘，别揪我耳朵……”

宫明月一脸薄怒的笑骂道：“看你还乱嚼舌头，非把你耳朵拧掉不可！”

“啊哟，好疼哦。娘，你今天真漂亮，唇膏也很鲜艳，就是……牙齿上粘有青菜。”

宫明月微微吃惊，忙放下多多，用手捂住樱唇，暗用舌头探测嘴中的异物。王乐乐拉着鲜于嫣走到她身前大笑：“明月又被那小鬼骗了！”

宫明月无奈的苦笑道：“真是顽皮，你这个做爹的也不管管！”

远处传来王多多嚣张的笑声：“哈哈哈，谁也管了不我。我就是永不言败、死不认输、超级无敌的－－王多多！啊……鹤儿姨娘，不要追我。我王多多可从来没招惹过你，爹娘，救命哪！”

（全书完）

正文 番外篇 唐晴

玉梳山坐落在风月国中部，山势连绵千里，奇峰怪石不绝，据说有1280座山峰，像玉女的梳子一样，斜跨西北和东南。离人河的主流穿过玉梳山，形成险峻的峡谷，是历代兵家之要地。在玉梳山里并分成无数支流，滋润着灵山秀脉，以及支流附近的民众。此山与神秘的龙骨山脉相连，有无数异兽灵禽在玉梳山繁殖，更有无数奇珍妙药在玉梳山生根。

山雾缭绕，奇香弥漫，春天的蜂蝶在美丽的花朵上忙碌着，飞舞着。一个十五六岁的黄衫少女，生得眉细目长，瑶鼻皓齿，轻咬着红红嘴唇，焦急的穿梭在蜂蝶花丛间，不断的左看右探，像是迷了路，怎么也走不出这片诱人的花海。

“怎么样才能走出这片花海呀？唉，都两天了，还没走出去！早知道这样，就应听师傅，不该独自乱闯玉梳山。明明没走多远，离山下的客栈应该很近呀，为什么看不到下山的小路呢？”黄衫少女气呼呼的躺在地草上，瞪着明净的蓝天，自言自语的后悔着，雪白的肌肤在绿草的映衬下，更显滑腻美艳。

“嘶嘶，嘶嘶！”几声轻微的响动在她耳边响起，感觉脖子附近凉嗖嗖的。少女蓦然一惊，朝相反的方向滚去，随手抽出佩剑，对那声音发出的方向连斩数下，一道道冰冷的剑气犹如实质的斩在七彩相间的蛇身上，瞬间把它碎成数段。

“可恶的毒蛇，连你也来欺负本姑娘吗？”少女话虽这么说，可还是吓得不轻，她知道那种蛇叫七色地龙，被它咬上一口，任你武功再高，再逃不掉死亡的厄运。

“呵呵，姑娘好剑法，一剑屠龙，何来被欺负之说？”一个白衣少年微笑看着抚胸轻喘的少女，俊美的面容带着邪邪的笑意，说不出的古怪，又引人心动。

“啊，总算见个活人，太好了！”黄衣少女把剑入鞘，喜上眉稍，激动的道，“我叫唐晴，在这山里采药迷路了，你能带我下山找师父吗？”

少年面露古怪，想不到唐晴居然说出这番话，稍一深思，笑道：“我是王乐乐，很高兴认识姑娘。这里方圆百里皆无人烟，不知姑娘又出自何门？”

“咯咯咯，你的名字真逗！我是真的很高兴见你，不然就要老死在山里了。”唐晴掩嘴一笑，说不出的妩媚动人，“师傅叫我不要随便透露师门名称，不过看你长的俊俏可爱，就告诉你吧。我是星雨门的，听过吗？”

王乐乐脑袋上有点冒汗，暗咐自己不过数日没有下山，难道山下的少女都变成这副花痴模样了吗？俊俏倒还能担当，可爱……就有点夸张了吧，怎么说自己也有12岁了，已步入少年行列了。不过听到她是星雨门的，许多疑问也就释然而解。近年来星雨门的弟子全是女人，又与世隔绝的门派，门下弟子的教育出些小问题，也情有可原。

“抱歉，没听过！我只是一介书生，不太懂武林之事。不过，看姑娘剑法绝妙，能隔空伤敌，应该是很厉害的一个门派吧！”王乐乐谨听师父教诲，拒绝承认自己会武功，反正修习的《御女心经》功法，再厉害的武林高手也看不出来。

“那当然！”唐晴一脸得意，也不在乎他会不会武功，只有点怀疑的问，“可是，你一个书生跑进深山，不怕遇到猛兽吗？”

“我住在山下的小镇上，从小跟猎人上山，从未遇到大型凶兽，所以经常一人上山游玩.”说着，王乐乐走到七彩地龙的尸体旁，小心的摘几片树叶把它包起来，“毒蛇是附近唯一能伤人的家伙，不过，七彩地龙可是极少见的奇药呢，平时很难见到。不知唐姑娘要采什么药？”

唐晴见他收起血淋淋的死蛇，轻轻皱眉，不过听到他经常上山，应该知道下山的路，也不计较他手中的蛇尸。“我师父要采赤血果和妇仁花，听说是很难见到的东西，师父上山找了半月还没回客栈，我才忍不住上山碰碰运气，谁知道一进山就迷路了。”

这次轮着王乐乐皱眉了，他知道这两种奇药的作用，因为他师父炼制极品春药经常用到这些东西，而炼制“花劫”更需要赤血果做主料。不知星雨门要这么两种药做什么，难道也炼春药？“这两种药我倒听过，不知你师父找它们作何用途？”

“是吗，你知道在哪能采到吗？”唐晴喜的一跃而至，紧紧攥住王乐乐的手，“我师伯和师姐中了阴山魔煞的凝冰指，听说只有这两种药能救她们，若是两月内找不到此药，她们就危险啦。”

王乐乐精通药理，知道两种药皆主热主阳，确实有压制凝冰指寒毒的效用，听她这么一说，也明白个大概。他也知道哪里有这两种药，可那是自己师父的采药点之一，可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刚想拒绝，突然从她酥滑的小手上传来异样的感受，体内的御女心经居然不受控制的运转起来，跨间巨物突地暴挺，跃跃欲试。

王乐乐又惊又喜，这是进入第三层――破血媚灵的征兆呀，他等这一天已有整整两年时间，从修炼此功开始，就在盼望着这天。因为只有进入破血媚灵，才能真正成为真正的男人，才能进入御女心经的更高层次修炼。而引发他出现破血媚灵征兆的女子，就必须选她作为练功炉鼎，用以合体双修。

“你、你怎么啦？”唐晴突然见他又惊又喜又忧虑，身体也现奇怪的扭曲，有些担心的问道。

王乐乐偷偷扫了一眼面前的明艳少女，比自己还高了半头，由于习武的原因，身体发育较好，胸部鼓鼓的，柳腰盈盈可握，浑圆臀部更上微微上翘。更难得的是眉目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妩媚风情，比成熟的妇人更吸引男人……这些正是炉鼎绝妙条件。

“喂喂，朝哪看？”脑筋再大条的女孩也知道面前少年的眼神有点不对，羞羞的嗔了他一眼。她也有点奇怪，怎么狠不下心教训他一顿呢，而且他身上的香味真奇怪，淡淡的，如兰麝，闻着让人身子发酥。

“没没，只是突然见到唐姑娘的轻功，有些吃惊。这两三丈的距离，你一步就跨过来了，真了不起！”王乐乐趁机装作受惊，盘腿端坐在上，好让不安份的暴怒分身软下来。幸好他一般宽松的白袍，遮住了重要部位，才免去尴尬。

“哼，你还没回答我呢，你到底知不知道哪里能采到赤血果和妇仁花？”唐晴亦嗔亦羞的瞪着王乐乐，“还有，天快黑了，我还要赶回客栈等师父呢！”

王乐乐坐在草地上，快速的盘算着该怎么应付眼前的少女。论武功，和她差远了，再说也没带兵器。刚才故意运功发散体内的催情气体，居然也没有效果，毕竟现在功力太底，才是第二层。只有哄骗她吃下春药，或者偷偷点住她的穴道，才能行事。若是等她下山，恐怕再无机会让她做炉鼎，到时再换目标就难上加难了。不能，绝不能放弃！想到这里，一个阴险的计划也产生了。

“赤血果我知道在哪，倒是妇仁花比较难找，不过，离的都太远，恐怕天黑之前也无法找齐！”王乐乐轻轻一叹，站了起来。暗暗一比，还是没有她高，心里有些丧气。他现在的发育还未定型，容貌也没到那种随心媚惑的阶段。所以，眼前的时间紧迫，只能出此下策。

“太好啦！只要能找齐这两种药，做什么我都愿意！”唐晴兴冲冲的拉住了他的胳膊，若不是嫌他怀里有七彩地龙的尸体，说不定会来个拥抱。

“做我老婆呢？”王乐乐亦真亦假的打趣道。他想，若是能在这段时间内俘获她的芳心，让她心甘情愿的做自己的炉鼎，那最好不过。若是沦落到迷奸或者强奸的地步，那只是最底级最无能的淫贼才会干的事。

“呸！果然不像好人，哪有这么轻浮的书生，真不知你读的什么书！”唐晴羞红小脸，轻啐一口，心里却喜的紧，并且砰砰乱跳，犹如鹿撞。

王乐乐想告诉她，读的都是情色禁书，不过，现在不是说实话的时候。见她听后并没有放开自己的手，还羞红着脸，暗喜有门。

“看什么看，还不快点带我去！”唐晴狠狠一握王乐乐的手，颇有警告的意味，接着却又扑哧一笑，破坏了积蓄的怒意，“好啦，人家求你了还不成，刚才是逗你玩的！若是找到了药，我就求师父收你为徒，当我的师弟吧！”唐晴心里乱乱的，居然十分喜欢这个年少的家伙，甚至喜欢他色色的目光，盟生了要在一起的想法。

“啊，可、可是，星雨门好像不收男徒吧！”

“噢？不清楚呀。确实没在师门里见过男人，说不定师父没碰到合适的男徒呢。我看你体格修长，动作灵敏，长的也不丑，说不定是武学天才哩，由我向师父推荐，很可能成功的。”唐晴说的连自己都不相信，也搞不清为什么会说些这些话，反正拉着他的手，脑袋就糊涂。

“喂喂，你拉着我往哪走呀，这里可是天然的九阴八卦阵，还有一些破虫子胡乱加上去的七星迷踪阵，若是跑进阵心，连大罗金仙也跑不出来。”王乐乐心想这丫头真够糊涂的，身在星雨门，却连最基本的门规都不懂，连他这个外来人都不如。而且不知道路，还拉着别人乱钻。

“哼，吹牛皮！大罗金仙都会飞，我就不信他们飞不出这座山峰。再说了，若是找到阵心，这个大阵不就破了嘛，当欺负我不懂阵法！”话虽不服，却不敢再走半步，深怕陷进所谓的阵心。“你来带路！”说着赌气似的丢开王乐乐的手。

王乐乐正摸的舒服，哪能同意。嘴角邪邪一笑：“阵心是座入云的山峰，你怎么破去？唉，若是我光顾着走，把你丢在哪个阵角，可就麻烦了……呵呵，让我拉着姐姐吧！”说着，伸出刚刚被松开的小手。

“哼！”唐晴不服气的被他握住小手，心里非常矛盾，搞不懂这个明明比自己小几岁的小男孩，为何处处左右自己，而且无论如何都无法拒绝他，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一点也不生气，还有丝怯喜藏在心底。“凭着我的轻功，怎会被你抛下！”

跟随着王乐乐，七转八旋的，居然慢慢看到了下山小路，不再是一片眩目的花海。这时，西方霞光万丈，太阳最后的奇光洒满山头，身处花锦奇秀丛中，二人皆露神醉之色。

“姐姐，这里美吗？”

“嗯！”唐晴痴迷的点点头。

“喜欢这里吗？”王乐乐暗喜，用更温柔更深情的声音催眠着唐晴，这是摄魂大法的初级步骤，若是成功，再把她深度催眠，彻底忘掉过去。

唐晴摇摇头：“不，我饿，我想离开这里。”说完，肚子还证明什么似的，发出了咕咕声。

“噢，该死！该死的肚子！”王乐乐暗暗痛恨着。摄魂大法第一次颇为好用，再用对方就有免疫能力，看来得换别的办法了。

唐晴红着小脸，轻轻摇了一下王乐乐的手，道：“你身上有吃的吗？”

“咳咳，不巧，中午就吃光了！咱们到外面打些野兔吧，我身上还有一只蛇，把它煮汤喝也不错。”王乐乐重拾心情，准备再战唐晴。

“我饿死也不吃蛇，好恶心！嗯，可是，我也没带火石，你呢？”唐晴很不好意思的盯着王乐乐，很怕他也没带，就只能吃生的了。

王乐乐很想说带了，但是这和自己的计划不符。于是，很可怜的摇摇头，道：“我也没带！咱们只好吃生的了，唉！这才是四月，树上的野果才刚刚成形，真是麻烦哪！”

唐晴无奈的皱皱鼻子，心想只要寻得灵药，吃些苦也无所谓。可胃中的空虚实在不好受，垂头丧气的被王乐乐拉着走出花阵。

“可是，我还很渴，怎么办嘛？”唐晴居然有些想撒娇，显然依赖着王乐乐走出迷阵，有点习惯性依赖了。

王乐乐突然止步回身，正和心不在焉的唐晴撞在一起，然后紧紧抱住有些颤抖的她。踮起脚尖，轻轻向她吻去，碰上紧张得有些冰冷的樱唇，然后吻在一起。

唐晴早就惊呆了，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啦。这个比自己矮半头的少年为何突然止步，又突然抱住自己，再就是……一片空白，晕呼呼的被他吻上，被他顶开贝齿，被他的舌头侵入口中，在里面奇异的翻动吸吮，然后不知从哪里来的口水，不知不觉的被她吞下，饥渴似乎缓解了许多。

她的思想早就停止，跟着奇怪的感觉，全部的灵魂都跟着他的舌头节奏而颤抖，身子不受控制的酥软，一股陌生的火焰从小腹升起，突地蔓延全身。很想沉迷在这种感觉里，可、可美妙敏感的小椒乳居然被人攻占，正被他轻轻抚摸着……怎么可以，怎么可以？不过，这种感觉比刚才还要强烈美好，唐晴无力的呻吟着，脑中无法思考的想到，就一会，就再让他摸一会。

王乐乐看她没有一点反抗应变的能力，暗喜计划得逞，按照师父指导的方法，按照千百次在妓楼实践的经验，慢慢引导刺激着唐晴。把她一次次的推进欲望的旋涡，让她欲罢不能。不但攻占她的一对洁白圣峰，还分兵两路，把色手悄悄伸进幽密的芳草园。

“啊！”唐晴忍不住强烈的刺激，尖叫出来，紧紧并住双腿，不让他的色手得逞。不过却是徒劳的，那比方才强烈百倍千倍的刺激，让她身子软成一团，软在草地上，如泥一般的柔软无力。

王乐乐心情激动万分，想到不用下迷药或者用强硬手段就能收服眼前的美少女，心中自豪万分。看她已把手中的剑丢开，而且欲眼朦胧的半闭着双眸，那情欲的火焰早把理智烧尽。王小银暗暗得意，为了保险，想着在退掉她衣裤前，再渡进她身体一丝催情真气，想彻底的把她的情欲之门打开。

一丝丝很微弱的，很轻柔的真气，通过深在密园中的右手，渡进她的身体。不料，正是这道真气坏了事，引起唐晴体内真气的自然排斥，让她一下子从欲望之渊苏醒。

“啊，色狼，你的手放、放哪！”唐晴尖叫一声，一巴掌抽了过去。

王乐乐从她惊叫时的身体反应，就知道干了蠢事，没想到星雨门的内功心法居然排斥催情真气。这也是王乐乐在以后闯荡江湖时，不招惹星雨门女人的原因之一。他本可以躲开的，但为了炉鼎大计，只好结实的挨了这一下，并快速的把手抽出。

王乐乐用内功把自己的脸逼成通红，并且让脸上的指痕更加明显。装作很无辜很害怕的道：“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啦。当时你说口渴，于是我就是喂你口水，后来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啊？你、你喂我口水？”唐晴又羞又怒，拿着长剑护在身前，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想想刚才美妙的感觉，又看看王乐乐的害怕模样、还有脸上的五个血红的指痕，居然有些心疼，表情复杂的说，“以、以后不要这么干啦，这样、这样不好。”

看她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单纯的从形为上感觉到羞耻，并没有发觉王乐乐的险恶用心。明白这些道理的王乐乐，点头称是，乖乖的模样像只小绵羊。不过，他心里正在盘算着让唐晴变成小绵羊的新计划。“嗯，我听姐姐的！可是，这样为什么不好，我倒觉得非常舒服美妙！”

“反正就是不好。嗯，我听师父说过，不能随便让男孩子触、触摸。哼，你若是再动手动脚，我就拿剑把你砍成碎块，就像那只七彩地龙一样！”唐晴羞红着小脸，故作凶恶的吓唬着王乐乐。

王乐乐看她可爱妩媚的模样，居然生出些不忍之心，不过又想想自己的功法限制，只好狠心再战。继续装可怜的说道：“姐姐好狠，难道你不喜欢刚才那样吗？”

“喜欢！”唐晴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脸红的像柿子一般，幸好天色渐黑，模糊许多，不过她马上改口，“喜欢抽你大嘴巴！哼，脑子里尽想些龌龊之事。快些走啦，还有多远？”

“嗯，还要翻过左面那座山峰，在山峰的靠阳面，我记得有几株赤血果，或许还有成熟的。只是妇仁花比较细小，很难寻找的。要想回小镇客栈，走右边的小道就能下去了！”其实妇仁花在刚才的花阵里就有许多，只是王乐乐不想让她这么快就找齐，因为他的目的还未达到。

“啊，还有那么远？乐乐，我好饿呀！”暂时不太口渴了，饿意却更加明显。通过刚才那一番亲密接触，唐晴居然改口喊他名字了，潜意识的喜欢，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要不，我背你走！这两座山峰中间，有个猴子林，或许能在里面偷些猴儿酒。不但能解渴，还能挡饿！”王乐乐挺挺削瘦的身躯，故作坚定的说。

唐晴听到有果洒喝，两眼放出光芒，她可是两天没吃东西了，再坚强也还是个孩子。“我才不让你背，你能走下去就不错了，笨书生！走吧，趁着还有光线，咱们快点找果酒喝去！听师父讲过，猴儿酒是最好的果酒了。”

两人在下山的路上，砍了两一棵粗大的竹子，选用几截，欲用来盛酒。王乐乐阴险的想道：“猴子酒虽是果酒，可是很容易醉的。哼哼，到时只有选用迷奸这个办法了！总不能骗她吃赤血果，让她不能动用强奸的恶劣手法。好歹我也是天下第一淫贼花铁枪的徒弟，太低级的手法绝不能用。”殊不知此法才是最下作最低等的方式。

唐晴一直和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她觉得离的太近，总不太安全，虽然总忍不住靠近他。时而想想师父的教诲，时而想起刚才的异样激情，小脸时而煞白，时而羞红。两种想法在心中交战不休，就这样走到了猴子林。

王乐乐指着一处猴群，道：“这里就是它们守护美酒的地方，过会我把它们引开，你能喝多少喝多少，然后帮我灌满两竹壶。明白吗？”

唐晴看着几百只褐色的神色各异的猴子，心中有些胆怯，听到他要引开猴子的注意力，连忙点头，又道：“嗯。你也小心点，被它们揍一顿就惨了！”

“呵呵，放心好了！姐姐，你的剑借我用一下，过会逃不掉也好防身。”王乐乐明白这帮猴子的厉害，但现在为了炉鼎大计，也不得不冒险。自己的轻功在林子中哪能快过猴子，若被它们围住，只好用剑强攻了。

唐晴心没想想不会武功的书生干嘛用剑防身，不过听到他要，立马把剑解下，递给王乐乐。还关心的嘱咐道：“一定要小心呀。嗯，猴子太多了，要不，咱们不偷酒了？”

王乐乐哪能同意，俗话说，色胆包天，再大的危险也得按计划进行呀。接过纤细的长剑，拍拍胸脯笑道：“晴姐放心，看我的！”说完提剑朝猴子群冲去。

王乐乐不傻，他早看到猴子王在哪了，偷偷捡起一块小石头，还没等那些怪叫的猴子反应过来，一下子把猴子王的大牙砸掉两个，然后拔腿就朝林子深处跑。

猴子王果然大怒，只留两三个猴子在此守护，其它猴子全部追王乐乐去了。

唐晴轻松解决了留守的几只弱猴，开心的大口大口的狂吞着香美的果酒，也不知喝了多少，直到眼睛模糊，出现幻影。她知道自己快醉了，又帮王乐乐灌满了两竹筒，心满意足的半躺在树下。

“笨蛋，快点逃啦，谁叫你在猴窝睡觉！”王乐乐气喘吁吁的跑回，离老远就冲唐晴大吼，不过心里却高兴的要死，知道计划进行的非常顺利，她已经醉了。

唐晴醉熏熏的站起，怪笑道：“呵呵，放心，凭我的轻功，它们追不上。来，好弟弟，让我背着你走！”

“嘿，果然醉的不轻！”王乐乐来不及高兴，就被唐晴抓住腰带，横提着飞向林外，并朝有赤血果的山峰跑去。“喂喂，你这哪是背呀，我快被你晃晕了，让我下来！”

不过，醉熏熏的唐晴却发起了酒疯，理也不理王乐乐，毫不停歇的奔上了半山腰。在一处小溪边停下，喝了几口水，睡倒在水中的大石上。

“哼哼，嘿嘿，哈哈！”王乐乐扶着还在发晕的脑袋，露出奸计得逞的邪笑，“为了万无一失，先把你的功力封住，这样就不怕你突然醒来了。”

那颗水中大石，早被水流冲涮得平滑，像个椭圆形的大床。王乐乐先用独门手法封住她的功力，又不会让她的身体僵硬，然后喝着竹筒的美酒，细细打量着睡梦中的美人儿。

“唉，不是我卑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在山下小镇找了数月，甚至逞遍了山城的妓楼，也没有能引发的媚灵，谁让我碰到了你，这一切都是命运，希望你醒来不要怪我！”王乐乐一口气把剩下的酒喝光，解开了唐晴的腰带，月半弯，明亮而安静。

王乐乐年纪虽小，至今仍是童男，也细细抚摸过不少女人的身体，但没有人一个能比得上唐晴的身体。皮肤像玉一般无暇晶莹，每一寸都清香扑鼻，刚刚奔跑，出了一身细汗，这种迷主人体味，更让懂得女人妙处的未来淫贼王乐乐心动，已忍不住用舌尖轻舔，也不管汗液的咸异。

从平坦滑腻的小腹开始，慢慢向上移动，直到掀开胸衣，跳出两只雪白的玉兔，那粉色的香珠像仙界美味一般，让他着迷疯狂，不断的吸吮轻咬着。然后又回到小腹，再慢慢下移，褪掉她淡黄色的长裤，极为性感的充满青春气息的胴体，完全赤裸在王乐乐眼前。

唐晴像是做了一个美妙的春梦，像是刚走出花阵时，被王乐乐亲吻时一样，比那种销魂的感觉还要美好百倍。直到下体一阵刺痛，把她惊醒。

“啊！你、你……”唐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两人都是赤裸着，而且王乐乐正爬在她身上。只是他闭着眼睛，赤裸的身体上隐现血色的红光，顺着一定的路线，慢慢汇集到两人相交的地方。一阵从未有的强烈过快感袭进她的身体，她羞怒的发出奇妙的呻吟声，随着难忍的酸麻感，居然淫荡的挺起浑圆的雪臀，想要驱走难受的酥痒。“哦啊，不、不要，你放开，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说过带我找药，你说过要送我下山的……”

功行九转，王乐乐猛地睁开双目，把那股流动的血气喷进了唐晴的身体，像火山一样的迅猛，击在她小腹中，引得她小腹中紧跟着一阵痉挛，同样的喷出一些液体，两人像是把彼此的能量交换，同时接收一股强大的力量，通过相接处，流进自己的丹田。

唐晴尴尬的从美妙的高潮中恢复一丝心智，喃喃问道：“双修大法？你一定是邪门歪道的妖人，呜呜，亏我还想让师父收你为徒，你个大坏蛋，你欺负我！你一直都在骗我，对不对？呜呜，我要杀掉你，我要把你砍成八块，十块，一百块……师父，你快来救我！”

她哭救的时候，忘了自己身体中还放着王乐乐的凶器，就这样笨笨的威胁着他。

“对不起！但我不得不这样做！你能做我的炉鼎吗？”王乐乐伏在她身上，语气深沉的说，稍一沉吟，又道，“不不，或许是妻子，我是真的喜欢你，我练习的功法绝不是邪教的下级采阴术。”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我的守宫砂脱落了，师父一定会发现的，呜呜，你赔我～”唐晴无力的攥起粉拳，轻轻捶打王乐乐。与其说是打，不如说是为了找回一丝尊严。

王乐乐脑子中想起师父常说的一句话：“对付哭闹的女人，只有征服！”初偿男女之事的他，也很难把握自己的情欲，把她修长的美腿放在肩上，进行了征服大计。

一天后，王乐乐带着失望的表情，抱着依旧哭闹的唐晴走向小镇。师父教过的奇淫密技在唐晴身上用了一遍，虽然在行事时，她配合得像个淫娃荡妇，可一停下，又会哭闹不止。王乐乐承认征服失败，不过御女心经总算进入了第三层――破血媚灵。

“前面就是小镇了，药也帮你采齐了，你多保重！”王乐乐把哭肿眼睛的唐晴放在地上，颇为无奈的说道。

“淫贼，我会让师父杀掉你的！让我找到你，会把你砍成一百块，一千块。”唐晴恶狠狠的瞪着王乐乐，试着想把剑抽出来，可是功力仍没有恢复一丝，完全被他封住了。见王乐乐想走，急道：“你把我的内功怎么了，不会是全吸走了吧？”

“呵呵，怎么会呢。过一个时辰后，你的武功会自动恢复，而且会比原来高出许多，我没有吸你的武功，我舍不得。”王乐乐带着淡淡的愁绪，卓立在风中，仍旧是玉梳山，依然是夕阳中，还是同样的两个，可心情却大不想同。“你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所以，将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保护你、宠爱你！”

“你……哼，淫贼！”唐晴被他感动的想哭，咬咬嘴唇才忍住想扑过他怀里的冲动，狠狠心道，“我不会放过你的！”说完，转身离去，泪水如断珠，在凄艳的晚霞中，划出哀伤的痕迹。

“唉！”王乐乐看着她走进小镇，才转身离去，却不知小镇的角落里，一个黄衫少女看着他的孤单背影失声痛哭。

几天后，一个中年美道姑带着唐晴离开小镇，在唐晴不舍的回望中，道装美人叹道：“晴儿，难道你连为师也不告诉吗？放心，无论他的师门有多厉害，我都会帮你出气，把他抓回来任你处置！”

“师父！”唐晴含泪摇头，“我们走吧！”

番外篇 妖精嘟嘟 王少

外面的局式已经安定，政权再次回到洛氏手中，整个皇城又恢复了往日繁华。

　　木府，虽有很多莺莺燕燕的美女在内宅穿梭，整体气氛仍然很清冷，女人们似乎少了主心骨，空虚得郁郁发呆。

　　王乐乐昏迷快三个月了，虽然能用奇功和女人们说话聊天，但四肢仍然无法控制，眼睛仍无法睁开，也就无法看到嘟嘟的模样。

　　他每天都能感觉到嘟嘟的肉体和温热滑湿的小嘴，但这无疑让他更加着急。他骂嘟嘟为小妖精，嘟嘟咯咯娇笑，从不与他争辩，只用她无敌的小嘴，加速了吞吐。

　　既然伤势全愈，醒来是迟早的事情，他的女人们算是放下一件心头重事，每天分批的来陪他聊天，沟通，就像参观动物园的大猩猩。

　　鹤儿自从醒来后，一值闹着要像明月宫的剑女一样献身，不过被诸女制止了。她们心里可非常明白，鹤儿在王乐乐心中的地位，若不是对她有特别的情感，或许早就像其她女孩一样，把她沦为性爱奴隶一般的私宠了。

　　嘟嘟慢慢学会了人类的狡猾，越来越像龙貂的原始性格，她也一直阻止鹤儿，似乎有报复的嫌疑，不过真正的目的谁知道呢！现在的鹤儿可不敢随意抱着嘟嘟乱跑了，她对嘟嘟有种仰望的惧怕心理，小女孩可是听说过太多可怕的妖精传说了，温柔谦逊的嘟嘟说不定哪天就狂性大发，张开血盆大嘴，把她吞下。

　　鹤儿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她以前常常欺负嘟嘟……

　　"鹤儿，你为什么这样怕我呢？在你昏迷时，是我一直在旁边照顾你的，每天还帮你擦身子，你全身的秘密我可全都知道，右边乳房中间有颗细小的朱砂痣……"

　　"好啦，你到底想说什么啦？"鹤儿害羞了，她低下头，两个细长的食指互相撞碰着，"我承认以前偷偷欺负过你，可从没对你凶过呀，你就饶了鹤儿吧？"

　　"咯咯咯，你把我嘟嘟当成什么啦，难不成把我当成了吃人的妖精？"嘟嘟听了鹤儿的话，咯咯娇笑，雾茫茫的面孔露出异样的神采。

　　鹤儿想说，你本来就是个小妖精，不过这只能在心里想想，她可不敢直说。只好小声道："没、没有啦。可是，你们都跟哥哥在一起，为什么不让我也……也那个呢？"

　　"哈哈哈，原来，你在怨恨这个呀。那姐姐就帮你一次，让你偷偷地混进乐乐的房间，不过，成不成得看乐郎的心思喽～！"嘟嘟笑着在鹤儿脸上抹了一把，直把鹤儿笑得嫩脸绯红一片。

　　是夜，圆月高悬，嘟嘟用密术带着鹤儿，偷偷溜进王乐乐的房间，把值班的明月宫的女孩迷晕，才放心大胆的把鹤儿显出身形。

　　"哇，吸精女妖又来啦，还带来一个小妖精？嗯嗯，今晚有艳福喽！"王乐乐用腹音怪叫着，像十足的色狼。

　　"咯咯，哪天你没有艳福？几千个漂亮的姐妹随时听候你的招唤，这种齐天艳福连当今的皇上也无法享受。"嘟嘟翻身跳上宽大的软床，朝最里面靠墙的地方钻去，用极为舒服的姿势躺在王乐乐身边。现在王乐乐的四肢不能动，这种地方很安全，倒是鹤儿不知该怎么办，怯声声的叫句："哥哥！"然后无语沉默，求助似的望着嘟嘟。

　　"唔？鹤儿怎么了？让我想想，好奇怪的心思，在祈望什么似又在惧怕什么，心跳很快，身体有些僵硬，皮肤有些发烫……真的好奇怪，若非生病，就是发春……呃，我什么也没说，这么小的姑娘怎么想这些事呢！"王乐乐用古怪的腹音，说出更古怪的话，还带着一丝尴尬。

　　"哈哈哈哈！"嘟嘟笑的在床上打滚，整个娇嫩的胴体都在王乐乐身上摩擦，一个高高的帐蓬慢慢支起，让小妖精笑得更欢腾了，"乐郎真了不起，不用眼睛就能看穿小丫头的心思。鹤儿，还不快点上来！"

　　"哦！"鹤儿的心思被王乐乐猜透，脸蛋羞得像秋天的熟柿子，却跳得更加厉害了，手足无措的勾着头，像是在听审的杀人犯。突然听到嘟嘟让她让床，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腰带解下，薄薄的一层麻衣随手一挥，扔到床边的软椅上。她白嫩嫩，玲珑有致的美妙胴体暴露在空气里，怯生生的飞到床上。

　　王乐乐似乎皱皱眉头，思索片刻，然后很没品的疯狂大笑，用腹语笑的声音和赖蛤蟆没啥区别。嘟嘟也笑得不行了，笑得脑袋也"糊涂"了，把王乐乐的帐蓬扯掉了，钢杵一样的凶器直挺挺的竖起。嘟嘟鼓励似的冲怔怔发呆的鹤儿点点头，让她蹲下，按照事前教导的方法行事。

　　王乐乐笑不出了，感觉到跨间宝贝被温热的小口含住，滑湿温润的舒爽感觉，让他倒吸一口凉气。这明明是鹤儿的小嘴，可那吸含的绝妙方法，赫然是另一个吸精女妖。"你们……你们想干什么？"王乐乐惊恐了，若是再陪养出来一个吸精女妖，自己以后还怎么御女三千，扩充后宫？

　　"哥哥，我喜欢你，我要帮你疗伤，我要和你……那个！"鹤儿嫩声嫩气的喘息着，稚幼的身体却散发着惊人的魅惑之力，滚烫的身子像烧红的烙铁一样，传递着浓郁的淫靡之气。

　　嘟嘟也笑不出了，她看到动作笨拙的鹤儿，散发着和她年龄不相衬的风情，一种奇异古怪的香味，从鹤儿跨间散出，这种香味令嘟嘟燥热不安，似乎比王乐乐的催情真气还要浓烈百倍，似乎比世上最烈的春药还要强烈。

　　"你……"嘟嘟伸手在鹤儿蹶着的臀部摸了一把，从她桃源深处沾到一些花蜜，金色的，散着浓郁的液体。嘟嘟嗅到之后，脸色红得几乎和鹤儿一样，脸上的迷雾差点散掉，从骨子里发出一声动情呻吟："嘤咛！"

　　"天啊，这是半滴金不换！怎么会在鹤儿身上？"王乐乐既是兴奋又是惊疑的喊了一声，又忙着说道，"嘟嘟，你今天若是不想……那个，就快点离开，不然就算是九天玄女也忍不住这种香味的，变得如淫娃荡妇一般……"

　　王乐乐说不下去了，因为他听到了嘟嘟的销魂呻吟声，还有衣裙剥落的声音，她中招了。罪魁祸首还不知情，仍在用生涩的技术，做着专业的品箫工作，一道道金色的溪流，顺着她洁白的腿根，流到床单上。

　　房间内，香气更盛，随着鹤儿惊恐而压抑的阵呻吟，王乐乐把生命的种子射进了她的嘴里，在这种金不换香味的刺激下，他的双手竟能微微颤抖，慢慢的抓住了鹤儿的嫩白小腿，一寸一寸的向上移动。

　　专心工作的鹤儿吞下白色的液体，没有注意到王乐乐的变化，她在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做。她记得嘟嘟教过，自己也偷偷看过，应该是坐在男人身上才对。于是她轻移柳腰，把骚痒难耐的桃园对准那粗大的凶器，还未坐下，就觉得有些酸疼。她皱皱眉头，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忽然，她觉得自己的挺翘小屁股被一双炙热大手抓住，狠狠往下一按，竟然撕裂般的进去了。疼得小丫头真冒眼泪，感觉到粗大的凶器几乎把自己刺穿，肚子的某个器官都被它侵入了。可是，这双手竟然是王乐乐的，她又迷糊了，不知道该反抗还是忍受疼痛。

　　"加油，鹤儿，难道你忘了该怎么做了吗？"在关键时候，嘟嘟抓住了她的两个只玲珑雪乳，并把滚烫的身体，贴在鹤儿身上。她对着受伤的鹤儿吞出一口烟雾，接着诱惑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点也不疼，不是吗？对，就是这样，慢慢的抬起来，再狠狠的坐下去……"

　　不知是嘟嘟的止疼法术起了作用，还是迷人的诱惑术起了作用，鹤儿慢慢的熟悉起来，像小妇人一样尖叫呻吟，秀发狂甩，晶莹的汗水挂满娇嫩嫩的胴体。

　　"唔，鹤儿真不错……"王乐乐的手能动了，在她敏感而滑润的身体上摸索着，在她颤栗的臀瓣中间一抹，小丫头顿时像疯掉一般哭泣，下体一阵无规律收缩，像是巨兽一般，吸吮着男人的凶器。

　　"哥哥，哥哥……呜啊，哥……"小丫头又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美妙的快感，身体像被定住了，怎么也动不了，膨胀的压力突然宣泄掉，一种久违的轻松，却有伴随着新的空虚和寂寞。呢喃的小嘴里，只是无意识的喊着男人，这个能让女人发疯发狂的男人。

　　"呼！"王乐乐嘴里吐出一口灰暗浊气，整个身体变得透明，像刚刚结茧的蚕宝宝一样，一道道粉红的真气，在他身体里运行，涌进和他相交的鹤儿体内，顿时把皮肤微红的小丫头变得火红，像烧着一样。小丫头嘤咛一声，差点晕倒，死死抱住男人的腰，一动不动，全身却在颤抖，像暴风雨中的渔船。

　　"呵呵，原来如此，我明白了……"王乐乐竟然能开口说话了，双手也更灵活，兴奋用力几挺，把身上的小丫头弄得白眼乱翻，长长的尖叫一声，昏厥过去。

　　"该、该我啦……"嘟嘟早已无法忍耐，把鹤儿拉到旁边，急急的扑到王乐乐身上，"你能说话了，怎么不看看人家……嗯，我现在还没有确定容貌，若是和你那个以后，容貌就定型了。"

　　"哈哈，我的心能把握你的心，这样就足够了。呵呵，就算你定格成任何一种容貌，在我心里，也永远像雾一般变幻。怎么给你解释呢？嗯，现在我的感觉到你的身体，却不是固定的某一形态，就像梦魇一样，几乎每一秒都会换一个极为娇媚的模样，而且……我觉得哪种容貌最诱惑我，你就会变成哪一种模样！"

　　"为什么？"嘟嘟赤裸的身体在男人的身体上摩挲扭动着，任由那凶器在私处擦过，忍受着不能忍受的欲火，却也要在行事之前，把这些事情弄清楚。

　　"因为你是小妖精，懂了吗？你能变幻，我有心灵之眼，能看到最真实的东西，也能看到最虚幻的东西。现在我的功力和你差得太远，永远不可能看穿你的龙貂本体，所以，你就是我心最完美的存在。"

　　"嘤咛，懂了……"嘟嘟高兴的呻吟一声，急燥燥的坐了上去，她终于体会到鹤儿的痛苦，可惜自己无法给自己催眠，连那些骗人的小术法也用不出来。自己的苦果只能自己吞噬，她咬咬牙，把妩媚动人的成熟躯体紧紧的贴在男人的身上。

　　天空的圆月渐渐被乌云遮住，木府的上空黑压压的一片云朵，越压越低，里面的人感到渐渐的沉闷的压抑，第六感灵敏的女人们，都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砰砰！"王乐乐的房间里传来木橼碎裂声，还有房顶的坍塌声，一团强大的能量从那个房间传出，还有浓郁的花香，像是最浓郁的御女催情真气的味道，又好似掺杂了其他绝品香料的味道。

　　"嗷！嗷！"犹如龙吟，震耳发聩。这声音同样从王乐乐的房间传出。整个内院的女人们听到这是王乐乐的声音，顿时都披衣从房间跑出，担心的察看出了什么事。几个值班的看护女人抱着赤裸的鹤儿跑出小楼，对众女喊道："乐郎武功又有突破，但好像出点状况，让我们散开，说是有雷劫什么的！"

　　一团团锦绣的花朵包裹着什么东西，缓缓升上天空，粉红的光芒从花团内部传出。眼尖的女人，从花团的缝隙里看到里面有两个互相交缠的赤裸身影，赫然是王乐乐和类似嘟嘟的女人。花团越来越多，香气越来越重，女人们的呼吸有些急促，欲火焚身的滋味确不好受。幸好她们已习惯了这种香味，不然早已神志模糊。

　　"轰！"一道天雷落在蠕动的花团上，赤红的电光被一股奇异的力量隔开，落到院子里的一棵松树上，顿时被点燃，噼噼叭叭的着起来。

　　嘟嘟娇媚的声音从花团里传出："我们先离开这里，找个山洞躲避，没想到你的功法竟然是残缺的修真术。我的记忆里也有人练习过类似的功法，不过，比这套功法强悍百倍。可是，功法越强悍，遭受的雷劫越重，只能取巧避开。"

　　"嗯。抱紧我，我知道哪里有山洞。没想到，功法的圆满会是这种样子，比我预想的要强大。呵呵，花满天下，只差最后一点点了！"

　　又是一道电蛇落下，不过，那团粉红的花团瞬间飞走了，比闪电还要迅急。"轰轰轰！"乌云紧追不舍，雷电粘着王乐乐不放，朝皇城的南部飞去。

　　木府又恢复圆月高悬的美景，可惜女人们却安静不下，既是担心王乐乐的安危，又得解决被催情真气引发的欲火。还真是乱，特别是那些摸不清事情原由的新少妇，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围着欲火焚身的主母们问东问西。

　　第二天，皇城的居民说他们看到了神仙，驾着雷车凤鸾，降临此城，为新皇道喜。也有人传说，皇城南的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头不见了，似乎是神仙的坐骑发威，轰平了有损风水的妖山。也有两个倒霉的山民，说是在消失的山峰附近，遇到了强盗，把自家仅存的两套干净衣服抢走了。

　　木府的仆卫们忙碌起来，听说主母们的男人苏醒了，昨晚电闪雷鸣就是那男人捣弄出来的。主母们高兴了，给下人的赏赐自然就多，可事情也着实多。光是三千多个大小主母的吃饭问题，就是一件苦差。这可不是军队的粗茶淡饭就能应服的，人家吃的可是山珍海味，鱼翅燕窝……可，一个仆人伺候一百个主母，也忙不过来……

　　于是，听说，她们有了离开的意图。

　　王乐乐带着三分仙气，两分邪气，五分淫亵之意，对诸多女人们笑道："你看看，人多了就是不好吧，连饭都吃不饱了。我说呀，你们就是大惊小怪，我就是昏迷三个多月嘛，你们泛得着为我找这么多女人吗？"

　　三千多个美女们，齐齐的冷哼一声，对他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臭男人，绝没有好脸色。王乐乐看到气氛不对，马上哈哈笑道："哎呀，我只是怕照顾不好这些如花的女孩们，绝没有别的意思。嗯，你们看，等到太阳偏西，午饭还没有做好，你们说，这日子太艰苦了吧！所以，我决定了……"

　　三千多双美眸直唰唰的盯着王乐乐，想听听他有何决定。

　　"我决定……把你们全部娶掉当老婆！"

　　女人们有兴奋的尖叫，有羞羞的低骂，有嗔怒的冷哼，有淡然的微笑，有理所应当的颌首……正所谓心态不同，表情也各不相同。

　　王乐乐接着说："咳咳，当老婆一定要会做饭，会洗衣服，会生孩子……所以，今后你们的每顿饭都要自己做，衣服要自己洗，孩子要自己生……啊，别扔椅子，琪儿你最乖，别扔桌子呀……啊呀！"

　　女人的愤怒无法平息，抄着家伙往乐乐身上砸，嘴里无非喊着："孩子当然自己生，但是洗衣服做饭全由你来。哼，本来还想请几千上奴婢奴仆来做，但我们现在改变主意了，谁让你这么……"

　　在打打闹闹，和饥饿不断的斗争中，王乐乐带着如狼似虎的三千多个饥渴大美女（妇），隐居在蓝月岛。王乐乐本想着御女三千，享受齐人之福，没想到会被美女三千共御之。

　　物理上的效果是相同的，心理上的效果却有天壤之别。

　　直到有一天，妖精嘟嘟看不过女人们的嚣张气焰，趴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才让王乐乐翻身做主，变成1VS3000+的完胜，而非3000+VS 1的险胜。

　　嘟嘟轻声问他："你练的什么武功？"

　　王乐乐郁郁的回答："御女心经！"

　　说完之后，他恍然大悟，像是顿悟的淫僧一般，邪恶而淫荡的眼神划过蓝月岛的御女宫。在宫里休息的美女们纷纷打个寒颤，觉得处境非常的不妙，却又说不出不妙在哪里，不安的感觉，延续到夜晚……

　　那晚，狂风暴雨肆虐整个御女宫，妖媚的尖叫声，忘情的呻吟声，投降的哀嚎声，响彻整个小岛。

　　很多年以后，美女们变成美妇的时候，她们仍然不忘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是一段让她们既甜蜜又恐惧的回忆。每每想起，总会在颤栗中高潮，飞上那狂暴与温柔共存的云端。